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

红杏出墙记 下

刘云若 著



紅杏出牆記

雲若

第三回

（四十九）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

红杏出墙记

下

刘云若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第十一回

凄绝隔年人意外相逢新欢悲故剑
清寥明月夜灯前取影笑靥换愁颜

话说白萍因见不着淑敏，式欧祁玲二人，又神色匆忙，便觉心中不快，告辞要走。哪知被祁玲拦住，传说淑敏有事相留。白萍只得重行坐下，问祁玲淑敏在内院陪着什么客？祁玲竟摇头说不知道，白萍心中更加疑惑，暗想祁玲屡向内院出入，怎能不知客人是谁？但又不便再问。过了一会，祁玲走了，式欧也暗暗溜出去，只剩下白萍一人，独坐书斋，说不出的寂寞烦闷，便从案上拿起一本东方杂志，随便翻阅。只是心头烦乱，连一字也不能入目。

正在这时，忽觉门旁一阵风起，飘然走入一人，掩到身边。白萍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淑敏悄然而至，忙向她点头笑了一笑，才缓缓立起来，要和她握手。淑敏笑着道："累你久等了，对不起得很。"说着就伸手和他握着。白萍此际，忽然看出淑敏面色，颇觉异於平常，颜色惨白，似乎方才受过什么激刺。眼圈儿红红的，又像哭过不

久。但是眉梢目角，却仍含了一团喜意，瞧着暗自诧异。便随口道："何必客气，淑妹，你的朋友走了么？"淑敏眼中似变成一种神秘的光，向白萍看了看，接着摇头道："没有。"白萍道："倘然你正忙着，我明天再来好么？"淑敏道："不必，你请坐。"白萍拉着她同走到一个长沙发上并肩坐下。淑敏道："你吃过饭了么。"白萍道："吃过了，在公司用过饭就跑了来。"淑敏笑道："你倒不失信。"白萍道："我这是第一次履行恋爱约法，遵从你的命令，怎敢失信？"淑敏一笑，露出雪白的小牙儿，道："你以为今天的日子，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意义？"白萍道："譬如我的全部生活，是一个很厚的月份牌吧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才算揭开幸福的第一页。以后每揭一页，就能看见同样的幸福。"淑敏把目光从白萍面上移到自己足尖，悄然道："咱们的月份牌，是合用一个，还是各有一个呢？"白萍道："倘然有两个，也是一版印成。但是，我想咱俩应该公有一个。"淑敏道："你能预料这月份牌上，都是幸福么？"白萍道："岂止预料，我已揭开看见了，除了幸福，再无别字。"淑敏双眉一耸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呼出来，道："我很希望这样，并且希望今天月份牌第一张上，不会发现意外字样。"白萍听她说话奇怪，不禁愕然暗惊，忙问道："淑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"淑敏道："什么意思也没有，我不过说着玩儿。亲爱的，我看见你把幸福的爱情给我送来，正默默的期待呢。"白萍听她口中吐出"亲爱的"三个字，好似三把软

钩，把心钩得动了起来，不禁转脸过去，冷不妨袭了她个香吻。淑敏躲避不及，羞红两颊，摇着他的手道："老实些，万一式欧进来……。"白萍的手被她摇撼，只觉两掌互握得较前更紧，好似她手指上有件很硬的东西，压迫自己的肌肉，无意中低头向下一看，见她的手已被自己反握在下，就轻轻把手腕一翻，立刻眼前一片金光闪动。淑敏这右手无名指上，竟戴着个赤金戒指，再一细瞧，这戒指上镶了三颗滚圆的珍珠，每个珍珠中间的距离约有二分，三珠夹成两空。上面影影绰绰的，还像刻着两个阴文的篆字。白萍被这戒指吸引着，低下头去细看，瞧出珠的隔空处，是"同心"两字，几乎忍不住惊叫起来。又再看看淑敏的另一只手，自己白天所替她带上的钻石戒指，仍然戴着，便扬起脸儿，怔怔的向淑敏相望。见淑敏好像并未注意他的发现，白萍只得再低下头，用自己的视线，把她的视线引导到那镶珠戒指上。淑敏已瞧见那戒指，仍自问道："你瞧什么？"白萍轻轻用手指把那戒指顶起，淑敏道："你看这戒指戴在这里不像样么？这是我预备和你交换的，因为等你快来，所以随便带在指上。"说罢就一手把镶珠戒指从指上取下，一手握过白萍右手，要替他戴上。一面说道："我向来不喜欢戴手饰，正要出去买个戒指，和你交换，方才无意得了这个戒指，就给你算订婚的纪念吧。"白萍这时心意麻乱，有许多话要说。还未待说出，戒指已套到指上，方才吃吃的道："你……，这戒指，从哪里得来……？我的东西……？"淑敏微笑道：

"你的东西，哦，怎会是你的东西。"白萍道："倘然我没有认错，或者这物件不是另外同样的一个，我瞧着像是当初我和芷华订婚的戒指。"淑敏道："不错么，倘然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把当日芷华给你的戒指，转赠了我，我也把当日你给芷华的戒指转赠了你，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？"白萍很恳切的道："淑妹，到底这戒指是不是从芷华那里得来？"淑敏点头道："不错。"白萍又问道："是几时得着的。"淑敏想了一想，忽然提高了声音，说道："就在一刻钟以前。"白萍听了这话，不觉悚然立起，想到自己来到张宅，已有半点多钟，淑敏得到这戒指，是在自己来了以后，其中大有可疑。不知是何道理，忙又问道："是她寄给你的么？"淑敏摇摇头。白萍立刻恍然大悟，这戒指淑敏得到只一刻钟，并且不是芷华寄来，再把方才淑敏在内宅陪客，和式欧祁玲的神色，种种情形，综合着看来，便知道现在内宅的客是谁了。

两载暌离的故剑，竟发现在新欢的家中。想起当年恩爱，以及分离后的积愫，不觉热情炽发，急欲奔进内宅，和芷华见上一面。方才把身一转，还未举步。猛又想到芷华已归仲膺所有，自己又新与淑敏订婚，一对交颈鸳鸯，已变成分飞劳燕。这时见面，两下里只有难以为情，徒添惆怅。再说有淑敏兄妹在旁，更要难堪万状，不如咬着牙儿，不去见她也罢。想着把脚停住，瞧瞧淑敏，再想到自己从此与淑敏成为夫妇，日后岁月茫茫，久无与芷华相见之日，若想再得现在这样一个机会，恐怕永成虚望。竟该

硬着头皮，去看看她的声音笑貌，算作最末次的纪念。但自己若迳自贸然进去，淑敏或者难免不悦。只好向她宛转陈情，求她帮着去见芷华一面。便对着淑敏，唇吻频动，话到口边，却又说不出来。淑敏只向着他笑，也不开口。半晌白萍才憋出一句道："你可以……，教我……她在里面么？"淑敏道："谁呀？"白萍吃吃的道："芷……芷华。"淑敏似乎一怔，道："你怎知道她在这里？"说着又点头道："是的，她在这里，她是下午火车来的。我从公司回家，不大工夫她就到了。"白萍问道："她为什么事来？"淑敏道："你想想，还有什么事？白天你不是看见她那封信了么，她来就为促成信中所说的事。"白萍道："那么她只为撮合咱俩来的了。"淑敏道："她第一次来的信。我没接到，想是邮寄失迷。所以又来第二次信，就是你看见的。哪知她还怕我变化竟亲身来了。方才她一进门，真算恰巧，就看见我手上的戒指，她当然认得，明白我已允许了你的婚事，非常欢喜，背着人向我道谢。哪知我正陪她吃饭，那个顶愚拙的李妈，跑进去报说你来访我。那李妈平常不会说整句的人话，偏偏在芷华面前，把你的名字报得清清楚楚，芷华就向我笑了，我只可打发式欧祁姐出来陪你。芷华才盘问我几时和你订婚？我实说就在当日白天。芷华想了想，又瞧瞧我手上戒指，就从手夹内取出这个戒指，递给我说：'白萍既把他的订婚戒指给了你，我也把我的订婚戒指由你还给他。'"淑敏指那镶珠的戒指道："她把这个给了我。我就依着她的意旨，

把这个带出来又给了你。”淑敏说完，见白萍眼圈儿已变成红红的，知道他大动感旧之思，不知如何心动肠回，就看着他只点头儿。白萍忍不住问道：“她……她还在后面么？”淑敏不知怎的，面色也变成惨白，低声答道：“她还在后面，今天的事，我的地位很难。你们一对旧人，以先虽然曾有过隔膜，可是如今已解释开了，我看你的情形，总还系恋着她，她那一面也未尝不系恋你。不过她现在已成了边夫人。你呢，我姑且站在局外，你不必顾忌着我，我也绝不因为她而发生嫉妒。只是我也不便引诱边太太，和你再亲近。这其间只好请你们双方酌商。今天你们俩在我家里遇着，据我看实在是意外的缘分，错过这个缘分，恐怕以后也再难相见，总应该见面作个最末次的纪念，可是绝不能由我把你们拉到一处，因为我还要顾着边仲膺那一面呢。现在惟有请你们两人自己斟量，若是两方面都愿意见面，我可以立时把你请进去，或者把她请出来。”白萍听着，心中十分忐忑，本来愿意和芷华一见，但淑敏口里虽这样说，只恐未必心口相应；倘然她因此犯了心思，岂不反为不美？若是忍心不见芷华，只恐真应了淑敏的话，从此一别，茫茫终古。日后再想起来，缘悭一面，悔抱终生。

想着正不得主意答复，忽然祁玲掀帘走进。淑敏忙向白萍道：“你先自己坐着，我到后面看看。”白萍猛然想起，自己便与芷华见面，除了两方难过，还有意外的不便。不如放漂亮些，趁此机会，毅然决然的一走，落个干

净爽快也罢。想着正要立起来告辞，心中又觉割舍不下，略一犹疑，淑敏业已翩然而出，再告辞也来不及，只得仍旧惘惘地坐着。祁玲这时看白萍神情有异，料着淑敏已把芷华的事说了，就不再隐讳，笑嘻嘻的问道："林先生，你知道后院的女客是谁了么？"白萍点头微喟。祁玲道："您不要和边太太见见面么？"白萍听祁玲口中说出"边太太"三字，忽觉悚然，道："咳，她现在已是边太太了。我还有什么见她的可能？"祁玲道："男女交际，便是太太，见面谈谈又有何妨？难道只有小姐才能见面么？"白萍道："您怎会不明白，我们的情形不同，不能当普通交际看啊。"祁玲又笑道："我还忘了。给林先生贺喜，你和淑敏是订婚了？"白萍本疑惑她尚不知道，怕又像景韩那样受诈，就只翻眼儿瞧着她。祁玲道："你不要瞒我，淑敏回家就都和我说了。便是她不说，我也了然，她手上的戒指，能瞒得了人么？啊啊，你这时很难过吧？大约你本来想见芷华，只为碍着淑敏不好意思。你如这样思想，可就错了，我敢担保，淑敏绝不嫉妒。方才我看芷华也是神不守舍，大约该和你一样难过。据我想，你们大大方方的见个面儿吧，何必两下里各自苦闷？教我们旁人瞧着都焦心呢。"白萍被她说得又摇摇不定，口里漫应着道："祁小姐，我们的事你总明白，事到如今，见了一面又该如何？"说到这里，忽听院内有革履声很慌速的跑来，履声细碎，白萍知道是淑敏，就停口不谈。果然帘栊一起，淑敏走入。祁玲居然胸下明白，毫不停留，和淑

敏摩着肩儿，就跑出去了。

淑敏进门，先用眼儿将祁玲送出帘外，才走到白萍面前，带着一脸奇怪的颜色，似在忍俊不禁中，蕴着无限思虑。很庄重的问道："萍，方才的话，只当我没说，现在请你在良心上答复我一句，你愿意……肯进去见芷华么？"白萍起初见她奔驰而来，以为必有意外的要事，不想她还是接着上回的未完说起，因为心中的犹疑仍似方才一样，一时还是迟疑难答。淑敏斜睇一笑道："萍，我说破了你的心思吧，你当然一万分愿和芷华见面，只为一来怕见了她伤心，二来怕我不快，所以进退两难。"说着笑了一声，道："我知道若不替你开个路儿，你一世也不肯吐口，我给你出个两全其美的路儿。第一层，现在你见她固然要一时伤心，可是若不见她，将来是终身遗憾，还是见见的好，第二层，你二人若是见面，我论理不能在旁讨厌，但是我为免除她的不好意思，和省得你的顾忌，倒要拚着讨厌，在你们会见时作个监视人，这样你总可以愿意了吧。"白萍听到这里，不自觉的把头儿连点了两点。淑敏笑道："你愿意了？"白萍素知淑敏惯施狡狯，常常把对方的话问得准牢，然后突然一转，发生变化，瞧这样下文难免要出毛病，便迟疑着不敢再点头儿。"淑敏又重了一句，道："你真个愿意了？"白萍只可斟酌着反问道："我愿意怎样呢？"淑敏道："我是要问准了你，才好给你们筹备大会典礼。"白萍道："我不是……，已然答应过了？"淑敏道："那么你是愿意了？"白萍被她逼得没

法，从喉咙里轻轻发出个“是”字的低音，淑敏忽然拍手笑道：“哦哦，你只顾自己愿意了，也不问问人家。芷华已经是边太太，人家心里只有个边先生，怎能再见你呢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”白萍爽然道：“你问过她，她不肯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自然不肯，方才我把对你说的话，照样和她说了一遍，你猜她回答什么？”白萍道：“那我怎能知道？她真个回答什么？”淑敏笑得花枝乱颤，扶着白萍肩头，弯着腰儿，且笑且说道：“她呀……，她呀……，她回答我……，说……，愿意……，很愿意。”白萍此际更被她闹昏了头，直着眼儿道：“你到底……，怎们回事？快说明白，别教我……。”淑敏仍笑道：“我再不说明白，大约你就急疯了，啧啧，事不关己。关己者乱。”说着止住了笑，拍着白萍的肩儿道：“傻人，你先吃一付定心丸，今天我担保你有人可见。方才我呕你呢。”白萍撅着嘴道：“你也太好呕人，干什么把穷人开心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并不好呕人，只好呕你，你也太经不住呕，只轻轻一呕，就把心肝五脏都呕出来了。我要不呕你，怎能知道你还在旧情不断呢？”白萍着急道：“难道在这时候，你还对我多这份儿心？”淑敏正色道：“不不，你别误会，我绝不是多心，我若有一些疑忌，不只对不住你，连对芷华也觉惭愧，这不过随便调笑，真的，芷华正在后院等待你呢，你快随我进去。”白萍将信将疑道：“是么？她怎样说？”淑敏道：“看起来，人不要说谎，居然这时连实话也教你不信了。实和你说，方才我到后院，芷

华当然知道我见过你，绝不像你这样鬼鬼祟祟，她倒大大方方的，问我林先生还在前面么？我回答她说：林先生未走。她又看看我的手上，见这戒指已经不见，就向我笑着说。她昼夜焦心的事，到今朝心愿才了，把白萍托给了你，把你也托付白萍，总算稍补良心上的缺憾。又问林先生知道她在这里么？我回答已对林先生说了。芷华又问林先生没有提起她么？我就乘机回答，说林先生很希望和你作一回最末次的会面，只因为怕被您拒绝，不敢冒昧请求。芷华听了，流了许多的泪，才说："这很可以，我以老姊资格见见妹妹的未婚夫，有什么拒绝的理由？"你听听，这话她不是比你坦白得多么？现在你若再忸怩作态，倒显着你思想鄙秽了。来来，快来随我进去。"说着伸手便拉白萍。白萍的身体，此际轻如一叶，随着她的手儿立起，走了两步，忽又立住道："你别忙，容我想想。"淑敏回头道："你别再装着玩儿，有什么可想的？现在已没有你犹豫的余地，便是你真不愿去，我也要强迫执行，何况你又是满心盼望。难道你作这样儿给我看么？"白萍忙道："不不，我去是一定去，不过我心里发慌，你容我定一定，再想想，见了她的面，说什么呢？"淑敏道："这不必想，见了面自然有话，快走。"当时再不容分说，把白萍直拉出书房，拉进内院。

白萍足走一步，心跳一下。快走到淑敏的卧室门外，白萍已见窗上人影憧憧，眼见自己久别的故妻，就在这一纸的隔离以内，一年来恍如远隔天涯，此际竟近在咫尺，

不由脑中轰然一声，心灵似已穿过窗纸，飞进屋中，去和芷华相见，院中只剩下个茫然无知的躯壳。但淑敏到阶前便停住步，高声唤道："哥哥，祁姐，你们出来，我有事。"说完又低声向白萍道。"我把他俩唤出来，省得多人在旁，教你们难为情。"白萍似乎并未听见，武欧和祁玲闻声鱼贯走出。见淑敏携着白萍在外，便相喻於无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悄悄然直走出外院去了。

这里淑敏举步欲入，白萍仍自痴立，淑敏附耳道："走呀！"白萍才猛然惊醒，由着淑敏提携，趦趄着走入房内。淑敏又叫道："芷华姐，林先生来了。"白萍心里正自想着，身旁有个未婚妻，芷华已成边太太，自己任凭感情如何震动，也要竭力压制，作成普通酬应的模样。但一脚跨进门限，眼前倏然展开一幅图画。雪亮的电灯下面，写字台和一个圆椅的中间，盈盈的立着个淡装素服的芷华，她好似正在坐着，听见淑敏的传呼，方才仓促立起。身体尚未站稳，一手扶着椅背，一手支着写字台的边沿，摇摇微动。白萍瞧见芷华，好象打了个电闪，立刻觉着满屋中的一切，墙壁、桌椅、床榻、字画、陈设、以及身旁的淑敏，都完全消失，变成一片虚白的背景，衬托着一个芷华，心里更忘记了现在是怎样一种情形，几乎要扑上前去，幸而他的躯体业已僵木，只仿佛从身体发出一个阴影，直冲到芷华身上，但那阴影好似气体一样，撞到芷华身旁，便消散不见。两秒钟后，才发觉自己仍立在原处，并未移动丝毫。芷华瞧见白萍进来，娇躯一颤，喉咙

中微微发出一种声音，忽而腰肢一软，又摊落到椅上。那样轻俏的腰身，竟也把椅子压得喨叹一响，接着背过脸儿去。白萍望着芷华，突觉眼前起了一片白濛濛的翳光，渐渐把芷华放大，一直大到加倍。继而又模糊起来，倏又觉眼中有滚热的流质，流在颊上。再看芷华就回复了原状，才明白方才是泪液充满眼眶，起了视觉上的变化。这时芷华也已回过头来，因为她的脸儿。离着电灯极近，所以眼中盈盈的泪，分外看得清楚，凸起如珠，莹莹欲落。好象他已看见白萍脸上挂着的泪痕，因而觉出自己目中有物，急忙把眼闭上。哪知不闭还好，这一闭，那泪液便被上下眼皮拥挤而出，很迅疾的落下。芷华急忙把袖子遮了脸，一低头便伏在写字台上。

这时淑敏在旁，视着他二人的情形，知道此际房中若没有第三者的自己，不是白萍已在芷华脚下，便是芷华已到白萍怀中，而且早抱头痛哭了。其实淑敏猜测得殊为谬误，因为二人自从目光相触，便已不知室中另外有人，便是记着有人，也忘了应该顾忌。淑敏这种谬误的猜测，使她不免把女人本能的妒心微微提起。但立刻又被感情把妒心消灭，不禁对他们悲怜起来，暗想他俩经过不少折磨，今朝见面，虽然事变情迁，只是当初总是恩爱夫妻，两心不知存着多少积愫，要互相倾吐为快。有人在旁，任是如何亲近，也觉不便。自己赖在这里，岂不太不识趣。再说自己屡次表明无有妒心。倘真在这紧张情势下，还逗留监视，简直表明嫉妒心是澈底发动，太可惭愧了。最好趁此悄

不声的退去，给他们个谈话的机会。想着正要抽身退出，忽一转想白萍尚无关系，芷华实在没有和丈夫以外的男子秘密会见之理，自己要保全她，正须在此调护。若任她陷入罪恶之途，倒对不住她了。为今之计，只可喝醒了他们，便又叫道：“芷华姐，林先生来见你。”

淑敏这两句话，直似放了一个霹雳，把一对痴男女，从梦境中惊醒。芷华颤微微地，再自支持着立起，转过脸儿，向白萍鞠躬，白萍不知怎的，也昏迷迷的向她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。两下礼毕，又各自暂时无语。淑敏见他们都在含情难吐，眼见这寂寞的空气，必须打破，这阴沉的局面，必须扫开。忙拉着白萍向内走，口里说道：“萍，你请坐。”走到离芷华不远的沙发，就推他坐下，又过去把芷华按在椅上，道：“你也坐下，何必客气。”这时白萍和芷华，虽不似方才那样发痴，但仍低着头儿，仿佛谁也不敢再看谁了。淑敏也坐在旁边，想要以自己的豪爽，稍释他们的羞涩，就纵声道：“我要开诚布公的说话了，你们二位，分别一年多没见面，现在正该互相谈谈别后的状况，为什么虚度这难得的光阴？芷华不是明后天还要回天津么？你们万不要因为我在旁，觉着拘束，那反教我不好意思了。我希望你们二位的友谊从今天开始，算我的介绍。”

白萍听着，不由得偷眼去看芷华，见她丰韵依然，只是面庞稍觉清减，容颜少了少女的娇艳，好似长了两岁年纪，成为一个清丽绝尘的少妇。但是风姿反比去年更苗条

可爱。当年同梦之侣，已变为别鹄离鸾，空自闻声对影，可怜咫尺天涯，瞧着忽觉在脑中漾出了个边仲膺，不禁又隐隐心痛。芷华也偷溜了白萍一眼，见他倒是容貌较前丝毫未改，只是当年那一副目光，已由快乐改成沉郁。想见他度过的忧虑岁月，暗自怜惜，恨不得过去投入他的怀中，痛快哭上一阵。

及至转眼看见淑敏，急忙把心一定，想起自己要见白萍的原意，本是要和他交代正经言语，并非如情人的相思而欲相见。若再这样耗下去，岂不教淑敏疑惑。以为我还藏着野心，要与白萍私语，所以故意作态，暗示她躲开么。这时无论如何，自己也须竭力矜持，坦白的发言了。于是先把头儿低下，才勉强发声叫道："林先生，咱们别得久了。"芷华说话，原想要放出沉着高朗的声音，以表示从容的态度，但恨声带不受命令，低涩到白萍仅能听见。白萍听着自己爱妻以"先生"相呼，觉得这两个字万分刺耳，心里说不出的感触。只得勉定心神，惘惘的答道："边太太，您好？"

芷华听着"太太"两字，大约也和白萍听见"先生"一样难过。她却不及白萍那样忍得住，一时神经震动过烈，忽然冲口叫了一声"萍"，热泪直滚，呜呜的哭起来。她这一唤一哭，立刻使白萍突然发狂，灵魂从脑后便出了壳，莫说忘了旁边的淑敏，便是前面排着刀山剑树，也拦他不住，茫然立起，直奔到芷华面前，一把将她抱住。芷华手握着脸正哭，猛觉受了拥抱，在昏茫的意料

中，知道必是白萍。但她已不能有思索的余暇，只觉这个拥抱，是她一年多所希望而不得的，现在忽然得着，就顾不得再想应该不应该了。她沉醉如梦，把头儿向白萍胸前乱撞。伸着手儿乱抓，正抓着白萍的手腕，便握得紧紧的不放。白萍身上的情火，更燃烧了全体，一低头吻着芷华的秀发，两人都闭了眼不敢张，同时觉着似有一股电气，从脚下直向上传播，到了头顶，"嗡"的声散作气体，接着又一股电气，还是由下向上，传到头顶散了。这样循环不绝，两人在这时候，神志完全变成空茫，两个身体，已不知是分是合，两个生命已不知是生是死。忘了过去，忘了现在，忘了将来，忘了是在世界之中，是在世界之外，更不知已过了几千百年，或是仅只在一刹那间。

旁观的淑敏，起初见二人神情大变，都把持不住，作出这样越礼犯分之举，始而大惊，继而后悔，继而气恼，最后瞧着他俩都僵木成了石像，不知怎的，忽受了绝大感动，扑簌簌落下泪来，暗自替他们悲痛。这样爱情深厚的夫妻，怎竟天差地错，弄到分离？如今见面这种惨状，真教人不忍注目。不禁默念道："天呀，你们一对痴人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，我可不忍瞧下去了，我虽然爱白萍，虽然和白萍立了婚约，我情愿忍着痛苦，把白萍还给芷华，一定还给芷华。这太惨，太惨！想着便要唤醒他们，说明此意。猛又忆起这局中的障碍，不只自己，还有个边仲膺，仲膺是离开芷华便不能生存的。单自己放弃权利，也无济于事。抬头再瞧他俩，石像还是石像，忍不住一声

嗟叹，脚儿随着向地板上一顿。这下直好似在一对旧情人的世界里，发生了地震，惊得白萍和芷华同时醒转，同时抬头，同时看见了淑敏，同时抖战起来，同时红了脸。芷华羞得咬牙，把白萍推开，腰儿一扭，转身又伏到写字台上；白萍向后一退，身儿一歪，跌坐到淑敏怀里，砸得淑敏“嗳哟”一声。白萍吃惊，向前一躲，脚下一滑，又跌倒爬在地上。

这时房中三人，是三种模样，但又同样入了僵局。芷华方才激于情感，举动不由自主，既被淑敏惊醒，简直羞愧到无地自容，头儿再不能抬起，白萍却以为淑敏的顿足作声，是嫉妒心的表现，向自己特为警告，此际既不能再和芷华说话，更没脸对淑敏张望，爬起便抱着头发呆；至于淑敏，更是异常懊恼，自想这无意的动作，把他俩惊成这样，一定被他们认作故意搅局，欲待辩白，无奈这种事没有辩白的道理，因而心中愧悔难言，也低头不语。

又过了好大工夫，依然是芷华首先醒悟，想到虽然事已闹到不堪，幸而房中并无他人，应该赶快打破这个难看的局面，若等祁玲式欧闯进看见，就更不可收拾了。想着便慢慢抬头，见白萍抱头呆立，淑敏俯首枯坐。连忙定了定心。又颤微微的立起，叫道：“淑妹。”但喉咙干涩，声音发不出来，只可先咳嗽一声。这一声惊得白萍淑敏同时抬头，芷华才又叫道：“淑妹，你要原谅我，我实在太对你惭愧。”淑敏红着脸立起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又不是外人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妹妹，我的事你都

知道……”说着迟了一迟，似乎说不下去。淑敏知道她以下要说的话，又怕她难堪，忙接着道：“姐姐，你万不要介意，我说句不知轻重的话，你必是觉着方才对林先生的态度，有些太过，其实我很佩服你们，能发乎情止乎礼。你们以前的关系，是那样深切，如今虽然都换了环境，但是这久别以后的见面，若是冷淡和寻常人一样，我倒嫌你们过于寡情了。你们想，譬如两个老朋友见面，不应该有个热烈的表示么？”芷华颜色稍为复原，喘口气叹道：“妹妹，多谢你，能给我留余地。”说着转面又对白萍叫道：“林先生。”白萍答应不出，只深深鞠了一躬。芷华凄然道：“林先生。我今天和你见面，原不应该。但是我犹疑许久，还要见你，有两个原故，我痛快说吧，好在我知道淑敏能原谅我。我啊，从做过对不住你的事，惹你走了，我立刻后悔，想要力改前非，寻你重归于好。怎奈上天绝不肯随我的意。左差右错，以致造成现在的景况。以前的事不要提了。可怜我寻了你多少日，终不能遇见，便是遇见，也错过去。如今可寻着了你，可怜我已变成别人的妻，你也将要成旁人的丈夫了。今天伤心固然伤心，但总算完了我要见你一面的心愿。咱们这次见面，都要认作最末一次，以后便再有机会见着，就请疏远些吧，因为你有你的淑妹，我也有……。”说着眼泪又落下来，用袖子沾了沾眼，又指着淑敏道：“我今生今世，是负你林先生到底，再不能补救了。幸而有这一件事。稍足以安慰我的良心，就是我把淑妹给你撮合成功。现在我不便多谈，要

赶快把要说的话，对你二位发表。”便招手道：“淑妹，这边来。”淑敏不知何事，忙走到芷华身边。芷华也近上两步，握住淑敏的玉臂，拉着到了白萍之旁。白萍正在心酸肠断，神智茫然，猛觉芷华把他的手腕抓住。芷华立在白萍淑敏中间，双手握住他二人的臂腕，白萍和淑敏，只得随着她的拉扯，而把手互相握着。芷华退后一步，双手扶着他二人的肩臂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今天我本来多此一举，因为你两人的婚事，原已定妥。用不着我再来多说。不过我另有我的一番意思，要向你们请求，你们的恋爱已成功了，中间便是没有我，当然也照样能走上这个途径，不过我仍希望能参加作一个介绍人，到日后我想起你们的婚姻，是由我撮合，总可以得些良心上的安慰。并且我这介绍人与其他介绍人不同，也是局中人啊。将来你们结婚，我不便出面参加，有话要趁此时说定。”说着向白萍道：“林先生，你和我的缘分，算是满了。咱们发生过那样的关系，虽然分离，恐怕双方在三五年中，未能够淡忘。难忘纵难忘，可是各人心内的感想，却很难说。我对你抱歉终身，是不待言了。可是你对于我呢，我也猜得出来，当初的情爱是一种，现在的怨恨是一种。据我替你设想，你忆起当初的情爱，未尝不愿和我重圆，忆起过后的怨恨，不知如何鄙弃？可是如今我既不配承受你的爱，也不能承受你的爱了。你只对我发挥你的鄙弃怨恨吧。至于情爱，你若有念我之时，就请对淑敏多多爱惜。”说着又向淑敏道：“妹妹啊，我待你没有丝毫好处，今天却向你无理要求，

你和白萍的爱情，固然自有其立脚点，我还要额外求你，从今以后，你要为我，对林先生尽我未尽之心，完我未完之愿。我活着安慰，死也感激。”又向他二人道：“我祝你们永久和好，便是夫妇偶然有些隔膜，千万立刻解释。须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对你们最关心的人，朝夕替你们祈祷上帝啊！我最末还有个要求，就是日后我要专心爱我现在的丈夫，不能再多分心，不特不愿和你们见面，并且希望连通信也免去。不过在每一年的除夕。盼你们给我一张贺年片，使我从上面得到你们快乐的消息。”说着停了一停，忽然又道：“我的心事已了，可以走了，咱们再见。”淑敏见她要走，忙拦住道：“姐姐你不是允许我住一夜么？”芷华略一犹疑，淑敏当时明白，她并非要走，只为话都说完，再和白萍相对，难以为情，希望赶快离开，此际应该教白萍出去。想着便向白萍使个眼色道：“你出去吧，式欧在外面等你呢。”白萍当然也瞧出神色，连忙鞠躬，向芷华告别。芷华不知怎的，低下头不看他。

白萍慢慢退出。知道此别真个是永别了，还想再看她一下。但退出门外，又一回头，见芷华倒转面向内，只望着一个背影。白萍只得暗叹着出去，且走且想，芷华除了和自己相抱一恸外，所说的话，几乎全是淑敏说过的。她急巴巴要和我会见，却又会见得如此平常，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忽一转想，猛悟到芷华此时对自己没甚可说，而且除了这嘱托的话，当着淑敏能说什么。她只于要见我一面，慰慰隔年相思罢了。正想着，忽被一个人拉住。白

萍惊觉抬头，见是祁玲。祁玲笑道："你这是往哪儿走?"白萍回顾，才知自己迷惘中竟没向外院走，只在里院踱转。正走在东厢房门外。祁玲指着房门道："这是我的住房，你要进来坐坐呀。"白萍摇头道："不不，我走错了路，要出去。"祁玲道："在院里会迷了方向？真难为你，快随我来。"白萍随她走出外院，祁玲还让他进小书室，白萍满腹凄凉，要出去受些空气，执意要走。祁玲拦他不住，只得送出门外。

白萍缓步回转公司，在路上借着灯光，看见手上的戒指，更觉旧好新欢，都来眼底，悲怀喜意，分据胸中。但知道事局已定，情场变幻，又得收束一番。再回头看淑敏住宅，料着今夜她两人同榻，若想从前，则淑敏代表了当初的自己；若论日后，则芷华代表了将来的自己。但自己今夜，却是孤枕独衾，漫漫长夜，展转思量，何以遣此的了。

按下白萍不提，且说芷华从白萍走后，还自羞愧不胜。淑敏百端解释。式欧和祁玲又都进来，芷华才勉强开口，向他们叙说闲话。淑敏问式欧道："怎式莲还不回来？"式欧道："这也真巧，她向来不大出门，偏偏今天我同她出去买东西，顺便在东安市场吃了晚饭。饭后转了一会，她要去理发，我想一直陪她回来，她因为理发耗费时间太大，理发的还没什么，在旁边等候的却是苦事，所以定教我先自己回家。我拗她不过，就回来了，谁想得边太太来呢？要是急于见她，我去催她快回。"芷华忙道："不必，我倒

是要见她有要紧的话报告。可是我既住在这里，她迟早总要回来，有什么忙的？”淑敏听着，正要问她有何事向式莲报告，忽听院内脚步连声。有人狂奔而来。祁玲道：“这定是式莲回来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只听式莲的声音，喊着进来，道：“是老师……，边太太……，来了么？”接着帘儿一启，式莲跳跃而入。看见芷华，直奔进前，抱着脖子叫道：“先生，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可想死我了。我一进门，就听仆妇说来了位边太太，我就猜是您，果然是您。你可好，哪阵风儿吹来。上回您喜事，我也未得去道喜……。”淑敏笑道：“你瞧我这位嫂夫人，说话好象穷人抢饭，恨不得一口都吞下去。你这话恨不得一句都说出来，你也缓缓气，匀开了说呀。”式莲这时瞧着芷华，满面欣悦，却又红了眼圈。芷华也看着式莲，见她一张新修的粉面，更鲜艳如出水芙蓉，头发烫成波纹式，加着秀鼻妙目，加倍显得从妩媚中透出英挺。而且颜色也比先前润泽多了，足见她在此寄居，绝无不适；和式欧的结合，更是惬意之事。就望着她笑道：“式莲，我先给你道喜，然后问你的罪。你和式欧订婚，据淑敏说已有一个多月，为什么瞒得紧紧的，连信儿也不给我？”式莲粉颊生红，低头道：“我觉着……，用不着我报告，这里抢头报的大有其人，你必早知道了。谁想……”淑敏立刻接口道：“谁想淑敏这回竟没抢头报呢。莲嫂，你寻常总嫌我口快，这回我也不知怎的，居然忘了，没和芷华姐提起，实在有失家庭宣传员的职守，对不起得很。幸而现在尚不为

晚，倘若等你生了儿子，我还没教芷华姐知道，那时你查点礼物，缺了芷华姐的一份，说不定要派我赔偿损失呢。”式莲向来和淑敏打闹惯的，此际听她又说刻薄话，赶过去要向淑敏胳肢，淑敏连忙动手抵抗，两人扯成一团。

芷华叫道：“你们别闹，我有要紧事报告式莲呢。”式莲闻言，才松开淑敏，凑到芷华跟前。芷华拉她坐在身边，道：“式莲，我说出你可不要难过，你那位混账的叔父余亦舒死了。”这句话一说出口，不特式莲大惊，满屋人亦全都一怔。式莲跳起问道：“是么？真的么？”芷华仍按她坐下道：“你别忙，听我细说，这件事真教人有些迷信报应昭彰的道理。从你和式欧一同逃出，回了北京以后，余亦舒外面还装着唉声叹气，其实他心里很是得意。哪知过了没半个月，忽然一天，报上登着一段新闻，说是海河发现一个淹死的女尸，年岁不过二十上下，衣服极为时髦，腕上还带着值钱的金表，料是富家女子，因为无人领尸，所以姓名及死因不明云云。偏偏还把这女尸照了个相，登在报上，这报被那和余亦舒合谋害你的三姨太太看见，她大约是作恶心亏，越瞧那女尸的照片，越觉象式莲。其实那女尸已浸得象个水牛，面目十分模糊，她竟认定是式莲投河死了，已经中了心病。哪知无巧不成书，她在夜里，又梦见式莲的鬼魂，和那女尸一模一样，向她哭闹，她醒了，三更半夜的把家人都叫起来，看守着她。她哪懂得日有所思，夜则成梦啊。从那一夜，她几乎没一天不做那样的梦，闹得家宅不安。余亦舒那样老奸巨猾，居

然也受了传染，陪着三姨太太见神见鬼的闹。医生说他们是神经衰弱，三姨太太不信，她倒信跳神看香的男巫。请了男巫来，是个三十多岁的野汉子，顺口胡说。大约早和仆人串通了，所以说得三姨太太更为信服。每逢男巫来时，他们精神作用，有恃无恐，惊惧稍减，男巫走了，又觉神经错乱。因而更以为男巫真有祛鬼的法力，请求长期住在家中。那男巫端起架子，故意讹索，声言若请他常住在家，每天要送他三百元才成。并且这男巫居然善于投机，要求起码订两月合同，一气先交六千元。祁玲听到这里，笑道："这男巫别是和天津租界二房东学的吧。你们不见每逢一闹兵乱，租界上值八块钱一间的房，就涨到八十块，起码先交三月房钱，真太聪明了。"式欧接口道："提起来真可气，这种混账东西，就会倚仗租界，专门唆削本国人，将来中国准亡在这群聪明混蛋手里。"淑敏道："得得，你别又拉上国家大事，好生听芷华姐说，以后怎样了？"芷华道："余亦舒心疼造孽钱，吝惜不肯。无奈架不住三姨太太打闹，到底应了，就把这下等社会野汉子，请进家里。因为他是神仙一流，无须避讳，便和余亦舒三姨太太同住在内室。那男巫把房子收拾得怪模怪样，满屋都贴了黄钱烧纸，点着素蜡烧着高香，弄成灵棚一样。他每日坐在床上，掐诀念咒，时时大惊小怪。不是前院有了鬼，舞着木剑去赶；便是后院有了魔，举着高香去烘；再不然就是房中见了吊客，赶来赶去，说是赶进三姨太太肚内去了，就抱着三姨太太，嘴对嘴的接着吻吹法

气。余亦舒被他闹得不敢出房门一步。加以心弱气弱，而且又是抽大烟的身子，不到一个月，倒真害起病来。大热的天气，别人穿纱罗，他穿大毛皮袍，房门还挂着棉门帘。三姨太太也是烟鬼，居然能陪他夏行冬令。只是那男巫，六千元赚着不易，日夜随两个病人坐热牢。余亦舒病后，男巫硬说那跳河的女鬼，因为自己在此不敢进门，但也并未远离。余亦舒得病那一夜，他看见什么观音菩萨，把女鬼送进来，附到余亦舒身上，要得病好，必须祈求观音菩萨。从此又设坛摆祭的捣起鬼来。余亦舒病得瘦骨支离，缠绵床榻，男巫每天还强他起床十几回，叩头百十个，因此越来越重。但他只向邪祟处着想，可惜一个读过书作过官，又是城府甚深，奸诡狡诈的人，竟上这宗恶当，将被男巫害死，还自深信不疑。哪知中间忽而出了事故，那男巫虽是神仙，竟而好色，或者也许和三姨太太夙有仙缘，二人居然在余亦舒病榻旁边勾搭上了。不想有一夜余亦舒不大昏沉，睡中张眼，瞧见神仙正作着凡人的事，才有些明白这神仙靠不住。当时并未发作，耗了一夜。

到次日早晨，把几个仆人唤到房内，出其不意吩咐把男巫赶出去，倒没把三姨太太怎样。那男巫虽知事情破露，忍气不出，又勾通仆人，暗使奸谋，每夜在院中抛砖掷瓦，鬼哭神号。这一来把余亦舒和三姨太太吓出真神经病，只得又去请那男巫。那男巫见已得法，更拿腔作势，非要一万块钱。余亦舒一来舍不得钱，二来不甘再吃哑叭亏，一呕气便不再请。

无奈宅里鬼闹得更凶了，余亦舒想了个主意，要到别处躲避几时。”说着向式莲道：“你有个同族的叔父余文锦么？”式莲道：“余文锦……我倒知道，那是我的同族叔父。提起这人更无耻了，这余文锦是天津的大财主，由贩卖烟土和洋货起家。他原来不姓我们这人未的‘余’字，是姓干字加钩的‘于’字。前几年我叔父做现任官的时候，余文锦赶着巴结，朋比为奸，很为得意，就要和我叔父认同宗。因两家的姓音同字不同，他就迁就一步，随了我们的姓。听说连家谱，都请了个善于挖补试卷的前清老举人，把上面的于字都改成了余字。后来我叔父丢了官，中间冷淡了一阵。不过我叔父总在钻营，常有再起的风声，余文锦怕他真个再起，将来不好转圜，就又去预先巴结。我叔父骗他的钱也不在少处了，那小子也真有财运，去年在英租界又盖了一座十亩方圆的大楼。”芷华道：“我说的就是这座大楼啊，余亦舒为躲避家鬼，就向余文锦说好，搬到这座新楼，借三间房居住，带着三姨太太，同住到那里。余文锦的家人当然也很为巴结。”祁玲听到这里，忽然亦插口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余亦舒既看出三姨太太不正，为什么还叫她随着？他的姨太太有好几位，不许带别人去么？”芷华道：“这连我也莫名其妙。大约二人是同病相怜，三姨太太又磨着要去，所以才闹出意外的事故。世上事常有这种阴错阳差的，要不然怎么迷信不易破除呢。余亦舒死后，人们还都说是什么前生孽冤。”

淑敏道：“哦，莫非余亦舒就死在三姨太太身上么？”

芷华道："不然，三姨太太倒是死在余亦舒手里呢。"淑敏和式欧同声惊诧道："怎么？三姨太太也死了？"芷华道："我方才不是说过么？你们慢慢听啊。余亦舒和三姨太太，到了余文锦宅里，还由家里带来两个男女仆伺候。因为和那男巫串通的仆人没有随来，故而起初几日，很为安静。余亦舒的病，也稍见好。不过余亦舒方顾过命来，立刻又无事生非了，他想起三姨太太失身给男巫的事，忽然气忿，竟向三姨太太盘根问底。三姨太太便是做坏事，当场被人抓住，都会不认账的，何况事情早已过去。除了余亦舒一人目睹以外，再没丝毫凭据，她自然绝不承认。若在平时，或者她还许回马一枪，向余亦舒撒泼，但她在病中，心虚气馁，才没甚争吵，只咬定是余亦舒冤枉了她。余亦舒又把当夜的情形说了个真真切切，三姨太太硬赖他是病重眼离，将梦作真。余亦舒颠三倒四，每天喊闹，非要三姨太太说实话不可。三姨太太咬定牙根，和他顶撞。二人每天从早到晚，总吵着这件事，闹得余文锦家宅不安。但因事涉暧昧，又不便劝解，只好由他们吵去。其实余亦舒和三姨太太，都是被病魔昏，不由自主。哪知又过了五七日，三姨太太突然神经大起变化，好似发了狂病，哭啼了一夜。余亦舒还向她逼问，三姨太太号叫着又瞧见式莲的鬼魂了……"式莲听着，早偎到式欧怀里，吓得粉面焦黄，叫道："您别说了，我真怕。"式欧抚慰她道："他们疑心生暗鬼，你又怕的什么？不要说世界上没有鬼怪这回事，即使有，你还好端端活着，他们如何能

看见你的鬼魂？这件事正可以破除迷信，你倒害起怕来，岂有此理。”说着又附在式莲耳边，低声温存了几句。式莲道：“我并不是真怕，只因听见她瞧着我的鬼魂，我就想起戏台上穿青衣挂白纸条的那个样儿，觉着浑身发冷。”又向芷华道：“您快接着说。”

芷华才续下去道：“三姨太太一闹，余亦舒也喊着瞧见式莲了，两个直吵得把余文锦全家都惊起来，过去探问。到天明大家散去，余亦舒看见日光，壮了胆子，重新又审问三姨太太。三姨太太颜色大变，忽而向他说道：‘我已被式莲缠得快死，眼看就要断命，你还这样逼我，我不如趁早寻死脱了苦吧。’余亦舒听了大喜，居然表示自己也活够了，愿意陪她同死。两人也不知怎样商量的，大约因为眼前并没寻死的器具。”式莲又插口问道：“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芷华缓了口气道，你别忙，听我说啊！两人起初商量要吃大烟，后来因为都是大瘾头，恐怕吃多少也不济事，就改了主意，余亦舒偷偷溜出去，到厨房寻着了两把切菜刀，拿回房里。那屋里有四个大旧木箱，叠在一处，约有五尺多高。余亦舒把最上面的箱子，抬起个缝儿，教三姨太太将两把刀柄都塞入缝内夹住，两把刀背儿相对，刃儿却向着外边。比如说罢，一把刀刃儿向东，一把刀刃儿向西，收拾好了。那三姨太太才妙呢，居然唱戏一样，望空谢了父母养育之恩，又换了新衣服。才和余亦舒各站在刀刃的一面。偏巧他两人身量差不多高，脖子正够着刀口。两人说好，脖子和刀对准，然后互

相抱着腰背，两下用力，把身子贴到一处，上身当然也随着向前，那刀刃自会把两人喉咙切断。并且这样谁也不能躲闪，便是有一方不肯用力，也要因对方紧抱，而将颈受刃。三姨太太倒是真心寻死，拉余亦舒隔刀对立，互相抱住脊背。还没用力，余亦舒忽然叫着不成，说是万一看见三姨太太的血，他定然害怕，再不敢死。三姨太太问他想要怎样？他说必须每人脸上蒙一块厚手帕，眼看不见，才好用力。三姨太太只好依他，寻出两块手帕，象儿童捉迷藏一样，互相都蒙了眼。哪知三姨太太真心实意，余亦舒却另有私心，他趁三姨太太蒙着眼，暗地取了一本厚书，夹在颈下，把书保护喉咙，才和三姨太太抱住，用力紧搂。三姨太太肉挨着刀，觉得疼痛难忍，想要反悔不来，那余亦舒却发了狠，仗着有书隔着，不受伤害，就拚命把三姨太太抱紧，向前拉曳。三姨太太越痛得挣扎，余亦舒越不放手。三姨太太伤痕渐深，不大工夫喉管割坏。余亦舒直等她不动弹了，才要松手。只是三姨太太身体已僵，余亦舒不能叉开她的双手，才喊起人来。余文锦和全家人跑到，都吓坏了，忙把余亦舒解放出来。问他原故，余亦舒一语不发。余文锦因为新建的宅子，怕死了人丧气，就不再客气，硬说三姨太太没死，立刻下了逐客令，教余亦舒带着死尸回去。余亦舒倒也听话，就由余文锦指挥着，令仆人用两条被子，把三姨太太裹上，雇来一辆汽车，连余亦舒一并装入，直送回家。

一进家，式琨式玲看见，登时打电话请医生来看。医

生说若是受伤后立刻请他来治，还有几成希望，如今颠簸了一路，气虽未绝，已是绝无生理了。果然三姨太太没过五分钟，就断了气。余亦舒好象没事人一样，只由家里人主持着，把三姨太太装殓葬埋了。幸而三姨太太娘家并没有人，未致出什么祸事。又过了几天，那和男巫串通的仆人，又作起怪来。每到夜晚，暗地向余亦舒卧房窗上，抛掷砂土，或者藏到楼后，装作女人声音哭号。余亦舒以先对式莲的害怕，还只是神经作用，这次三姨太太临死流血惨状，他却瞧得真切，再听得闹鬼，便不想式莲那一节，只认是三姨太太来索命。而且三姨太太完全由他逼迫而死，良心上如何安静得了？因此更怕到万分。那个好恶的仆人，才向他进言，劝着重把男巫请来镇压。余亦舒到此际还包藏着奸心，他忽然起了个奇怪想头，以为三姨太太虽然是被自己作弄而死，但自己弄死她的原因，却起在那男巫身上。三姨太太死后有灵，必然深恨那男巫，或者竟像京戏里阎婆惜活捉张三郎那样，只把那男巫的命索了去，就许不再找寻自己了。他这样想入非非，便派那仆人去和男巫商量，请再来陪伴两月。那男巫也让了步，居然按七千元的价目说妥，从男巫进门。那仆人当然不再闹鬼，立刻安静起来。

按理说，余亦舒不该喜欢么？哪知不然，他反抱怨三姨太太生前糊涂，死后颟顸。自己既把男巫引来，应该向他索命，怎倒再不闹了。他心里如此设想，念念不忘，又加病魔缠扰，心智不清，忽然一夜趁男巫睡熟，他忽然起

来，跪在枕上祷告。祷告的言词，大约总是默告三姨太太，你若不和男巫有私，我怎忍把你治死？你是受了男巫的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如今男巫近在面前，是我花许多钱把他骗来，你怎不趁机会报仇？余亦舒喃喃的说话，大约翻来覆去，说了好半天。谁想也蹈了三姨太太的覆辙，完全被男巫听见。男巫明白了余亦舒怀了歹意，虽知道于自己无害，但也难免怨恨，随着起了坏心。到次日偷偷和仆人商议好了，一入半夜，照样闹起鬼来，而且闹得更厉害了。男巫也跟着闹，装出怪样，一会儿喊瞧见三姨太太满身浴血，进房来了，拿着木剑去赶，假作跌倒，暗地咬破舌尖。把血涂了满脸，声言被三姨太太打倒，又喷了一脸血，余亦舒已惊得没了魂。男巫又喊着三姨太太站到余亦舒身后了，望着他咬牙了，又扑到他身上了，余亦舒疑心本深，真就觉着身后有了鬼影，身上着了鬼手，吓得连昏晕过几次，直闹到天明才完。余亦舒由此更加重了病，整日饮食不进，尿屎长流，永是直着两眼，混身抖战不停，只神智尚还清醒。男巫每见他稍为好些，就闹着三姨太太从床上探头，或是从墙壁中伸手，余亦舒又得发昏。

恰巧余文锦前来探病，见余亦舒病入膏肓，死在旦夕，突然变了原来巴结的心，想到历年为着将来希望，被余亦舒骗去许多钱财。如今人已将死，希望都无，若不赶快想法取偿，恐怕再没机会。于是他不顾余亦舒病在垂危，先变了面目，恶狠狠的把余亦舒唤醒，办理交涉。他说新建的那座大楼。曾耗费十几万金，无端的三姨太太跑

去寻死，把房子沾污。成了凶宅。这几天也不安静起来，全家都害了病，请阴阳先生看，据说这房子再不能住人。若勉强住时，必要个个凶死，所以全家都迁出来了。那样好的新楼，变成废物，一文不值，都是三姨太太寻死所致，故而余亦舒必须负全部赔偿的责任。余亦舒虽然病重，但见这素日恭顺的走狗，也变脸相欺，气愤之下，不特严词拒绝，并且大骂。余文锦不慌不忙，又说出他把三姨太太寻死的凶刀，保存原封未动，连那寻死的房间，也封闭严紧，留着作为证据。倘然余亦舒不允他的要求，就要出首控告余亦舒谋害人命。余亦舒又分辩三姨太太是自己寻死，现已葬埋，控告也是无用。余文锦又说，连三姨太太的葬埋地方，都已寻访清楚，只要告到当局，官府见着凶器，再一验三姨太太的尸，这罪名当然成立。余亦舒又道："即使官府验明一切，也验不出是我害死的。她是自杀，我什么也不怕。"余文锦又说："她自杀固是自杀，可不见得没你的关系。要知道你不是逼勒自杀，便是帮助自杀。十年监禁的希望总有。"余亦舒又道："没凭没据，怎能赖我是逼她自杀，或是帮她自杀。"余文锦说："我就是证人。"余亦舒说："你既告我，没有证人资格。"余文锦说："除了我，还有我一家人，全可以当证人呀。"余亦舒说："你一家人全不能作证，你趁早收起妄想。我对法律研究的非常透，想要讹我真瞎了眼。"那余文锦本来也心计很深，以前说了半天，全是故意呕他。这时说到紧关要节，才很得意的道："余大哥，你枉

聪明了，这事用不着证人，只要验三姨太太死尸，你的罪就定了。请问她死，你报官了么？”余亦舒一怔，道：“怎会不报官？若不领出殡执照，棺材怎出得去？”余文锦道：“我明白这一层，不过你们虽然报了官，可惜只报的病死。万一官府验出是横死，大约不能不问你吧？再说三姨太太的尸身，经你们一回修理，或者把自杀的痕迹都消灭了，若弄得倒像个谋杀的，那可更糟。所以我为关照你，才封闭了那间寻死的房子，预备过几日打官司时，好给你证明是帮助自杀呀。我若不念同宗之谊。就先把凶器藏起，血痕洗净，然后再出头告你谋害人命。禀请开棺检验。那时你再想承认是逼她或是帮她自杀，都不成了，说不定就给她偿了命。不过我因为没作过官，心总狠不起来，只可用和平办法，请你赔偿损失。天公地道，只要你八万块钱。你若肯呢，当时交钱；不肯呢，明天法庭上见，后天尸场上见，大后天监狱里见。现在我没工夫多坐，只听你一句话。”余亦舒听完，战抖一阵，又长叹了几声，就唤仆人取过保险箱，取出五万多的一打银行存折，添上两张房契，合起来约有八万上下，给了余文锦。余文锦再不说话，拿起就走。

余亦舒在他走后，又后了悔，派仆人跑去追讨。余文锦一赌气，都拿回来，丢给余亦舒，又自走了。还没出大门，余亦舒又害了怕，再唤仆人将余文锦追回，央告着求他照样拿去。余文锦再不饶了，说什么非告不可。余亦舒给他跪着，到底立了字据，由余亦舒画了押，还写得是清

还旧债。余文锦才坦坦然拿着字据和摺契走了。

余亦舒又遭了这大打击，病更危急，男巫在旁看着解恨。等到夜里，依旧奸仆在外作怪，男巫在内装疯，两下夹攻。余亦舒承受不住，精神和肉体，都受了绝大的损伤，衰颓到不可言状。

又过了一天，夜里到了时候，外面砖石一响，那男巫早瞪大了眼睛，才“嗷”的一叫，余亦舒忽然随着他的叫声，跳了起来，居然疯了。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，病到瘦骨如柴风吹即倒的人，竟劈碎了大桌子，抡着桌腿打人，口口声声自称是式莲，受三姨太太所害，投河身死，如今前来报冤。就把男巫当了三姨太太，打得头破血出。忽然又自称是三姨太太，言说到了阴司，也把男巫当了式莲，向他叩头痛哭。直闹了一整夜，天明才自行跌倒，昏了过去。大家才赶走男巫，请了个医生来诊脉。医生只令预备后事，人已死了九成，万无生理。家人只可替他穿起装裹，抬到床上。哪知他一缕游丝般的气，却不肯断，仍是微有呼吸。

过去正午，他竟又活了，睁眼坐起，硬说式莲的阴魂，立在面前，逼着他诉说向来所做的坏事。他起初说的，都是当年做官时的奸恶事情，多是人们所不知道的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以后又说到式欧和房正梁。逃奔到他家里的事。原来那房正梁，既非他好生放走，也并未被侦探捉去，原来房正梁图谋扰乱地方，有许多款项，存在余亦舒处。余亦舒趁那机会，暗地把他害死，将尸身丢到后院洋

井里了。”式莲叫道：“呀，怪不得，在我跑出来的前几日，我叔父忽然说那口洋井妨碍风水，亲自监督仆人填平了呢，原来其中有这么一段原故，想起来真怕死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还害怕，我们才怕呢。听边太太说的这段话，再看你真觉阴气森森，不知你是人是鬼了。”式莲道：“我要是鬼，立刻就掐死你。”淑敏也笑道：“你不是鬼，怎么向余亦舒索命呢？”式欧道：“所以鬼神之事，绝不可信。因为脑中印着神鬼的人，若做了恶事，略一神经衰弱，立刻就能发生这种现象。譬如式莲真个是已死的人，余亦舒这件奇事，很足以教人迷信。但是式莲还新鲜欢跳的活着呢，那么岂不是余亦舒倒给我们一个铁证？证明绝没有死人作祟的道理，而是由神经生出的幻境。他反成为破除迷信的功臣了。”式莲道：“是是，你这医学大家的理论，果然透澈得很，谢谢你，能解释我的恐惧。不过现在且住口吧，听我的老师说下去。”

芷华正喝着茶，便把茶杯放下，又接着道：“以下就没有什么，他说了谋害式莲的原委，那些事是式莲亲身经过的。又说逼杀三姨太太的情形，那也是我方才说过，无须重述了。他把一切都宣布完毕，忽从床上翻到地下，满屋乱滚。虽然号叫甚厉，却因舌根业已发硬，言语不清。过了一会，忽然七窍流血，才绝气身亡。余亦舒的下场，竟是这样。”说着见式莲用手帕拭泪，就唤道：“式莲，他那样混账的人，死了不是大快人心？你还悲恸什么？”式莲叹气道：“他可恨固然可恨，不过我自幼父母双亡，

也随他长了好几年，虽然他不怜恤我，我却对他多少也有些感情。如今听他死得这样惨，不由想起我的亡父，倘然我父亲不死。或者能劝导着他，不致落这恶结果了。”

芷华道：“呀，你这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你要赶快回天津去，收回你应得的那一部分财产。因为余亦舒死后，全家大乱，一位正太太和二位姨太太，还有冒认同族的余文锦，都起来争夺家产。竟而一面打了官司，一面大家乱抢。还是那正太太，请求法院，先把一切财产完全查封，不许任何人乱动，等候官司判决，再行处分。现在离判决日期尚远，你回去不正是机会么？”式莲道：“我去了也未必有收回的把握。”芷华道：“你不是说过，财产有许多是你父亲遗留，被他吞没？便是他上回害你，不也为的谋产么？只要你记得出证据，怎会不能收回？”式莲想了想道：“证据倒是有，一切契券单据，差不多都是我父亲的名字。”芷华道：“既然都是你父亲的名字，那不更可以手到擒来了么？据我想最好你现在收拾收拾，明天就随我走。到了天津，寻个靠得住的律师，商量应该怎样办法，赶快进行，省得睡多梦长。”式莲听了，只转脸瞧着式欧。这时淑敏发话道：“这件事，我看未必有把握，因为余亦舒那样阴谋诡计的人，恐怕早把契据上的户名人名改了。”芷华想了想，问式莲道：“你父亲的财产。由什么时候落到余亦舒手里？”式莲道：“其中有一半，从父亲一死，就被叔父得过去，那当然早已改了户头，无法清查的了。只还有另一半，是在我手里收着，叔父他所以害

我，就为的这一部分财产。我跑出来以后，叔父一定都拿过去。不过这一部分，他是否已改了户头，还料不定。”芷华妙目一转，拍手道：“一定没有，余亦舒把你害到身败名裂，料着你必无回去争产的勇气，既使你回去争产，他的手段也足以应付你而有余。自然没有忙着泯灭痕迹的必要，再说你走后没多日，他就病了，又接着出了许多拂逆的事，一直到死。你的那些产业，我料着准还原封没动。你去打官司，也不必存什么奢望，只须顺利的把这一些有凭据的收回，其余再不争竞。大约最少能得几万，够你和式欧的后半世过活了。”式莲听到这里，低头思索一会，心下已然活动，就道：“这倒可以办一下。不过我没打过官司，到天津去怎么着手呢。”芷华道：“你没打过官司，谁又打过啊？明天随我到了天津，就教我们边先生去寻他的律师朋友，商量出章程，你也就明白了。这时候连我也不知道所以然哪。”

式莲点了点头，回头又瞧式欧。见式欧正在发怔，就推他道：“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”式欧被他推得头动一动，式莲以为他也赞成了芷华的主张，故而颔首，便叫道：“欧，你既同意，就快帮我收拾，明天和我一同到天津去。”式欧怔怔的道：“我并没说出同意的话。”式莲道：“哦，你没说就算没说。可是这件事，你该替我作主……。”式欧摇头道：“这件事完全是你自己的事，我怎能替你作主？因为财产是你自己的，我纵愿你去收回。自觉可耻。我劝你牺牲，又没有这宗道理，所

以只好由你自己斟酌。”式莲忽然气得脸儿雪白，眼泪几乎滴将下来。望着式欧道：“好好，我自己的……，我自己的……，好好，到这时候，你真分得清楚……。”说着别转脸儿，伏到几上，肩井微微耸动。淑敏见式莲生了气，忙嗔着式欧道：“哥哥，你这不是诚心惹嫂嫂生气？你是谁？嫂嫂是谁？你还分你的我的，岂有此理。”祁玲也笑道：“式欧你实在把话说错了，还不快去赔罪？”式欧也自觉话说得太僵，但同着众人又不好意思去央告式莲，正在难过，芷华已正色向式欧道：“你也不必发窘，更不必向式莲赔罪。方才你的言语，连我这旁听的都觉刺耳，你和式莲是什么关系？天下岂有丈夫对太太的事，能因避嫌而不参预，这不成呕气了么？我现在劝你快说负责任的话，解释式莲的误会。”式欧不便向式莲说话，倒把芷华当了对象，走近前道：“芷华姐，方才我并不是故意那样，只为我有不好出口的话，才逼得失了分寸。我的原意……”祁玲插口道：“我就不信，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。难道碍着我们在旁么？”芷华道：“祁姐，你倒也误会了，咱们都是局外人，这件事又是可以公开的事，式欧所谓说不出口的意思，自然另有隐衷。”说着又对式欧道：“你向来不是乖僻的人，今天这情形可怪，你务必把你的隐衷赶快发表，免得你们夫妇间，因此生出隔膜。”又叫道：“式莲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敢断定式欧是怀着一番善意，你听他说。”式莲才抬起头儿，还不高兴和式欧对面。

式欧见芷华从中很敏妙的排解，自知为解释式莲的误

会，不能不发表意见了，便仍向芷华道："芷华姐姐，现时我的地位，对于式莲争产，很难说话。本来式莲已和我订了婚约，两人行将合为一人。譬如我有若干财产，也等于就是她的，反过来她若有呢，也等于就是我的，所以如今你们要式莲去争回财产，简直就是替我去分产啊。我若赞成此议，纵恿着式莲去争，岂不是自图其私，问心有愧？"说完停了一停，芷华摇头道："你这是神经过敏，多余作这种思想。"式欧道："不然啊，您若设身处地，恐怕也不能不作此想。我要顾全自己的人格，不愧自己的良心，当然不能附和你们的主张，这是第一层道理；还有第二层就是，虽然式莲的财产，等于我的，但这是就情的方面立论，若是就理的方面讲，她的财产她有自主之权。譬如将来她和我结婚以后，我不能动用她的财产，就和她不能占有我的家私是一样的合理，所以她的产权，完全须由她自作主张，我既不能强她收回，更不能劝她牺牲。我要教她放弃不问，岂不是侵越权制？固然我也知道，倘或我说出一句话，无论是教她争回，或是放弃，她定然为安慰我而完全照办。无奈这是由于爱情的压迫，和暴力的压迫完全没有两样，所以我只可闭口不言。式莲误会我和她疏淡，我才冤枉呢。"

式莲听到这里，忽然立起，倚到式欧身边，很感动的说道："欧，你还是错，我现在听明白你的意思，自知方才是误会了。但是还认定你是错误。你和我中间的字典，绝没那个'理'字，怎只讲起道理来？"芷华也笑道："式

欧，你受西洋的毒太深了，以为夫妻的各个权利，互相不许侵犯。你可明白，西洋家族制度，是重理不重情，中国家族制度，是重情不重理。若把西洋习惯，硬移到你们中间，简直行不下去，这太笑话了。式莲为人，我是深知的，无论虚荣实利，都不在心，只特别富于感情，她看爱情比金钱重到万倍。你的那种无聊想头，若对待旁的女子，或者适宜，但在式莲，就谬以千里了。”式莲开颜吐气的道：“先生真是我的知己，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欧，你要再避无谓的嫌疑，可真要伤透我的心。现在一切隔膜都已揭开，你可该痛快的发表意见，说真个的，你以为我应该怎样做才是？”

式欧凝眸注定式莲，轻轻把她玉臂揽住，想了一想，忽然改作很坚决的态度，面上微露笑意道：“方才你们骂我说话不负责任，现在我再说话，就要过于负责了，你们不要又骂我。”式莲仰面软语道：“你快说吧，你肯多负一分责任，就是多给我一分安慰，谁能骂你？”式欧左右顾视着道：“芷华姐姐说我受西洋的毒太深，其实我的心理，却是中国的旧思想太重。关于式莲遗产的事，在西洋人是必要争的，但是我的偏见，以为余亦舒无论如何不好，终是式莲的叔父，况且式莲早年便丧了双亲，多亏余亦舒抚育。虽然他坏了良心，将式莲陷害，然而全盘统算，恩怨足以抵销。叔侄的关系，仍然存在。式莲若回去争产，余亦舒妻妾方面，未必便肯双手奉还，必至于对讼法庭。互相诋辩之际。又必致将余亦舒的隐恶，都揭出来，更加重

了死者的罪恶，破坏死者的名誉。俗语说人死不结冤，即在旁人也可稍存厚道，况且式莲又是他的侄女，更不宜忍心如此。所以我若处在式莲的地位，对这笔遗产，决定要放弃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到底财产是式莲的财产，我若替她这样主张，不特怕遗越俎代谋之讥，兼且好像慷他人之慨，问心不安……。”芷华叫道：“式欧，你说了半天，还抱着油滑态度，哪一句是负责任的话？”式莲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式欧太没有勇气，总这样吞吞吐吐，但是我已听出一些意思，他且愿我不去争产，断然放弃。这不是很简单的事，一言可决么？我就依……。”式欧不待她说完，便拦住道：“你先别说。”就向芷华道：“你道我还是油滑？我起头的话，只于是一段泛论，接着负责任的话就来了，我第一替式莲着想，主张放弃，第二替自己着想，更主张放弃，因为我是个做事的人，宁可自己刻苦，绝不愿有享受妻子财产的名誉。”说着低下头儿，用手紧抚着式莲的背部，很恳挚的道：“莲，你看我和十万金财产，哪一边重要？”式莲感情冲动的道：“你不必再说，我明白了，你愿意教我放弃争产的事，莫说你理由正当，教我恍然大悟，当然心悦诚服，依从你的主意。即使你不说理由，只给我一个命令，我也要很喜欢的遵守。因为无论哪一件事，只要得到你的同意，我想着这件事是你教我这样做的，所得的安慰，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啊。不过你问我，你和十万财产的比例，我认为太无理，而且你太自轻贱了。固然现在的一般女子，常把金钱和爱情作成比例，斟酌轻

重，可惜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在我眼中，你是整个的地球，十万财产直似一颗砂粒，若把砂粒和地球作比，那太没理性了。你太轻视了自己，也侮辱了我，这你应该反省一下。”式欧听了，大为感动，忙道：“我这一句泛论又弄错了，我下面还有话，可是明知故问，知道你当然看我比十万财产重得多，还问你肯为我放弃那财产不肯。”式莲道：“我对那财产，丝毫不放在心上，这问题不值一谈。可是以后，你对我的态度，要放得坦白些，要再如此顾忌犹疑，真要教我失望。”式欧忙谢罪道：“是是，我知过必改，不过我平常自觉并不这样，只怪今天的事，陷我于不坦白，日后我对你定比自己还要负责，以赎前愆。”

芷华又笑道：“式欧，你赶快再认第二次错，不要强词夺理。你既说你旧思想很深，我就用旧话来参加一句，新一些的人，固然常把夫妇的财产分得很清楚，但是旧一些的便不然了，只从女子方面说吧，一个有财产的女子嫁人之后。倘能把丈夫看重，当然要把财产看轻，这两面是成反比例的。因为妻的财产，肯使丈夫花用，或肯为丈夫牺牲，在表面看来，定是由于爱情驱使。然而即就妻的私心上说，也由于看丈夫比财产贵重得多，一来丈夫给她的爱情，胜于财产给她的娱快；二来她觉着丈夫的前途远大，无论现在牺牲多少，将来都能在共同生活中，得到若干倍的补偿。有这两种关系，绝不会再顾惜不舍了。倘或一个妻子，只斤斤于财产，对丈夫深闭固拒，那除了丈夫太不正经，失去妻子的信任，还可另当别论，否则不是

妻冥顽无知，便是两方爱情破产。再进一步，丈夫是很本分的人，妻还对他坚壁清野。恐怕就别有用心，或者竟不满意于现状，想要挟产自重，以便改嫁他人了。像式莲这样的人，我敢断定她的心里，已被你拥塞满了，绝没容财产的余地。你偏赖她把你和财产看成一样，教她临时斟酌轻重，这不侮辱太过了么……”式莲听着，忙接口道：“先生，多谢您仗义执言。可是您的话，我却有一部分不敢赞同，您说有的女子，觉着丈夫前途远大，将来可以有所取偿，才肯为他牺牲财产，我认为这是偏论。莫说我的财产，还在虚无缥渺之中，便去争夺，也未必准能到手。即使完全到了，而且意外的巨款，或者因式欧一言，又行牺牲，或者因式欧有用，供他消耗，难道我这样做的动机，竟是为预算出式欧日后必将大富，能加若干倍补偿我么？”芷华道：“你听错了，我并非说财产有所取偿。原意是由共同生活中所得的精神上报酬，能超过由财产所生的物质享受若干倍。”式莲道：“这还近理。不过我还以为由爱情所发生的事，绝谈不到报酬和取偿。依您的话，我为式欧牺牲了财产，才能在共同生活中取得精神上报酬么？那么倘若没有今天所谈的这件事，换句话说，我没有财产为式欧牺牲，难道式欧对我的爱，就动摇了么？若果如此，将来式欧对我的爱，竟像是用我牺牲的财产做保障了，那岂不又成了变象的买卖婚姻？方才您说式欧侮辱了我，您这算又替我侮辱了式欧，报应来得好快呀。”芷华笑道：“想不到式莲几日不见，居然练成了锋利的舌头，学生竟战败

了先生，我甘拜下风。只是我的道理，原很正当，被你解释得过于不堪，却有些……”式莲忙也笑道：“我这是故意和您搅嘴呢，您那句丈夫给她的爱情，胜于财产给她的愉快，却是我要说而说不出的话。我一个女子要许多财产作什么用？跳舞、吃烟、打牌、听戏等等姨太小姐式的挥霍事，我全不会，便是饮食起居，也是俭朴惯了，纵有千万之富，与我无关。我的希望，积极的便是式欧去做一番社会事业，我用全力帮他，从工作中寻爱情的幸福；消极的便是希望式欧去度农村生活，随他隐居繁华境外，他行医救人，也可消遣，我研究园艺，更遂所好。暇时登山玩水，在大自然中度我们的岁月，从清静中寻爱情的幸福。这两种希望，在我本身，固然不需要财产的助力，即在式欧，虽然作事业有时需财力作资本，但是他既不是要去经商，又不要纳贿作官，只凭着能力前进，是一双白手就成功的。所以我们对金钱，毫无需要。你们或者以为式欧是个医生，我正该利用这笔款项，开家医院，好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。这念头我也转过，只是式欧的为人，肯承受我这种帮助么？”

式欧听着，抱住式莲，很热烈的一吻道：“你这话真是知道我，果然惟识性者可以同居。”祁玲笑道：“所以你们才演出同居之爱了。”芷华却微笑道：“这一回的大辩论，表出式欧的人格高尚，式莲的爱情深厚，可是我的来意，并不是为给谁表明人格，给谁增进爱情，我不远三百里前来报信献功，结果落个徒劳往返，而且局中人的式

欧式莲，都不把财产为意，淡然牺牲，我这局外人，倒像很热心似的，抹了这一鼻子灰，不是笑话么？”式莲道：“先生关切我们，费神奔走，我们无论得不得那财产，总是对您感激的。”芷华笑道：“你们只感激当得了什么？我来北京的本意，不是希望式莲去争来财产，分给我几成么？如今被式欧破坏，得赔偿我的损失。”式欧道：“您要我怎样赔偿？”芷华笑道：“我也想不起教你赔偿什么，这笔账就转拨到式莲身上也罢，你要赔偿我的，就付给她好了。”

芷华这几句言语，众人都当作笑话，毫不介意，惟有式欧却觉其中大有深意，明白她言中微旨。式欧当日曾爱过芷华，并曾求爱被拒，大约前事在芷华心中，还留着痕迹。女人的心果然微妙难测，她在前些日还当作悬案，如今有关系的三方面，都已各有归宿，她嫁了边仲膺，白萍得了淑敏，式欧有了式莲，总算换了一番局面。芷华此来，是结束这场旧案，消灭爱的遗痕。她要见白萍料想是预定计划，把这凄凉的最后一面，当作永诀。及至听说式欧和式莲，也订了婚，便追溯旧事。觉得和式欧也该作一收束，就借着谈笑之间，露出机锋，表面虽说赔偿的话，意中却是向式欧暗示；以先你曾对我发生爱情，我虽拒绝，但在你一方面，未必便能放下。如今你已得着式莲，倘还对我馀爱未泯，就把爱我的心，转去爱式莲吧。式欧悟会之后，立刻忆起去岁芷华在此间养病，中秋之夜，被明月窥破的一番情景。再看芷华，依然还像病中模样，不禁惆怅

重来。但回顾式莲在旁，又暗生惭愧，暗想当日芷华，无论如何可爱，自己若不因她愁病相兼，无人怜惜，怎能无端生出爱心？现在已有怜惜她的人了。况且她给了这样暗示，应该尊重她的意思，完全割断旧情，再不思索，从此一面专爱式莲，一面要永记着芷华在余宅救命的恩惠，把她当作胞姐看待。想着便也用机锋回答道："芷华姐姐，我对您没法赔偿，只可依着您的命令，尽我所有的，都赔偿给您的学生。"

式莲听着莫名其妙，问式欧道："你把什么尽其所有的给我？"式欧道："这是你先生替你讹我呢，她要我对你忠实服从罢了。你可不要误会，认为她当分的成头，转拨给你，向我讨取物质的供给，我可要不堪应付了。"芷华也道："我要他赔偿的，原是物质，不过这物质拨到你名下，就变成精神上的作用了。"淑敏笑道："这笔账可不好算，比如式欧该赔偿芷华姐两万块钱，他拿出这样数目的物质，尚有可能。但若教他拿出这数目的精神，却大费斟酌，他应该对式莲忠实到什么程度、什么年限，才适合两万元的比例呢？"芷华耸着肩儿道："就算是两万元吧，我作个比例，陕西水灾募赈的口号，三块钱一条命。若把两万元买命，该是六千六百六十六条，那么式欧的忠则尽命，最少要作到六千多次。即使退六千六百六十六步来说，起码式欧这一世，是被我买将过来，像美国买黑奴一样，可以随便送人。我却买来个美少年，转送式莲作终身妆台奴隶了。"淑敏笑道："芷华姐这番意思，固然很

好，可惜根据太不稳当，只由凭空生出的原故，便向人作无理要求，岂不和强盗劫夺了东西，却慷慨的赠给他人一样？受赠的靠得住么？”芷华道：“怎能靠不住？即使我是强盗，劫了式欧的东西，赠与式莲，好在已得了式欧这失主的同意。何况失主和得主早已情愿？我这强盗行为，是双方赞许的呢。”式欧道：“我的意思，还深进一步，芷华姐是救过我性命的人，我已认定她和胞姐一样，无论她教我怎样做，我都决意服从。现在她教我把爱情全给式莲，这是不待她说，已然如此的事。只于在我和式莲中间，更加了一层维系的力量。譬如我还不认识式莲，芷华姐强派我去爱一个不相干的人，我也要服从。因为我当年没有芷华姐相救，真要不堪设想。我以后的岁月，都是她的所赐，所以命运由她支配，也是应该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这样感激边太太，直把她当作重生父母，却为什么和式莲订婚，不早通知她呢？”淑敏拍手道：“这叫作不告而娶。”

芷华听着式欧的话，领会了他已接受自己的暗示，从此由情人之爱，转成姊弟之爱，不觉于怅惘之中，又放下一条心思。便打岔道：“不说这个了。这全是没来由的事。你们倒玩笑起来。”说着又对式莲道：“方才你说的两种希望，注重在哪一种呢？”式莲道：“我不能做主，要随着式欧的意见，不论走哪一条路，我都可以给他帮助和安慰。”式欧道：“我如今也很灰心了，去年初次踏入社会，就遇见许多凶险的事，足见人心诡诈，处处可危。

而且所见所闻，都是卑鄙污秽。好容易退出身来，再回头去看社会，简直是毁人的魔窟，回想前事，更觉毛发悚然。若是式莲没有虚荣思想，能甘寂寞，我便要独善其身，结婚后便到乡村居住，一边行医，过清淡的生活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你正当年富力强，难道从现在就自甘暴弃，无声无息的作废人终身么？”式欧道：“你这话就差了，我并非要完全作成隐士一流。我是学医的人，在都会作名医，或腾达到国家的卫生部长医学院长，和在乡村救济苦人，不是一样的为人类工作努力么？怎能说自甘暴弃。”淑敏道：“中国的乡村，还在顽固不化，谁能信任你这西医？谋生活绝不可能。便是施舍，也未必有人领教，求工作更成了虚话。清静无为过下去，还不是变相的废人？”式欧道：“我就不信能这样困难，照你的说法，凡是僻陋地方，就永远固步自封下去，绝没开通之日了？我以为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本身能努力奋斗，做出好成绩，不怕不成功。”式莲道：“我也赞成式欧的意见。”淑敏道：“他的意见，你当然赞同，和他赞同你的意见一样。”

式欧向芷华道：“请姐姐给我判断是非。”芷华笑道：“我怎么判断呢？”式欧道：“请您替我们参酌一下，前途应该怎样做去。”芷华沉吟道：“这问题太大，我怎能参酌意见？”式莲道：“您只立在旁观地位，随便谈谈，有什么关系？”芷华道：“据我的偏见，这问题可以分两种说法，大凡夫妇间的结合，和前进的路径，有不同的两点，一种是男子预备在社会上奋斗，已有了标鹄，

却因为人生的路程太辽远而寂莫，自己一个人不能独自行进，只可寻个异性的伴侣，藉以互相扶助，互相安慰。这就和探险的人，必须结合团体，互助着进行一样。因为世途的凶险，绝不下于什么穷山恶岭沙漠冰洋啊。这种夫妇的结合，是由于固定计划，前途只有偕同向标鹄前进，绝无其他问题。论起来好像这结合是有所为而成功的，爱情上似乎不甚妥固。但是常因为在世途中，共生活同患难的原故，也时常在爱情上有长足的进步。就仿佛一个探险团体，起初或者都没有什么感情，及至万里归来，每每都成了患难之交，是同样的道理呢。第二种是男女双方，只因爱情结合到一起，事先绝没思想前途的方向。换句话说，便是全没有固定的志愿，到结成同居的小团体以后，才想起人生总要前进的，无论向哪方走，无论快走慢走，绝不立着不动。为这临时的念头，才要决定前途。前一种是决定了前途，后觅伴侣；后一种是觅定了伴侣，才决定前途。这两种你们自居于哪一种呢？”式欧式莲同声道：“我们当然是后一种。”芷华点点头，又问式欧道：“你既自说是后一种，那么方才所发表的志愿，是从何时起意的呢？”式欧道：“这是方才因为式莲发生的动机，教我临时生出的念头，并非预先定好。说起我来，在早先我也有一个时间想着要向上活动，成个大人物，也知道需要一个异性伴侣，做我奋斗的助手。以后我经过许多磨折，把前念都灰冷了。一直到和式莲订婚，脑中总空荡荡的，绝未向前途着想。所以我和式莲的结合，敢信完全立在爱情的基础

上。”芷华回顾式莲道：“你呢？”式莲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我还没顾得想到前途呢，这几年过些浑浑噩噩的岁月，譬如我这一世遇不着式欧，当然我也懂得自立谋生，或者因自立而发生什么样的志愿。现在既和式欧合成一体，我固然不愿完全作一个寄生虫。但也不屑学那过新的女子，抛开式欧而自谋经济的独立。倘或日后式欧教我作他行医的助手，或是耕地的助手，以至于在官场交际的助手，我都情愿。即使再进一步，他在北京，而教我到上海去教书，我也无不乐为。不过无论如何，都要站在帮助式欧的立场。”芷华笑道：“你也和我一样，不够超贤妻良母的材料，足以教新人物骂死而有馀。只是你两人全未曾作前途的打算，我却听明白了，这样我还可以参加几句。方才我问你们的话，大有深意，本来已决前途，后觅伴侣的一种，算是大局已定，不劳旁人参预。如今你们都承认是由于爱情结合的后一种，我才有参预的可能。你们的前途，既然不受任何限制，最好寻一条足以保护或者增加爱情的途径去走。像式欧方才所说的乡村生活，是最适宜的了。”

式欧道：“芷华姐的意见，很同我吻合。但不知您根据什么道理而赞成我的意见？靠得住的爱情，绝不会因环境而生变化。譬如我和式莲相爱，到现在的地步，未必在乡村就能加浓，在城市就能减淡。您方才的意思，似乎告诉我们，倘若完全以爱情为重，应该到乡村去。我真不明白，乡村和我们的爱情有何种关系？再反过来说，倘若我

现在忽乎变志，要发挥我的功利主义，改度繁华生活，难道我和式莲就会有破裂的危险么？这一节请芷华姐解释明白，好教我们有所遵从。”芷华星眸徐转着道：“这又被你问住了，我大约又是偏见。”说着停了一停，勉强笑道：“算我说错了成不成？你不必再质问了。”式欧道：“姐姐，你一定有很精确的道理，为什么不说？别当我是孺子不可教吧。”式莲也道：“我向来知道先生不说无谓的话，您对我们两个，还有什么顾忌？再说您居于老姐和老师的地位，正该给我开诚指导，怎只说半句话，害我们纳闷呢？”又上前推着芷华道：“先生，您说。”芷华苦笑道：“你们何必逼我？我方才说了冒失话，式欧追问道理，我又说不出，那只可再退一步，把以前的话也宣告取消，只当根本没说。你们不必相逼太甚了。”

式欧见芷华好像颇有难言的苦衷，虽诧异这闲谈之间，怎竟有不好出口的话，值得如此窘涩；大非当年的言语轻快，或者近来她屡经戟刺，把人闹得也有些变了，因此便不好意思向下追问。式莲却认定死扣，非得芷华说出道理不可。芷华仍自推辞，式莲道：“式欧不敢向您强迫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我这学生，可有向先生质疑问难的权利，就是撒赖胡闹，想您也能原谅。您要再不肯说，我可要给您跪下恳求了。”说着双膝一屈，就跪到芷华身旁。芷华忙立起向上拉她道：“这真岂有此理，快起来！”式莲仰首道：“有理的很，反正你不开口，我不起来。”芷华张皇无计。忙道：“我说我说，你起来，我就说。”式莲道：

“我无须乎起来，就长跪受先生训诲好了。”芷华顿足道：“你别教我着急，快起来，我准说就是。”式莲笑道：“只怕我一起来，您又变卦了。”芷华道：“你听我说过几回谎话？再要不信，我赌咒……。”式莲见芷华发急，方才立起，按芷华坐下道：“您快说吧，不说我还……。”芷华拦住道：“你这调皮鬼，真没法。其实你们问我的道理，并非我不肯说，实在可以不说。”说着面容突而变成惨淡，左右看了看道：“因为这种道理。要牵连到我身上，好在这房里没有外人，并且也全知道我的历史，就说也无妨。我近二年的经过，淑敏已全清楚。固然她未必告诉别人，然而我已无隐瞒的必要。在最初我和林白萍结婚，可以说完全由爱情结合。结婚后，才想起决定前途。他原先是在一个机关里，和仲膺同事。在和我结婚前，便被裁撤。白萍为人，颇有诗人的高超思想，对名利很为淡薄。当时和我商量，说家财约有二三万金，将欲变产携我南行，买田于江湖之上，夫耕妇织，为农夫以没世。我问他为何作此消极打算，他说得有贤妻，平生愿足。人生朝露，不必再好高务远。挟美人而就山水，才是难得的清福，何必在红尘中奔走辛劳？结果恐怕毫无所得，反倒失了享受。我那时的思想，也和方才淑敏所说的一样，一来可惜他的英年，二来可惜他的才干，怎能教为我牺牲前途？甘与草木同腐，便竭力反对，劝他勉作俗人，力图上进。他当然尊重我的意旨，便觅得那铁路的职业。我自然也居在城市中，与社会交际，才闹出与仲膺一段事故。到今日大局改变，

木已成舟。但这一时纰缪，半世羞惭，虽然好像受着造化拨弄，不由自主。种种牵缠，层层束缚。但是绝不能自加原谅，真觉仰愧于天，俯怍于人。回想起来，当日若依着白萍主张，一对恬淡的人，携着纯洁的爱，到了清幽之处，与仲膺早已隔离，哪会有意外的事？风平浪静的稳度生涯，不特顾全了白萍，成就了我自己，也开脱了仲膺。只为我一念之差，不愿淹没白萍的才具，哪知倒害他做了失意的人。这一节我还拜托淑妹，替我补过，以后要竭力鼓励他的精神和志趣，恢复成活泼的少年。至于我呢，活一天冒一天罪，良心的痛苦，是不可解除的了。仲膺的精神上，也未必就能妥贴，况且又落个负友之名。三方面的不幸，都由于我当日没有顺从白萍，这种事后悔得来么？所以方才式欧问我，我就着经验所得，发表了那样意见。不过还要辩别一下，我把自己的经验，来论你们的事情，似乎对式莲是一种侮辱。因为式莲为人，绝不能像我那样胸无主宰，易受引诱。处在最繁华的交际场中，也绝不会生什么变化。我所发的意见，几乎是错误了。但是这好比我是一只鸟儿，惊了弓了，虽然地上再没有射鸟的人，或者我的同伴都披着坚甲，不怕弓箭。我也要劝同伴们，要隐匿在山高林深之处。我的话虽说得可笑，我的心却苦得可怜，式莲你要原谅我。现在我再作一个比喻，譬如财主家有一件宝物，因为墙垣高厚，仆役忠心，防守十分周密，随便放在客厅桌上，明知万无一失，但是主人终要深藏在保险箱内，层层加锁。这岂不好像画蛇添足，多此一举么？

然而财主的意思，就以为必须这样做，才算更重视宝物，更給宝物得着安稳的地方。我由此说个自造格言。就是：你们既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，要为爱情而生存，便应该给爱情寻稳定的处所。城市呢，是袭击爱情的恶魔的根据地。惟有越僻静的乡村，才是越妥靠的爱情保险公司。”

说着见式欧式莲，都颜色沉寂，像在仔细领会，便又道：“我的话已说完了。自知是很偏的偏见，说得不对，你们只当过耳春风罢了。”式莲摇头道：“不，我很感谢您，能给我们一个好的路径，绝不认您是侮辱。若在前些日，有人讲这个道理，我一定反对。因为我自信思想纯洁，意志固定，若为保护爱情，避开城市，那简直自己信不过自己，是很可耻的事。从我认识了您，知道了您的事，现在再听了您的话，我就不敢固执了。我对您的为人，体察得很清楚，没一处不使我佩服。至于思想的纯洁，意志的坚定，都在我之上，连您……。”说着似乎不好意思说下去，便咽住了。芷华道：“你尽管说，不必吞吐，对我有什么碍口的？”式莲慢吞吞的道：“我可太不恭敬……。”芷华道：“我的事都公开了，何况咱们讲的是道理，房中又没外人，你何必顾忌？”式莲才又接下去道：“我见您这样的人，都不能避免外界的引诱，足见冥冥中有一种拨弄，为人力所难拒。因而使我的自信力减少。倒胆怯起来。方才您比喻得很是，宝物虽然随便放着也不会丢，然而何如藏得严密些好呢？我为珍重我们的爱情，决意服从您的意见，和式欧同度乡村生活去了。”

式欧在旁。早听直了眼儿，到式莲说完，便走过去。握着她的手道："莲，我感激你，你为我把你自己都忘了。"式莲道："你这话说反了吧？我只为了自己，要把你误了。论理说，我应该助你前进，现在因为自己的前途幸福，竟扯着你后退呢。"式欧摇头道："不然，我本应该挣些名誉地位，以及金钱，供你享受，如今倒教你随我到冷落地方，去做一个村妇。人生的一切荣耀，都成了泡影。这不是你把前途都殉了我的希望么？"芷华拍手笑道："瞧你俩，这种客气，怪有趣的，其实你俩都说的废话啊。总而言之，你们两个，连我也算在内，咱们都老实自认是弱者吧。既是弱者，当然惧怯外来魔鬼的引诱，又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，所以这个消极途径，是极正当的趋向。虽然在全部人生观上，未尝没有错谬，但是在爱情的界域中，却是无可指摘。走吧，远离人类的大自然中，才是爱情绝好的游泳场。不特你们，连我也要追在你们后面，高飞远走了。"芷华这最末的一句话，方才说出，众人全都愕然一怔。淑敏叫道："芷华姐，你这是……你也走……？上哪里？"芷华怃然道："你们知道，我今天凭空到来，是为什么？我本是前来辞行。在这分手之前，和你们见个面儿，只怕你们闹什么送行等等的玩艺，就不愿当时发表。想着再等几天，用通信方法，向你们说明真相，如今却忍不住说出来了。我这番虽和式莲走同样的路，情形与式莲可绝不相同。式莲原是绝对纯洁的，还要特别珍重，离开多引诱的城市，我却是已经堕落了。因为

回想旧事，一来触景伤情，二来凛然可惧。这就仿佛当初盲人瞎马，在深池落下过一次，如今好容易挣扎出来。可该离池边远些走路了。在其初呢，我和式莲也有同样的意见，以为不能为自己的爱情，使男子失了飞跃的机会。无奈这种正当的道理，已然害我负了白萍。现在我只可警惕着，顾全着仲膺吧。况且忧能伤人，这两年的折磨，已使我们三个人，都衰颓得不似少年。白萍的善后，是淑敏的责任，我不管了。至于我和仲膺，都急需休养，便是没有另外原因，这一次的长期旅行，也是刻不容缓。这个主意，我和仲膺结婚后的几天里，已经商议停妥，却到现在才得实行。行装一切，都整理好了，明天我回天津去，再耽搁几日就要起身了。”

众人听完，都惨然相顾。淑敏颦着眉儿道：“您怎这样快……？不走不成么？”芷华苦笑道：“妹妹，这回你可没法挽留了。好在我也不是到外国去，隔海接洋，只是从黄河以北，移到长江以南。将来有机会，很容易见面。再说我还可以把住址告诉你们，好时常通信呢。你仔细想想，就知道没有挽留我的必要咧。”淑敏想了想，果然她为寻求爱情上的保障，才避地远行，自己怎能教她改变计划？便怃然长叹道：“芷华姐要去了，哥哥和式莲也要去，丢下我怎样呢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？你有你的……再说还有我陪着你呢。”芷华向淑敏道：“妹妹，我们都是弱者，所以纷纷要走。你的意志向来坚定，将来的志向预备怎样，可以教我们知道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方才我

和式欧辩论，您总可以看出我的意见了，我是不赞成这消极办法。因为……现在简直说吧，白萍是个有能力的男子，我也不肯自认是没能力的女人。即使两方互不相识，全都独身，也应该各自努力，去作一番事业，好不辜负这一生。如今两个人到了一处，合两人的能力，为一个单位，再去做事，岂不希望更大？却为什么自己暴弃呢。你们的道理，我不敢说错，然而也不敢赞同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你这种主张，才算正大。可惜我空望着阳关大路，却不能走，只好自奔偏僻小道去了。照你这样说法，将来一定能尽力把白萍扶植到极高的地位上，这更教我心安了。”淑敏道：“那我也不敢预定，譬如现在白萍办着电影公司，固然电影是很高的艺术，努力研求，也能成功。不过近来我仔细观察，白萍的资质，对于这种事不甚适宜，要求得到终身事业，必须改途。只这一转移间，前途就很渺茫了。”芷华道：“那也不然。只要有你作他的好帮手，走哪一途也能成功。”说着又叹道：“我听你说话，忽然又起一个感想，你这样果断的口气，好似把男人的前途，已握在手中，足见你这人的毅力。像我就太平庸，向来没有像你这样自信过。”

淑敏正要答话，式莲在旁，已呆呆的痴想了半天，这时忽然插口，向芷华道：“先生，我发生了一个念头，要向您商量，您先听我说。我想这件事，您一定乐意。”芷华见她方才还有惜别之色，此际忽然变成眉开眼笑，好像遇着什么喜事，不禁纳闷。问道：“你想起了什么？”式

莲笑道："我想着……您和边先生，不是要到南方去么？正好带着我们同去。那样咱们既如了志愿，还能照样互相永远聚首，这不是很好的办法么，我看再好没有了。"芷华听着，暗暗感激她依恋之情。但看见旁边立着的式欧，不觉又自暗笑。自想式莲真是糊涂，你若知道当日式欧对我单恋的情形，恐怕早已避我不及，还敢和我同走么？再说我现在所以避地远行，与你大不相同。你只是循着式欧的意向，至于说什么保障爱情，直是杞人忧天，庸人自扰，因为你毫无迹象可指；我却是有害怕的对象，这对象第一是白萍，第二便是式欧。他二人都曾在我心中盘踞过长久时间，压迫我的潜力极大，随时都能给我可怕的引诱。我既怕着式欧，岂有偕他同走的道理呢？想着见式莲又道："咱们在一块儿多好呢，可以互相帮助，可以互解寂寞，而且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反正在乡村里，式欧自去行医，您和我还可以办个小学校呢。"芷华感她情意恳挚，但自己心里的话，又不便说明，只可装作凝想，暂且不答。式莲又道："您就和边先生商量一下，多等一二十天再走。我赶紧和式欧举行婚礼，借着蜜月旅行机会，就随您直下江南了。"芷华无计奈何，只可说谎道："你的意思，我本来很赞成。只是一件，我们边先生脾气古怪，我们这次走，事先他切切叮嘱我，万不要教旁人知道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倘若你们随了我去，岂不教他瞧得我没信用了。"式莲听罢，知道这件事与他们夫妇的感情有关，绝对不能强迫，只可凄然叹了一声，道："先生，我就没

希望和您相聚了么？”芷华也红了眼圈儿道：“人生聚散，本自无常，谁能料得准？将来或者能永远相聚，也未可知。不过现在，我实不能接受你的好意，你多原谅我吧。”说着又用手巾擦眼。

正在这时，忽一个仆妇，匆匆的跑进来，向淑敏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”淑敏一怔，看了看钟，已过了十二点，不由纳闷道：“谁呢？大半夜来寻我。是男人，是女人？”仆妇道：“男人，他自说是电影公司的……。”淑敏更觉诧异，问道：“是方才来过的林先生么？”仆妇摇头道：“不是，这人自说姓高。”在仆妇说话时，芷华也以为是白萍去而复转，便心跳起来，面色也变成惨白。及至听说是姓高，才缓过了颜色。淑敏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姓高，一定是高景韩。他来有什么事？”仆妇道：“看他那样匆忙，好像有什么急事。”淑敏怔了一怔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仆妇转身出去。淑敏向祁玲道：“这真新鲜，高景韩干什么来？”祁玲眼珠一转，好似已有了测度，但不肯发话，只随着淑敏装纳闷儿。须臾仆妇领着高景韩进来，淑敏一见他的影儿，便知道自己作错事了。应该把高景韩让到前院客厅，自己再出去和他说话，怎竟让到内室来了，但眼看高景韩已跨入门限，只可起立相迎，叫道：“高先生，您从哪里来？请坐。”高景韩面色仓皇，好似没看见房中还另有别人，只望着淑敏，喘息说道：“密司张，太对不起，大夜晚的来惊动，我是来报告您一件事。”说着又沉了一沉，才道：“白萍病了，血

吐得很厉害，我已请了医生治着，因为您是他的……好朋友，所以来报告一声。”高景韩一语出口，全屋大愕，都想着白萍才离此不久，怎冒然得病？而且如此其凶。淑敏惊急之下，竟忘了自己和白萍的婚约，在公司还秘密着并未公开。虽然景韩已从白萍口里探听明白，但是淑敏丝毫不知。她跳到景韩面前，失声叫道：“呀！怎么怎么？他怎么病……。”景韩很快的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原故，今天晚间，他在公司吃完饭。就自己出门，不知到哪里去。在一点半钟以前，他才回去，面色苍白，口吐鲜血。我急忙去请医生。”淑敏瞧着芷华，芷华直着眼儿听景韩说话。忽见淑敏瞧她，立刻把头低了。高景韩又接着道：“等到医生来了，给白萍诊察完毕，我才细问病源，有无危险。医生回说，他的病由于积郁太深，内热很大，又遇着很厉害的刺激和伤感，才发生这等暴烈的症象。至于有无危险，却不敢保，不过暂时无碍。我听罢就立刻跑来，希望您能去看他一趟才好。”淑敏这时已心忙意乱，肚挂肠牵。更顾不得思索高景韩把自己当作白萍的什么人，请自己去看白萍的病；以及自己以什么资格，来对白萍关心。当时冲口答道：“好好，我去，我去……看看。”高景韩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走吧，我雇了汽车来的。”淑敏道：“那更……好，走，走。”说着就颤微微随高景韩向外走出去。高景韩已早跳出去了。

淑敏走了几步，才掀帘迈出门外，忽觉背后有革履声随后追来，接着肩上被人拍了一下。连忙回头看时，却是

芷华。芷华面色惨白得如同死灰，身上抖得有如落叶。淑敏脑中虽已有些发昏，但一见芷华，立刻心中一震，已料知她必有所为，便呆视着等她说话。芷华却瞪直了眼，空自唇吻频动，只说不出话来。淑敏呆了一霎，才问道："姐姐，你……"芷华听淑敏这一问，更窘得抬不起头。淑敏只觉得她的手心，抚在自己肩上，滚热得发烫，颤抖得非常，忽地恍然大悟，低声向芷华道："姐姐，你和我一同去吧。"芷华无语，只把手在淑敏肩上轻按了一下。淑敏知道她愿意了，便道："走啊。"芷华却似艰于举步，迟迟难行，淑敏晓得她不好意思，就不由分说，拉着便向外走。芷华居然毫不抵抗，随着她的拉曳，轻移倩步，向外去了。

这房中剩下的式欧式莲和祁玲，见芷华这样情形，不禁都怔了起来，互相愕视。迟了半晌，祁玲首先发话道："呀。这位边太太，方才对白萍那样决绝，竟是强忍着假装的呀。现在听见白萍得病，也会动了真心，什么都不顾，赶去看了。"式欧摇首叹道："春蚕到死丝才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祁姐你不要取笑她，她这种行为，很在人情以内。咳！她有什么力量，能禁止自己不去呢。她若听了白萍得病，毫不关心，你又该怎样批评？"式莲道："芷华处得这种境地，我真替她为难死了。白萍倘真病得危险，她只这样去瞧一下，也不能算了局啊。白萍不病在别的时候，单病在见了芷华以后，这个情由，芷华自然明白。她该怎样好呢？"祁玲道："我从芷华来时，就看着

有些异样，好似神鬼差她来的。再说白萍并不常到你们家来，他今天竟而在晚上来了，一切满是凑巧。我是个粗人，没有你们那样明白道理，可是我会看气数，我只觉芷华此来，并不能风平浪静的回去，一定要生什么变端。你们要问我从哪里看出，我也莫名其妙；要问我是什么道理，我更说不出来，你们往后瞧吧。”式欧听着，和式莲相对着深思无语。

按下这里不提。且说芷华随着淑敏走出得门去，见高景韩已立在汽车旁相候。景韩见淑敏又带了一位女太太同行，便以为是淑敏特约的看护助手，也没介意，忙推开车门，让她们上到后面车厢。景韩自在前面，与车夫同坐，那车便电驰起来。芷华本来因为听说白萍得病，当时和淑敏同样的心慌意乱，但她比淑敏还多着一层难过。因为知道白萍得病的原因，十有八九是为着自己，便大为神经震动，认为宁可冒羞忍耻，也要去看看，故而向淑敏作那无言的表示。当时头脑昏沉，也顾不得仔细思索。及至随淑敏上了汽车，开窗迎着凉风，忽然脑中略清，立刻想起，此去太不妥当。白萍病了，淑敏以未婚妻的资格去侍病，是理所当然。自己此去可有什么根据？以边太太的资格么？边太太怎能私自关心边先生的情敌？良心上岂不愧对仲膺？若说以老姐的身份，关切淑敏的未婚夫，虽然尚有道理，无奈淑敏的未婚夫，却是我的离婚夫，这一去岂不教淑敏疑心？我对白萍余情未尽，还有和她争爱的心，看起来万万去不得，还是教他们把车停住，自己回去的好。

但一转想，白萍为受自己的激刺，病到这样危险，我既近在咫尺，怎能狠心，不去探视？倘然他真有个好歹，我这一世绝难安贴了。芷华左右为难，犹疑不定，目光避着淑敏，不敢抬头。几次想要开口，都中止了。因为淑敏家离着公司并不甚远。汽车绝不给芷华以余裕的犹豫时间，便已戛然停住。

三人在公司门前下了车，景韩首先引路，淑敏因惦记白萍，也匆匆向里走。进到门内，才想起身旁短了个人，连忙回头看时，只见芷华仍在街心呆立，便叫道："芷华姐，你可来呀。"芷华吃吃说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想不……不进去了。"淑敏又跑回去拉住她，道："你来了怎能不进去。"芷华好像芳心无主，茫然由她拉着进去。景韩却因淑敏的呼唤，而知道芷华的名字，不禁暗自打量芷华，想着方才白萍昏迷中，呼唤敏和华，敏自然是淑敏，华莫非就是这位芷华吧？不过白萍何以同时心里存着两个女人？而且这两个女人，何以又在一处？便一边在前走着，一边纳闷。

进到院里，从办公室穿进白萍寝室。未曾入门，已先听得白萍的呻吟之声。淑敏看着那关着的门，恨不得一步便跨进去。但芷华却知道一开门便要瞧见白萍，恨不得稍迟须臾，容自己定定心再去。但高景韩不肯迟缓，过去把门推开，立刻从房内冲出一股血腥气味。这气味，使淑敏泪涌鼻酸，使芷华心摧肠断。淑敏和芷华互相牵挽，走进房中。其实房中只是普通病人的现象，然而到了她二人眼中，便觉伤心惨目，不忍卒睹。白萍直挺挺的卧在床上，

闭目呻吟，面上没有一丝血色，但是血色却染满了床帏。至于白萍面上和地下的血渍，都已拭去。床前立着一个西装的大夫，正收拾了皮包要走。淑敏和芷华被大夫挡着，不得进前。这时那大夫向高景韩道："方才我又给他打了两针，药也吃下。我现在要走，明天早晨再看。"淑敏忍不住问道："他没有危险么？"大夫瞧着淑敏，笑了笑道："现在不敢说有把握，等到明天晚间，若是症候不发生变化，就算脱过了危险期。"大夫这句话，就暗示出白萍病情险恶，在最近的几十小时里，生死难保。淑敏听了，突然通身抖颤。回头看着芷华，见芷华的眼光，正向下侧痴望。顺着她的目光瞧时，原来正看着床帏上鲜红的血迹。淑敏猛然心中一跳，回想起当日芷华投到自己家里，大病呕血，只唤着萍。如今白萍也得了同样的病，也唤着芷华，不过从中又加了个我。看起来她两个身体虽然分离，各人心中还旧爱缠绵，固结不解。只因造化弄人，闹得阴错阳差，陷他们进了奇怪的境中。表面上固然各奔前程，两无牵挂，实际上仍是万难割舍，我为你病，你为我病，这情形何等可怜？看起来自己和白萍的婚姻，虽一半由于芷华的怂恿，然而竟是完全错了。当时自己以为芷华已归了仲膺，白萍漂泊可怜，为芷华的缘故，接受了白萍。是很正当的。到今天瞧见他和她的情状，才明白他俩的身体虽然分离，精神仍拥抱得奇紧，自己错了，边仲膺也错了。这样精神上的爱侣，怎能分离？自己太愚蠢了。当日听了芷华的请求，就把心思用在白萍身上，促成自己

的婚姻，其实白萍的心已被芷华得去，我单得到他的肉体，有什么意味呢？当时怎不把心思用在进行白萍和芷华的复合？现在可怎样补救啊！淑敏起了这个念头，立刻觉得白萍是芷华的，自己便退缩了。这时大夫又嘱咐道：“一瓶药我已放在几上。用法都在瓶上写明，最好你们用个看护妇，我可以替你们唤来。”景韩道：“好，就拜托大夫……。”淑敏目光一转，忙拦住道：“不必，有我们两人在这里，足以够了。因为家兄学医，我对于看护的事，也懂得些。”景韩道：“那样更好，就有劳二位小姐了。”说完便送那大夫出去。这里芷华和淑敏，仍自相对痴立，谁也不肯走近白萍床侧。直到景韩送大夫回来，瞧瞧大夫留下的药瓶，向淑敏道：“这瓶上写明每三点钟，服用一次。头次才吃了不久，再吃就要到后半夜了，二位小姐可以先歇歇吧。”这时白萍也安静了些，好像已睡着了。淑敏看看芷华，见她沉默无话，只得接腔道：“有我们在这里守着好了，高先生您请便。”高景韩本不肯走开，但因怕自己在此不便，就道了声歉，又告诉若用什么东西，就按铃唤仆人来。叮嘱毕才自出去。

屋中只剩床上的白萍，和地下的芷华淑敏，对着由屋顶下垂的一盏光色凄黯的电灯，直沉寂了一刻多钟，芷华才悄然退坐到窗前的椅上。淑敏见芷华转动，似乎也忽然觉出倦乏，和芷华隔几坐下。两人都面对着白萍的病榻，只是两人都不抬头，把肘儿拄着膝盖，手儿支着下颏，目光注到地下，做出同一的姿式。心里都想着说话，但谁也

不能开口，更都想着到床上去抚视白萍，但谁也不好意思上前。芷华的意思，以为自己无论如何怜惜白萍，也只可蕴在心里，至于形式上安慰，那只有淑敏能那样做，自己怎能在淑敏面前，慰贴她的丈夫呢？淑敏的意思，以为白萍的心灵，仍是被芷华萦绕，他既为芷华而吐血，便必须芷华去安慰他，才能得到效果。况且在现在的局面中，自己已成了赘瘤。若再勉强向前挨凑，岂非不知意味么？两人只顾这样一想，竟都僵住了，房里寂寞如死。她两人和石像一样，呼吸都不闻声，只每隔几分钟，白萍偶发两声低微的呻吟。这样直过了一点多钟，夜已深了。外面又淅沥沥的下起雨来。微风吹户，疏雨打窗，顿时添了秋意。灯光越发显得惨白。她二人心境更变得惨淡。只是谁都不看白萍的床，而心里却全恨不得把白萍缩小千分之一，由空气送到自己面前。因而觉得背后冰凉，而胸前却是火热。

恰巧这时，公司的仆人进来，把一个暖水壶和两个杯子，放在几上。又问淑敏还需用何物。语声说得高些，把白萍惊醒，连着呻吟两声。淑敏忙对仆人摆手，教他出去，仆人慌忙退出。白萍已不断的呻吟起来，眼也张开，但因仰身向着帐顶，并没看见房中有人。他肩臂动了几动，又喘息半晌，看那样子很是痛苦。淑敏和芷华所坐的椅上，好像都生了芒刺，刺激得坐不住。心头跃跃，要立起去看他。但只欠了欠身，便又悄然坐下。白萍忽然有气无力的发出声音，似乎叫唤什么。她二人正在心乱头昏，竟没听见。只稍听得一种余音。便都敛神支着耳朵细听。迟了须

臾，白萍微微叫道："天呀……我怎样好？……死吧死吧……。"她二人听着，都悚然一惊。同时鼻子酸了。白萍又呻吟着道："天啊，我错了。她还爱着我……，不忘我……，是我自己，该死……，弄到……，弄到……，芷华芷华……我……，死也对……，对不过你了。"芷华眼泪随着他的呻吟声，如泉涌出，忙把纤掌掩了素面。淑敏虽然并不妒忌芷华，只是她也具有普通女子的心理，听白萍只唤着芷华，不由面色更在惨淡中露出一种苦笑。接着白萍又低叫道："天呀，我作孽了……，淑敏啊，你太爱我……，可惜我已不是纯洁的男子，配不上你，你太看重了我……,你上当了……。"喘了几喘,才又道："芷华是人家的了……,只有你是我的……,我为你死……。"淑敏听着心情由硬而软，忍不住也落下泪来。以后白萍便不再说话。只继续的唤一声敏，再唤一声华。淑敏觉得白萍那样呻唤，你所思念的人，又近在咫尺，若这样空耗着不去安慰他，未免于心不忍。而且在道理上讲，也太不人道，便扬着泪眼去望芷华，哪知芷华也正用泪眼望她。淑敏便用手向床上一指,做手式教芷华到床前去看。芷华摇头,也指指淑敏，再指指床上。淑敏也摇着头。芷华面上现出焦急之色，看着淑敏，向病床挥手。意思是恳求淑敏，赶快去看她的丈夫。

淑敏此际，无论怎样存着脱避的心，也有些义不容辞了，只可立起，悄悄走到白萍床边。见白萍的目光已有些迷茫涣散，面色更惨白可怜，忍不住便叫道："萍，好些

了么。”哪知白萍竟认错了人，伸出颤微微的手。把淑敏拉住，目光虽向她看着。但因光线不能团聚，竟好似越过淑敏，正看着远处。他拉了淑敏，抖颤着哀声道：“华……，芷华……，你来了……，你还来看……我可怜……我后悔……。”淑敏听白萍把自己当作芷华，立刻心神麻木，僵立不动。要缩回被白萍拉着的手，已没了力气。白萍又接着呻唤道：“我现在……明白对……不住……你晚了，晚了……，你别走，看着我……，我对你忏悔……，死在你……面前。”说着脸儿侧了一侧，似乎觉得芷华坐在他床边，要卧入她的怀里。但力量却不能够，另外的一只手，向外一抓，抓着了枕头的一角，面上露出一种安慰的笑容，便闭了眼。口里仍喃喃的说话，却听不清楚了。淑敏呆望着白萍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觉着白萍发热的手，在自己掌心震动。猛然明白了对这只手的处置方法，忙回身向芷华招手，唤她过来，芷华只是不动。淑敏急得皱眉顿足，却只能脚提起来，不敢重落下去，怕震惊了病人，那神情焦急万状。芷华见她这样，才立起身来，走到床前，挨着淑敏身边。淑敏一把握住芷华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姐姐，现在只有你能安慰他了。”说着就把芷华的手拉过去，和白萍的手互握。芷华悚然一惊，忙将手向后缩回。淑敏拉住不放，万分恳切的道：“姐姐，对病人是没有避忌的，即便是个生人，你也不能看着他这样痛苦的呼唤，不安慰他。姐姐，你看在上帝的面上，行些慈善吧。”芷华心中本来早已不忍，若是白萍不呼唤她的名字，

她还可以上前帮着淑敏看护。白萍这一把她提念不已，她便更不好意思了。这时禁不住淑敏央劝，心中微觉把持不住，那手儿已被淑敏拉过去，放在白萍掌里。淑敏的手却已轻轻缩回，心内一阵海阔天空，如释重负。觉得又把白萍推给芷华，自己解脱这重大的责任了。便把芷华推在床边坐下，道："姐姐，在这里看着他，好教他睡得更安稳些。"说完便转身退回，仍坐在沙发上。芷华这时似已悟到这样不是自己所应做的事，而且淑敏这一置身事外，更使她忸怩了。几乎也要放手离开白萍。淑敏瞧出芷华的神情，忙叫道："姐姐，你要念着人道，咱们姐妹是什么交谊，你也该为我……。"芷华听着，以为淑敏仍爱着白萍，所以求自己从权安慰他的丈夫，俾得病体早愈，这样就不能推诿了。

正在犹疑不定，忽然白萍又摇着她的手，叫道："华……，天呀……，我求你你可别走。方才……我都……全身死了……，你一来……，我这……靠近你的半边身子……已经活了……。你……看着我……，再迟一天……两天……我就全活……。"芷华听着他凄惨的声音，立时触起旧情，想起当日和白萍初恋成功的时候，正在冬天，一日同到郊外踏雪，天气冷得异常，两人偎倚着走路。白萍问自己冷不冷，自己回答他说"靠近你的半边身子，热得似被火炉烘烤，另外的半边身子，却像落在冰窖里呢。"白萍笑着就忽左忽右，在自己两边轮流偎倚。自己也觉得全身温度都调和了。芷华想到旧事，立觉身体靠近白萍的一面，软软的

不能再动，只如泥塑般坐在床侧，心里飘飘的似有所思，却又茫无所思。这样过了一会，白萍渐渐入睡。忽然外面在雨声中，发出一声哀怨的汽笛，听不出是火车上的，或是工厂里的，惊醒了芷华的麻木心情。瞧瞧自己和白萍接近的模样，不由把手一缩。哪知白萍竟把握得极紧，缩也缩不回来。转脸再看淑敏。却见她歪在一个大沙发上，瞑目无声，竟好似睡着了。芷华暗自诧异淑敏，她的未婚夫病到这样，怎还如此暇逸？其实淑敏表面虽然安静，心里却乱得不可开交。她自把白萍交给芷华，自己退回以后，觉着这里面实已没自己的事了。本待悄悄退去，但又怕自己走了，芷华也不能安然在此，反倒坏事，便倒在沙发上，装起睡来。她听清白萍难舍芷华的话，更觉出自己的错误。过一会，房里又寂静了。芷华微微叹息，淑敏却思潮滚滚，想着看这情形，白萍极应该与芷华重合。只是中间障碍重重，白萍这方面，有自己这障碍物，芷华那方面，有边仲膺那障碍物。这两个障碍物，能把他俩隔断。自己固然甘心退让，不成问题了。可是边仲膺那面，绝无办法，因为以前曾听芷华说过，这边仲膺是把性命向芷华求爱的，恐怕他不能轻轻放弃芷华。而且芷华负一人救一人的主义，也未必忍于改变。看起来这里的症结。全在仲膺。他若不肯通融，只自己退让，于事实毫无裨益啊。

正想着，忽听白萍又醒了，向芷华喃喃说了许多话，但仍听不清楚。接着似乎清醒，叫道："华，你再挨近我些。"又听芷华颤声道："你该吃药了，快松手，我替你

拿药去。”白萍道：“我……不吃药……，我本要为你死的……，现在你来了……，我又……不愿死……。你只守着我……，抱着我……，我永不会死……。华……，你今天能……一切都……饶恕我么……？”芷华悄然道：“我正要你饶恕我呢……。”白萍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这样说……，你只说恕我……，恕我……。”芷华低声道：“我……恕你了。”白萍道：“你爱我么……？”芷华道：“我不配爱你了。”白萍又道：“不……，你还给我些安慰……，就说爱我……，爱我……。”芷华却再不肯说话了。白萍作焦急欲哭的声音道：“天呀，她再不爱我了……。我……只有死。”淑敏听着，知道芷华在这时候，绝不会吝惜一个“爱”字，任凭白萍痛苦，必是怕被自己听见。几乎要起来代白萍向芷华哀求，求她不必顾忌什么，含糊着给无理性的病人以安慰。但一转想自己的地位，站得不好，若迳直向她譬解，她倒许多了心，无论如何，绝不肯吐出这失态的“爱”字。不如仍自装睡，或者她能在秘密中安慰病人呢。芷华此际被白萍叫唤得实在不能支持，她与白萍中间的两层障隔，是仲膺与淑敏。这时她眼看白萍痛苦的情形，听着白萍哀惨的呻唤，起初还觉自己是仲膺的太太，白萍是淑敏的丈夫，任白萍作何惨状，自己实无给他安慰的可能。继而就心情渐变，暂且忘了顾忌仲膺那一面，只想白萍为自己病到这样，若不给他安慰，简直是太狠毒了。及至白萍昏迷中求她说一个爱字，她那答应的言语，已涌到喉咙边了。忽然想起尚有淑敏在旁，

就咽住不能出口。不想白萍又张大了眼，叫道："华，我后悔……，不该因为一件小事……，埋没你的好处……，我太……这一二年来……，我自己已惩罚了自己。如今……我再不能……，你说一句爱我……，教我回复了咱们初结婚……时候的……心情……我再死……，也得着……安慰……。"芷华这时便是百炼金钢，也要化为绕指之柔，何况心里早也软到不能支持。只觉眼前幻然一变，似乎不在公司之中，又回到当日双栖缠绵之地。忘了仲膺，忘了淑敏，忘了所居何地，忘了此际何时，竟把一只手揽住白萍脖颈，道："萍，萍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……我……虽然不在你面前，可是这颗心，无一时一刻不爱着你啊。"白萍听了，面上露出笑容，喘息着道："我感激你……，你可不要走啊。"芷华道："我绝不走，你睡吧。"白萍张着口道："我有……有许多话要和你说……，心里发乱。说不出来。你等着……我歇歇儿再……"芷华道："你快睡。我等着你。"白萍脸上露出恬静之色，脸儿向后一仰。芷华以为他要睡了，哪知他倒举起抖颤的手，也揽住芷华的香颈，向下按着，却又软弱无力。芷华见他可怜，不忍拂他的意，就微俯螓蛴，低到和他脸对脸儿，相距只三四寸远近。白萍还向下按，而且唇吻频频微动。芷华知道他的意思，是要求一吻。但想到自己的唇，不知被仲膺吻过多少次，他的唇不知吻过淑敏多少次，这一吻实在自觉不堪，就迟迟的不敢再低粉颈。不料芷华因想到接吻，无意中瞧了瞧白萍的嘴唇，见他失了色的唇边，竟有一块通红

的地方，是方才吐血留下的余痕。猛然念到白萍这些血完全是为自己损失的，立刻心内一阵发慌，再不能运用理性，便把颈儿直俯下去，和白萍两唇相接，却又把舌尖舔着白萍的唇角，似要将那些微余血，咽入腹中。白萍感受到芷华的口泽，有如受着电力，觉得一阵悠扬的畅适，把双目闭了，很舒服的睡去。芷华把万种情感，都集在心头，不知是爱是怨，是怜是恨，是悲是喜，只合成了一种麻木，身体似软化了，瘫在那里。

过了不知多大时候，猛听得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惊得直起身来回头一看，见淑敏仍合目睡在沙发上，毫无异状。原来淑敏因白萍仍苦恋着芷华，本已甘心引退，睡在那里，要敝聪塞明，不管他们的事。无奈她心里虽想得好，耳朵却不受命令，凡是白萍芷华所说的话，耳朵都一字不剩的引度过来。大凡每一个女子，若见爱过自己的男人，又与别人相爱，总要引起说不出的难过。即便是一个婢女，素日对男主人毫无关系，但若有一日被男主人拥抱了一下，到以后若看见男人和主妇亲昵，也会万分不自在的，更不要说处在同等的地位了。淑敏尚能善自开导，只闭目宁心，想着白萍已不是自己的了，不管他吧。及至过了许久，声息俱无，忍不住偷眼向床上一看，见芷华和白萍已吻到一处，不由想到中央公园和西山以及拍影片时几幕爱情之剧，吻自己的热唇，竟已移到芷华面上，她那少女的柔嫩心情，再也忍禁不住，心中的激刺自不待言。那两条腿儿，竟似琵琶般的弹起来，震动沙发弹簧，故而作声。幸而不久

即强制止住，未被芷华瞧破。这时芷华看淑敏好似睡得十分沉酣，暗想她在这种时候，怎竟能睡着？难道她对白萍不关心么？再一转想，忽悟到淑敏并非对白萍冷淡，她这样只是给自己以亲近白萍的机会，自己被情感支配，把理智都掩没了，白萍虽然需要自己安慰，自己也为着淑敏而给白萍安慰，这种从权的举动，固然未为不可。可是第一要在淑敏监视之下，第二要有限度，怎糊里糊涂，在淑敏睡着的时候，竟和白萍接起吻来？由此可知淑敏的睡着，定是假装。她必是先听见自己向白萍说爱，又瞧见自己与白萍接吻，实在看不过了，才闭上眼装睡。设身处地地想，倘然此际自己处在淑敏的地位，除了装睡也没有旁的办法。

芷华这样想着，觉得淑敏已看穿自己的丑态，不禁面红耳热。忑忐不安，觉得既没脸见淑敏，而且这里也绝不能再呆下去，惟有赶快离开。想着便悄悄把白萍的手放在床边，轻轻立起身来。回头又瞧瞧白萍，暗暗在心中叨念着叫道："白萍，白萍，你病到这样，我实在不忍离开你，应该看护到你病好。无奈我的环境不能允许，我在此太久，不特见不得仲膺，也见不得淑敏，我只得抛下你走了。萍，我心狠了，你原谅我。"同时热泪又直涌下来。连忙拭干，先闭上眼，使自己看不见白萍，才慢慢转过身，蹑脚走到淑敏面前，迟疑了一会，才敢开口呼唤道："淑妹，淑妹。"淑敏明明听见，但因要作睡沉，只不应声。芷华又推了她两下，淑敏方怔怔地惊醒，用手揉着眼道："什……什……么？"芷华也明知她是故意做作，但

不能说破，便低声道："淑敏，你醒醒，天已不早，我要走了。"淑敏怔了一怔，瞧着芷华道："你……走……上哪里？"芷华道："我要回天津，昨天不是告诉你们了么？现在要趁着早车走。"

淑敏心中一动，暗想她这一举，早在自己意料之中。她若回了天津，残局怎样收拾？白萍的病更没办法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放她走，便道："姐姐，你不能走。"芷华摇头道："这可不成，昨夜我已说过，只能住一夜，你留我也是枉然。"淑敏知道再要挽留，绝难生效，但一时又想不出主意，只得向她暂且拖延一下。先抬头看看窗户，见已清虚虚放出曙色，约摸四点钟过了，便翻身坐起，拉芷华坐在身旁，才道："忙什么？现在也不到上火车的时候。"芷华道："我要趁着早凉，坐这五点半的慢车回去。"淑敏道："现在不过四点，你要坐五点半的车走，也还有一些时候呢。再陪我一会儿。"芷华听着暗想："淑敏果已不高兴自己对白萍的情形，愿意自己快去，所以并不切实挽留，不觉满心惭愧，只好低着头慢应道："好，我再陪你半点钟再走。"淑敏道："谢谢姐姐。你先请安心坐着，回头我送你上车站。"芷华道："那却不必，你要看护着他，怎能离开？咱们知心姊妹，还拘这种小节么？"淑敏点了点头道："那么我就不送。"芷华道："这不是好。"说着见淑敏又闭上了眼。暗想淑敏实是厌恶了自己，既然挽留，又不理睬，她倒又装起睡来，不由心中不快，几乎又要告辞。但转想到在这里最多再讨厌半点钟，就

忍耐了吧，何又落一番痕迹？何况藉此还可和白萍多厮守一些时候，趁这机会多看他几眼吧，以后便咫尺天涯，永难再见了。

芷华这样想着，哪知淑敏闭眼装睡，表面宁静得很。脑中却正在紧急工作。她因受着刺激，翻然醒悟，决心把白萍还给芷华。也明知单自己退让，于事无补，另外尚有边仲膺一层障碍。但看到白萍牵缠的惨状，芷华凄恋的苦情，不觉发出豪侠之气，自想白萍和芷华互相不舍，两人的心中必都希望破镜重圆，只为迫于环境，不能表示。自己既然身在局中，洞明症结，知道仅只作消极的退让，恐救不了他们，必须更进一步替他们解除第二层障碍，才能得着结果。不过此事万分艰难，只可留待后图，慢慢思索办法，眼前第一步最要紧是不能放芷华走。她若回了天津说不定就与仲膺回到南方，从此天南地北，便是神仙也没法挽回已成之局。何况白萍此际失了芷华，或者会丧却性命。那时自己担着负友之名，还落了害人之罪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定须将芷华留住。现在虽把她暂留住半点钟，只是半点钟后她再要走，尚有何法挽留？若说留她看护白萍的病，她决然不肯，而且自己刚才已答应放她走了，若再改口，更要被她疑心，万难生效。但是时间已迫，半点钟内没有挽留的有效办法，这事就完全失败了。淑敏暗暗着急，于是将全部精神尽行输入脑内，想要赶快思索个主意。幸亏她生性聪明，又加急中生智，只有几分钟工夫，就似有神鬼相助一般，想得了办法。一刻也不敢迟延，突

然睁开眼："哦，我想起来，姐姐，你是从这里直去车站，还是到我家先走一转？"芷华道："我就直去车站了。"淑敏道："那么您带着的皮包和买的两匣东西都在我家里，怎么办呢？"芷华道："要不我就立刻到你家去一下，再上车站。"淑敏跳起道："不必，我烦人去取一下。"芷华道："何必费这麻烦，我自己去吧。"淑敏道："我这里有熟人，又有脚踏车可以急去快来。"说着便直走出去。

外面便是办公室，有现成笔墨。淑敏掣了一张纸，拿起钢笔，草草写了两行字。芷华道："写条儿作什么？"淑敏道："这里的仆人笨极了，怕他说不清，弄错了反要误事，不如写明白了好。"芷华便知淑敏所写，定是请式欧见字将自己物件交去人带回的普通话头，便不介意，只暗怪淑敏撵走自己的心。何其急迫。

哪知淑敏所写，与她所料的大不相同，竟是出于意外的话。淑敏写的是："式欧哥鉴：一小时后，妹跛足回家，兄诊视即称胫骨损伤，须入医院。说谎勿露破绽，关系重，秘密。敏"写完就装入一个信封里，到外面唤起一个仆人，说明自家住址，吩咐骑车快去，这封信面交张式欧，并且叫式欧将芷华的物件寻出来带回，越快越好。

那仆人接了信便走，淑敏见仆人已去，才自慢慢回到白萍卧室，低声向芷华道："仆人已经去了，须臾便可回来，不致误了火车钟点。"芷华只得点了点头。淑敏好似过分困倦，又倒在沙发上暇寐。芷华暗叹，无论多么要好

的姊妹，只要中间夹上男子，就算变成情敌，生出嫉妒的心，不能相容了。当日自己第一次来北京，病在她家，那时她是何等亲热关切。如今只为成了白萍的未婚妻，就瞧着我万分讨厌了。想着又瞧瞧昏睡未醒的白萍，更觉伤惨。他为自己得病，自己却抛下他走，实在过于寡情。然而势逼处此，绝难再留，惟有暗叫"白萍，今生今世我算负了你。但愿天可怜见，把我素常不信的轮回说法实现，使你和我来世重成夫妇，续今生未了的姻缘，补今生遗下的缺憾。"这时芷华酸泪直流，急忙拭乾。又见白萍微作转侧，恐怕他清醒时还要呼唤自己，不过去不忍，过去又是牵缠，不特受人白眼，自己也觉无颜。便悄悄立起，狠着心走出外间办公室中，却侧耳静听里面的声息。

幸而白萍并未作声，想是没醒。芷华只觉头脑悠悠的发昏，心房阵阵地跳动。房中的空气，好似较他处浓厚百倍，压迫着呼吸，几乎不能喘气，就立在窗前，向外呆看。院中的景物丝毫入不到她的眼内，她也不自知在看什么，想什么，心神已完全麻木了。

过了不知多大工夫，忽然被外面的脚步声把芷华惊得清醒，才看见一个短衣仆人，拿着几件东西，直向房内走来。芷华认得这仆人手里的东西，是自己的手皮夹和购得的零物，便知淑敏派去的人已回来了。正在这时，淑敏已从里面出来，向那仆人摆手道："你轻着脚步，别大声说话，留神吵醒病人。"那仆人已将东西递给淑敏，道："东西取来，您瞧对不对。"淑敏接过。仆人还要说话，

淑敏挥手道："你受累，歇着去吧，没事了。"仆人转身退去。

淑敏把手皮夹等物。交给芷华。芷华见她仍不作一声，更觉到消极的逐客令已下，凛乎不可再留，就也看看手表道："呀，时刻已到，可该走了。"淑敏道："姐姐忙着回去，我也不好留你，只盼以后多多通信。"芷华暗想：我日后若果常来与你通信，说不定你还许疑心我藉以勾引白萍呢。倒不如雁杳鱼沉，可以解疑释妒，但表面仍答应着道："自然自然。"说着向卧室中又望了一望，意思想要进去再看看白萍。淑敏假装没看 见，和 芷华 握手道："姐姐，我不送你上车站了。"芷华一听，这明是再进一步下了紧急逐客令，连挨迟已不可能，更无望与白萍作永别的最后一面，便强忍伤心，摇摇淑敏的手，说了句"再见"，回身便走。

淑敏在后相送，送到将近大 门，芷华 立住相 拦道："不要送了，请回吧。"淑敏好似忽然想起道："呦，我还忘了唤仆人雇车。"芷华道："我自己出去雇好了，好在没有累赘东西。"淑敏道："这大清晨，外面未必遇得着，还是雇去的好。"芷华连说"不必，不必"，已将走到门外。

淑敏随她出去，开了街门，恰巧就见门外有辆洋车走过，淑敏连忙唤住，说妥拉到车站。芷华就坐了上去，向淑敏说声"再见"。淑敏也叫道："姐姐，我不 得 送你了。"一言未了，车夫已抓起车把，拉着便走。

那公司的门口，是三层很高的石阶，淑敏立在最上层边儿上，遥望芷华的后影。芷华坐在车上，心中说不出的悲怨凄酸，淑敏这样唯一的知心女友，在临别竟弄成这冷淡光景，那可怜的白萍，自己竟把背向着他一步比一步离远了，不由得又回头张望。明知再望不见白萍，但能把和白萍最后决别的地方，再用目光记忆一下，留供将来想像，也足稍慰衷怀。

淑敏立在阶上，瞧见芷华回头，便扬手叫道："姐姐，再见。"芷华只得向她点头。忽见淑敏似又挥手作式，却忘记立在阶边，身体向前一侧，立刻一个倒栽葱，从石阶的旁面跌落，直摔在地，接着一声惨叫，便无声息。眼看这一跌伤势非轻，芷华"呀"地叫了起来，忙顿足令车夫住下，慌忙跳下车去，连跑带跳地走回。到了淑敏身边，只见她歪倒在地，两腿一蜷一伸，半身都染了雨后的污泥，面色惨白微青，两眼都已瞪圆，皱眉咬牙的低低叫唤。芷华惊叫道："怎么跌了……想是雨后阶上太滑，跌坏哪儿没有？"淑敏只是咬着牙不答，那样子像痛楚已极。芷华忙低身要扶她起来，哪知只扶得半身离地，淑敏已"呦呦"号叫。芷华连忙住手，问道："你怎样？"淑敏好似疼得说不出话，只把抖颤的手向芷华摇了一摇，又向腿上指了一指。芷华道："你的腿跌伤了？"淑敏点头，忽然叫出来道："哎呀，疼死我……"芷华看这情形，料着她必是腿部受了重大伤损，应该赶快设法，但眼前自己一人，急得束手无策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绝不能任她倒在街

上，必须先搭进这公司内，再想主意，请大夫医治。便自进入门内，喊了两声。只见那方才给自己取东西的仆人从房内出来，芷华叫道："你快来，张小姐跌伤了。"那仆人随芷华走出，看见阶下的淑敏，也吃惊道："怎么跌的？这可怎好？"芷华先跳到淑敏面前，招呼仆人道："你来，和这车夫把她搭进院去，寻个床榻睡下，再请大夫。"那仆人与洋车夫方要动手，淑敏忽叫唤着道："不，不……我不进去。院里……原有病人，我别吵他。"接着又高声喊疼。

芷华知道她因为疼极不能自禁呼号，恐怕吵了白萍，所以不肯进公司去，便道："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协和医院去治，我送你去。"淑敏又摇头道："不，不，我回家，叫式欧治，他……治得好。"芷华暗想：她原来迷信式欧的医术，而且式欧医学本来很好，那样近水楼台，又能省事省钱，便决定依从她的意见。但又自踌躇道："怎么走呢？疼到这样，未必上得去车……。"仆人在旁插口道："我再寻一个伙计，用木板搭着就走了。"芷华道："好极，你快去办。"

那仆人跑进院内，搊出一块搭床的木板，又唤来一个同伴，将木板放在淑敏身旁，就要去抱她搭到板上，淑敏叫道："不用你们，姐姐来。"芷华过去，淑敏颤声道："你扶着我些……我自己……？"芷华仍将她上身扶起，淑敏一手拄地，咬着牙微欠起下身。那仆人居然聪明，忙过去将木板一推。就垫到淑敏身下。淑敏手儿一抬，臀部

便落在板上。芷华又把她的手脚调正。淑敏直仰板上，仍自呻吟不绝。那两个仆人问芷华搭到哪里，芷华暗想：此际淑敏伤重至此，自己无论对她有何芥蒂，绝不能抛她自去，惟有先送她回家，再作道理。看起来今天起码要有半天耽搁，最早也得等午后的车才能回天津。淑敏若病势危险，说不定还许要有几天滞留，这真是意外的事，也自无可如何，便吩咐两仆人，搭淑敏回草厂八条家里去，要慢慢行走，不可倾侧。

那两个仆人抬起便走，芷华也坐上洋车，在后缓缓随着。忽地想起淑敏也受了伤，怎能看护白萍？丢他一个没人照管，如何是好？不禁叹道："我也顾不得了，想来淑敏虽在痛苦之中，必能顾虑到此，谁的丈夫谁不会怜惜？我若代为操心代劳，岂不又要讨一场没趣？罢，罢，我只可狠狠心肠，学个知进退吧。"

芷华百感萦心，又加着一夜无眠，昏昏沉沉地坐在车上。两个仆人安心讨好，走得极慢。芷华直觉比坐牛车还迟。幸而时在清早，路上行人绝少，没有许多好奇多暇的北京人围看。

走了有半点多钟，才到淑敏家门。芷华忙跳下车，上前叩门。过了半天，才有仆妇开门。芷华叫道："快去叫你们家里少爷和祁太太余小姐都起来。你们小姐受了伤了。"那仆妇见淑敏卧在板上，被两个壮汉抬着，大惊问道："小姐怎么了？"芷华摆手道："你不必问，快去唤他们。"那仆妇才高叫着"少爷"，回身向内宅跑。芷华便

指挥两个仆人，直向里抬，自己在前引路。才进了外院，见式欧和祁玲式莲，已从里院迎出来，都是衣服齐整，好像也一夜未尝睡觉。芷华匆忙也未注意，只高叫道："淑妹跌伤了，你们快来。"式欧直跑过去，到淑敏跟前，叫道："妹妹，怎么跌的？伤了哪里？"这时芷华已被式莲拉住，问她以淑敏受伤情形。淑敏见芷华正背着身，就对式欧使了个眼色，又向芷华身上一指，接着摇了摇左腿，便呻吟"疼死我了"。

式欧早接了淑敏的信，已明白淑敏要做作受伤，叫自己替她圆谎，却不晓是何作用，但也微料到必与芷华有关，就先把信给祁玲式莲看了，二人也都会意。于是三个都不睡觉，坐以待旦。这时式欧见淑敏果然被抬回来，便知她的计划已实行了。及至到了近前，瞧见淑敏使眼色，摇动左腿，明白她已告诉芷华伤在左腿，更明白她这番做作，完全为着芷华，当时忙装作惊呼道："可了不得，怎伤到这样？疼的颜色都变了，快抬到妹妹卧房去。"说完转头领仆人搭淑敏进了后院，直入淑敏卧室。

祁玲和式莲真是聪明，料到淑敏必有秘语向式欧叮嘱，便替她制造机会，只在院中拉住芷华细问。芷华哪想得到她俩别有用心，就指手画脚，诉说当时情形，因而暂时未得随着进去。里面式欧指挥仆人，先把淑敏连木板放在床上。然后自己伸手从淑敏身下托住她的后腰，才由仆人将木板抽了出去。式欧问仆人道："你们是哪里的？"仆人道："我们是电影公司听差。"式欧忙掏出十块钱给他们

道：“你们多受累，请回去歇着吧。”仆人接钱，道谢走了。

式欧向外看看，才问淑敏道：“妹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淑敏很快地道：“细情有工夫再说，我只是要留住芷华，叫她去看护白萍。我除了装病退让，别无办法。”式欧愕然插口道：“你……退让……为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你且别问，我来不及说。回头你只假装看我的伤，说得越重越好，并且自认不能医治，必须送德国医院，表情可要真切，切莫露出破绽。还有你作完了这一幕，就说去给医院打电话，叫派病车来接，连祁姐式莲都带出去，房里别留一个人，我好和芷华说话。”式欧方欲再问。忽听外面一阵脚步声响，芷华式莲祁玲都走进房来。

淑敏到底是有银幕天才的人，而且又经过多次镜头下的经验，当时表演得维妙维肖，下身丝毫不动。表示护疼。上身却不住转侧，两只手也频频伸拳，表示痛苦的发露。呻吟声也带着微颤，教人看着，只觉展转可怜，惨不忍睹。芷华进门首先叫道：“式欧，你诊察过了么？淑妹的伤势怎样？”式欧道：“才抬进来，我还没看呢。”说着便叫道：“妹妹，你能动不能？”淑敏摇头道：“不……能……你试着看。”式欧便用手先移动她的右腿，轻轻摇了两下，淑敏竟未作声。式欧道：“不疼么？”淑敏道：“倒不觉得。”式欧就放下她的右腿，又去摇她的左腿，手方和腿接触，淑敏已哀号起来，叫道：“不……不成，疼死，疼死。”式欧忙缩手向众人道：“她的伤定在左腿了，我

得仔细诊察诊察。她既不能转动，只可先用剪子把裤剪开，露出腿部再看。”式莲应声道：“我去取剪子。”说罢便跑出去。

式欧在这时候，才问芷华道：“淑妹跌倒的地方位置高度和其余的情形，请您简单说一下。”芷华便把淑敏在影片公司门外跌倒的详细状况，都细说了一遍，并且学着淑敏倾跌时的姿式和跌倒后身体的方向位置，做了个真真切切。式欧皱眉道：“看这情形，已有两层危险，震损内脏和跌伤骨节都在意中，我得先听听她的心脏……”一面说着，便也跑出去，取来诊察的听筒，放在淑敏胸部。听了一会儿，才释然道：“万幸万幸，内部还毫无损伤，先可以放下一半心了。”这时式莲已擎着剪子在旁伺候，式欧收了听筒，接过剪子从淑敏的左腿裤脚剪起，直剪到股际，雪白粉腻的玉腿便赫然显露。

式欧本不愿在自己妹妹身上抚摩，但为遮掩芷华耳目，不得不尔。而且他原是医生，对于接触女人肉体已成司空见惯，颇能淡然处之。当时便由淑敏的小腿向上摸起，一面揉搓，一面向淑敏询问。淑敏好似禁受不住他的手指，不断声地喊叫。费了约一刻钟工夫，式欧才诊察完毕。式莲和祁玲因早晓得内幕，只表面含愁作态。心里却都暗笑。惟有芷华一直注视式欧，想从他的颜色上，预测淑敏受伤的轻重。只见式欧摸到淑敏的膝盖时，忽然摇头咂着牙缝。再摸到股臀相接之处，眉皱得更深了，便知淑敏伤势棘手。

果然式欧诊完，怔了半晌，才扼腕道：“这一跌怎如此厉害，膝盖的两个骨节不特脱了臼，而且磨损了。还有股头的大骨也错了环儿，治起来恐怕很要费手。”式莲插口道：“你既看明白了。还不快施用手术给她治好。”式欧摇头道：“这样重伤，我自问毫无把握，万一治坏了，反倒误事。我主张立刻把她送到靠得住的医院。”

芷华正暗怨式欧不该在淑敏面前说出病势凶恶，使她惊怕，及至听式欧主张送入医院，忙道：“我在她初受伤时，就要直送医院。淑敏执意不肯，才抬回家来，如今还得送医院，倒耽误了许多时候。你打算送到哪家呢？”式欧道：“治这种病最有把握的当然是德国医院。”芷华道：“那么急不如快，赶紧的再抬她去吧。”式欧道：“用不着咱们费事，我去打电话，叫德国医院派一个看护，坐病车接来。”说完便直跑出去。

芷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要唤住式欧说话，但心里略一犹疑，暗想自己又知过不改，要讨没趣了，方才要咽住不说，无奈柔肠转了几转，到底忍耐不住，不由咬牙自语道：“我就再讨一回没趣吧。我要回天津，淑敏又伤重如此，丢下他一人，我若再不替他想法。真太残忍了。”芷华想着，便唤道：“式欧，回来，回来。”连唤几声，不闻式欧答应，原来已出去远了。式莲忙道：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？我去唤他。”芷华见问，忽然忸怩起来，道：“我是……想起淑敏要入医院，只白萍一个在公司里，没人看管，所以……要唤式欧多请一个看护妇，去伺候白

萍。”式莲不知就里，就答应道：“我去唤他。”说着就要向外走。这时猛听得床上忽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众人回头，见淑敏把头抬离枕儿，用手抚床，呻吟着叫道：“莲嫂嫂，不要你去，不要你去。”式莲连忙止步。芷华不知淑敏何意，只怔怔望着她。淑敏好似焦急不耐。挥着手道：“你们唧唧咕咕，闹得我心乱，谢谢你们，外面坐吧。”芷华听她下了逐客令，虽能原谅她病中失了和蔼的常态，但也觉得没趣，就要相偕走出，祁玲和式莲却明白淑敏必有道理，就先走出去。

芷华才跨出门限，便听淑敏唤道：“芷华姐，你别走，回来。”芷华住步回头，见淑敏正向着自己招手，只得转身回到床前。淑敏喘息着，轻拍床边道：“姐姐，你坐下。”芷华便坐在她身旁，问道：“妹妹，这时你疼得好些了么？”淑敏道：“疼是还疼得要命，幸而不转动尚稍忍得住。姐姐，我很抱歉，给你添了麻烦。”芷华道：“自家姐妹，你怎还同我客气。”淑敏闭目想了一想，再张开眼，忽拉住芷华，哀声唤道：“姐姐，我来求您一件事，你务必允许我。”芷华一怔道：“妹妹有什么话，你说，何必提这求字？”淑敏道：“姐姐，你向来是很疼爱我的，不知现在还疼妹妹不疼？”芷华道：“你这是从何说起？咱们情同骨肉，哪时不是一样？”淑敏道：“姐姐，你还疼我啊，我可要有不近情的事拜托你了。白萍的事，我也不必再说什么，咱们都能心照。他如今病到那样，我又受了伤，不能去看护他，难道丢他一个人在公司里受苦

么？方才您说雇看护妇，看护妇只能看护他的身体，不能安慰他的精神，雇了去也丝毫没用。我左思右想，没有旁的办法，只有求姐姐且莫回天津，耽搁几天工夫，替我看护白萍。姐姐，你要怜恤妹妹，千万允我。”

芷华想不到她有此意外的请求，暗想你方才还十分讨厌我，变方儿撵我走呢，怎这时又央我去看护白萍了？莫说我万无可去的道理，即便能去，为着你方才那种情形，我也不肯作这没意味的事呀。想着便对淑敏摇头。淑敏又道：“我知道你恨我方才对你冷淡了，姐姐你要明白，我那是故意做作，给你开一条解脱的路儿。说痛快话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何况你和白萍当初又有那样关系？如今你见他病重，他又那样依恋着你，自然不忍起来。那时我看你的神色实在左右为难，要安慰他吧，又怕对不住边先生；不安慰他吧，又于心难安。我第一要替你解开这难题，第二又想起你会把白萍托给我了，我应该代你负起责任。只是当面说破，恐怕害你难过，故而装出那冷淡样子，把你气走，不特替你解了围，并且可以用气恼胜过你的悲恸。哪知我没气走你，倒无心中跌坏自己呢。姐姐，我都说开了吧。白萍的病是由精神上受刺激所得，要想他病好，必须也从精神上着手。治他的第一个好医生，自然是姐姐你，第二个才是我。其实你有十成把握，我最多也不过有七成罢了。我自知力量不如你，但是不忍你受累，所以要自己勉为其难。如今我竟行动不得，倒可没了法子，惟有劳动姐姐了。我再说一句狡展的话，当初我虽和白萍认识，

不过是普通朋友，只为受你恳恩托咐，我才和他订婚。现在他若有了意外，岂不把我害煞？你救他即是救我，这可关着我的终身呀！凡事要通权达变，姐姐你就忍心，为避那不必避的嫌疑，眼瞧着白萍丧命，消灭我青春的幸福么？”

芷华目光下注，低头想了想，很坚决地答道：“妹妹，你的话都在情理，我固然应该允许你，无奈在这种情势之下……，唉，妹妹，你原谅我的许多难处吧。不过你万勿疑惑我对你存着芥蒂，即使我对你有芥蒂，方才经你解释，我已由怨恨你变成感激你了。譬如你的未婚夫不是白萍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，那么你的未婚夫在你受伤时害病，我可以不等你托咐，就自动替你去看护。你由此可以明白，我所以不能允你的原因，只为你托我看护的人是白萍啊！我再补充一句，你更不要疑惑我急于回家，不顾友谊，我现在决意打电报给仲膺，通知我要迟几日回去。我虽然不管看护白萍，却要看护你，陪你到伤势完全平复时才走呢。”

淑敏方才说完那许多话，才觉悟自己说话既多且快，好似没有痛楚，只怕露出破绽，便又咬牙咧嘴的装疼，此时听罢芷华的话，就皱眉叫道：“姐姐，你可怜我吧，别叫我着急了，你对我的好意，我太领情，可是你若能去看护白萍，我要加千万倍的感激。姐姐你是明白人，自然知道我的终身希望都着落在白萍身上，只求白萍能够痊愈。我这病本不碍命，就落个残废也自甘心。不然白萍若有个

好歹，你单把我看护好了，有什么用处？作一世孤独寂寞的苦人，还不如现在死了呢。姐姐你若多所顾虑，恐怕对白萍勾起旧情，对仲膺生了惭愧，那样我就把你的人格看低了。你想，为人行事，最要干脆爽快，光明磊落。你既和仲膺结了婚，就该把白萍看作路人，白萍既和我订了婚，你就该把他当作妹婿，你代妹妹看护妹婿的病，有什么可恐惧惭愧的？不是我口冷，说不好听的话，你对白萍害怕是什么原故？难道你还认他为有关系的人么？你对仲膺惭愧是什么原故？难道你还毫无定力自知不能避免意外的事么？”

芷华听到这里，面上由白转红，由红转白，气得顿足道："妹妹你……你太……。”淑敏装作强忍疼苦，手抚股际，呻吟着咬牙道："嗳哟，疼死我了！我宁可疼死，也要辩正这个理儿。姐姐，你细想想，我的话虽然太过，可讲的全是道理，而且我能断定你是明理的人，绝不能像我说的那样卑鄙。你所以不答应我的请求，只是被避嫌疑的念头所误。外国谚语说，心术极正的人没有嫌疑可避，因为若向正处着想，万不会想到嫌疑的事。姐姐你只想替淑敏的未婚夫看护，这件事是不是平淡无奇。可是若向邪僻的枝节上想呢，那问题可就复杂了。”芷华被她旁敲侧击，抵隙攻虚，直逼得无话可答，着急叫道："你……真不留余地……，把我……叫我说什么？”淑敏忽然双手拉紧了芷华，哀声叫道："姐姐！”接着眼圈一红，泪珠直滚下来，道："姐姐，我只为要譬解你的固执心理，不由地把

话说过分了，你想想我的话，大约就明白无须避嫌了。你给我介绍白萍，是为着我的幸福，如今我的终身幸福，眼看要随着白萍的性命一同消失，你怎能袖手不管。就算我讹赖姐姐，你快把白萍从死神手里抓回来，再交给我，不然我可怎么得了呀！”说着又嘤嘤哭道：“姐姐，你不能推辞了，只可怜妹妹，妹妹给你叩头。”说完两手按到床上，好像发狂似地身体向上一起，上身离床尺许，腿部也随着抬起，忽然扑咚”一声，全身又跌到床上，怪叫一声，通身乱抖，目定口张，似已疼得闭过气去。

芷华见她这样，吓得急忙上前按住，叫道：“妹妹，你道是怎的？不要着急，慢慢商量。你受着重伤，怎禁得住……你快定住心，安静着，别动。”淑敏装着喘了半天气，才能出声呻吟，望着芷华，目光中仍现着希望之色，颤声叫道：“姐姐，难道您真这样狠心，还不可怜我么？”

芷华瞧着她的悲哀和痛苦的神情，猛觉由怜恤中又生出一种恐怕，不自主地吐口说道：“妹妹，你别难过，我我……，我答应你了。”淑敏听了，似乎喜出望外，因而忘了疼痛，连紧皱的眉都展开了，道：“姐姐，你答应我了。”芷华只可点头。淑敏又道：“姐姐，你肯替我去看护白萍，白萍的病比遇见华佗还有把握，一定能早早痊愈，你重新又赐给我生机和幸福，我不知怎样谢你。现时我没话可说了。姐姐，你不必管我，我这是外科的病，一动手术，好得很快。白萍那里可一时离不得人，姐姐你早去一刻，我就早放一刻心。姐姐请你快去，你在公司的饮食起

居，我都托式欧去想法预备；你应用的零碎物件，我也烦式莲仔细打点了，随后给你送去。”

芷华这时既应允了淑敏，自知不能反悔，但想到自己去看护白萍至少要有几天工夫，这其间危险性太大，便又胆怯起来，忽然想起一个主意；自己独去看守白萍，当然不妥，若在祁玲式莲二人中拉一个同去作伴，临时既可监察，事后还可证明，岂不甚妙。正要向淑敏开口，恰值淑敏说少时烦式莲去给自己送应用物件，便转念现在不必提了，等式莲到公司送物件时，留下她不放回来就是。

芷华只这一大意，便算整个上了淑敏的当。正在这时，式欧走入，祁玲式莲也随后进来。式欧道：电话已打通了，再有一点钟医院便派人来。”淑敏有气无力地道：“我倒不要紧，现在疼减多了，哥哥你快派人去雇辆汽车，送芷华姐回公司去，白萍没人看护不成呀。哥哥你快去。”式欧看了芷华一眼，知道淑敏计已成功，就如飞又跑出去。

这里淑敏暗自如愿，就不再说话。再回顾本题，面上表演病情，口内呻吟悲调，做成好一幕有声有色的电影。她这种做作，只为抵抗芷华的反悔，其实芷华得了拉人作伴的妙计，已不作反悔之想了。须臾式欧进来，报告汽车业已唤来，在门外等候。淑敏才睁开眼，强挣扎着道：“姐姐，你快去吧。”芷华还怔着神儿不动。淑敏悲呼道：“姐姐，你忍心急死我么？去吧，去吧，好姐姐。”芷华才悄然开口道：“你们可别忘叫式莲给我送东西去

呀。”淑敏道：“我绝忘不了，回头就烦式欧哥哥和嫂嫂一同去，一切全得接洽好了，不能使您受屈。”芷华又道：“你还得给天津打个电报。”淑敏道：“那是一定。就提你来时恰值淑敏病重，不好意思回去，要留住一星期左右，你放心走吧。”芷华不能再迟，只可慢腾地向外走。式欧式莲和祁玲都在后相送。送到门外，看芷华上汽车走了，才纷纷议论着回入内宅。

方走到淑敏窗外，只听淑敏娇脆的喉咙忽然哈哈纵声狂笑起来，祁玲笑叫道：“呦，好你个小狐狸精，装死装活的，把人家赚得晕头转向，到底是怎么一码事呀？”淑敏在房内好似并未听见，仍自狂笑不已。三人忙跑入房内，只见淑敏还倒在床上，打着滚儿大笑。祁玲上前捶了她大腿一下道：“瞧你这跌折了腿的，方才哭，这会儿又笑，我偏打你这伤处。”淑敏猛然翻身坐起，三人向她面上一看，想不到虽发笑声，并无笑色，反是满脸悲苦之容，泪痕历乱。淑敏见人们瞧她，忙也装作拭泪，举袖遮住脸儿。

原来淑敏虽然因见白萍和芷华的情形有所觉悟，狠着心肠，自动地设计把白萍还给芷华。但她若不爱白萍，怎肯和他订婚？既然爱过他，如今眼看着百年偕老的情郎，竟成了两下分飞的劳燕，心中怎不难过？在她假装受伤，骗弄芷华的时候，因为精神有所贯注，尚不觉得十分伤心，及至芷华接受了她的请求，回公司看护白萍。她见芷华走了，暗想自己第一步计划，已经成功，芷华已向白萍

怀里扑去了。自己辛苦只为他人，心爱的白萍，直不能属于我了，我怎舍得他啊。然而事已至此，舍不得又将如何？我救人救到底，且不要计较本身吧。只是世上除了自己，有谁肯作这种蠢事呢？淑敏叹息之下，一阵心绪茫茫，万种凄凉，无可告语，不由地倒逼成了大笑，但是眼泪也随着笑声，直涌出来。及至武欧等回到房中，见淑敏笑中带哭，都明白她芳心已碎，这种笑比哭还惨，当时面面相觑，式莲却叫道："淑妹，不枉你是影片主角，果然表演逼真。你弄这些故事，只为留住芷华么？"淑敏点头道："我是留住她去陪着白萍。"式欧道："方才我只遵着你的字来办事，也没机会问你，到底你为什么留芷华？"淑敏道："我的傻哥哥，你还听不明白，我是留她和白萍作伴。"式欧顿足道："妹妹，你错了，芷华已是边家的太太，你若爱护她，应该不使她见白萍的面。即使见面，也不能使他俩接近。现在你倒千方百计撮合他俩，芷华和白萍明是旧情不断，到了一处，太危险哪！万一闹出意外，岂不怨你陷她于不义！妹妹你寻常不是胡闹的人，今天怎么……。"淑敏叹口气道："这道理我比你还明白，我但分得已，岂肯惹这些麻烦？何况我又和白萍新订了婚，天下谁肯把未婚夫让给旁人？你们不知道，昨天白萍见了芷华，那情形已然极惨，表现他俩形体离开，精神反更团聚。以后白萍回公司，又暴病呕血。芷华忍着羞辱，随我去看。白萍是为芷华病的，并且他心里被芷华充满，没地方容我了。芷华虽然顾忌着我，可是时时真情流露，

仍十二分恋着白萍。据我观察，白萍离了芷华，简直绝无生理。”祁玲道：“淑敏妹你究竟年轻，这件事做得太莽撞了。白萍和芷华以前的事，暂且不论，只说眼前。芷华嫁了边仲膺，白萍和你订了婚，就算都得了归结。照这条路直走下去，什么事也没有了，何必又重新翻起波浪。这一来恐怕麻烦要大了，你只顾一时胡闹，倘真把白萍芷华重成夫妇，将来怎样安置边仲膺？怎样安置你呢？再说白萍顾忌着你，未必敢和芷华再好。芷华顾忌仲膺，更未必敢和白萍再好。你把他俩弄到一处，只恐不能如你的希望，反叫他俩进退两难，多添若干苦恼，你真何苦多此一举呢？”淑敏摇头道：“你自然会说风凉话，昨夜芷华白萍见面，那样惨苦情形，我怎能不动心？”祁玲道：“所以昨夜你第一步就错，应该拦阻，不叫她俩见面啊。”淑敏道：“哦，芷华自说要见白萍，难道我能那等嫉妒无耻？一面把持白萍，一面阻隔芷华，那还成个人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依然没看出事情的轻重。阻拦他俩见面，是很正当的道理，正像式欧所说的话，免陷芷华于不义呀。”淑敏道：“我若处在局外的地位，当然可以作这种有正当道理的事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我和白萍有着关系呢。”祁玲道：“即使昨夜你不便阻拦，今天的事呢，你不是轻举妄动，损人不利己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今天我更有道理了，你们想，白萍早不吐血，晚不吐血，偏偏在见过芷华以后吐血，这已很明显的是为芷华而病，芷华那样聪明的人，她怎不自知是边仲膺的已婚妻，白萍是我的未婚夫？为着几

方的关碍，她对白萍有避嫌的必要。但是她一听白萍暴病，竟而不顾一切，忍着羞耻，要求和我同去，这更是情之所钟，不能自已。试想一个为她害病，一个为他牺牲颜面，两人心中蕴藏的爱情深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，这已很够我这站在中间的人悚然警醒的了。及至到了公司，他俩的情形更发露无遗，当时的情形，我也不必细讲，反正在那三角的公式上，已十足地映现我是个赘疣。再从另一方面说，我瞧出白萍现在若没有芷华，即使不致立刻死去，恐怕病愈的希望很少。芷华若为着一切障碍，强制自己离开白萍，恐怕这场刺激足以害她得神经病。我在公司便盘算清楚，在人道和友谊上着想，唯有设法拯救他俩；要救他俩，惟有撮合旧好的一条路径。只要他俩得救，剩下的……我呢，毫无关系，只当根本未认识白萍罢了。另外的一个仲膺，固然也是把芷华当作性命中的原子，然而还可以从缓设法补救。当时我认清了道理，最要紧的事便是芷华要走，她一走再难复回，想挽留她，若用白萍作题目，更要叫她去得坚决，所以我只可装作受伤，先叫她送我回家，然后我在病榻上向她恳求，去救我未婚夫的性命，挽回我不幸的命运，逼得她不能推辞。这一去就算中了我的计了。以后的困难还多着呢，都需要运用智力，做到圆满地步。祁姐，你们要给我帮忙，不许再向我嚼舌头了。”

祁玲道：“我的小姐，你把事看得太易。这件事即使你情愿牺牲，跳出局外，那白萍和仲膺，双方都需要芷华，你有什么方法能够两方顾全？空口说圆满，难咧难

咧。”淑敏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很明白，岂止边仲膺那一面不易善后，就是白萍这一面也很难妥贴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知难而退。依你说，难道我现在跑到公司，向芷华说明受伤是假，仍赶她走开，我自己看护白萍才算对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你别当作笑话。据我想，你能照这样办去，才算顾全大局，两全其美，再好没有。”

式欧在旁，正沉默地想着，忽然插口道：“这件事有很可怕的一点，不知曾想到了没有？你只顾把芷华和白萍关在一间房里，自己置身事外，倘然仲膺那一面没有办法善后，将来芷华必要落到困难的境地，进不能归白萍，退不能归仲膺。在这进退无路的时候，足以制她死命而有馀。妹妹你可不要由极仁爱的动机，弄成太恶劣的结果。现在不妨仔细忖度忖度，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还是依祁姐的主意赶早收拾，省得画虎不成反类犬啊。”淑敏满面露出坚毅之色，道：“哥哥，你不必耽心，我虽然没学问，少阅历，这点事还不致闹到一塌糊涂。你们再莫阻挠，只给我帮忙好了。我先烦式莲，去收拾应用物件，像衾枕衣服和洗漱用品都要齐备，回头给芷华送去。”式莲应声出去。淑敏又道：“我写一封信，哥哥带着到公司去，寻高景韩接洽，好给芷华预备一间房屋，作休息之所，还得带一个老妈，去伺候芷华。”式欧道：“这都很好办，你写信吧。”

淑敏就取过笔墨，把信写好，交给式欧道：“你到公

司，先直接去见高景韩。不要被芷华看见这封信。我受着重伤，还能写信，岂不叫她疑心么？”式欧把信接过道："我这就去么？”淑敏道："你等一会儿，和式莲一同去。”式欧道："那么我就先去歇息片刻。”说着便退出去。

祁玲因夜里睡眠不足，也自回房。这里剩下淑敏一人，坐在床上。凝思半晌，须臾又立起来回乱蹀，不住地搔着头发，自言自语地道："我果然莽撞了，方才马马虎虎，把事看得很容易，自觉足智多谋，没什么困难，现在仔细一想，竟然一筹莫展了。芷华虽然爱恋白萍，但是她若不能忘情于仲膺，就不能正式和白萍重圆，我有什么方法叫芷华弃舍仲膺呢？即便芷华能马虎着重归白萍，那仲膺是把芷华当灵魂的，怎能任她失踪，必要前来追寻。那时三方见面，纠纷恐怕大了，结果或者竟把芷华逼死。看起来这件事想要成功，必得使仲膺先和芷华破裂。芷华见仲膺已然变心，白萍又在病危。方能转变芳心，弃彼就此。只是谈何容易，仲膺为芷华经过几场风波，数年苦恋，好容谐了夙愿，怎肯无端轻轻放手？这两面互相牵缠，我有什么能力改变已成之局？真要难死人了。”

淑敏叨念着，急得不住搓手，忽然向床上一倒，瞑目不动。过了半天，又霍地跳起，顿足道："唉，也就是这个法子了，我既不肯畏缩反复，只可牺牲自己吧。我虽然处处不如芷华，可是事到如今，除了厚着脸皮给她去作替身，再没有旁的路了。不过这种羞辱，我如何忍受？我不

要忘了自己是高贵的处女呀。”她来回踱了几转，又立住自己点头道：“我不能忍这羞辱，谁能忍这羞辱？我不去，谁能替我去？好在问心无愧，外面儿虽受羞辱，良心还能给我安慰，不必犹疑，一定这样办了。”说着走到妆台之前，望着镜内自己惨白的面容，叹息道：“凭我这样容貌学问，居然和无耻的女人一样，向毫无关系的男子面前表示爱情，并且强和人家发生关系，这是我梦得见的事么？但是我非要这样做不可，上帝弄人啊，还是魔鬼在暗中拨弄呢？”淑敏对镜发呆半晌，忽又回头叫道：“白萍，芷华，你们两个现在大约正厮守着呢，可知道我这里替你们费了多少心力，预备何等牺牲，你们感激我么？将来每人替我叩一万头，也不算多。”她说着惨然一笑，忽又双眉紧锁，好似想起了意外的要事，“呀”了一声道：“还忘了一着，我去给芷华作替身，再把白萍芷华的苦况作题目，固然有几分希望，只是仲膺未必肯信我一面之词，或者倒疑惑我诬蔑芷华，去夺她的地位呢。这必得用个方法，先叫仲膺知道萍芷两人业已复合，他又落在悲惨的失恋境遇中，然后再挺身去代替芷华，给他安慰，以免出什么意外。那时要用敏捷的手段，使仲膺受我的指挥，一同到芷华面前把这既成事实揭示给她，她自然死心踏地，回去作林夫人了。但是怎样能使仲膺知道他是失恋了呢？想着不由把纤手抚着额际，苦思半晌，忽而抬头看见壁上所钉的几张中国女影星的表演爱情照片，似有所触，无端自笑道：“我简直不择手段，学白萍的那个妙着吧，就借

白萍骗芷华的照片政策，稍稍变化一下，便能应用。这方法虽不高明，但情形与白萍不同，白萍的照片是邮寄的，我这照片却要亲自投递。有这张嘴帮助着，更有把握了。我也不顾许多，一定这样办。可是这件事必须和式欧商量，得他允许才能成功。”

淑敏想得办法，心中稍宽，倚在床上休息一会。式莲提着个小旅行皮箱进来，向淑敏道：“你叫我预备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一样不缺，现在给芷华送去么？”淑敏让式莲坐下，才道：“谢谢你，稍迟你和式欧同去好了。”式莲道：“式欧也去么？那就烦他一起带去也罢，何必又罚我跑一趟。本来我很愿意去看芷华，只为那里还有个白萍，我去了不嫌无聊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方才原不肯叫你到公司去，倒不是因为无聊不无聊的问题，芷华是被我逼迫无法，才去看护白萍，她息息地要避嫌疑，你去了正给她一个机会，她一定留你作伴，和你一步不离，就算整个破坏了我的计划，所以我不愿你去。可是现在我又变了主意，非得你去不可了。”式莲纳闷道。“为什么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一件事别叫我说两遍，现在说了，回头和式欧还得重絮一遍。你去把式欧唤来，我再说这理由吧。”式莲闻言，便出去唤来式欧。淑敏正色向他俩道：“哥哥，嫂嫂，你们高兴给我帮忙么？”式欧道：“笑话了，妹妹的事我几时不尽心来？”淑敏道：“谢谢你们，既然这样，从此我有烦你们的事，请你只依我的话作去，不要询问原因。我已心乱如麻，若再说许多没用的话，精神上真也不

及。嫂嫂你原谅我。”式莲听她的话是针对自己的诘问而发，便笑道：“好，我再不问，只替你作个机械如何？”淑敏立起鞠躬道：“屈尊你了，将来我一定把机械供在佛龛里，以作酬应。”式欧笑道：“做完机械，又作偶像，你把我们骂苦了，姑奶奶你有什么命令快说，我们敬效犬马之劳。”淑敏凝神想了想道：“过一会儿，你们就同到公司去，哥哥你带着那个照像小快镜匣子，藏在衣袋里，别被人看见，哥哥算给芷华接洽住室，嫂嫂是给芷华送应用东西。先见高景韩把事办妥，就一同进白萍病房，先告诉芷华，说淑敏已送到德国医院，医院里说伤势怕有变化。院里主要医生正到北戴河避暑，其余大夫技术欠高，不敢说准有治愈的把握，看情形要换个医院去治。”式莲道:“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才立下的条约，你就违犯，这原因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以后再问就拒绝答复了。你想，我能真到医院去住么？万一芷华抽空儿到医院瞧我，寻不着岂不疑心？这样使她知道我不定移到哪个医院，没处寻找，也就瞒过去咧。”式欧道：“你糊涂咧，她不知你移到哪个医院，不许到咱家来问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早打算好了，和她唱空城计啊。咱们只今日在家里一天，明日请哥哥和嫂嫂陪着祁姐，到西山去住几日，我自己也要到一个地方去，办他们善后的事，家里只留下几个老妈。芷华来时，问不清，说不明，她除了回公司去陪白萍还有法想么？”说完瞧瞧式欧式莲，见他俩都静默着，知道他们守着前约，不敢再开口碰钉子，不由也好笑起

来，便又道："再书归正传吧，你俩见过芷华，在那屋里陪她闲谈一会。如白萍醒着更好，要是睡着，你们就大声说话，把他惊醒。他在昏沉中，醒时总要呻唤，这时哥哥你就把照相匣暗地收拾妥贴，我看你最好穿一件长衫去，因为西服窄瘦，不便掩藏。嫂嫂听白萍一呻吟，就走过去看，立刻装作大惊小怪，喊叫白萍的情形不好，芷华必赶过去。我想白萍一见芷华近前，一定要拉住她。嫂嫂在这时候，务必向旁边退两步，口里可仍要说着恐吓芷华的话，使她只对嫂嫂注意。在这时候，哥哥你可要施展巧妙的手腕，预先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立着。等芷华到了白萍的床前，你要很快地给他俩摄一个照片。这照片第一不要把嫂嫂照在里面，第二无论正影侧影都要叫人瞧得清芷华和白萍的面目，若能照出芷华关心白萍的模样，那更好了。我派你这件差使固然很难，倘然你能随机应变，未必不得成功。哥哥你听明白了么？"

式欧听着，和式莲面面相觑，都现出犹疑之色，但又不能询问。式欧怔了半晌，才道："听是听明白了，这件事我试着办去，能不能成功却不敢定。还有一层，白萍的房里光线未必充足，能适用快镜么？"淑敏道："我对于摄影并不外行，早替你想到了。公司虽是极旧式的房子，只白萍的办公室和卧室是在修玻璃棚时一起翻盖过的，三面大窗，光线和室外差不多，何况今天又是雨过天晴，日色光洁，只求能得着机会，摄影上是万无一失的。"式欧点首无言。式莲道："摄完了影，我们就告辞回来么？"

淑敏道："现在该说到你了。我料定芷华必要利用你作伴，拉住不放回来，所以我起先想不叫你去，但是哥哥给她们照像，必须有你帮助，没法不去，这只好劳驾你说谎了。芷华若坚意留你，你万不可推辞，只说不放心淑敏，要先到德国医院去探望一下，若淑敏要更改地方，就送到别的医院，留下祁玲看她，然后我再到公司来陪你。芷华向来很重视你，一定信你的话。你藉此脱身，就可以同哥哥回来了。"式莲笑道："只为给你帮忙，我这不是失信于芷华了么？"淑敏道："你太不知权宜，人们对于信用当然竭力保守，可是要通权达变，不可固执。现在我们要救活白萍的性命，解除芷华的隐痛，安着好心去做善事，因为若不说谎绝难成功，我们也只得说谎了。像你这样说两句谎话，还顾忌着失信，我那样对芷华装死装活，又算什么呢？你再算算，将来芷华和白萍重圆旧好，她对于你的谎话，是感激是怨恨呢？"式欧接口道："这都很难说，芷华若偏重白萍，当然感激；若偏重仲膺，就许怨恨，哪保得定么？"淑敏道："我敢保她是感激。芷华把白萍看得比仲膺重的多。"式欧摇头道："不见得吧，你又没看见她的心，怎能武断？"淑敏道："你想啊，芷华若偏重仲膺，在最初白萍离家以后，她正可以和仲膺同居，却为什么又跑出来追寻白萍，以致在咱家里得了那样大病？而且她既已知道白萍恩绝义断，又为什么不回去就仲膺，必得见着白萍弃她的证据以后，仲膺又故意和她相遇，才肯谈到婚事？再说现在，她若以仲膺为重，岂肯冒

着羞辱嫌疑，去看护白萍呢？”式欧听了，觉得真有道理，无可反诘，只可唯唯称是。淑敏道：“你们可以去了吧？”式欧道：“我还得一会儿工夫，要先收拾小像匣。”淑敏道：“那么就请你赶快些。”

式欧便自出去，须臾换了一件长衫进来，举手向淑敏道：“你瞧，这袖统里居然藏得下这小相匣。”淑敏道：“胶卷都装好了么？”式欧道：“全妥了。”便向地下又提起旅行小箱，向式莲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淑敏又郑重叮嘱道：“这事关系重大，哥哥万莫当作儿戏。”式欧道：“妹妹放心，我尽力做去就是。”

淑敏送他俩走了，自己睡在房里，心中万转千回，不知是愁是喜，是惊是怨。她所决定的两件事情，一件是为白萍求生路，把自己的地位让给芷华。这件尚还易作，因为只须她自己跳出局外，拚着伤心，忍着寂寞，即使终身不嫁，也无太剧烈的痛苦。无奈单置身事外是不成的，若不能安置仲膺，芷华就不能安然归就白萍，也就不能达到自己的愿望。所以必须先进行第二件事。这第二件却要淑敏包羞忍耻，甘心牺牲，去给仲膺做妻室，给芷华作替身，一面为断了仲膺追芷华的心情，一为绝了芷华就仲膺的归路。然而谈何容易，淑敏一个黄花幼女，虽然和仲膺见过几面，却又是芷华所介绍，任是淑敏如何脸粗皮厚，若叫她跑到仲膺面前。要求他抛弃芷华。移爱自己，这种话怎能出口？况且仲膺对芷华有镌心刻骨的爱情，怎肯为了外人一言，便自改志？若当面被他驳了，岂不把人羞

死？再说淑敏烦式欧去秘密照相，预备去离间仲膺，然而前去离间的人即是毛遂自荐之客，恐怕更要被人看轻。以上这种种念头都回萦在淑敏心中，费了许多脑力，最后所得的办法是，对芷华尽管诡诈，对仲膺却要真诚，处处动以感情。至于成败，惟有听天由命。若是失败，自己也没脸再见众人，只可另寻归宿，再不回家，白萍等的后文由他们自寻下回分解了。

接着淑敏又想定了许多应付仲膺的言词，方才假寐了一会。直到天夕五点多钟，才被人唤醒。淑敏睁眼一看，见式欧式莲同立在床前，朦胧着问道："哥哥，怎样？成功了么？快把照片给我看。"式欧笑道："你先醒醒再说，照片还没洗晒呢，怎能给你看？"淑敏闻听，便知式欧业已得手，欣然道："你照得了，怎样照的？"式欧笑道："你别心急，听我慢慢说。我和式莲到了公司，先寻高景韩，交了你的信。景韩很客气，又很热心，就商定把白萍卧室外面的办公室腾出来给芷华作休息之所。"淑敏拍手道："那好极了，叫她越接近越好。"式欧道："是啊，以后我们又去看白萍，才和芷华见面，果然一切不出你的所料，她先问到你，莲就依你教给的话说了。至于照相，完全是莲的功劳，她真聪明，和芷华说个不休，我暗地先对好了光线位置。第一次莲到床边，装作大惊，喊说白萍神情不好，哪知芷华竟没有上当，因为白萍并没惊醒，又加她在我们面前不好意思，只立起向白萍一望，就回答我们说："白萍是吐血太多，所以面色惨淡，没什么

关系的。”我们见预定计划失败，心内着急，面上又不能露出，只可仍坐着东拉西扯的说闲话等待机会。直过半点多钟，房内情形毫无变化，我们已有些绝望了，两人暗暗传递眼色，商量如再等下去，还是自认失败，告辞回家。我瞧着实没法着手，就暗示式莲可以走了，莲却偷着向我摇头。我只得随她的意见，仍自坐着。又过了一刻钟，白萍居然自己醒了，微微地呻吟，隐约听着‘芷华……’，”说着向式莲瞧了瞧。式莲低头微笑，用眼光溜了淑敏一下。淑敏便知当时白萍定然还叫着自己，不过式欧不好意思说出来，立觉面上含羞，心头伤感，忙催问道：“你别大喘气，快说呀。”式欧才接着道：“芷华听着就红了脸，十分发窘，我们只好装作没听见。芷华在那时，虽把话头打住，但是颇有漠不关心的神气，并不去看。白萍呻吟了一阵。声音渐渐微细，仿佛又要睡着，式莲就怂恿她道：‘您还不过去看看？’芷华好似并没入耳，眼看这机会又要错过去，幸而白萍又咳嗽起来，那声音很是干涩。式莲见景生情，又向芷华道：‘您听，林先生喉咙干了，快给他水喝。’芷华仍不好意思动身。式莲装作不忍的神气，在桌上觅着水壶，倒了一杯温水，就要端到床前给白萍喝。芷华看见，实在不能不客气了，才立起向式莲说：‘这怎能劳驾，我来我来。’式莲见她这样，倒老实不客气地把杯子递给她。芷华接了杯子，还有何法抵赖，只可走到床前呼唤道：‘喂，醒醒，喝水。’式莲先示意叫我准备照相，然后又叫道：‘您怎外行呀，病人怎能自己喝水？您

得坐在床边，把他的身体侧转来，再一手抬着他的头，一手端着杯子就到他嘴边，慢慢呷才成。’芷华为人那样细心，岂有不会服侍病人的道理，只为不好意思，所以故意草率，听了式莲的话，才勉强依着她的指教去作。你想，芷华坐在床边，慢慢把白萍唤醒，又慢慢扳白萍的头，又慢慢地喂白萍喝水，这是多大的时间，而且芷华全神都顾着白萍，更叫我在充裕的时间里得有从容的机会。我怕万一片子照坏，所以多多益善，一共照了五节胶卷，回头洗出来你瞧吧，成绩总不会太劣，起码也有两三张可用。”淑敏大喜道：“好，好，真难为你们，这一来在我身上功德不浅。”式欧道：“还有意外的成绩呢。你不是希望他俩的神情越亲昵越好么？这竟是天凑人愿，在芷华扳起白萍的脖颈喝水的时节，白萍居然不老实，抬起一只手从芷华的臂下，直探到她的胸前，抚在乳部。芷华既不能躲避，又因两手都有职务，不能矫正白萍的动作，只可任他抚到喝完水才得离开。这时间直经过两分钟，我那五张照片中，有三张照得就是这个景致。”淑敏拍手道：“这更好，更好。哥哥，你快洗出来我看看。”式欧道：“我的话还未说完呢。”淑敏道：“我不要你说了，有嫂嫂可以告诉我。你快去，好哥哥。”式欧道：“我多日不玩照相了，药料都不齐备，怎能洗呢？现在只好到一家熟照相馆去，叫他们代洗。”淑敏怔了怔道：“不成，这种照片我们摄来已算背乎道德，怎能再叫外人瞧见？万一被偷印一张，那可不得了，关系重大，还是哥哥自己动手吧。”式

欧道："咱家里不特药料不全，连器具也不齐备。哦，我想起了，现在还是到照相馆，出钱赁他们的地方和器具药料，由我自己动手，不许旁人窥探，收拾好再带回家来。"淑敏道："就是这样，哥哥多受累，快些儿。"

式欧素来疼爱妹妹，又知她性急，便不再迟延，一直出去办理。淑敏向式莲道："嫂嫂，这事多亏了你，我真感激。"式莲吁了一口气，摇头道："我很不愿受你的感激，就像你方才说我们功德不浅，我只怕是缺德不浅呢。这只是被你逼得没法罢了，不然谁肯做损阴骘的事？明明是拆散你和白萍的好姻缘啊。将来你回过味儿，后悔起来，或者反恨我们也说不定，反正我们都劝过你了，你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日后可别……。好在你的计划还没实行，我劝你再仔细想想。"淑敏一扬下颏道："谢谢你，少絮叨吧，快说照完相以后怎么？"式莲从鼻中哼气道："我是絮叨了，不过请你记住我这絮叨的话，将来你若有个后悔，可别埋怨我藏奸，我的忠言可说到了。你问照相以后的事，痛快说吧，一切不出你的所料，芷华果然留我陪伴，我就依你的嘱咐，说慌谢绝，便和式欧一同出来回家，这可算交差了吧。"

淑敏见式莲很不高兴，忙拉她同倒在床上，并枕低语道："嫂嫂，不要生我的气。你的一片好心，我怎能不明白？现在把我的事情设个譬喻，以你来论，你是和我哥哥定婚了，在以前你若不经过种种体验，认为一切满意，怎肯同哥哥定婚？既定婚了，若非迫于万不得已，你舍得随

便解约么？我对于白萍，和你对于式欧并没什么两样，你的意思或者疑惑我把婚约看轻了，把白萍看小了，所以才那样地容易取消和决绝，这你可错了。我表面虽然轻浮，脑筋并不进化过度，如此地把白萍还了芷华，痛苦比生离死别还甚。不过有苦难诉，眼泪向肚里咽罢了。你要明白，我在今晨以前，心里还是……痛快说吧，我一半为自己，一半为芷华，还抱着把持白萍的主张，希望芷华快走。但是从白萍病倒，芷华随我去看，我从旁默察他两人的情形，才猛然醒悟，知道白萍的心终被芷华所占据了，我便是把他夺取过来，也只能得一个空的躯壳，而且芷华的心也照样被白萍占有了。仲膺也可怜，只得了一个神不守舍的爱妻，分明是两对无幸福的怨偶，所以我细盘算一回，与其弄成两对怨偶，还不如牺牲两个，成全两个，造成一对佳偶，也是好的。况且我已无希望得到白萍了，乐得进一步给芷华做些好事，使他们重归于好。费了许多苦心焦思，才得着双管齐下的办法，一面留下芷华，陪伴白萍，使他们重燃起旧时情火；一面造证据去灰冷仲膺的爱情，断绝芷华的归路。两下夹攻，一定成功。这才叫为善最乐。”式莲摇头道：“你别忘失恋最苦。”淑敏道：“我这是甘心退却，不为失恋，有何苦之可言？”式莲道：“我说的不是你，是边仲膺。”淑敏道：“仲膺么，我的计划若完全成功，他固然算是失恋，不过……，或者还能得着补偿。”式莲愕然道：“他失了爱人，有什么可以补偿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你不必问，过后自然明白。可是也

说不定，这个谜还许叫你永远糊涂下去。”式莲眼珠儿一转，忽然问道：“式欧照得的像片，你当然预备给边仲膺看的。不知你用什么方式送去，邮寄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不，我要亲自送去，还当面解释一下，好再加重离间的力量。”式莲忽地翻身坐起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，我明白了，好妹妹，真有你的。”淑敏也坐起问道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

式莲原明白淑敏要演一出姊妹易嫁的好戏，唱一曲换巢鸾凤的新歌，她拿了照片，亲自去见仲膺，分明是想毛遂自荐。但她若只甘心为白萍牺牲，去替芷华顶缺，那倒真是罕见的侠义心肠，自己未尝不可当面说破，只怕她是久已对仲膺害着单恋，所以趁此机会，将白萍丢给芷华，她却去猎取仲膺，那可是女儿家隐秘的心事，说破了要害她羞窘难堪，忙改口含糊道：“我明白了你这全盘计划，真算足智多谋。而且你亲身去见仲膺，更是有担当，有勇气，难得的很。”淑敏本已觉察式莲看透了自己欲为芷华作替，但自恃问心无愧，绝想不到式莲会想入非非，并且又怕事情尚未着手，先闹得风雨满城，很易发生阻碍，便也不再说明，随她含糊下去。

式莲沉了半晌，又问道：“你预备几时到天津去见仲膺呢？”淑敏暗想：自己本决意洗得照片，晚车便行，但既被式莲看破机关，这行期就该说晚一些，万一他们又计议了来劝解我，我却早已开步走了，省得再听絮聒，便隐瞒着道：“我去见边仲膺，最早也得在三天以后。”式莲

道："那么，你何必忙着叫式欧洗晒照片？"淑敏仓偬中几乎被她问住，怔了怔才道："我到天津，还得先布置一件事，起码要费三天工夫。等布置完了，才能去和仲膺见面。"式莲道："你还有什么可布置的？"淑敏道："这个暂且不能告诉你，请你闷几日吧。还是那句话，过后自有分晓。"

式莲竟把她的话信以为真，暗想淑敏肚里的诡祟玩艺真多，不定又是什么做作，便不再询问。淑敏又道："对不起的很，我要把你们赶出门外了，稍迟哥哥洗好照片，请你和他陪着祁姐，一同躲出去吧。"式莲道："哦，你是怕芷华来么？何必这样忙。她今天绝不会来。"淑敏道："这可保不定。你本答应去和她作伴，她等你不到，难免不来寻找。只要一撞见，就算前功尽弃。你依我的话，快陪他两人走，省得给我坏事。"式莲道："小姑姑，别着急，依你依你。不过你强派我们游逛西山，这时候已经晚了，怎能大黑天出城？"淑敏道："我并没叫你们今天出城，最好你们先离开家中，寻地方住上一夜，明天清早再去西山。就住西山饭店，过一星期才许回来。一切用费，完全由我担负。"式莲笑道："好慷慨，你用钱买我们三人的有期徒刑么？"淑敏道："嫂嫂多原谅，暂且委屈，过后我多孝顺您。"式莲道："我不敢当，你既然这样忙，我们这一星期旅行也得带些随手应用东西，现在我和祁姐收拾去了，等式欧回来就一同走。"淑敏道："好，你务必绊住祁姐，别叫她来和我絮聒，我正心乱着

呢，再说也得收拾些东西。”式莲应声自去。

这里淑敏也自打点了一件小皮匣。又过了一会，将近七点钟。式欧匆匆回来，把几张晒好的照片，给淑敏道："妹妹，你瞧，居然都很清楚。”淑敏接过一看，见五张是五个式样，和式欧说的情形丝毫不差。审察半晌，便选了两张，一张是芷华坐在床边，伸手去搂白萍的脖颈，好似慈母抚儿，情景甚是亲昵，芷华的脸庞，只映出玉颊和鬓角的一部。一张较为刺目，芷华一手端着茶杯，一手紧搂着白萍的头儿。白萍虽因将口就杯，头部微侧向下，但眼光都斜望着芷华，一只手抬起，和芷华的玉臂交纠，而抚摩她的乳际。当时芷华面部，只有难为情的表现，但映在照片上竟变成媚眼微扬，若不胜情。

式欧瞧着这张，也觉诧异，道："我瞧见芷华当时实在的神情绝不是这样难看的，为何在片上变成如此不堪？”淑敏道："这是该我成功，所以照像镜也来相助。本来照相不甚靠得住，既常把丑人照成俊人，当然也能把好样照成坏样。”说着把选用的两张放入小皮匣里，其余的三张都划火柴烧成灰烬，又取出三百元钞票给式欧道："这是送你们的旅费，哥哥带着，现在请你去向式莲询问，我把一切办法都告诉她了。”式欧道："你不是叫我们到西山躲着去么？我们去好了，不用你出钱。”淑敏道："你别客气，这本该由我供给。哥哥快去，我迟一会也上火车到天津。若临时有事，向西山饭店给你们去信，大约我至迟一星期便可回来。”式欧出去后，淑敏又唤进来几个女

仆，吩咐她们谨慎看家，倘若那位芷华小姐来时就告诉她，我因为去治伤腿，已从德国医院又移到别家医院，少爷和祁太太莲小姐都到医院伴我，没人在家。她若问我移入了哪个医院，你们就回说不知道。除此以外，不许多说闲话。办好了过后有赏。

众女仆唯唯退去。淑敏看了看表，业已过了七点，离开天津火车时间已近，便草草洗了脸，薄施铅素，又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提起皮匣。正向外走，只见式欧式莲祁玲三人，也每人提一个小箱，嘻笑着从厢房出来。祁玲一见淑敏，便要赶过来说话，淑敏忙对式莲使了个眼色。式莲就拉住祁玲道："姐姐，少说话吧，淑敏怕你唠叨，所以不敢见你的面，还叫我绊着你，你说话我就落包涵了。"祁玲只得无言而罢。淑敏已一面笑着走出去道："多麻烦你们了，以后再谢。"说着四人一同出门。

祁玲好似有满腹要说的话，都被式莲拦住，不得倾吐。走出巷外，都雇得街车，分头各去。式欧等三人另外去寻旅馆居住，淑敏自奔车站。

到了车站以后，开天津的车已将到点，淑敏急忙买了车票，上去车即开行。她坐在位上，听着车轮辘辘作响，不由思潮也随而起伏，想到匆匆出来，夜车到天津时已近十二点，应该下车便去见仲膺呢，还是寻旅舍休息一夜，明天再见他去。犹疑一会，便决定下车即一直去见，一来趁着夜深人静，可以畅所欲言，不受旁人扰乱；二来无论事体成败，早得了结果，免得心中忐忑不安，就到饭车上

吃了些晚餐，又假寐养神一会。车过了廊坊，淑敏自想，现在寸寸离白萍远，离仲膺近了，不由心内发起慌来。推开窗子，望着外面沉黑的夜色，动也不动。直到车过北仓，车客都起来收拾行李，一阵嘈乱，淑敏方才惊醒。

须臾到了天津总站，淑敏又害起怕来，暗想再有十几分钟便和仲膺见面，种种艰难羞辱，眼看要丛集在自己身上。几乎想变计不见仲膺，立刻还回北京去，但定了定心，重复振起勇气，随车到了东站，提着皮匣下车。

出了站门，站门外许多车夫都包拢来兜揽，淑敏把仲膺的住址本记在嘴边，但只是不敢说出，因为一说出，便要被车夫拖到仲膺家内了。她自己踽踽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住，立在便道上，踌躇半晌，去吧胆怯，不去又绝无作罢之理。这时又见有一辆洋车走了过来，车夫很殷勤地问要车不要，淑敏暗地把牙一咬，仲膺居址的几个字音便从她的舌尖中迸出。车夫立刻将车把放下，请她上车。淑敏想不上去也不成了，只得坐上去。那车夫便拉着跑起来。

淑敏心中乱跳，腿也软了。仲膺家本距车站甚近，转了几个弯儿，便已到了。淑敏跳下车，几乎跌倒，迷茫茫拿了一张票子，递给车夫，也不看是洋票是角票。车夫没口地道谢，拉着车走了。这巷中只剩下淑敏一人，她望着仲膺家的大门，哪敢上前叩问。呆立了半晌，又来回乱踱。一会儿自己劝自己，何必忙在一时，还是先投旅店借宿一夜，明日再来。但又转想，今天既没勇气，明天也是照样，还不如决心硬头皮上前，反正丑媳妇早晚得见

公婆，因循退缩，又当得了什么？她虽然想得好，依然趑趄不进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巷外远远的来了一辆洋车，在巷口停了，接着有皮靴橐橐的声音走入巷中。淑敏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个穿西装的男子身影，也奔向这个门口，淑敏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咙以外。及至渐来渐近，又瞧出这男子很像边仲膺。淑敏本当他呆在家中，不想竟由外而至，真觉出于不意，恨不得寻个地缝钻下去。但仲膺早已看见自家门外立着个人影，走近前就问道："谁？找谁？"淑敏实在躲无可躲了，只得反迎上去，应道："边先生么？我姓张。"仲膺听着耳音甚熟，仔细看看，愕然道："张小姐啊，您从哪儿来？来了怎不进去？"淑敏吞吞吐吐地道："我忘了您的门儿，正等着人来问问。您回来正好。"仲膺见淑敏星夜赶来，知道必有急事，而且必是关于芷华，但在街上不便询问。连忙跳上台阶，去按门铃。立时有女仆把门开开，仲膺延淑敏走入，一直上楼。

进入房中坐下，略叙了两句寒暄。淑敏此时心跳更甚，仲膺本不好意思先开口询问芷华，但见淑敏面色不定，举止不安，言语不吐，便犯了疑惑，以为芷华既未回来，反是淑敏来了，她又是这样神情，以为芷华在北京遇有什么意外，忍不住问道："张小姐，您见着了芷华了么？"淑敏暗想，他倒逼上来了，这可到了紧要关头，自己若一张口，便要天地异色。她心里要说的话，都涌在喉咙边，但不敢骤然说出，只点头答道："见过的，就住在我家里。"仲膺又道："她回来了么？"淑敏道："没

有。”仲膺见淑敏说话时，直着眼儿发怔，好似另有心事，神情不属，更觉有异，又问道：“她怎没回来呢？”淑敏忽然立起，向仲膺正色道：“边先生，我很惭愧，给你带了一件不好的消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仲膺已猛然跳起，问道：“怎……怎……怎么？莫非芷华遇了什么……危险？”淑敏道：“边先生，不必着急，芷华并没遇着危险，现在安全得很。”仲膺怔怔地道：“可是……怎么……不好的消息？”淑敏道：“这话很长，请您坐下，听我慢慢说。”仲膺望着淑敏道：“您也请坐。”于是二人重复坐下。

淑敏在方才未发语时。觉得万分为难，这时说开了头儿，倒觉心内安静些了，便又接着道：“请边先生安稳着，听我说话。我是迫不得已，方才前来，谁也不愿意把拂意的事向人说……。”仲膺面上变色，迫不急待地道：“请您快说，到底怎么件事？”淑敏叹着道：“这真是意外的事啊。芷华昨天到我家里去，我们全家都欢迎她，大家正谈得高兴，不想去了一个朋友，到家中访我。这朋友是影片公司的经理林海风，因为我正在影片公司作演员呢，当时我无意中将林海风让进内宅，哪知他见了芷华的面，竟拉着芷华大哭起来。我急忙拦阻，言说这位是边太太，不许无礼，却更想不到芷华唤他作林白萍，我才有些明白了。”仲膺呀了一声，跳起重复坐下，道：“林白萍……，林白萍，呀……，以后怎样？”淑敏道：“当时我很着急，就拉林白萍到旁边，说芷华已是边太太，有夫之妇，你对她要尊重客气。白萍听了发了半天怔，忽然大叫

一声，倒在地下，大口地吐起血来。芷华过去一看，他就拉住不放。我们要把他送回公司，他闹着要芷华同去。芷华于心不忍，就随他去了，这是昨夜的事。今天早晨我到公司去看望。听白萍和芷华在房中讲话，偷听了两句。我这偷听私语，原不道德，但是这一听，竟听出很大的事来。原来白萍求芷华永不再离开他，否则他绝无生理。芷华回答说，我若依从了你，怎对得住仲膺？若不依你，又自觉着寡情。当这进退两难，不如一死，以谢你们两人。他俩说的话多了，归结到一同自杀……。”仲膺猛又跳起，狂喘两声，抓住淑敏的手，通身抖着道：“这……真自杀了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还没有呢，他们议定的，再在世界上同居三日，作个最末的团聚，然后自杀。”仲膺吐出一口长气，松了淑敏的手，又仰倒在沙发上。淑敏接着道：“我听着这段惨事几乎吓坏，想去解劝，又知道这种事非空言所能解释，并且还有三天的工夫，可以从容设法，故而我急忙跑来，向您报告，再合力去救他俩的性命。边先生，这事可关系重大，您可否同我到北京去一趟，我没经过事，被他们吓糊涂了。”

这时房内空气寂静了一会，仲膺忽自语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怎这样巧？芷华……不至于啊。她定好随我回南，才到北京看望旧友，怎么倒出了……”说着把犹疑的眼光，望着淑敏。淑敏见他不甚相信，忙道：“这事莫怪您听着诧异，就是我也觉十分离奇。当时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就要赶中午的火车，到天津来和您商议，因为想到这事过

于奇突，只怕您不肯相信，我徙劳往返，还是小事，若耽误他们的性命，可就不得了。所以我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个法子，回家取来小照相快镜，偷着把他们的情形照下来，洗晒好了，已然天晚，才在大黑夜里赶来天津。”说着便将带来的小皮匣打开，取出那两张照片，递给仲膺道：“请您看看，我并非故意给您夫妻离间，实在因芷华已处在危险地位，我斟酌轻重，必须把事实叫您明白，才好彻底地想挽救方法。假若芷华对林白萍仅于发生关系，而没有死的危险，我便要绝对替她隐瞒。不肯叫您知道了。”

仲膺接过淑敏手中的照片，看得分明，不由得把酸辣苦甜咸种种滋味都集在心头，身体也颤抖起来，淑敏以下所说的话，他都未听见，只自思索：芷华又和白萍聚到一处了，难道白萍真把芷华收了回去，芷华也重归故夫，自己从此又要成一个孤独夫么？不过芷华这次所以嫁给自己，完全由于白萍的力量，在旅馆赌博定局，他才假造别娶的证据寄给芷华，又通知我到梁园和芷华相遇，因而成就这段姻缘，如今他怎能反悔，把芷华又夺回去？岂不太无信义了。又细看了看那两张照片，芷华和白萍的情形，爱情充满纸上，而且芷华身上的衣服，又是昨日离家时穿着的，连发式也是新剪，足见这照片非出伪造，更非把旧时照片前来蒙哄，便断定这事实是千真万确，不禁又悚然一惊，暗想自己算失败到底了，只要白萍对芷华说出当日情由，表明他并未别娶，证据由于假造，芷华定然死心蹋地地归他，再不肯分心到我了。

仲膺想着，呆然半晌，忽的落下泪来，连忙拭去，才向淑敏道："多谢张小姐能给我带来这个消息，我该怎样向您说呢？唉，小姐和芷华是老朋友，我们三人中间的三角关系您明白么？"淑敏点头道："我也约略晓得。"仲膺凄然道："我如何能同白萍争夺芷华？固然我离开她便没有生命，不过我只能处在被动的地位。芷华抛弃我，我不能勉强她回来，倘若真不能活，自己悄悄地去死好了。"淑敏见仲膺已面如死灰，体如落叶，知道他激刺太深，忙道："边先生，您不能只说这种消极的话，白萍芷华那里要死，您这里也不想活，这岂不使我在中间为难？送信来简直害人了。边先生，你该向大处着想，寻思着两全之策。"仲膺叹道："为芷华打算，嫁白萍实在比嫁我好得多，我看芷华比自己性命还重，那么，烦劳张小姐．您回北京见着芷华，就说我已知道了他们的事，非常赞成，请他们从此安心同居，不要顾忌我，我一半天就独自南归，永作个世外的人，再不和他们打搅了。"淑敏听着，凝眸想了一想，微笑道："边先生，您这几句话是出于真心么？"仲膺道："当然是真，我现在绝没丝毫嫉恨他们的心，只有自伤福薄罢了。"淑敏道："您的话发于肺腑，我很相信，不过若被芷华听着，就要死得快了。"仲膺愕然道："何以呢？"淑敏道："您想，芷华既正式嫁了您，现在因被白萍缠扰，无法拒绝，已自内愧于心，拚着以死谢你，如今你再向她说这样一套刺心的话，她知道你为她灰心短气，独自远行，即不悲伤而死，也要成个永远

落魄的苦人，她的心绝不能安，不死何待。”仲膺立起搔首叫道：“这可难了，我该怎样？难道从白萍那里把她再夺来才算对么？”淑敏道：“那更错了，芷华对白萍旧情甚深，牵缠难断，而且现在白萍又病得沉重，若强使芷华离开，她更不忍割舍，或致起了反感，那时芷华拗你不得，离他不忍，两下为难，更要迫她入了绝地。”仲膺苦着脸儿道：“这样左右两难，可该怎样好呢？我情愿牺牲自己，都救不了芷华，我真没主意了。张小姐，你看我应该怎样？”淑敏道：“边先生，您肯牺牲自己，以挽回芷华的危险，足见思想高尚，叫人佩服。不过您仅仅消极地牺牲，也是无济于事，譬如您立刻躲开他们，他们还是改不了原来计划，所以您应该更进一步，积极地去给他们撮合。”仲膺大声道：“不错，我应该马上到北京去一趟，当面对他们表明我的态度，请他们安心同居，再……”淑敏插口道：“边先生，您糊涂了，方才您曾托我给带这几句话儿，我已经解释不妥，您亲自去说，不是一样地不妥么？总而言之，芷华绝不忍您伤心远走，您若去当面告辞，直无异于催命呢。”仲膺搓手道：“托人说也不成，当面说也不成。可是我若不给他们开条路儿，他们又将自杀，这样进退都无法了。”淑敏道：“我想，现在有两条道路，一条路是您去把芷华收回。可是要设法断了芷华对白萍的念头，并且还要设法叫白萍不致因离开芷华而死。”仲膺摇头道：“我有什么能力叫芷华断了念头呢？再说白萍既病得沉重，当然全仗芷华安慰，芷华离开了他，谁敢

保不生意外？”淑敏道：“所以我也想到这条路是走不通。那么惟有走您这条自甘牺牲的路了，只是也必须设法断了芷华对您的念头，并且叫她知道您离开她不感痛苦。”仲膺凝眸一想道：“是的，张小姐您看得很透彻，和芷华真是知己，您看明白她的为人。果然芷华若知道我不感痛苦，她还能稍为安心。不过小姐你只看了一层，芷华是知道我把她当作性命，绝不会不感痛苦，我便表示出悠然的态度，她也不肯信，怎能对我断了念头？”说完迟了迟，又道：“小姐，您既这样说，想能有妥当的方法指示给我。”

淑敏本来腹中早存了预定计策，但一时不便说出，便摇头道：“这种难题，我有什么方法可想？”仲膺皱着眉头，低头半晌，又吁气叹道：“我们的事，张小姐总该知道大概，我实在是个罪人，白萍的美满家庭完全由我破坏，已够惭愧的了，如今再害他两人为我而死，我这罪真百世难赎。若有法救得他俩，我死了也肯。唉，我本该先行自杀，叫他们眼前清净，不过又怕更给芷华以重大激刺，所以难了。”淑敏也不答言，只装作寻思，忽然向仲膺道：“边先生，我倒想起一个方法来了。”仲膺霍地坐起道：“请您快说，什么方法？”淑敏粉面生红，欲言又止，仲膺看着诧异，就又问了一声，淑敏才勉掩羞容道：“边先生，您为着爱人，我为着朋友，都要牺牲一下，我们做一出喜剧吧，请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忽然想起这个方法，可行与否，再仔细商量，这种事实不是我们少女

所能作的，也只可为芷华牺牲了。”说着停住，犹疑了一下。

仲膺睁大了眼看着她。淑敏心中乱跳，忙避开他的眼光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看最好的方法，是您另外和一个女子恋爱，或者能结婚更好，并且要使芷华认为您先变心，把她遗弃，她才可以毫无挂碍地去和白萍同居。这样她便是看出些许破绽，但见您已另得了伴侣，前途并无危险，尚有快乐，也就能自己心安，不致再有意外了。”仲膺张着惊异的眼睛，怔了半晌，忽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，芷华素知我爱她胜于性命，绝不信我会另恋他人。况且我是有妇之夫，譬如真个有了爱人，也是私秘的事，不能明锣响鼓地叫她知道。这么说吧，芷华方离开我几天，我忽然向她正式声明，业已另有所欢，要求和他断绝，这未免不近情理，更要露出虚假，芷华定然明白我因为知道她与白萍又发生了关系，故而藉辞退让，岂不叫她加倍痛苦么？再说便是这方法可行，芷华预备在三日内自杀，我怎能在即刻寻得爱人？”淑敏猛然红涨了脸，低头颤声答道：“这倒没甚困难，我方才不是说情愿为芷华作牺牲。倘然您寻不着对手，我能拚着蒙羞忍耻，帮您演这一幕喜剧。”仲膺听着，忍不住“呀”了一声，手抚头颅，大愕道：“小姐……你……你……真是热心侠肠……可是……不成啊。请想我即便另外寻一个女子去哄芷华，她尚未必相信，何况您又是她的挚友，她素日常同我道及张小姐的为人如何高尚纯洁，现在若说您和我……她更加倍的不信了。”

淑敏装作凝神思索，搓着双手不语。仲膺自叹道："唉，您为着救芷华，我也为着救芷华，咱们都拚着牺牲，无奈得不着牺牲之道，也是枉然。张小姐，请您仔细想想，务要想个善法，我是方寸真乱了，死不得，走不得，真不得，假不得，这该怎样好呢？反正我既知道这个消息，绝不能任芷华白萍为我而死，倘然真没有办法，我宁死在他们前头……"仲膺话未说完，淑敏忽然立起，走了两步，霍地转身把脚儿一顿，向仲膺道："边先生，您不必着急，我敢保这事尽有转机，走不上绝路。事到现在，我也顾不得许多，把细情和您说了吧，我来寻您以前，就暗自想了个主意，不过我希望您能另有善法，不必依我那个主意，因为我们女子的身分，也要保全，不能过于自轻。如今您既实没主张，只可……，唉，您知道我和林白萍是订过婚约的么？"仲膺张口叫道："呀，呀，呀！"淑敏道："您不必奇怪，听我细讲。林白萍在北平改名海风，办了家影片公司，我投考做了演员，于是日渐亲近，发生了爱情，就订了婚，这是一月前的事。然而我绝不知他便是白萍，便是芷华的前夫。直到昨天，芷华和白萍在我家中相遇，两人露出特别情形，白萍又吐了血，定要芷华随他回公司去，芷华也喊出了白萍的名字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他们正临到危险的境地。但是我……怎能不动心呢？为芷华着想，她已名正言顺的嫁了你边先生，再和白萍接近，便是丑事，我不能不挽救。为白萍着想，他虽是芷华前夫，然而现在已然离异，再要向她缠磨，便算图谋

有夫之妇，不特败德，还是犯法，我更须拦阻他。再为我自己着想，天下女子，谁能甘心瞧着未婚夫被旁人夺去？当然心中嫉妒，而要尽力防止。并且就大处打算，破坏他俩的不正当结合，于几方面都有利益，不止单为我自己。于是我决心要施展破坏手段了，无奈当时白萍那样凄惨，苦缠着芷华同去。我不忍过为已甚，便任芷华随他去了。我原预备次早就到公司，趁白萍昏睡时将芷华撵走，然后再徐徐开导白萍。哪知次早我到了公司，就听他俩的密语，可怜他俩都自知错误，自觉羞愧，然而业已走入穷途，又加互恋难舍，只可以自杀结束残局，这真可怜极了。我立刻把嫉妒的心，变成对他们同情，决意给他们撮合，救这两条性命。但是内中阻碍牵缠，撮合并非易事，忽想起这一个局面里，是四角的关系，除去他俩，还有边先生和我，必须来寻你相商才能解决，于是我只偷着照了两个照片，就跑到天津来。在路上仔细寻思，觉得要叫他们消除死的心肠安心同居，必得使芷华对您断念，白萍对我断念。”

仲膺听淑敏说着，只瞧着天花板发怔，口角微动好似自言自语，却听不出声音。淑敏说到此际，以为仲膺定要插口询问，哪知仲膺竟怔怔地毫无表示，便也停住不说，心里倒估惙着，怕仲膺想入非非，看低了自己的人格，就只向仲膺注视。

仲膺怔了半晌，忽然似由梦中醒来，无端地点着头儿道：“哦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一层隐情，我才算完全明白

了。张小姐，你为着要解救他二人的危局，居然肯牺牲自己终身幸福，弃舍了未婚夫白萍，以成全芷华。又因为只你一人牺牲无济于事，所以又来劝我也牺牲终身幸福，弃舍了已婚妻芷华，以成全白萍，小姐真是有热心肠，有大学问，我边仲膺佩服之下，当然情愿随在小姐后面去做这一场好事，并且我还佩服小姐的眼力高强，白萍是我的十年旧友，他的为人，我素所深知，学问品行性情，一切都出人头地，像那样男子是难得的。但是小姐为救朋友，尚肯把他恝然弃舍了，何况我……，不瞒小姐说，芷华固然是我现在的妻子，永久的性命，然而却是从白萍身边夺过来的啊。如今帮小姐作成这件事，只算补过罢了，小姐你有主意赶快说吧，我一切都肯听从您的命令。"淑敏见他说得慷慨，暗想方才他还有无限系恋牵缠，如何忽然变成解脱态度，莫非他业已别有会心？自己倒不可卤莽，要试探一下再说，便把行将出口的计策暂行咽住，又问道："主意我是想出了一个，当然要向您商量的。不过我先要问您一句，譬如咱们的计划成功，把白萍芷华彻底成全，那时您就走到悲惨的境界了，不知您预备怎样谋本身的善后呢？"仲膺皱着眉想了一想，忽然惨笑道："我个人的问题就很小了，第一步，自然要离开此地，回我的故乡。第二步……。"说着沉了半晌，面色突又变成惨绿，泪珠儿只在目眶中打转。淑敏见他神色有异，忙催问道："第二步怎样？"仲膺仍勉强笑道："第二步……，没什么，也不过在家乡度日罢了。"淑敏道："不能，您这是饰词，

请说实话。”仲膺道：“这便是实话，我不回家乡度日，又待如何？”淑敏道：“您的意思应该叫我明白，不然我宁可就此作罢，不再和您商议了。边先生，痛快说。”仲膺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，您知道芷华是我的生命，我既失去生命，岂能再活？但是我为保存芷华的日后幸福，决不叫她得知我的消息，所以要回到辽远的家乡，然后尽力求其速死……。”淑敏未待他说完，已霍的立起道：“嗳呀，幸亏我有此一问，要不然，岂不是救了一边，害了一边。果然如此，我竟是你边先生的催命鬼咧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作这样残忍事，那只可叫白萍芷华听其自然，任其命运吧，这事我不忍再进行了。边先生，你只当我没有来，或者不理会他们也好，或者明天到北平，把芷华接回来也好，我现在要走了。”说着拿着手包便要出门，仲膺连忙拦着道：“张小姐，别走，我说错了，我仍要好好地活着，绝不致……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这我如何能信呢？边先生不必拦我，我和你无仇无恨，怎能为救旁人而来杀你？”仲膺道：“我绝不那样做，绝不……绝不……小姐万不要走。”淑敏道：“现在您怎样说我也不信，您对芷华的爱情是深到极点。爱情的力量不是人力所能转移，你失去芷华以后，虽不必立刻发生变故，渐渐也必走入那条可怕的路，即使你现在没有那种心肠，将来又谁能保证你不因感伤而厌世自杀？”仲膺很快地道：“我自己能保证，不致……”淑敏道：“你怎样保证呢？”仲膺道：“我敢赌极重的咒。”淑敏笑道：“一个人把性命都看轻了，赌咒又

当得了什么？”仲膺道：“张小姐，您请坐，咱们从长计议。您要明白，倘然他二人为着我的缘故，而出了意外，真使我比死还要痛苦。这件事在我不知晓时，您是主动人。所以来请我帮助，如今我既知道，我就变成这件事的中心，反而要求您帮助了，小姐快把主意说出，咱们去办。我以良心担保，以后无论如何痛苦，也要忍耐着等待天然的死，而不求人为的死。”

淑敏笑了笑，重新坐下，仍接续着道：“边先生，您讲的道理我都明白，我此来的动机也是为的这个原因呀。但是因解救他俩，能够把你害死，我起初还未想到这一层，现在我只可退步自谋办法，不问你们三方的事，您不必再要求我了。”仲膺道：“您放心，我决计不使您担负罪孽，以后要变成乐天派，另外再娶太太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谁信呢？你回到家乡，生死苦乐我都不能知道，我这一世时时都要悬心在念，永受着良心的谴责。”仲膺道：“那么我就不回南方，仍住在京津一带，在您监视下过活，这您总可以放心了吧。”淑敏道：“您现在只管这样说，将来悄悄走了，我也没法。”仲膺道：“我何能如此无信。”淑敏道：“不然啊，请想，你和芷华有很久远的关系，长时间的同居，如今突然作了分飞劳燕，这种伤心已然够你禁受，再强迫你仍居住在此地，岂不更使你触景伤情，你又是情感深重的人，将来或者竟因忍不得这宗痛苦，而逃开伤心之地。再进一步，你神经长时受着激刺，发狂致病，都在意中，依然是我害了你。”仲膺搓手焦急

道：“这可难死了人，您又要解救他俩，却又对我这样顾虑，还能有法子办么？方才咱们不是说定都为他俩牺牲，既是牺牲，就不能顾得如此周全。”淑敏道：“是啊，我自己牺牲是当然的事，但若强派您牺牲，就不合情理，何况我本意只想要您牺牲芷华，谁料您竟须连带牺牲性命呢？”仲膺道：“我不是已允许您绝不向穷途走么？”淑敏道：“口头上的话怎保能靠得住？我想……”说着脸上一红，忽然低下头道：“我想您最好能给我一个保证。”仲膺道：“什么保证我都能给你，只是怎样……”淑敏道：“您应该用一件事，表示离开芷华以后仍然有快乐的生命。”仲膺道：“我怎样表示呢？”淑敏道：“就是你才讲过的，再娶一位太太。”仲膺瞧着她怔了一怔，还未答出话来，淑敏又接着道：“您要知道，再娶太太也是一种牺牲。”

仲膺想着心中一动，把她前后所说的话掺合着想了想，忽地恍然大悟，暗道她一面要解救白萍芷华的危局，一面又顾全我的前途的幸福和生命；既要求我不回南方，又劝我再娶太太，再加上方才她表示要暂充我的情人去蒙哄芷华。如此种种，她的微意已灼然显露了，她分明要把两对姻缘，互相交换一下，使白萍芷华各得其所，又可由她永久保护我淡寞的生命，赔偿我失去的幸福。她用的心机真太大了，这样便可面面顾全，足见她的心思细密。如今的景况，除此还有何法？

仲膺想着，不觉对淑敏大起敬爱之意，认为淑敏绝非

早对自己有心，乘机来毛遂自荐，只是出于热心侠肠，用一人之力来救全三方，不然时，白萍那样好的男子，比自己胜强十倍，她何不拚命绊住白萍，把芷华赶开岂不痛快呢？自己承受了她这番美意，也足表示离开芷华的决心，日后芷华知道自己与淑敏结合，也可稍减她的悬念。想着又看看淑敏，见她那秋水芙蓉般的风韵，又暗自惭愧，自己将近中年，生涯落拓，怎能配得上这高尚的闺媛？又一转想，事到如今，实已无谦退的余地，为顾念全局计，只可向她作一试探，便立起走向淑敏跟前，低语道："小姐你的意见很是，我应该立刻再娶一位太太，一来可使芷华对我断念，二来使您对我放心。只是我仓促中向哪里去娶……又谁肯嫁我呢？"

这时，淑敏本已由言观色，领悟仲膺业已接取了自己的意见，料着他眼看就要逼进来了，心里倒觉十分畏怯，见仲膺说着话，果然凑近前，低声道："张小姐，我不揣冒昧，咱们合起来牺牲一下吧。"淑敏微擦着眼皮道："怎样？……"仲膺一把握住她的手道："我希望小姐能做我的终身伴侣。"淑敏原要逼仲膺说出此句，但仲膺说了以后，淑敏又觉他过于突兀，叫自己难于回答，当时低头不语。仲膺又摇着她的手道："我自知道要求太唐突你，不过咱们都站在牺牲的立场，只有这条路能够得顾全各方面，您若做我的终身伴侣，第一白萍能专心去爱芷华，不致再惦记你了。第二芷华知道我得到极好的伴侣，可以减去她良心上的不安。第三你认为我日后有危险，若成了伴

侣，得以永远监视，也能放心了。这一来不是几方面都解决了么？”淑敏忽然抬头，毫无羞色地道：“不错，这方法太好。不瞒你说，方才我说有个主意，能成全白萍芷华，就是我预备作一出喜剧，剧中把我作个主角，只当我因未婚夫被芷华夺去，气愤不过，所以到天津来勾诱你边先生，以作对芷华的报复。你也假作上了我的圈套，一半儿也为白萍得去你的已婚妻，你也占据他的未婚妻，借以报复。在这种无聊的报复下，咱们成了一对被动的情侣，不也很合于情理么？接着咱们就同回北京，到白萍芷华面前，作卑鄙的夸炫，恶意的报复。只要他二人信以为真，认为四方面都已变节，谁全对不过谁，便等于谁都对得过谁。他俩得了解释，便能抛去死念，自去组织家庭。咱们等他俩一切妥贴，这喜剧便作为终场，解除这虚假的关系，这是我方才没说出来的计划，如今你边先生竟要弄假成真，进一步作终身伴侣，其中的理由呢，诚然如你所说，能以顾全各方面，再好没有，只是我们也该翻回头想想，他俩固然得了佳境，但我们这一双原无爱情，勉强凑合的伴侣，怎样度这后半世呢？依我看，还是依我原来计划，只作短时间的假凤虚凰，把他俩成全了，咱们就分散了吧。”仲膺道：“我怎敢无故地要求小姐作终身伴侣，若不为解救他俩，连这短时间的喜剧也不敢冒昧，何况说到终身，不过您方才因为怕我日后出什意外，几乎要将此事作罢，我方敢求小姐牺牲终身幸福，给我作监视性质的伴侣。这本来毫无情理，只当我一说，还是依您的办法好

了。”淑敏凝思了一下，叹道：“这真难了。依我那短时间的主意，又是后顾可忧，我要永久担着罪孽，罢罢，边先生，我答应作你的终身伴侣了，咱们固然没有爱情，然而可以作挂名的夫妻，实际的朋友。人生在世，不见得必有男女之爱才是幸福，边先生，你拿手来，从今天我便是你的妻子，可是这只为对外的称呼，实际请你为芷华保存神圣的爱，我也为白萍坚守纯洁的情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只想着咱们所爱的人，都已由咱们而得到幸福，咱们的痛苦便是他们的幸福，或者使咱们的痛苦也变成幸福了。”说着向仲膺伸长玉臂道：“来，边先生，给你手。”

仲膺瞧着她，忽地一阵凄惶，便跪在她身旁，用脸儿偎着她的手背叫道：“小姐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另外有一种意见，请你考虑一下。咱们现在全是被弃的人，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失恋，应该同病相怜，像您说得那样斩截，也过于自苦，现在我自然不敢希望你爱我，也不敢稍存爱你的心，因为都在悲感的境遇中，爱情若转移得如此其快，那成什么人了？不过将来我们若有了相爱的机会，你也不可太这样固执。”淑敏苦笑道：“你是给我开一条路儿，不叫我把终身幸福一笔注销，多谢好意。望后看吧，现在就算如此定局了。”仲膺便把她的手吻了一下，两人对看了看，就都别转头去，不能再说什么。

本来这意外造成的奇怪局面，叫双方都感到异样地踧踖，双方全是失去了所爱的人，在悲惨中又入了这新环境，以两个并无深交的人突然变作了夫妇，满腹的悲哀，

全不能发泄，因为既约定牺牲，不能再露难于割舍之态，但又无法勉强言欢，只可默然相对。

过了约五分钟，仲膺悄然立起，吸了枝纸烟，在房中踱了两转，才坐在对面，开口道："小姐，咱们的事已算定局，现在该准备去办他俩的事了，明天到北京去好么？"淑敏冷冷地笑道："请你边先生改了称呼，预先练习练习，不要明天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姐先生，倒被看着不像真了。"仲膺道："我只怕唐突你，倘若你不嫌轻慢，咱们就从现在互唤名字也可。不过你方才说怕被他们看着不像真，我想怎样也不会像真。第一天他们发生了关系，第二天咱们就随着生了结合，而且又到他们面前去表示，这不是明显着出于故意，可疑的地方不很多么？"淑敏道："是啊，我本来要他们看出是出于故意，因为我瞧见他们的秘密，认为是白萍被芷华诱惑，所以就来诱惑你。你只当受了我的鼓煽，才急不暇择地也勾搭了我，这好像咱们的结合，是由他们造就成的，很在情理。只是明天咱们见着他们，可要表演得逼真，我演过电影，作这假事还不为难，你却要预备一下，必须叫他们看着你妒恨气恼，到了万分，并且对白萍还要露出骄傲的胜利态度，意思就是你夺去我的芷华，我也得着你的淑敏了。至于对芷华却要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模样，其余的言词，你只随着我说好了，反正我已甘心充作祸首，一切恶意的行为全由我发端，越作得决绝，将来越清爽呢。"仲膺道："你的意思我已了解，这些小机变我还能勉强应付。咱们明天早车走

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想早晚都没关系，不过去见他们，却宜于在夜里。”仲膺道：“那么坐午后的车。现在天已不早，你也乏了，就请在这房里安歇吧，我自到旁室去。”淑敏想了想，也没别话可说，就道：“好吧，打扰你了。”仲膺道：“何必客气，我不便照顾，请自安置。”说着退了出去。

淑敏掩上房门，和衣而卧，心中思潮辘辘，忖想着明天的变化，自己随仲膺到北京，见着他们，那时的空气不知要如何紧张。白萍只有愧对自己，尚还容易禁受；只有芷华正在白萍病塌之前，见仲膺突如其来，那窘迫已然够样。再加有自己在旁，岂不把她窘死？这也是无法的事，她不过苦在暂时，解决以后，便可长久安心了。惟有仲膺这一面倒觉可虑，他现在虽说得甚好，但见着芷华，只恐心中又生变幻，倘凄恋不舍起来，岂不全局皆输？自己若不能把他的心移转过来，真是毫无把握。只是若要移转他的心，必须急速得到他的爱情，然而谈何容易，他即使已决心抛弃芷华，也不能立刻移爱到我，况且在这一夜的工夫，自己有何法术能转移他的心情？难道要学古人的寅夜私奔么？那只有得到他的轻视，自己也不能那样无耻。但若得不到他的爱情，就不易拘束他的行动，无论如何，芷华是他名义上的妻子，倘然他见芷华后不能自持，突然变卦，行使起夫权，悍然逼芷华同归，那时说不定白萍立刻死在床上，这一层又不可不防。

淑敏翻来覆去，越想越没把握，更想到仲膺为爱芷

华，能三番两次地和白萍争夺，并且最末还冒着欺骗诈伪的罪，从白萍手里得到芷华，才正式结了婚，这是经过何等折磨，费过多少心机，如今要他轻轻撒手，未必能这么容易。方才他表示斩钉截铁，那只是被我激迫出来，一时的意气而已。只怕一转念就要变卦，更莫说明天见着芷华，芷华处在窘境，一定宛转娇啼，他那时还能管白萍的死活，顾对我的约言么？只要他一变态，这局面还不定糟到什么地步，我的一片好心，也都枉费了，想起来真觉可怕。她寻思半晌，忽自语道："我要想使事情牢稳一些，非得把仲膺的心捉住不可。世界上没有情爱关系的女子，绝不能制服男人，他现在虽和我定立了夫妇名义。实际上还是自由人，若要他听从命令，必须用爱情征服。这虽不是难事，可惜时限太短了，倘有个月期程的工夫，莫说一个仲膺，便是三五个，我若不能使他俯伏在脚下，那真是作女子的羞辱了。可是现在只有一夜，这一夜……，一切都不能施展，只有个淫奔的方式，那太岂有此理！"说着皱了眉头，却又红了粉面，秋波只向四外流转，忽然叹了一声，顿足道："我为成就这个计划，就冒险舍一回脸也罢，反正我良心上下得去，自问不是轻贱的人，更没有丝毫爱仲膺的本意，只为着成全白萍芷华。连带保全仲膺。这还是串戏啊，我作主角怎能畏首畏尾，好在我只是临时，便是用娼妓的手段勾引仲膺入套，他在迷魂阵里能迷恋两日，我的计划就成功了。即使他日后醒过味儿，因而看轻了我，那也随他。我本只打算尽牺牲的权利，没想受

幸福的权利啊。况且他若上了套，我便更有监视他的把柄了。”说着从惨笑中发出一声长叹，缓缓立起身，打开了地下放的小旅行箱，取出一件鲜艳颜色的睡衣和一双白缎绣花拖鞋，先把自己衣服脱了。连小衣和丝袜俱都除去，只剩下一条裤叉，露出一身曲线和脚下六寸圆肤，然后把睡衣穿上，趿了拖鞋，再将脱下衣服折置一旁，亭亭地立在房中心，向对面大镜中一照，见里面映着雪肤玉肌的妙女，无端羞得又低下头，手抚着胸口停了一会，才慢慢走到房门，把门拉开，樱口张了好几次，才喊出“边先生”三个字，却又涩不成声，忙定定心再喊。便听斜对面的房里仲膺答应了。淑敏翩然跑回床边，斜身倚着床栏，细腰靠枕，纤手支颐，做了个娇慵姿式。

迟了须臾，方听外面脚步声响，仲膺在外面叫道：“张小姐，你是唤我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你请进来。”仲膺推门走入道：“还没睡么？”猛见淑敏已换了睡衣，上面圆领露着一部酥胸。下面睡衣垂着角儿，裸现半截雪也似的大腿，不禁怔了一怔，止住脚步。淑敏笑道：“我倒下半天，只是睡不着，所以请过你来谈谈。哦，你怔什么？因为我这样儿见你么？”仲膺微微哼了一声，心里却在跳着。淑敏笑道：“你还这么拘滞，咱们这出戏唱不好了。现在既有了夫妇关系，外面也该脱略形迹，好叫旁人看着像样。再说咱们约定一世同居，若总恭敬避讳，那要到何时是了，多不便哪！我自己先解放了，来来，请坐。”说着拍了拍床边，仲膺不好意思，就坐在床边的沙发上。淑

敏瞧仲膺的眼圈儿红着，便笑道："边先生，叫我看看你的眼。"仲膺闻听，更低下了头。淑敏又道："你在那边房里作什么呢？"仲膺道："我正要睡觉。"淑敏道："别是正在哭吧。"仲膺不再作声，淑敏道："我瞧出来了，你对于芷华还是万分难舍，那我又何必强作恶人，害你悲苦？不如就将原议作罢，你仍把芷华弄回来好了。"仲膺抬头道："芷华已又归了白萍，我有什么脸面能去弄她回来？况且便是弄回来，结果更要坏到不可想像。你方才已说得很透彻了。"淑敏道："你既然明白这宗道理，又为什么哭呢？"仲膺道："无论我如何明白，难道在这时候一些也不悲痛么？那真是铁石心肠了。"淑敏点头道："不错，这就叫看得破，忍不过，你真是个多情的人。可恨老天不做美，使你不得与芷华偕老，我真替你可怜。"仲膺叹息了一声，淑敏缓缓立起，走到仲膺跟前，迟疑半晌，才叫道："边先生。"仲膺仰面点头，淑敏低声道："我有一句话要和你说。"仲膺这时抬头瞧着她的酥胸玉臂，低头瞧着她的大腿，鼻中又闻着阵阵粉腻脂香和醉人的肉味，猛然心神摇动起来，但心中还完全忆念芷华，不肯作什绮想，便把眼光移开了她的身体，应道："您有话请说。"淑敏吞吞吐吐地道："我这话真羞于出口，可是若想到羞字，在方才我就该羞死，现在更用不着害羞了。我……我方才和你说过，已和白萍订过婚，如今白萍被芷华夺去，我这失恋的痛苦只自己知道罢了。但我因自己而推想到你，你和芷华那样的爱情，如今的痛苦再

不知要加多少倍。在我未来以前，我就想到，此来要把绝大的痛苦帽子戴在你头上，因为我若不来，你现在还在快乐着呢，只为我这一来，就使局面大变。以后白萍芷华转入幸福的区域，你就落到黑暗的深渊，这救一边害一边的事，实在叫我不敢贸然来办。又加展转思维，还是非办不可，所以才来和你费了千言万语，造成现在局面。不过我方才说了许多，还有一椿意思未曾表明，我是不好意思说。你出去以后，我瞧着你的后影儿，想着你太可怜，我不应该瞧着你这样可怜下去，所以又请你过来。现在我要说出我的意思了，我明知要害你痛苦，而仍然来了的原故，一面固然为着他俩情形急迫，一面却是我已预备……。”说着停了一停，猛然将娇躯俯到沙发边儿上，半个身子已和仲膺接触，两人的脸儿互相偎着。她声音颤颤地道：“你……倘然不讨厌我……，你从芷华身上损失的幸福，我都可以补偿给你啊。”

仲膺听了这话，简直不是他所能想到的，已觉迷惘万分，再加淑敏的身体向他作突然的压迫，先是一股柔香，直刺入脑。接着一种由接触而生的软温温情味直袭到心，更觉从迷惘中转成意荡魂摇，哪里还说得出话？淑敏又轻伸玉臂，揽住他的脖颈道：“我不能说早有爱你的心，但是如今到了同病相怜的地步，我也不明白什么原故，在这次见面竟爱你了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。”仲膺在这时任是柳下惠复生，也不易支持，天下的男子谁能忍受一个少女投到怀里，赤裸裸说出娇滴滴的爱字？仲膺只觉半边身

子被她身上的热给融化了，连带使一颗心也发了狂热，哪有闲暇思索淑敏的破绽，仅自想着淑敏为救白萍芷华，居然牺牲自身来安慰我了，并且她因为我失恋可怜，竟用同情心来爱我了，这种恩义多么可感。

本来人在穷途中，容易起知己之感；在悲境中，容易动感激之情。譬如一个人潦倒失意，处处受人白眼，忽然遇见个萍水之交，对之慰藉鼓励，很容易引为知己，没齿难忘，较比受到实际的恩惠还要深刻地感戴。再譬如一个小孩儿，受了母亲责打，正在委屈万分，忽然有个不相干的人对他哄劝，这小孩儿便是见人认生，此际也许把不相干的认作亲人，投入怀抱。仲膺听了淑敏表示以后的心境，正是如此。他正在凄怨万端，无可告语之时，出于不意地听到淑敏有心相怜，这种异常的刺激，使他无暇运用理智，来评判淑敏的表示是否合理，只觉自己的感情已散在渺茫中，不可追寻，却倏地被淑敏几句话又给收束起来，飘飘地在面前摇动，似要向淑敏身上附着，他自想淑敏一个处女，为着怜悯自己，竟这样忍着羞耻来相慰藉，这是多么大的恩情，自己怎好辜负她的好意？现在除了跪在她的脚下，以痛哭表示感激，以叩头表示承诺，再无别路。想着昏迷迷地方一欠身，猛又想到她虽然盛情可感，但也要反想自己是否配接受她的爱情，她是个极高尚的闺秀，只为顾全旁人，才牺牲了自家，自动地来奔我这毫无关系的人，我难道就真把这悲剧当作喜剧，简直地实受了，未免太不近人情，这应该急行辞谢。

仲膺这一念方一发动，忽觉淑敏的酥胸仍贴在自己肩上，那粉腿还在眼底放着玉样的光，她静伏着不动，似乎羞脸难抬，又似乎等待自己的答复。仲膺又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立刻把思潮翻覆过去，自惊幸而未说出辞谢的话，她现在把玉洁冰清的身体都投到我怀内了，这分明是已决意把女儿的贞操，都交付给我。我一辞谢，她这下文怎能结束？羞愤悔恨，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来，那真不啻在她心头下了一刀，太残酷了，这可顾不得许多，只可赶快承受。他实在来不及细想，就要履行原定计划，忙将双膝向前一屈，想溜下沙发。哪知淑敏的一条右腿，却正压在他的右腿上，两人是对面的方向。淑敏的身体，又向前倾倒，他若勉强跪下，必致拢着淑敏的腿，而使她倾跌。仲膺仓促中忽然叫了声“小姐”，叫出口来，才觉得这不是此时的称呼，但已收不转舌头。

淑敏听他作声，忽地一挺柳腰，身体向后略退，手撑沙发后背，侧着娇红的脸儿望望仲膺，这时她的右腿已然离开，两人中间有了余隙，仲膺得着容膝之地了。哪知他在屈膝之先，竟也仰面瞧瞧淑敏。这一瞧又觉心中一跳，这一跳又使他念头一转，因为淑敏的娇面，是仲膺第一次看得亲切。由淑敏的美貌，猛然想起当日和芷华结婚，淑敏作伴娘的情形，不由悚然自惊，暗想前天芷华还在自己怀抱，如今只隔两日，我便拥抱了芷华的女友么？仲膺这样一想，立又把头垂下，肢体更没了移动的勇气。

淑敏见仲膺唤了一声小姐，竟低下头去，不见下文，

看意思很像要拒绝不能出口，于是自觉难堪起来，再不能在他跟前尽自偎倚下去，颤微微直起腰肢，向后一退。不想脚下拖鞋在地板上一滑，反向前倾跌，竟整个身子扑入仲膺怀里。

仲膺正低头思想淑敏是芷华的女友，突觉淑敏倒入怀中，吓得一跳，慌乱中架住淑敏的玉臂，向上一抬，淑敏借着力才得站稳，便很快的转身走开，仲膺转顾间，已瞧着淑敏眼中汪着泪珠。其实淑敏的泪是由于羞窘，仲膺却以为她含着无限幽怨失望，自觉太愧对她。同时觉着淑敏这一离开，自己突然感到一种难堪的空虚，心中一阵动荡，忽又想起芷华也是这样抛闪了自己，热剌剌地从自己怀中，投入白萍的怀内。她已归宿有在，自己也可以另寻爱人了。况且芷华若知道我爱了她的女友，未必不是意外的安慰。只论现在，自己实不忍瞧淑敏久处在窘苦的境中，便暗叫"芷华，你原谅我吧。"立刻从沙发上立起。

这时淑敏已踉跄跄地走到了床边，斜伏在枕上。仲膺忙赶过去，一把握住淑敏的玉臂，竟改口叫道："淑敏……敏……。"淑敏听他赶来，以为他是过意不去，仍要用慰藉之言，来相辞谢。暗想今日自己过于卤莽，这耻辱是无可洗涤的了，天下女子，谁能先向男子示爱，而受了男子拒绝。这种侮辱和羞窘，绝没一个人能以忍受，自己竟到了这般境地，要怎样收场呢？淑敏万分难过，却不是恨仲膺，只是怨自己，但越怨自己，越觉无地自容，仲膺唤她，她越不敢抬头答应，因为恐怕仲膺以礼教相劝，或是

说出不忍辜负芷华的话头，那便受到第二层侮辱，直将当场羞死了。但听仲膺连叫了两声，到第三声时，突觉地板嘣地一响，仲膺的语声发于极近之处，好像在自己胁下说话，便知道他是跪在床边了，不由芳心扑扑乱跳，暗想仲膺这是何意？难道他又心回意转了么？可是他方才也未表示拒绝，仅出于自己的忖度，莫非忖度错了，他居然接受了爱情，叫自己逃开耻辱么？淑敏这样想着，仍是将信将疑，暂时不敢作声。

仲膺伏在床边，凄凄切切地道："淑敏，现在我大胆唤你的名字了，难得你这样可怜我。我在闻知芷华消息以后，身心已都死去，难得你能又给我生机，我感激你，并且明白。你以一个闺阁的身分，若不为着人类的同情心，莫说你来先给我爱情，不避羞辱的这样做，便是我抱着十二分热情去向你求爱，你也未必肯俯就呢。所以我没法能形容出自己的感激，现在不敢说应允了你的要求，只可说拜受了你的恩惠。淑敏，你倘然不嫌弃我，肯嫁我这个鄙夫，我便不知自量地唤你作爱妻了。敏，方才你表示了你的好意，我确曾犹疑了一下，是想到了芷华，恐怕对不住她，但是当时便觉悟了，你给我作终身伴侣，是芷华所最乐意的事。她既复归白萍，当然不能顾我，然而她对我未必忘情，难免放心不下，若知道你肯作她的替人，给她弥补遗憾，她不知怎样安慰，如何感激呢。敏，我说这话，你明白么？你回过头来啊。"

淑敏听着，心里跳一跳，松一松。及至仲膺把话说

完，她已被仲膺恳切的言语感动，生出真的爱心，不似方才的挟杂虚伪了。咀嚼仲膺的话，更显见他是多情的人，在这等紧要时候，还念念不忘芷华，便是接受自己的爱情，也是为着芷华。虽然爱情转移如此其快，而只是由旧生新，绝不是得新忘旧。淑敏虽然心定神怡，但仍不好意思动弹，因为一回转便要进了仲膺怀抱，这是可羞怯的。仲膺却有些情不自禁了，淑敏是斜伏在床上，两条腿一只腿搭在床边，一只还拖在床下，都不在睡衣范围以内，而裸露着近在仲膺的头侧。仲膺又连唤几声，便茫然地去摇撼淑敏的腿腕。淑敏正在心旌摇摇，怎禁得受到这样接触，立刻嘤咛一声，上身一起，不自主地回头，眼光已掠到仲膺面上。这一来便不能再伏下了，忙将两腿缩到床上，翻身坐起，粉面羞得如初日映着朝霞。一弯腰儿，伸手拉着仲膺肩头，低呼道："起，起。"仲膺仰面道："敏，你了解我的意思了？"淑敏侧着脸儿，点了点头，又道："快起来。"仲膺道："容我说了这句话，你为救我而作我的终身伴侣，这在你完全是牺牲，我不敢问你是不是爱我，只是我从现在起，永远把全部爱情供献给你了。"说完趁着淑敏向上拉拽的力量，就立起坐在床边。淑敏把头一低，伏在仲膺肩上，如泣如诉地道："现在咱们一对被抛弃的可怜人……"仲膺忙接口道："算从今结了白首之盟了。因为都是可怜的人，所以你要加倍怜爱我，我当然也尽全部心力怜爱你。"淑敏道："你能从此忘了芷华么？"仲膺道："为了你的原故，为了白萍的原故，以至为了芷

华……我定然要竭力把她忘却。”淑敏道：“我并不敢希望你完全把她忘却，只愿你心中能拓出一些儿余地，来容纳我就足了。”仲膺道：“我也不敢对你说谎，现时叫我立刻由心房中将她驱逐出去，实在没那样的能力，不过现在我已把你深藏在心上了。”淑敏道：“这样我已很满意。”说着慢慢抬头，娇羞万状地道：“仲膺，今天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，你应该也给我一句放心的话。”仲膺道：“我把灵魂身体都供献给你，不仅努力作你的良好丈夫，并且作你的忠实奴隶。”淑敏又道：“你能像爱芷华那样爱我么？”仲膺点点头，忽然揽住她的玉颈，把头一偏，在她的樱唇上接了个长吻，替代了言语的表示。

淑敏终是个少女，又正在春情发动期间，哪经得男子这样的拥抱，不由芳心无主，情思昏昏，把原来的定力和理智都消失了，只软软地承受仲膺的热吻，再没有装作的余力。

仲膺见她星眸微饧，面上泛着含春意的羞红，通身似抽去了筋骨，都软贴到自己身上，知道她已情动，仲膺因看着她的妙态，忍不住也自动情，便从她的唇儿，直吻到鼻柱眉心，颊边额上，把一张粉面都吻遍了。

淑敏被他的热唇烘得有如酒醉，闭了眼儿，一动也不能动。仲膺两目注视，望着她的玉貌娇姿，越瞧越觉可爱，倏然心目合一，精神贯注，再不顾想旁的事体。只觉这沉寂的长夜，变成千金一刻的春宵，应该尽量的怜取眼前人了，便把淑敏的肩儿拢住，轻轻向后一放，淑敏的身

躯平平仰倒。仲膺瞧着她的睡衣历乱，只能遮掩身体的半部，一切爱煞人的曲线，完全裸露，并且因睡衣的歪侧，竟露出一座高耸的乳峰，真似新剥的鸡头肉。仲膺受着剧烈的引诱，一片心情，哪还按捺得住，不由自主的伸手轻轻的抚摸乳头，方才感到入握如绵的情趣。

淑敏这羞煞人的地方，初次受到触犯就似过了电气般通身抖颤起来，从喉咙里一声低哑地呻吟，立刻转手推开仲膺的手，自将乳头掩住。仲膺不知怎的，听着她这声呻吟，猛地动了不可思议的念头，再看淑敏，直似一只白羊横陈在床上，忙将揽着她的手撤出。淑敏就在床上仰身平卧，仲膺再不顾什么理性，低头附着淑敏的耳边说道："敏，妹妹，咱……咱们……睡吧。"淑敏好似没有听见，仍自瞑目无声，似入了昏睡状况。仲膺以为她默允了，忙回身下床去把门关好，再走回来，将放在床里的枕头横摆在床的一端，预备鸳鸯共枕。收拾好了，才脱了鞋爬上床去，躺在淑敏旁边，轻轻推着她道："妹妹，你躺直了好睡。"淑敏仍不答应。仲膺不由分说，把她拦腰抱起，向上一提，将头儿搭在枕上。这时鼻中闻着香息微微，中间夹着口中小喘和心头剧跳，不觉兴发欲狂。眼看这个美丽的少女就要投入怀抱，自己要如何便如何了。仲膺和淑敏并卧相偎，他侧着身子，伸一只手去抱淑敏，因为淑敏平仰着，只能接触她的一面玉臂，就要用力拉她也侧过身，就好软玉温香抱满怀了。哪知用力一拉，淑敏却挺着身儿不动；再一拉，淑敏竟也抬起一只手和他抗拒。仲膺连叫妹妹，

淑敏不应，只管推他的手。仲膺忽然明白，她到了紧要时候，又害羞发怯了。当时灵机一动，忙摸着床头的电门一按，立时房中入了黑暗之乡，便又去拉她。哪知仍自被拒，只可自己凑了过去。不料淑敏双手齐举，又把他推了回来。仲膺低声求告道："妹妹，咱们不是定好婚约了么？早晚是夫妻了，这有什么可羞？早些定情，早些安心。妹妹，我实在爱你到极点了。"淑敏忽然小语道："仲哥，我爱你也……。"仲膺道："妹妹，你来……。"说着又把她向怀里一揽，淑敏竟随手过来，两人的前胸互相贴附了。

仲膺此际欲待和她说几句情话，又恐怕因言语而引起她的羞涩，万一惺惺作态起来，反而误了好事，于是赶紧先用自己的嘴，去探寻淑敏的樱唇。先触着她的鼻尖，循着部位，向下一就，两唇又接到一处，随即将下面的手，由淑敏的颈下穿入她的身后，然后臂肘一屈，揽住柔软的背儿。才腾出上面的手来，轻轻地抚摩她的鬓发，她的玉颊粉颈，渐渐向下，抚到臂儿。手儿再转而向里，慢慢解开襟下钮扣，摸到酥胸，握住嫩乳。淑敏一直没有抵抗，只在乳头再度被摸时，通身又微颤起来，喉咙也发着低细的呻吟，因为香口全部被仲膺吻住，所以呻吟声只能传入仲膺口内，然后发散到仲膺的听觉器官。但是声音越细，越使对方销魂。

仲膺在这黑暗的温柔乡中，百无禁制，心情更自放纵起来。他那摸乳的手，好似受了顺序前进的暗示，再行向

下侵略，已越过畅行无阻的平原。淑敏的酥腻如脂的腹皮，受了摩擦，便一凸一凹的发生弹力。仲膺的手走着，忽然遇见一条如带的山峰横阻在前，知道这是一道最末的关口，然而因为以前各险要的进行顺利，挟着破竹之势，不难急转直下，便要斩关而入，偏偏这裤带的扣带系在旁边。好容易循着山脉，才发见蟠曲的高原。妙在系得是活扣儿，擎着带的一端，稍一拉动便算开了。仲膺心花随着开放。便要循旧路积极进行。哪知前进没有一寸，淑敏好似突然从昏睡中醒来，猛来了一只手，把已松的裤口抓紧，拦住探花使的去路。仲膺既已到了悬崖，哪能勒马，当下忙把她的手推了几推，无奈淑敏把全力都运在这只手上，坚不可动。仲膺没法，只得开口柔声叫道："妹妹，现在咱们不是已竟了么？你又何必这样？好妹妹，你松手吧。淑敏既不放手，也不答应，但上面的樱唇中却吐出一片舌尖，舔仲膺的唇肉。仲膺知道她对一切是千肯万肯，但再推她的手，手还坚执不肯通融。这很像两国交涉，上边的主脑口里表示亲善，而手下却尽自从中作梗。这种交涉，外交专家都感棘手，仲膺当然也无法可施，只可知难而退，撤下手来，另寻道路。便又温存着道："妹妹，这是为什么呢，教我着急？"说着手已伸向下方，轻轻一摸，恰摸着淑敏的光滑的腿腕。淑敏不知怎的，这时又肯迁就了，竟将腿儿向上一曲，把一只玉足递到仲膺手里。仲膺把握着，忽然想起一个坏主意，偷偷用食指向脚心一挖，预料这作法能使对方改变态度。哪知淑敏一声

“哎哟”，将腿一伸，脚儿从仲膺手里夺出逃走了。仲膺再伸手捞摸，虽在这窄窄的被池中，更难觅得鸭儿踪迹。

原来淑敏已藏到后方去了，仲膺所能接触的只在膝盖以上，只得暂舍远图，且攻近处，从膝盖向上摩沙到腿根儿。这一带的光洁平滑，直可以做个溜冰场。然而时候并非冬天，仲膺虽守着溜冰场，因为不是英雄用武之地，意中还希望着游泳池，无意中由溜冰场更进了一步。不想这一来，又破坏了淑敏的不抵抗主义，她不能再安静了，另一只手忽伸过来，又抓住裤叉儿的下口。仲膺不知进退，仍向前攻，又遭了坚决地挡驾，这才显示出她的保守主义的限度，什么东北西北东南西南，一切边境都可以随便放弃，惟有中央腹地却是关系重大，若有敌人来侵，定要尽力抵抗，尺土寸地，不以与人。

仲膺两次碰壁，才觉悟这是战而不宣的错误，并且武力已然失效，应该用政治手腕解决了。忙缩回手来，把她紧紧抱住，叫道：“妹妹，你再不可怜我，我要发狂了。今天是咱们百年好合的起始，你别忘了好事多磨，迟为鬼妒，并且良宵易尽，一会儿就天亮了。妹妹你……”淑敏噗哧笑道：“呸，我瞧你像个新人物，哪知一肚子净是《聊斋》，这话儿我不懂，你少说。”仲膺道：“是，是，我不说，你可以放手了。”淑敏哼了一声，仲膺以为她业已允许，便向两方旧路一探，依然是负固当关，严禁过往。

仲膺已然被挑逗得心如火炽，哪能再忍耐得下去。就出了奇兵，从旁边偷袭过去。淑敏照应不及，仲膺的手已

突入围中，正面的防御立时崩溃。这又似两国交兵，甲军出偏师直袭京师，乙军回援不及，畿辅震动，便难免纳款乞降了。

仲膺方自志得意满，不料淑敏猛然厉声道："你还想怎样？这还没轻薄够么。"说着随声霍地翻身坐起。仲膺在神思迷茫中，满心都是热火，突然听得这意外声息，不禁大惊，不自主地缩回了手，也歪着身子坐起来，吃吃地道："你这是怎么……怎么？无故的……"淑敏很快地说道："劳驾你，把灯捻亮了。"仲膺一听这话，莫名其妙，但心中隐隐生出一种悟会，觉得电灯一亮，今夜的希望便要归于渺茫，这事万不可依她，便仍摸着黑儿，拉住淑敏的玉臂道："就这样吧，好好的亮灯作什么？"淑敏推开他道："不成，我有事，要不亮灯，我宁可躲了出去。"仲膺无可奈何，只得摸索得电门一按，立刻房中大亮。

二人在黑暗中工夫久了，乍经强烈的光线刺目，都把眼闭了一下。淑敏低头见自己的睡衣已绉到半边，若非有裤叉遮掩，便要妙处具露。忙欠身整好，腿儿一盘，藏到衣下。她在方才本已被仲膺挑拨得情不自禁了，任他轻薄摩挲，几次到了危险关头，仲膺去斩关夺隘，淑敏心里动得比仲膺还要厉害。论她的本意，已是完全任从尊便了。然而处女终有不可遏制的羞怯，每逢仲膺闹到紧要关口，她的手便好似自动般地过去阻路，其实仲膺若继续缠磨，或者强迫执行，淑敏都可以委曲顺受的。无奈仲膺稍存客

气，不敢过于唐突，见难即退，竟而失却当时的机会。

淑敏在仲膺进攻激烈时，无端的起了一个念头，忽地想起芷华，觉得男子的情动状态，竟如此可怕，当初芷华初次和仲膺接近时，也是这样么？她一想起芷华，突又发生异样情感，念到芷华和仲膺离开才不几天，仲膺身边说不定还沾着她的余泽，现在仲膺和自己发生关系，这多么难以为情。想到这里，又醒悟自己的来意，不是只为抓住仲膺的心么？既已这样的拥抱摩挲，男女间的界限已完全踏破，很够他铭心刻腑的了，何必定在今夜经过那羞死人的境地呢？淑敏暗暗咬着牙，默念着"够了够了"，一个猛劲儿，翻身坐起，强迫仲膺开了电灯。

这光明把二人的迷梦都消去一半，回想方才的事，一个惭愧过于激切，一个后悔过于随和，全觉脸上热热的。但二人稍一咀嚼所经的滋味，又同觉留恋起来，这好像作着甜蜜的梦，忽然惊醒，回想之下，又恨不得再闭上眼，重继续未完的梦。仲膺掬着一付痴呆的眼光，望着淑敏。淑敏脑中虽清凉了许多，但身体上仍自波动着生理上变化，可羞的热度，阵阵从下面直扑入心中，幸亏她仍咬着牙把持心情。然而她的下意识却似乎悔恨方才不如不动了。仲膺连喘了几口气。才说出话道："妹妹，咱们还睡下去吧，你也没……"淑敏寒着脸儿道："够了够了，咱们……我是你的妻，你这丈夫今天已经做尽你所应做的了，还要怎样？"仲膺一怔道："难道我们夫妻的关系，便永远止于此么？"淑敏又羞得红了脸，瞟了仲膺一眼，低头

道："呸，这话亏你也问得出来，我何曾说永远？只说今天已经够了。"仲膺听她说出这种话头，做出这等情态，不禁重又生了新希望，便凑过去，想要拉她的手。淑敏又一把推开，咂着嘴儿道："啧啧，你又来了，慢着，我且问你，这房子从白萍时就这样设置么？"仲膺听她提起白萍，不知所寓何意，只可茫然答道："是的，不错，从当初就是这样陈设，一直没动，因为……她不愿意移动啊。"淑敏道："好，你想想，就说这张床吧，当初白萍和芷华眠在这张床上，芷华嫁你也在这张床上，如今又是我了，我可不能像你们那么麻木，因为我在这里时时要想起芷华和白萍，难免生意外的感想。我还不是这房里的主要人物，你呢，你和这房里的人差不多都有关系，旁的不提，只说芷华吧，芷华在前天还和你在这一张床上，如今只隔了一夜，你所爱的就换了人了。不特换了人，还在这同一地方发生爱情，试问心里不觉难以为情么？怎还和我缠磨不止？难道你们男子心情就这样容易转爱，得了新的，立时就忘了旧的？这太叫我可怕了。"淑敏说罢，故意绷起脸儿，做出轻鄙之色。

仲膺大惊之下，疑惑淑敏是故意试验，自己回想，方才简直是轻薄儿行径。她若一直没有动情。仅只用冷静眼光观察，当然要看不起自己。不过她居然肯这样牺牲身体来试验我，却是为着什么？若说她只为明白我的为人，如今明白了又该怎样？和我断绝吧，那么她的女儿清白，差不多被我污坏尽了，恐怕世界上没一个这样呆的女子，在

没决定要嫁这男子以前，就肯受这样的轻薄，除非妓女或能如此。然而淑敏品格很高，绝不会过于无赖，她定是对我完全有了依托之心，方才肯作肌肤之亲，她现在这种做作，定是故意呕我，不要被她骗了，还是慢慢地向她软求，趁着大好良宵，达到原来目的。

仲膺有了悟会，便改容笑道："妹妹，你莫认我心情转变过速，你要明白，第一我的转变是承受你的意旨，你愿意我抛弃芷华成全白萍，我若不肯转变，还对芷华依依不舍，倒叫你不放心了。第二我的转变，是由于你的暗示，你若不给我以意外的希望，我也不敢拉你到床上，你也到不了床上。既到了床上，妹妹，你能怪我放肆么？"淑敏被他问得答不出话来，小脸儿一红，皱着眉头道："我不和你斗口，反正你这人的心我是明白了，现在我不和你说话，你离开我。"说着把手一挥道："下床去呀。"仲膺道："我正睡得安稳，为什么下去？"淑敏又瞪起星眸叫道："哦，你方才不是说过，无论何时都能听我的命令么？怎我这时说话你不听呢？你再不下去，我就认定你这人毫无信义了。"仲膺道："不是我失信。是你对我变卦啊。"淑敏面上梨涡微露出笑容，道："我……我不变卦。"仲膺道："现在你就……"淑敏插口道："并非我变卦，只怨你太忙了。"仲膺听到这话，忽想到忙既错了，当然慢便好了，不由又生了希望，在这希望中觉得命令仍须服从，于是慢慢转身下床，又向淑敏道："我该在哪里呢？"淑敏道："你就坐在对面好了。"仲膺应了一

声，方要走过去，淑敏又叫道："回来，把帐子给放下来。"仲膺愕然道："放帐子作什么？"淑敏道："你别管，这又是我的命令。"仲膺只得把帐子放下，立刻淑敏便隐在帐中。

仲膺无奈，只得坐在对面沙发上，静看她作何举动。哪知只见帐中摇摇，笑声吃吃，接着人影一歪，便倒下了。过了须臾，不闻声息，好似竟睡着了。仲膺忍不住叫道："喂，你叫我在外面坐着，你倒睡了。"淑敏应道："我也没睡，也不是叫你坐着。"仲膺道："叫我作什么？你骗我出来自己好睡呀。"语声未了，忽见帐中的淑敏一伸玉臂，去按床栏上的电门，倏时灯又灭了，接着床儿嘎地一响，似乎淑敏躺倒睡下。仲膺暗思，这可倒好，她果然是睡了，便沉心听了一听，声息毫无。这时仲膺见她许多作张作致，已决定这是伶俐女子的调笑手段，故意耍弄自己，自己也该想法和她斗斗，看到底是怎样意思。便立起身来，蹑足潜踪，悄悄向床前溜去，预备要加以暗袭，乘其不备，扑入帐中。哪知慢慢用脚尖快挪到床前，听了听还是没有声息，就一步跳到床边，向床内扑去。

哪知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那淑敏已听到他喘气和足音，暗自提防，用手把帐子接缝处抓住。等仲膺向前一扑，淑敏嗷地一声，霍地坐起，将双手死命地抵住帐门，恰恰和仲膺相触。仲膺想不到奇兵又遇埋伏，就隔着帐子拉着她的手道："得了，你叫我上去吧，何必再斗呕我呢？"淑敏连声叫道："去，去，你给我躲开。大黑影

里，往我们女子床上闯，都是你们男人干惯的事呀？你趁早走，不然我可急了。”说着用手向外连推带搡。仲膺见这一着又失败了，只可柔声哀告，委委曲曲地道：“你自己睡，剩我自己，冷冷清清的多难过，你也不替我想想。”淑敏道：“我何曾睡来？有你这样的好人在旁边，我敢睡么？你赶快躲开，我不睡，陪你坐着。你要非进来不可，就让我先出去。”仲膺叹了口气，转身又退回沙发上。淑敏竟又把电灯开了。仲膺再看帐中，她又躺下了，气得半响不再言语。

沉静了十来分钟，淑敏忽格地笑了，道：“糊涂人，你不言语，是生气了么？告诉你，气不是容易生的，气病了又没个知疼着热的人管你，那可怎样好呀？我不是呕你，实在怨你自己糊涂，方才我灭了灯，是为什么？你不明白，我那是叫你趁这一会儿工夫，平心静气地想想过去未来。方才你对我那样热烈，是一时感情激动，不能作准的。过了这时候，也许后悔，所以不如在事前多考虑一下。现在我给你半点钟时间。去仔细斟酌，过了这个时间，你再说爱我，我便知道你爱情不是完全由于情感冲动，可以接受你的爱了。”仲膺忙道：“我用不着斟酌，已决定永远爱你了，难道你还认为我只是一时感情冲动，怕我始终乱弃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我因为你头脑太热了，所以希望冷静些。不只你，我也要作一回考虑，或者半点钟以后，我还许变卦呢。从现在起，咱们都不许说话了。”仲膺听她说得坚决，暗想她此举不只是玩弄自己

的余波，也是一种缓兵之计，自己可以稍安勿躁，看过了她约定的时候还有何法转展，想着便不再言语了。淑敏笑着道："你怎不说话，到底依我的话不依呢？"仲膺点头，只说出一个字来道："依。"淑敏道："好，从现在起始。半点钟要各不相扰，连口也不许开。"仲膺又点点头，用手指指嘴，淑敏见他痴呆样儿，不由笑了，接着把一边的帐子挂在帐钩上。她转过身去，面向床里倒下，把脊背向着仲膺。

这时房中寂静得很，外面天光已微露晓色。仲膺坐在暗处，望着床上，绣帐半掩，垂着珠穗的电灯之下，斜卧着一个曼妙的少年女郎，这种光景，很少有人能够领略，因为相爱的男女绝没有象淑敏这样肯辜负良宵，给与男子以领略妙态的机会，然而仲膺空瞧着她动人的姿式，心里丝毫不能满足。她那样如云的美发，雪白的粉颈，细瘦的腰肢，以及由腰部下隆然突起，肥圆的臀部，这些都使仲膺怅惘。方才一切都抚摩遍了，只是没有瞧着，现在能得瞧着，却又不许抚摩了。起先还看得心里焦急，以后想到半点钟后必有变化，只可沉静着等待变化了。在等待中，想到象淑敏这样刁钻的女子，真是少有，天下女子若全和她一样，作男子的就太苦了。又联想到自己平生，只经过两个女子，这两人的个性，就相差很远，淑敏具有不可思议的定力，她能引诱男子发狂，却又能从男子臂膊下逃脱出去，世上春情发动期间的少女，谁能做得到呢？芷华便与她大不相同，自己当初和芷华定情之夕，她是那样缠

绵，柔软得和羔羊一样，自己给她一些挑诱，她立刻赖到怀里不能转动，任凭摆布了。哪象淑敏这样生龙活虎般，叫人捉摸不定呢。仲膺想到芷华的恩爱之情，不由头儿向沙发背一倚，仰面凝思起来，把旧时旖旎风光，在脑中重映了一遍。忽然念到这可爱的人已是重归旧主，与自己永远分张，便是明天和她能再见一面，也是咫尺天涯，要想如以前那样厮磨，再没希望了。

本来仲膺从和淑敏见面以后，便被她掇弄得惝恍迷离，而且淑敏时时变化不测，仲膺的精神应付她过愁不及，哪有余暇回思芷华旧事。如今淑敏故意给了他这个机会，才得引起了思绪，引起便不易立刻抛开了。他前思后想，起了无限伤心，再瞧床上，睡的已不是旧人了，不由涌出了眼泪。这一来，方才的情欲之火已被泪波浇灭了大半，但心中还在飘飘荡荡，方用衣袖拭干了眼泪，忽听床上嘎地一响，淑敏叫道："半点钟够了。"她说着便翻身坐起，大马金刀的盘着腿儿，向仲膺招手道："来，你过来。"仲膺连忙收敛心神，立起走到床前。淑敏正颜厉色地问道："你现在心里怎样？"仲膺还未答话，淑敏又接着道："你把芷华寻思够了么？"仲膺一怔。淑敏又道："你和她那样恩爱，若从此不能相亲，想着不难过死么？"仲膺的眼泪正还汪在眶内，被她用这刺心话一勾，立刻又流下来，仲膺要拭已来不及，暗自着急，恐怕自己在这时候抹泪，她便不恼也要扫兴了。果然淑敏瞧着他哼了一声，便格格地笑道："哎哟，哭了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你能

说是为得着我喜欢的么？别是为失了芷华难过的吧。你想想，我方才叫你考虑一下好不好？要不然，把爱情给了我以后，再想起芷华，哭煞也嫌晚了。现在我认为你这两行眼泪便算表示了意见，告诉我还恋着旧人，并不需要我这新人，你们男子的心都是这样，一点没有准的。倘然我方才把一切都给了你，不是个大错误么？如今很好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权当在贵府借宿一夜，屈尊你还回对面房里睡去吧。”说完脸儿一沉，就又把半边帐子放下，一摆手道：“我要睡了，明天见。”仲膺心中十分忐忑，就叫道：“淑敏妹，我不能瞒你，方才实在是为想起芷华旧事而惹起伤心，不过也是由你的话勾起的，请你万不要过意，我已决意从今竭力把芷华忘却，这是最末次思念她，以后我整个的心就全属于你了，妹妹你多原谅，容我向你说说考虑以后的意见。”淑敏道：“不必，方才你已用眼泪表示了。”仲膺道：“妹妹，你这太错会了，我并非因系念芷华，而要对你怎样，实在因为有了爱你的决意，才用眼泪和芷华诀别。妹妹，不要不放心，你莫说叫我考虑半点钟，便是考虑半天，半月、半年、半个世纪，我这爱你的心也不会动摇。你想，芷华既重归旧夫，把我抛下，我这后半段生命只有仗你维持，况且你已答应救护我了。现在我敢赌咒说此心无二，妹妹你可怜吧，不可折磨我了。”

淑敏想不到他居然说出这一套哀婉可怜的话，心里原存许多腾挪的主意，倒不忍施展了，便道：“你这爱我的

话是用冷静头脑想出来的，还是由狂热发出来的呢？”仲膺道：“我流过眼泪才说这话，怎能是狂热？”淑敏道：“眼泪别算到我这篇账上，你既然有真心爱我的表示，我也信你，其实咱们夫妻的名分早已定了，你便是不能爱我，我为着救白萍芷华的性命，监视你的前途，也要觍着脸儿来做边太太。这半天所争的，只要定出咱们夫妻是什么种类，是挂名的呢，真实的呢，现在咱们既都认为可以成为有爱情的真实夫妻，那么久远的没有问题，只有眼前的……你这情形，好象要我立刻做芷华的代表，我呢，早晚是你的人，没什么可害羞的，不过这里是白萍的旧宅，是白萍的旧室旧床，也是芷华的旧室旧床，你要觉着没甚不好意思，就上床来吧。”

仲膺听着，暗自为难，待上床吧，又怕她骂自己只图贪色，不动感情，待不上床吧，又怕她另外出什么故事，便婉情着道：“妹妹，我并不是浪漫的人，方才……”说着咽住，咳嗽一声，才接着道：“这房里诚然不大好，我想赶快去赁一所住宅，等结婚以后，咱们再实行同居，您以为如何？”淑敏瞧着他微笑点头，仲膺道：“你不怕寂寞……就自己睡吧，我要回那对面房里去了。”说着便向后退去。淑敏忽然嘻地一笑，伸手拉住他道：“你到那屋还是哭去呀。别走，还是陪我睡。可你要自己检点，放老实些。”仲膺做梦也想不到有此转机，便轻轻爬上床去，居然没有意外变化。淑敏又捻灭了电灯，二人相拥着倒下，并枕相偎。仲膺既不敢再行唐突，淑敏也不作过度诱

惑，只合衣拥抱，倒喁喁地谈起心事情话来，直谈到早晨七八点钟，还未入睡。

其实他俩都因为神经震荡过烈，而且第一次同床又未曾发生关系，任是表面怎样安静，心里到底不能坦然。依着淑敏，仍要休息几点钟，等到黄昏，趁夜车回北京，立时去与白萍芷华见面。仲膺的意思，却主张趁早车去，到北京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晚饭，饭后便去见他们，免得在深夜里许多不便。二人商议半天，淑敏竟依了仲膺的主张，再不睡了，一同离开软温温的床榻。

仲膺唤起老妈，侍候洗漱，预备点心。那老妈见这位张小姐竟于主妇不在之时，同主人长谈了一夜，不禁暗自猜疑，时时将诧怪的眼光望着淑敏。淑敏虽然觉察，也只可装作看不见。当时洗毕了脸，就借用芷华妆台上的化装品理妆。仲膺忽瞧着她笑了一声，淑敏道："你笑什么？"仲膺不语。淑敏道："我明白，你不是笑我这新人承受旧人的物件么？"仲膺摇头道："不是，我是想起方才夜里从你唇上吮得一种很甜的滋味，如今你洗去了剩粉残脂，再换上这里的脂粉，我就不能再尝到甜味儿了，所以很后悔夜里不都吃净了，这时都洗到水里多么可惜。"淑敏"呸"了一声，羞他道："呸，你好没出息，瞧瞧自己还小么？再说我昨天也没擦胭脂，便是擦了，也没什么甜味儿，你做梦呢。"仲膺道："我不信，你的唇儿红得这么好看，不能没擦胭脂。"淑敏道："不信，你瞧，我这是才洗过脸，只抹了层冷霜，唇上什么也没有，你瞧红不红？"仲

膺道："方才我没留神，或者你已涂上胭脂了。"淑敏便拿过沾湿的毛巾，在唇上抹了又抹，举着毛巾道："你看，有一丝红色么？"仲膺才知她玉艳花娇，全出天然，不是人工涂抹，真是个绮年玉貌的美女，忍不住心中一动，便低头吻了她唇儿一下。淑敏忙把他推开，娇嗔道："去，躲开，叫老妈子进来瞧见，成什么样子？"说着便对镜端详着道："我这眉毛，总有几根儿不守范围，长在轨道以外，拔了去，隔几天又生出来，讨厌着呢，这又长出四五根来，这里有小夹子没有？"仲膺道："有的，芷华也和你一样，隔几天便举行眉毛大扫除，小夹子总在这妆台抽屉里。"说着便去开左边的抽屉寻找，淑敏也开右边抽屉，却不见夹子的影儿。仲膺开到最下面第三个抽屉，里面多是些香袋粉纸，十字布图样之类，堆得很满。随手向下一翻，忽然摸着一张很厚的硬纸，抽出来看时，却是张照片。打开再瞧，原来是当初撮合自己与芷华结婚的恩物，这恩物便是白萍和那所谓周梅君女士合摄的照片。仲膺原本见过，却不知芷华竟藏在这里。当时不愿被淑敏看见，便要归置原处，哪知淑敏眼快，已拉着他的手问道："这是什么？"仲膺含糊应道："一张照片。"淑敏随手取过，看了一眼，装作惊异道："这是谁？呀，白萍，还有个美貌女人。呦，这是结婚纪念照片，还有日子，不过半年以前呀。"说着直视仲膺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白萍另外已结婚了，怎他还向我求婚？倘若我真嫁了他，这周梅君怎么……我还不算，现在他又把芷华夺回去，也是

疑问哪。这又是大秘密发现，你该明白，请你告诉我。”

仲膺本来怕她看见究根问底，无奈竟被她看见了，犹疑一下，只好说道：“白萍这样照片大约是假造的，这周梅君并无其人。”淑敏道：“那他为什么照这像片？”仲膺道：“照片是为给芷华看的，提起来话长了。”说着瞧瞧壁上时钟，叫道：“上北京的早车，只差三十分钟，这事一点钟也说不完，咱们还是收拾快走，到车上细谈去好么？”淑敏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不过我心里纳闷得很，恨不得立时明白。”

其实淑敏对这事比仲膺还要明瞭，因为她曾经白萍芷华两方面的解释，完全了然于胸，这时故作不知，只为要试验仲膺的心地而已。她说完便立起，也不暇收拾眉毛了，草草梳理头发，穿齐衣服。仲膺也擦了脸，随便吃了些点心。淑敏悄不声地把那张照片塞入手提包内，仲膺告诉了仆妇留神看家，才和淑敏一同出门。仲膺走到门外，忽然道：“哦，那照片还在外面丢着呢，我去收拾起来。”淑敏拦住道：“随他去吧，家里也没外人来，老妈子看见又怕什么？现在时候够了，再耽误怕赶不上车。”仲膺想了想，也就罢了，他又哪知淑敏已把照片悄悄带起来呢。

二人走着随路雇洋车，直奔车站，好在只带着淑敏的那件小旅行箱，并不累赘。到车站仲膺买了两张头等票子，走进站台。淑敏道：“这三点钟的路程，何必坐头等呢？”仲膺道：“咱们不是有话要谈么？那就该寻清静座位。这次车头等客人极少，若有包房，就更方便了。”淑

敏便不言语，厮并着走上火车。

头等车厢里疏疏落落，只有两三个客人，包房却有四间，二人安安稳稳地占了一间包房，立刻有车役过来伺候。仲膺要了几份报纸和纸烟，那车役便鞠躬退出，把门倒带上了。二人向窗外看了会儿匆匆来往的客人，少许笛声一鸣，车便开了，淑敏瞧着车走出站台，才回头向仲膺嫣然笑道："现在该我接着审你了。这照片的原由，你还不说么？"仲膺点点头道："这当然要说的，其实不必，你因看见照片，询问到我，即使你没瞧见这照片，并不向我询问，我当然也要在最近几天内把和芷华的一切经过完全对你说明，因为现在你我既有了夫妻关系，夫妻中间绝不许有秘密存在。若有秘密，就是将来隔膜的导线，你说是不是？"淑敏答道："是的，你说吧。"仲膺咳嗽一声道："现在你既由这照片发问，我就从这照片的范围内说起，范围以外的事，等有工夫时再说如何？"淑敏点头道："随你便，快说吧，别磨蹭了。"仲膺便把自己和芷华的秘密，被白萍撞破，白萍慨然把爱妻和家产相赠，拂袖而去。哪知芷华也把自己驱逐出门，自己也悔悟难对良友，就立志改过自新，作了一回事业。无奈相思牵缠，又病了许久。及至病好以后，还是忘芷华不下，便每夜到她的旧宅旁站立些时，虽然不敢进去，只看着楼窗中的灯光人影。藉以稍解痴心。忽然有一夜，在那地方和白萍相遇，他像受了神经病似的把我拉到旅馆，细谈别后经过，我才知道他是才从北京来。他发表意见说，芷华现在是无所属

的人，她所爱的只咱两个，咱俩应该急速判定她的归着，使她脱离孤寂的痛苦，并且咱俩中有一个陪他去享受幸福，一个自去作永远沦落者。白萍于是又出主意，用赌博方法，决定我二人的命运。我本情愿退让，不肯依着他做，白萍却说出许多理由，定要逼迫我接受他的意见。我实在无法，只得随他，心中却希望着落到失败的地位。谁想这奇妙而公正的赌博，反使我得了胜利，于是白萍立誓帮助我得到芷华，又嘱咐我听他的音信，他便别我去了。过了不到一月，白萍来信，叫我到城东梁园去等候芷华。我依言去到梁园，一连去了六七日，居然和芷华遇见，她同行的还有个女子，竟而没有理我。我伤心至极，以为虽然见面，芷华还是不愿爱我，就把带着的酒，在园中饮了个狂醉，睡倒在地上。不料夜里芷华重又转来，把我带回家中，不特能重叙旧情，并且能允许我的求婚了。她这转变的原因，就因接到白萍的离婚书和这张照片。当时芷华把照片给我看，我便知照片虽真，而事情是假，白萍不定从哪里寻一个女子，合摄了一张照片，就为结婚纪念合影来哄骗芷华。但是我心中固是感激白萍，却不能告诉芷华，恐怕一说明芷华就要变卦，这实在是我欺心的隐恶，自私自利的行为，自觉惭愧得很。”

淑敏听到这里，便接口道：“好了，这事你说的和我听见的一样，虽然你对芷华欺心，对我还没欺心，居然肯说实话。”仲膺一怔道：“这事你在谁口里听说过？”淑敏道：“这你就不必管了，你虽是局中人，所知道的事还

不及我这局外人多呢。你只知白萍促成了你和芷华的结合，可是最后还有个大关键，握在我手里，在你和芷华结婚的前一夜，我若稍一多事。你连这短期的甜蜜光阴都享受不着。”仲膺瞧着她道：“怎么呢？”淑敏道：“在你们结婚的前夕，我住在你家，芷华曾把你们三角关系的原原本本，对我忏悔，并且求我指示正当办法。”仲膺笑道：“你以为那时能破坏我们么？我们成局已定，未必是口舌所能破坏的吧。”淑敏点头笑道：“诚然，你们大局已定，不是我的口舌所能破坏，不过除了口舌以外，另外有一件东西很足以叫芷华对你改变态度啊。”仲膺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淑敏道：“你猜。”仲膺想了想道：“我实在猜不出，因为我们中间并没有什么关系物件。”淑敏道：“你猜不着，我给你看吧。”说着便打开手皮夹，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仲膺道：“你瞧，就是这个。”

仲膺看着照片表皮，已觉眼熟。及至翻开夹纸一看，竟还是方才给她看的那张，白萍和周梅君结婚合影，不由诧异道：“这不还是那张，怎在你这里？”淑敏道：“这是我方才随手带出来”。仲膺皱眉道：“这种东西，藏在家里罢了，何必带出来？万一丢失，落到旁人手里，反对不住白萍。”淑敏道：“呦，你以为这照片秘密得很，没有旁人见过么？其实这照片不止一张，见过的人多了，你不信，回头到了北京上我家里，就可以再给你一张同样的看。”仲膺纳闷道：“怎么呢？难道这照片不止一张，白萍还送过旁人？”淑敏道：“这是题外的事，现在不讲，

我只告诉你，在你和芷华结婚的前夜，若给她看了这件东西，她可以马上变卦，要求你推翻婚约，或者展缓婚期。”仲膺道：“我不信，这照片芷华在没和我定婚以前便见过了，而且不知看过多少次。再说我见着这照片，也是她给瞧的，怎会她在结婚前夕能因看这照片变卦呢？”淑敏笑了一笑，伸手把照片从仲膺手里取回，指点着说道：“固然啊，这照片是她熟识的，可是有个隐密处，还没见过呢。”说着便轻舒玉指，把照片从夹纸缝中抽出，将反面送到仲膺面前，道：“你瞧。”仲膺立刻看见白萍在照片反面所写的几十个字，不由心中一跳。

原来当日芷华把这照片给仲膺瞧时，仲膺便在无意中发见了这个秘密，知道白萍为保持信用，才造作出这张假结婚照片寄给芷华，以撮合仲膺的姻缘。但白萍终是对芷华不忍恝然割舍，所以用这对天卜卦的办法，另外写出苦衷在照片背面，若是天意使芷华归于仲膺，她便只看正面；若芷华仍合白萍前缘未尽，她便能瞧到这隐微之处，只要瞧见，那么这照片和离婚书信就一概成为废纸，她便不各处寻访白萍，也要安心等待白萍，绝不会与仲膺结合了。当时仲膺瞧破秘密，猜出白萍的隐衷，他曾犯了很大的犹疑，因为既得了白萍不忍割舍芷华的证据，在良心上说，应该把这秘密告知芷华，请她自行斟酌，无奈仲膺预料若被芷华知道这个隐事，必然把自己与白萍在旅馆赌博的情形也供认出来，那时芷华明白白萍并未另行结婚，必要仍求故剑，自己这新欢当然又要落伍惨败。于是动了

私心，把这秘密存在心里，一直隐忍未言。不料这时竟被淑敏当面揭破，不禁惊疑万分，暗想这照片淑敏怎会看过，即使芷华给她看过，又怎会凭空地搜出这隐秘来？他一面惊疑，一面又自心中辗转，淑敏以此相问，自己应该如何表示，若自承认早经发见，岂不使她认为心术不正，只图自私？若假装没见过，岂不说慌欺诈，对不住自己良心？很快地一加思忖，便决定不可欺心，要说实话，就瞧着那照片背面的字，哼了一声。

淑敏见他由惊异转为沉静，自己倒惊异起来。暗想我本预备使他大吃一惊，怎他反坦然不动声色，是何缘故？猛然醒悟自己料错了，想必他发现这秘密在自己以前。当时沉了一沉，便笑道："哦，这个你曾早见过了？"仲膺悄然点头答道："是的，我不敢瞒你。"淑敏道："这就是了，看起来不知这秘密的只有芷华一人，倘然我给她看了，她还能和你结婚么？"仲膺道："当然不能。"淑敏道："所以你能同芷华度几月甜蜜光阴，应该对我感谢，这是一层。现在我又得了个新问题，你既首先发见这个秘密，岂不知道秘密也时时有被芷华发见的危险，也便是你的幸福前途中永远伏着危机？我只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早把这照片焚毁灭迹，以免后患呢？"仲膺道："我不能把这照片毁灭了啊。当时瞧见这照片内层的字迹，不啻听白萍当面告诉我他不忍离弃芷华。从几方面着想，我都该把这秘密叫芷华知道，才算对得住自己的良心。但是我回想失去芷华的痛苦，就没有了勇气，换句话说，也便是我只

图自私，将这秘密隐瞒起来，以维持自己的幸福，至于白萍那边怎样，我就不管了。这办法在表面上看，我既与白萍赌赛而得了胜利，白萍只应该助我得到芷华，在照片上写着违背原意的字迹，是他的错误。我对他的错误置之不理，或者代为销灭，都不为没有理由。但是在情理上讲，芷华原是白萍的爱妻，我凭空用不正当手段夺取过来，已够亏心的了，若再把这字迹销灭，对白萍还可说是一种防范手段，对芷华却太狠毒，她丈夫本来爱她，如今既强作出这不爱她的表示，已经够了，难道这一点爱的痕迹都不许存留？那么我的用心就过于毒辣，很像巨奸大憝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全是老生常谈，这字迹是无穷后患，芷华随时可以看见，随时可以对你变心。你既极爱芷华，应该使她得着安定的生活，如何还留着这祸物？倘若被她看见，岂不要沦入苦境么？”仲膺愕然道：“这一层我还未想到，我只觉白萍既然用这对天卜卦的办法，我也随着他作下去。白萍的意思是倘然上天要使芷华仍能归他，便看见这字迹。我的意思是倘然上天要使芷华永远归我，就看不见这字迹。”淑敏点头道：“好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人并非心术不好，只于太容易受感情支配，这旧事不提了，我想今夜咱们见着白萍芷华的时候……。”说着向仲膺瞧了瞧道：“你肯把这秘密合盘托出么？现在你既决心把芷华还给白萍了，这秘密已没保存的必要，乐得叫芷华晓得白萍的苦衷呢。不过……只怕你别有用心，还舍不得……。”仲膺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是说把这照片的种种因

由，都发表给芷华么？那是自然，我有什么舍不得，你应该明白，我对于芷华的爱无论是纯洁不纯洁，最低限度当然希望她得到幸福。当初我只为要直接给他幸福，所以弄出许多风波，如今既觉悟了，把她归还给白萍，当然更希望她与白萍极端相爱。像这种可以增进他们相爱的大节目怎能不发表呢？”淑敏笑道：“你的意思极好，但只一样需要斟酌，你若把这事说出，芷华知道你欺骗了她，或者恨了你，从此再莫想有……”仲膺不等她说完，便插口道：“这事怎能说是欺骗，只于隐瞒罢了。你说她恨我，恨我也好，因为她对我多恨一分，对白萍便多爱一分，我为她的前途着想，只愿讨厌，不必讨好了。”淑敏道：“哦，你何以如此大彻大悟，这话不是敷衍我么？”仲膺道：“我何必敷衍你？你若仔细思想，就明白我这些话非对芷华绝情，而是仍出于爱她的心。”淑敏凝眸一想道：“是啊，芷华前途的幸福，都在白萍身上，你爱惜芷华，当然愿意她专心去爱白萍，这是一条最正的路啊。”仲膺道：“你这话正是我的心事。”淑敏叹息一声，握住仲膺的手道：“我才看出你真是一个多情的人。芷华几生修到，能承受你们两个至性人的爱。然而她到底不能双方并得，居然把你让给我，膺啊，我现在心里欢喜而又安慰，因为瞧你对芷华的情形，已能预料我终身有所倚靠，绝不会落到悲惨的境遇中了。”

二人正说着话，忽听外面叩门，仲膺叫道：“进来。”门启处原来是车役，来问用什么不用，这是故献殷勤，预

备稍迟讨赏。仲膺看看淑敏，淑敏摇头，仲膺便道："不用。"又问道："现在到哪里了？"车役道："快到廊坊了。"仲膺点头，车役才退出去。淑敏咧了仲膺一眼道："到了哪里，你不会看外面的站头，何必问茶役？"仲膺道："问茶役怕什么？"淑敏撇着小嘴儿道："叫他看着咱们连经过的站头儿都没看见，仿佛咱们怎么了似的。"仲膺笑道："怎么了？我不明白，他能疑惑咱怎么了。"淑敏"呸"了一声道："频气。"仲膺道："我们是正式夫妇，想怎么了自有咱们怎么了的地方，何致于在火车上怎么了。再说若定要怎么了，昨天夜里早已怎么了。"淑敏红了脸道："呸，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只说了一句，瞧勾出你多少话来。"

仲膺看着她娇嗔的模样，比喜笑时更加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处，不由情不自禁起来，便把她揽到怀里道："妹妹，我不知怎的，越瞧你越觉好看，'西厢记'有句妙词儿，是我甘心为你死，我现在真有这种情形。"淑敏道："哦，原来你这人只懂得重色呀，我虽然生得不好看，可是你若只为我的容貌上欲生爱情，那真不是我所希望的，这太靠不住，倘若我生病改了模样，或者遇到什么灾害而损失了容貌，那时你定不爱我了。"仲膺道："咳咳，你真是神经过敏，若说我爱你只为你的容貌，真冤死人了，我虽然对于你相识日子不少，可是从昨天才在我心中种下很深爱的根基，因为昨天你把你一切的美德和好处，同时攻入我的心房，这完全与你的容貌无关。倘然你是个极丑

的女子，有昨夜那一场经过，我也是照样爱你。再反过来说，以前你也曾把美貌映入我的眼帘，那时我为什么一点儿不发生爱情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你们男子的心最难捉摸，你说以前见我时并不发生爱情，那是你不敢发生，而且发生也是没用罢了，其实说不定从那时你就怀了野心，如今好算如愿以偿。”仲膺笑道：“你把我说得太不值钱，那时我和芷华正要结婚，若为见了你便生异心，那还成什么人？”淑敏道：“呸，别只说得好听，瞧你昨夜那种情形，没出息的样子，哪像对着生人？我猜你准是蓄志已久。”仲膺调笑道：“我瞧你才蓄志已久呢。”淑敏道：“怎么？”仲膺道：“你自己想去呀。”淑敏道：“我不会想。”仲膺摸着她的脸儿道：“芷华归了白萍，你见我这里出了缺，赶紧的就奔了来，来个有缺即补。”

仲膺这几句话，原是由于得意忘形，戏谑失口。哪知竟把淑敏招恼，立刻整了脸，一扭腰便离开仲膺怀里，坐到对面榻上，撅着嘴生了大气。仲膺自觉失言，连忙向她告罪。淑敏再不理他，只把手掩着脸儿。仲膺把好话说了无数，才把她的左手拉下来，右手又掩上了；右手拉下来，左手又还了原。及至把两手一齐拉下，淑敏才开口发怒道：“你别理我，我这人没羞没臊，看上了别人的丈夫，有缺即补，真是无耻的贱货。一会儿到北京，你去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我别落个存心思男人。”仲膺道：“妹妹，这实在怨我说错话了，也是因为心里高兴，顺口胡诌，竟放出这种臭屁，你万别介意，饶恕我吧。”淑敏仍鼓着嘴

儿，摇头道："你说什么也不成，我算寒透心了，好心好意来救人、成全人，倒落了你这样的话柄。咱们前议一概取消，这一世日月长着呢，听你这样把我磕打牙儿，几时是了呀？"

仲膺见她真恼了，不由心内着慌，又央告半天，仍是无效，只得跪在淑敏面前。淑敏仍是不理，仲膺急了，自己打着嘴巴道："打我，打，打这臭嘴，怎不会说人话，惹妹妹生气。"连打了几下，立刻嘴巴都红了。淑敏心里的气恼，本是半真半假，见仲膺这样引咎自责，又不忍起来，但又不好骤然息怒，便顿着脚儿道："你打，瞧你这凶相，动不动就打，我真害怕。"仲膺连忙住手道："我是心里惭愧，只可打自己，妹妹你别气吧。"淑敏道："我不生气，也再不敢和你……。"仲膺忙道："妹妹，你要说这个，我更难过，难道一句错话你都不原谅么？"淑敏道："错话也分几等几样，你的话太骂苦我了。"仲膺道："我从此知过必改。"淑敏忽放松了道："好了，你改吧，起来。"仲膺道："妹妹不气了？"淑敏道："那你不必管，要听我的话，就快起来。"仲膺只好遵命立起。

仲膺虽然得了赦旨，但心中惙惙，恐怕她还有下文。哪知淑敏倒不则声了，只把双肘拄着膝盖，两手托着下颏，眼儿斜瞟着车窗外飘瞥而过的云树。仲膺迟了半天忍不住道："敏，你还有气么。"淑敏摇头道："我没有气，有气也是气我自己。"仲膺道："你气自己，还不如

打我骂我，我倒心安。”淑敏道：“打骂你作什么？我只怨自己，这真是一时纰缪，半世羞惭。”仲膺笑道：“原来妹妹也是一肚子‘西厢记’呀，我疑惑象你这样的崭新人物绝不会看那样东西。”淑敏也不自知地微笑道：“怎的许你看就不许我看？我也不是新人物，若真是新人物，还不致被你这样奚落呢。”仲膺愕然道：“妹妹这话怎么讲？”淑敏道：“你想，新女子都是所谓超贤妻良母的，如何肯像我这样大远的奔来，毛遂自荐，补你这贤妻的缺呀？”说着噗哧一声笑了，但才笑出来，好似又想起正在呕气，不便开颜，立刻眉头一皱，又把小嘴儿撅起来。仲膺笑道：“方才晴天，这又阴了么？得了，还是笑吧。”淑敏别过脸儿去道：“从此万古千秋，也莫想有晴天的日子了。不瞒你说，一到北京，下了火车，咱们就各自东西。”仲膺道：“好妹妹，我只说了一句错话，惹恼了你，已经惭愧后悔，无地自容，你若再不肯原谅，我真要……。”淑敏回过脸儿道：“你要怎么？”仲膺道：“我真要从车窗跳出去。”淑敏道：“呦，可吓死我。方才自打嘴巴，这会又要自杀，你这人更可怕了。”仲膺道：“妹妹，你要明白，我要自杀也是悔恨致死。然而我绝不做这蠢事，因为前途有许多希望，怎舍得辜负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什么希望？”仲膺道：“就是妹妹你给我的希望。”淑敏撇着嘴道：“我并没有希望给你。”说着仰头想了想，又似笑不笑地道：“你说我给你希望，我就给你个新希望也好，回头到了北京，咱俩还是一同到公司去。”仲膺插口道：

“谢谢妹妹，你已经宽恕了我。”淑敏一怔道：“我何曾有什么宽恕的话？”仲膺道：“你方才说的什么各自东西，我知道是句玩话，当然还要一同到公司去，一切按咱们的原议进行。”淑敏道：“你妄想呢，我的意思是咱们见着他俩，请你仍行使夫权，将芷华从白萍怀抱里夺出来，带她回天津，至于白萍的善后，由我办理好了。这样一办，既省得叫你中馈出缺，也免得我担那处心积虑见缺即补的名儿。”仲膺万想不到她会如此心情幻变，不由心中乱跳，望着淑敏道：“妹妹，你不要说这戏语。”淑敏冷笑道：“我才犯不上说戏语呢。实告诉你，我为人脾气古怪，有人一句话说动了我的心，我就许甘心为他效死。若有人一句话伤了我的心，我就立刻心灰意冷，再也提不起高兴了。你万莫当我是玩话，我这办法，完全推翻原议，只当我发现了白萍和芷华的秘密，特来给你送个信儿，叫你去把芷华收回，也很对得起你呀。”

仲膺见淑敏正颜厉色地说着，好似真已改变了心肠，不肯与自己结合了。回想昨夜的同榻缠绵，温柔旖旎之情，如在目前，想不到一转瞬间，忽已情移势变，这聪明美丽的女郎，竟要弃自己而去，暂时虽还对面，稍迟便要咫尺天涯，自己的情绪方才有所托附，哪知转眼又落虚空，她说叫自己去收回芷华，无论万无此理，即使我卤莽不顾一切，硬行使夫权，把芷华夺取回来，然而芷华的心已归向白萍，自己枉夺回一个同床异梦的挂名爱侣，也只能落一世苦恼，这都怨出言不慎，真可谓一言丧邦了。仲

膺这时已被淑敏迷恋到了极点，新欢正好，竟要分飞，便不后想前思，已然凄惶万状，不由双泪直流道："妹妹，你真这样狠心么?"淑敏道："并非我狠心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应该改一改趋向了。"仲膺道："现在……的局面……现在和昨夜不是一样么？"淑敏摇头道："不一样了。"仲膺道："这局面从何时改变的？难道……"淑敏道："就从你说了那句话。"仲膺道："一句戏言，就值得变了局面？"淑敏道："你自已不觉吧，那一句话直比针刺还厉害。你只道我狠，你说话不觉残忍么？现在前事不提一字，要依我的主张办了，你再多说也没用。"仲膺哀声道："我真不明白，何致一句话把你得罪到这样？"淑敏道："我这心地不大好，自已也很明白，向来一切感情都是一发而不可制，现在即使我要强制着再爱你，已经转不过心来了。边先生，我实在对不住，你死心吧。"

淑敏见仲膺悲泣如雨，一抱头便倒在睡榻之上，双足频频蹬动，似已伤心万状，不由略一展笑，立刻又把绽破的樱唇闭上，妙目在仲膺身上转了一下，微微点头，暗自得了计较，便叫道："边先生，你哭什么？这未免太没男子气了。你坐起来，我和你说。"仲膺闻唤，只得慢慢翻身坐起，把希望的眼光，望着淑敏。淑敏柔声道："边先生，你也不必难过，咱们是新交，乍合乍离，并没多大关系，你该想着把芷华得回，重续旧好，那畅快很足以抵销失去我的苦恼啊。"仲膺摇头道："完了，我也不希望再得到芷华，并且……你既决心和我断绝，我一切都灰冷

了。现在我只请你作最末的表示，你若仍然要弃舍我，我也不敢勉强，可是也不能陪你到公司去见他俩了，等会儿车到北京，请你单独去，我要自己走了。”淑敏道：“这为什么？你不要得回你的芷华么？”仲膺长叹道：“她的心已归了白萍，我只得回她的躯壳，不特残忍，也太糊涂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不成，无论如何你要把芷华夺回来，这是我对你的要求。”仲膺道：“你不是竭力撮合他们，现在如何又要我把他们拆散？”淑敏略一凝神，不自然地忸怩着道：“这个……因为情形变了……我对你痛快说吧，以前我希望与你结合，便愿意他俩成功，如今我已明白你不是伴侣了，所以……”仲膺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并非要我夺回芷华，倒是要我替你取消白萍身边的障碍，你是……”淑敏悄然道：“是啊，白萍和我的感情本来不错，他已决定要娶我了，我为怜恤芷华，方生心和他分离，如今很觉对不住他。”

仲膺听着暗想，你什么是对不住他，分明因厌弃了我，又想回去就他了，看起来淑敏不特心肠善变，而且过于自私自利，口里虽说得好听，什么牺牲自己，拯救旁人，实际只是为自己打算，这样可怕的女人能离开也罢。想着对淑敏瞧了瞧，见她俊美的容颜，配着清澄的眸子，外表绝对是正直洁白的女郎，却何以心地如此卑鄙，真叫人可惜，便道：“对不住，我不能依你说的那样做。”淑敏道：“怎么？”仲膺道：“我自知已落到悲惨的境遇中，绝不想有何挣扎，甘心退让了，怎能还去破坏白萍芷华的

前途，使他们也坠入惨境?”淑敏把媚眼瞧着他道：“你只代他们着想，就一点儿不顾我么?”仲膺不语。淑敏道：“你现在还爱我不爱？”仲膺低应道：“当然是爱，无奈你已不许我爱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你既爱我，就应该给我帮助呀。”仲膺道：“帮助……怎样帮助？”淑敏道：“就是你把芷华从白萍那里夺回来。”仲膺沉吟未答。淑敏仍不住向他作柔婉的恳求。

仲膺暗想自己怎能受她的利用，去做恶事？若真去夺回芷华，他俩人都有自杀的危险，那是如何的罪孽！想着正要开口驳她，谢绝不去，忽然忆起淑敏所说，白萍和芷华已约定在三天内同死，自己若不去见面解释，恐怕他们还是难活，岂不造孽更大了？仲膺觉得自己既应该去向白萍芷华解释一下，而淑敏却也磨着自己前去替她扫除障碍，那么就很可以答应淑敏同去了。不过淑敏是希望自己给她作事，自己却是另有所为，这时若告诉她实话，必要费许多唇舌，不如含糊应允，到北京时再按自己计划进行。她要我把芷华从白萍怀里抢出来，我却把芷华向白萍怀里推进去，这样虽然过于恶谑，可是淑敏一回一回地把自己玩弄苦了，也未尝不可给她个小小报复，想着便向淑敏道：“你定要我这样做，保得定能成功么？”淑敏见仲膺思索半晌，方才说话，便已料到他的心，不由暗笑，面上仍诚恳地道：“怎会不能成功？芷华在名义上是你的太太，你叫她回来，她有什么能力抵抗？至于白萍任是如何不讲道理，也不敢霸占旁人的妻室，你顺理成章地就办妥

了。”仲膺道：“你这讲的只是法律，而不是人情。固然他们没法对我抵抗，可是以后若发生意外变化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不至于吧。你想，芷华不是太激烈的人，她这时见了白萍，就被白萍吸引。你若把她接回，便与白萍隔离，她也就安于你周围的环境了。”

仲膺听她说话，与昨夜大相反复，昨夜说白萍芷华若两相分离，便要同归于尽，如今又变成稀松平常，满不要紧了，看起来这反复的原因，完全在她心理的变迁，过于注重个人利害了，不由对淑敏又加了几分鄙薄。但既预定临时开她个玩笑，此际自不必揭定她的私心，便又问道："芷华这面就算她能服从我的环境，不发生意外问题，那么白萍那一面呢？”淑敏道：“白萍那面有我了。”仲膺暗笑，你不要太志得意满，这事可不能由你拨弄，到了北京，我对白萍芷华表白了退让之心，便扬长一走，你也只干瞪眼瞧着旁人美满吧，和我一样是失败者了。想着便道：“好，你既然有把握，好在我已是自甘失败的人，芷华的能否重行归心于我，我已不甚在意，只要你能保全白萍，我就成全你们这一对儿也罢，反正我这局外的人，帮助局内任何方面都可以的。倘然你与白萍得了好结果，已经有了一半成绩，设或芷华回到我家，并不发生意外，倒是我的意外收获了。”

淑敏见他说话时眼珠不断地转，知道是出于虚伪，便故作欢然之色，含笑问道：“你是答应我了？”仲膺用很肯定的口气道：“是的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同你到公司去见

他们，绝不失信。”淑敏听他说完“我答应你”的话，又加了个“一定到公司去”的小注儿，心中更为明瞭，暗想你的意思我早明白，何必在言语中闹鬼儿？所谓答应我的，只于答应到公司去；至于到公司以后的行为，当然就不依着我所要求的办了，你弄这玄虚就自觉聪明么？其实现在我倒只怕你不肯骗我呢。便道：“谢谢，你可允许我了。”仲膺微笑道：“当然是允许你，用不着叮咛，我还不致于反复。”

淑敏听他说话隐有讥诮之意，知道他对自己已十分鄙薄。回想在几点钟前，他还似驯顺的狗儿一般。俯伏在自己足下，如今竟心情大变，居然昂然自大地作出男子气，看起来世上的男子，若无求于女子的时候，常是自以为无限度的伟大，但到了追求女子的时候，就渺小得可怜了。然而他的心理上变化都在我操纵之中，不过今晚你便仍要恢复昨夜的渺小，俯伏在我面前啊。淑敏想着又道：“边先生，你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，我佩服你，感激你。现在咱们在爱情上虽已绝望，但在友谊上总要继续，我祝你和芷华能扫除一切隔膜，重新成为有幸福的伴侣，我呢，也要竭力地使白萍退出你们的局外，并且恢复各方面的友谊，互相扶助着，在社会上做些事业。边先生您看这样不很好么？”仲膺暗想，不劳您过奖，这是如了你的愿，就捡着好听的说了，我还管什么将来，今天到北京给你个大失望，明天你连我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什么友谊，什么互助，你做梦吧。至于什么有幸福的情侣，也并非没有，不

过那是白萍和芷华，你以后也只好看着旁人得意了。

仲膺这时越发瞧不起淑敏，只似笑不笑地对她点头，但淑敏却别有会心，惟恐仲膺不对她厌恶，便装出一副谄媚形容，小心殷勤地奉承，好似用柔媚手段哄着仲膺，供他利用，一种肉麻的样子显露于外。仲膺当然看得明白，又恨又笑，更觉到女子的心地真个卑鄙。淑敏这时的谄媚自己，只为要得到白萍，用心也太苦了，人品也太贱了。自己已然甘心落伍，本无所为，你们三个谁胜谁败，我原不必参预。但若为了感情作用，或者也能替你助一臂之力，只是你淑敏假面具暴露以后，私心昭然若揭，我便是帮忙，也只能帮助我所钦敬爱慕的人，象你这样女子，我真犯不上给你利用，而且象你这样心情反复，若使你得到白萍，直是把白萍害了。我与白萍虽是情敌，也不能作这有愧良心的事。再说从昨夜到现在，你已不知玩弄我多少次，我也该给你个小小惩戒，我便不为白萍着想，不为芷华着想，只就你身上着想，也绝不能使你如愿。但又一转想，到北京后，她看到那意外的变化，想破坏芷华，反成就芷华；想得到白萍，反失去白萍，她所受的打击岂不太重？自己给她的报复，岂不过甚？然而对待这样心地的女子，就厉害些也罢。她既随时可以转变，大约受些打击也未必如何痛苦，或者这事过去以后，不待几日，便会有第三个男子供她玩弄了。

二人这样各有所思，渐渐把应该说的话都说完了。仲膺已厌恶了淑敏，便不愿再多说话。淑敏却故意刺刺不休

地殷勤叮嘱，加倍讨他的厌。仲膺实有些懒于应答，最后便重申原意道：“您张小姐不必再絮叨了，我敢以人格担保随你到公司去，放心吧，小姐，我边仲膺多少是有男子骨气的。”说完便向低榻上一仰，拿过一叠报纸覆在面部之上，把报纸当作障隔，藉以和淑敏避面。淑敏望着他面上的报纸，冷笑了半晌，也不再说话了，便向窗外浏览景物，心中自念，今天和仲膺的交涉，使自己悟得一种哲理，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要本身做出，并不在乎什么容貌学问。譬如一个极美貌聪慧的女子，本应该受人尊敬爱慕，但这女子若自趋下流，立刻就要改受人们的卑视和凌践，她的美貌学问，既不足为人格的保障，反而成了供人狎玩的特点。反之便是个丑陋女子，只要有高尚的人格，照样也能受人钦敬。譬如白萍起初对那丑小姐龙珍原不甚重视，但是以后发现龙珍高尚的行为，就视若天人。此际若龙珍再行出现，管保白萍任什么都肯为她牺牲了。再如昨夜仲膺对于我的美貌慈心，简直要五体投地。我对他略微表示爱情，他就受宠若惊，把我看得其高无上。可是现在我只对他做出一些卑鄙的表示，瞧他立刻便把我看得不成人了，居然要安心对我施行欺诈，试想一个男子向来对女子都善于原谅，然而他竟能如此恝然无情，足见对我深恶痛绝到极点了。由此看来，我的人格在仲膺眼里已由九天坠入九渊，我的美貌在此际已被人格连累消失。而这变幻的原因，只在我有了卑鄙的表现。想来真叫人可怕。一个女子的自重与自悔，关系如此其大，女人的立身

行事，真要比男人更要谨慎啊。幸而这还是一种手段，仲膺只于受我的拨弄，不久便能恢复他对我的观念。若这事是实在行为，那么这世界上岂不已有一个卑视我的人？女子的人格若被一个人卑视或者怀疑，便是不可磨灭的污点了。

淑敏悟到人格比容貌贵重得多，不由慨然动念，便也取了张报纸，斜倚板壁，悄悄地看着，两人都不相闻问，空气倏然沉闷起来。幸而这时行程已将达北京，车役又敲门进来，报告车过丰台，下一站便是前门。仲膺吩咐把茶具收去，另外赏了两元。车役退出以后，淑敏便立起向窗外注目，见那古老的城墙，在窗外好似在随着火车旋转。看了一会，车已将迤迤入站，淑敏回头一瞧，见仲膺也已立起，正立在后面，手提着自己的小旅行箱，便对他嫣然一笑。仲膺见淑敏回眸一笑，从口角齿缝中生出百种妙媚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方想到这人儿真美丽可爱，倏又转念，她虽然生得天仙的面目，却包藏蛇蝎的心肠，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吧。这时淑敏又向仲膺含笑道："边先生，下了车你可定要随我到公司去呀。"仲膺暗想：这倒很好，你对我的媚笑，并非无故而发，却是用来骗遣我的利器，便也笑道："当然当然。"说着车已进站停了，二人便一前一后走下车去。因为车上人少，所以轻轻松松地直走出站门。淑敏走着，还不住回头瞧着仲膺，仲膺暗笑你还怕我跑了，当时便紧走几步，赶到她前面。

站外有各种车辆，纷纷兜揽客人，淑敏问仲膺道："咱

们先到哪里？吃饭去好么？”仲膺笑道：“还是先办正事，先吃饭恐怕吃不痛快吧。”淑敏任他讥诮，并不理会，便道：“好，先到公司，咱们坐汽车去。”仲膺道：“是的，越快越好。”便喊了一辆野鸡汽车，说好价，二人坐上，直奔那影片公司而去。那车便飞驰电掣地开起来，直奔了狗尾巴胡同。

仲膺在车中只怕淑敏絮叨，就假作疲倦，闭上眼儿，不语养神。淑敏此际也没有许多话可对他说，便自低头沉思，暗想瞧仲膺这种情形，他是骗定了我了，那么这件事好算大局已定，最多一两点钟后，就可使白萍芷华那一面得着结束，今后只是仲膺和自己的交涉了。不过仲膺这时昂然自大的神气，虽由自己拨弄所致，但他对我也太不客气，回头等他醒过味儿来，再追求我时，必要重重地给他些风流小惩。只是怎样折磨他呢？想着忽然得了个很有趣的主意，不由偷着瞧瞧仲膺，噗哧一笑。仲膺听得笑声，便张开眼问道：“张小姐，你笑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笑的是自己心里的事。”仲膺暗想：你准是笑我呢。本来一个男子，被你拨弄得蠢如鹿豕，还不值一笑么？可是你也不要拿得太稳，稍迟恐怕你不特难笑，便是一哭也哭不出来咧。你若不是笑我，而是为得到白萍所以欢喜，那更可以沉静些，留着精神应付快要来的大打击吧。淑敏见仲膺问完一句又闭上眼，面上也露出微笑，不由向他一撇嘴儿，暗叫：“您老先生别以为我可笑，其实你比任何人都呆得可笑呢。”正在这时，汽车开得突然迟慢，正拐过一个街

角，因为道路不平，把淑敏颠得身体向上一跳。忙向外看时，车已进了狗尾巴胡同，公司的大门近在眼前，淑敏就敲着前面玻璃板，指挥车夫停住，才叫仲膺道："喂，边先生，到了，下车吧。"说着外面车夫已把车门开了。淑敏仲膺先后跳下，仲膺掏出五块钱票丢给车夫，转身一看，见公司的大牌子赫然在目，知道芷华和白萍就在此中，自己与他们已近在咫尺，但须臾见面以后，就要局势大变，自己的爱妻立即归于白萍，双栖情侣，转瞬便分隔天涯。想着心内一阵凄惶，继而一阵慌乱，方自转想道："我那亲如性命的芷华，就这样眼睁睁地把她割舍么？"仲膺这时猛觉有些舍不得芷华，心里便一摇动，忽听淑敏在身边又叮咛道："边先生，你可不要错了主意，丈夫接太太回家，多么名正言顺。芷华便是赖着不走，你可以用强迫手段，万莫耳软心活。"仲膺听了，看看淑敏，几乎要啐她一口，立刻由淑敏的卑鄙，而想到芷华的可爱，自己既爱芷华，总应该遂她的心。叫她去和白萍团圆。自己既恨淑敏，无论如何定要她尝尝失望的滋味。想着一横心便定了主意，再不犹疑，对淑敏点了点头，向门内便走。淑敏耸肩一笑，也随了进去。正是：意蕊心花，同是爱根所结，兰因絮果，终多绮孽相依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鸾凤换巢云破月来花弄影
风花醒梦莺来燕去蝶还枝

话说仲膺和淑敏进了公司大门，他本怀着一种虚骄之气，恨不得一进门便见着白萍芷华的面，立刻把自己的意见表示出来，不待他二人回话，自己便扬长一走，任凭千呼万唤，绝不回头。从此天涯海角，做个流落之人，生死无关，悲欢不碍，永远得着大解脱了。但进门以后，见一个空旷寥落的大院，不知白萍住在哪里，只可仍立住等着淑敏指引。淑敏走到他身旁，又补了一句道："你可拿妥了主意呀，他们就在这边屋里，进去便和他们见面了。"仲膺含糊应道："当然，当然，他们在哪屋里？"淑敏道："随我来。"说着正向前走了两步，忽见高景韩从会客室里出来，瞧见淑敏，便大惊叫道："张小姐，你不是跌伤了么？怎……。"淑敏忙对他摇手，接着又招了招手，等高景韩走到近前，便把他拉到离仲膺稍远之处，才低声道："高先生，你别喊，我并未跌伤，昨天那是一种计策，因为白萍的原故，要给他治心病，现在我把医生请

来了。”高景韩怔然道：“怎么，怎么回事？”淑敏道：“话儿太长，现在说不清楚，稍迟你就明白了。我且问您，那位边太太从昨天一直在白萍房里没出去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昨天下午五点钟，我进去看了白萍一回，那位边太太对我说，张淑敏小姐因为跌伤了腿，所以托她在此代为看护白萍，有位余小姐曾答应前来给她作伴，但到这时还未有来，不知是什么原故。就托我到您府上去，催余小姐快到公司来。我受了那边太太的委托，就跑到您府上，哪知您府上人全出去了，只剩一个老妈子。据老妈说，您是上了医院，其余别人也都随着走了。我问几时回来，老妈说不知道。我只可回到公司，向边太太报告。那边太太急得颜色更变，不住跺脚，又托我打电话到各大医院去问，哪知我把北京的医院差不多都用电话打听遍了，哪里也没有当天新入院的张小姐。这一来边太太更急得要命，但也没法抛下病人自去，所以从昨夜直到现在。她都是守在病人房里，并没出门。”淑敏听完道：“谢谢你，再给我帮一帮忙，现在我要和那位同来的先生进病房里去，或者要作一两点钟的长谈。在这时间之内，务必请你在外面照料一些，莫叫旁人到房里去。”高景韩犹疑了一下道：“这为什么呢？”淑敏道：“这原因现在来不及谈，不过只能告诉你一句，白萍病体的转机就在这一两点钟内。”景韩点头道：“哦哦，那么您快请进去吧。”淑敏便走回仲膺身边，笑道：“我打听明白了，这两天芷华一步也未离开白萍呢。”仲膺不耐烦听她的话，便催促道：“快走吧，

别耽搁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你又忙什么？”仲膺道：“我早到一时，就可以早一时叫他们离开呀。”淑敏鼻孔中哼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不错。”说着便走向白萍的卧室。快到门口，又停步悄语道：“你别作声，先向里面瞧瞧。”

仲膺虽不愿依从她的主张，但心里不由自主地发现了潜伏的恶根性，觉着趁此看看他们私下的情态，也未为不可，便随着淑敏，蹑着步儿走向窗前。淑敏见这窗内昨天还只挂着下截窗帘。今天竟在上面又贴了一块白纸，把全窗都遮蔽了，幸而下半截的窗帘因较窗户稍窄，在左边还露着一道缝隙，便从缝中向内一窥，只见房内阴黯非常，床上的白萍，已移向床里，腾出外面的半床，芷华与他并头共枕地倒着。白萍头向外，身体盖着被子。芷华头向内，身上仍穿着原来衣服，二人隔被相拥而眠，两颗头儿偎到一处，却是沉静无声，好似都已入睡。淑敏看罢，向后一退，含笑望着仲膺，用手向窗隙指点。仲膺便也仿着她的做作，向窗内细瞧，见到这般情景，先是一阵头脑昏然，心如刀绞，但稍一回思，立刻便心平气和，暗想芷华本来是白萍的爱妻，经过一番变故，如今又重归于白萍，他二人本应该这样亲昵，况且自己又已自认是局外的人，不特没有妒恨的必要，而且人家夫妇正在同眠，我这局外人无端窥人房帏私事，既不道德，还要犯罪呢，想着连忙后退。淑敏见他只草草一看，便自离开。面上又没有难看的颜色，心里便更觉稳定，知道仲膺定已决心，料无反复，不禁暗喜，便只瞧着他静观下文怎样。

仲膺左右张望，因为这一面有四五个房间相连，不知该从哪边的门进去，便向淑敏询问。淑敏向右边的屋门指着道："就从这个门儿进去，外面是办事室，里面便是这窗内的卧房。"仲膺犹疑了一下，就移步向门内走，淑敏急忙随着。仲膺暗想："你监视着我也没用，反正你今天是失败到底了。"想着已进到外间房内，只隔着一层板壁，一挂门帘，便是白萍芷华同梦之乡。仲膺这时心里更跳了，眼看已事到切近，无可退缩，应该直入公堂，实现自己的计划，但总不便闯然走进，应该先呼唤一声。无奈仲膺好似一颗心已涌上来挤满了喉咙口，使声音无法运用，不由又踌躇了一下，淑敏却只望着他笑。仲膺被她笑得暗自起火，就低声道："张小姐，他们正睡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"淑敏道："睡着又怕什么？你不会唤醒了。"仲膺道："我觉着不大好，还是你替我叫一声吧。"淑敏摇摇头儿，忽又笑道："好，讨厌遭恨的事儿，全是我来，我就替你叫。可是你也要替我为力，若能趁着白萍沉睡，你把芷华弄走，那就更好了。"仲膺道："他们睡在一房，要瞒着一个弄走一个，恐怕很难，除了芷华事先曾和我约定，叫接她来瞒着白萍逃跑，可惜事实并不如此。反正我总尽力，使你得着结果就是。"淑敏一笑，说出一句机锋道："我很盼这结果能在我的意中，现在我就叫了。"

仲膺一心注着房内，并没听清淑敏的话。淑敏已拍板壁高声喊起"芷华姐来。"喊了两三声，便听房内有芷华的声音问道："谁呀？"因乍从梦中醒来，声音颇为哑

涩。淑敏道："芷华姐，开门，是我。"芷华似还在睡意朦胧，又问了声"谁？"这时白萍似也已醒来，咳嗽着也说了一句话，却因语音甚低，听不清楚。接着芷华又问道："式莲么？"淑敏道："我不是式莲，是淑敏。"这话一行出口，立刻房中芷华的声音变异，大惊叫道："淑敏……你……"淑敏道："姐姐开门，进去说。"芷华道："门没关着，你自管进来。"淑敏听房内已有革履细碎之声，料道芷华业已离床下地，便问仲膺道："你进去呀？"

仲膺待要举足，脚下似有千斤之重，趑趄难前。淑敏使个促狭，冷不防把门帘一掀，立时内外相通，视线无阻。仲膺已瞧见芷华立在床边发怔，芷华也瞧见仲膺站在门外出神，她真是出于意外，失声叫道："呦"，猛又见淑敏立在仲膺身边，芳心一转，不由把呦字的尾音转成了"哦"字。仲膺心里已不自知是什么滋味，像木雕泥塑立着不动。正在这时，淑敏忽而把手一放，门帘重行落下，把二人的视线隔开。

仲膺眼中不见了芷华，立觉神经收缩，麻木的脑筋重又清醒，想道自己的来意，明白此来应该决绝，不该缠绵，应该彻悟，不该迷恋。因而生出了勇气，猛然挺腰，伸手撩开帘儿，大踏步走进房内。淑敏自然随入。

仲膺进房先向床上一望，只见白萍正张眼望见了自己，面上颜色憔悴不堪，但还不致像淑敏所说的危险，便微笑着向他一点头。这时白萍瞧见仲膺突如其来，好似受

了意外的惊吓，立刻把嘴张得很大，好像要叫，却没叫出声音来。仲膺再转脸瞧瞧芷华，见她倚着床栏，手抚着胸部，身体正在抖颤。仲膺忙放出和蔼声音道：“您不要惊慌，请坐下，林太太，请坐下，我有话细谈。”又向白萍道：“我的老友，你不要为我来了心里不安，你正病着呢，我希望能给你带来一剂有效的药剂。”说着就自掇了把椅子放在床前，和白萍相对着坐下。

芷华听仲膺对自己称呼林太太，立又心中一震，脚下软得支不住身体，手都颤得拉不住床栏，向旁一溜，就坐在白萍枕旁，正和仲膺斜对。淑敏听仲膺称芷华为林太太，便知道他果然没出自己所料，把芷华还给白萍了。他大约以为给自己一种意外的大打击，哪知竟反合了自己意中的大愿望呢。想着心里欣喜之下，便自向墙角的椅上坐了，静听他的下文。

个中只有白萍好似没有听见这奇异的称呼，面上毫无表情，仍自怔怔望着仲膺。仲膺面对着白萍芷华，沉着郑重地发言道：“林先生，林太太，现在恕我作这疏远的称呼，我有许多不能出口的话，今天势逼至此，实不能不说了，咱们三个人的关系不必再谈，实在由于我一个人造出的罪孽，致使你们发出种种变故。这世界上倘然没有我，你们从始至终，是恩爱的夫妻，美满的家庭。只为有了我，才使你们同感受这样痛苦。我如今已觉悟自己的罪恶，特来向你们忏悔。”说着缓了缓气，见白萍和芷华都变成木偶一般，不声不动，芷华低着头不敢平视，白萍却

仍张眼直望，便又接着说道："白萍病得如此沉重，林太太又处在这万难的地位，这是多么危险的时候。倘然有了什么意外，我万死也不能赎罪了。这应该十万分的感谢淑敏小姐，她真是古道热肠，昨天夜里赶到天津去寻我，电告你们的危急情形，并且告诉我说，她装病脱身，费了许多周折，把你们一切经过都说明了，要求我帮她拯救你们。我受着她的感动，才自己憬然悔悟，觉得这二年已然把你们害得够受，这恶事应该停止了，所以我急急忙忙同她赶来。现在到了你们面前，我以良心和人格……唉。我能算有良心有人格的人么？也只好这样说吧，倘然你们还不太鄙视我，那么我就勉强以人格良心保证着说几句话。"说着立起提高了声音道："我虽然曾和芷华小姐……林太太行过婚礼，但是那婚礼完全由于欺骗的恶劣手段造成，在法律上当然无效。不过我想咱们三人中间谈不到法律问题，我现在正式宣布废弃那不正当的结婚，从此和芷华小姐断绝关系，并且倘如你们不肯饶恕我的罪恶，要对我施以责罚，无论怎样严重，我也情愿承受。"说完向白萍芷华又深鞠了一躬，便缓缓坐下。

这时白萍和芷华听了他这番意想不到的话，都由惊诧中生出一种迷离的情味。白萍虽在这一日一夜中，受着芷华的温存调护，精神上得了无限安慰，病已减轻许多。但遇着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变化，他那病后疲弱的心灵，仍敌不住重大的刺激，一时不能运用理智来应付这个严重的局面，越是着急地思索，越使头脑发昏，仍自怔着无语。芷

华从仲膺口中知道昨天淑敏的跌伤身体，只是赚自己来看守白萍，她却躲开身儿去寻仲膺，要造成这番变局，大约她是为着瞧我和白萍情形可怜，就触动侠义心肠，想出这釜底抽薪之计，去说服仲膺，由仲膺亲自来做解铃的人，淑敏的热心真可感激，智计更值得钦佩。不过自己的处境太难了，两方面都是丈夫，势逼处此，应该何去何从？

芷华想着，心中为难，频频瞧着淑敏。淑敏却别有会心，全神只注定仲膺，暗笑仲膺你枉使乖弄巧了，你觉着表面向他俩誉扬我的好处，骨子里却叫我有苦说不出，这够多么漂亮。又哪知上了我的当，完全受着我的拨弄，我方才的许多做作，只为激你在这时候说这言语。我方才若不给你以坏的印象，使你的心情注到我的身上，你心上便要只展转着芷华，说不定就临时变挂，即使不然，也未必能说出这样漂亮话呢。淑敏想着，恐怕被仲膺瞧破机关，面上不敢显露得意之色，倒装出十分懊丧和失望的模样。

仲膺发表完意见，见白萍和芷华都不作声，瞧淑敏时，立刻发现她那一张脸儿，充满了懊恨，眉头含着怨气，嘴角带着诅咒，便不敢再看她，仍侃然向芷华说道：“你们怎都不说话？其实这有什么碍口的呢？好在也无须你们说话，有我一个人的表示就很够了。现在我把一切该表示的都已表示，这一局算没了我的事，那么我可以走了。我希望你们还能宽恕我的过失，永远记忆着昔日的友谊。至于咱们的踪迹，我却认为越远越好，能够这一世不再见面，才是大家的幸福，所以我决计作个极远的旅行，这行

程定在今天，该起身了，我不能说什么再见的话，只有祝你们前途永远快乐。”说着又鞠了一躬，转身便走。白萍忽叫道：“唉，你……不能走。”芷华也不由自主地追着仲膺走了一步，要伸手拉他，又猛然觉着不得劲儿，只叫出一个字道：“仲……。”仲膺站住，略一迟疑，望着白萍芷华，正思索该先和谁说话。白萍已扬起手喊道：“仲膺，你不能……，不能就这样走。”芷华也嗫嚅着道：“你走不得……，走怎么……。”仲膺忽一冷笑，就向芷华道：“林太太，您是挽留我么？我想您本没挽留我的必要，但是您不愿意我这样走的原因，我也明白，想必因为咱们曾有过一次婚礼，现在我这样仓卒走了。很足以叫你不安。不过我想，你应该早知道我欺骗你的经过，那婚礼已无效了。”说着沉了一沉，见芷华满面迷惘，似乎一些不了解他的言语，便又问道：“从昨日到今天，这两日工夫，白萍都没把那件事告诉你么？”芷华瞧瞧仲膺，又把迷茫的眼光转去看着白萍，低声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仲膺瞧她的神色，便知道她还没明白白萍和自己的那件同谋的秘事，暗想白萍和芷华相遇，又恋恋不能舍她，总该把那件秘事说破，使芷华晓得他是事出无奈，并非无情，联带也可叫芷华明瞭这第二次结婚是建在虚伪的立场，完全由他拨弄所成，这样一来，于他有绝大利益，却怎的不和芷华说呢？想着忙向白萍问道：“林老哥，您没把咱们合谋的事告诉林太太么？”白萍怔怔地道：“什么？”仲膺道：“就是从你我在旅馆赌博起首，一直到你造假照片，写信

给芷华表示离婚，又写信给我，叫到梁园和她相遇的经过。”白萍悄然道：“我告诉她这些作什么？这件事应该永远保守秘密，你怎说出来？”

仲膺听了大愕，暗想你既不舍芷华，希望把她收回，把这件事说出于你最有利益，竟然没说么？仲膺心内似被一种恶劣思想充满，不由又问出题外道：“哦，你没说，她也没问么？”白萍面上发着苦笑，举手向天道：“上帝知道，从昨日到今日几十点钟内，你只是病人。她只是看护，谁也没说一句越出范围的话。”

仲膺忽然心中似被刀绞了一下，他十分相信白萍的话，想起他平常的高尚人格。既知道芷华已嫁了我，定能遏抑感情，不敢越礼；芷华也未必能以边太太的资格，再和白萍叙说旧事。看起来这事自己思想太卑污，认为他俩到了一处就要做出意外的行为，那太错了，并且自己也实受了淑敏的拨弄，她所说他俩约定一天内同死的话，也成了疑点。由此想来他俩也未必没受淑敏的拨弄吧。当时稍为展转一下，便道：“白萍哥，我是希望你能把那件事先告诉了林太太，省得我现在再说。你既然没说，只可由我说了。”

白萍又颤微微地道：“你不说吧，不要感情用事，要知道现在……只有我和她同在一个房里，当然使你震动。可是实际她仍是你的，和前几天绝没什么两样。我是病了，她以老朋友的情谊来看护我的病，这是实情呀。”仲膺对白萍的话，没一句不相信，此际已明白自己是卤莽

了，但已无法收煞，只可咬牙做下去，便又问了最末的一句道："白萍哥，我知道你向不诳语，你的话我都信的。不过我还要问你一句，希望你也用这诚实的态度答复，请问你这病的发现是不是在见了她的面以后？"白萍茫然的点点头道："是的，前天夜里。"仲膺又道："那么你若不见着她，这病还不会发生吧？"白萍翻着眼儿，没答应出来。仲膺道："白萍哥，你说啊，我信服你的人格，知道你必给我一个诚实地答语。"白萍被他逼得没有寻思的余暇，就含蓄着道："那不……尽然，可是见了她多少有些感触。"仲膺听着，忽举手高叫了一声，又低头道："白萍哥，我佩服你的伟大人格，光明磊落的心胸，你太好了。我总能想得到，你这次遇到她，心里是怎样况味，你宁可自己苦、病，以至于死，还记着当日和我赌博后的条约，不肯说出一句破坏我的话。唉，白萍，你太好了，也太痴了。因为你太高尚，更显着我太卑鄙。你对一个卑鄙的人，还这样守无谓的信用，岂不冤枉？现在我实不能再卑鄙下去，要把一切都明白说出来了。固然我现在说不说无关重要，因为我已决定独自远走高飞，走后当然你们要变一个必然的局面，你总可把这秘密叫芷华知道。不过我仍怕你太好太痴，不肯对她说我的劣迹，而且这秘密有一部分只我个人知道，所以必须由我说出，才能彻底明白。"说着便眼望芷华道："林太太，你必正在纳着闷呢，并且你听我说要走，或者难免恋恋不舍，你要知道，你现在对我的感情完全由我诈欺手段取得。再深一层说，

便是你已被我骗了个长时间，这真象在十分钟内，你便可明白，那时真不知你要鄙薄我到什么程度。林太太，你听啊，我要自诉供状了。”这时白萍哑声喊道：“仲膺，仲膺，你不要胡闹，你是神经有病了，你不要再弄出许多纠纷，大家都不好。现在你带她回家去吧，什么话也不必说。”仲膺向白萍微微一笑。又把这微笑的眼光。回头望望淑敏。接着摇了摇头，没答白萍的话，仍对芷华继续说道：“林太太，你不要记忆着咱们那次婚礼，那婚礼是由虚伪、诈欺、残忍、懦怯，种种罪恶造成的，我从头告诉你吧。”说着就从去岁在天津寓所外夜遇白萍说起，说到两个情敌如何到了旅馆，如何用赌博方法解决这三角恋爱的前途。如何自己赢了，如何白萍定下约会，如何自己依计而行，得了成功，说完才转入正题道：“我所说全是事的表面，就这表面看，除了我不该和原有夫权的白萍争夺他的妻子以外，其余一切都是靠着命运，没什么罪恶。可是向隐微处看，我可罪大恶极了，我从遇着白萍到和你结婚以后，中间有许多次都是昧着良心作事，第一，我在旅馆和白萍作那样赌博，诚然是由于他的逼迫，可是在那时我若肯斩钉截铁地自认并不十分爱你，事情或者能有变化。但是我口虽不言，态度上总表示没有你不能生活，才逼得白萍想出赌博的方法反而逼我。第二，我胜利以后和白萍分别，也曾几次觉悟不该作这样事，想到自己可以远游躲避，无形中废止了那赌博的条约。到我失踪日久，白萍自会与你重圆。否则我也可先跑到极远的地方，然后给

白萍来信，声明自己已出了家，或投了军，前约作废，白萍也必能去保护你。可惜我想得到竟做不到，私心把良心战败，仍自承受白萍那不合理的帮助，以自得到快乐，而使帮助我的人沦于痛苦，这还只是我愧对白萍的。第三，我既承受了白萍的帮助，在梁园中遇到你，被你接到家去。你把白萍的信和照片给我看，我那时自然明知道是他假作的，而他作假的原因无非要毁坏你对他的希望，完全归心于我。我看着连心都疼了，对白萍真有说不出的感激，但是你却对白萍的寡情有些怨恨了。我想到只为我的原故，竟使他在你脑中留下不良的印象，不由一阵良心发现，几乎要把真相对你说出，替白萍洗刷，无奈我还是私心太重，到底忍住了没说，反对白萍旁敲侧击地说些坏话，加重你们的恶感。”

仲膺说着，见芷华面上颜色的惨白和肌肉的凝滞好似变成石膏所塑，只两个眼儿特别放大，既像瞳人将跳出来，撞到自己面上，又像她的眼眶要把自己吸纳进去。但在她那眼光中，绝看不出是怒，是怜，是爱，是怨，所能看见的只是一片茫然，便知道她此际神经已被刺激到极点，转成麻木。再看白萍，白萍却没瞧自己，只低了头摇着，那情形好似因搁阻自己不得，正在发无计奈何的叹息。仲膺猛想到自己莫再看他们作此状态，赶快说完要说的话，应该离开这里了，便接着说下去道：“林太太，大约我所说出来的已很够你气恼了，可是我还没说出那最对不住你们的事呢。再从白萍说起吧，他的好法，真叫我寻

不出一个相当的名词形容，什么仁慈宽厚多情好义重信，在他却只是一小部分，我真不知他道德有多么高。在第一次，他发现了你和我的秘密，两个亏负他的人，一个是爱妻，一个是良友，叫他怎样呢？他只可走了。但是他走后，你怎样忏悔，怎样把我也赶将出去，怎样奔波着寻他，他都不知道。到以后从旁人口里听到了，他十分感动，完全对你原谅，跑回来想和你重为夫妇，那时候就是去年的秋天。我天生是你们伉俪的魔星，偏偏在那时候每天夜里总到你的楼旁去站一会，大约是神经病的原故吧。谁想这么巧，在白萍挟着一片热情从外边归来的时节，恰巧在你的寓楼旁遇到了我，这当然叫他起了种种的感想，由感情使他生出一种误解，认为我对你的需要比他还甚。又认为我和你既有过关系，他已失了独有的丈夫地位，与我同成为你的情人，才想出用赌博办法，决定命运。及至我得着胜利，他许给我帮助就分手了，这以后他就去假造那照片，预备对你作离婚交涉了。他那照片中所谓新婚妻周梅君，虽有其人，却只是个窑子姑娘，被他用金钱雇用，合摄了这张照片，于是他又写了那封信和离婚书，一并给你寄去了。你以为他这件事做得对你过于寡情么？可不然啊，他最大的误解是认为你和我同居比随着他还能幸福，这样作正是对你爱护。见解虽然错误，动机却由于爱你过度，才看轻了自己的幸福。他又以为自己越绝断得斩截干净，越是于你有利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希望你恨了他，忘掉他，才能同我过更快乐的生活，所以他便假造出那最

足使你伤心的照片。但是他毕竟是想得开抛不下，在要把照片寄出的时候，想到恩爱的旧侣从此永远属于他人，和自己永远隔绝，他如何割舍得下？不知展转思量了多久，才用他那苦痛的心，想出听天由命的办法，在照片的夹层上，写了一行字，声明他的苦衷，藏在隐微之处，那意思就是求上帝判决。倘然上帝判你重归白萍，就使你发现那秘处的文字；若判你嫁给仲膺，就使那秘密永远不发现到你的眼里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听白萍惊叫道：“这……你怎知道？”仲膺向他点头笑道：“你不要诧异，这里面没什么玄秘，只就我看见听见的事，再加以揣度，就很能明瞭了。”说着又转向芷华道：“白萍费了这一片苦心，若在你接到那照片时就把秘密发现，那真是好事，不特白萍少受痛苦，你少经波折，并且你也就根本只去寻他，而不致和我发生这番不道德的关系，无形中更消弥了我的不义行为。哪料你竟只看了表面，就使一切都转入罪恶的途径。当你从梁园把我带到家中以后，将白萍的照片给我看，我当然明白这是白萍对我践约的一种作品，也明白那周梅君绝非他的新爱人，只感激他守信不渝，佩服他思想周密。及至在无意中翻弄那照片，竟发现了夹层中的字迹，我才猛然醒悟，自己作了恶事，领会了白萍的苦衷，他原不忍舍你，而迫于信用，使他定要作这违心的事。那几十个秘密的字儿，显露了他心酸肠断和无可奈何的情形。我当时惭愧悔恨，本想要把这秘密和盘托出，然后自行退却。无奈我终是个坏蛋，是个自私的人，把白萍的痛苦和自己的

幸福一加比较，决定要以自己的幸福为重，于是把这秘密藏在心中，一点不使你知道。所以你要明白，从梁园相遇的那一天直到今日，在这样长时间里，我一直昧住良心欺骗着你，把你的忠实的丈夫的热情给扣留起来。你也一直被我蒙蔽着，反倒怨恨你那忠实的丈夫。”说着一举手道：“我把自己的罪状宣布了，只于稍稍安慰自己的良心。最要紧的是叫你知道白萍是从始至终的爱着你，而他时常反像对你寡情的原故，就是误会你的爱我比爱他还重，故而屡次牺牲自己，甘心退让。这退让当然也出于爱你的动机，不过他没想到如此反加重你的痛苦，加深我的罪恶。如今我完全解释开来，愿意你们从此恢复二年前的原状，只当这二年的光阴是做了个颠倒的乱梦。永远把这梦境忘掉，尤其要忘掉了我，以后便是再做起真的梦来也不要忆起我的影子……”

正说着，芷华在如痴的僵态中忽然震动起来，立起身张着手，颤声道：“那照片……上面……上面……”仲膺不等她说完，忙从袋内把照片取出，递给她道：“巧极了，居然给你带出来，这该谢谢淑敏小姐。”

芷华接过那照片去，顾不得听仲膺说话，就向那照片的背面看。见没有字，又看正面，又用手指去揭中间的方孔。仲膺忙指给她道：“你得从夹纸中把照片抽出来，再看背面。”芷华手儿颤得无力，正要依他的话去作，不想白萍在她身后忽然挣扎着坐起，冷不防伸手要抢那照片，却因芷华已彀立起，距离稍远，他的手只能伸到芷华肋

边，并未夺得，倒把芷华吓了一跳。芷华回头看他，白萍喘吁吁地道：“你不看吧，给我……”芷华似乎明白他的意思，就把照片交到左手，藏到背后，却用右手把他轻轻扶倒，使他仍安睡在枕上，说了句“你好生躺着，别管我。”就又走离床前，急忙抽出那照片，向背面注目。立刻眼光凝住了，通身抖战起来，叫道：“呀，萍，你好……苦了你……傻呀……”叫着眼泪直涌。把泪眼向仲膺一扫，猛地柳腰一翻，上身一伏，霍然扑到床上，两手抱住白萍的脖颈，脸儿紧压在白萍额上，嘤嘤地哭起来，只听得“你傻，你苦，你太爱我，我太对不住你。”其余的就哽咽听得不清了。

仲膺瞧着她这情形，立觉心内轰的一声，似乎心肝脏腑都已飞到无何有之乡了，心里只剩下了空茫。说不出是难过是好过，怔着瞧了一会，只能看见芷华身体的微颤，她口里说着什么已听不出来。继而忽然想起自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么大的世界，好似全和自己失去了关系，这小小的房中尤其是世界离去自己的第一部分。实已无可留恋，应该及早走开了。而且芷华和白萍到了这个时候，正是紧要关键，他俩想有许多话要说，局外人更没有再留下去的可能。想着便望着他们，发了个凄怆的苦笑，回头就向外面走。

走了没有两步，又想起房内还有个淑敏，正要看看她作何动静。但又想到自己才拨弄了她，她不知如何气恼，自己还是赶快溜开，免得再发生无味的纠缠，便不回头看

她，只自蹑着步儿溜将出去。出里间到外间，出外间到了院中，猛然被当头的阳光照到身上，忽觉一片光明，好似从一个世界里又踏进另一世界。向前一看，心里的空阔已达到顶点。向后一顾，心里的凄冷也达到极端。然而无论如何，身体已似落到虚空里了。他直忘了现在何处，把身体在虚空里移动，凭着下意识的动作，居然没有走错了路，飘飘地出了公司的大门。此际已不知道这空气中还有个自己，更不知道出门要向哪里去。下了门外石阶，就直奔巷的东口。哪知走出不到一丈，耳中忽发现了一种声音，这声音使他脑中一阵活动，就回头看，他立刻心里不那样空茫了。因为他瞧见淑敏已提着那小旅行箱走出门外，正回头和高景韩说话。他这时才有了思想，诧异她怎也出来了。接着见淑敏用十分匆忙的态度向高景韩道：“白萍的病已有了好的希望，请你对他多关照些。还有看护他的那位太太，就是他的夫人，她要陪伴她的丈夫，不再走了，请你也要多给她帮助。”高景韩似乎大惊道：“呀，那是白萍的夫人，是么？怎……。”淑敏道：“我现在急于要走，没工夫和你细谈，只能告诉你大概。白萍和他夫人，在以前曾因一种原故发生意见，离开了两年，白萍这次的病也是由思念他的夫人所起，现在我们已把他夫妇调解得重归于好了，所以白萍的病定能在他夫人看护中得到痊愈。至于细情，我改日再写信报告你吧。”说着就扬手告别。

仲膺在她说话时怔怔地听着，及至见她和景韩告别，

才想起她未必不追着自己来，忙转头就走，但身后高跟鞋的声音格格地跟上来了。仲膺心跳着想，这真讨厌，她追了自己来，是什么意思，莫非因自己欺骗了她，故来质问么？果然如此，这女将军的口舌可不易对付，只后悔自己为何出门还不快走，等着受她缠磨，只盼这时她能负气不理我，或者只骂我一场便行了事，那就是如天之福。但求脱过眼前是非，我明天就鸿飞冥冥，任何人都没法寻觅了。

仲膺想着，几乎要放腿逃跑，又觉没有道理，只低头疾行。哪知后面的淑敏走得飞快，已赶将上来。仲膺听着她的履声，将要和自己并肩雁行了，暗叫"不好，逃不开了。"只得静待她开口第一声质问和责骂，先觉着自己腿下被什么东西触了一下，低头看时，原来是淑敏手里的小旅行箱，接着就听她低声说道："谢谢你，劳驾。"仲膺便知道她是要自己代携着这小箱。本来像仲膺这样有知识的男子，都久已养成替女人提携物事的习惯，仿佛是一种当然的责任，不可避免。对陌生的女子，有时还要帮助，何况又是熟人？于是在淑敏说完话把小箱向他一递，仲膺不加思索，很自然地接过。但小箱到了仲膺手中，情势立时大变，方才是淑敏追着仲膺而来，此际仲膺倒失了自主能力，要追着她走了。因为那小箱总要随着主人，仲膺不能随便拿着走路。淑敏反不顾仲膺，自己轻轻爽爽向前走着。仲膺反变了随从，一步步跟在她后面，心里暗自懊悔，方才安置了白萍芷华，觉到一身无累，如今竟被这小

箱累住了，这位小姐想叫自己随她到哪里去呢？她的家是在这本地，但盼她要回去，雇着洋车，自己就可把这累赘物交回，道声“再见”了。但淑敏却直向前走，毫无表示。仲膺不由发急，见路旁有停着的空车，就唤淑敏道：“喂，张小姐，您不雇车么？”淑敏回头望着他道：“您累了么？”仲膺却仍是不好意思，只摇头道：“不累。”淑敏笑道：“您不累，再走几步也就到了。”仲膺道：“您上哪里？”淑敏道：“已过了午餐时候，我们该去吃些东西了。”仲膺听她要去吃饭，当然一个男子对于一个女子有请吃饭的天然义务，任得如何心怯，也不能听着女子表示饥饿而置诸不理。仲膺忙道：“真个够时候了，您想上哪里？”淑敏道：“撷英吧。”仲膺点头道：“好，撷英虽近，也是坐车去好。”说着就喊了两辆车，直到撷英菜馆。

仲膺暗想自己欺骗了她，她何以不发作，反倒如无其事起来？或者在街上不便，到菜馆就该大起口舌了。好在自己已拚出去，即使她怎样责骂，也只一笑置之，反正自己和她的接触，也只有这短时候，吃过饭还能不分手么？想着已到了撷英门首。

二人走进去，这菜馆中早饭时原没什么生意，清静非常。侍役接着，领他们到一间小室内。仲膺先吩咐外面代付了车钱，又请淑敏点了菜。淑敏就原菜单随便改了两样，侍役又问用酒不用，仲膺望着淑敏，淑敏点头道：“要酒。”侍役又问：“用什么？白兰地还是葡萄？”淑敏道：“开一瓶香槟来。”仲膺一怔，暗想平常吃饭，这

小姐何以想起这样酒来？或者她对这有特别嗜好，就自己要了葡萄酒。

须臾侍役摆好家俱，拿了酒来开瓶，给淑敏面前斟了一杯香槟，给仲膺斟了一杯葡萄。淑敏唤侍役道："喂，那边也斟香槟。"侍役只得把仲膺面前杯子拿开，另外又斟一杯香槟。淑敏便向他道："不用你在这里伺候，酒我们可以自己斟，送菜你再进来。"侍役应声方要退出，正巧外面有个侍役送进两盘小吃，这侍役接过放在台上，才和另一个同出去了。淑敏微笑了笑，举起杯子向仲膺道："今天是极可纪念的日子，可喜的事情很多，我们应该简单地庆祝一下。喂，边先生，同饮这一杯，庆祝白萍芷华的复合，我们给她们祈祷，这一世再不遇见风波。"说完便嫣然瞧着仲膺。

仲膺这时手已不自禁地举起杯子来，心里诧异：淑敏遭了自己那样打击，她怎毫无怒色，反倒像兴高采烈似的。但他既替白萍芷华祝福，自己自应同意，便也高举杯子道："是，我也祝他们平安到老，快乐终身。"仲膺说到一半，才觉得心里有些发酸，舌尖有些发辣，但也只能强忍着说完了。淑敏已笑叫道："喝啊。"她自己一仰头，把杯中酒饮去一半，仲膺也陪她同样饮下。淑敏格格一笑，忙把香槟瓶拿起，给仲膺和自己的杯中都斟满了，才又笑道："我们给他们庆祝完了，这该我以一杯庆祝你边先生的成功，你也应陪我一杯，来。"说着又一举杯。仲膺觉得讥讽和问罪的动机已发现了，便按杯不饮，摇头

道："这一杯我不敢领受，我只有完全的失败，并无丝毫的成功，怎能受您的庆祝？您要高兴喝酒，我们就随便喝吧，不必……"淑敏不等他说完，忙接口道："您大约还以为我有讥诮的意思呢，这可错了。本来你的爱人现已和你离开，当然感着失败的苦恼，我若说庆祝，岂不是奚落？但是我瞧你的情形，似乎对方才的事觉得心安理得，一切都得到安慰，并且显出一种海阔天空、无牵无挂的状况，若不是我看错了，就敢承认您烦恼的成分少，而爽快的成分多，这不该庆祝么？倘然您现在心中只充满着失去爱人的懊悔，那么我的这番意思，当然要变成奚落，我只可告罪了。"

仲膺被她说得心中展转，暗想这人真怪，她怎就看出自己有了海阔天空的意趣。她既这样说法，自己若不承认是成功，那就无异自承正在反悔，岂不被她见笑？便改口道："是的，您真知道我的心。若从这一方面看，当然是成功，因为我把自己的过恶已竭力洗刷了。"淑敏笑道："这么说你承认成功了？"仲膺只可点头。淑敏又一举杯道："成功便当庆祝。"说完便又自饮了半杯。仲膺无法，只得陪她饮了，道："谢谢，那么该我敬您一杯了。"便拿瓶又把两杯斟满，道："我来敬您，请啊。"淑敏摇头道："这一杯还不能随便喝，文章还没完呢。我不客气地要求你也祝我一杯。"仲膺暗想，你叫我祝你什么呢？你是个图谋未成的失败者，难道我祝你以两头落空么？便又含糊着道："当然应该祝您。"淑敏道："慢着，我

先问你，祝我什么？”仲膺一怔道：“这个……。”淑敏笑道：“这个你不知道么？你也祝我的成功吧，并且我这是绝大的成功，应该饮干这一杯。”仲膺听了，真不知说甚么是好。淑敏见他发怔，不觉格格笑道：“我本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事，只有我的观察力进步了，看人料事都得到极好的成绩，这还不值一杯么？”仲膺此际还没听出她言中之意，一心只求对她应酬过去，便应道：“是的，值，值，喝呀。”说着又要举杯，淑敏又笑叫道：“慢着，你知道我得到什么成绩，就含含糊糊地喝啊喝啊？我的观察力再给你个证明，敢保你这时完全在应酬我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也只唯唯诺诺，绝不多嘴的。你的心理我明白，就是快快把这卑鄙的女子应付完了吧，吃过饭便各自东西，不受她的絮聒了。边先生，对不对？”仲膺又被她的话刺到心上，不由面上一红道：“这您可错想了，我哪有这种心理？”淑敏笑道：“哦，你不承认，算我观察错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说出来让你听，错不错，方才在火车上，我要求你把芷华用权力收回，把白萍留给我。你在那时，对我发生了十二分鄙薄，本想拒绝，但是竟答应了我。这当然是因为我对你的反覆，所以你要给我个报复，是不是呢？”仲膺不好意思，摇头哼了一声，似乎表示不承认。淑敏道：“你应允了我，而临时竟作了相反的事，又向必不承认，何必不好意思？不过……”说着笑了笑，又道：“我向你谢罪吧。”仲膺道：“应该我向你谢罪，怎您倒向我谢罪起来？张小姐不要骂我吧。”淑敏仍笑道：“不

然，你听我解释就明白了。你在昨夜和我初见，听到我说起芷华的事，虽然允许了我的请求，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芷华，那时的犹疑不定，是不必说的。及至到了夜里，受了我的迷醉，才似乎有决心舍她而爱我。可是到了今天早晨，你的心又犹疑了。”仲膺愕然道：“唔，这个不然……。”淑敏道：“你先不用辩驳，等我说完了再……。”

说到这里，外面的侍役进来，淑敏便住了口。侍役倒很识趣，各上了一汤，便自出去，淑敏才接着道：“咱们且吃且谈，不要把菜放着，反叫侍役疑心。”说着呷了一口汤道：“你在什么时候又起了犹疑，我都指得出来，就是看出白萍寄给芷华的那张假结婚照片。那时你的思想是当日白萍听天由命的行为，自己现在也可仿照他的路数。此去见了芷华，看她怎样，她若倾向白萍，自已只可趁机退让，若仍恋着自己，那就也只可不顾一切，把她收回。”仲膺听到这里，只觉心内一跳，回想果然曾发生过如此心理，但不解淑敏何以这样眼光锐利，竟全行看将出来，不由又叫道：“唔……。”淑敏不待他开口，忙接着道：“我不敢说你那时便有了这样决心，但由你家中出来，直到火车开行许久，这种心理一直在你脑中时隐时现。”仲膺微摇着头。表示诧异，淑敏道：“你何必掩饰？这并不是坏的想头。你若一直保持这种心理，或者此时已另外造成一种局面。可惜在火车上，我无故的变挂，向你要求夺回芷华，而留白萍给我，这一举使你脑中发生绝大变化，先看得我卑鄙不值一钱，又因恨我反覆，转而联想到天下女子

都靠不住，于是把芷华也看轻了，才引起你那看破一切的思想，不特因鄙视女子而决心把芷华让给白萍，而且为给我一个惩戒的报复，也要把白萍交给芷华。在你的意思，你的两头落空是得了解脱；我的两头落空是受了打击，这念头使你保持着，直由火车上到影片公司。到见了他们，到给他们以恳切的表示，再出了公司，到现在你还没有改变。你太重视我了，因为我的无理反覆，使你毫不犹疑地把芷华还了白萍，我不该对你谢罪么？”

仲膺听着，且惊且想，料不到自己心内如许展转，竟全在她意料之中，她不因受自己的欺骗而恼怒，反倒向自己告罪，这分明是事后的卖乖，由此看来，自己定是受她拨弄了。想着正要说话，忽听门外有脚步声，走得极慢，到门口还立了一下方才进来。原来还是那个侍役，进来换菜，仲膺只得暂且住口。那侍役好似把他俩当作幽期密约的男女，表示出十分讨好的态度，进门很快的换了菜，便又悄然退出。仲膺当他在房内的短时间，脑中的思潮又深入了一层，当想明白淑敏的微意，自己认为她行为卑鄙，实是错了，她一直保持着最初的计划，要圆全白萍芷华。只为中途看到自己意思动摇，才使出这特别手段，暴露她的反覆无耻，使自己对一切女子寒心，对她个人怨恨。在那短时间内，自己果然心中被这种意念充满，只想与女人完全绝缘，图个解脱，就丝毫不起犹疑，作出来那原与淑敏议定的结果。这事淑敏先用正言相规，继以爱情相动，最后又用权术保护万全，到底使自己在她股掌之上，完全

达到她的目的。用心太苦，真叫人可佩。自己怎那样愚蠢，始终不曾觉察，还自觉欺骗了她，岂知倒受着她的拨弄呢？只不解她在车中说出那无耻要求以后，自己何以不因鄙弃她而更恋着芷华，反厌恶了一切女人呢？再说淑敏起初本想把我的爱情转移到她身上，百般钟情，尚恐我不能忘却芷华，何以又忽然变计，讨我的厌恶？难道她也不怕我的心因厌恶而复归芷华么？这当然非她作事卤莽，只是看穿了自己的个性，有十成的把握罢了。

仲膺大悟以后，立刻对淑敏的感情大为转变。等到侍役出去，便改容对淑敏笑着举杯道："你若要对我谢罪，却另有个谢法，你方才说的那些完全不在理上。"淑敏一怔笑道："哦，那我怎样对你谢罪呢？"仲膺道："自昨夜到现在，你对不住我的事只有一件，就是过于玩弄我了。"淑敏道："怎么呢？"仲膺道："你故意给我个坏的印象，叫我一时受愚，现在又爽然自失，这何必呢？"淑敏道："这话我不明白。"仲膺道："这何必细说，我先问你，你在火车上对我那样要求，我答应了你，又自大失信用，你为什么不恼不恨，不对我责备？"淑敏道："事已过去，我恼恨又当得了什么？"仲膺哈哈一笑道："你真宽宏大量。或者对我的失信，反倒高兴吧。得了，咱们心照不宣，淑妹，你最该谢罪的是你不该故意说那卑鄙的话，使我这呆子信以为实，对你生了误解。虽然一切都在你意料之中，但是我却要永远抱愧了。"淑敏听仲膺把自己的隐情点破，不由脸儿一红道："我不懂你的话。"仲

膺笑道："你不懂啊，那也随便你吧，反正我已然懂了，现在咱们该再庆祝。"说着举起杯子道："贺你对朋友忠心的成就，白萍和芷华的前途由你拯救，从黑暗进了光明之途。"说完一饮而尽。淑敏默默无言地也干了杯。仲膺又斟两杯道："这一杯该贺我了，贺我只受了你一时的玩弄，现在已然明白，我的前途也发现了光明。"淑敏悄然问道："你的前途发现了什么光明？"仲膺道："我前途的光明和你的是一个。换句话说，你和我从昨夜就一同走上光明的路，不过中间被你用土眯了我的眼睛，因而似乎有一阵的黑暗。如今我的眼睛又睁开了，眼前还是光明，和夜里所见的一样，所以这一杯咱俩要郑重同饮，光明不是我个人的啊。"

二人饮完这一杯以后，仲膺瞧着淑敏，淑敏却抿着嘴儿只笑，再不说话。仲膺问道："我方才的话不是都说到你心里了么？"淑敏微笑道："你以为如何便算如何，我现在不愿意作什么表示。"仲膺一拉坐椅，向前凑一凑道："你不表示，就由我表示也好。这一幕迷离乱杂的戏，又演过去，无论咱俩在剧中有什么表演，或者竟处在敌对的地位，可是现在戏已演完，咱们也该回复到原来状况了。"淑敏道："请你说明，原来状况是什么？"仲膺道："我径直说吧。原来状况也就是昨夜在天津所约定的，你永远作我的保护人。"淑敏道："昨夜固然有此一约，可是中间曾经过许多变化，你心中已把我鄙薄得不值一文，我还配永远……"仲膺抢着道："你不要提那一

节，那是戏里的一节，还是由你故意导演的，我不承认那一节是实事。淑妹，并不是我对你要挟，你也明白，我离开芷华前途有无限危险，随时可以自杀，所以你方自任保护人，如今我已帮你作到了拯救他俩的目的，你怎能又抛下孤单的我不管了呢？”淑敏摇头道：“并非我不管你，实在因为中间我曾变挂，说出那可耻的话，哪知你仍抱着原来宗旨，给我个大打击，现在想起来，你是完全得到胜利，我却大为丢丑，惭愧还来不及，怎能再反覆一下，那样岂不更要受你的鄙薄了？”仲膺笑道：“到这时候你还把谎话当实话说哪？方才我已笨得够受，现在还能再笨下去？得了，淑妹，我佩服你的智术就是。你瞧着咱们永远的关系，快给我真的答复吧。”淑敏听了，脸儿薄起红晕，瞧瞧仲膺，就低头去摆弄桌上的可五味架儿。仲膺又欲再催她说话，却看着她这神情，不由恍悟，暗想她这娇羞，分明便是答复，自己还催问什么？便立起走过去，抚着她的肩儿道：“淑妹，我不说谎，方才固然有些对你误会，可是你用手段叫我那样，我若不上当，你倒许不高兴呢。如今咱俩的目的已然达到，我也已完全明白，你应该给我些怜恤，莫再装作。反正绕了许多圈子，我仍旧是你的，你也不能脱离开我。”淑敏小嘴一鼓道：“你这会儿怎又缠我来？海阔天空独来独往地胸襟哪里去了？是，不错，你现在猜的全对，是我故意叫你那样，不过你也太反脸无情了，那种冷冰冰的态度和决绝的行事，倘然我在火车中对你的要求是出于本意，经你这番打击，不要懊恼死么？”

说着脸儿忽泛起深红道："你生心欺骗我的时节，心里还记着昨夜的一丝印象么？这就是你们男子的特长吧。"仲膺听她提起"昨夜"二字，不禁把忘却的旖旎风光重映上脑际，心里一阵荡悠悠的滋味，忙道："妹妹，我知罪了。可是你也该回想一下，从昨夜初见以至今天下了火车，这十几点钟内，你所出的花样，是不是一个普通男子所能承受的呢？

淑敏猛想起自己折磨他的种种情形，也真有些过甚。十几点钟内，他一直在哭笑不得的境界中，真难为了。想着不由嗤的一笑，似乎腰肢也随笑声软了，身体一侧，头儿就倚到仲膺怀内。仲膺知道她不再矜持，此际只待自己再作进一步的表示，便能水到渠成，言归于好，正要抱住了吻她，可恨那侍役为着职务的关系，欲避嫌就不能，竟又送菜进来。仲膺仓卒复归原座，又等侍役出去，才向淑敏道："妹妹，咱们以前的都不说了，只谈以后的吧。你的意思，想把咱们的家庭组织在哪一种方式的上面呀？"淑敏只顾拿刀动叉地低头吃菜，莞尔不答。仲膺道："妹妹，你快说吧，便是你从现在再呕我三天，终久还要着落在这个问题上。"淑敏妙目一转，笑道："这问题还渺茫得很哩，我绝不呕你，暂时还没有回答这问题的必要。至于永久的关系，你若不因方才的事鄙薄我，仍然对我有所希望，当然我不会拒绝你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意思是要继续昨夜的原议进行，我也没甚不同意之处，这基本原则算定下了。不过组织家庭一节，应该从缓，请你容三个月的期

限。”仲膺一怔道：“为什么要迟延这么长久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在影片公司的工作还未完成，怎能中途辍业，叫公司担负绝人损失？所以必须把这片子拍完了，再进行咱们的事。”仲膺惘然道：“你若辞职，公司不能另寻人替代么？”淑敏道：“那怎么成？比如一部影片，前半部的某人是瘦子，后半部忽变成胖子，那像话么？莫说换人，就是一个人前后化装有了差异，都是破绽，要影响全片，何况我又是女主角，担着很重的干系呢？”仲膺默默半晌道：“我昨天听你说过，这部戏里主角是白萍。”淑敏道：“不错，是他，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因为我和他配戏还……”仲膺忙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只是瞧白萍病得缠绵，主角既不能换人，必得待他病好，那么恐怕要耽搁很多的时日。”说着又想了想道：“妹妹，我绝不反对你继续拍这部影片，不过最近既不能工作，我很希望在等候白萍调养的期间，咱们先组织了家庭，几时有了拍片工作，你再出来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既然组织家庭，我便成了有责任的主妇，还有闲暇出来么？请你多候几时吧。”仲膺道：“日期如此其远，我这几日里该怎样好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劝你回天津，暂度些日的孤独生活，我隔一两天便给你通信一次，这样你虽寂寞了些，但是三个月后岂不得到加倍的安慰么？”仲膺苦着脸儿道：“妹妹，这太残酷了，我现在已落到什么境遇里，你还要叫我忍受这长期的痛苦光阴？我恐怕承受不住。现在退一步商量，你可否陪我回天津去，作个短期同居。几时白萍病好，公司开始

工作，你再回来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这也不成，我和你还毫无名义上的关系，如何便能同居？再说三月的时间并不算长，虽然寂寞，还有我给你的希望作安慰呢。”仲膺凄叹道：“是啊，你给我的希望很能使我忍耐等待，不过三月后的我，恐怕很要费你的调护了。”淑敏似乎由他这句隐约的苦语受了感动，凝眸略想一下，忽而笑道：“你真是缠绕不清，叫我也没法，我陪你回天津去也可商量，不过在未结婚以前。有这同居的事不大好吧。”仲膺道：“同居不能用狭义解释，譬如我只是你的一个无爱情的普通男友，遭遇了什么困苦疾病，你也许住到我家去照顾我，这样同居是很光明的事，有什么不好？”淑敏笑道：“你这时空自嘴里说得好听，恐怕到天津就不是你了。照顾普通男友原是很光明的，可是你能始终自居普通，不闹出特别来么？”仲膺道：“我只希望从你相伴的光明中得到些许安慰，绝不会有什么……。”淑敏嗤地笑道：“别说嘴咧，昨夜你那是什么行为？你们男子向来得寸进尺，先要求一些把柄，然后试着步儿前进，终久要达到你们卑鄙的目的，我可不上这当。”仲膺道：“我绝不那样，只要你肯随到天津，使我这无主孤魂有所依恋，就一切满足了。”淑敏想了想道：“我随你去也成，可是几时公司拍片，你得立刻放我回来，不许无理缠扰。”仲膺连忙答应道：“当然如此，当然如此。”淑敏道：“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，快吃饭吧。”仲膺道：“吃完饭怎样，就回天津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想再在北京耽搁一日，你先回

去。我明天后到如何？”仲膺似乎怕她失约，便道，“你若有待办的事，必须留在这里，我就陪你住下，明天一同回去好了。”淑敏笑道：“你还怕我跑了么？这样也好，我并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只要先给高景韩寄一封信，给他留下住址，几时公司继续拍片，好通知我。还要给我哥哥和家里去一封信，叫他们过几天再回家。”仲膺道：“我昨天听你说，把家里人都打发出去了，是为着怕芷华寻你，如今芷华和白萍已重行结合，再没寻找的必要，何必还叫他们躲着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你不知道白萍芷华都是神经质的人么？说不定因一时的感情作用，又生出什么新花样来，仍以隔离些为妙。”仲膺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只写两封仅有几十分钟够了，还赶得上回天津的车呢。”淑敏道：“你怎只惦着回天津去？真成了归心似箭。”仲膺道：“我倒不是归心似箭，只急于归鞍载得玉人归。”淑敏呸了一声道：“又是轻嘴薄舌，不过要我现在写信，在哪里写呢？”仲膺道：“就在这里写如何？”淑敏摇头道：“在这里写算什么？要不回我家去吧。”仲膺本想到淑敏家中看看，便赞成道：“好，好，回你家写去，写完就上火车。”淑敏一笑无语。

二人忙忙吃完饭，开发了钱，出离菜馆，坐车同回草厂八条淑敏的家中。到门口叫门，女仆把门开了，淑敏先问家中人谁曾回来，女仆回答从昨天出去都未曾回来，淑敏便领着仲膺直奔后院。进到自己房内。

仲膺身入爱人闺阁，心神自然感到一种温柔和愉快。

淑敏延他坐下，才指点着房中前夜悲剧发生之处，何处是芷华所坐，何处是白萍所卧，仲膺自然慨叹不已。淑敏便自到书桌边，伸笔拂纸，写起信来。仲膺不便搅她，先浏览房中陈设，继而拿起橱架中的书箱闲看。淑敏写着信，忽回头叫道："喂，我给你个玩意儿看，你自己把床旁小几的抽屉抽开，里面有一本红礁画桨录的小说，中间夹着张照片，你瞧瞧是谁。"仲膺便依言从抽屉内寻着那部小说，果然里面夹着一张照片。拿起来看时，不由大大地一怔。原来这照片和方才自己交给芷华的那一张完全一样，上面不特白萍和那所谓周梅君的面目丝毫无异，就是夹纸上写的上下款也自相同。但细看了看，那字迹便觉柔弱许多，不及白萍笔致的苍劲了，便诧异着问道："咦，怎这里又出来同样的一张？这可怪了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"淑敏一面写着信，一面笑道："你猜猜。"仲膺想了想，忽然生出妙悟，拍手叫道："我可明白了。"淑敏道："你明白什么？"仲膺道："我想当日白萍和那个周梅君造作这照片时，你必也在旁参预，所以印得这照片之后，你就分得了一张。那么你可以告诉我这周梅君是谁了。"淑敏摇头道："你完全猜错了。白萍是把你们一切事都了结以后，才到北京来组织影片公司。公司招考之后，我才和他认识，怎能参预他照这相片呢？实告诉你吧，我见到这照片是在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天。"仲膺一怔道："哦，那么就是我和……她结婚的前夜了。"淑敏道："不错，现在你若不已和芷华完全断绝，我也绝不愿

把这事说给你，因为这很能叫你感到芷华始终没把你认作第一个爱人。她除非对白萍完全无望，才……”仲膺不等她说完，忙拦住道：“是，是，这我很知道，你不必再说下去了，我怕听这个。”淑敏道：“你既然怕听，那么我就不谈了。”仲膺道：“你怎样见到这照片却要说说。”淑敏道：“你不是怕听么？”仲膺道：“我不是怕听事实，是怕听你的议论。请你免了议论，单说事实吧。”淑敏格地一笑，道：“好，你哪是怕听议论，只是忙听芷华对你……嘻嘻，我不说这个了，只说你和芷华结婚的前一天，她把我从北京唤去，住在你们家中。夜间就寝以前，她曾和我作了个很长久的谈话，将她和白萍以及跟你的三角关系，都告诉了我。因为提到与你复合的原故，又拿出这照片给我看。当时她恳求我替她作个最后的决定，我因为你们的婚礼已将举行，而且我又是专为参加婚仪而来，怎能做破坏工作？就劝芷华说：“白萍既已另行结婚，你何必还牵挂他？应该与边先生努力新生活。其实那时我已与白萍认识，成为朋友。虽不深知白萍的状况，但很明瞭他是度着独居生活，故而对于所谓周梅君根本就发生疑问。不过对芷华却不便说明。芷华听了我的相劝，她就决意把以前的过错完全向我忏悔，要从此忘却旧迹，专心爱你，作个贤妻良母。她忏悔以后，就别了我自去就寝，那照片却遗在我房中。我无意中把玩：才发现里面白萍所写的字迹。当时心中一阵犹疑，觉得白萍并没真与旁人结婚，这照片是出于无可奈何的一种伪作，他依然是舍

不得芷华的。但听芷华声口，定是未曾瞧见这秘密字迹，自己应该立即把这秘密显示给她，请她再重行斟酌……。”说着瞧瞧仲膺笑道：“那时我若把这秘密叫她知道，恐怕你们的局面就要转入一种不同的途径，她那边夫人三字的头衔根本就不会发生了。不过我一转念，仍觉得成局不可破坏，就把秘密存在心中，使芷华一直蒙在鼓里。和你结婚，你两个得享的新婚幸福，完全是我赐与的，是不是呢？”仲膺惘惘地道，“原来内中还有这一层曲折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把这秘密告知芷华，使她不与我结婚？我也减去现在这一番痛苦。”淑敏撇嘴道：“呸，还有这么说话的哪，这很象穷叫化得了巨额外财，忽然又被旁人偷去，他便说上天何必叫我得这外财呢？这话在没被人偷去以先，他肯说么？你这时不要作这违心之论，反正芷华是你所爱的，和她结成夫妇是你所希望的。你们虽然只做了短期伴侣，总算达到你的希望了。你明白完全由我成就，还不感激我，真成了没理性的恶徒了。”仲膺苦笑道：“我感激，领情，不过这照片怎会又生来同样的一张，是什么原由呢？”淑敏道：“这倒没有什么道理，只因我想要和白萍开个玩笑，联带要问明白真相，就记住那照片上的馆名，你不见照片上外面的名字虽被白萍挖平，但是夹层内还有呢。我记住那馆名和号数，就在你和芷华结婚的后天。到照像馆去重洗了两张，并且问明白了那个周梅君只是天津的一个妓女。”仲膺道：“哦，这层我才知道，怪不得瞧那周梅君带着妖淫气派呢。”淑敏道：“这我都

说完了，你别再搅我。要误了时候，赶不上火车，那是活该。”仲膺道：“我不搅你，你快写，我自己看书。”说完便倒在沙发上再不说话，淑敏也忙着写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猛听得前院有敲门之声，接着又听仆妇出去开门，随即有人走入后院，说着话道：“这两天有谁来么?”仆妇道：“小姐回来了。”这时淑敏才听出来的是祁玲，不由一怔。祁玲也似乎咤异着道：“小姐回来，她把我们赶出去，自己回来，我得问问她，她在哪里？”仆妇道：“就在上房里。”淑敏忙着放下笔跑着迎出，见祁玲已快上台阶，就笑着叫道：“祁姐，你怎么不遵命令，就自回家？”祁玲也笑道：“哟，你还说我，怎你也回来了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是主动，你们是被动。我的来去可以自由，你们既允许了我的请求，就不能背约私回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我错了。”淑敏道：“自然你错。”祁玲道：“可是大热的天，我回来拿件替换衣服，也可以求你法外施仁，特别原谅呀。”祁玲说着就直奔房门。

淑敏心中忐忑，因为房中有仲膺在着，虽不怕谁看见，但祁玲的口舌终不是好惹的，就拦住道：“别进去，房里有客。”祁玲一张眼儿问道：“客是谁？”淑敏道：“不用问了，你不是来拿衣服么？就快办自己的事吧。”祁玲素日和淑敏玩笑惯了，竟立定不走，仍跟问道：“你得告诉我是谁。”淑敏道：“你不认得，告诉也没用。”祁玲又道：“男客女客？”淑敏道：“男客。”祁玲道：“那我就不进去了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淑敏叫道：“祁

姐，你在你房里等我一会儿，回头有一封信请你给式欧带去。”祁玲应着，就进到她的卧室去了。

淑敏才返身进屋，仲膺问道：“来的谁啊？”淑敏道：“是我的一位姐妹。”仲膺没有再问。淑敏仍接着写起来。

过了没五分钟工夫，淑敏正低着头折叠信笺，猛听面前有人叫道：“你的信写完了么？快给我，我要走了。”淑敏抬头一看，却是祁玲，她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溜进来，正立在台前向自己微笑。淑敏便明白她是故意捣乱，当时也说不出什么，只可陪她一笑道：“就快完了，你请坐。”祁玲向椅上一坐，回头看看仲膺，又瞧瞧淑敏，这样一连两三次，闹得淑敏十分不好意思，只得立起给她介绍，先向仲膺道：“边先生，我给你介绍我的姐姐祁太太。”又向祁玲道：“这位是边先生。”仲膺立起向祁玲鞠了一躬。祁玲听到“边”字，不由大为注意，忙一面还礼，一面用诧异的眼光瞧着仲膺。她等仲膺重复坐下以后，就回头望望淑敏，走到写字台旁，忙声问道：“这位边先生就是那和芷华……”淑敏只可点点头。祁玲又低声道：“你把她约到北京来了？”淑敏又点头。祁玲道：“这可不是我爱絮叨，你原来的主意我仍然反对，常言道：成局不可损坏，你总应该请边先生把芷华设法收回，然后你自己再用心去安慰白萍，这样才是对的。要依着你那主意，一定要全局大乱，不特白萍芷华二人在爱情上已沾了一层污点，便是复合也无意味，或者反有痛苦。尤其是

你和白萍，方走上这条路儿，忽然自寻苦恼起来，是为什么？你也不可太为他人打算，忽略了自己。我实在不愿意瞧你这青年的小妹妹初入情场便遭到打击啊。”

淑敏听着，心内真不耐烦她的絮叨，但知道若和她辩论，更要闹到无休无歇，而且有仲膺在旁，更苦不便。当下只好且骗她一下，便笑道：“你算说着了，我以前虽那样说，不过骗你们玩的，实在我的主意和你一样。今天早车才把边先生约来，这是到家后休息一会，稍迟我们就一同到公司去。边先生预定的办法是先由我把芷华调到外面，再由边先生出头请她回去，她当然能随边先生返回天津。”祁玲道：“要这样可好，我总是希望你和白萍能……”淑敏呸了声道：“讨厌，你别说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我只不明白，你的主意既和我一样，那么前天何必费这些周折，把芷华弄到白萍病床前呢？那时你就自己看护白萍，一面急忙打电报请边先生来把芷华接回去，岂不爽利许多么？”淑敏被她问得几乎张口结舌，想了想才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前天白萍正在危险期间，芷华若不在他面前，便没有好的希望，我不过利用芷华作短期替人罢了。如今过了两天，病人的险期已过，芷华离开已然无妨，并且我以后的看护工作也可以容易些，祁玲道：“呦，看不出妹妹竟有这么深的智谋，我真服你。”淑敏道：“得了，你别再搅我了，我还得快写信呢。”祁玲指着她手边装好的信封道：“这不是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这是给别人的，给式欧的这就写，你等着。”祁玲又问了句道：“你把一切的事

都和边先生说过了么？”淑敏漫应道：“当然都说了，你这不是多问？”祁玲这才离开了写字台，坐到仲膺近处，好似淑敏招待宾客似的，竟闲闲地攀谈起来。

祁玲是相信了淑敏的话。认为仲膺就要去带芷华回去了，便把说话的旨趣，照她原来的意思说出，当时先问道：“边先生你是今早来的么？”仲膺点头道：“是。”祁玲道：“我除了和您没见过面，您的太太，林白萍先生都是熟人。”仲膺听她把芷华白萍连到一起说，觉得刺耳，便只哼了一声。祁玲这样说话，却也非有恶意，反是抱着一片热心。她因恐怕仲膺对芷华的关切白萍生了芥蒂，碍及日后的感情，便想要用自己的粲花妙舌，对仲膺诉说芷华的好处，解释他们的隔膜。为说着爽利，才开门见山的把自己介绍出来。仲膺正在诧异，祁玲又接着道：“我一直住在淑敏这里，对于一切的事都极明瞭，对芷华尤其表着同情，她是个极可怜的人哪。”仲膺听着，更不知所答，只可点头。祁玲又道：“我今天实在有些不知自量，多管闲事，请边先生不要嫌我讨厌。方才我听淑敏说，您要去接芷华回家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事，我希望您万不要对芷华发生芥蒂。这一次的事，她完全是被动的。”

仲膺简直不知她这些话从何而来，无可回答。这时淑敏在那边已听见祁玲的话了，真想不到她会如此多嘴，便唤道：“祁姐，你过来。”祁玲忙跑过去，问道：“作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祁姐，你少说几句成不成？”祁玲道：“我说闲话碍得着你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人家家庭的事，原

要保守秘密，怎能当面乱说，叫人脸上难看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又不是对外人说，只和边先生闲谈。”淑敏道：“怎样也不如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是抱着一片好心说话，你别管我。”说着又回到仲膺对面，接着道：“边先生，您以后要特别爱惜芷华，她这次是丝毫没罪的。您听我从头说，她来瞧淑敏，恰巧白萍也来瞧淑敏，无意撞见，芷华可并没有……白萍无故的呕了血，那时芷华也没说什么。本来应该送白萍回公司，由淑敏去看护也罢了，偏偏淑敏又强拉着芷华同去。芷华到了公司，本来想立刻回来，淑敏竟勒住不放，又自假装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听淑敏又叫道：“祁姐，你来，过来。”祁玲坐着不动道：“你叫我有什么事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叫你自然有事，快来。”祁玲慢腾腾走过去道：“你左不过又拦我不许说话，你这人太没道理，只知道叫边先生接回芷华，万一他俩因此而生了隔膜，岂不把一世的幸福都没有了？咱们乐得先给解释开呢。”

淑敏此际知道祁玲是动起死心眼儿，若不告以实情，恐怕拦不住她的高兴，便拉她坐在身边，附耳说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告诉你实话，方才仲膺已到了公司，和白萍芷华见面，当面声明自愿退让。请他俩重圆旧好，他俩也已表了同情，这事情已定局了。你要说这些无谓的话作什么？”祁玲听了大愕道：“真的么？”淑敏道：“当然是真，要不我何必拦你说话呢？”祁玲轻轻顿足道：“这满错了，好好的两对婚姻，这一来拆得七零八乱。白萍和芷华既然

未必能再圆满，你和边先生都要落到苦境，我真反对这办法。”淑敏道：“你反对无用，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。再说你认为我和仲膺要落入苦境，哪知道我们也已有很好的爱情咧。”祁玲道：“你这话是骗人，哪有陌生人会有了很好的爱情？也不过你仍抱着原来主旨，牺牲自己罢了。”淑敏笑道：“现时空说不算，你向后看吧，我只求你不要再打搅，容我写完信，我们还要赶火车回天津呢。”祁玲道：“呦，你们就走么？几时回来？”淑敏道：“那没有一定。”祁玲便不再说，惘惘地叹息而起，自觉对仲膺也无可谈判了，就走了出去。

且说仲膺听了祁玲那些没来由的话，心里说不出的纳闷，觉得这位祁太太既然深知这件事的内幕，又与淑敏是极近朋友，而且方才她曾和淑敏密语，怎会倒向自己面前替芷华说项起来？这真是奇怪。再说她所述芷华的情形，有小半是淑敏所未言，这里面又不明是何道理。但当时也不便向淑敏询问，只得怀疑在心。

等了一会，淑敏把信写完，装好了，看了看手表，见距开车钟点已只二十分钟，便匆匆跑出去，到祁玲房里。祁玲正在床上躺着发怔，淑敏叫道：“祁姐，我这里有两封信托你，一封是给式欧，一封给公司高景韩，你都替转交了吧。”祁玲接过信去，问道：“淑妹，你真是要上天津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怎能骗你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劝你还是回头想想的好。”淑敏笑道：“想什么，都变作成局了。姐姐，你且不必挂心我，我到天津去，还替芷华尽一

种义务，不容规避。这边家里求你多多照应。”祁玲道：“这样说，你就永不回来了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怎会不回来？不过这边家中的事，式欧既不会管，式莲又是个大小姐，满不懂得，那只求姐姐偏劳了。”祁玲答应道：“我要到天津看你们去成么？”淑敏道：“那自然万分欢迎。现在时候够了，不能同你们多谈，我们要走了。”祁玲又要送到车站，淑敏竭力拦住。便自回到上房，和仲膺二人同行出门。淑敏所携的仍是那大旅行箱，不由瞧着笑道：“我真多于带回来了。早知还得回去，就放在天津不好？”说着同走出门外。向巷中一看，竟连一辆洋车也没有，仲膺道：“咱们走出去雇吧。”淑敏道：“也好。”便仍由仲膺提着小箱，向西而行。

走到巷角拐弯处。淑敏无意中回头，向自己家门望了一眼，忽见门前阶下有两个女子徘徊，似乎要进自己的门，却又迟徊相语。淑敏暗惊，这两个女子是谁？瞧这情形必是方才自己出门向西走，她们便从东面走过来，故未相遇，她们到自己家中访谁呢？看样子绝不是自己的女友，因为在这夏天，她们还穿着很宽大的黑色长袍，带着无限土气。若说是来访仆人，却又不像十足乡下姑娘。当下便立住了遥望。仲膺催促道：“快走吧，还等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你等等，瞧我家门外这两个女人……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那两个女人望着大门相对说了几句，一个似乎表示不愿进去了，一个似在旁怂恿。两个转移之间，淑敏的锐利秋波猛瞧见了其中一个的偏脸儿是紫棠颜色，而且皮

肤凸凹，似有麻子痕迹，不由想起了这是何人，就叫道："呀，她来了。"又向仲膺一招手道："回去，回去。"说完一直向回下去。

那两个女子这时已似乎决意要进去了，却因听得淑敏的鞋声橐橐，就立定回头来望，这一来淑敏更看得清楚，跑着便失声叫道："呀，这不是龙珍姐么？"叫着已到了面前。左边立的果是龙珍，她右边是立着一个长身玉立，年过花信的女子，乍一看觉得狰狞可怕，因为面上一平如砥，中间缺少那主峰的鼻子，细瞧却又觉除了鼻子以外，容貌竟还十分俊俏。两人都是一色的黑布的袍子，脚下是自制的布履，通身满是风尘。上面头发只有三四寸长，似剪发又非剪发，这神气已够可笑可怕，再加上龙珍的丑脸和那女子的缺鼻，真似两个怪物。淑敏因为听白萍说过龙珍的行为，对她的多情尚义，具着万分钦佩的心，但今天瞧见她这小模样儿，也忍不住要笑了。若单是她一个也好，偏偏又配上个对儿。淑敏噗哧声笑出来，要掩饰已来不及，只得把这嗤笑改作欢笑，握住龙珍的手道："龙珍姐，我正想你，上回你怎不辞而别？这是从哪里来？快家里坐。"说着回头看仲膺已随过来，就摆手道："我来了朋友，现在不能走了，先进去吧。"仲膺无奈，只得怏怏地又走进去。淑敏这时才顾得问龙珍道："你同来的这位是谁？"龙珍道："这是我的柳家姐姐，进去再给你们引见吧。"同着龙珍的那个女子，不待说是柳如眉了，她对淑敏点点头，大家同向里走。

一进院子，淑敏便高喊："祁姐，快出来，你看看谁来了。"里面祁玲闻听，急忙跑出，瞧见龙珍也大为惊喜，过来握手道故。淑敏便把仲膺拉到前院客厅里道："实在对不起，来了这样朋友，总得招待，只好屈尊你一天。住在这里吧。你也乏了，就先睡一会儿。"说完就转身跑出。

这时祁玲已把龙珍等让入后院上房里了。淑敏进去，龙珍先把如眉给她俩介绍完毕，然后问淑敏道："淑妹像是要出门的样子，上哪里去？"淑敏道："我并不是出门，只是闲逛，你们来了我就不去。龙珍姐，你上回怎不辞而别，作什么去了呢？"龙珍道："我并不为什么，只于想上乡村去住几时，又怕你们挽留，所以没告辞就走了。去的地方也不远，只在这京东的郭庄。"说到这里，淑敏笑道："珍姐，你不必瞒我们了，你的一切事情，白萍已都告诉我们了。"龙珍一怔，嘴唇动了几动，只说出个"白"字。祁玲却深知龙珍的历史，暗怪淑敏不该在她初来时便提到这些言语，忙岔着问道："龙珍姐你，且说说你这些日是什么情形，怎跑到庄子上去呢？"龙珍叹气道："我和这位柳姐，苦命真都算到家了，我们全是投到郭庄尼姑庵里的，并没指望成佛作祖，只为世界上没我们的路儿了，所以要自求个清静，度过这下半世。哪知老天爷也不许呀，我们投的那个尼姑庵，老尼姑虽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们贡献了钱财，她就肯收留我们，总算得了安身之处，已定规日期落发了。不料在落发的前两天，郭庄

忽然来了土匪，抢掠焚烧，把个村子毁了一半，连尼姑庵也不放过，我和柳姐有几个积蓄全都抢光，老尼姑善财难舍，和土匪争持，竟被土匪杀了。等土匪去后，庵里连粮食都没有一粒，我和柳姐还咬着牙不肯走，就在村中募化度日，简直和讨饭一样。幸而还有善人布施，勉强活了些日。不料官面上因为郭庄闹过土匪，就派了一连兵来驻扎镇压，这一来可要命了，兵就住在庙里，胡乱糟踏不算，竟把我二人当了仆妇，囚在庙中，不许外出，每日得替他们做茶打饭。虽然没有什么非礼行为，可是胡言乱语，已足把人气死。我们实在忍不住，就趁黑夜爬墙逃出来，从郭庄步行走到北京，还是昨天到的。住了一夜小店，如今想着实在无处可归，只有你们这里是熟人，故而投奔了来，求你们给我想个法儿。”说着一阵悲伤，眼泪直流下来。淑敏忙慰藉道：“珍姐，你不必难过，到了这里就算到了家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们二位别还没用饭吧。”淑敏就唤仆妇去预备饭食。如眉还自客气，龙珍拦住道：“她们都极直爽，咱们往后打搅的时候多咧，用不着客套，就依实好了。”

不表仆妇自去预备饭食，这里大家闲谈着，却又各有心思。龙珍远道投奔而来，一入门便听淑敏提起白萍，她虽早已自视为局外之人，但一片芳心总难免对白萍有所牵挂，此际不便详问，却总希望淑敏把白萍的近况述说出来。至于淑敏，当然喜欢龙珍此来见面，不过想到她和白萍的关系，与芷华自然处于情敌地位，现在自己才把白萍

芷华的关系调整了，怎禁得龙珍再来惹事？龙珍虽从早便自退让，此际总不会又来争夺，但是白萍却对她万分抱歉。正在不知所报，如今近在咫尺，倘然相遇，恐怕白萍在良心上不能轻轻放过，那时就大费周折了。

淑敏想着便犹疑难决，不知道该怎样是好。自己若把白萍的情形告诉龙珍呢，恐怕她寻了去发生纠纷，便不寻去也要惹她难过。若不告诉她呢，她昔日又与白萍有过那样关系，自己怎能对她隐瞒呢？正在这时，龙珍却有些过度希望知道旧人的消息，就忍不住从对面问起道："淑妹，现在我芷华姐在哪里了？"淑敏怔了怔道："芷华姐呀，她现在很好。当初你牺牲的结果，还算没枉费了心，现在他们正在一处呢。"龙珍听这话说得含糊，但明白是白萍芷华已在同居了，不过听淑敏说起牺牲的话，不由诧异他如何知道了自己的事？便问道："淑妹，你说什么牺牲，这话怎么讲啊？"淑敏道："我告诉你吧，从你由我家里不辞而别，白萍就到天津去访着了芷华，因而明白了你成全他们的好心，他们时时刻刻都感激你，有时对我们说起，所以我们也知道了。"龙珍听了，还以为从自己走后白萍便归就芷华，一直风平浪静地同居到现今，不觉暗自念佛道："这样也不枉了。"但她仍希望淑敏再说下去，好多知道他俩的近况。哪知淑敏偏不向下说了。

须臾仆妇摆上饭来，大家同吃。淑敏抽空儿跑到前院书房中，见仲膺正倒在卧榻上看书。淑敏便问道："你饿不饿？我叫老妈把饭开过来。"仲膺道："我不饿。请问今

天还走得了么？”淑敏摇头道：“不特今天走不了，而且又发生大麻烦了。”仲膺道：“什么麻烦，怎这样巧呢？”淑敏坐在旁边道：“现在咱俩是一个人了，我和你说真的，本来从芷华第一次由家中出来，投到我家，我看着她可怜的情形，就决意要帮助她与白萍复合，直到如今，我这宗旨不变，现在总算由我的力量使他俩重圆了。你要想想，他俩得到这样结果，不是正当的么？”仲膺只可点头。淑敏又道：“本来能为他俩爱情上阻碍的，第一个是你，我若不肯退让，当然也算破坏一份子。如今咱俩互相联系着，算退出此局，成全了他们，这样看好似只要咱俩退让就可使他俩永远平安了。其实不然，他俩另外还有大障碍呢。你瞧见方才那俩个女子中的麻脸了，她叫龙珍……”仲膺道：“我知道这龙珍，听芷华说过。”淑敏道：“你听她怎样说？”仲膺道：“我只听说白萍和这龙珍有过关系，后来又发生意见，白萍自己走了，这龙珍寻到他天津的家中，与芷华同住过些日。最末芷华托她送人上北京，就失踪不见了。”淑敏道：“是的，事情大概是这样。不过她所以失踪的原因，是瞧着芷华可惨，故而在重遇见白萍时，就竭力替芷华说项，使白萍受到感动，急回天津去看芷华。而她自甘退让，从我家里不辞而别，跑到京东郭庄去当尼姑。以后白萍明白了她的好意，不胜感激，再想寻她已来不及了。如今她因为郭庄遭了兵匪，不能安居，带了个同伴前来投我，这原是很平常的事，不过只怕万一白萍和她相遇，事体便难免发生变化。”仲膺

道："白萍和芷华好容易得到团圆，不致于为她生什么变化吧。"淑敏道："不然，若是龙珍那一面要向她二人进攻或者争夺，那便不致生什么变化。但龙珍是退让的，白萍和芷华同存着愧对她的心，都正不知所报。一朝相遇，说不定芷华也要让她一下，以为报答。白萍更要无法周旋，除非能完成三角恋爱，一夫二妻，然而这又是现时代所不许的。爱情基础上只能容受两人，其中必有一个牺牲，这样其中便有危险了。"仲膺想了想道："当日龙珍叫白萍回天津，去看芷华，结果怎样？白萍去了没有呢？"淑敏道："这个你还问我？白萍受龙珍的感动，回到天津，还没见到芷华倒先遇见你了，不是他又让了你么？看起来你们这一局里的人都过于善让了。"仲膺恍然大悟道："哦，就是那回事呀。原来白萍是一直回去的，若不遇见我，他俩早就团聚了。我真罪恶不小，不特误了他们夫妇，连这位龙珍小姐一片好心也无形被我烟没了。"淑敏笑道："你才明白呀。现在明白还不晚，你可替我想个办法，怎样使他们得到两全。"仲膺摇头道："这种纷乱的局面，又人人有微细的隐情，我现在已是局外人，实不易想出两全之法。"淑敏道："不然，你虽是局外人，可是现在已归到我这一边，我却正自居为局内人呢。"仲膺道："你怎能算局内人？"淑敏道："我立志要成全白萍夫妇，关于他们的事，我都要管，你要帮着我呀。"仲膺道："那么你就设法使白萍芷华永远不与龙珍见面。"淑敏道："我有什么法子使他们不见面呢？再说人各有心，

不易推测，倘然龙珍此来是因为耐不住寂寞，改了心意，来寻白萍呢？我若从中瞒哄遮拦，岂不也是一种罪孽？”仲膺道：“你若顾到这许多方面，那就没法办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你细想啊，龙珍和白萍有过关系，她若自愿作尼姑，固无所怨，但若想起终身大事来，那就非依赖白萍不可，旁人怎能断了她的道路？”仲膺道：“我为你着想，现在先察考龙珍的意旨，倘若她无意再见白萍，那你就两下遮拦，省得生出意外的纠纷。她若真的有了悔意，要重寻故人，那你就取放任主义，听其自然，叫她三个自去解决这纠纷罢了。”淑敏点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也只可如此。”仲膺道：“你只为别人忙，咱们自己的事呢？今天既不能回天津，几时回去？”淑敏道：“那可不能规定，我怎好意思丢下她们，自己走了？”仲膺道：“其实你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。”淑敏道：“回头再决定，我要陪她们吃饭去了，你有稳当的主意，且替我想着。”说着便自出去。

那里仲膺满心郁闷，原已走出大门，上火车便到天津，和淑敏同度光阴了，哪知又遇见这个龙珍。这一耽搁，不知又要生何变化，而且自己住在这里既然无聊，独自回去，更将苦闷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想着不由心中愁烦，便倒在床上。见床头小几上放着一叠新闻纸，随手拿起翻阅，原来这些报都是隔了几个月的旧新闻，但在无聊中也只可随便浏览。瞧着忽从一张要闻上，看到一篇特载，是一位专门研究新村制的名人陶古贤在上海大学的讲演词，内中述说他自己在江苏办模范新村的经过，村中规

模如何合理，居民如何快乐。仲膺起初不过瞧着消遣，继而忽然起了个玄想，念到自己的将来应该如何归宿。淑敏定要作自己终身伴侣，只是结婚以后，要作什么事业呢？在自己原想置身荒僻，隔绝尘世，甘与草木同腐。但有了淑敏此念恐不易实现。若仍混迹在闹市中，自己却对这繁华世界久已望而生畏。反之若真寂寞终老，一来辜负男子之躯，二来也对淑敏不起，她那样精明美艳的丽质，难道就忍于叫她随自己沉没了么？为今之计，不如也仿效陶古贤的计划，回自己故乡，招集同志，设立一个新村，既可以为人类尽些主务，也能达到隔绝繁华世界的目的。好在自己故乡中颇有产业，在浙西山中有岗峦环绕的一片肥沃土地，完全属于祖产。现在只祖茔设在那里，其余土地都租于乡人耕种。那地方山上可以种茶，日中可以获稻，而且山泉水涧，灌溉不缺，可以说是世外桃源。自己回去若把土地收回，建设新村，真是万分合宜。只于离城市较远，不过既已居心隔离尘世，倒是愈远愈好，一会试与淑敏谈谈，看她的意思如何，想着便仔细筹划办法。

到了天夕六点过后，有仆妇进来，拂拭桌案，放上两副杯箸，仲膺问："谁吃饭？"仆妇回答："小姐叫把饭开在这房里。"说着淑敏进来，向仲膺笑道："对不起，你寂寞了，咱们吃饭。"仲膺道："你不是陪她们吃了么？"淑敏摇头道："不，陪她们吃了两成饱，还剩下八成肚子来陪你吃。"说着仆妇已端上饭菜，淑敏吃着道："这倒很好，省了我一股心思。方才我和龙珍说闲话，套问她的口

气，她的意思十分坚决，暗含着表示绝不愿再见白萍。我又问她说："倘然那时在旅馆相遇，旁边没有男装的式莲，你不能假说已经嫁人，白萍仍缠磨你不放，那你应该如何呢？"她回答说："无论白萍如何缠绕，我绝不变退让的心。若不能逃跑，宁可死在他面前也不忍使芷华为我而失了终身希望。"我又问她："倘然此时和白萍遇上，该怎样呢？"龙珍立刻大惊失色，以为白萍常到我家来，就张皇皇地问："白萍到这里来不？他若常来，我就快走。"当时我忙告诉她："白萍绝不会来，她才安心。你瞧，龙珍这人真好呀。"仲膺道："这也是芷华的幸福，不过她既投奔你来，你该怎样安置她呢？"淑敏道："不止他一个人呢，还有那姓柳的。龙珍约定和她永不分离，我要安置得一并安置两个。"仲膺道："你既应许，同我回天津，早晚总得去的。到了走的时候，是留她在这里呢，还是带她们回到天津去？"淑敏沉吟道："留在这里也成，不过不是久局。她俩大约是不想嫁人了，替她们设法，该向长久处着想。"仲膺道："真个的，这两位的尊容也太那个了。龙珍五官端正，却是怪丑，那位姓柳的容貌不错，偏偏又没鼻子，她们想嫁人谁敢领教啊。"淑敏道："你这人就不好，总是以貌取人。现在且说正事，我该怎样安置他们？"仲膺道："你的意思，认为龙珍对白萍总没重圆之意了，那么就不必防龙珍这一面，只防白萍芷华那面吧。不过现在白萍芷华不在面前，既不能限制他俩的行动，龙珍却正投入你的家下，你可以左右她的意志，范

围她的行动。依我之见，你就带龙珍她们回天津吧，暂且和白萍离远些。”淑敏道：“也好，不过带到天津和咱们同居，恐怕不是久局，她们也恐怕不肯长住。”仲膺道：“我方才倒研究了一个办法，是解决咱们前途的，你若赞成，就可以连她们的前途也解决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什么办法呢？”仲膺就拿过那张报纸递给她看，又说明自己因看报而想出这新村计划，以及自己家乡中的产业，可以实现这志向。淑敏听了道：“这计划很是正当办法，我原有志于乡村已非一日。”仲膺道：“这更好了，倘然咱们同返浙江，建设这新的乡村，就成为终身事业。龙珍她们自然和咱们同去，这样可以和白萍芷华永远天南地北，各不相见了，而且连咱们也能省却许多魔障。”淑敏向仲膺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啊，你也怕魔障么？别是倒怕魔障离开你吧？”仲膺道：“这时你何必再奚落我？咱们还是早早的商议这计划的进行。”淑敏道：“我是万分赞同，毫无异议，因为咱们离去城市，虽然抛却繁华，归入寂寞，可是因为农夫乡妇，快乐终生，反是一种清福。不过我虽是南方人，却住在北方久了，若乍到南方去，恐怕太孤寂吧。”仲膺道：“除了我以外，龙珍和那姓柳的，当然同去，其余像你的兄弟和姊妹不能同你去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恐怕我哥哥式欧和式莲妹妹都不能去，因为以先我们曾谈过，式莲是愿意扶助丈夫。作一番大事业的，绝不肯随我们去。”仲膺想了想道：“这倒是个问题，譬如咱们三、四个人回到我的家乡，再招集同志，恐怕风俗习惯和你们太

捍格了，而且我家乡中的人又多是智识太低，顽固不化，更不容易合作。”淑敏道：“是呀，如若招来一班奇形怪状、冥顽不震的土人，每日住在一处，那也闷人。”仲膺道：“然则怎么办呢？”淑敏道：“咱们就在北方招集些智识界的同志，一同南下如何？”仲膺道：“这倒很好，不过怎样招集呢？若招来不良份子，将来反有后患。”淑敏道：“我出个主意，咱们招集同志全要一班失败人物，无论是情场失败，事业失败，凡是因失败抱了厌世主意者，全可容纳。这一种人既偏于道极方面，又各有经验，同居起来，想必能平安无事。至于临时的选择，那就要看你的眼力了。”仲膺道：“这里面还有个难题，平常的人哪有这么多的厌世主义者能随咱们去到很远处立家呢？”淑敏想了想道：“也并不要太多的人，据我想，若有二三十个同伴，就可以通力合作。日后成绩好了，不怕没有人来加入。”仲膺道：“就依你这主意。”说完又沉吟着问道：“你怎么想起要招集失败人物的主意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就从你和龙珍身上想起的，你们都是从一个情局里失败出来的么？”仲膺道：“那姓柳的姑娘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据龙珍提起，那姓柳的也是受过男子的骗，而遭到遗弃的，她那鼻子上的缺陷，就是情场失败的痕迹呢。”仲膺道：“我们都够这失败人物的资格，然而你呢？”

淑敏忽地一笑，暗想我是从白萍怀内失败出来，你也并非完全不知，怎还问我？但当时不愿直说，就笑道：“我是附属于你的，你既失意，我也不能归入得意的一类

里。”仲膺也想到淑敏的事，不由后悔自己问得无聊。幸而淑敏回答得好，把这话轻轻遮饰过去。稍迟，淑敏道："咱们这计划，怎样使其实现呢？”仲膺道："我的意思想回天津去召集同志，就用登报的方法，或者不致没人应征。不过这起首的日期很难决定。”淑敏道："怎么呢？”仲膺道："你既要对影片公司全始全终，替他们摄完这部片子，但拍片总须等白萍痊愈以后才能动手，知道他几时痊愈？便是痊愈，拍片还得费多少时候啊？”淑敏道："我想白萍得芷华陪伴，病体必能很快的痊愈，譬如大约摸着说，他的病两月能好，拍片再用一月，一共三月工夫够了。咱们这计划，订立章程，召集同志，以余筹备一切，不也得两三月时候吗？那么就同时进行好了。”仲膺道："怎样同时进行呢？”淑敏道："咱们既决定带龙珍和那姓柳的同去，那么明天就一同到天津，住在你家里，赶紧就订好章程，登报招集同志，一切事都可以从容进行。至于公司几时拍片，随时我个人再到北京来。你依然在天津主持这事，等我在北京把片子拍完，你在天津大约把这事也办完了，那时再一同起身南下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仲膺听她说明天回津，不由大喜道："好好，你这主意高明极了，我真佩服万分，咱们就这样进行。但是你方才说到天津住在我家里，那里可并不是我的家，而是白萍的家呀，这个家的经过也奇怪得很，当初他夫妇住着，先是白萍走了，经过许多周折，而由芷华把我引进了去。最近芷华走了，又经过周折，由我把你引进去。如今咱们再回到

那里，完全是客，怎能长住下去？依我看，不如咱们再另寻所房子居住，把那一所多事不祥的伤心之地仍交还给白萍和芷华吧。”淑敏道：“那也好，不过据我想，白萍现在病着，绝没回天津的可能，便是去，他俩也绝不会去住那座房子。你如今还给她们，她们不特不能接受，又恐引起意外的纠纷，不如咱们仍自暂行借住，三月后南下的时节，再正式通知她们去接收，那时便有什么意外牵扯，他们也没处寻咱们了。”仲膺道：“好，那么回头你应该先去向龙珍她们要求同意。”淑敏道：“她们正苦无处可归，得了这个机会，岂有不同意的？”说着已吃过饭。淑敏道：“我要陪她们去了，你自己作什么呢？”仲膺道：“我就起手制造章程。”淑敏道：“好，我走了。”仲膺道：“我希望你在就寝以前再来看我一趟。”淑敏笑着不语，翩然出去了。仲膺闲着没事，就伸笔舒纸拟起那章程来。

再说淑敏回到后面，见龙珍和柳如眉正相对说话，却不见祁玲，便问道：“祁姐呢？”龙珍道：“她出门了，说是到什么旅馆去。”淑敏便知祁玲是回到式欧式莲等所住之处，或者因为出来半天，怕她们不放心，故而去告诉一声。料想式欧等知道自己回家，必要赶来。当下便和她们说了会闲话，才向龙珍问道：“珍姐，你上回怎凭空想起要出家呢？”龙珍道：“这倒没有什么深思大意，我也不想修仙得道，成佛作祖，只为自觉处在这世上，与人有害，于己无益，故而躲到僻静地方度这残生，图个心头安适。”淑

敏知道她所说与人有害的话是指着白萍芷华，便道："你现在经了这番变故，乡村住不得，尼姑做不成了，回到这城市来，以后想要怎样呢？还继续此志么？"龙珍道："我这志向永远不变，虽不一定得作尼姑，但离开城市，隔绝人群，是必须作到的。"淑敏道："我劝你不要这样坚决，还是和我们一同住下去吧。"龙珍道："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们决计要终老寂寞之乡，不愿住在这痛苦的城市，现在只恳求你明对我们帮个小忙，借给几十元钱，设法到别处寻归宿去。"淑敏道："你们预备归往何处呢？"龙珍道："我方才说过，并非定要作尼姑才可能处在这个境遇，除了尼庵，还是别无合意的去处。在郭庄时，听老尼说过，天津杨柳青附近有个尼庵，很是清静，我们要投那里去了。"淑敏道："你的志向坚决了，这位柳姐呢？"如眉道："我比珍姐经过的事更多，看破世上更没趣儿。再说我这伤了五官的人，在人前永远是受着讥笑，自己还不知意味寻僻静处躲着去么？"

淑敏听着，向她仔细端详：蛾眉秀目，玉颊朱唇，虽然这样乱头粗服，依然带着美人风范，只被鼻子把全部带累坏了，不禁暗暗替她叹息。欲待问她鼻子伤损的原因，又觉不好意思，便问龙珍道："珍姐，你既不必一定作尼姑，还是随我们去吧。"龙珍道："随你们到哪里？"淑敏道："我跟你细说吧，今天在门外和我同立的男子，你看见么？那位姓边，就是最初使白萍芷华发生隔膜的人。"龙珍愕然道："就是芷华的……"淑敏点头道："不错，

就是他，白萍芷华中间的许多风波，全由他一人而起。”说着略一沉吟，又道：“他……他现在已是我的未婚夫了。”龙珍大惊立起，拉住淑敏，眼珠儿转了几转，叫道：“呀，你……我明白了……你别是为着芷华白萍，才和他订婚吧。”淑敏苦笑道：“也许是因为这个。”龙珍极感动地道：“那么白萍芷华的幸福由你造得……永远坚固了，可是你真从本心愿嫁这位边先生么？你牺牲了，为他们……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我……岂止我一个，还有你呢，你牺牲得比我大啊。”龙珍只苦笑握住淑敏的手。淑敏道：“不谈过去，只谈现在。边仲膺得到了我，不是胜利，而是失败，他的牺牲和咱们没有什么两样。我既然是他的未婚妻，应该保护他的前途，认为他在北方再住下去只有痛苦，所以商议着回他的故乡浙江山中去，办个新村，作为终身事业。你们二位若愿意同去，我们十二分欢迎，这样可偿你们离开城市的志向。而且有朋友同居，合力工作，在精神上也可以得到许多的慰藉，岂不比枯寂的尼庵强得多么？”说着又把和仲膺议决的计划说了一遍。

龙珍听得这新村同志，都是失意的厌世人物，便与柳如眉同声赞成道：“这真是我们最合宜的去处，妹妹提携我们吧。”淑敏道：“咱们姐妹何必谈到提携？只是互相帮助罢了。不过我们不能住在北京，明天就回天津去，你们同意么？”龙珍道：“到天津住在哪里？”淑敏笑道：“是你住过的熟地方。”龙珍愕然道：“是芷华那所房子

么？”淑敏点头道：“是。”龙珍道：“我不愿住到那里去。”淑敏道：“你因为那里是伤心之地，不愿重去么？这可不怪我打趣你，你既是甘心……。”龙珍不等她说完，便摇手道：“得了，你别再说，我去就去。”淑敏微然一笑道：“我不说了，但是咱们这计划的实现。要等到三月以后才能起身，因为我正在影片公司主演一部片子，必得把这片子拍成，始终其事。”龙珍瞧着她道：“呦，你还是个电影明星哪。我听说电影界的女子都是十分浮华，怎你倒愿意往乡村跑？”淑敏笑道：“这就叫作人各有志。”

正在说着，忽听外面一阵脚步声音，直向这边房中跑来，有式莲的声音叫道：“淑敏你怎悄不声地回来了，我给你道喜呀，是龙珍姐来了么？”淑敏向龙珍道：“她们回来了。”龙珍以前由天津到张家小住的时候，与式莲相处感情甚好，此际闻声便欣然立起，向外迎接。祁玲和式莲已手挽手儿走入，式欧随在后面。式莲一进门便拖住龙珍叫道：“姐姐，你想死我了。上回你救了我，倒丢了你，惹得我心中难过了许多日。方才我听祁姐说，你当尼姑去了，你为什么？”淑敏见式莲拉着龙珍说个不住，就推她道：“莲嫂，你别尽嚷嚷了，还有别人呢。”式莲才放开龙珍，龙珍才顾得向式欧招呼。淑敏叫道：“我给你们引见这位柳女士。”说着一指式莲道：“这是我家莲嫂……”正在这时，式欧已一眼瞧见柳如眉。如眉正对式莲还礼，抬起头来也瞧着式欧。式欧对失落鼻子以后的如

眉，尚未见过，故而瞧着她还不敢便认，只诧异这个没鼻子的女人怎模样很似柳如眉。如眉却一眼就瞧出式欧是自己当日的欢喜冤家了。若在昔时，如眉心地精灵，善于机变，无论遇到任何大事也不致惊惶。但自离却风尘，入了尼庵，与世人久少交涉，因之脑筋迟钝，神经柔弱，禁不得惊恐与刺激，此际一见式欧，猛然触起旧事，心头一阵慌张，不由便变了颜色，失声叫道："呀！"式欧一见她这样神情，立刻也明白她是谁了，不由随着也变了颜色，不自主地叫了声"咦"。

这时淑敏正要给他们介绍，忽见两个人都变了神色，立刻也发起怔来。柳如眉已羞愧难支，慢慢低下头去，立时房中空气转成异样的沉寂，

沉了一会，式莲见式欧望着那没鼻子的女人出神，忙过去拉着他悄悄问道："你怎样了？认识她么？"式欧没答式莲，倒一把将淑敏拉住，退到室隅低声问道："这姓柳的怎到咱家来？"淑敏答道："是随龙珍姐来的。"式欧道："她和她怎到了一处？这真奇怪。你不知道，她就是天津差点儿害死我的柳如眉啊。"淑敏听了，不由直了眼儿，向如眉呆望着，暗想在龙珍介绍的时候就觉这如眉二字十分耳熟，却因她的行止狼狈，绝想不到是个妓女出身，便没向她注意，哪知竟是式欧的仇敌啊。但听式欧说过，如眉是妖艳出色的女人，怎会没有鼻子，而又与龙珍一同当了尼姑呢？想着就见式欧忽地把眼瞪圆，脸上气色渐渐变成难看，便知道他想起了当时被害的经过，怒气忍

不住了，眼看便要发作。论起如眉这样阴险狠毒的女人，立刻叫骂驱逐也不为过，无奈她是由龙珍带来的，得瞧着龙珍的情面。忙拉起式欧，低声叫道："哥哥，你不要说什么难听的话……。"式欧顿足道："你快把她赶出去，咱们家不能容留这样的人。"淑敏道："好了，你交给我，你先出去。"

淑敏正和式欧在这里唧喳，龙珍瞧着，料道出了原故，先拉着如眉问道："你怎么了？"如眉只低首不答。龙珍无奈，只可跑过问淑敏道："怎么回事？你哥哥这样，如眉又那样？"淑敏道："珍姐，不瞒你说，你带来的这柳如眉不是好人。"龙珍一怔道："怎么呢？"淑敏道："你到北京来不是为护送式欧么？式欧所以遇到患难，不是被一个妓女所害么？害他的那个妓女就是现在眼前的柳如眉。"龙珍听了，似乎突吃一惊，但把眼睛转了几转，立又恢复了原来态度。才要说话，哪知式莲在旁已把这事听得明白，知道这柳如眉是坑害自己丈夫的祸首，而且在一个时候她曾把自己丈夫占据，不由又恨又妒。这恨与妒虽然都是过去的幻象，但已使她禁耐不住了，就过去将龙珍推着叫道："珍姐，你可得立刻叫这烂污女人滚蛋，不然我就不留面子了。"龙珍瞧瞧她们，又看看如眉，她正低首至臆，似只有羞愧得不能迎视，不由长叹一声，叫道："式欧先生，淑妹莲妹，还有如眉姐姐，你们既然遇见，当然心中各有感想，现在请你们全都坐下，听我说一句话，大家可都同意么？"淑敏见龙珍出头说

话，忙拉着式欧式莲，使了眼色，叫他俩不要作声，自答龙珍道："姐姐有话请说，我们听着。"龙珍道："好，我要说了，早先我在郭庄与柳姐见面，曾听她谈过先前的历史，因为在风尘中害过不少的人，后来又被人害了，故而十分忏悔，才去出家。她虽没对我提起式欧的关系，但是她出家忏悔的原因，当然有式欧这件事在内。今天我带了柳姐同来，和式欧相遇，料想式欧想起旧事自然难免不快，柳姐也定要难堪。但是据我看来，你们两方全可不必，因为柳姐在对不住式欧以后，已经自己忏悔，现在对式欧无所用其羞愧。至于式欧更是个明理的人，绝不会对已经悔过的她再加责备。再说式欧先生和淑妹、莲妹，想全能信任我，我现在敢以性命担保柳姐的人格，她是经过一番刺激，由极恶变为极善，心地的光明磊落，很值得我们钦佩。你们还忍心追求她的旧恶么？我希望式欧和柳姐，双方全把旧事忘却，大家重新作起朋友来。"说着又向淑敏使了个眼色，暗示请她帮助排解。

淑敏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当下自思：这样僵下去，无论如何也没趣味。便拉着式莲低声道："你和式欧出去吧，瞧着珍姐，别叫他不好意思。"式莲想了想，自己和这柳如眉已无競争的必要，她现在已变成这等可怜模样，就不理她也罢。想着就向式欧道："你去吧，在这里又待怎么？"式欧瞧了瞧龙珍，便低头走了。式莲也随着出去。

正在这时，龙珍已走到如眉身边，叫道："柳姐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这太巧了，我很愿意你把这事忘了。式欧

也不是糊涂人，他想明白了，就可以毫无芥蒂。”如眉抬头见式欧式莲已去，只龙珍立在身边，淑敏立在门口，便立起道：“龙妹，我真惭愧，现在你叫我走吧。”龙珍拦住道：“柳姐，这怎值得？过去的事……。”柳如眉道：“珍妹，你别拦我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如何能再呆下去？”龙珍道：“柳姐咱俩是一同来的，并且我对于你的一切，都能谅解。你若定要走时，咱们就一同走，反正咱们要永远同患难，不能离开。”柳如眉道：“珍妹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还是我自己走好，谢谢你，不要拉着我。”龙珍道：“好吧，你定要走就走。”说着一松手儿，柳如眉就向外走，龙珍紧跟在她后面，那情形是决意也随她去了。淑敏一见这事情要决裂，忙一伸手拉住如眉，横身遮住了龙珍，叫道：“珍姐，你们不能走。这事情固然没甚要紧，只于是情面上的关系，很容易转圜的。你们只想不久就要执行咱们的计划，到南方去创办新村了。式欧式莲是不跟咱们去，而且咱们在这里，也只住上一夜，明日便回天津，何至连这样短时间都不能忍耐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淑妹，我并不是要走，不过柳姐是我患难同伴，不能相离，她住我也住，她走我也走。因为我们同在苦境，不能变易初心，这一层请你原谅我。”淑敏想了想道：“据龙姐看，现在该怎样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本来也没有什么，不过柳姐面上太难堪，还是叫她出去为是。”淑敏道：“她出去，你自然也得随着了。”龙珍点头。淑敏道：“我拜托龙姐，你且挽留柳姐，再呆十分钟。”龙珍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

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你且不必问，只求允许我。”龙珍道：“这个当然成的，就再呆十分钟。”淑敏道：“不可失信，我就回来。”说着跑出去了。

龙珍望着她的后影儿纳闷。如眉却想错了，以为淑敏见自己坚意要走，她还要依照龙珍原来的请求，以钱相助。便问龙珍道：“珍妹，你何必定随着我，便是随着，就简直走了吧，何必再等她们……我可不愿接受她们的帮助。”龙珍听明白如眉的意见，摇头道：“不然，我想淑敏叫咱们等着，未必是这个心意。”如眉道：“无论是什么心思，咱们再等下去，也是没趣。你还没什么，我可难堪极了。”说着仍拉了龙珍要走。龙珍却另有思想，希望淑敏有法从中转圜，便劝她道：“咱们走是走定了，又何在乎这十分钟？现已过去三四分了。到时候再走不迟。”龙珍在这里按住如眉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淑敏出去，到了式莲房里，见式欧正默默的坐在榻上，式莲却低着头冷笑。淑敏叫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式莲见她进来，就笑道：“你怎样也来了？你的客人呢？”淑敏道：“什么是我的客人？现在人家要走了，龙珍必要随着，这一来多么僵啊。”式欧正因被式莲嘲笑他余情未尽而满腹气恼，就怒气勃勃地道：“她走，早就该走。这样人根本不应叫她进门。”淑敏笑道：“你这是作什么？论起当初，柳如眉害你的事，莫说你这身受的人，就是我们也听着代为切齿，认为杀了她也不足解恨。不过现在你再看看她，已变成什么样儿了？凡是她的罪恶，上

帝都已代行责罚。当日她玩弄男子，现在她被男子鄙笑，当日她是最以美貌自夸，现在她成了最丑的女人，关乎前途的一切幸福，都失却了。你对她还有什么气不出么？譬如有一个有涵养和道德的绅士，瞧见他的仇人已落在极苦痛的境遇中，应该怜悯呢，还是仍旧执行原来的报复宗旨呢？”式欧听了这番言语，不觉爽然若失，只瞧着式莲。淑敏见这般光景，立刻明白，便又笑道：“我很晓得你的度量并不是狭窄的，现在如此固执，仅只为昔日与如眉有过关系，现今又对着莲嫂抱愧。如若宽恕了如眉，便恐怕莲嫂疑惑你不忘旧情了。”式莲想不到淑敏把这问题牵到自己身上，不由发了羞窘，正要答话，淑敏已接下去道：“哥哥，你的思想错了，莲嫂的为人，我更深知，她绝不妒嫉。固然她初见如眉，想起当初你被她陷害所经的危险，当然不免义愤。其实回过味儿来，她对如眉更要同情怜恤的。试想如眉落到这个样儿，还值得同她嫉妒？再说女人对于女人，更是要多想一层，可以容让的啊。所以莲嫂这面，你若有什么顾虑，那是看轻了莲嫂。”说着又笑向式莲道：“我的话，你听是不是呢？”式莲本来恐怕淑敏说她嫉妒，哪知淑敏方才稍稍示意，使她窘急，但没容得辩白，立刻淑敏就替她解释开了。此际式莲心中，便仍含有十成嫉妒，也不敢显露了，并且不能不顺着淑敏的口气说话，借以表白自己的无他，便也笑道：“淑妹，你的话真对，谁不是这个意思呢？那柳如眉已到了任人不如的地步，怎还能给她难堪？若说我嫉妒，那可骂苦了我。无

论如何，我也不致和没鼻子的人呕气啊。”淑敏拍手道：“是呀，还是嫂嫂明白。不过现在还有进一步的问题，就是如眉要走，龙珍不肯离开她，当然也走。要真让她们走了，显得咱们何等不识情面，因为中间有龙珍关着，而且她们也只住上一夜，明天便随我去天津了。只这一夜工夫，乐得圆满过去呢。我个人是绝留不住她们，最好式欧哥过去再客气一下，表明你已毫无芥蒂，仍欲恢复旧日的友谊。这边我和龙珍再从中转圜，她便可以不去了。虽然她明天仍是必须走的，可是现在打了圆场，能顾全许多方面的感情。还能显得你的宽宏大量。更进一步说，便是你仍存着报复心理，也是这样作法，能更使她惭愧，其难堪不减于打骂。若是呼叱驱逐，只于使她更添了仇恨，那有什么意味呢？”式欧听了，尚未作何答复。那式莲为要表白自己心地坦白，便首先赞成道：“好，这样最好。欧，你快去，别忘了龙珍是来求我们帮助，我们若使求助的人这样出去，岂不是一种羞耻？欧，快去。淑妹你带他去。”式欧想了想，本来这事已自然变化，自己若再作悻悻之色，反为卑鄙。对一个送上门来的穷途难女，任有多大的仇，也失去报复的可能了，便点头道：“我去吧，本来事到如今，已没有什么可记忆的仇恨了。”说着便向外走。淑敏拉着式莲道：“你也随着去。”三人便一同出房。

行到院中，正见龙珍和如眉，也正由淑敏房内向外走。原来龙珍受着如眉的怂恿，因时间已过了约定的十分钟，便决心来个不辞而别。哪知走到院中，恰和她三人相

遇。淑敏忙上前拦住叫道："珍姐，你怎又走呢？"龙珍道："过了时限了。"淑敏道："过了也不许走，还到房里坐，我有句话。"这时如眉已瞧见淑敏身后，立着式欧式莲，只怕她们留住自己，再加以诘问侮辱，急得拉住龙珍衣襟，暗暗叫道："咱们快走，快走，别留着。"龙珍处在两难之境，方一犹疑，已被淑敏推拥着退入房内。如眉原和龙珍互相拉扯，当然也被龙珍牵入。

大家进到房中，如眉心中乱跳，暗自埋怨龙珍不肯早走，恐怕自己难逃耻辱。看这情形，未必不是淑敏稳住了自己，式欧和式莲去商得主意，又来发作。本来自己以前把事做得过分狠毒，把式欧害得太甚了，他自然不肯善罢干休，不知要用什么凶恶手段。自己既已没法躲避，也只好听着吧。正在这时，忽听淑敏说道："龙珍姐，现在式欧很后悔了，因为方才一时没有思索，对如眉小姐过于冷淡，自知怠慢了客人，很觉惭愧。现在他要对如眉小姐告罪，并且希望恢复以前的友谊。请珍姐劝劝如眉小姐，不要再芥蒂了。"如眉听了这话，不由愕然。龙珍却深知他们兄妹等的性情，明白这必是淑敏为顾全各方情面，已劝好式欧，来对如眉转圜。便笑答道："这才是呢，原本过去的事，大家都可以忘了，何必再行提起？我敢担保如眉姐不会芥蒂。完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我给你们重新介绍，希望以后本着旧友谊，发生新感情。"说着，拉如眉道："姐姐，你们见见面儿，式欧是熟人，不必介绍了。"就指着式莲道："这位余女士，是式欧的未婚妻。"

又叫道："莲妹见见你如眉姐。"如眉此际更已羞得抬不起头来。式莲只拉着式欧同去到她的面前，式欧很恳挚的道："柳女士，我们的旧事，从今天起都忘了吧，我现在竭诚欢迎你到舍下来，请你仍把我当作朋友，安心在舍下住。"说着鞠了一躬。式莲握着如眉的手道："姐姐，你万不要再有旁的想头，我们女子，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原谅。"说着忽举手高呼道："从现在我们都不许再记忆过去的事，现在我们要庆祝又得了一个姐妹，一个很好的朋友。"龙珍和淑敏随着鼓掌道："赞成，赞成，我们又得到一个要好的姐妹，大家永远互相帮助，互相原谅。"如眉听着，面上那种惭愧，真恨不得立刻把头颅揪下来丢到众人瞧不见的地方，又恨不得把全身都变成一股浓烟，随风散去。想到自己当日把人家害到那样，今日相逢，本已预备受辱，却想不到他们全家如此不念旧恶，反相慰藉。而且言语又说得这样体贴，好似恐怕自己还有一丝难堪。他们越这样体谅，自己越觉无地自容。如眉惭愿至极，又把双手掩了脸儿，伏在沙发背上。大家见她这样，虽都明白她是天良发现，但全面面相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有龙珍稍知如眉之意，这是因惭愧感激而发了僵。若式欧等立在面前，如眉将永远不敢仰首。就替她解围，暗向式欧等使个眼色，才高声道："如眉姐有个头疼的病根儿，不时要犯，这想是又头疼了，你们出去，叫她静一静儿，稍迟便好。"淑敏道："那么咱们先把她扶到床上去，好不好？"龙珍道："不必，你们且出去吧，有我自己就够服

侍她了。”淑敏便拉着式欧式莲，一同悄然退出。

龙珍随着把门关了，才回到如眉身边，抚着她肩头叫道：“眉姐，你这样不是太小气了？过去的事，何必……”说着觉得如眉肩头连连颤动，忙把她的头儿扶起。见她已泪痕满面，龙珍道：“你真是想不开，过去便算过去，大家一笑就算完了。你这么沾滞，叫人家瞧着多不洒脱？”如眉抽噎着道：“珍妹，你不必劝我，我晓得这是报应到了。当初我的底细你也知道些儿，本来我们做过妓女，天下妓女有几个没坑害过人？不过平常我所害的，都是一班想玩弄我的人，或是与我有仇怨的人，而且我也只害人的钱财，并未害过人的性命。惟有对于式欧，他本是个心地清白的青年人，起初曾掬着热诚去爱我。我只是玩耍着他，也还罢了。最不该因为和别人呕气，竟勾着官人，想害式欧的性命。当时我的主意如果成功，式欧就和乱党一同被捉，准死无疑。幸而上天有眼，他竟逃脱了，我那时还觉得太不快意。及至我被一个坏人毁坏了容貌，变成没人理的厌物，才明白了这是报应。以前所做的坏事太多了，老天才使这个坏人来惩治我。可是回想过去的事，数着陷害式欧那件最是狠毒，最觉刺心。到以后入了郭庄尼庵，自想后半世将要永在清苦中度下去，可以抵补旧匪，旁的报应或者不致再受着了。哪知上天还是不容我，郭庄遭了兵匪，不能再住。就随珍妹你回到北京。你只说来寻你的朋友张小姐，求她帮助，我做梦也不能想到张小姐便是式欧的妹妹啊。现在我很明白，人造了罪，是不能躲过报应

的，不然我怎会被鬼使神差似的来和式欧见面……？”龙珍道：“眉姐，你也太迷信了，说得上什么报应不报应，人既生在一个世界上，当然可以随时相遇，何况又都住在很接近的地方？你所说的话，都是自己乱想，式欧是极通脱的人，从他那里，已情愿忘却旧事恢复友谊，你又何必仍自介意呢？”如眉含泪冷笑道：“你以为式欧宽宏大量的宽恕了我，我就也只当没有那回事么？珍妹，你想错了，假如方才式欧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阵，那时我还可以另有一种安心之处。如今他可是宽宏大量了，他受过我的害，几乎丧命，幸而逃免。现在狭路相逢，他不特宽恕我，而且安慰我，这在他算把好事作尽了。可是我这害过人的，心里怎么过呢？我自然很感激式欧。不过我自己明白，做过坏事。受害的不肯报仇……我明白，只要自己良心下得去，就受人家的饶恕吧，良心下不去呢，再央告人家报仇，人家还犯不上呢……这就在乎我自己了……。”如眉这后半截的话，好像自言自语，并非对龙珍而发，龙珍又道：“天下事没有不能解释的，既然解释开了，就算一天云雾散，要都像你这样固执，世上事只有结没有解了。”如眉仍自悲叹道：“我只怨珍妹你，方才早叫我走开。便是出门死了，也躲过这番难堪。现在人家对我说了这些好话，我若再怎样，就显得不通情理。可是我若含糊下去，还能算个人么？”

龙珍想了想道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式欧若对你报复，你倒安心；他这样原谅，你反难过。这是因为你当

初曾狠毒待他，他如今把恩惠待你，你觉得心内下不去，是不是？”如眉点头道：“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心里的难过，并不是‘下不去’三个字能说尽的。”龙珍道：“咱们这么讲吧，譬如以先你对式欧无恩无怨，今日遇见，他如此待你，你当然不觉难过。如果你以先曾有对不住他的行为，今日他很客气的待你，你就觉得他有了好处，更想起自己的坏处，心里就受不住了。所以式欧的好处，是由你的坏处生出来的。你却因他这好处生了无聊的惭愧，好似没脸再见他的面，应该立刻躲走，或是立刻死去，方得心安。其实你想想，躲了他就能心安了么？躲了你的魂灵就不惭愧了么？世上凡是做过错事的人，若是躲避，那更永远受良心的责备；若是以死卸责，那更万古千秋的错下去，糊涂人才这样做呢。”如眉悚然道：“照你说，我该怎样？”龙珍道：“房屋漏了，补上就不漏了，衣服破了，补上就不破了；人做错了事，固然有时要成为坏人，可是坏人若把错误悔改，已经好了一半，再能作好事把旧过抵补，依然还是好人。再说个例子，譬如我把你打伤了，忽然悔悟这是罪恶，就请你把我也照样打伤，你不肯，我就自己打。即便把自己打死了，也无补于伤害你的罪恶。那么我应该做的事。便是替你尽心医治好了，然后再寻机会给你帮忙，以后我才可以心地安稳，因为把自己的过恶已补上了。现在有两个议论，一个是柳如眉陷害张式欧，以后又和式欧相遇，如眉竟惭愧而逃，或是羞愤自杀；一个如眉害过张式欧，后来她翻然醒悟，改行为善，

反牺牲自己，给式欧本身或他的家人许多帮助。这两种你以为哪一个好呢？”

如眉凝思半晌，忽然握住龙珍的手叫道：“珍妹，多谢你指教，我明白了，现在式欧本没给我难堪，这难堪是我自取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忘却以前所作的坏事，也不再羞愧了。只当今天才受到式欧极大的恩惠，往后尽力报答，补上我的错。”龙珍拍手笑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想通了。”如眉凄然道：“珍妹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本来我是个极糊涂的人，有些鬼聪明，也只能作坏事，就是初到郭庄尼庵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浮燥迷蒙着呢。幸而珍妹成天给我讲说，才明白了许多道理，已经受益不浅。今日的事。若没有你，我又走错步了。”说着又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这不该再活下去的人，将来应该怎样活着？为什么活着？活着又该干些什么？”说完惨然一笑，便把头儿倚入龙珍怀里。

龙珍道：“你也不必这么思想，以后只坦然和他们处下去就是，更不必提那活着报恩的话，反正心里求其安稳。譬如咱们明天就离开这里，到天津去，不久还随淑敏和边先生同赴南边。照你所说的话，好像非得留在此处，等机会报答式欧，这就错了。我认为你只要把此事刻刻在念，将来能给淑敏些帮助，也算答报了式欧。便是淑敏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把好心去对待旁人，也是一样。这种道理，当初我听白萍……”说着似有所触，迟了一下，才接下去道：“假设有个某甲，因一时的错误，用计夺取了某

乙的产业。隔了几年，某甲忽然悔悟，想要把这产业还给某乙，另外再加上很大利息，以惩戒自己的过失，安慰自己的良心。若果然能够实行，某甲自然如释重负。但这时候某乙已然死了，使他失却补过的机会。某甲因此更要抱憾终身，再没有补救的方法了么。在道理上却是不然，某乙的死无关于某甲的补过，因为他若把产业还给某乙的子弟戚族，照样可以洗刷罪恶。倘然某乙连子弟戚族都没有，那他还可以把这产业捐给慈善事业，救济苦人，这也和直接还给某乙并没两样。因为他帮助苦人的动机，是起于某乙身上，所以他在良心上也对得住某乙了。按这道理来说，你日后并无须直接报答式欧，只能专心去做好事，帮助旁人的困难，原谅旁人的过失，就是间接报答了式欧。你是受了式欧的刺激，才这样去做，那么你所做的事，便无异于式欧作的。白萍说过，人受人的恩惠，不要仅只认定了个人，应该认为是社会所赐的恩惠。若有余力，想要图报，也不必报答原来施恩的人，能尽力再帮助旁人就行。这是人类循环互相的道理，姐姐你要想清了。”如眉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我懂得了。我的想头可没你那么高，我只知道像我这样面貌丑陋，品格低下的人，这一世也不易被人看重，只有把自己当作男子，尽力作些好事，结果还许得些怜恤。再说我自从有生以来，永没作过好事。从今以后，也该补一补当初害人的缺陷了。珍妹你是明白人，只求以后多指教我吧。”龙珍道：“咱们彼此一样，若把自己当作女子，恐怕到处受人轻视，只可勉作男

子的事，来安慰自己。在以前我还觉着当尼姑是一条道路，如今才知道错了。尼庵里清静无为，每天都由寂寞生出许多痛苦。不如改为勤劳作事，一面帮助他人，一面安慰本身。咱们随淑敏他们到南边乡村去，就是把终身都用为帮人作事的上面。”如眉欣然道：“是了，我们既从此认自己作男子，那么以前作女子时候的事情，就都看成前世的梦一样吧，不去想了。”龙珍笑道：“这不是爽快话？你还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”

如眉想了想道：“不过还有一样。你得把咱们方才听说的话。向式欧他们表明一下，要不然怕他们见我过于坦然，倒要看作没廉耻了。”龙珍道：“这你又过虑了。但是我总该叫他们明白。现在你且坐着，我去向他们谈一谈，趁早打开这个僵局。”说着便走出门去。

须臾领着淑敏、式欧、式莲、祁玲，一同进来。大家都嘻嘻笑笑，各无拘忌，如眉也恢复了平常的态度。大家说着闲话。渐渐提起淑敏仲膺要回南组织新村的事，式莲仍在反对。以为城市中可发展的事情很多，何必非走到穷乡僻壤，作那小规模的事。倘然受不得苦，成不了功，再跑回城市来寻出路，可就延迟几月，不知要失去多少机会，我看你们还是仔细考虑的好。淑敏笑道：“莲嫂，我的意思完全与你不同，人的事业，并不定在繁华境中飞黄腾达，乡村照样也能做一番事业，一个人能把一村治理好，和治理好一国，是同样的成功。不过你的意思并不为错，我所以不听你的劝告，只于人各有志罢了。我之不肯居住

城市，与你不愿去乡村，也是一样。现在要重托你的，就是我离开北京以后，式欧哥的一切，全都请你照顾了。但是我离动身还很有几日，明天虽要到天津去，等公司再行拍片时，仍要回来。起码得住一个多月，有话那时再说吧，你们现在可以安歇去了，我还要替珍姐柳姐归理住室。这两天我跑得很乏，也要早歇会儿。”式欧道：“你明天定要走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走是走的，可是不久便回来，咱们有话等清闲再说。”式欧应着便出去了，须臾式莲也随着出去。剩下祁玲向淑敏道：“珍小姐和柳小姐在哪里睡呢？我看不如请她两位到我房里住，我到这房里给你作伴儿。”淑敏道：“还是请她二位在这房住，我去陪你。”祁玲道：“也好，现在我就给她们二位铺上床好么？”淑敏道：“珍姐你们也乏了，就睡吧。”说着和祁玲把床铺好。道了安置，方才与祁玲一同出去。

到了厢房里，淑敏进门，就倒在祁玲床上，叫道：“这一天可乱死我了，这才得清静。”祁玲坐到她身边，笑道：“淑妹，我审审你。你和那边仲膺怎这样快就弄到一处？只两天工夫啊。”淑敏笑道：“我们都是恋爱速成学校毕业，这有什么稀罕？你没见外面的男女，常有四个眼珠互相一看，就成了夫妻。经过的时间，只有几秒钟，比我们这两天的不更是速成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瞧你们的事，总算木已成舟。不过我对于你的行为，还是反对。”淑敏道：“你脑筋太固执，我不是很透彻的对你说过，白萍芷华，若不能复合，恐怕将来他俩都要得到很悲惨的结

果，我以朋友的资格，不能不设法撮合他俩。但是把他俩救了，便要害煞仲膺，而且这件事的成功，不啻由仲膺的灵魂中将芷华抢出去，所失太大。我这主动者应该对他负赔偿的责任。而赔偿的物价，便是我的身体和灵魂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所说的都不是我要反对的正题，我只为你打算，旁人牺牲只有一层，你却牺牲着两层。”淑敏道：“怎么呢？”祁玲道：“第一层，你把一个可以给你幸福的如意郎君白萍失了，倘若你仅于失却白萍，那还希望再得一位多情伴侣。然而你现在竟为仲膺而嫁了仲膺，他是完全爱着芷华的痴情人，恐怕不易把爱情给你。再说你勉强出嫁，也未必有爱情可以发生。因此你既把好机会错过，又自己堵塞了幸福之路，岂不是一误再误么？”淑敏摇头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这是太重视白萍，而轻看我们仲膺。我敢保仲膺已经十分爱我，我也正爱着他。我们永远是幸福的，你不要误会。”说着忽立起笑道：“祁姐，劳驾你把床铺好，等我回来睡觉。”说完便向外走。祁玲道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淑敏走着道：“我到前院看看仲膺，他不见着我，恐怕不易入睡呢。”

祁玲眼望着他的后影儿，不禁怔了半晌。暗想淑敏真太怪了，她所作的是何等伤心的事？抛却所爱的情人，去嫁无关系的陌生者。若在旁人，正不知怎样悲酸惨痛。想不到她如此兴高彩烈，好似非常可心如意。并且听她说话更像与仲膺两方都有了爱情。即使这是可能的，但在短短的两天中，也是件奇谈。因为仲膺不是浪子，淑敏也非荡

妇，这速成就太可异了。不过他们的情形虽叫人莫明其妙，无奈事实具在，双方都有得意的模样，自己以前所抱的不平与忧虑，真是杞人忧天了。原来祁玲自从进了公司，便很瞧重了白萍。以后淑敏和白萍和好，她更是十分赞成，恨不得这一对璧人，成为眷属。但是事情渐渐变化，淑敏自愿牺牲，重联白萍夫妇的旧好。祁玲的意思却仍一成不变，认为无论如何，必须见白萍和淑敏成为连理，才是快事。她也自有其片面的理由，以为芷华已与仲膺结婚，成局不可破坏，淑敏只与白萍进行婚事，两方各不相扰，便是最妥当的办法。连她看见白萍为芷华而吐血。也当作不关紧要，应该急忙把芷华送回天津去，交给仲膺，而白萍这边，由淑敏伴护，才是正理。无奈淑敏的行事，完全与她相反，倒把白萍芷华弄到一处了，祁玲已是老大气闷。及至淑敏到天津去维持仲膺，祁玲更自反对，竭力向淑敏劝阻。淑敏不听，仍自去了。祁玲也不自解何以这样反对淑敏的作为，只觉淑敏嫁白萍才是幸福，而且也无碍于芷华。因为芷华已很安适的嫁与仲膺，并不需重归白萍，已在幸福之中。若按淑敏这一翻案，就是白萍芷华一对如了愿望，淑敏和仲膺这一对儿，可是勉强凑合，绝不会好。再说仲膺既未必爱淑敏，而淑敏以纯洁高尚的处女去迁就仲膺，也过于自轻，未必不被仲膺瞧低了身分，以致弄成不好的结果。祁玲抱着这种想法，虽也有些感觉用事，但她只一心爱着淑敏，认为淑敏行为错误，自己既不能阻止她，必需暗地施以挽救。于是穷尽心思，要

破坏淑敏的计划。起初她还以为淑敏此去天津，多半要遭失败，仲膺正恋着芷华，未必肯接受淑敏的爱，或者竟表示绝不能舍弃芷华，而移爱他人。那时淑敏大败而归，当然要另想别法。自己再劝她放芷华回去安慰仲膺，淑敏自然也去安慰白萍，事情顺理成章的就更正了。所以祁玲在淑敏去后，就同式欧等同到外面住着游玩，静听消息，毫无动作。哪知事出意外，今天她偶然回来，进门便发现了奇事，淑敏竟把仲膺带着来了。再仔细观察，他俩居然有了结合。但祁玲仍不甘心，觉得淑敏必是破釜沉舟的对仲膺进了劝告，使仲膺加入牺牲，以成全白萍芷华。这结合仍然是痛苦的结合，照样该依自己原意加以破坏和纠正。无奈一时想不出办法，到这夜间就寝之时，淑敏到了她的寝室，房中只有两人，才忍不住的说出那些话。不想淑敏竟用欢娱的口吻回答，不特露出已和仲膺心心相印，并且便把以前和白萍的恋爱经过都淡忘了。祁玲不由感觉惊诧，暗想现在多情的少爷小姐，竟这样么？据淑敏说，仲膺是离开芷华不能生活的，但今天看他的情形，也没什么悲苦，反倒真爱上淑敏了。淑敏也只两日就把对白萍的旧情，完全转移到仲膺身上。这两人的心，也过于活动，叫人瞧着可怕了。从他俩的情形看来，男女的爱情，简直靠不住。什么叫爱情高于一切，真是谣言。就连白萍芷华也未必怎样真实，自己枉操了心。完了，以后再不多管了，随他们闹去吧。

祁玲想到这里，瞧淑敏高高兴兴的出去，知道她急于

去到书室，赶快投入仲膺的怀抱，不觉怅然若失。更后悔自己枉替古人担忧。祁玲本来最爱淑敏，今日忽然看破了她的人格，才知也是心意浮薄的女子，就和失去一个最敬爱的朋友一样，心中发闷，便觉着房内喘不出气，慢慢也走出房外，想到院中吸些空气。她原穿着平底鞋儿，走路毫无声音，悄悄的到了窗外，倚门而立。无意中见从窗中射出的灯光，映到院当中的大荷花缸上。那缸的旁边，立着一个人，正双手攀着缸的边沿。头儿没入两臂之间。祁玲方要喊问是谁，猛瞧出是淑敏，心想她不是上前院看仲膺去了，怎在这里作什么？自己倒要瞧个明白。想着就屏息不声，眼光只向淑敏注着。只见淑敏身体在频频颤动，仿佛站立不稳，故而扶着荷缸支持。这样过了好半晌，祁玲正自纳闷，淑敏忽然放下手来，痴立了一会，又将手在面部掩着，似在拭泪。接着她就点了点头，又一顿足，才向前院走去，而且走的情形，竟似两条腿拖不动身体似的，一步一步的挪出去。祁玲瞧得明白，猛然醒悟，自己竟错怪她了。她并非浮荡，她并未忘记白萍，更未尝爱着仲膺。她今日一切愉快的表现，完全是做作，其实一片芳心早已碎了。她所说已从仲膺那里寻到幸福，全非由衷的话，不过用以安慰旁人罢了，她自己仍然落在牺牲的苦境中。只瞧着她方才在自己面前，作出将去欢会情人的欢乐的模样，可怜一出房门，就变成万种悲哀，她是实不愿与仲膺相处。只为他人打算，还得勉强欢笑去哄着所不爱的人。这尚止于一时，已然如此痛苦，若终身下去，她将要

永远享受那对人欢笑背人啼的苦楚，这不太凄惨了么？我既然和她交谊很深，怎能坐视不管？当今之计，只有仍本着我的原意，趁他们变局已定而未全定的时候，设法急速收拾，挽回淑敏的终身幸福要紧。

祁玲想着，翻身又回房中，倚在床上，竭力运用脑筋，寻思办法。但想了半天，还自不得主意。急得不住出汗。忽然想到方才自己既错疑了淑敏，可见不也错疑了仲膺，或者仲膺也和淑敏一样的满腹辛酸，无可告语。现在最好第一步把芷华和仲膺重弄到一处。好在此际她二人全在北京，并无难处。想着好似鬼神拨弄似的，脑中灵机大动，立刻把腿一拍，叫道："有了，这样准成。"话未说完，忽听面前有人问道："有了什么呀，告诉我。"祁玲吓得一跳，抬头瞧，原来淑敏回来了。倒觉窘了起来，不知回答什么是好。淑敏又追问道："你自己在这里捣鬼，自言自语，到底说有了什么。"祁玲道："你问哪，我偏不告诉你。"淑敏道："你非告诉我不行。"祁玲道："你不必问，是你的事。"淑敏道："我有什么事啊？"祁玲道："傻小姐，这还不容易明白？我是因为你和边先生有了新结合，想要给你们送些礼物。想了半天，才想起来。"淑敏含羞道："呸，这还值得……你送什么？"祁玲道："暂时不能发表，等买来再叫你知道，才有意思。"淑敏便不问了，祁玲才算掩饰过去。

过了一会，又小作闲谈，淑敏直打哈欠。祁玲看了看钟，天还不到十一点，便道："你怎这样困？"淑敏道：

“昨夜我没睡好，对睡魔欠下债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欠债快还，你就上床去睡。”淑敏才卸了外衣，只剩贴身小衣裤，倒在床边道：“对不起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不成，你睡床里，我睡床外。”淑敏道：“我睡惯床外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先睡就该在里面，省得我上床不便，而且我每天总要躺下两点钟以外，才能睡觉，麻烦多着呢，必得在外面睡。”淑敏实在乏极，就翻身滚到床里道：“谁叫我今天落到了你的势力范围里面？就得受你压制。”祁玲笑道：“呦，委屈你了，明天告诉你的边先生，叫他来替你报复吧。”淑敏呸了一声道：“狗嘴不出象牙，我不理你。”祁玲道：“我的嘴是狗嘴，能说出“边先生”三个字，也算吐象牙了，别不理我。”淑敏道：“我真困了，好姐姐，叫我睡吧，明天早起来谈。”祁玲原巴不得她睡。就不再说话。淑敏原也有无限心事，起伏如潮。无奈因失眠已有四十点钟，精神实支持不住，躺下头脑一阵发昏，便自酣然入寐。祁玲等了少须，低声唤她，不见答应，便也轻轻倒在她身旁。仔细听时，她已发出微细的鼾声，知道已睡沉了，便也静卧了一会。等儿上钟到了十二点，才自坐起，对着电灯怔了会子神儿，再回头瞧淑敏，见她在梦中正含着天然的笑。那一副宜喜宜嗔的容貌，实在令人爱怜。再想到她素常的聪明仁慈任侠种种好处，更觉得不忍任她走入歧途，自己才要挽回这个局面。便不及细加思索，轻轻拿了件长衣，加在身上。又把电灯熄了，才蹑着步儿走出门外。

在院中打了两个转儿，仔细想妥了步骤，就先到了外院。见那小书房灯火犹明。蹑着步儿到窗前看时，原来仲膺尚未睡眠，坐在窗前执着笔写字。祁玲便轻敲窗户，里面仲膺问道："谁呀？"祁玲道："我姓祁。"仲膺道："祁小姐么？请里面坐。"祁玲道："好。"说着便走入室内。仲膺不知她何以深夜来访，只得先行让坐。祁玲道："我不坐，只要跟您说几句话。"仲膺一怔道："您请说。"祁玲道："我和白萍原是朋友。前天芷华来了，也和我同房住了一夜，谈得很投机，生了感情。她在为难时，也向我吐露心事。这次她陪白萍在公司，我偷着去瞧她两次，她都对我痛哭。今天我从淑敏口里，得知你们作出的结果。方才又偷着到公司去，芷华已成了呆人一样，她拉我到外面，悄悄的说了许多话。她很明白这是淑敏一人从中播弄的圈套，生生把她和你分离。她认为你虽然曾和淑敏到公司去，表示了那样态度，但绝非出于你的本心。她知道你离开她不能生活，绝不会与淑敏结合，终久你要伤心死的。她认为和你正式结过婚，不能瞧着你落到苦境中去。可是事情弄到这样，业已不能挽回，她实在没法，还是想自杀。"说着见仲膺低下头去，在颊旁隐隐现出一道水糟，挂着水珠，知道他已万分刺激了，便接下去道："我当时便劝她说，作事不可太莽撞。你从前天到北京来，就未和边先生直接见面，都是淑敏在中间播弄。但是淑敏在中间所播弄的是什么，大约她对两方面各有说法。你和边先生始终不明真相，把终身命运都由着淑敏处

置，岂不冤枉？最好你和边先生见个面儿，当面说明一切。若非得照着现在的局面作去，绝没挽救的方法，那时再自杀也不为迟。据我看白萍和淑敏，是曾发生过恋爱的。他俩本来已将达到结婚的程度，事情就坏在你这一来，白萍这一病，淑敏就大变心计了。倘然没有你和白萍这一节意外的事，大约至多三月以后，白萍淑敏便成了恩爱夫妻。但是以后若能把状态恢复到你未来以前一样，他们未必不照着原路走去吧。芷华听了我的话，沉思许久，才说出请我背着一切的人，引边先生和她见面。我自然答应，并且约定就在今天夜里。方才我回来并不敢稍露形迹，怕误了你们的事。幸而今日淑敏睡得甚早，我才偷着出来，通知您一声。您想在什么地方和芷华见面呢？”仲膺拭着泪道：“谢谢祁小姐，我现在心都碎了，想不出来，请您替寻个地方吧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想你们见面，并不要瞒什么人，这是很光明的，不是私会，随便在哪里都可以。”仲膺道：“要不我就随你到那公司去吧。到那里我先在外面等着，您去唤她出来。”祁玲本没见芷华的面，以上所说都是谎话。不过要先安置仲膺，使他等候，然后自己再去说服芷华。但是成功与否，还不敢肯定，如何肯带他到公司去呢？她略一沉吟，想要托词使仲膺另换个地方。无奈仲膺心急如火，又催着道：“咱们去吧，因为去到公司可以早些和她相见。”祁玲被他逼得不及思索，就漫然答道：“那公司是夜游子的聚处，这时正有多人出进，恐怕去了也照样不能说话，还得另寻地方。我看你简直就在这

里等着，回头我把芷华领了来。淑敏一家人全都睡了，清清静静，绝不愁有人打搅。”仲膺摇头道：“在这里我总觉不安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放心。我担保没事。再说你和芷华是什么关系，还有什么怕人的不成？”仲膺被她说得默然无语。祁玲道：“您等着吧，我走了，迟不到一点钟，她就会来的。”说完便一直走出。

悄悄再过去向后院瞧，各屋灯光都已熄了，前院也只有小书室一窗犹明。她毫不迟疑，悄悄走到大门口，拨开门闩，开了插管，将门开放，轻轻走出。又回身将门掩上，才下了台阶，匆匆的走着，一面走一面腹内打着对付芷华的草稿儿。走过几道街口，才遇见洋车。雇了一辆坐上，直奔公司。打发完车钱，见街门关闭，就按了几下电铃。有听差的出来开门，一见祁玲，便问道：“祁小姐，怎这晚还来？”祁玲道：“我来看林经理。”说着直向里走，她原是公司中的演员，听差的当然不加注意，任她走入。祁玲走进白萍所住的院里，见四面也是漆黑，只经理室的后间仍在灯光闪射。这时听差跟进来道：“祁小姐，我替你开院里的灯，这儿太黑。”祁玲忙低声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我这儿很熟，不怕黑，你快去歇着吧。”听差方自退去。祁玲停足立着，默思一会，方缓缓举步走向白萍住室的窗前，屏着息儿，自窗帘的隙处，向内张望。只见室内灯光惨淡，白萍睡在床上，偃身向内。芷华却坐在床头，一只手抚着他的肩儿，一只手支着自己的下颏，双目直注着对面，似乎一个思想家立在海边，远望着数千百

里以外的云光波影，而正在作深密的考察。但实际对面除一张小几放着暖瓶以外，别无所有。她脸儿发着奇异的神情，面上寻不出哭的颜色，更寻不出笑的颜色。只是眼以下的皮肤，似已失了光洁。颊的下边，挂着半乾涸的水珠。而接近颊边的襟头衣服，已湿了一大片。祁玲看了半天，见她始终如石像一样，绝没稍有转动，眼中也更没新的泪痕流下。祁玲猛想到仲膺正在家中等候，这不是可以因循的时候。欲待敲窗唤她，又怕惊醒了白萍，便将身一转，走向经理室的房门，挨身进去。

这经理室本是白萍卧室的外间，和里面只隔一道门帘，帘上铺满了灯光。里面的门也未掩。祁玲就蹑脚走到里间门口，轻轻掀起门帘。芷华却因没望着门口，并未瞧见。祁玲又怕床上白萍惊觉，不敢作声，只好探着头儿等候。无奈芷华好似发痴一样，半晌也不移动。祁玲没法，只好轻轻吹唇作响。芷华才似突然醒转，移过眼光，瞧见祁玲，忽的愕然立起。祁玲料着她就要作声相唤，忙先向她使了个手式，掩住自己的嘴，又摇了摇头。芷华领受了她的暗示，没有说话，但狐疑的神色已充满了面上。祁玲明白这房里是危险的，就向她招招手，便自退出，走到院里。迟了会儿，才见芷华慢腾腾走出来，到了面前，低声叫道："祁姐，你大夜里……。"祁玲不等她说完，就握住她的手道："妹妹，我有件事要和你说，请你随我出去一趟。"芷华听了，暗想自己和祁玲交谊很浅，只有一两日的认识，她寻自己所为何来？而且她寻常都称自己作边太

太，何以今日忽改了称呼？大约淑敏把自己的事已告诉她了。当下略一犹疑，便道："祁姐，您有什么事，在这里说不好么？何必定要出去。我我……"说着向窗上看了一下，似乎在说房里有病人，自己不好离开。祁玲道："我想还是到外面说去的好，因为我要说的，是与你很有关系的事，并且受一个人的恳托才来。"芷华悄然道："淑敏托你来的么？"祁玲摇头道："不是，仲膺。"芷华听了这两个字，倏然又变成不动的石像。祁玲也不再出口，只等候着她的最后表示。过了半天，芷华忽地举起手来，好似伸懒腰似的，双臂上伸，停留许久，才落下来，却落到祁玲肩上。随着她就颤声问道："他在哪里呢？"祁玲道："这一层先不必告诉你，现在最要紧的，是我要叫你知道一些事情。"芷华道："您和我说么。"祁玲道："是的，因为仲膺的意思，要先由我把真相报告你，然后再请你决定宗旨，省得你冒然和他见面，大家都难以为情。"芷华想了想道："在这里说不成么？"祁玲暗想在这里固然没什么不便，不过离白萍太近了，恐怕他潜在的吸引力，有碍于自己计划的进行。便道："这里总有人出入，还是外面去好。只当我邀你到街上散步，走着路就谈了。"芷华徐徐才答道："也好，您稍候，我进去料理一下再去。"祁玲道："病人睡的正好，不要扰他，咱们出去转个圈儿。也费不了很多时间，走吧。"芷华不自主的被祁玲揽着向外走到大门口。见门儿居然未关，想必那当差知道祁玲稍迟便走，故而任门开着，以省启闭之劳。

当时二人悄然出到门外，芷华道："咱们往哪里去呢？"祁玲道："随便走走好了。"口里虽这样说，但脚下却向着淑敏家的路上进行。芷华和她并肩走着，转出巷口，忍不住问道："祁姐您可说啊。"祁玲点头道："好，我从头里说。关乎你们一切的事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。不过我是局外人，没有插口的余地。但是今天我忽然发现了可怕的危险情形，觉得不能再袖手旁观了，所以才来多管闲事。我从开头说起吧，俗语说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这事里面的真相，你还不及我明瞭呢。就以白萍先生的突然吐血而论。说着停了停，才又改换口气道："白萍曾和淑敏恋爱，并且已经订婚。这个……你有过耳闻么？"芷华猛然想起淑敏在天津，当自己与仲膺结婚前夕所说的话，忙道："不错，我知道，淑敏曾告诉我的。不过……她是为保全我……。"祁玲听着，微然一怔，但也不追问细情，仍接着道："你知道就好说了，他们俩的爱情。实已到了最热烈的程度，眼看就要正式结合了。恰巧你在这时候到北京来，白萍遇见你正在要和淑敏结婚的时候……，那么他吐血的原因，你总可以明白了。"芷华听着，突然握住祁玲的手，似已大为震动。祁玲又道："你想，在这时候，淑敏见白萍吐血，她心里发生什么感想？你那副茫然无主的态度，又使她发生什么感想？她除了牺牲自己，给你们撮合，还有什么路子可走？不过这里面却未必没有伤心和负气的意思吧。她把白萍和你送到公司，又想到仲膺那边是非常可虑，故而不顾自己处女的尊贵，抛舍终身

的幸福，去到天津，冒着羞耻，把仲膺拢络住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她的心真用得太苦了，不过仲膺哪能把爱情轻率的给她呢？只为淑敏说得天花乱坠，告诉他说，白萍怎样为芷华得病，芷华也怎样依恋白萍，但是他二人还各有顾忌。白萍怕对不住淑敏，芷华怕对不住仲膺，因此全都进退两难。但他俩又舍不得离开，故而要藉自杀以除去苦恼。淑敏把这些不甚实在的话报告仲膺，又向仲膺献计，表示出自己甘心牺牲，要与仲膺成为情侣。然后急速回北京到你和白萍面前，发表他俩的新爱情，好叫你和白萍看着他俩已都得归宿，减去不安的心，也扫除自杀之念。仲膺当时受了淑敏假话的感动，认为淑敏既曾与白萍相恋，如今竟肯为白萍而牺牲，那么自己更与芷华相爱，怎不能为芷华而牺牲。于是便答应了淑敏，才一同来北京到你们面前，演了一回戏剧。他们以为对你们应该作的事已做完了，以后只剩了他们的苦境。两个毫无爱情的人，被迫走到一条路上，表面虽都当作喜事，实际还不是惨事么？今天他俩从这里回到淑敏家中，吃过晚饭，就都无精打采，各自安歇。淑敏和我同房睡，我发现她那对人欢笑背人啼的情形，便知道她是要永远痛苦下去。当然她是不能爱仲膺的，然而情势所迫，偏要叫她永远与仲膺同居，这是多么惨酷的罪孽呢。因而我又生了好奇的心，觉着淑敏这面如此，还是疑心女子应有的状态，但不知仲膺那边是何情形？或者男子心情活动，见异思迁，已把淑敏爱上了。倘若那样，也许将来他俩能由无情变成有情，痛苦转成幸

福。于是我等淑敏睡着，便悄悄起来，溜到前院。隔窗向仲膺所住的小书室中窥看，哪知仲膺却正在泪眼愁眉，长吁短叹，喃喃自语的说话。我听了半天，原来他说这样痛苦日子绝不能过下去，与其成为疯狂，还不如及早寻个死路。说了半天，就似下了决心，提笔写了一封给淑敏的信，上面大意说我为着芷华，实在不忍和你相爱。而且我也很明白你是迫于不得已才与我发生这无理性的爱情，你是痛苦的，我更失去芷华就再寻不到幸福，现在我已永久躲开这世界了。一面芷华可以减去不安。专心和白萍共谐白首，你也可以消了这不自由的牵挂，重觅合理的伴侣。底下又写了许多永别的话，并且希望淑敏把这悲惨消息永久瞒着白萍芷华，他自会去长眠在一个永不会发现的地方。他写完这信，又在房中踱着。我一瞧不好，恐怕真个要发生意外，就闯了进去劝解。但是劝解哪有功效呢？他只一口咬定没有自杀的心，这更是决心的表现了。我没法只好仔细解说，就出了个主意，叫他和你见个面儿，两下商量，斟酌轻重。倘若你们复合能无害于白萍淑敏，还以复合为是，何必往绝路走呢？你若自杀，叫芷华知道，她当然也不能活，你的罪孽可就大了。”说着缓了口气，又道：‘我当时说了许多话，才把仲膺安慰住了。我并且允许他，尽我的力量，恢复你们的原状。他很顾虑白萍的将来，我说：“白萍是毫无危险，因为白萍已经爱了淑敏，这回的暴病，只是因突遇芷华，感到进退两难所致。连淑敏的许多张致，也都是由于芷华。若是芷华能明白这层道

理，赶紧远离，那么淑敏和白萍定然再达到互相需要的结果。不过你边先生当然也要和芷华取同样行动才成。’仲膺听了我的话，似乎心已活动了，回答我说：‘情势既是如此，我能重行得芷华，而不妨害他们，当然我也并非乐死恶生，很希望能与芷华重度光阴。不过芷华为人，多情念旧，她既与白萍相处，未必肯离开了。’我说：‘这固然不敢断定她的心理如何，但是我可以试着向她进言，她若明白了事体的轻重，知道白萍与淑敏的痛苦，都是她所给与，若是恢复旧状况，与你边先生重合，就能成就两对美满姻缘。若是恋着白萍，就要一个人自杀，一个人永远痛苦。而且芷华自己也未必能使良心安稳。白萍重得芷华，而失去淑敏，觉得美满或是遗憾，都不可知。这许多方面，芷华若都仔细思量一遍，未必不肯重来见你吧。’”

祁玲说着，只觉芷华的身体颤颤的倚到自己身上，手儿也紧紧握住自己的臂儿，好似已震动到不能支持了。祁玲只装作不注意，但暗地用力扶持着她，提防她猝然跌倒，仍自缓缓走着道：“我把边先生说得完全信任了，才要求他在清晨以前，不要再萌死念，我尽着这短时间办去，向芷华小姐劝告。她若能醒悟，自然立刻前来随你同行，若是不肯，我也就不管了，那时你再死不迟。边先生依了我的话，所以我就直到公司邀你，到外面来细谈。现在请你把意见告诉我，我好去回复边先生。”祁玲说的这一番真中带假、假中有真的话，把劝告芷华的意思，都已

隐藏在所述与仲膺问答里面了，所以把自己来访的经过和原因说完，不必再正式直接进言。而情势的轻重利害，已足使芷华了然于心了。

果然芷华听完之后，在心中先是一阵麻乱与凄悲，继而渐渐定下了心。便觉由祁玲言语中，得到几个重要观点：第一是仲膺行将自杀，非自己不能挽救；第二是白萍和淑敏已有婚约，自己所认为白萍的病由于感触，而不知里面还含有别的情节；第三淑敏的竭力撮合，是因为不忍和自己争夺白萍，故而倒行逆施的自图牺牲；第四是自己若复归仲膺，救了他的性命，还正如白萍淑敏的希望，可以使他们仍依原议结婚。这样一想，自己应该走的路，已很分明的摆在面前了，更顾不得多加思索，就拉着祁玲叫道："祁姐，我原知道白萍淑敏有着关系，不过白萍一病，我把我的思想闹昏了，这这这……假如我走了，白萍不会出意外变化么。"祁萍笑道："我的傻妹妹，你怎想不开？我固然不敢说你走了白萍反倒如愿，但是换淑敏在他身边看护，未必使他的病状比你守着时加重吧。"芷华心内如被刺了一针，又道："淑敏要不管……，她不会不去看他么？"祁玲大笑道："芷华姐，你的神经乱了，你怎会问出这话？你走了淑敏就任白萍……。"芷华被祁玲的态度魇得迷迷惑惑，倒以为自己问得可笑。本来白萍淑敏为碍着自己才离开的，自己一走，他们还不立刻便聚到一处？便拦着祁玲道："你不必再向下说，我明白了，多谢你今天能指引我这条道路，使我稍得减轻罪孽，你领我快

寻他去。他是在……”说着就拉了祁玲，要向前疾走。祁玲反而立住道：“你不能谢我，我只为受了仲膺的感动，把他的情形传达给你，并不是前来指引你什么道路，一切都要你自己斟酌定夺的。而且这事关系着你们四个人的前途幸福，目下生死，你可要仔细想好了，不要遗留后悔。”芷华听了。突将手掩了脸儿，倚到路旁一颗树上。

过了半晌，忽又拉住祁玲的手道：“姐姐，我可怜啊，只为作了一回错事，就永远被这恶劣命运支配着，无法逃脱。我早知道只有死了干净，可怜眼前局面，又叫我寻死不得。现在的事，白萍呢，我固然知道他是需要我的，无奈我太伤了他的心。如今他又与淑敏订了婚约，足见是不甚需要我了。而淑敏却需要白萍，仲膺可又需要我，我从昔日造成这个可怕的局面，害得大家都在痛苦，到现在我已失去自主的能力，只求怎样能顾全他们，怎样能补救自己的罪恶。至于我个人的意志，完全不能顾及了。现在这事摆在面前，很是清楚，好似转圈儿追逐。我追着白萍，仲膺追着我，淑敏又追着仲膺，白萍又跑在淑敏后面，这都是极苦恼的。但只要大家同时翻身回头，就各得其所了。我就作回头的第一个吧。祁姐，你快叫我见仲膺的面。”祁玲道：“仲膺就在淑敏家里，你随我去。”芷华道：“那我如何能去，万一和淑敏遇见，岂不……”祁玲道：“淑敏早睡了。”芷华道：“睡了还有个醒，总是不安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以为淑敏能在黑夜里，再溜进仲膺房里去么？倘若那样，我倒多此一举了。”芷华道：

"我并不是那样想，不过我进到她家里，又是去寻仲膺……。"

祁玲想了想，果然不甚妥当。固然淑敏已睡，不会有相遇的可能。但是只怕万一撞破，这事体恐怕又要变化，还是小心些的好。想着便道："我想你和仲膺在此地都没有牵挂，见面后不是可以立刻携手远行么？那么你就先随我到淑敏家，你在门外等着，我进去把边先生叫出来，你们见面再商议到哪里去。"芷华点头道："这样还好，咱们快走吧。"说着四顾寻觅洋车。无奈夜已太深，街车都没有了，只得放步前行。

芷华走着道："我还得求祁姐些事。"祁玲道："什么事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力作得到。"芷华道："我见了仲膺，说不定立刻离开北京了。白萍那边没有人服侍，淑敏当然要去代替我的。不过我还不……求你在她旁边怂恿着，越快去越好，白萍是不能离开人的呀。还有，明天她们发见我和仲膺同时失踪，一定大为诧异。请你撰个谎语，就说我黑夜里突然来寻仲膺，带他一同跑的。因为我本该留一封信，不过现在头脑昏乱，没有拿笔的能力，仲膺想也如此。或者在今明天我能给他们寄一封信来，但是也许从此没有消息了。祁姐，你务必替我作到这两件事。"祁玲听了，几乎落泪，知道她第一个要求，是仍不能忘情于白萍，第二个要求却是想要叫白萍明白，她为偏爱仲膺，竟抛下害病的旧夫，不顾而去，定然大生怨恨，免去日后对她的思量，才可专心与淑敏和好。便喟然答道：

“你的意思我都明白，放心吧，我都能替你办到。”芷华抱住她的脖颈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算救我到底，将来……也许咱们不易见面，可是你要永远记念着，有个妹妹终身感激，任何时候都在替你祝福。”祁玲道：“咱们无须谈这些。不过你和边先生离开这里，想到何处去呢？”芷华道：“我个人不能决定，总须和他商议了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们还想在京津两地住么？”芷华摇头道：“我是决心离开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你随边先生回他的故乡不好么？”芷华道：“只要他愿意回去，我当然随着。”祁玲忽发出叹息的口气道：“为大家的幸福打算，都离远些吧。”芷华低低应了个“是”字，便自不语，只默默靠着祁玲向前走。

祁玲不再作声，只自暗想，自己的计划已成功了，对双方陈情喻势。虽然中间有好多谎语，不免欺骗意味，但是立意原为成全他们四人，不为有伤道德。但是仍要慎重，在芷华和仲膺见面时，不可叫他们多说话，免得露出自己双方掩饰的破绽。而且须急速催他们快走，只要一上火车，就算大局全定，不会再有反复，自己便好用全力拨弄白萍淑敏这一面了。

想着仍自前行，不久便到了淑敏家门首。祁玲立在阶前，沉吟了一下才道：“你等着，我进去他就可以出来。你进来在门洞里立会儿吧，省得半夜在街上受风，也叫过往的人猜疑。”芷华便与她相携进了大门。祁玲在暗中拍拍她的肩头，就要入内，却冷不防被芷华抱住，乱吻着她

的脸儿。祁玲隐约听得芷华心中急速的跳动，知道她感激已极，便由着她吻了一会，才轻轻推开她的手，躲身走进去。

到了院中。见小书室内灯火犹明，就匆匆向房门走去。不料还未迈进门限，猛听身后有人叫道："祁女士么？"祁玲愕然回顾，才见有一个人影，直立在屋檐之下，立刻明白是仲膺，便叫道："边先生，您在院里呢！"仲膺应道："是，您回来了。"祁玲仍直向房中走入，仲膺当然紧跟着进来。祁玲坐在床上，喘了喘气才道："你预备了么？"仲膺道："我预备……她来了么？"祁玲道："她正在一个很近的地方等候你。不过我先要通知你几句话，芷华因为已受着重大刺激，她恐怕不能再受感情的过度压迫。请你在见面时。不要提起白萍和淑敏的名字，并且好生安慰她。还有个最好的消息，便是她很明白淑敏有力量拯救白萍的命运，你的命运却非她拯救不可，故而她已决意要立刻随你回去。更希望永别京津一带的伤心旧地，能同你回故乡最好。"仲膺愕然道："是……是么？"祁玲道："你且镇住了神经，听我再向下说，她却不愿你在现时多向她絮叨，只愿倚在你怀里，随你带到哪里去都好。这个你都能作到么？"仲膺举手叫道："我都能如她的意。只要她回来，天啊，祁女士，祁小姐，请你快告我她在哪里？"祁玲道："别忙，几分钟内就能见她。可是你预备几时离开北京呢？"仲膺道："自然越快越好。"祁玲道："我知道这夜里二点半有一趟慢车到天津去。不过

大部都是货车，只有两辆客车，还是三等。你愿意趁这趟车走么？”仲膺道：“好好，就趁这趟车。你可快叫我见她呀。”祁玲不慌不忙的瞧瞧自己的手表道：“现在整两点一刻，还差一点多钟，我看你和她见了面，就奔车站吧。”仲膺道：“是是……”底下还有话没说出来，祁玲已含笑摆手道：“来，随我来。”说着就向外走。仲膺随在后面道：“到底她在哪里呢？”祁玲道：“不必问，随着我自能见她。可是我还要警告你，她是经不起刺激的，你见着只一抱一吻就很够了。若是必有话要说，须知道从今以后，都是谈心的岁月，时候太宽裕了。”仲膺唯唯应着，走到大门后的门洞。因为大门在虚掩着，街上灯光不能射人，故而那里是漆黑。仲膺要抢到前面开门，祁玲也不拦他。仲膺却是心急如火，恨不得立刻便奔出去与芷华见面。拉开大门，直跳出去。但是到了门外，不知该向哪一面走，只可立着等祁玲。哪知祁玲竟在门内滞留起来，半晌未出。仲膺不胜焦急，就叫道：“祁小姐，请你快些。”祁玲在里面应道：“来了。”说着就见从门内盈盈走出。仲膺问道：“向哪边去呢？”言未毕，就见她已走下阶石，仲膺借街灯的光一看，猛觉有异。她已扑到仲膺身上，抱住他的脖颈，啜泣着叫道：“仲膺……我又见着你了。”

仲膺作梦也想不到芷华就藏在这门洞里，居然这样突兀的相见。心中初是一惊，继而一喜，惊喜稍定，又感到无限离合的悲凉，也抱住她流泪。叫道：“华，你……你

又救了我了。”说着就要吻她。芷华忽然有所警觉，急忙松手，又推开了他，回头看看，却不知大门在几时关闭了。忙又跳上台阶，推那大门，竟从里面关了。芷华轻敲门板叫道：“祁姐，你出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门内寂然无声。芷华怔了怔，仲膺也跳到她身旁，低语道：“怎么门关上了？我怎么没觉得，只这一点工夫……。”芷华道：“你还顾得……。我想祁姐是暗示咱们教就此快走，所以她关上门进去。”仲膺点头道：“也许……是了，大概她是这种意思。”芷华摇头道：“我不能这么匆匆和她分别，她也未必已经进去。”说着仍敲门叫道：“祁姐，你总得出来，我有话说，要不然我就等在这里，永远不动。”说完里面还是寂然不应。芷华仍然等着。仲膺道：“想是她已进去了，你叫她也听不见哪。”芷华坚决的道：“不，不，她是救了我。要没有她，连我带你，或者还有别人，都会落在深渊里。再说咱们这一走，更不知今生能否相遇，我对于一个有恩的人，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么？”

才说到这里，猛听门儿“吱呀”一响，倏然开放。祁玲从里面走出，笑道：“芷华小……边太太，你也太固执了，难道你还向我说番客气话么？”芷华在泪面上溢出笑容，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道：“姐姐，我干嘛跟你客气？只求你在我们没离北京以前，再同我盘桓会儿吧。我还有……，”说着回顾仲膺道：“咱们几时走呢？”仲膺道：“方才祁小姐说，一点多钟以后，便有到天津的慢车，我想早早的走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姐姐就送我们上车吧。”

祁玲道："送你自然应该，不过我觉着你们这时，不需要有人在旁吧。"原来祁玲本不愿意在他们未上火车以前离开，但又不便自动陪伴，故而有了那番做作。及至芷华诚意相邀，所以便转回语锋道："我看时间已然很短，咱们就一同走到车站去，再等候一会，车也就开了。"芷华仲膺俱都同意，三人便徐行走向车站。在途中各有心事，却都被一种悲绪塞住，有话也不能说出来。

到了车站，幸而票房窗门已开，仲膺便去买了两张三等车票，和一张月台券。进站上了天桥，瞧见那一列客货车，正在桥下停着。凄凉的电灯光下，照着许多货客和脚夫路员等，张罗运货上车，单身旅客却是没有。因为这一趟车特别迟慢，沿站皆停，虽然在五点便开，但到北京的时间，却比那九点开的快车还要在后。所以除了压运商人，和在中途下车的乡人以外，几乎没人搭这一趟车。芷华仲膺是为早到车上消磨时间，当然另作别论的了。当下三人就在天桥上立着，遥望远天，都不知在想什么。祁玲原欲向芷华再作深谈，但碍着仲膺在侧。欲随便说些闲话，又觉这不是闲谈的时候，正在这时，芷华忽然挽住她的臂儿，徐徐向天桥下走去。仲膺正要随行，芷华回头向他使个眼色，仲膺便立着了。芷华挽祁玲到了桥下，向站台空寂的一边走去。祁玲知道他还有话说，便先挑引着道："边太太，你这一走，想必远到南方，咱们恐怕很不容易见面了。"芷华悄然道："祁姐，现在我的心乱了，你是旁观者清，请替我拿个主意。论理说，我既随仲膺远

走，就应该对其余一切全都断念，这里的事可以无复挂怀。说句难听的话，他们可以当我死了，我也当他们不在这同一世界上。不过……祁姐是知道我的心的，白萍病体缠绵，我抛下他一走……固然我走了淑敏足能善后，而且我的走也成了铁案，无可更改。可是我心里总不大好过……”说着顿了一顿。祁玲道：“你这种难过，当然是人情所不免的，不过你打算怎么样呢？”芷华忽把声音提得稍高,叫道：“祁姐，你不要疑惑我又在犹豫,我现在要你拿主意的，是咱们二人的事。老实说吧,我忍心抛开白萍,对于他以后的消息，本该不闻不问。可是我又不忍，至于我想得到他的消息，一定倚仗你的秘密报告了。我因为不能断定怎样为对，还是从此永远隔绝一切好呢？还是应该知道他的消息呢？”祁玲想了想道：“这件事完全在于你的意见，我这局外不便代为主张。”芷华道：“我不要你代作什么主张，只请你给我参加些意见。听从与否，还在我个人，你不用负责任。这还不能随便说么？”祁玲沉吟道：“这样……我以为还在免去牵缠的好。你和仲膺一对，白萍淑敏一对，既然都得了归宿，就各自天南地北的度生活去吧，谁也不必扰乱谁了。你想，譬如将来白萍仍记挂着你，在淑敏当然还是一种精精上的损失，你不忘白萍，照样也是仲膺精神上的损失啊。你要记着，一个女子不能同时照顾两个男子，你不该在仲膺身边怀念白萍，也和白萍不该在淑敏身边怀念你一样。何况白萍自有他的正式夫人照顾，你若悬念他真是多事。至于大家日后如何，

那全看各人的命运。淑敏为人你是知道的，有她作白萍的终身伴侣，你更没有挂心的必要。再进一层，譬如你定要常常知道白萍的消息，约我作传递音信的人，我也答应了。你随仲膺到了南方，我随时把白萍状况报告，假设白萍一切安适，你听了固然安慰，但是别忘了一面从白萍得到安慰，一面还要对仲膺生出惭愧……”芷华听着悚然一惊，低叫道：“哦……。”祁玲也不理会，又接着说下去道：“不过这还是好的，倘然有什么不好的消息，给了你，你将怎样？我这是随便说，太不检点。倘或白萍又病重了，你能抛下仲膺再回北方来看他么？再胡说一句，假设白萍发生意外了，你能不顾仲膺而殉他么？所以从这几点看来，我认为你大可以抛弃原来念头，走个干净斩截吧。这样与你们两方面四个人全有益的。”芷华听到这里，忽地转身走到站台边上的木栏前，好似向远处眺望初升的曙色。祁玲缓缓的随过去，又听她喃喃自语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才完了。无论怎样，我的良心是破碎难补了。天啊，我也只得这么狠心……。”祁玲一拍她的肩膀道：“边太太，我的话只于供献意见，你却不要太看重了。”芷华转过身来道：“你的话是对的，对的，我当然应该照你的话做。不错，这与两方面四个人全有益，祁姐你是彻底的救了我们了。”说着忽又向后一退，倚到木栏上，脸儿别转向外。祁玲回头望望，见仲膺仍立在天桥来回走踱，暗想你这幸运的男子，应该怎样谢我？知道我在这里给你制造幸福么？想着忽觉臂部被人抓住，回头看原来芷

华又转过身来。她用切望的眼光望着祁玲道："祁姐，我决心不再作那拖泥带水的事了，现在就干干脆脆的一走，除了仲膺以外，谁也不再挂心。说我顾念全局也罢，说我太狠心也罢，反正我是这样作了。不过……。"说着又沉吟了一下，才道："祁姐，你是阅历极深的，以后为我照顾着他们吧。"祁玲暗笑芷华言语前后矛盾，才说得那样斩截，毕竟还是放心不下，便道："你放心吧，只要我的能力照顾得到，绝不会叫他们遇着你所顾虑的事。"芷华紧紧握住祁玲的手道："好，祁姐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不多说了。可是我得了你这大好处，日后莫说报答，便是见面也未必有期。你只记着，世上有一双夫妇，在未死以前，永远感念你。"祁玲还未说话，猛听得边仲膺在天桥上叫道："华，快过来，车就要开了。"祁玲忙道："咱们话都说完了。你放心去吧。"说完便挽着芷华，走上天桥，和仲膺转另一个站台。祁玲叫他们赶快上去，仲膺芷华上了火车，寻得座位，再探出头来时，已是汽笛长鸣。火车缓缓移动了。想再说话已不可能。他夫妇都含泪由窗中向祁玲点首告别，祁玲也连连挥手，直望到车出了站台。

忽自觉脸上冷冰冰的不知在何时流下泪来。再回头看看，原来这趟车客人极少，绝无送行之人。站上职员和脚夫，都倏然散了，空阔的一座站台，只剩下祁玲一人。这时天上已变成灰色，曙光揭开了夜幕，阵阵晓风，吹得彻骨生寒。祁玲猛然动了苍茫之感，离别之情，觉得这里凛

然其不可留，便匆匆走出车站，雇车一直回家。在路上瞑目打算好了对待淑敏的主意。

及至到了家门，打发了车子，见街门仍然虚掩，便知道从自己去后，无人出入，消息定未泄露。忙走进去转身关好了门，直入后院。进到自己房中，借着窗上透入的晨光一看，见淑敏仍在面朝里睡着，祁玲暗笑，你还睡呢，知道这半夜起了什么变化了？想着且脱了自 己 的 外 衣，寻些温水饮着，润那永谈枯涩的喉咙。又坐在椅上歇了一会，忽然打了两个呵欠，暗想仲膺芷华业已走了，这里淑敏白萍的结合，已成定局，用不着过于急促，自己大可先行睡觉。等淑敏发现仲膺失踪，那时再告诉她。想着便轻轻移到床上。

方要睡下，忽又转想不好，淑敏这一面早晚知道，不成问题。可是白萍那里，展转床褥，不能没人看护。芷华离开他已两三个钟头，若再等淑敏睡醒，发现仲膺失踪，还得经过自己一番陈说劝告，淑敏才能到公司看他去。这一耽误，起码须有半天，病人哪能等得了，不如现在就把淑敏唤醒，叫她知道了吧。当时祁玲沉吟一下，便伸手推着淑敏道："淑妹，醒醒。"淑敏睡意正酣，只是不觉。祁玲又连连摇摆，淑敏才朦胧着道："别闹，我正困，别别……。"祁玲把她抱起来，叫道："淑妹，快醒，我有要紧事要和你说。"淑敏稍为清醒道："姐姐，干什么？"祁玲道："我告诉你要紧的话。"淑敏道："说，说啊。"说着仍向祁玲怀中偎去，似乎仍要睡着。祁玲道："这样

我不能说，你快起来，完全清醒了再告诉你。”淑敏含糊的道：“我醒着呢。”祁玲道：“告诉你，芷华走了……。”淑敏听得“芷华”二字，立刻把眼睁开，道：“怎么？她怎么？”祁玲推开她，走下床，把暖瓶中的水倒入洗脸盆中，叫道：“淑敏妹，你来擦擦脸儿。”淑敏道：“我是醒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不十分清醒，说什么也不成。”淑敏怔了半晌，怀着满腹疑虑，只可下床去擦了脸。祁玲又递给她一碗热水，淑敏喝了，道：“芷华有什么事？你快说吧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且稳住了心，不要震动，现在你们的事完全变化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什么变化？”祁玲道：“芷华和仲膺一同走了。”淑敏大惊欲起，忽又镇定了道：“我不信，你骗我呢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不信，可以先到前院书室看看，再到公司去看看，他两人还在不在。”淑敏渐渐变了颜色，但是还怕祁玲故意拿她取笑，仍自矜持着道：“我还是……你不必骗我，他俩没有一同走的可能。”祁玲道：“怎么呢？”淑敏道：“第一他俩都不会有这个心，便是都生了这样想头，他们谁能先见谁呢？仲膺知道芷华正看护白萍，怎能到白萍面前抢夺爱人？芷华更不能抛弃带病的白萍，来到我家里寻仲膺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的意思，定以为我是造谣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。”淑敏见祁玲笑了，倒更认为她是默认说谎，十分放心的点头。祁玲忽正色道：“你以为万不会有的事，现在竟发生了。好在不远，你先到书室瞧去。”说着拉了淑敏，便向外走。到了前院，直入书室，淑敏见仲膺果然已无踪影。

不由一怔。

祁玲暗想自己且不必向她多说，大可趁着她不信的机会，再领到公司去看芷华踪迹。在那里对她说明原委，就顺便把她安置在白萍身旁，省去许多周折。想着便又拉着淑敏道："走，咱们再到公司去看。"淑敏摇了摇头，面色转成惨白，似乎已有些醒悟了，却不随祁玲走，倒踱向书案之前。祁玲只可也立定望着她。淑敏见书案上，墨盒开着，毛笔也未插入笔架，正中一叠纸，上面写了许多字，原来是那新村章程。最后行最末的议字，只写了左偏旁的言，和右旁的上半，下半的我字还没有写。想见是正写着便遇见意外的事故，突然丢笔而起，所以连一个字都不及写整齐了。淑敏手儿战战的，把那叠纸拿起，想要看看下面的一张，不料从纸叠里忽然落下一张较小的纸，飘飘坠到椅上。淑敏见这张小纸上也隐约有字，忙拾起看时，却只看到一半，便呀的一声叫将出来。向后一退，似将跌倒。祁玲忙扶住她问道："怎么了？什么？"淑敏喘息着把那张纸儿递给她。

祁玲接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"淑敏妹鉴，仲膺已不别而行矣。今夜方大悟接近淑妹之不当，因淑妹之甘心嫁我，为代补芷华遗憾，自作牺牲。而实际淑敏之爱，乃注于白萍。仲膺岂忍使淑妹终身抱恨？兹仲膺决意行矣。或与一人偕行，或独身自走，此际尚不可知。淑妹将来或得与所爱成欢，或另寻佳偶，亦不可知，惟仲膺已决心不忍阻碍淑妹前途。从此海角天涯，参商不遇，幸自珍重。"

底下又署了“仲膺”两字的名。

祁玲暗想这条儿留得很好，可以叫淑敏死心踏地。但是仲膺几时写的这条儿？而且上面又作犹疑不定之语，并未诉明与芷华同行，是何原故？想着忽然醒悟，暗道“是了”，一定是仲膺听自己对他说明各方面情形，下了决心。无论能和芷华同行与否，反正他总得走开，以免损害淑敏。故而趁自己到公司去约芷华，仲膺就写着这条儿。芷华还愁着没法给淑敏写信呢，哪知仲膺竟悄不声的留下字了。便道：“这条儿我还不知道……，现在你信了么?”淑敏望着房顶低声道：“我信……，可是这条儿上面含糊，你不是说他俩一同走了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是啊，当然一同走的。仲膺写这条儿时候，还没决定和芷华同走，所以说得含糊。”淑敏有气无力的坐到床上，回头问道：“你怎知道这样清楚。”祁玲道：“实告诉你说吧，穿针引线的都是我，送他俩上车的也是我。怎会不清楚呢？”淑敏忽地睁圆了眼睛，赶过抓住祁玲的手臂道：“怎么说……都是你？”祁玲冷淡的道：“你听我从头说，夜里你睡了，我就出来，把你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种种，都告诉仲膺，叫他明白你的爱他是出于不得已……。”淑敏叫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作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且听完我怎样作，再一总儿问我为什么作。”淑敏迷迷惘惘的道：“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祁玲拉她坐在床上道：“我从头说吧。夜里你睡着以后，我觉天气闷热，不能睡觉，就走到院内散步。看见前院仍有灯光，就踱出去，无意中向书室窗内

一看，见仲膺正哭呢。一面哭一面喃喃自语，隐约听他说：'我必得见她面再走。'当时我还以为他指望的是你。暗想淑敏才从书室回去，何以还要见她？又何以见她再走呢？接着又见写着叫道：'淑敏女士，很对不住你，我希望你能从旁人得到幸福。'写完又对着纸儿呆着。我瞧着觉得他必有原故，正想回来向你报告，但是仲膺把面前的纸折叠了一下，想是将这封信压在底下了。他就戴上帽子，叹息一声，向外便走。我一见不好，就过去拦住他，倒把仲膺吓了一跳。我问他去作什么？他说出去散步。我说：'不能是散步吧？方才你叨念的言语已被我听见了，哭泣也被我看见了。'仲膺怔了半晌，我便请他仍回到书室中，对他说：'你们的一切关系，我都知道，现在你发生了什么感触？要作什么事情？请你告诉我，我还可以给你帮助，也可以保守秘密。如若不然，我可要去报告淑敏，叫她来问你为什么走。'仲膺窘了，央告我不要这样做。我说：'那么你就把心事告诉我'。仲膺无奈，才诚实的向我说了。原来他全部爱情，仍然寄在芷华身上，虽然你那样竭力想移转他的心，竟毫无功效。表面因为你理由甚正，又卑躬曲节的拢络，他不得不对你敷衍，实际仍是离开芷华不能生活。他离了芷华已然有三四日，实在不能再忍耐了。又知道你的爱他，也非出于自然，所以决意昨夜自己逃走，到公司去见芷华一面，便自海角天涯去了。"

祁玲说着想了想道："仲膺对我只说他要自己走，但是这信里又有或与一人偕行的话，想必已有心要带走芷

华，这是他瞒着我了。”淑敏听着，只想仲膺既没有爱我的心，为何表面有时很是热烈，而且还把这新村的章程拟出许多。便问道：“仲膺这样心如铁石，为什么又对我……”祁玲接口道：“表示情爱么，你怎这样认真。我不是说过是敷衍你么。”淑敏沉吟着，觉得似乎不是敷衍的话，但也没有再说。现在先放一放淑敏与白萍的感情纠葛，以后再表。

且说已被读者淡忘了的钱畏先的太太，正在经历新的磨难。她将畏先打出之后，招赘周瑞楼。周瑞楼将她的家产荡尽了，又将其拐出，欲卖给人口贩子。钱太太逃脱魔手，流乞街头，又被畏先收留。无奈其淫邪本性不改，又与赵八勾上。奸情被畏先识破，便将钱太太逐出。

这赵八本来是吃钱太太，玩钱太太。现在钱太太已不名一文。这赵八更不是好东西，便想将她卖入暗娼窑中。试了几家，都未成交。正在发愁时碰上了丁马儿。丁马儿更是地痞一个。闻知卖人，便邪心大动。声说能给赵八介绍个去处。赵八一听，便问：“那儿你有熟人么？”那地痞道：“有是有的。但有一样，你这女的未必肯去。便是去了，看见那种破烂的情形，更未必肯往下去混。倘或吵嚷起来，可就不好了。你能拿得住女的么？”赵八因为近日凌虐钱太太，她永是低头忍受，并不反抵，自觉有恃无恐，便答话道：“什么话呢？咱们耍人儿的，要拿不住娘们，还算哪一道汉子呢？”地痞道：“好吧，你先回去。把住址告诉我，我这就去给你接头。到晚上我寻你去。”

赵八忙把住址说了。地痞听了摇头道："你住得太远，我不愿去。咱们约会个地方见面吧。晚上九点到十一点，在王广福斜街的永庆茶馆里见。谁先去谁等着，不见不散。赶着今天定规好了，明天就可办事。你也早些弄钱到手。"赵八听了感激不尽，口内连连答应。那地痞便自扬长去了。

赵八回到钱太太身旁。钱太太道："这人是谁？你和他说什么？谈了这半天。"赵八道："他姓丁，名叫马儿。是我的朋友。他和开窑子的都有个认识。这开下处的是他给引荐的。方才他说这里不成，他还可以再给荐好地方。"钱太太默默无言，二人便向回里走。这时赵八再不肯破费钱雇洋车了，只得辛苦两腿走路。钱太太身体还在疲软，举步艰难。赵八视而不见，催她快走。钱太太祇知赵八囊中有钱，但不敢要求坐车。只在暗里伤心。好容易奔到家中，钱太太进门，倒在破席之上，再不能动。赵八倒不甚虐待她了。等到日暮时，他又出去买了些许食物，和钱太太一同吃了。天还不到九点。赵八心里惦着和那地痞丁马儿见面，探听回信，便自出门去了。

剩下钱太太独自一人，在黑暗中哭泣。过了一会，她才起来寻着煤油灯。见壶里面还有些残膏，便划火柴点上。立刻满屋中被这如豆的小灯照映，更显得阴阴惨惨，影影绰绰，在钱太太这愁人眼中，更凄然有如鬼域。她对灯闷坐，暗自思忆自己的旧事。当日初嫁畏先，组织家庭，大权独掌，何等适意。自己却不能安心度日，姘了那唱戏的周瑞楼，被他害得险些死在外乡。及至回到北京，

受尽无穷的困苦，才又和畏先相遇。总算他十分念旧，肯将自己收留。虽然没甚享受，也算饱食暖衣，无忧无虑。自己竟仍不肯安分，又姘上这个赵八，闹得太不像样，才被畏先抛弃。如今只离开畏先几十天，就落到这步光景。眼看赵八毫无良心，只要将自己图利。早先本明白赵八不是可靠的人，却到底上了他的大当。这也是前生冤孽，命里应该。自己原是个风流人儿，当初又是妓女出身，如今再进窑子也没什么难过。只是最可叹的，自己年老色衰，稍上等的地方，已巴结不进去。只可进下处混事。与挑水卖菜的众人打交道。那罪过是不好受的。何况进去就难出来，一直得混到老死。这一世算从此再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想着悲痛万分，向前想追悔不及，向后想绝无指望。眼泪不知不觉滚湿大片衣襟。左顾右盼，满屋阴阴惨惨，充满了死气，心头越窘，忽的动了死念，便寻思该作如何死法。买毒药苦于无钱，想再投水缸，缸里还是没有水。可叹人到穷处，求死也难遂心可意。只可用个不花钱的老法子，悬梁自尽了。她便立起寻觅上吊的用具。绳子只有半根，不够长短。想用自己的腰带，无奈一条很长的绸子汗巾，早已赠与情人时代的赵八了。自己系裤只用破布条儿，绝不能承当上吊的重责。

正在没法，忽听院中有了声息，似是极轻的脚步声，又好似有人喘气。钱太太惊得毛发悚然，暗想我才想要上吊，难道立刻引来鬼了。想着再看煤油灯，火头似乎也跳动着，发出了绿光。钱太太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咳嗽两声。

接着又听院中吧的一响，听不清是什么声音。钱太太忍不住颤声叫道："谁呀？"外面没人答应。只还听得有轻微呼吸之声。钱太太心中略一打转，暗想我还要寻死，转瞬就变成鬼了。便是真有鬼来，正好和他一路同行，有什么可怕？但虽这样想着，心里仍还害怕，想躲又没法躲。接着外面的蟋蟀声已近在窗前，钱太太惊得满身冷汗，就向外叨念着鬼话道："我知道你是鬼，接我来了。我说死必死，没有一毫活路。想恋着阳世也不成。可是，你得在外面等着，别进来吓唬我。我的魂儿就跟你走。"说完只听窗外又似叹似笑的一声喘息。钱太太更觉脊骨生凉，暗想这鬼是等定自己了，不如赶快死吧。无奈遍顾房中竟自寻不出自杀的器具，不由叹道："赵八你害得我好苦。不单活路儿都给我堵塞了，便是寻死的物儿也不给我留一件。你太损了。"想着便又向窗外叫道："你既是接我来了，我现在上吊没绳，投缸没水，吃大烟又没钱买。你给我出个法子，我该怎样死呢？"说完外面不见答应。只又听了那似叹似笑之声，钱太太暗想："难道鬼也看我的笑儿么？人要倒运，真就遇不见一个帮忙的了。"便又叫道："请你替我想想，要不然怎能跟你走呀。"话方说完，猛听窗外咳嗽一声，叫道："嫂嫂别胡思乱想，我不是鬼。"说着已走入房中，钱太太惊愕万分，瞧着有个大汉子大踏步进房，忙定睛看时，想不到来者，竟是白天在下处所见的那个地痞丁马儿。不由叫道："呦，你不是那位丁……爷。怎……。"丁马儿随着走到她面前道："嫂嫂。我这是

救你来了。”钱太太一怔道：“你……救救……我来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不知道赵八这小子跟你把心黑了。白天在下处没卖成你。他就背地里跟我说，要与人贩子商量把你卖到关外。可以多多得钱。我劝他他不答应，方才他正在王广福斜街茶馆里跟人贩子面议，我在旁听了个满耳朵。因为瞧你怪可怜的，又知道卖到关外便算下了地狱，永不要想回来。非死在那里不可。所以我为行好事，特意给你报个信儿。你赶快躲躲儿。等赵八和人贩子回来，你就长上翅膀也难飞了。”

丁马儿这一席话完全是虚构。他自从下处看见钱太太，就暗自转了念头，想把她从赵八手中夺取过来，自生一注外财。于是在赵八出下处时，便追出询问住址，又约赵八晚上到茶馆中见面。及至夜间九点，丁马儿便偷着溜到那约会的茶馆外。由窗口向里窥视，见赵八已然到了，正坐着喝茶。丁马儿暗喜，知道赵八正在等候自己，这又是不见不散的约会。在两点钟以内，他绝不会回家，算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自己可以放心办事了。当下便依着赵八告诉的住址，直奔他家中而来。到地方寻着门儿，推了推却是虚掩。原来赵八出去时，钱太太并未随着关门，可方便了丁马儿。他溜进去，见室中有灯光。走过去由窗户破孔一瞧，正看见钱太太对灯哭泣。就先去悄悄关上门，再走回来。钱太太听见声音，惊神疑鬼，说出寻死的话。丁马儿于是更明白她与赵八的实在情形，心中加倍有了把握。便又故做怪声，想要听钱太太还说什么。以后钱太太

一面恨怨赵八，一面向窗外说话。丁马儿才走进去，说这一篇谎话。钱太太正被赵八所苦，听了居然十分相信，哭骂道："赵八你将来怎么死呀！吃我喝我，把我害到这般光景，还要卖我到那样地方去。我可真瞎眼了，交上你这样黑心贼，你别回来，我见了你把这条命拚了吧。"丁马儿道："嫂子，你哭没有用。拚命也不是法儿。一个赵八你已缠不了，再加上几个人贩子，你能逃出他们手心去么？赶快打正经主意要紧。"

钱太太在先原是个泼辣的女人，颇有胆量，但近日处于赵八凌虐之下，不知怎的，竟变成怯懦的性格，把当日的能力都折磨得没有了。此际听丁马儿一用言语恐吓，她竟不想怎样对赵八反抗，只自张皇无主起来。这道理就和老鼠怕猫一样。据常人眼光看，老鼠也并非没有战斗力，大可以跟猫抗抵一下，否则见了猫也该急速逃跑，怎能那样服贴供它嚼食？但实际上竟有不可解的道理。老鼠好似在先天便被猫震慑住了，任它具有比猫大十倍的勇力，快十倍的腿脚，到遇见猫时，仍是慑伏不动，瞑目受死。钱太太对赵八就是这等情形。好似自觉命中该受赵八压制，除了害怕以外，直不敢起对付他的念头。不过听丁马儿说卖到关外便入死路，为自己前途着想，有些不甘。哭着为难半晌。只可向丁马儿求计，丁马儿正等着她这句话，便问路儿道："嫂子，你为什么来？跟了赵八，受的这份穷，多么可怜。他还丧良心卖你，连我这不相干的人，瞧着都可气。据我想，你别糊涂了，赶快自己逃命吧。还恋

着赵八怎的？”钱太太听他这样说，更信他是好心报信，心内感激，便悲声道：“到这时候，我还恋他什么。只苦我无亲无故，往哪里投奔呀？”丁马儿装作沉吟道：“我看你真怪可惨的，现在还得快打主意，稍迟赵八回来就没法儿使了。那么你先离开这里，躲过这一关。以后我给你想法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躲到哪里去呢？”丁马儿道：“我替你去寻间屋子住吧。要走快走，别耽误了。”钱太太想了想，此处已无可留恋，何况还有赵八和人贩的危险。这丁马儿虽不知底细，但跟了他未必比赵八更坏。为今之计，只可先逃出去再说。便答应道：“您这是在我身上积德。上哪里寻房子去呢？”丁马儿道：“你先别问，要走趁早。别叫赵八一步撞上，那可后悔不来。反正你跟我去，吃穿住一件不缺。我作德要作到底儿。”

钱太太听他说得慷慨，忙道：“走走，我这就走。”说时举目回顾，似乎寻觅什么东西。丁马儿催促道：“快走吧，这里只剩半领破席了。你还想带着么。”钱太太心中凄怆，回想在前两月还是个很齐整的小家庭，多少有些随手用具。自从认识了赵八，都被他挥霍光了。到如今只剩了空身人儿，带着条穷命走吧。想着便叹息一声，连煤油灯也不吹灭，向外便走。丁马儿想不到这样得心应手，马到成功，喜得心花怒放。带着她出了门儿，便奔着僻静路径走去，以免和赵八撞见。路上花言巧语，哄着钱太太。走了很远的路儿，到了一片污秽杂乱的街道上，转过一条胡同，钱太太见巷中的两旁人家，都挂着电灯。有许

多下等人嘻笑叫唱的出出入入，那情形和白天所见的下处相似，不由心中起疑。暗想这里也是娼窑的聚处。丁马儿怎竟领我来，莫非他照样没安好心么？便拉着丁马儿，悄悄的问："这是什么地方。"丁马儿似已深知其意，就很坦白的道："这也是下处。过去这条胡同不远，便是我的家了。"钱太太道："你怎单住在这里呢？"丁马儿道："这里房钱便宜，我又是个光棍汉，不怕什么。"钱太太便不再说，又向前走，渐见路上冷落，街灯也隔老远才有一个。转入一条小胡同里，到在一家小门之前，丁马儿才止住步，向钱太太道："你进来。"钱太太道："这是你的家么？可叫门哪。"丁马儿也不答言，只用手一推，门便开了。门里黑得什么也瞧不见。还是丁马儿先走进去，用手拉着她一步步走进院里。

这院中虽瞧不见是何景象，但有一种湿潮臭恶的气味，令人难闻。可想知是极污秽的地方。而耳虽听不见人说话，却有许多的鼾声互相呼应，好似成阵的蚊雷一样。更可知此中住了极多的人，是个大杂院儿。向里走着，时有东西阻路。幸而都被丁马儿在前踢开，不致绊脚跌倒。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一间房门口，丁马儿在腰里摸了半天，才摸出钥匙来。开了门上的破锁，推开门让钱太太进去。钱太太进到房中，立着不敢移动。丁马儿拉她坐下，钱太太摸摸坐的地方，是一铺土炕。炕上放着敝毯，便道："你怎不点灯呢？"丁马儿道："没有油了。这时外面铺子也都上了门，没处去买。咱们且对付一夜，明天再说

吧。”钱太太不便说什么。幸而丁马儿又去寻了壶热水和两块蒸饼，给钱太太吃了。便摸着黑儿说话。丁马儿问起她和赵八姘识的来由。钱太太正愤恨赵八，便把当初自己是钱畏先之妻，因被赵八勾诱上手，被本夫识破，便闹成离断，再不管自己的生活。赵八在先本依赖着自己供给，也连着没了饭吃，才变心作这丧天良的事，一一都说了。丁马儿装模作样地骂了赵八一顿。又问她本夫钱畏先作何生理，以及离断时是什么情形？钱太太也都毫不隐讳地说了。丁马儿便竭力劝慰，叫她不要忧心。自能承担当她的生活。钱太太感激不尽。丁马儿随即叫她睡下歇息。钱太太也顾不得许多，就倒在炕上。丁马儿更不客气，也倒在对面，接着说话。但是丁马儿的话越说越觉亲热，身体越凑越相切近，渐渐变成脸对脸儿。再过一会，又变成手拉手儿。钱太太明知他也没安好心，但是既落到他的手内，也算定数难逃。而且钱太太乍经过赵八的暴厉，忽得丁马儿的温存，于是一片芳心便觉不由自主，但表面上还得装作羞涩。这害羞本是女人的拿手好戏，便是年登耄耋，贱至娼妓，遇有男子来勾搭，也照样能作出羞涩态度。明面推却，实际反是引诱和允许的表示罢了。当时丁马儿有了调戏情形，钱太太因为在黑暗中无法作面上表情，只可在声音上作工夫。连说着“别闹……干什么。”但把声音放得十分娇媚，丁马儿哪里还客气得住，已经把她拦腰抱住，口中吃吃地说了些爱慕的话。但钱太太似乎受了感动，失去支持的能力，任其所为。及至到了丁马儿得其所

哉的时候，钱太太感觉他有些地方比赵八在上，立时也不再害羞了，说出自己在初见丁马儿的时候，便已倾心。现在居然到了一处，真是天从人愿。丁马儿更不知如何哄她才好，把甜言蜜语说了无数。而且似伶人在台上唱戏，要博巨大的采声，不惜拚命卖力。钱太太更把当初从周瑞楼学得的身手，对他施展出来。过了很久的工夫。二人全都得到满足和疲乏。但是这一对土棍和丑妇，还象少年情侣，又调情斗趣定了海誓山盟，方才一同睡了。

及至次日早晨，院中一阵吵乱，把钱太太闹醒。只听窗外有许多男妇儿童，吵吵嚷嚷。细听时原来院中住着一群贫民，大清早便闹个不休。钱太太也睡不着了，向房内看时，除了一铺土炕，炕上一席一被两枕之外，别无所有。四面的墙，一色焦黄。屋顶上还露着房梁，原来还是新盖的土房。比起自己家中，更加倍穷得可怜。莫说桌椅，便连饮食之具也没有。真不知他怎样度日？钱太太又哪知丁马儿还是较高的流氓，居然能独自赁房居住。他每日在外游荡，有时富成小康，有时贫如乞丐。不过总得在外面混饱肚子，才回家睡觉。哪用得着度日的家俱。论到实际，丁马儿比赵八还强胜十倍。赵八在未识钱太太之先，连个住处都没有。每夜溜进下等戏园或是电影园，在大凳上一睡，便是临时家庭了。丁马儿比他还多着赁一间土房的力量呢。当时钱太太再睡不着，又加自从这些日饿成一种毛病，每逢肚内空虚，便自头晕心慌，非常难过。昨夜只吃了些许食物，经过和丁马儿一番战斗运动，早已

消化净尽。她忍不住便唤醒丁马儿，丁马儿随即起身。因为没有梳洗之具，只得出去向同院的女人借用。院邻见丁马儿无端的借起女人用的东西来，都疑惑询问。丁马儿便假说来了亲戚。院邻们知道他这个亲戚已在这里住了一夜，大家便注了意。当丁马儿借得回房，钱太太梳洗之际，许多院邻女人。都来探头探脑。钱太太有些不好意思，便示意叫丁马儿驱逐。丁马儿虽是地痞，但对于院中这些泼辣的女性，向来惧着三分，不敢得罪。只向钱太太笑着摇头，表示任她们看去，不必理睬。钱太太也自无法，仍照原来宗旨，叫丁马儿去买食物，解决饥饿问题。丁马儿应声出去了。这时一院十三四家住户，都已喧嚷动了，互相告语：丁马儿房中多了个妇人，大半来路不正，许是拐带来的。也有人反驳此说，认为定是丁马儿把在娼窑姘的妓女带回家来。大家议论纷纷，惊动院中男子，也都去窥探。及至丁马儿从外面买了大饼油条回来，一进院门，便被一个人拉住叫道："丁爷，有工夫到我房里坐坐，我有话对你说。"

丁马儿一瞧拉住自己的，是一位褚二先生。这褚二先生骨瘦如柴，脸上留着几根胡子全是红色。人虽极瘦，却秃了头顶。带着一顶六折小帽，上面沾了几十年的油泥。比原来的缎子还亮。身上一件深蓝色长袍，还是宁绸所制。但旧得已认不出是什么质料。他是院中唯一长衫阶级，在前清中过秀才。从有了功名，便以调词架讼为业，成为俗称的土枪杆。他人又十分精干，就由打官司上成了

小康，称得起白手起家。但是悖入悖出，古之常理。以后律师应时当令，讼师落伍，他的事业日渐衰败，渐渐由小康变成穷人。更加有一年因闹瘟疫，全家死尽只剩下他一人。劫后残年，万分困苦。只可移到这贫民的房中居住。当讼棍的本没好人，他又属被造化拨弄，于富变穷，由美满家庭，变成一个孤鬼。他郁闷无可发泄，于是就变成一付残忍奸狡的性格，专作恶事。恨不得把天下人全都害死，方才痛快。但世故也深得无以复加。总是掬着一副笑脸向旧人，每日还出去奔走衣食。不过是旧业不能操了。他只在认识的几家破落大户走动。一面给那般才放下书本，丝毫不知北京社会情形和历史的外乡人作律师的当个参赞，从中沾润些油水。但也没几个看得起他。所入几乎不能自给。于是他还得另操副业，每逢旧历年终，总要写出许多付对联，拿在这贫民窟中挨家派卖。因为左近多是大杂院儿，他很明白这般穷人的脾气，只对自己不吝啬。若遇公共的事，一个大钱也不肯花。就只卖极窄极小的房门对子，价格看着很廉，但在他已然一本十利。譬如这一院住着八家。他卖了八付小房门对，就另外奉送一付大门对，不另取资。也很聪明的这样做着。左近住户因为他是这一方唯一的识字者，又都在脑中印着他秀才的功名，都特加尊敬。把每年购买他的对联，列入正项。这笔进益着实不少。丁马儿在这院赁居两年，也曾对他尽过购买的义务。所以互相熟识。当时丁马儿听他邀自己说话，还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便点头道："您在房中候着，我放下东西立

刻就来。说罢匆匆回到房中，将买来食物放在炕上。见钱太太已然梳洗完了，便叫她先自吃着，才又出来走进那落魄的讼师房中。丁马儿真想不到这穷老头儿在一院中还是首户。虽然一样住着小屋，他这里竟陈列得应有尽有。有桌还有椅，有床还有帐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。还有几件古玩。丁马儿简直没有见过，暗想人们都说这老头当初是财主出身，果然不错。如今穷到此地还是比无业人有样儿。这时那老先生已招呼他坐下。说了几句闲话，便问道："丁爷，你那房里来了位女客，人们都哄动了。你可留神。若是来历不正，叫地面上知道了，可不是玩的。你和那堂客是什么关系，孤男寡女在一房住呢？"

丁马儿想不到他问起这事，只可含糊答道："老先生，你还不知道我们耍人儿的行径，弄个堂客有什么稀奇？再说我和她是老交情了。这是到我这里来住两天。"那老先生脸上立现出一付奸滑的笑容道："不对吧。丁爷，你别瞒我。你们耍人儿的我也看多了。这准是你新勾上手的，一时没处安置，才领回家来。"说着又笑道："你还没寻着地方出脱呢。反正这堂客早晚得走。她一走你就恭喜发财了。"丁马儿被他把心事揭破，方自一惊。不知怎样回答是好。他那胡子嘴翘了两翘，又笑道："丁爷，你可留神。这时要出来人给你使坏，你可受不了。只要报告地面儿，捉你们去一问，管保两下驴唇不对马嘴，破绽全露出来。你不单财喜飞了，还得落个诱拐的罪名。"丁马儿口里虽然支吾，心中却知这褚老头子不大好惹，他

向来调词架讼，唯利是图。今日即看破这件事由，岂肯放过？自己若不把他对付好了，恐怕他就是破坏捣乱的人。想着便不敢隐瞒，把钱太太和自己的关系说了。并且叫他多多关照。褚二先生捻着胡子想了想道："这女人原来是你隔着手弄过来的，她现在还有本夫呢。这事将来麻烦可不小啊。"丁马儿道："她的本夫很怕她，由那面央告着跟她散的，麻烦倒是没有。再说不瞒你老先生说，我立刻就要出手了。"褚二先生道："当然这样，你是要钱不要人，不过这人能值多少呢？"丁马儿道："这是老口了，比不得年青的雌儿，能弄百儿八十的。等我办完了，一定送你几个买鞋穿。"褚二先生摇头道："这谈不到。不过你说得太没劲了，作回拐卖人口的事，只落一壶醋钱啊。你这是想卖在下处吧。"丁马儿点了点头。褚二先生道："你要带出关外去，总可以多落些。"丁马儿道："这不是小姑娘，货高价硬，值得跑那么远。不过是个过了景的女人罢咧。干嘛往关外跑？又得担惊，又得受怕。又费盘川。到了儿也未必能多落几个。"褚二先生听了，一阵冷笑道："你在本地未必能卖得痛快吧。"丁马儿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便问："怎么。"褚二先生一沉脸道："你在本地出手，恐怕有人不饶。"丁马儿听了这话，心内已有些瞧料了，便问道："谁呢？谁不饶？"褚二先生只笑着不说话，那无异于表示不饶的就是他自己了。丁马儿知道这老东西心怀叵测，并不是给一些甜头就能满意。几乎是恃强讹赖，不由气得火星暴流。暗想我丁马儿从出世以

来，就在外面吃人，想不到今天竟有人吃到我头上来了。想着便要拿出蛮横本色，武力对待。但向褚二先生一看，奸狡毒恶的神情，已然使人气馁。他骨瘦如柴的身体，更叫自已害怕。一拳头准可打死他，立刻便是一场人命官司。若打不死，他更不能轻饶，嚷嚷起来，自己也得打拐带官司。丁马儿知道自己已落在失败的地位了。觉得只有忍着气商量，询明他到底是何意思，再作道理。便改作笑容问道："老先生你说我该上关外出手么？"褚二先生察颜观色，已知丁马儿气馁了，便点头道："是的。"丁马儿道："我在关外没有熟人，怎能去呢？"褚二先生道："我有啊。我的一位朋友姓张的，久走关外。叫他跟你们去，准能顺利。"丁马儿暗想这老东西一定安着歹心，故意提出这无理要求。自已若不答应，他必报告地面。若答应了，他这同党姓张的不知是什么样人。同着一道去，还许把自已毁了，将女的独吞了呢。这事绝不可答应，便道："一个三四十岁的破货，还值得兴帅动众？老先生这片好心，我是领受了。咱们人心换人心。我一定带她上关外去。您只坐在家里等着，我回来不论卖得多少。咱们都是二一添作五。"褚二先生笑道："丁爷，你别跟我动这套，咱们挑亮了说吧。都是平地抓饼的人。谁遇见便宜，能放过儿。你跟我还耍这套鬼吹灯，哄小孩子么？你把事看开点，别等弄出没意思来。"丁马儿虽然愤恨，却是奈何他不得，便道："老先生你明白这理儿就好。谁煮熟的饭肯叫别人拿去呀。我费了多少力量弄来的人儿。……"

褚二先生接口道："我知道是你弄来的，也没想整个儿架过来。总而言之，咱们好生商量，全有便宜。若有一面想着独吞，闹一场空还不要紧，恐怕这官司够你打的。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朋友，以后相帮办理的事多呢。我瞧你这小伙子也够精明，咱们从今天合了伙吧。不论办什么事，都要两下商量。得了钱财也要两下平分。你看好不？"丁马儿明知道是欺哄自己，他的脾气又天生怕这拐弯转角的事，听这老褚言语迷离，就忍不住说道："你老少绕弯说话吧。什么叫合伙，不过要跟我插腿罢咧。我可不是怕你，只为这半老的娘们，并不值钱，犯不上为这个闹事，你算赶上了这巧宗儿。咱们谁也别动心眼，痛痛快快，见一面分一半，也不必把女的卖到关东，只在本地出手。落多少钱你我一家一半好了。"褚二先生听丁马儿露出这样口气，就说道："这是丁爷惜老怜贫，携带我啊。我也不谦让了。"丁马儿心里不耐烦，赌气子立起道："好吧，就是这样。等寻着买主儿，就给你报信。回头见吧。"说着就向外走。褚二先生随出来道："丁爷慢走。我去瞧瞧她。"丁马儿想不到他有此一举，望着他一怔。褚二先生道："现在这娘们是咱俩人的，我怎能不过去看看呢？"丁马儿无奈，只得领他进了自己房门。

钱太太正吃完点心闷坐，见丁马儿领进一个干瘦的老人，不知何事。丁马儿就含糊着引见了。褚二先生对钱太太端详半晌，方才说了几句闲话。并没多谈。便匆匆辞出走了。丁马儿因为到手财喜，凭空被旁人分去一半，不由

烦恼。就倒在炕上装睡，思索主意。钱太太问他，他只说身体劳乏。钱太太想到他在夜中的狂荡，不由也勾起自己的劳乏来，就陪着他躺下。丁马儿既不能把老褚强行入伙的事，对钱太太说。又苦于自己孤身一人，没有帮手，费了许多心思，才想出一条妙计。便是自己出去一趟。回来就报告老褚。自说已寻着买主，随便报个价目，约定明天同他一道去交人接钱。他必信以为真，这样稳住这老东西。等到夜间人静时，自己便悄悄地把这女的带出去，只寻个地方住下。叫老褚猫咬尿泡，落一场空欢喜。自己却可以安安静静，和这女的欢喜几日，等玩够了再出手。想着心中有了主见，便安稳许多。此际忽听褚二先生在窗外和院邻说着闲话，悄悄从窗孔向外一看，原来老褚正掇了把椅子，在自己房子的窗前坐着，想是前来监察，不由暗笑一声。过了一会，丁马儿觉得困乏，便打了个盹儿，醒时日已过午。见钱太太正睡得香。听窗外已不闻褚二先生说话，便出去购买午餐。走到老褚的房门，却见门儿锁着。知道这老东西不在家中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想趁此时机，正好领着女的一走，岂不早些得了心静？想着方要走回，忽见有个院邻卖鲜货的白麻子，正坐在院中向自己望着。丁马儿知道这白麻子是老褚的走狗，或者他是被老褚留在家中监视的。自己若带着女的一走，他定要拦阻。不然也要跟踪蹑迹，终不能逃开老褚的手，还落个打草惊蛇。以后便不好办了，于是未敢造次。仍出了街门，走到外面，买了些熟菜大饼。拿回来唤醒钱太太，两人同进午

餮。又略耽一会，匆听窗外又有了老褚和白麻子说话声声，距离极近。丁马儿心里打了个转儿，就附耳向钱太太道：“我出去办点儿事，顺便买些随手东西，少时便回。你在家中等着。可留神方才进来的褚老头子，他若来跟你说话，顶好不要理他。”钱太太只望着他点点头，叫早些回来。丁马儿走出去，大大方方地向老褚道：“你给照应着，我出去一趟。”褚二先生答应着，又说了几句闲话。丁马儿才走了。

钱太太在屋中，听着窗外，须臾便没人作声，似乎老褚已回房去了。不料迟了没五分钟，只听门口咳嗽一声，有人叫道：“大嫂。睡着了么？”钱太太听是那老褚的声音，便答道：“没有。”褚二先生随即推门走入，似乎神情不安的坐在炕上。向钱太太道：“大嫂，我这是给你送信来了。大嫂你可留神。”钱太太听着方才一怔。褚二先生接着道：“我迳直的跟你说吧，这个丁马儿大约跟你是新认识。你还不知他的底细，实告诉你，他是专门贩卖人口的呀。从打他住到这院中，我曾见他带来过十几个女人，全都转手卖了。他因为我在院中同住，又深知他的毛病，所以凡事不敢瞒我。今日他到我屋中，告诉又拐了个人来。现在正跟走关东的一个大人贩子接头，讲妥价钱，三两天便能出手。我知道他是没法劝的，就随着到这房里瞧瞧。看见你是个很规矩的人儿，实是上了丁马儿的当。若被他卖到关外，那比落到地狱还苦。这一世再没翻身之日了。所以我瞧着不忍，前来指点你一声。大嫂可得快打

主意。”钱太太听了大吃一惊。本来她与丁马儿并无深交，不过是被凶恶的赵八手里骗过来的，明知不是伴，无奈且相随。如今听老褚一说，立时便有七分相信。因为想到自已和赵八那样交情，到头儿还受了负心的害。何况丁马儿只是在下处里相识，从他的举止言语上看，都不是本分的人。或者他昨日见自己和下处的交易未成，就暗出歹心，寻人贩子商量妥了，才去把自己骗了出来，领到这里隐藏。现在他出门必是又去寻人贩子，说不定真要将自己出手。本来看他这穷样儿，四壁空空。较没家没业的有什么分别？怎能养得起女人？自己定要被他卖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由便信了老褚的话，忙道："真的么？您知道他准要卖我。”褚二先生道："我这大年纪怎能说谎。反正我的信儿送到了。总算尽了心。信不信在你。”钱太太暗想：方才丁马儿临出门叫自己不要理这老头，想必就是怕给泄露机关。看来这话是不错了，自己真是苦命。头里遇着赵八，还算稍有良心。只想把自己押入本地娼窑。再遇这丁马儿可更狠了。竟要把自己卖到关外。听说关外地方的娼窑比地狱还惨。历年卖出关外的女子，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。钱太太正在疑惧，褚二先生又道："我瞧你是个很正经的人，怎会落到丁马儿手里？你还有丈夫没有？我可以替你送个信去。”钱太太说："有！”更把老褚当了好人，便道："我虽然有男人，可是早已不要我了。送信去也没用呀。”褚二先生道："你既有丈夫，怎能不管？”钱太太这时已有心求老褚解救，便不敢隐瞒。把自己怎样

被赵八勾诱失身，因而和男人断绝，以后受了穷苦。赵八又怎样要将自己押与娼窑，才遇着丁马儿。昨夜丁马儿趁赵八不在家，给自己送信，也言说赵八要将自己卖到关外，自己一害怕，就跟丁马儿逃出来。又失身与他。哪知倒是他真要把自己卖到关外，说完便求老褚设法相救。

褚二先生听着。几乎忍不住要笑，原来丁马儿也是用这套手法，从旁人手里骗过来的。便安慰着道："你不必害怕，我一定救你。你当初嫁那姓钱的丈夫，可是明媒正娶么？"钱太太道："是。"褚二先生道："你丈夫只为看破你和那个赵八有奸，才断绝的。可打过官司么？"钱太太道："没有。只凭当面一说。他就丢开我了。"褚二先生眼珠一转道："你这姓钱的丈夫作什么事业？"钱太太因为自己落魄，听他问起，便趁此夸张旧丈夫，借以表示自己不是穷人，便答道："我丈夫在电影公司作营业主任，一月有好几百进项呢。"褚二先生道："那么你丈夫既是正经的人，怎能不顾你呢。我还是给你送个信儿去。"钱太太凄然道："送信也没用，他绝不要我了。"褚二先生道："怎么呢？你落到这个地步，他何致这样心狠？一点不念旧情。"钱太太怎能说出自己屡作无耻之事，丈夫已收一次覆水，不能再望二次。只可假说丈夫脾气太大，又性情执拗，绝对难望回心。自己也没颜面见他。褚二先生沉吟道："这倒难了。现在救你还不难办。只是你日后的着落，却是难题。比如我从丁马儿手里把你救出来了。向哪里交代呢？"钱太太道："我只求不出关外受罪，怎样都

行。老爷子多积德吧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这得仔细，总要先寻个安身之处。不能把你放在空地上啊。”说着沉吟半晌，忽然哦了一声。似乎想起什么主意，向钱太太道：“你是决意不归你的丈夫了。”钱太太点头。褚二先生道：“你一个女人，既然无家可归，也总得想个着落儿。这样吧，我替你作个媒，好不好？”钱太太听了，觉得不好意思回答，那徐娘脸儿也自一红。褚二先生道：“我总得先替你寻得安身之处，再想法对付丁马儿。你不必害羞，痛快说，愿意不？”

钱太太羞羞惭惭地道：“您说的倒是谁呀？我连人都不知道，可怎么答应？”褚二先生笑了笑道：“这可巧了，这个人还正在这里。他姓张，年纪只三十多岁。自己在天桥开个小估衣铺，很够过的。去年才把家小死了，到如今还没续上弦。人品相貌，足配得上你。方才来寻我办事，还在我房里坐着呢。”钱太太听了，脸上讪讪的对着老褚看，褚二先生明白她的意思，就立起道：“我出去唤他到院中说话，你从窗孔往外看着。”说着就走出房外，立在院中叫道：“张二弟张二弟。”钱太太跪在炕上，由窗孔往外注视。只见由一间挂着布帘的房间，走出一个衣冠齐楚的人，白净面皮，年纪最多三十上下。生得细腰窄背，好像练过武功。举止和装扮上，都在雄壮中透出俏皮。钱太太一见便中了意。只见这人出来，便笑嘻嘻的向老褚叫声“二哥”，褚二先生道：“二弟，我这会正忙着，不得说话，你回柜上等我去吧。等一会我便去看你。

今天晚上咱们吃一条龙，我的请儿。”那人道：“二哥，那么我就先走，您可准去。说完便出门走了。”钱太太瞧着，心内真觉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，自己落魄到这种地步，已经不成人样了。想不到还能海底捞月，有人代为作媒，倘然能嫁得这样丈夫，岂不是才从人世落到地狱，竟又从地狱走上天堂呢？自己若不是前生作下好事，今生怎能遇此机会？但再想到这不过仅于老褚有此一说，虽然自己瞧中人家，却难保人家也瞧中自己啊！想着见褚二先生已回到房里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你瞧见了，怎样？不是我说，这位张爷人性既好，又有能为。嫁了他准能快活一世。你若有意，我就先和他商量好了，跟他再办丁马儿这边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老爷子，我已落到这般光景，只盼能得吃饭的地方，怎能挑肥捡瘦？再说我已瞧见人家那样人品，还有什么不愿？倒怕人家不要我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这位张爷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，我说句话他没个不依。何况他以先又托过我留意呢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您别这样把稳，还是跟人家提提，得个准信儿的好。我这里不怕您笑话。就算愿意了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好。那么我就先跟他去说。反正这事总有九成把握。你听信儿吧。”说罢方要向外走，忽又立住问道：“丁马儿上哪里去了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他出门时只说去找朋友，稍迟就回来。并没提上哪里去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他出去工夫不小了，大约也就要回来。我还是趁早躲开，省得叫他疑心。”钱太太见老褚要走，只觉心里存着许多要紧的问题未得解决，怎肯叫他走了，忙叫

道："老爷子，先别走。我还问您。假如您出去向那位张爷提这件事儿，还未回来，丁马儿到家了。同着他的面儿，您怎样给我回信呢。"老褚知道她盼望极切，便想了想道："这样吧，倘若丁马儿在房里，我就在院里和人们说闲话。你仔细听来，我若说着话哈哈大笑，就算这件事成了。若是不成，我就不笑。"钱太太又道："倘若那头儿答应了，你怎样把我从丁马儿手里弄出去呢。"褚二先生道："这个就不必操心了，我自有办法。不过到我和丁马儿说话的时候，若是顺情顺理的办妥，自然没有你什么事。倘然我和他说崩了，两下翻脸闹出事来，你可咬定了是被他诱拐。他见你变了心，定能老老实实的认头吃亏。还有最紧要的一句，他再向你说什么，也不要信。要带你上哪里，也不要去。记住了。更不要对他说我曾来过。"钱太太道："这些我都明白，您放心。"褚二先生道："那么我别呆着，快去跟那头儿定规。也省得让丁马儿撞见。"说着向外便走。钱太太还直喊："老爷子多受累。"褚二先生出去以后，钱太太倒在炕上，思索着那姓张的一切美点。越想越觉高兴，过了一会。丁马儿便回来。手提着几样食物和零用东西。还有贱价的化妆品，放到钱太太面前。钱太太此际已把心移到他人身上，对丁马儿的殷勤，只认为不怀好意。当时也只可假作喜欢，把买来了东西一一都看了。只见样数虽多，总共也不值一元钱，心中更暗自菲薄。

两人说着闲话，各有心思。丁马儿是盼着速到夜深，

好领着钱太太躲出来。钱太太却只等待老褚的回信，时时侧耳听着窗外。直到吃过晚饭，天色黄昏，丁马儿因离深夜已近，暗自欢喜。钱太太却因老褚还没回来，暗自焦急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。才听见褚二先生回来，坐在院里大说大笑。和院邻说话，故意提些有趣的事，不住的嘻嘻哈哈。钱太太听得这种声音，好似老褚在外面报喜，知道事已成功，心中说不出的高兴。丁马儿却以为老褚所以这样高兴，只是因为将从自己身上分取利益，不由暗笑道："你且慢高兴，等明天再看，包得你就笑不出来了。"便出去把老褚拉到僻静处，报告今日出去到各处接头，已有几家肯接。等明天下午，把钱太太领去，瞧看成色，才能商议价目。褚二先生倒没说什么，只叫丁马儿随便办理，说了几句，丁马儿便回到自己房中。这院子所住多是劳动界人物，睡眠很早，须臾就鼾声四起。院中已没了人，丁马儿便催着钱太太一同睡下。钱太太一心只盼老褚来和丁马儿交涉，以为他要等人定后才来。但等了许久，还没消息。又禁不住丁马儿催促，只得吹息了新买的油灯。陪丁马儿睡了。丁马儿所谓睡觉，当然与普通睡觉不同，他还要借此消磨时间。钱太太虽然心中盼望着那姓张的，但对丁马儿的临时要求，也不拒绝。她本是享乐主义者，对于眼前所能得到的快乐，绝不放过。但是这一来几乎坏了事，钱太太天生是个水性杨花，性情不定的人。天下有两种女子，一种在男子蹂躏之下，感觉受了侮辱；一种是把蹂躏当作恩惠。钱太太便是属于这后一种的。丁马儿利

用她作了泄欲机器，她反感觉了丁马儿的可爱，心旌摇摇，几乎把老褚对自己所说的话，都告诉他。但一阵想到那姓张的，便犹疑不敢开口。也是天意该当，丁马儿此际若如昨日的尽职，钱太太一定不能支持许久，便要破坏老褚的计划。无奈丁马儿心中有事，只惦着快些躲了出去，便不能似昨天那样长久。闹成为德不卒，半途而废。

钱太太在不满的心情中，当然把要说的话都咽回去。立刻对丁马儿由鄙薄而勾起恐怕，把心又全归到那姓张的身上了。只默念明日老褚定有办法，自己便可脱离丁马儿，而成为张太太。那姓张的不特外表比丁马儿胜强百倍，便是其他也不会使自己失望的。她想着便将安然入梦，不料这时丁马儿竟抱住她，将耳朵凑近，说道："你起来，穿好衣服。"钱太太一怔道："这时候……干什么？"丁马儿道："我已在旁处看妥房子了，这里太乱。咱们搬到旁处住去。"钱太太吃了一惊道："这里住得好好的，搬家作什么？再说大黑夜……。"丁马儿听她的意思，好像对这里生了感情，不愿离开，只得说道："这里住着太不方便。同院的人太多，他们都看着咱们疑心，背地里胡乱嚼说，倘然传播出去，被赵八知道寻了来，你和我都有些不便。再说咱们俩爱好作亲，可是没根没底。这院里常有巡警来查户口，万一被盘问短了，更是麻烦。还有同院的那个老褚最不是好人。从你来时他便留上神了，恐怕难免在背地使奸弄坏，咱们还是躲开的好。"钱太太因为心中有那姓张的，正希望那老褚代为撮合，从那姓张的可爱

联带也觉得老褚是个好人。如今听了丁马儿这一片话，便暗自寻思，丁马儿本身就是坏人，还说人家不好。现在三更半夜，要带自己出去，分明应了老褚的话，他是带自己去交人贩子。自己宁死也不能随他去。便是他真个不是坏心，同自己到旁处度日，自己也不能随他走，总得留在这里，等待嫁那姓张的。想着便道："你都是多想。没有可怕的。只要我认定你是丈夫，谁说什么也没用。便是赵八寻了来，我翻脸不认。他能怎样？警察要来查出你房里多了女人，你不许说新从乡下把家眷接出来么？同院的咕唧，随他们好了。你一个男子，哪有这些怕头。搬开怪麻烦的，还住下去吧。你放心，什么事都有我。"丁马儿听她说得条条是道，但与自己心中所想完全不同。无奈不能把实在情形说出，只好说道："你靠得住，我自然知道。不过我实不愿在这院住了。再说另外赁妥房子，交完了钱，怎能不搬？我又是特为你寻的干净房子。独门独院四间小瓦房，别提多么整齐。你去了准得喜欢。咱们别麻烦了，快收拾走吧。"钱太太道："我现在身上实在难过，又困又头疼。真不愿意动。咱们明天再去，成不成？"丁马儿有些不耐烦了，着急道："不成，就得现在走。"钱太太打着呵欠道："为什么呢？"丁马儿见她这样怠慢，急得满肚皮气脑，只得按捺着说道："这边我还欠几月房租，趁夜里悄悄一走。不可以省下几块。留着咱们花多好。"钱太太从鼻中哼了一声道："我实在懒得动，你让我歇一日。明天夜里再偷着走。不也是一样么？"丁马儿

道：“你方才还好好儿的，怎这时又不能动？”钱太太道：“谁知是怎么回事，忽然就这样不好过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对付着起来，我扶你走到巷外，就雇洋车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头痛得像要裂似的，你别挤罗我了。”丁马儿虽不知她是何居心，但已看出她诚心挨延。不由失了忍耐性，发出粗人脾气。怒喝道：“你别诚心呕气。动得也得走，动不了也得走。既跟我就得由我，快起来，别找没味。”说着就拉住钱太太的肩头，向上一提。钱太太立刻感觉他手脚甚重，不由想起前几日受赵八殴打的苦楚。恐怕惹恼了丁马儿，也来个现打不赊，忙改口叫道：“别拉，别拉。我起，我起。”便一面装作呻吟，慢慢坐起，一面暗打主意。丁马儿见钱太太答应了，就不再说话。自去摸着黑儿，把几件零用东西用唯一的棉被包裹起来，将带子由外面缠上。因为特别简单，很爽利地便算收拾完毕。丁马儿将被包掮在肩上，向钱太太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走呀。”丁马儿走到房门口，觉得钱太太还未移动。忙催促道：“你可走啊！”钱太太无奈，才慢慢腾腾随在他身后，走到院中。只见各屋都是黑洞洞的，一些儿亮没有。渐渐快到门首。

钱太太心想，只要一出大门，就算入了丁马儿的手，不能逃脱了。想着忽然生出急智，猛装作平地跌跤，“嗳呀”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接着便高声呻吟起来。丁马儿本来就怕被老褚知道，和闯关偷渡一样，恨不得飞出门去。却怕什么有什么，竟听见钱太太跌倒声唤，急得他暗地顿

足。忙退回在黑暗中摸着了钱太太，低声问道："怎么了？别叫喊。快起来走。"哪知钱太太呻吟的声音，比他说话还高，好似疼得不能言语。丁马儿急得通身汗出，摇着她道："你忍住点儿，到门外再叫唤。这不是诚心叫我着急。"钱太太和没听见一样，仍是呻唤。丁马儿知道若把老褚惊醒，今天便算大糟其糕。无奈又拦不住钱太太。焦急之下，就伸手下去，想把她抱起，再走出去。但是手一探到钱太太肋下，竟似触着受伤之处，叫得更声儿高了。丁马儿不觉在急中生出怒来，咬牙喝道："你要再叫，我可要踢死你。只要带着气儿，就得走。"说着将被包丢在地下，一手捂住钱太太的嘴儿，一手用力去拧她的肩膀。钱太太疼得筋骨如折，却被他捂着口，不能喊叫出来。只得随着他的手坐起。丁马儿问道："你走不走？再赖着不走叫你死在这里。"钱太太痛不可支，唯有点头，口中含混着吐出走走的声音。丁马儿松开了手，钱太太竟不再呻吟了。慢慢地立起来。丁马儿这时才瞧出她似出于故意，但也不暇多想，就拾起被包，扶着她道："走，咱们慢慢走，出去就坐车。"钱太太也不作声。只颤颤地向前走了两步，猛又一声喊叫，立刻又从丁马儿身旁跌倒。丁马儿气得几乎把肺炸了，觉得这妇人是有意跟自己捣乱。猛然把心一横，暗想你不走，就在这里死吧。我只当没遇见你，少进一笔外财，少找几回乐子，也自活该。想着便扬起右脚，使足气力，黑暗中也瞧不出钱太太的哪个部位，就是一脚踢去。谁知这一脚还好，只踢到她的臀部上面，

钱太太痛的嗷声鬼号起来，随着翻了个滚儿。丁马儿还要寻着她再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忽觉眼前一阵光亮，眩眼生花。先从对面射过一道光线，丁马儿本想把钱太太踢打个半死，自己抖手一走。这时见眼前发现了手电筒。虽看不清光线后面的人，但他知道这一院中只有老褚备有此物。一定是他听见吵闹声音，出房来看。欲待躲闪，无奈身体已在光线中间，早被他看见。走也来不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褚二先生走到他面前，用电筒照着。瞧见他掮着被包，咦了一声道："大黑夜里，兄弟你这是干什么？"这时钱太太倒在墙角，已听见老褚说话，知道来了救星。就高声呻吟道："救命。打死我了。"褚二先生随着声音，瞧见钱太太，忙过去低头看了看，又回头问丁马儿道："兄弟，这是怎的？她躺在院里叫唤。"丁马儿还未答言，钱太太嘤嘤地哭述道："这半夜三更。他一定叫我随他走，一会儿也不容缓。我走得慢些，他就打我踢我。天呀，我真不能活了。"丁马儿听她都对老褚说出来，恨得顿足说道："我还得叫你死呢。"褚二先生拦着道："别吵了，在院中闹什么？有话到房里说去。"说着便过去扶着钱太太，向他自己房中去，又回顾丁马儿："兄弟，来来，房里坐。"丁马儿走在他后面。心知图谋已一败涂地，算落到他掌握中。自己的一件美事，恐怕从此破坏了。想着恨不得伸手把老褚掐死。但又踌躇不敢动手。三人前后到了房中。老褚将钱太太放在那旧床上躺着，低声说道："别怕。都有我呢。你安心歇着。"说完便摸索着

点上煤油灯，房中立见光明，瞧见丁马儿正当门而立。褚二先生冷笑一声，走过去一拍他的肩头道："兄弟，咱们说句话。"丁马儿满不在乎的道："哪里说？"褚二先生道："还上院里吧。"于是二人重行出去。

走开几步，到了近街门的地方，老褚才立住道："丁爷，不是老哥哥问着你。你这事可作得有些不够味儿。白天怎样商议的？你倒伶俐，趁着半夜开小差呀。兄弟今天你栽了。老哥哥我不敢自比诸葛亮，料事如神。可是像你这点小鬼儿，还看得透。我早知道你有这一招儿。"说着哈哈笑了一阵。又道："方才你见我出来，一定心里发恨。那可是错了，我要装听不见，任着你带这女的走出大门，恐怕这时候兄弟你的命已经没有了。兄弟你不信我是好心么。来来，你跟我看看。"说到这里，就拉了丁马儿，走到大门首，低声道："你在这儿站着，别出声。"老褚说完，便轻轻拉开大门，走了出去。丁马儿从门缝向外瞧着，只见门外蠕蠕地似有黑影移动。老褚出去发了个暗号，立刻有一个人凑到他面前。老褚问道："怎样？"你们都预备好了么？随即有人答道："全把住了，我们一共十三人。我自己在这门口外把着。他们十二个都在胡同口藏着，等您说的那一对儿出来，我们跟出去就动手。有四个专伺候女的，塞住嘴就可以走了。剩下九个，伺候男的。冷不防扑上去，把脸一蒙，捆好了再赘上块石头，往东边大坑一推，就完事了。老褚道："好好，他们都在胡同外边么？"那人道："我叫他们来。"便低低吹了声口哨，

立刻由胡同外也有几声回送过来。接着便听杂沓的脚步向这边儿跑。老褚道："不必叫他们来了。你替我道辛苦吧。明天办成了再请客。回头你们看清了是一对儿再动手，要是单人儿就放过去。"那人答应。老褚就抽身回来。丁马儿听得清楚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暗想这块地方有许多亡命徒住着，时常出人命案子。原来老褚竟是这班人的同党，或者竟是首领也说不定。自己虽也是要人儿的，但不过只混饭吃。并不能作太凶狠的事，委实斗他们不过。倘然落到他们手里，也是难讨公道。若被弄死，沉到水坑里。过些日发现出来。也只落个无名男尸一具罢了。想着不由毛发悚然，这时老褚正走回门内，把门关了，向丁马儿道："丁爷，我不骗你吧。白天你要不答应我，这时我出来横栏，就是我的不对。白天既答应有我在数了，这时你却要悄悄偷走，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"丁马儿半晌没有答出话来。老褚道："事到如今，你打算怎样办呢？"丁马儿知道已落到他势力范围之中，自己若动蛮横，除了拚着性命不要，当时把你弄死，也为这一个半老的女人，有些不值。若只跟他用硬，恐怕他一声喊叫。自己枉然吃亏。想着便道："你不必问我，还是你出个道儿。"老褚道："论理你可不够朋友，应该受罚。不过我这样年纪，还能跟你一般见识？兄弟，你也看开些，别尽想独吞。现在咱们这样说吧。还照白天商议的那样办，人儿归咱俩个。"丁马儿道："那么还得卖了再分呀。"老褚道："现在来不及了。要等慢慢出手，兄弟你这样鬼计

多端，我真不放心。咱们趁早了结的好。”丁马儿道：“怎样了结呢？”老褚道：“这女人能值多少钱？你说。”丁马儿不知老褚是什么意思，便道：“我怎能知道，卖出方才能作准。”老褚道：“你在人口上不外行，说个大概也没关系。”丁马儿随口说道：“不值一百块钱么？”老褚道：“好，就算一百。那么你给我五十，把人儿领走，作为两无纠葛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，我哪有这些钱呢？”老褚道：“你没钱，那么把人儿归我。”丁马儿听出便宜，立刻答应道：“好吧，你给我五十。”老褚哈哈笑道：“你想得倒好。人儿归你，你定价儿。人儿归我，就不能依你的价儿了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给定个价儿。是多少？”老褚道：“据我看，最多值十块大洋。”丁马道：“你这话太离骨儿了，一个大活人。上秤称斤卖也不止值十块钱。”老褚道：“把人儿归你，你又没钱。归我你又嫌价儿小。怎样才成呢？得了，我别跟你搅和，你还把她带走，独吞去吧。”丁马儿听着，想了想，没奈何叹息一声道：“褚爷，咱们不过动这一套。你把门外下了埋伏逼着我认头吃亏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我劳心费力担惊受怕地弄了这个人儿来。你叫我也能落几个儿。都是吃这碗饭的，谁也别叫谁太过不去。”老褚道：“我不是欺负你，平白的抢你的饭。是你许我平分的呀。我说这人儿值十块，分你一半，也就是了。”丁马儿这时反像跟老褚求帮似的好言央告，老褚也并不固执，渐把数目增加。最后老褚从腰里取出八块现洋，塞到丁马儿手里道：“兄弟，

你是识时务的就别再争竞。”丁马儿自知再说无益，只得把钱收起道：“褚爷，完了。我这叫打下牙往肚子里咽。咱们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”老褚哈哈笑道：“兄弟，就是吧。老哥哥不离地方，永在这儿候着，你几时找我都成。”丁马儿又道：“人儿就从此归你了。”老褚道：“自然，你还舍不了么？”丁马儿顿足向外便走。老褚叫道：“丁爷走呀，改日再见，慢慢地走。外面的人绝不拦你。”丁马儿一语不发，掮着被包，直奔巷外而去。老褚冷笑一声，慢慢地掩上门走回自己房中。

不表老褚向屋里走，再说钱太太，在老褚房内，虽然身上被丁马儿踢伤三处，仍然疼痛难忍，但看着丁马儿被老褚迎出去说话，知道是去商量自己的归着。心中只盼老褚把丁马儿制伏，将自己留住，便算走了好运。从此可以跟那姓张的度日。想不到自己荒唐胡闹，居然还落了好结果，得着那样漂亮的丈夫，真是歪打正着。这都是老褚的成全，将来得大大的谢他一场。而且自己得了这可心的丈夫，从此可改邪归正，不要妄为了。想着一阵心满意足。好似是坐在那姓张的家里，作了商家内掌柜一样。但转想又怕丁马儿倘反把老褚说服了，或者出了什么岔头。老褚不肯管这件事了，仍叫自己跟丁马儿去。再落到这恶人手里，可就不妙了。钱太太正然反复的思索，喜惧交杂。忽听外面脚步声响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见老褚踱将进来。后面竟没有丁马儿，钱太太心方一松。又瞧着老褚的面上隐含笑容，便猜到这事已成功了。

老褚向钱太太叫道："大嫂，你放心吧。丁马儿已走，再不来打搅你了。"钱太太听着，立时通身舒爽，忘了疼痛，从床上溜下来道："老爷子，你可受累了。他怎么走的？难道就这样认头吃亏么？"老褚道："平白的他就走了？我点破了他的私心，问他想把你卖多少钱，我就照价儿给他，算我买了。"钱太太怔了一怔道："他要多少呢？"老褚道："他是老虎大开口。跟我要三百块。我磨了半天，到底减下一少半来。末后他实收了我一百八十块走了。"钱太太正信服老褚，当然不疑他是谎话。暗想自己居然还值这大价钱，可见年岁虽大，容貌总是好的。不由有些自负起来，就哦了一声道："真便宜了丁马儿这小子，你怎给他这些钱呢？"老褚笑道："钱倒不算多，不过真是便宜他了。"钱太太瞧老褚不在乎的样子，忽然自思道："这笔钱无论花多少。绝不会老褚自掏腰包的。定然归我那未来的丈夫担任。自己已算是姓张的人，多破费他就等于破费自己，可花得太多了。她这样一算。竟而有些心疼。老褚又道："钱已花了，不必再提。现在你跟我走吧。"钱太太问上哪里去。老褚笑道："你真得谢谢我。我为你真是八面张罗，从白天起，我一面跑着说媒，一面想法对付丁马儿。还偷工夫替你寻妥了新房。"钱太太听了新房二字，便知是自己和那姓张的同居之处，就问道："嫁他不是要上他家了么？怎还用另寻房子？"老褚道："我们张二弟从断弦以后，就把住宅取消。自己睡在铺子里。如今娶你，自然不能同在那里住。总得另赁房子啊。

现在你随我到新房去吧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他在那里么？”老褚点头，钱太太喜欢得心花怒放。暗想白天所见的可意人儿，稍迟便可到了一处。料想这种婚姻，绝不会有许多讲究。随老褚过去和他见面，见了面就拜天地，拜完天地就入洞房，最多再有两点钟。但自己半天未曾修饰，这样乱头粗服，他见着岂不减兴？想着便四顾问道：“等等儿。您这里可有脂粉？我要先洗洗脸呢。”老褚道：“我一个男子住的房里，怎会有女子用的东西？你将就些，不必梳洗了。”钱太太听了无法，但还用湿手巾把脸擦了擦。老褚瞧着暗笑。就催着一同出了房门，将门倒锁了，再出街门。

老褚咳嗽一声，有几人在黑影中走了过来，问道：“二先生，怎样？”老褚道：“方才丁马儿出去，你们瞧见了么？”那几人道：“瞧见了。他骂着街向东走了。我们因为您先有吩咐，也没拦他。”老褚道：“好，众位多辛苦，现在已没事了。都回去歇着吧。明天茶楼上见。”那几人便纷然各散。钱太太随老褚走出巷口，顺着长街往西。她走着问道：“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”老褚道：“这是预备毁丁马儿。我早算就了，今天丁马儿定要带你偷跑，便在门外下了埋伏。方才你若不是撒赖不走，随他出了门儿。丁马儿的命就完了。你在院里装跌倒的时候，我正从窗户向外看着呢。那时丁马儿恨不得吃了你，却不知道那正是救他呢。”钱太太听了，才知道老褚也是个不法之徒，居然能结党杀人，不由心里又怕起来。

两人且谈且走，过了一会，已走入一条极狭窄污秽的街道。又穿入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，连路灯也没有。脚下七高八低，倾倾跌跌，只得扶着墙走。忽然手摸了个空，她把全身重量都支在手上，这一摸不着墙，身体一侧，便自向门跌倒。原来旁边是人家的大门，正然开着。她竟跌入门内，摔得噗咯一声，不由叫将起来。老褚忙走过相扶道："怎么跌倒了？这胡同太黑。"说着钱太太已被扶起，幸而那大门没有门限，又是土地，跌得尚不甚重。她立起忍着疼痛气恼，又要前行。老褚笑道："别走了，这也真巧，竟跌到自已家里来了。我替你赁得房子，就在这个院里。"说着就叫钱太太走入院内。拿着电筒照了一照，钱太太借着光亮，看见这个院子十分狭小。只有四间小土房，南北各二。就在这时。忽听北房里有女人声音喊着问道："谁呀？"老褚道："是我，周大嫂子，多谢你照应了。"那女人道："二先生来了。我白天听你派人送来信儿就都收拾干净。又怕你夜里来，就留着街门没关。你要喝水，院里小炉子上燉着一壶。我可不起来了。"老褚道："周大嫂睡你的吧。咱们明天再说话吧。"随即用电筒照着南房的门，拿出钥匙，将门开了。进到房内，寻着火柴，点着煤油灯。钱太太乃看见这是一明一暗的屋子。居然收拾得很像样儿。这外间放着一桌四椅，墙角还有两张茶儿。壁上挂着字画和美人月份牌。老褚举着灯道："咱们上里间坐吧。"钱太太正瞧着这房中陈设，得意非常。自想这必是自己和那姓张的家。居然能在仓猝中办得这样

齐整，足见他是个有钱的人，自己就要舒服了。想着更急于看里间是什么样儿，跟着老褚走入。见里面竟然放着张铁床，床上还挂着雪白的帐子。其余家俱也颇有几件。最可喜的是床对面有一架旧镜台，上面放着梳具和化装品。钱太太心花怒放，面上溢出笑容。

老褚将灯放在桌上，出去拿进一把铁壶来。将热水放在洗面盆中，向钱太太道："你可以洗脸了。"钱太太本是怕被那姓张的看见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儿。如今见他不在，方才松了些心。又怕他稍迟便来，就毫不迟延，将脸洗完。着意修饰一番。这时老褚已倒了两碗热水，叫她喝着。钱太太等了一会，还不见那姓张的来，忍不住问道："他呢？怎还不见面儿？"老褚微笑摇头。钱太太暗想自己和他虽然是草草地结合，但是这大喜的头一天，无论怎样忙，也该偷工夫早早地陪我入洞房。如今他还不露面儿，只叫老褚一个老头儿在这里，算怎么一回事呢？钱太太想着心中不快，老褚却把长衣脱了，躺在床上。钱太太越瞧越不是样儿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就又问道："这时候都过半夜了，他到底来不来呢？"老褚淡淡地道："我给你们定的吉日是在明天。谁想今夜丁马儿就出了毛病，我只可把你领到这儿来。张二弟还不知道信呢。怎能来呢？"钱太太大为失望，说道："老爷子，您去找他来行不行？"老褚道："大黑夜里，又离得老远，我不能去。再说便去了也见不着他。这时铺子上门，他一定同朋友出去玩耍去了。"钱太太听了，暗恨老褚奸滑，又没法定派他去。只

得默默无音地坐着。便知今夜已没有见意中人的希望。但这里总是自己的家，总没有男人陪伴，就退一步来享受这新家的幸福。只盼老褚快些告辞，自己好睡上铁床，解一解多日来睡土炕木板的苦楚。但过了半晌，老褚仍自不走。只扯东拉西的说话。躺下又坐起，坐起又倒下，毫不客气，毫无规矩，竟把这里当他的家似的。以后更放肆起来，竟脱了鞋，剥了袜子。钱太太实在不耐烦了，就道："老爷子，今天可不易，为我辛辛苦苦，熬了半夜。您疲乏么？请回去安歇吧。"老褚听了，忽地一笑，招手道："你过来，我和你说话。"钱太太只得走到床边，一把将她拉住，按在身旁坐下道："天这么晚，你还叫我回去么？"钱太太一听，这话中带着邪气，不由心中乱跳。只可装作不理会地道："我是看您太累了，该回去歇着。"老褚拉住她的手笑嘻嘻地道："我为你尽的力可不小，你不要没人心。大夜里赶我走，我才不走呢。今天你先谢谢我吧。"钱太太明白这老东西有了坏心，便把脸一沉道："老爷子，叫我怎样谢你？"老褚笑道："你还不明白么？若真不明白，你先关上房门，上床来我告诉你。"钱太太脸上一阵发烧，发怒道："老爷子您这是什么话？才替我作媒嫁了你张二弟，我正感激不尽。您怎到说出这没味儿的话来？抛开我不算，你对得住朋友么？"老褚见钱太太翻了脸，也瞪起老鼠眼，向钱太太喝道："你跟我装正经，谁不知道你的臭底儿？是你亲口说的，一个月里就换了三个男人，还在乎多我一个？你也该想想，没有挖井人

你就吃着水了？怎不能陪我睡一夜。就是陪我睡睡，明天也误不了跟男人入洞房。现在若得罪了我，哼哼，看你在这里能住几天？”说完仰首冷笑，把奸险毒狠的样儿都露出来。

钱太太立时害了怕，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就在他把握中。若将他惹恼，以后的希望，就全空了。而且不知遇到什么祸害？没奈何只好依从他。自己本想从今天就改邪归正，既遇到这事，只得再邪一天，等明日方可归正了。想着心中已然接受老褚的要求，在表面不好意思脱口允许，便向老褚道：“瞧你这厉害，不依你就这么大罪过么？你方才说得很对，我已经换了几个男人，还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可是现在既经你作媒，成为姓张的人。便是我自己再不作好事，你还应该管我，这样才对得住你那位张二弟呢。如今怎你反倒引头作这亏心事？”老褚道：“什么亏心？我不管。只瞧着你怪好看的，又赶上今天这个机会，只咱俩在这间房里，乐得凑凑热闹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不算什么，说真个的，就依了你也不要紧。只要你自己忖量着，别怕对不住人。”老褚哈哈笑道：“我不怕，你就来吧。”说着就跳下床去，将房门关好。就强迫着钱太太同眠，钱太太只可半推半就，陪他睡了。起初还暗自厌恶，嫌他年老，及至过了一会，钱太太才感觉他不老，反欣然以为不虚此夜。绸缪许久，才双双睡去。

钱太太次日醒来，见已满窗晴日。几上小钟，正指着十点。回想昨夜情事，也自觉好笑。自己近日来竟是随处

而安，人尽可夫了。想不到这次嫁人以前，居然又和这老头儿结了一回缘分。看老褚时，还自赤身露体的大睡。就自坐起，看看房中。把夜里所未注意的也都见了。觉得这小家庭很够样儿。又望望老褚，暗想明日此时，床上便换了那漂亮小伙儿，那才更像样呢。想着又坐了半晌，老褚还自不起。

钱太太猛然想到老褚说和那张二约定今天，他必到这里来。倘然这时一步走到，撞破自己和老褚的丑事，一定反脸不要自己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不由心中一惊，忙将老褚摇醒。老褚似乎疲劳过度，唤醒了又复朦胧。费了一点钟工夫，才算真醒了。但他还躺着不动，更不坐起着衣。钱太太暗自焦急，催他快起。老褚叫替他点纸烟，吸了一支。钱太太以为这可该起了。哪知老褚连吸两支，还自不动。钱太太急得没法，只得说道："天不早了，你快起吧。"老褚笑道："我乐得多舒服一会儿。"钱太太道："你穿好衣服，咱们把门开了。收拾收拾。再消消停停地等着，多么好。"老褚听了，倒把她拉到怀里道："忙什么。咱们多躺会儿吧。"钱太太道："你别这么没出息。天过午了，回头有人来，撞见那算什么呢？"老褚道："这院里清清静静，哪有人来？"钱太太忍不住说道："你不是说跟他约定是今天日子么？稍迟他还能不来？"老褚似乎不懂她的话，问道："谁？跟谁定的日子？"钱太太道："你怎这样好记性，昨天不是说你那张二弟……。"老褚听到这里，突然哈哈笑道："哦。你说张二弟呀。好

好跟我睡了一夜，还是惦念他。”说着坐起，正色向钱太太道：“现在叫你明白了吧，这里面没有姓张的事，只有你我二人。你别乱想了。归总儿说，我给你作媒，男家就是我自己。那时因为你在丁马儿手里，恐怕嫌我老，才用那小白脸儿引你一下。昨夜给丁马儿的钱，也是我自己掏腰包。这里的房屋家俱，也都是我的产业。现在你算被我娶到家了。昨夜你看我作不够朋友的事，那正是我跟自己的女人入洞房呢。你都听明白了？从此别胡思乱想，一心一意的跟我度日。永远也不会缺你的吃穿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”

钱太太听了，才明白上了老褚的圈套，只急得几乎哭出来。她从昨日便惦记那年青貌美的张二，希望在他身上谋自身的归宿，求前途的幸福。不料这时老褚一言说破，她从此要成为老褚的女人。和那张二永无发生关系的一日，怎能不大失所望？欲待和老褚辩别理由，不认她是丈夫，仍要他把张二寻来和自己成亲。但老褚怎能如此？他费尽许多心力，好容易将自己图谋到手，绝不会甘心割舍。何况自己又失身于他。在这进退两难的当儿，自己便是对老褚拚命不依。恐怕也未必闹得出他的手去。若是依从，又不甘嫁这干枯老丑的厌物，钱太太想着心中为难。老褚也深知她的意思，只望着她笑嘻嘻地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嫁我便宜多呢。头一样是我有钱，可以叫你享福，吃喝穿戴，都由你自便。二样儿你夜里尝试过了，我虽然上了年纪，足比小伙儿不弱。你一个女人，除了这两件事

还想什么？从此跟我收心度日，比什么都好。若是不听我的话，莫说你是女子，就是男子汉，也莫想逃出我的手去。你自己忖量着。”

钱太太原知道老褚的手段毒辣，这时听他一加威吓，便害怕了。暗自盘算，自己已落到他的圈套以内，不从也枉受苦吃亏，若弄到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反倒先伤了情面，以后便难受他的虐待。不如趁此用好言语哄着他，落个好面儿。且借着他这里的好吃好喝，好穿装，好住处，将养自己这些日的劳苦，日后再相机行事。想着便揪着老褚的黄胡子笑道：“好，你这老东西，竟跟我使这花招儿。为什么到如今才说实话？怎不在昨天直截说你自己要娶我呢？”老褚道：“我怕你嫌老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呸。你当我是十七八的小姑娘，只爱好脸子呢？难得你还费那些心思，弄个年青的勾我来。”老褚道：“不是年青的，怎勾得就你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放屁。你算把我看左了。”老褚道：“一些也不左，只瞧你从昨夜到了这里，把张二问道多少回了。那还不是一心惦记他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什么话？我只为作错了事，弄得孤苦伶仃，到处跟着光棍受罪。如今好容易有人作媒，说妥了丈夫。我怎会不眼巴巴的盼望呢。这又关年青什么事？那时我知道张二是我丈夫，我自然惦着他。现在既说明了不是他是你，我从此心里就只有你了。”老褚听着似乎得意起来，忙抱住她道：“你这是真心话么？”钱太太寒起脸儿，却不说话，像是嗔他不该疑惑。老褚又道：“你真不嫌我老么？”钱太太

一手揪住他的胡子，一手拧着他干皱的嘴巴道："我只嫌这几根狗鬍胡子，趁早给我剃了去。"说着又正色道："我现在落到这般光景，还图什么？只求有个人管我的后半世就得了。你自觉骗了我，怕我心里不快活。其实我既不在乎年青年老，反倒觉得你肯费许多心思、那些银钱，都是因为爱我，嫁你更牢靠呢。"老褚大喜笑道："你这才是明白话。我已够了年纪，绝不会再心浮气燥，才能一心疼你。咱们清清静静的一度日子，多么舒服呀。"钱太太忽然笑着扳住老褚的头儿，吃吃的附耳说道："你这老东西，别太高兴了。你以后若不好好的供养我，伺候我，可留神我要了你的老命。"两人又调笑了一会，钱太太就算承认实地嫁了老褚。重行了一回周公大礼，作为正式仪注，方才下床。

钱太太收拾了头面，便该执行主妇职务。先由老褚把同院的老婆子引见了，托她照应。那老婆满口承当，老褚便拿出钱来叫她做饭。那老婆出去买米蔬佐料。钱太太背地询问老褚，才知道那老婆姓马。在二十年前曾和老褚搭过姘头。以后年老了，老褚才和她取消了肉体的关系，改为朋友的交情。帮助她在此处赁所小房，干了个引诱男女野合的台基。至于这两间南房，却是老褚所有，家俱也都是他自己置买。预备有时高兴，便来住几天，叫马老婆给勾个女人来陪伴。若是老褚不来，这两间房就算马老婆台基的特等房间，必须遇有钱的男女前来借地方，才肯延入此中，作为特别优待。借以索取高贵的价钱。至于左近的

穷浪荡们、铜板阶级上下的人物，永远也没进这房间的机会。马老婆自闹了这个台基。剩了不少的钱，足够棺材本儿了。

钱太太听着，觉得十分有趣。暗想每天在这里有些腺乱事儿，倒也解闷。而且日子长了，可以顺便和马老婆拉拉近乎。倘然见有入眼的男子，还可以烦她给作个红娘，背着老褚偷个人儿，也是近水楼台啊。她心里这样想着。但口里却说相反的话道："这样杂乱的院子，可叫我怎样住。我这次嫁你，只为规规矩矩过清静日子，怎倒跑进转子房来了？"老褚道："我也明白，不过暂时没有合适地方。再说这里又有马老婆儿照应，每天由她作茶打饭。你可以舒服些。心正不怕影儿斜，你只在房里坐着，不出去张望，有谁敢进来罗唣？何况有我托付马老婆，她一定用心照顾呢。"钱太太听了，便不再说话。须臾马老婆已买了东西回来，就在院中柴灶上作熟了饭，三人一同吃着。正吃到半截，忽听外面门响。马老婆便匆匆走出。钱太太从窗孔向外看时，院中立着一个少年男子，穿着一身工匠衣服，颇为污旧。只是头上分发梳得光亮，脚下青缎鞋白线袜，也非常洁净。这是一种下等男子，无力修饰全身，只能上下两头儿的特别格式。旁边还有个少年妇人。面貌并不俊美。却像坐家的人儿，揉头散脚的怀中还抱着个未满岁的婴儿。这两人似乎是马老婆的老主顾了，都无忸怩之色。向马老婆叫大娘，马老婆向她自己住的房门一指道："房里没人，你们进去睡吧。可有一样，你们想

想，几回没给我钱了。我这买卖还赊账么？不过看着街坊的面子，让你们两回。今儿若不把老账给我清了，”说着又冷笑对那少妇道：“回头我可向你男人说去。”那少妇听了，便从衣袋里取出一叠小角票，数出两张，递给马老婆道：“大娘别急，前两天不是我们孩子他爹，有病没出去赚钱么？昨天我逼着他出去了，才等回两块钱交给我。有钱能不还账么？这是四毛，你先收下。”马老婆见钱眼开，接过来仍伸手再讨。哪知在这时候，少妇手中所余的钱已被那工匠式的男子抢过去了。马老婆哪里肯饶，又从那男子手里抢回两角，才放他们二人进到房中。马老婆也回到这边房里，接着吃饭。

钱太太便问那一双男女是什么人，马老婆道：“这全是叫化子斗牌，穷乐心儿。女的是左近卖零碎布的柴大头的老婆，男的是电灯匠冯七。两人新近才凑合上的。差不多天天来，顶讨厌了。一来就把房子占着不走。我也是因为近来生意清淡，要不然早不作他们这号穷买卖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他们来一次给你多少钱呢？”马老婆道：“这本没准价儿，可是穷人没有像他们这样给得少的，来一次只给两角钱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见那女的给你钱，男的不特不掏腰包，怎还从你手里抢呢。”马老婆道：“这冯七跟这女的相好，本来只为讨便宜，向来也不肯破费一大钱。可怜那柴大头，每日辛辛苦苦，在街上叫卖，赚来了钱，交给家里。女的就借着斗牌赌输的名儿，都倒贴给冯七。”钱太太道，“一个小买卖人，能赚多少供他的女人贴人？”

马老婆道："她本没多少油水，有时冯七见她身上有几个铜板，也要抢过去……。"说着听那边小孩儿号哭起来。哭了半天，突然声音更高。又加上拍拍之声，想是有人在打那孩子。马老婆道："这孩子活造了孽。偏这女的每回都是抱着孩子来。他们只顾快活，把孩子丢在一边，怎会不哭？哭了就打。打完了……你们听着，一会儿孩子就住声不哭了。他们真不怕缺德……。"说着果然哭声立止。钱太太方在诧异他们用什么手法，马老婆笑道："孩子的嘴里东西塞上了。还哭什么？"正然说着，外面又在拍门，马老婆出去，又迎进来一男一女。这一对与以前那两个却大不相同了。男的穿着一身西装，却不甚合体。俱是从旧衣铺买来的，但还刷得干净，身躯短小，还有风流之态。女的好似个什么食堂的女招待，穿着蓝布长旗袍，长发披肩，生得口大眼小，又是哈巴狗形的脸儿。但妖荡之气，却是十足。两人年纪都在二十多岁，行踪飘忽的走进来，那神情颇为局促。女的向马老婆道："你是马老太太么？"马老婆道："是呀。你二位是谁给指引来的？提一声儿吧。"那女子低声道："是我的二姐叫来的。她说你这里有闲屋子。"马老婆道："你二姐是谁呀？"那男子接口道："是天光大戏院六号。"马老婆立刻作出欢迎的态度道："是了，您二位里面坐……。"说着似乎想起那边房中已先有人在，便同他俩进到老褚这边房里，在外间坐下，然后又出去拍那边的门。唤那先来的一双男女起身让位。那两人还自不肯，马老婆连骂带挖苦，才算将门骂

开。又费了许多口舌，那两人才委委曲曲，带着孩子走了。马老婆便将后来的这一对请过那边去。钱太太看着道："马老婆这营生，倒真兴旺呢。一天来这么十对八对，岂不有钱了？"老褚道："也没老大出息。只能落个零钱儿。比人家还差得远哩。这巷口外有个黄寡妇家，母女四个都暗地接客。外带还作这赁房间的买卖，那才真发大财了。"说着马老婆已然进来，老褚问她这新来的一对儿。能有多少钱给你，马老婆道："谁知道呢？这个女的是戏园女招待，她们姊妹很有些我的老主顾，给的钱全不很少。大概一块钱总拿得稳吧。"三人吃完了饭，把食具收拾出去。马老婆便不再进来，只在院中坐着。

老褚才和钱太太谈起心来。细问她旧日家庭中的情况，钱太太本无须隐瞒，就从头至尾仔细把实话说了。老褚道："你那丈夫钱畏先。还在影片公司作事么？"钱太太点头。老褚道："影片公司可是大本钱的买卖。那钱畏先既在里面作庶务主任，进项必不小吧？钱太太为要老褚看重自己，便吹了一个小牛道："进项敢情不小，只工钱就有百八十。外快更没数儿。"老褚想了想道："我有个意思，要和你商量。现在你算嫁了我，咱俩就是一个人，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。说实话，我很愿意供养你像个阔太太似的。无奈入项儿太少，又怕委屈了你。所以想出个弄外财的法子。……"钱太太听到这里，觉得这语气又有些不妙，莫非也要变方儿从我身上生财，忙问道："你有什么意思，说吧。"老褚道："我听你说，当日和钱畏先离

散的时候，只凭空口一说，并没立下字据，是不是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不错，他那时逼我离散，我一答应，他就走了。”老褚道：“没用，没用。他既没经官动府，又没立下手续，空口儿说，简直和没说一样。现在你仍算是他的太太。他还是没法儿不承认，所以我想起这个题目。你出头讹他一下，硬说他另有情人，遗弃发妻，准能占十成理的。”钱太太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他不要我，是为我作了坏事。我有什么脸儿再讹他。”老褚笑道：“你作坏事，左不过偷人儿。可是他既没当场抓住赵八和丁马儿，你就能说他诬赖，那怕什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那么我用什么法子讹他呢？是跑到公司哭闹去吗？”老褚道：“这倒不必。我假装是你的舅父。作为你被钱畏先遗弃，投奔我来。我便给你请个律师，先给钱畏先写封信，要求他给多少赡养费。他若应了，就算咱们的运气，乐得每月受他些贡献。他若不肯，咱们就弄假成真，告起他来。”钱太太笑道：“你这主意倒不错。可有一样，钱畏先也是律师出身呀。”老褚听了，倒觉一怔道：“真的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他在北京干过好几年呢。”老褚默然不语，自去寻思。钱太太暗想，老褚虽也没安好心，幸还不是毁害我。钱畏先把我既抛了，何必护着他。叫老褚想法讹他几个钱花花也好。便笑道：“你不必怕他。他那份能耐都在我肚里，除了用律师这两个字唬人以外，半点拿手也没有。又怯官，又怕事。有什么法子，咱们就办吧。”老褚才欣然道：“原来他这样没出息，怪不得他和你离散。连手续都不知道立一

个呢！这就好办了。我有当律师的朋友，烦他写一封信给钱畏先，要求每月给你赡养费。你既说钱畏先一月有百十元进项，就向他要一半，每月五十元。去了信看他怎样回答，再定第二步的办法。”钱太太点头道：“好，就这样办吧。”老褚道：“大约律师给钱畏先写信，得把你现在的情形和住处写在上面。恐怕钱畏先那里要有人来，你可要咬定了我是你舅父。有话我都可以替你说。或者不必闹成官司。咱们就有钱到手了。”两人计议停当，又研究了一会，便见马老婆那房里一双男女，出门走了。马老婆关上街门，走进这边房中，笑着告诉老褚，得了一元多钱。老褚见天已不早，就叫钱太太和马老婆作伴，他出门办事去了。

那马老婆待钱太太倒十分亲热，说说笑笑，毫不寂寞。以后又不断的来些无耻男女，借地野合。马老婆接待余暇，对钱太太所谈当然不外这些风月事儿。而且在语气中颇带有撩惑之意。钱太太本有心在这近水楼台寻些佳趣，正恐马老婆代老褚监察自己。如今想不到竟也是拉人下水的手儿，自然一拍即合，谈得入港，马老婆又把她平日所闻所见，绘声绘色的形容出来，使钱太太听得面红耳赤。于是二人都暗自会意，钱太太知道马老婆定能与自己合手，马老婆也明白钱太太必能入套，只不过双方不便明言。而且未寻着入选人材，事先没有说明的必要。

到晚上老褚回来，对钱太太说，已经托律师写信去了，只待钱畏先的回音。钱太太应着，便执行主妇职务，

帮马老婆做好晚饭，一同吃了。夜间马老婆房里又来了一对整夜借宿的。马老婆便睡在老褚这边的外间房内，一夜无话。到次日早晨，老褚起身出去。言说昨天揽了一件乡下的官司，要亲自下乡去一趟，得两天才能回来。钱太太本不恋着他，但表面上还装出依依不舍之态，缠绵了一会。老褚留下度日的钱，便起身走了。钱太太长日无事，在房里闷不住，除了在院里和马老婆乱说，便站在门口卖单儿。午后又来了一双男女借房，男的也是无赖模样，横眉竖眼。女的却像个作女仆的人，两人和马老婆甚熟，玩玩笑笑的便进到房内。马老婆告诉钱太太道："这女的是租界上洋人公馆的老妈，和这穿号褂子的姘上了，隔两天便来一回。"钱太太见那男的魁伟非凡，暗暗佩服那女仆的选择眼力。过了一会，那房中起了声息，铁马金戈，声震于外，表示出一场好厮杀。钱太太听着不由神魂飘荡，乜斜着眼儿，只想赵八和丁马儿。马老婆瞧见她的神情，便笑了笑。钱太太不好意思，便进到房中去了。稍迟又来了一个女子，年纪在二十多岁，却生得身量极高，态度非常风骚，衣服也颇华丽。只看不出是何等样人，又像个妓女，又像个普通小家妇人。一进门便问马老婆道："大娘，小王来了么？"马老婆道："没见哪。"那女子道："他约好一点钟来等我，现在都一点了，怎还不来？"马老婆道："若不然你进来坐坐，他也许就来。"那女子道："我还有事呢。明天见吧。"说完转身走了。她走后没十分钟，又有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推门走入，叫马老婆

道："老四在这里么？"马老婆呦了一声道："你来迟了一步，她才从这里走。"这男子顿足道："糟糕。她走时说上哪里去？"马老婆道："她没说。"那男子道："劳驾大娘。你跑一趟，到她家里叫她来。"马老婆摇头道："我这时大忙的，怎能出门？你明儿再来，我今晚去告诉她。"那男子只是央求。马老婆只是不允。最后那男子拿出钱来，塞入马老婆手里道："大娘，你坐车去，谢谢你。"马老婆才道："谁让你急得这样？我就走一趟。可是去了她未必在家。"说着又道："你进房里等着，外带给我看家。"便将那男子让到老褚房中的外间。她自出门走了。

钱太太听着清清楚楚。暗笑这男子为会情人，竟然如此着急，便偷掀帘缝向外间窃视，见这男子颇有浪荡公子的派头。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黑色长袍，剪裁十分可体。脸儿用雪花膏擦得极白，颇有风流自喜之态，正在外间来回踱着。钱太太瞧着那男子长得并不讨厌，又加在此时此地，心里很容易联想到不正当的事上去。自想看人家一对对的，都是年当貌合，互相爱好的多么快乐。只自己守着个干柴棒似的老头子，相形之下，未免可怜。尤其是这个男子，和方才来过的女子，更叫人瞧着眼热。少时马老婆把那女的叫了来，这两人凑到一处，还不知多么有意思呢。想着忽听对面马老婆房中，起了怪声。女的好似被搔着痒处，嘻嘻笑将起来，却在笑中带着气喘。笑后继之以骂，骂完又笑。钱太太本是过来人，深知就里，明白这是

快活最高度的表现。听着只觉热辣辣的刺耳，阵阵心头小鹿乱撞，脚下也软了。偏偏外间又现放着一个男子，这真叫她意惹情牵，不知所可。简直有些难以自持。忽然似有意似无意身体向前一倾，手虽拉着布帘，但上身已然露出。那男子正在外间等得焦急，猛见里间帘内露出个妇人脸儿，方自一怔。钱太太却装作羞涩似的微微一笑，就又将身缩回。那男子本是偷香窃玉的老手，久在这暗昧区域行走，阅历极多。如今见有妇人向外探头，又瞧着自己笑。便明白是有意勾搭了。何况又是在马老婆的台基里，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人。想必也是个不正经的臊货，上这里来偷嘴吃。如今既送上口来，乐得和她勾搭一下，便笑叫道："小嫂子，外边坐吧。"钱太太听他在外面答了话，倒觉心跳起来，欲待出去，一定被他调戏。若被那女的和马老婆撞见，岂不丢脸。欲待不去。心里实在存忍不住，便犹疑着答道："你请坐吧！恐怕还有事非。"那男子又道："嫂子你贵姓？"钱太太方将说姓钱，忽又改口道："我姓褚，您呢？"那男子道："我姓王。嫂子你和马大娘怎样论？"钱太太道："我们是亲戚。"那小王道："您来了不少日子吧。"钱太太道："两三天了，"小王道："事由儿不错吧？"钱太太道："什么事由儿？"小王笑道："嫂子，别跟我装糊涂了。既住在这里，还不赚个风流钱么？"钱太太道："呦！你别胡说。我们可是好人，赁着马大娘这两间住房。你坐的还是我的房子呢。"小王道："这样说，我倒失口了，嫂子你出来坐坐。咱们

谈谈。你一个人在房里不闷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不闷。”小王道：“我可闷呢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闷怕什么？少时马大娘把你那相好的请了来，不就热闹了。”小王笑道：“我们热闹什么？嫂子你不想热闹热闹么？”钱太太笑道：“呸！你少放屁。人生面不熟的，留神我撕你去！”小王笑道：“我等着呢，你出来撕吧。你若不出来，我就进去给你撕了。”钱太太这时已经心动了许多次，真想要借着这个题目，出去和他纠缠。无奈又恐外面人来，踌躇不敢。小王那里又不住用话勾挑，正在行将不可开交之际，忽听大门一响，两人立即全都住口，注意观瞧外面。见只马老婆一人回来，她走得喘喘的进到房中，向小王道：“怎样？白溜了我一趟不是？老四早不在家。听说上河北什么旅馆去了，今天还回不来呢。完了，你死心吧。明天再来。”小王眼珠一转，拉住马老婆低声道：“大娘，这里间房住的是谁？”马老婆一怔道：“你少打听，那是我的亲戚。”小王涎脸道：“大娘，你给我办办。”马老婆摇手道：“胡说，人家是好人。”这时钱太太已听见外间两人言语，知道这小王对自己有心，只怕马老婆受过老褚之托，不肯给自己拉皮条。哪知她所想的整反了个过儿。老褚所以送她这里来住，就为着叫马老婆引诱她下水赚钱。钱太太还蒙在鼓里，以为老褚要她恪守妇道呢。当时她向外面侧耳听着，那小王还在和马老婆缠扰，央请代为撮合。马老婆骂道：“好没脸，黄鼠狼偷不着鸡，就想用鸭子解馋。你趁早死了心吧！莫说人家是个好人，便是吃这

个的，谁也不给你接这短儿。”那小王道：“你怎知道是接短儿？只要办上，还不定是多么长呢。再说我更不能白了你。”马老婆听了忽大声道：“你是想挨嘴巴呀，趁早躲开这儿，别找不痛快。说着就暗递了一个眼色，接着又推他出去。直到街门以外，马老婆才拉小王，走向墙根问道：“你真有心么？”小王道：“自然有心。没心就肯这样央告你了？”马老婆又道：“她可有三十多岁了，比你大得多。你可看明白。”小王道：“不用你说，我都看清楚了。年岁大更好，比小的分外有意思。”马老婆道：“她是我的亲戚，俩口儿赁这南房住。她男人出门去了，只剩她一个。我也许能想法给你勾搭上。可是你给我多大酬谢呢？”小王道：“只要成了，我绝不少给。你还不放心我么？”马老婆道：“好吧！你明天来听信儿。”小王道：“那可不成，连老四明天我都等不了。你一定立刻给我办成。”马老婆道：“哪有这么容易的。也罢，我替你撞撞。你且先到巷外的小茶馆坐坐，我办好了就去唤你。”小王才欣然走了。这里马老婆转身进门，听自己房中那一对闹得太欢，就叫道：“票友老爷们，别太高兴了，留神把巡警唱来吧。”说完又听那对男女发出笑声，就骂了声不要脸的。进到钱太太房中。见钱太太正在床上躺着，就笑道：“今天这院里够乱的，你听惯就不显闹了。”钱太太笑道：“这院里也只你住罢了，若有个年青的，真受不了，都是什么声音啊？”马老婆笑道：“别人听着不受用，我却听着顺耳，简直是洋钱响呢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方才

外间坐的那个男子，在你走后，急得好似热锅蚂蚁一样，坐立不安，到底你也没给他寻个女的来。他还不知多难过呢。”

马老婆道：“这可是笑话，他起先惦着那个老四，以后不知怎么瞧见了你，竟走心起来。死乞百赖的央我给他拉线，叫我给骂出去了。”钱太太脸上一红道：“你别拿我开心，人家年青青的，又有那年当貌对的相好，怎会瞧上我这大老婆子。”马老婆见她不以为忤，便又笑道：“这可巧了，小王就是喜欢岁数大的。别看那老四年青，还不可他的心呢。你没见他多么着迷，还许我许多钱。”说着见钱太太只红着脸笑。毫无不悦之色，知道这事很容易成功，就迳直说道：“我可不怂恿你学坏，不过你闲着没事，乐得解解闷儿，外带赚点零钱。我也得对付几个。不是我说，恁你这个年纪，老褚也未必能对你的心思，何必放着乐子不找呢？”钱太太呸了一声道：“你说的都是什么？叫老褚知道了能依你呀？”马老婆道：“你放心，别说他不会知道，就是知道，有我在头里，也不致叫你受气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老褚心狠手辣，你不怕他的厉害？”马老婆道：“他厉害跟我使不出去，钱太太心中本已大为愿意，但不便自行开口。如今听着马老婆这样怂恿，便微笑不语。马老婆指着床上道：“把小王叫进来，关上房门清清静静的一睡，是多大的乐子！乐完了他还得给咱们留下钱，世上有这便宜事么？你不必耽心老褚，他今儿准不回来，我可叫小王去了。”钱太太似喜似羞的道：“你上

哪儿叫去？”马老婆道：“小王就没舍得走，还在门外头等着呢。”钱太太骂道：“原来你这老东西是和他商量好图谋我呀！”马老婆笑道：“我这是一片善心，你等着吧。”

须臾将那小王引入，相见之下，钱太太自然不免羞涩，小王却完全按嫖妓的手法，和她调逗。马老婆躲出去，二人便关上房门，成其好事。钱太太还是真爱小王，枕席间勉力奉承，直忘了自己年纪，还要和小王的旧好老四争宠，处处用言语离间，想叫小王完全倾心自己。小王原是安着逢场作戏的心，只要尝试徐娘风味，便也竭力表示恩爱。二人直腻至黄昏以后。钱太太仍怙惙老褚回来，便狠着心催他起去。小王临行竟没留钱，只订下明日之约。他走后马老婆进房，问钱太太得钱多少，钱太太因爱上小王，不肯说他并未提到钱，怕马老婆不悦而阻止好事，只说今日小王手头不便，约定明日再给。马老婆没说什么，钱太太却暗中思忖，自己和小王原是互相爱好，才偷上手的，当作一件俏事，自然不肯像嫖妓似的花钱。马老婆却非钱不可。凭自己这个年纪，和小王要好，原该倒贴几个，怎能反向他要钱？若一开口，他定不再来了，若是不要钱给马老婆，这一局恐怕也不能长久。想着为难半晌，才得了主意，只待老褚回来，向他索要几文，明天交给马老婆，就说是小王给的，这样就可以圆满。又哪知等到夜间，老褚仍然未至。马老婆房里又有人借宿，她便和钱太太作伴睡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老褚方才回来，在家

吃过早饭，马老婆自然暗地将钱太太的事都告诉了。老褚又和她计较了一会儿，对钱太太不露声色，装作毫无觉察。及至将到小王约会的时间，老褚很知趣的又要出门，告诉钱太太须深夜方归。钱太太向他要钱买化装物品，老褚正值囊内无钱，便向马老婆借了一块钱给她，便自走了。

时到日暮，小王便又来了。轻车熟路的和钱太太关门而睡，走时仍自一文不名。马老婆这次却看管得紧。在小王将出房门，她便跟着走入。用眼向桌上床上乱看，见没有什么，就问道："钱呢？他不是说今天给么？"钱太太仓促中从袋中掏出那一块钱，递给了她。马老婆认得这是方才自己借给老褚的钱，又问道："这是给谁的？"钱太太道："给你的。"马老婆心内生疑道："全给我么？"钱太太道："自然全给你。"马老婆却想不到钱太太奉行倒贴主义，只疑小王给了她大数目的钱，必是十元五元的整钞票。她不肯拿出来分，只用这原有的零钱敷衍自己，想着便道："给你多少呢？"钱太太听这一问，方才明白马老婆起了疑心，觉得不好答复，怔了怔才道："他没给我，只留这些送你。"马老婆还认定她是暗自藏起钱来，就装作取笑道："你成心呕我啊。谁信你的话？再不拿出来，我可要搜你了。"钱太太忙道："真的他只留下这块钱给你，再没有了。"马老婆如何肯依，仍笑着上前搜她。钱太太竟不许她搜，也嘻皮笑脸的支格起来。马老婆见她这样，更以为自己所料不差，忙探手入钱太太衣袋

中。似乎抓着一个物件，却是硬绷的纸片，外面还有纸夹。以为这必是钞票，暗想小王还给得不少。这女的真毒，竟都吞起来，自己可不能吃这亏，必得掏出细视，再给她个厉害样儿，警戒下次。要不然遇钱便吞，以后再不易管束她了。想着便捏住那纸夹，拚命向外夺。钱太太却一死儿按住，不肯松手。两人心里各有气恼，但表面上都在笑着挣扎了半晌。到底钱太太因为才经过小王一阵淘沥，气力不敌，便被马老婆将皮夹抢了出来。钱太太还要夺回，马老婆藏在背后道："我也不要你的，叫我明白明白就还给你。"钱太太急得叫道："那不是钱，那是我的东西，你看见也没用。"马老婆不由分说，已背过身将纸夹内的东西向外一倒，谁知里面竟不是钞票，只是一张四寸照片，上面是个少年的像。细看时原来就是方才来过的小王。马老婆大为惊诧，想了想立刻明白了全局。料着钱太太对那小王已由交易制改变成情人制了。她竟不肯要他的钱，又把老褚给她的钱拿来打发自己。这妇人年纪还小么？怎还和小姑娘一样爱小白脸，倒贴起来。这还了得，自己得快与老褚商量。马老婆想着发怔，钱太太见照片已被她看见了，不由红了脸。也不敢再抢了。马老婆却把话岔拉回笑道："一个破照片也值得这样。"说着又掷将过去道："明天小王来了，你可跟他说，我不管他给你多少，反正给我这点儿不行。只要他来一次，就得给我两块，要不然别来。"钱太太只得答应着，心内暗自为难。马老婆也就把这件事抛开不提了。到了深夜，老褚回来，

暗地得到马老婆的报告，没动声色，就自睡下。次日清晨趁钱太太未醒，老褚先下床和马老婆儿计谋了半晌。决定主意，且不对钱太太说破。只设法断绝她和小王的来往。叫马老婆利用小王的旧相好老四。给她送信，她自能把小王捉回去。以后再给钱太太寻觅个花钱的客人，当然一切由马老婆办理。老褚早饭后又出去了，马老婆和钱太太说着闲话，又提起小王，便说道："昨儿我叫你跟小王说的话，你也许说不出口来。好在小王早跟我熟识，还是得我跟他说吧。你不要介意，还照样陪他乐去。我能把每月的房钱从小王手里弄出来，就知足了。"钱太太问这里房钱每月多少？马老婆道："一月三块半钱。"钱太太因她昨夜定每日便要二元，今日又改口减价三块半一月，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。马老婆又说小王来得太晚，匆匆忙忙，还得提心吊胆，不如叫他早来。便是他来了赶上老褚在家，也可以让到我房里等着，老褚绝不会疑心。两人说着外面又来了借宿的人，马老婆出去照料。哪知在这时小王进来了，他进入钱太太房里，别无可叙，当然还是如是云云。马老婆却觑空儿出去了一趟，不大工夫就回来了。再过一会，钱太太正和小王在房中窝得开心，外面大门一响，忽听有女人大声叫道："马大娘，小王在这里么？"小王吓了一跳，连忙屏住气息，向钱太太摆手，二人同坐起来，由窗缝向外张望，只见那个曾来寻过小王的老四，正立在院中，向马老婆问着，马老婆回答道："小王怎会在这里？四五天没来了，就从那日我去寻你，订下第二天的

约会，哪知我白留着房间，你没来他也没来。老四道：“大娘你别骗我，他稳在这里呢。我从前些日就知道那小子，背地又偷上人儿，早派人赘上了。听说这几天都在你院里，方才有人见他进来，给我去送信儿，我才赶了来，你快说实话，咱们老情老面，别叫我说出不好听的来。”马老婆道：“我说什么实话，本来没见他来，这院里又没姑娘，他来跟我睡呀？”老四道：“你可一口咬八字儿硬说没有，我可要翻了。”马老婆道：“我不怕翻，咱们要明心也好，可是房里有睡觉的，人家饶么？”老四道：“好在我是女的，有不饶的我再陪罪。说着已转身奔入这边房里。马老婆一把没抓住，她就进了外间。

里面的小王和钱太太都吓得手忙脚乱。不知向哪里藏是好。寻常时钱太太因知老褚回来，就叫小王莫关房门，衣服也都不脱净，而且又叫马老婆严紧门户。预备听外面一有老褚叫门的声音，就各自收拾。钱太太倒着装病，小王跑到外屋装作马老婆的顾客，所以此际不特房门未关，而且他二人的衣服还与身体保存着关系，正在忙着穿好。老四已闯进房中，恰瞧见他二人还在床上。立时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冷笑了几声，赶上前就抓住小王，给了他一个嘴巴，骂道：“没良心的，你这几天不见面。敢情跑到这儿嫖臭婊子来了，今天我跟你算没完。”说着把小王揪开，就奔向床里，将钱太太拉出来。钱太太虽不出声，但也不能老实受她殴打，就举手支格，两人从床上滚到地下。

到底钱太太气微，被老四压到下面。把她才穿上的衣服都撕烂了，又咬又打。钱太太吃得亏可不轻，在底下也按住老四的大腿乱咬，闹得沸乱盈天。小王立在旁边，只管拉老四。老四以为他偏向对方，就更向钱太太下狠手。钱太太疼得吱吱乱叫，正在这个当儿，马老婆才跑进来，大惊小怪地拉劝。老四死也不肯松手，一阵翻滚。连马老婆和小王也跌到地下，跟着她们绞成一团。闹得马老婆房中那一对野鸳鸯，也都出来，跟着劝解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外面有人叩门。里面打得正热闹，马老婆哪听得见。外面的人因不见答应，就自走进来。到了房中，看见四个人在地下滚。两个人在旁边高叫别打别打，都不敢上前。这个来的人也怔住了。立着瞧了一会，才看清几个打架人的面目。立刻叫了一声，奔过去一把拉住了钱太太，一手推着那老四，想把钱太太拉出来。老四疑惑这人是来替钱太太助阵，就要与她动手。来人叫道："您几位停停，我问问是怎么回事。"马老婆见来者面目甚生，忙拉住老四。老四原是马老婆送信请来的，二人心里早有默契。方才马老婆虽然喊着劝解，暗地却鼓励着老四收拾钱太太，代她施行惩罚，所以老四不肯休止。如今见打得够了，又来了生人，就止住老四。钱太太已是满面灰尘，一身碎布。昏头转向的喘着，才听有人叫了声"姐姐。"她连忙转脸看时，几乎疑惑自己在做梦。原来面前的竟是自己的妹妹龙珍。不由一阵凄惶惭愧，低头哭了。龙珍此际不暇细问姐姐，只可先把身子护住她。向老四问道："这位姐姐，你

们为什么打？”老四瞪着眼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来管闲事？”龙珍道：“我是她的妹妹，前来瞧她。正遇见这事，怎能不管？”老四道：“原来你们是一家。你出来帮她，我也不含糊。”龙珍道：“我不是帮她。你别错疑了。我这姐姐素来就有神经病。短不了胡说乱道，得罪人，您瞧我的情面，恕过她吧。”老四道：“没有那么容易！非毁了她不可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们到底为什么？积下这样深仇呢？”老四虽然理直气壮，但她和小王也是暧昧关系，怎能说出口来？就指着钱太太道：“你问她。”龙珍道：“我也不必问了。她向来作事糊涂，有错也就在她身上。您高抬贵手，让她一步。”说着连连向老四拜着，老四本已占够便宜，又怕闹久了，被巡警知道，正恨不得顺风收篷。见有人来劝，就趁坡儿下梯，把钱太太臭骂一顿，又对龙珍说了许多光棍语，才指着小王道：“没皮没脸的，你就跟着这臭婊子吧。从此不必理我，我算知道你。咱们是一刀两断。”小王见事已将要成为尾声。知道老四气已消了，就央告着她，老四还是不依。但二人竟吵嚷着出门走了。这里龙珍听老四说的话，和小王的情形，便已明白姐姐落在这里，定又作了不正经的事，和人家起了纠葛。好容易劝对方走了，才扶起钱太太，坐到床上。这时那看热闹的人已又退回那对面房中。只有马老婆还自不走。龙珍本因知道钱太太向畏先起诉的事，又由畏先那里知道了她的住址，便跟踪而来。遇到姐姐，忙要询问别后的情形，但见有个老婆儿紧跟在旁，不能开口。钱太太

虽被妹妹解围，但觉羞愧难当，低头不语。马老婆却因听龙珍说是钱太太的妹妹，知道来了亲人，哪肯离开？

正在这时，钱太太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，她看见龙珍，不由想起当年和畏先同居之时，清清整整的家庭，自己贵为家主，唯我独尊，手里又有积蓄，过着极舒服的日子，那是何等享受？况且自己本是妓女出身，只为厌倦风尘，又瞧着畏先疲软易制，才出水嫁他，预备作个久远归宿。畏先也绝没对不住自己的地方。本当过下这一世去，怎奈自己有福不会享，无事生非，偏要和周瑞楼勾搭，抛弃大好家庭，随他奔跑，结果上了大当，几乎死在他乡。好容易逃回北京，受尽困苦，才又遇见畏先。蒙他收留，总算畏先情义够深，自己运气不错，实该收心学好，怎又胡作非为，落得受许多光棍凌辱。到头还嫁了个老头儿，不妻不妾，不明不暗的，已不像回事。想不到今天和小王偷情争风的丑事，又落到龙珍的眼里，自己可有什么脸儿见她呢？她悔恨羞恼之下，这一痛哭，龙珍倒觉手足无措起来，忙用言语安慰，钱太太好半晌止哭。龙珍悄悄道："你把这老婆先支出去，咱们好说话。"钱太太就向马老婆道："大娘，你去给我们弄些水喝。"马老婆知道她的意思，才应声儿出去。龙珍道："姐姐，你住的这是什么地方？自咱们分手，你都作了些什么事？怎落到这般光景？"钱太太叹道："妹妹你别问我，我简直不是人了。你倒好吧？"龙珍道："你先别问我，我倒没有什么。只是我听畏先说，你从第二次跟他离散，又叫律师写信向他

索要赡养费，有这事么？”钱太太愕然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龙珍道：“我见着艮先来，就是你这儿的地址，还是他告诉的呢，姐姐你可不应该。当初你那样狠心的把艮先赶出家门以后，你被周瑞楼害了，落到讨饭，他居然能念旧情，又收留了你，你还不好好跟他度日，又反脸讹他，这未免太说不下去。艮先在公司每月只有四十元薪水，你倒要向他每月讨五十元，艮先急得红眼，要打官司告你，是我知道，忙拦住他。跑来问你是怎回事。”钱太太低着头道：“这不是我的意思。”龙珍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咳！告诉你吧，我现在算受了报应，落到一个老头子手里。就在这里住着，是这老头子架着我讹艮先的。”龙珍道：“你现在是什么情形，又嫁了人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也不算嫁，以前阴错阳差的。遇过许多事，如今就算落到这儿。”龙珍瞧着她，又气又恨道：“不是我说你，你七乱八糟的都不成话了。快把实情告诉我，咱们做个打算，我不能瞧着你这样流落。”钱太太摇摇头，流泪道：“你是我的好妹妹，我知道你一心疼姐姐，可惜我自作了孽，现世现报，你不能救我了。你可记得，当日我在家中打发你走的时候，你也曾劝过我。我那时不是对你说，明知道自己是走错路，无奈天意该当。自己管不住自己。接着被害去，应走这步运气。我所经的事，都是这个情形，好像一个人从高处跌下来，如今算跌到地了，你还想拉我上去么？”龙珍听姐姐所说的话，又似有些觉悟，又似甘心堕落。忙道：“你不必说这些没用

的话，快告诉我眼下有什么打算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也没有打算，既落到这步田地，你们谁也不必管我，让我自己混下去。本来像我这倒霉的人，死死活活，都不算回事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也不要这样灰心，我更不能瞧着你在这里受罪。依我的主意，你还是回去跟畏先度日。”钱太太摇头道：“我不能了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何必不好意思？畏先跟你终是老夫老妻，总有旧情，你回去他也未必说什么。便是他不肯，我也要央告他点头。姐姐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在外面飘荡着，日后上哪里归宿？只有回老家是正路，你依我吧。”钱太太半晌才道：“你的主意全对，我也知道回去是正路，可是办不到了。现在我要离开这里，就有人不饶。”龙珍道：“怎么呢？你在这里是什么情形？”钱太太只得把从姘赵八起，直到现在归了褚老头儿的事，都源源本本说出来。龙珍想不到姐姐竟一串珠的作了许多无耻事迹，瞧着她又是气又是恨，暗想自己若不是从小跟她长起来的，真想不管她，太无耻了！但是她终是自己姐姐，实不忍看着她流落，只得说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怕这姓褚的不放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自然，他为我花过钱，我现在就算嫁了他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也太容易嫁了，这样随便凑合，不能算数。我劝你还是回去，姓褚的不肯，咱们可以把他所花的钱偿还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咱们哪里有钱呢？”龙珍道：“多了不成，三二百块还有。当日你打发我离家的时候，不是给了我些首饰银钱么？我把现钱都用了，首饰还原封没动呢。”钱太太听了，想起自己

那些积蓄，都已挥霍净尽，龙珍得到一点儿，居然还存到如今，拿来救我，不由大为感动，流泪说道：“妹妹，我明白了，你们都是好的，连畏先都很对得起我，只有我一个人不够人味儿，一直的向下路里溜，把丢人现眼的事都做尽了。可是只落个受苦受难，像我才是贱骨肉儿呢。如今可回过味儿来了。一定跟你回去，咱们姐妹还像当日那样厮守下去。你也不必用钱，我偷着跟你跑吧。”龙珍大喜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是明白，咱们快走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在哪里住着？”龙珍道：“你先不必问，出去再说。”钱太太匆匆下床，附着龙珍耳朵道：“你瞧见那老婆了，咱们得瞒过她。你先出去，在胡同外等我，我随后再溜出去。若是一同出门，恐怕她疑心。”龙珍听了，忙向外走，到院里还回头叫道：“姐姐，我走了，后天再瞧你来。”钱太太在房中也说不送不送。二人以为这样便能瞒过马老婆。哪知马老婆从头儿就没离开窗外，把她们的话都听去了。见龙珍出来，闪开了让她出去。便掇了张小几儿当着大门一坐。钱太太在房中把破碎衣服换了，向外溜走时，见马老婆在门口拦路，不由吃惊，忙道：“大娘，我房里没茶叶了，要出去买一包，你给看着门儿。”她说这话满以为马老婆若不放她出去，便得替她去买，她怎样都有出门的机会。哪知钱太太话方说完，马老婆竟摇头道：“你在家里呆着吧，茶叶我房里有，稍迟给你送过去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还有别的东西买呢。”马老婆道：“买什么都得等一等儿，褚爷回来叫他去。”钱太太着

急道："我出门买东西，碍你什么事？"马老婆道："这几天你都没出去过，偏今儿非往外跑不可。你们褚爷烦我照应你，你又才同人打完架。出去我放心么？"钱太太和她争执半晌，马老婆只是不允。这时龙珍在巷外久待姐姐不见，又走回来。看见她被阻不得脱身。知道马老婆必是监视她的人。如今看出破绽，定然不放她走。看情形用强是不成的。想着又见马老婆正面向内，对姐姐说话。钱太太却面向外，已瞧见龙珍。龙珍忙对她摆手，暗示叫她不要争竞，快回房里等候。钱太太瞧得明白，龙珍已开步走了。钱太太知道她是去设法搬请救兵，便不再开口。笑一声道："大娘你真死心眼儿，我出去又算什么？值得这样横拦竖遮。我不出去成不成？"说着又赌气回到房里。她心中以为龙珍定然很快地寻了助手，或者就近报告警察。须臾可到。哪知等了许久，龙珍竟没有来，褚老头儿倒先回来了。

马老婆顾不得钱太太看着，就将老褚唤到一旁，把钱太太一天的事都报告了。并且言说小王那面，被她勾出老四来打散了，已是不成问题。只这凭空闯来的女子，好像是钱太太的妹子。咕咕唧唧的只劝钱太太走。钱太太已活了心，这可要留神防备。老褚听了倒为难起来，他所以要钱太太的原因，不过想借她向本夫那边讹钱。并且放在马老婆手下作些暗娼生意。如今作生意这一层，经小王这一番试验，已知她人老心少，不是赚钱的货物。向钱畏先讹赡养费一层，也不特没有希望，反而把她的家里人勾出

来。若非马老婆监守，几乎落个人财两空。但还怕她家里人不死心，再来勾引。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只可急速想个简捷办法。便和马老婆商量，要把钱太太转手卖出，弄些现钱，也图个心静。马老婆十分赞成道："这是个又赔钱又扎手的货，你留着她终要上当。这院里只我一个人，出来进去，偶一失神，就许被她跑了。我可担不了这沉重。你趁早想法子。"老褚犹疑一下，便又出门去了。

钱太太见他俩鬼鬼祟祟，知道是为着自己。老褚又没进屋就匆匆出去，心里更忐忑起来。只盼着龙珍急速快到。但是一直没有音信。天到十点多钟，老褚回来，竟带了两个雄纠纠的中年男子，向钱太太说："这里住不得了。警察查着马老婆开着暗娼，眼看便来抄查。现在只可赶快躲避。"钱太太知道老褚说谎，他定是听见马老婆说龙珍来了。自己想要逃走，故而换个地方，以便监视。自己若随他走，不知落到哪里，龙珍便再领人寻来，也不能见面了。便对老褚道："马大娘房中不留人住。咱们清门静户的，就有巡警来查，也得不着证据。何必躲呢？再说马大娘和我这样儿……。"老褚不等她说完，便抢着道："你懂得什么？要没有危险，我能无故的搬家。你趁早快走，迟一会警察来了，就后悔也来不及。"说着便拉着她向外走。这时钱太太还想挨延一下，便道："我走是走的。可是也得先把房内东西移开呀。"老褚道："你不必管。只要人躲开，东西慢慢地搬，没关系。"钱太太想了想，正拿不定主意。老褚又连声催促，钱太太忽然赖在床

上，叫道："我不走。大黑夜的上哪里去？情愿守在这里。叫巡警捉去受罪。"老褚见钱太太有意反抗，知道她已不受络笼，只可用强硬手段对待了。当时就吩咐带来的那两个壮汉，将她殴打。那两人便应声而来，马老婆忙拦住劝道："你快跟他去吧。为什么自讨没趣？俗语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嫁了他，想不跟他行吗？"钱太太见势不好。老褚一边共有四人，自己却只单身，恐怕吃亏。就也缓和了口气道："我也没说不跟他，只是这三更半夜，定要带着我走。我知道他安着什么心儿？他若真是搬家，明天连人带东西一齐走。现时出去，我还怕受了害呢。黑灯下火，又带着人来。谁不怙惙呀。"马老婆道："他是你丈夫，怎能害你？若不为有来抄查的信儿，也不会黑夜叫你走。再说他带人也为保着你的。"钱太太任她怎样劝说只咬定："今夜绝不出这大门，明天说走就走。"老褚听她这样说，疑惑是她已约下救兵，更不肯容她推延，吩咐那两人动手。那两人过去把钱太太按住，她只喊叫出一声，便被掩住了口，接着两手也被用布条捆上。老褚知道她顽强的时候，是没法子离开这里。虽可将她捆上，派人抬了出去，但恐走不多远，便被巡警盘诘。只有立时给个下马威，把她打怕了，便可以指挥如意。于是喝令那两人将钱太太翻身向下，用藤条打将起来。才打了几下，忽听外面有脚步声跑进来。马老婆先听见了，想起街门未关，忙跑出去看。还未走到外门，只见黑影中有三四个人闯将进来，忙问"是谁？"，来的人不答，仍向里跑。

第一个便是珍龙。第二个柳如眉，第三是祁玲，最末便是钱畏先。

原来龙珍回去，到了张宅，立刻把遇见姐姐的事对大家说了。祁玲、如眉等本知道龙珍的情形。最初是畏先接到老褚所寄的讹诈信，告诉了祁玲。因而畏先和龙珍见面，说明一切。龙珍看那封信上的住址，便于次日前去寻觅。居然和钱太太见面。虽然把姐姐说得悔悟，却没把她立刻拯救出来。龙珍回去一说，大家计议以后。祁玲主张钱太太既已悔悟，阻碍只在她现在同居的人。旁人去了徒费口舌，唯有叫畏先前往，以本夫资格领回妻子，才是名正言顺。便是打了官司，也可大有把握。龙珍听了赞成，就派人到公司去请畏先。凑巧畏先正出了门。龙珍只得在公司留下话，请畏先回来立刻到张宅去。直到晚饭大后，畏先才到张宅。龙珍忙把见到姐姐的一切都对他说了，并且陈说她悔过之意。求畏先一同去领她回来。畏先只是不肯，言说对太太已伤透了心，任她落到哪里，绝不重收覆水。龙珍苦苦哀求，又加祁玲在旁相劝。畏先方才点头，却要求她二人保钱太太永不作出轨的事。祁玲、龙珍满口答应，才算对付好了畏先。龙珍便要立刻前去，为着人多势众，约请祁玲、柳如眉同行，一行四人。坐车到了地方，龙珍引导走入。到院中便闻屋内有打人的声音。龙珍不知又出了什么事？急忙领头向里跑。马老婆迎面相拦，被龙珍一把推开，她便进到里间。就见钱太太被捆着手，爬在床上。一个壮汉按着两腿，一个壮汉用藤条抽打。旁边还立着个干老

头儿，指挥呼喝。

那老褚一见闯入了三位娘子军，后面还有男人督队，不由一怔。那两个男子也便住手站开。龙珍直奔到老褚面前，戟指问道："你是什么东西？敢这样打人。"老褚也盛气问道："你是哪儿来的？敢管我的家事。"龙珍指着钱太太道："她是我的胞姐，我是她的妹妹。怎么管不着？"老褚一听来者是她胞妹，而且钱太太业已变心，自己不能再依原定计划假充长辈了，只得硬着嘴道："我娶了她这些日，就不知道有你这个妹妹。别在这儿装浑蛋，快给我滚。"龙珍骂道："你这万恶的东西，你娶她了，她是你的老婆呀。别你妈的作梦吧。瞧瞧，她的真正丈夫来了。"说着向畏先一指。老褚知道不好。但他是老奸巨滑的讼棍，心里具有磨练的肝肠，临事不受震动。便仍狡展着道："谁的丈夫？从外面拉来个男人，就敢蒙混？想要讹诈我呀。"畏先这时也只得上前说道："你姓什么？"老褚道："你问不着。"畏先道："问不着就不问，可是你说她是你的太太，是真的么？"老褚道："怎会不真？我花大洋钱娶的。"畏先道："好。我的女人，是你花洋钱娶的，简直放狗屁。"老褚道："你跑到这里赖老婆来了。你的老婆为什么不住在你家里？"畏先道："你给拐出来的呀。"这时祁玲和如眉已把钱太太松开，扶她坐在床上。

如眉听畏先的话说得没劲，就走过将他推开，向老褚道："你不要狡赖！这样空口分争，丝毫没用。现在放着

有本人在这里。叫她自己说，你们俩谁真谁假，谁是拐带，谁是讹赖。”龙珍接口道：“对呀。姐姐你自己说，不必害怕。有我们在这里，他们不敢把你怎样。”钱太太见妹妹带来了一个美貌的半老徐娘，一个没鼻子的怪样少妇，还跟着有畏先，连羞带愧。再加上方才所受的凌辱气恼，早已神智昏愧，听龙珍一问，才稍清醒，便颤抖着手指老褚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不是好人……”龙珍道：“你别说没用的话，只说谁是你的本夫。”钱太太一瞧畏先，便觉羞愧欲死。泪汪汪地道：“畏先……钱畏先是我的丈夫。”老褚听着已跳起大叫道：“你这娘们受了他们勾串，跟我变了心。引进奸夫来怔充本夫。咱们弄场官司。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不能叫这群东西在我家胡闹。”说着又向畏先道：“你既说她是你的女人，被我拐来。那你怎不告我去？想这样抢走，要绑票呀？你们趁早滚出去！我等着打官司。”畏先方要答话，老褚已唤那两个壮汉道：“把他们赶出去。”两个壮汉就要过来。如眉忽挺身而出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且等等儿，这不是打架的事。你一动手，我们就唤巡警。反正你心里明白，这位钱太太是谁的太太。你的嘴就比钢刀还硬，大概也知道这是件什么事。提到打官司，不待上堂，你的罪名就定了。钱太太和这位钱先生是真凭实据的夫妻，有婚书龙凤帖，见证人也多了。本来钱太太是为呕气跑出来，上了人家的当。才被你娶过来，你并没有什么罪过。可是一打了官司，钱太太定然一口咬定你是拐带。那时恐怕你有口也难分，后悔可就

晚了。我说的是为你的话，你自己想想。打官司我们很愿意，只听你的信儿。立刻唤巡警先一同上警区也好。”老褚听了叫道：“你不用吓我。她是我花钱娶的，我什么也不怕。”如眉道；“那么就打官司吧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娶人家有夫之妇，媒人是谁？保人是谁？从哪儿娶来的？”说完就叫道：“珍妹妹你出去唤巡警来吧。”龙珍应着方要出去，老褚这时忽然向前走了一步，似乎要向如眉说话，却又没说出什么。如眉忙道：“龙珍妹，你等会儿。听他怎样说。”老褚实在害怕惊官动府，如眉的言语又句句刺着他的心。他虽然手下有些流氓，但这并非吵打可了的事。虽然久干词讼，但是这件事主脑是钱太太，她已愿归本夫，老褚一经官便得有罪。他自知甚明，便自十分气馁，暗自筹维。今天非败给她们不可。只可退一步想，把女人归还。要回些钱来便是便宜，就仍叫道：“你们叫巡警去，我不怕。反正女人是我花钱娶来，又供养她这些日子。如今平白地叫你们弄回，我落个人财两空，那可不成，杀了我也不成。”

如眉听他口口只提着钱，已不再争执定是他妻子，就知道这事好办了。在来时本已计议停妥，便代作主张，向老褚道：“你只说花钱花钱，到底花了什么钱？”老褚道：“钱花多了。”如眉道：“多了是多少？”老褚顺口说道：“我娶她就花了两百多。以后在我家这些日，吃喝穿戴，哪不是钱。总算起来还不是四五百呀。”如眉冷笑道：“你穷风了，说四千五千不更多么？”龙珍这时在后面推

钱太太道："你可和他对证呀。这可要瞧你的了。"钱太太被龙珍逼着，才开口道："姓褚的，你别讹。总共我也没花过你五块钱。在丁马儿手里，你也只花过几十块。别说你还打我，就是没打，也不能多给你。"龙珍着急道："别乱说了。你只说他花过多少。"钱太太道："总共花过三十块钱完了。"老褚叫道："你那是放屁。说一块那可得依呀。"如眉道："得得，不必吵了。珍妹你拿出五十块钱，给褚先生。"老褚摆手叫道："不成不成，你们拿我开心呀。五十，几个五十我都花了。"龙珍已取钱抛在桌上道："就是这些，还算是特别厚道。你不肯，咱们就打官司。我看你还是落几个钱好？还是坐几年狱好。"老褚见她们已肯出钱。认为硬些便可多磨几文，就装模作样的不依。如眉这才施展出本身的能力。将昔日在风尘中的口才手段，与老褚对敌、作好作歹。忽软忽硬，费了许多口舌，老褚还是咬定非二百元不可。在他已算大减价了。如眉因畏先龙珍都不愿真个归官。只得在可能范围中，和老褚对付。瞧着老褚狡诈可恨，就咬紧牙关，只不与他添钱。老褚空费许多做作，交涉也不得胜利。最后如眉向龙珍道："珍妹，你到门外去等。"说着又使了个眼色，龙珍便跑出去，到了院中。如眉大声叫道："你在外边等着，过十分钟你姐姐若不出去，你就叫巡警好了。"龙珍噢应一声，便到了小门外。这里如眉便吩咐道："钱先生，你和祁玲姐把钱太太架出去吧。"畏先和祁玲应着。老褚叫道："没给够我的钱，谁敢出去。"如眉笑道：

“你别胡涂着了。真想打官司么？再过一会，巡警来了，再反悔就不成了。你别打算讹人。我就算中间的说合人，给你再添二十块。若再不行，那就没法。”随说就掏出钱来也丢到桌上，叫道：“钱先生，扶着你太太走。有人拦，咱就爽性别动。”这时畏先和祁玲已架了钱太太向外走。如眉向老褚说声“再见”，也随后出去。

老褚眼瞧着她们，又看看桌上的钱，心想自己本只给丁马儿十元，如今得回七倍，已不为少。若再争持，恐怕她们真打官司，可就反为不美了。当时就任她们自去，未曾拦阻。

畏先等拥着钱太太出了门，龙珍接着。听后面没有声息，就知道老褚已然屈服。大家放心大胆地走出胡同。寻着几辆车子坐上去，直奔淑敏家中。

淑敏在医院看护白萍。家中只有式欧接待。但祁玲因式欧是局外的人，早示意叫他不必上前。只由祁玲代作主人，将钱太太扶入自住的房内，安慰了一番。祁玲和如眉便都退出，只留他们夫妻姐妹三人。

龙珍才与钱太太各诉别况。钱太太早先由畏先口中，得知白萍自在北京经营电影公司，龙珍并未相随。她本对龙珍不甚关心，也没打听下落。今日听龙珍说了别后所经的波折，才知道她仍在萍飘絮泊。又想到妹妹如此关切自己，自己竟对她漫不挂心，不由更惭愧万分。再听龙珍说到白萍现在情形，便流泪道：“这都怨我，害了妹妹的终身。当日我若规规矩矩在家安心度日，不单自己少受许多

罪。并且可以把你和白萍的婚事办妥。你俩成了夫妻，随着我住下去。又何致到如今反叫你落了空。”龙珍道：“姐姐，你千万别提这话。我本不愿嫁白萍，现在连嫁人的心都没有了。我在尼姑庵住了很多时候，已经是出家人。姐姐莫提旧事吧。”

钱太太叹息一声，回头看畏先时，见他正坐在椅上发怔，便叫道：“畏先，我实在没脸见你，三番五次的太不够人味儿。你多耽待我吧，咱们住的房子还没退么？”畏先冷笑道：“房子早没有了，我还留着等谁？今天咱们又见了面儿，真是想不到的。我把话痛快说了吧，当初咱们是从班子里认识的。你不嫌我贫寒，居然肯嫁我。我很知你的情，可是中间的事也够叫我伤心。第一次你赶了我，第二次你又偷人，跟我离散，到今天这是你又翻回头来。在你固然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可是我已这大年岁，正在干着正事想要上进的时候，实架不住你再搅和了。不怕你骂我没情没义，我从这回跟你分散以后，觉得比有你时舒服得多。很愿意孤单的过下去，想起你就头疼，只盼永远不见才好。哪知你又寄信来讹我，龙珍从信上知道住址，寻了你去。回来就磨着我去把你领回，不瞒你说，我实是一万分不愿意。经不住龙珍苦苦央求，我为着龙珍的情面，只可再用丈夫的名义，救你回来，总算尽到了心。现在你既出来，我的责任算尽了。以后你和龙珍作伴度日吧。不要再罗嗦我了。我只求清静着还过我的光棍日月，就感恩不尽。你若还要跟我凑合，那我就跑了。”

钱太太和龙珍听了，一齐大惊。钱太太更想不到他那样的一个肉头，竟能说出这绝情的话来。但转而一想，自己一次次的也太对不住他，分明是逼他走上这条路。本来他肯出头把自己救回，已然情义不薄。像自己这样屡次反复的烂污妇人，他若肯再收留，倒太没男子气了。不过事到如今，自己可怎样好呢。她想着恨悔交逼，觉得畏先仁至义尽，自己已非人类。真没脸儿再向畏先哀告，只自低头啜泣。龙珍忙向畏先解劝，求他再多看一步。畏先正色道："龙珍妹妹，我们的事都在你肚里。论当初我本是穷光蛋，从她嫁了我，才吃了一两年饱饭，这是我受的恩德。可是受的气也多了，以后她赶我出来，在外面流落。几乎没讨了饭。好容易混得像个样儿，在公司作了职员，偏巧她叫周瑞楼害了。从南方跑回北京，带着一身疮疥，在街上叫化。我遇上怎能不管。给她把病治好，现为她赁了房子，一同度日。她从第二次跟了我，比以前更不正经。一天天出去胡作非为，还不必说。居然又姘上流氓，把我挣来的钱倒贴给别人。一时供给不到，就上公司拚命打闹，丢我的脸。真逼得我遍身是债，走头无路。幸亏被我撞见奸夫，当面说讲的离散了，我才算逃了活命。如今她在外面现眼完了，又回来搅我。我可实在对不起，无论如何，也不敢跟她凑合。当初我虽然挨骂受气，总算受过她的好处，所以第二次我收留她。到现在我的恩也报尽了，她的孽也造够了。我们最好各奔前程。珍妹妹，你是明白人。要说公道话，我这样办是不是应该。你若说我应

该还收留她。这一但叫她害到头儿，不许躲避，那我就依着你的话，拚着这一辈子倒霉到头。”龙珍听畏先这一套软中硬的言语，真觉难以回答。暗想自己姐姐实是不争气，无怪畏先说着理长。而且照姐姐以前的行为，畏先收留她实等于收个败家精，自己怎能强迫着畏先。但是若任他们分离，姐姐虽在中年，却已作践得老丑不堪。想另寻归宿，恐怕很难。姐姐又不像别人，可以独身下去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看姐姐能否力改前非，无奈她那没准的脾气。又难能担保，想着不由为难。钱太太那里忽然大哭起来，奔到畏先面前，扑地跪下道：“畏先，你说得全对。我实在没羞没臊。该杀该剐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虽是窑子出身，也懂得女人的规则，应该老实着跟一个丈夫。以前那样胡闹，简直被鬼催的，太给你丢脸，叫你伤心了。事到如今，我若死了也罢。偏又不死，留下这没着落的身子，可向哪里交代呢？我现在说后悔说学好，你也未必信。再说我也没别的指望。你不必念什么夫妻情分，把我接回去当太太。就是你肯，我也没脸那样享受。只求你把我当个老妈子，容我尽心伺候你过个十年八载。你若瞧着我好了，再把我升作太太。那是你的恩典。若是我还不学好，你随便哪时候把我赶出来，我也不敢赖住你。你多看一步吧。”

龙珍听着，更觉奇怪。方才畏先能说那样一套有条有理的硬话，已然新鲜。当初他原是连屁都不敢响的。在北京挂了二年律师牌，出名的法官，始终没到法院去过一

次。如今竟把口齿历练到这种程度。若早能如此，岂不可以自食其力，不致受姐姐的气了。现在姐姐居然也能说出这一套明情达理的人话，并且混气也退净了，竟肯对畏先下气，想必大有觉悟。他若也早能如此，岂不从早便归了正果，何致受这许多磨折？或者他夫妻败运已过，都变了样儿，要向上走了。想着便眼瞧畏先看他怎样。畏先这次好似已有了决心，任钱太太哭求，仍沉着脸儿不语，半晌才道："你不用求我，我方才不是说了，就请你回去，也没有关系。可是你知道害我背了多大的债，你只顾倒贴流氓，用钱就到公司去讹。我为顾脸面，借钱给你。现在外欠已有好几百。公司里只能吃饭睡觉，不能再支薪水。现在我便愿意留你，又哪有钱养你呢？"钱太太哭道："我不怕受苦。你给我弄一间狗窝，吃残羹冷饭，我也不怨。"畏先道："狗窝也得花钱赁，冷饭也得用钱买呀。我一个小钱拿不出来，却没法子。据我算着，有一年工夫，可以把旧债还清。那时我有了钱，一定接你。现在你且另投生路吧。"

龙珍听畏先又说出这们一套，更明白这位姐夫经过几年磨练，真是阅历大长，居然会敷衍手段了。但他提到经济问题，明是藉此难题推脱。哪知这样倒是给姐姐开了路儿，想着便叫道："姐夫，你真是欠了那些债，真养不起家口了么？"畏先道："不信你到公司去问，况且还有白萍作证见。他知道我实亏多少钱。"龙珍道："比如你没有这些债务，身上轻松了。可以把我姐姐接去一同住么？"

畏先道："将来我只要有这一日，定然接她。"龙珍道："我说是现在，不是将来。"畏先道："现在……现在可办不到。"龙珍道："姐夫你瞧我姐姐还给你跪着呢，你无论如何也该念些旧日情分，把她收留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所说那些困难，若有人给你消解了，叫你还按日从公司领全份薪水，你能立时接她同居么？"畏先对太太实已深恶痛绝，虽然他困窘也是实情，实际是用这办法，可以使龙珍姐妹知难而退，自己脱个清静。却不料龙珍会问出这等话来，他想了想，深恐龙珍把她姐姐再推到自己身上，忙改口道："我方才说再过一年半载，不只为还清债务。还在这长时候里，看看她能学好不能。若叫我立时收留，那可不成。她跟流氓混了许多日子，才请回来。好像野兽回笼一样。知道她野性退了没有？谁敢招惹她呀。"

钱太太听了哭道："畏先，你别这样说。我实在后悔了，你往后瞧，我若再像从前，你打死我。"畏先冷笑道："我是往后瞧呢，咱们瞧一年再说。"龙珍这时已看透畏先的心意，知道他实在不愿重收覆水了。本来自己姐姐容貌变得如此丑陋，而且积蓄全空。畏先收留她只有供她吃穿，绝不会从她身上得到好处。畏先现时虽然练达多了。但是他昔日贪财爱小的脾气，未必能改。以前受姐姐收拾，是出于无可奈何。如今好容易脱了套儿，再叫他上套，当然不干。料想规矩着央求他，未必有效。只可想个出奇制胜的法子，叫他自己情愿才成。便先把钱太太扶起道："姐姐，你先起来，咱们慢慢商量。姐夫你也仔细想

想，你们等着我。我去弄些东西吃，到现在还没用晚饭呢。”说完便跑出房去，到上房见祁玲如眉正在安排就寝。龙珍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先别睡，替我出个主意。畏先不肯要我姐姐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祁玲笑道：“我正和柳姐在这里说呢，畏先若再要你姐姐，倒太没丈夫气了。”龙珍道：“您可别这么说。他若不要我姐姐，可怎么得了。”如眉道：“有什么不得了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丈夫，照样一天天的活着。”龙珍道：“她可不能比咱们，守着丈夫还胡乱偷摸呢。如今就算她完全悔改了，叫她过孤单日子也是不成。你们替我想个法子，还叫她俩圆全了吧。”祁玲便问畏先是什么情形，龙珍仔细地说了一遍，如眉听着道：“畏先这人是什么性情？吃软吃硬？你说说，咱们好想法制他。”龙珍道：“我已想到了，畏先是个贪财胆小好占便宜的人。倘若现在我姐姐手里还有体己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可惜她只剩了一条穷命，我手里还有三四百元的东西，已打算给她。不过这点点儿打不动畏先的心。”祁玲想了想道：“可惜白萍病着，若是他出来跟畏先说，畏先定能老实答应。”如眉道：“可是这事不能动压力，人家钱畏先本就够忍气吞声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据我想，这样吧，畏先既然说养不起。咱们就想法给她帮忙，我可以拿出几百块钱来，再加上珍妹妹的东西。凑够了八百块，送给畏先。他若不肯，咱们就许着他等白萍病好，替他增加薪水。这样他大约不能再推托了吧。”龙珍道：“祁姐帮忙尚还可以，至于公司里长

薪水一节，咱们外人那能乱作主呢？”祁玲笑道：“作主当然不成，不过你若出头对白萍一说，他没个不答应。”龙珍一红脸儿，摇头道：“我根本就不能和白萍见面。你这主意简直办不到。”如眉道：“我还可以帮些钱，咱们先想想跟钱畏先怎样交涉？”祁玲忽然笑道：“你们知道畏先在公司有个外号儿么？人家都叫他作贱骨肉儿。他有些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脾气，咱们可以对他软硬一齐来。先凑上钱给他，他若点头，便算没事。若还拿糖，咱们就帮着钱太太跟他动强硬手段。”龙珍笑道：“你这法子，对待畏先倒是满合式。本来方才在那屋里，看着我姐姐跪着央告，他还扬脸儿打官话，那时我心里就想，倘或我姐姐不是心里抱愧，只要一瞪眼睛，揪住连打带骂，外加撒泼。畏先立刻就百依百随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咱就这样办。虽然好像欺负畏先，可是为成全他们夫妇，也就不管许多了。不过咱们怎样入手呢？”龙珍道：“现在恐怕来不及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说怎么来不及，我这儿钱倒现成，箱子里有两千存项。”龙珍道：“我想先租两间房子，把我姐姐接过去。再和畏先交涉。那就方便多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依你说，今天还放畏先走么？”龙珍道：“自然得放他走，淑敏又没在家。咱们私自留下个女客，还没什么。再留下个男子，未免太没道理。”祁玲道：“也是，那么你把畏先打发了吧。他走了，咱们再仔细商量。”龙珍便出去仍回到厢房。见姐姐在床上躺着，畏先却倒背手来回乱踱，便叫道：“姐夫，我出去半天，你们还没讲

合么？”

畏先摇头道：“有什么可讲。你也不必再多说。只有过后慢慢想法，现在何必白费唾沫。”龙珍道：“我也不忍太逼迫你，实在办不到，有什么法子？可是我姐姐没着没落，你虽没力量收留，也该替想个法子。现在太晚了，又在人家里不便。你先回去，明天午后请你再来一趟，仔细商量。”钱畏先一听龙珍肯放他，不由暗喜。心想只要你放我走了，我若自投罗网来打麻烦，那才怪哩，便含糊应道：“好吧，天真不早了，咱们明天见。”龙珍明知他的心意，也不挽留，就送他到大门外，才向他附耳说道：“你可别想躲开不管，明天过三点不来。姐姐就到公司去，你自己估量着。”畏先倒抽一口冷气道：“她还有脸去寻找？”龙珍道：“你若太没情没义，气极了她。什么事作不出来？难道她还怕你宣布她的丑事么？那时她没红脸，你先难看死了。”畏先无奈，只得应道：“我来，一定来。可有来了也没办法。”龙珍笑着应了一声，等他走远，才关上门。回到后院上房，和祁玲如眉又凑到钱太太那里，大家劝钱太太对畏先拿出些威风来。钱太太却自觉惭愧，无颜再强迫畏先。祁玲见她悔过似出至诚，就道：“你只要将来对得住他，现在凶上一回，不算什么。要不动利害手段，他还是不肯要你，反倒没好结果。你若觉着亏心，等以后住到一处。多叫他享些幸福就补过来了。世上男子都是这样贱脾气，牵着不肯走。一打八百里。你就依我们的主意吧。”说着大家又计议一下。祁玲

和如眉共凑出七百块钱，交给龙珍。龙珍手里也有些值钱首饰，放在一处存着，当时便分作两屋睡了一夜。

次日早晨，龙珍便出去置买家俱和应用物件。祁玲却在张家左近一个空院里，代赁了两间房子，交了一月房钱。龙珍回来，便把购来的家俱等安置在新房中。祁玲又送了一套衾枕被褥和许多旧衣。忙到午时，业已把这小家庭整理就绪。吃过午饭，祁玲如眉便陪着钱太太到新房去。只留下龙珍等候畏先。

到了约定时刻，还不见畏先到来，龙珍便打电话到公司去问。畏先还在公司，却说事忙不能立刻前来。龙珍道："你再不来，我姐姐就走了，限你二十分钟。"说完便把电话断了，过了约一刻钟，畏先果然来到。龙珍便领他到了新房子里。畏先进去，见钱太太大马金刀的在床上坐着，不似昨夜委顿的神气，还有祁玲和如眉在旁。他方诧异这是谁的家，祁玲已叫道："钱先生请坐。"畏先知道祁玲和淑敏同住，以为这里是如眉的住处，就坐下搭讪说道："柳小姐这房子很干净，在这里住了多少时候了。"如眉笑道："你看这房子好么？"畏先道："好。"祁玲接口道："你今天就住在这儿呢，不必走了。"畏先愕然，以为祁玲和如眉玩笑，就不敢答话。龙珍却道："姐夫，你别糊涂了。这是你的家，昨夜你不是说债务太重，立不起家么。祁姐和柳姐听说，就出钱租房买家俱，给你们立了这份家。这是好心成全你们夫妇，你该谢谢人家。"

畏先听着一怔，忙立起道："这……这是怎么……。论

起人家一片好意，可是我昨天说的，不能错了主意。有了住处，我还没有进项，养不起她呀。”龙珍道：“你昨天说要等过一年后把债还清了，才能养我姐姐。不知你有多少债？”畏先道：“多了,六、七百,一年中还不完。”龙珍笑着把桌上放的小包裹解开道：“现在祁姐柳姐还帮你许多钱。这现款足够还债，这首饰留着当存项。你还说什么？”畏先望着那包裹中的财物，痴立半晌不语。祁玲道：“钱先生，我们不愿看你夫妻分散，才尽了这点儿心。虽然微薄，可是把你的困难都算解了。你从此可以跟太太团圆，应该喜欢，还发什么怔呢。”畏先看着众人，又搔着头想了一会，忽然向祁玲如眉龙珍三人各作了个大揖，说道：“你们三位的心太好了，我谢谢。只是……我对不起，不敢领这份情。着实话。其实在不愿意和这婆娘再凑合了。昨天那是推托，如今您几位虽给办好了，我还是不能要她，您们免费心。”祁玲等听畏先真说出这等话来，方在互相望着，畏先又道：“莫说她在这一次又作了许多丢脸的事，便是……”才说到这里，忽然钱太太嗷的叫了一声，霍地从床上扑到畏先面前，劈胸把他抓住，吧吧吧先来了三个反正嘴巴，才大骂道：“姓钱的，你今天算得着理了。我是因为在众位好朋友面前，自觉有对不住人的地方，才对你低声下气。你得理不饶人，我越退你越向前欺呀。这可实在叫我喘不出气。咱们谁也别怕丢人，摆摆这个理儿。现在我是倒了运，存项全空，人也老了。你自然恨不得推出我去。口口声声说我被别人睡过，不能

再要了。姓钱的，从几时懂得要这种脸呀。现在我不错跟别人睡了，你不收留我，很说得下去。世上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有愿意有养汉老婆的呢。可是我得问你，当初你头次要我的时候，我是坐家的黄花闺女么？那时候我是真正地道的窑姐呀。不瞒你说，这次我出去才换了两三个男人，有限得很。那时候可是一天换一个，连你也在数。每天客人才松开我走了，你就赶热被窝去。那时没听见你嫌我，并且接娘娘似的，央告着要把我娶回家去。现在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。你怎么会揭我的短儿了，我比当初差了什么？哦，我没钱了。要象当初手里有个几万，你还是不懂得要脸。姓钱的，今天咱们拚了吧。”说着又向众人道：“你们别笑我不要脸，我们始终就没有脸。当初我卖口的钱，不知被他花了多少。如今我老了，卖不出钱，他就不管我了。你们评评理儿，这小子是人不是？”如眉接腔道：“原来钱先生当初吃过太太，那可太没良心。”祁玲也道：“钱太太说的对，老钱你吃鱼别嫌腥，嫌腥别吃鱼。要把鱼吃得只剩骨头，又嫌腥了，这是混帐行子。”畏先这时干瞪白眼，知道进了她们的阵式，恐怕难讨公道。又加被打得头昏眼花，心中早畏怯了。但听钱太太提说旧事，祁玲如眉从旁讥诮，不由羞恼成怒，向钱太太道：“你提起旧事，我更想起你的好处。才娶你的一、二年里，我虽然受你养着，可是成天受气，打过来骂过去。你还当是待我有恩哪。”

钱太太骂道：“好忘恩负义的小子，我要花钱娶我，

还许你打我骂我呢。既吃着我，就得叫我顺气儿。你只想若没我管你的白饭大饼，你小子早喂北京狗了。如今敢说不知情。”畏先道：“就是知情，我也报答过你了。现在你还罗唣。……”钱太太叫道：“你不能这样说，我嫁过你就得吃你一世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并没含糊，谁叫你不好生吃。”龙珍看姐姐说话着三不着两，眼看要被畏先问倒，就叫道：“姐姐少叙这些闲文，快说真个的吧。”钱太太闻言，立刻拉住畏先向外走，喊道：“咱们算到了头儿，我死你也别活。一块跳河去。”畏先知道若被她拉出去，不知要如何出丑，哪里肯动，只和她支撑着乱骂。钱太太趁势揪住他，手口交施，撒去泼来。莫看钱太太对外人常忍受欺侮，对畏先却犹有旧日余威。畏先也保存着旧日受压迫的奴性，仍是不敢和太太对敌。畏先也知道她是急了，在这拚命的局面之下，除了自己让步，绝无办法。但一时还不好反口央告，只可一面支持，一面和她讲理。求祁玲主持公道。无奈钱太太只能用武力取胜，一讲理便要失败。祁玲本是帮着钱太太的，明知畏先处于受欺的地位，竟也不加援手。等钱太太把畏先蹂躏够了，祁玲才出头说话，却仍十分偏袒，畏先冤苦难言。钱太太还要和他跳河觅井，如眉便过来劝解，先拉住钱太太。然后对畏先道：“钱先生你不能这样没情义，现在她落到这般光景，你不管她，她除了寻死有什么法子。当初你若没沾过她的好处，她死也不能罗唣你。谁叫你依赖过她几年呢，她可就不能叫你脱清静了。你也想开些，她已然声说后悔改过，大

家又凑出钱来帮忙。你是漂亮的，早就该知道意味，如今惹得她拚了命，你可怎样？”祁玲接口道：“柳姐不必说这些，只问钱先生还肯和太太团圆不肯。”畏先委屈着道：“你们众位瞧瞧，我还没和她到一处，就挨了这顿打。以后日子长了，我还活得了么？”龙珍道：“姐夫，你别拿这事托词儿。昨天姐姐和我背地里说话，还只觉对不住你，当面也跪着央告过。今天这一场，是你逼出来的。现在你要明白，我姐姐已有了这份家，还有千数块钱。便没有你，她暂时还饿不死。所以这样和你打闹，只为念着夫妻情义，不忍离开。事情变成她要收留你，并不是求你收留她了。你只要点头，这小家庭又算成立起来。夫妻和和美美一过日子。若还固执着呢，可没有你的便宜。她就是不跟你拚命，大约你在公司里的职业也不能长久了。”畏先听着心里已然软化，迟疑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再和她凑合，以后谁能保她好生度日，不偷野汉子，不欺负我。”祁玲听他口气中已经应允，就答道：“我们全能担保。她以后若再作坏事，我们也不饶她。”畏先坐在椅上，冤声冤气地道：“我还有什么法子，你们瞧着办吧。反正我这一辈子的运气，算交代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答应就少说闲话。太太方才打了你，叫她给你陪个礼儿。”说着拉过钱太太向畏先拜了两拜，就势推到畏先身上。大家格格乱笑着跑出去，将门从外面锁了。

畏先叫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开门，别捣乱。我们又不是年轻的两口子，叫外人瞧着多难看。”祁玲在外

面道："两位久别重逢。请多耐烦儿，就年轻半天吧。等晚上我们送饭来，开了门你们再老。"说完大家嘻笑而去。

畏先低头闷坐不语，钱太太居然真年轻了。过去温温存存地哄着他。过了半天，畏先怒恼全消，瞧着那一笔白得的钱，心里高兴，又加受着向未所有的殷勤，竟在片刻之间，夫妇又言归于好。钱太太为表示好感，还拉畏先到床上团圆了一次。畏先觉得太太曾经沧海，重返旧居，未必没有五嶽归来不看山的滋味。钱太太也因经过赵八丁马儿那等雄伟的五岳，再玩赏畏先这培楼小山，未免兴味稍差。原来当初那土棍赵八，不特战术高超，而且曾从卖野药得到一种秘方，能使妇人内部发生变化，放大花蕊，藉使得异样情趣。钱太太曾经受过他的施术，所以变成加倍浮荡，甘心忍受打骂，而不忍离开。以后又遇见丁马儿，更是生龙活虎的壮汉。如今回来再与畏先接近，身体上当然感到不满，但是她已改邪归正，居然勉强抑制自己，敷衍畏先。畏先也感觉太太的一切，都和以前不同。两人团圆之后，畏先便直说她已改了样儿，自己恐怕无力使她快乐，将来未必不再生波折。钱太太对本身的隐秘，自知甚明，就向畏先道："你别多想，我知道现在不是从前了。当初还懂得男女的感情，现在竟和畜类一样，只想着那件事儿。并且身上也变了，恐怕是什么病。你若有法子替我治治。"畏先笑道："你这是到如狼似虎的年纪，又在外面结了好些人，自然要变成这样。哪会是病？"钱太太

道："我自己觉得出来，是那玩艺又作怪。若不想法治好，只怕有时真管不住自己。并且我也活不长了。"畏先摇头不信，钱太太也不说了。到天夕时，祁玲等又过来，见他们已然和好，就取笑了一阵，就由张宅送过饭来，大家在这新房内吃了。

饭后祁玲又提倡打牌。和钱太太如眉龙珍四家同玩，畏先却当了仆人。在地下伺候茶水，闹到夜深方散，算替他们暖了新房。畏先自然住下，到次日畏先清晨便到公司去了。龙珍由张宅过来陪姐姐说话，钱太太言说这里房院浅小，钱物存着恐有失闪，就把那一包现钱首饰，仍行交与龙珍。叫她暂在张宅存放。龙珍听她说得有理，就接过来带回。到午后再到新房里去，只见房门虚掩。进去钱太太竟不在房中，龙珍知道这小院中并无厕所不由纳闷她到哪里去了，再出到门外张望，也没影儿。等了半天，还不见钱太太回来。龙珍便疑心姐姐野心未收，定是趁这时又跑到外面胡为。若不是和野汉子幽会，最好是听戏看电影，不由心中有气。暗恨姐姐真不给自己作脸。只一天工夫，就关不住了。于是回到张宅，和祁玲等一说。祁玲也觉钱太太过于不知好歹。如眉道："她便是出去，也可以借着词儿，告诉咱们一声。怎偷着跑呢？莫非她外面还有情人，私逃了吧？"龙珍道："那倒不会。她把钱都交我存着，若要私逃，还不带着走么？"祁玲道："她交给你是整包儿，你打开看了么？"龙珍道："没有。"如眉道："你快看看。"龙珍忙取出包裹，打开看时，里面的钱和

首饰都在，便道："我说怎样。她还不致于……"祁玲道："你数数钱数儿，我看像短了似的。"龙珍数了数，才知道短了一百五十元钱。如眉道："她若是只出去逛逛，何必带这许多？"龙珍道："若说逃了，又为何不全带着？"如眉道："也许因为钱是我们凑的，不好意思。"祁玲道："你们先别胡猜，也许是畏先带走的。咱们等畏先来了，问问再说。"当时大家纷纷议论。龙珍只怕姐姐再作出丢人的事，自己对不住畏先。又急又气，不住地流泪。

到了日暮时候，大家又全到新房去等候畏先。须臾畏先由公司回来，祁玲等都在房中，单不见自己女人，便询问她哪里去了？还是如眉有心眼，便回答钱太太出门买东西去。畏先也未介意。祁玲便问他早晨带钱走了没有，畏先摇头道："我起床就上公司去了，并没用钱。"祁玲道："你没从那个钱包裹里拿钱么？"畏先道："昨天你们走后。她就把那包裹放在小橱里，我连看也没看。"祁玲闻言，和如眉龙珍面面相观。畏先才生了疑心，问道："怎回事？莫非丢了什么？"祁玲含糊应道："方才我好像听钱太太说短几块钱似的。"畏先见她们面色有异，仍自怀疑问道："你们倒是有什么事情？这样嘀嘀咕咕。她是从几时出去？怎还不回来？"祁玲还用言语敷衍，龙珍见这时见已天色黄昏，料道姐姐不再回来，必是又出了岔头，就再沉不住气，对畏先把姐姐带着钱出去，一日未归的话，都实说了道："姐夫，我实在对不住你，想不到她还那样荒唐。"畏先听了，好似反得了意，望着她们冷笑

道："怎样。我说她不会学好，你们一死儿不信。非逼着我收留她，还横打鼻梁儿作保，现在可瞧见了？不是我错看了她吧。你们二位保人还说什么？"祁玲自觉没趣，就拉起如眉，向畏先道："现在你先别觉着得了理。她虽然走了，可是为什么走的？走向哪里？是不是去作坏事？现在还都不能断定。你沉住气，过一会她也许回来。若连夜不回，那时你再说话。我们这保人凭你怎样罚都可以。"畏先道："祁姐，别过意，我方才是气极了的话。就是她一去不回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您是一片热心为成全我们啊。只恐她是死狗扶不上墙，白惹您生气。"祁玲想了想，又问道："她夜里可对你说过什么可疑的话？露出要走的意思么？"畏先暗想，她狂荡了一夜，把我累得筋疲力尽，还顾得说话呢。你们把她硬给我推回来，简直是要我这条小命。她一走，我还得念佛。想着便答道："她没说什么话，我也未瞧出可疑来。"祁玲没话可说，只得安慰畏先，叫他不要走开。几时钱太太回来，就赶快给她和如眉龙珍送信。大家来质问钱太太，给畏先出气。倘问出她实在出去胡为，就另想办法。畏先应着，祁玲等三人同回张宅。

吃过晚饭，直到夜深，不闻钱太太回归的信息。大家气闷非常的睡了。次日清晨，龙珍绝早起身。溜出张宅后门，进到新房院里，向房中窥视。只见仍是畏先一人在床上睡着。知道姐姐还未归来，心里大为绝望。便又悄悄回去，唤醒祁玲如眉报告了。三人咳声叹气，龙珍更觉伤

心，连畏先的面都不敢见了。最后计让许久，都认为钱太太从此逝矣。

大家无颜，还得对畏先应该表示歉意，就推祁玲作代表，带着昨日大家凑的钱款，去见畏先。言说因钱太太叫畏先吃亏受气，实在太对不起。如今她既又跑了，只可把大家凑集的财物，转赠畏先，以表歉意。畏先这次却十分漂亮，力拒不收，倒说了许多领情的话，就回了公司，从此再不到新房来了。祁玲等倒都觉愧对畏先。依龙珍的主意，便要把那新房退租，家俱也都卖给打鼓儿的，告一结束。从此只当姐姐死了，再不想她。祁玲却拦住了，只把新房的门儿锁上，任其空闲。

在他们办理钱太太的事时，第一不叫式欧干涉。第二也不叫式莲帮忙，因为式莲是个闺秀，又将与式欧结婚，不宜于办这污烂事儿。所以式莲倒有几天离开他们，去和式欧出门游散。等钱太太失踪之后，祁玲才把这段笑话告诉了式莲。式莲头一次听到这种怪事，觉得钱太太人格太卑鄙了，颇为替龙珍难过。又过了两日，钱太太仍没信儿。大家都想她定与无赖流氓结伴去了，便断了希望。

淑敏这天从公司回来，报告白萍病体见愈，已能起坐，却没有谈起别的情形。龙珍听着心里自然发生异样的感触。祁玲料着白萍对于走了的芷华必有特别表示，而且和淑敏也必有许多曲折的经过。但当着众人不好问她，就只把钱太太的事说了一遍。因为大家都有些对不住畏先，所以托淑敏向白萍关说，设法提高畏先的位置和月薪。淑

敏答应着，在家中没坐多大工夫，便又拿了些衣服，仍回公司伴着白萍去了。

一恍儿又是十来天。这一日祁玲到公司去看白萍，顺便到畏先的办公室去。见他的公事桌已改了地方，气象也大为改观。他正满面春风得意洋洋的翻阅账簿，祁玲走过去叫了一声，畏先瞧见，便立起笑嘻嘻地招呼。祁玲道：“钱先生，我看你今天好像改了样儿似的。怎这等高兴？”畏先见左右无人，就笑道：“祁姐，我可真信运气了。你瞧，那倒霉的女人一离开我，我跟着就交了好运。”祁玲知道他所说倒霉女人，是指钱太太。便问道：“你交了什么好运？买彩票中头彩了？”畏先道：“不是。前天公司升我作营业副主任。薪水也加了一倍。”祁玲听了，明白自己托淑敏的事已然生效，不由笑道：“钱先生，你真是交了好运。我给你贺喜。”畏先道：“不敢当。我请客。今天晚上吃西餐。”祁玲道：“谢谢。今天我没工夫，改日再扰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可不是虚邀，你再替我转请柳小姐和龙珍，咱们聚一聚。”祁玲随口应道：“好吧，我回去跟他们商量。你听电话。”说完便出了公司，回到家里。想要把畏先晋职的事告诉如眉龙珍，哪知她二人却不在家里。询问仆妇时，仆妇回答龙珍的姐姐又回来了，现在她姐妹连如眉都在新房那边。祁玲突吃一惊，也匆匆赶了去。

到新房见钱太太果已回来，身上仍穿着旧衣服，面容反丰满了些。她坐在床上，吸着纸烟。龙珍却怒容满面，

如眉也寒着脸儿，三人都不说话。祁玲进门叫道："呦，我的钱太太，您又回来了。"龙珍见祁玲来到，气愤愤地道："祁姐，这可真气死我。咱们回去吧，不必管她。"祁玲道："怎么了？"龙珍叹道："她去了这些日，又冒猛子回来。我问她上哪里去了？她只不说。必是……必是……说不出来。如今畏先那面已经算完了，她回来可怎么好。我是没法管了。"祁玲道："你别着急，我问问。"钱太太这时倒并不惭愧，向祁玲点点头说声"请坐。"就又对龙珍道："你不必问我。我的事不能对你说，你把畏先请来吧。"龙珍想是已恨透了姐姐，竟大声道："你别妄想了。从你偷跑以后，人家畏先看着大家面子，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。可是祁姐柳姐和我都差一点羞死。如今你没皮没脸，一高兴又回来。我们没法再去见畏先。"钱太太道："你疑惑我又出去作坏事，我也不分辩。只叫畏先来就可以明白。"龙珍道："叫他来再央告呀？任你说得怎样，我是不管定了。"祁玲拦着龙珍道："你沉住气。也许他另有不能对咱们说的事。何不去把畏先请来，跟她见面？"龙珍道："畏先怎么肯来？咱们也没脸请他呀。"祁玲道："这倒巧了。我和畏先有个约会，大概可以把他骗来。你们在这里坐，我去打电话。"又叮嘱道："珍妹，不要再和姐姐拌嘴，等畏先来了再说。"龙珍气吁吁地应了一声，便睡在床上。

祁玲走出，到张宅给公司打电话。向畏先说已约好如眉龙珍，请他立刻到张宅来再一同出去。畏先请客的话，

本是随口一谈。不料祁玲等却当真奉扰，只得答应就来。祁玲放下耳机，看看钟已将六点，外面天色已将昏暮。料着畏先十分钟可到，过了一会，便走到街门外等候。伫立许久，方见畏先坐着洋车来了。便接到阶下，畏先看见她叫道："我被事耽搁半天，来晚了。你怎立在这里？她二位呢？"祁玲道："她们都在你住过的新房里。"畏先一怔道："在那里作什么？"祁玲道："从你那位太太跑了以后，如眉和龙珍因为住在张宅不便，见那里空着，就搬过去住了。走，咱们从这小胡同穿过去。"畏先信以为真，便随她走。到了新房的院里，祁玲叫道："龙珍，钱先生来了。"龙珍没有答应，如眉迎了出来，两人夹着畏先走入房中。畏先瞧见龙珍方从床上坐起，像是睡觉初醒。还未及招呼，已又瞧见椅上坐着钱太太。不由呀的叫了一声，翻身便向外跑，祁玲如眉把住房门，不令他出去。畏先见这无耻女人回来，便疑惑他们又要说合，急得顿足道："你们打算怎样？我明白了。这是她在外面浪荡够了，你们几位还想……。上回的岔儿都忘了么。"祁玲道："钱先生，别错会意。这回事我们不管。实和你说，方才我从公司回来，才知道钱太太又回到这里。龙珍还很气恼的要赶她走。钱太太只说要和你见面儿。她有不能告诉外人的事，所以我用电话将你请来。你们有话对说对讲，成了也好，散也好，反正我们绝不多管闲事了。"说着又向钱太太道："畏先来了，你有话说吧。我们走了。"说完拉了如眉便走，龙珍也跟着跑出。

畏先才说了句没有什么可讲，也要向外走。却不防钱太太跳过，一把揪住他叫道："你不能走，等着。"畏先被她拉倒在床上，钱太太随却将门关上。祁玲等三人才走出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回头见门已关了，不由诧异起来，如眉道："这位太太是什么法子？难道又武力解决么？"祁玲道："不能吧。她三番两次的丢人，若再对畏先蛮横，可太没心了。咱们别走，听听到底是什么情形。倘或她太欺负畏先，也好进去说句公道话。"龙珍道："我走了，你们看着吧，决没好结果。我姐姐还不知安着什么心呢。"说着便走出去，祁玲也没拦她。她自和如眉悄悄的回到窗前，只听畏先骂道："你这女人太已没羞没臊。还缠我作什么？趁早放手，要想再叫我上当，那是做梦。"钱太太似乎仍在平心静气，低声说道："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本来你不知道细情啊。"畏先骂道："狗屁。你怎样花言巧语，也莫打算再骗我。姓钱的是个男子汉，多少有点儿志气。"钱太太好像笑了一声道："你有志气？好吧，我先问你，你在上次已经答应要我，为什么现在又反悔了呢？"畏先道："呸！你还有脸儿问我？"钱太太道："你是因为我又偷跑了，疑惑出去不作好事，更瞧出我是个浮荡的女人，这一世终不会规矩了，所以才抵死不肯要我，对不对？"畏先道："这还用说。你自己知道就好。痛快一句说，你现在比窑姐还无耻，简直是禽兽了。那还能和你作夫妻？我奉劝你自奔前程。快寻个妓馆投进去，既合你的需要，还可以自己养自己。何必缠我这没用

的人。再说我已然三、四十岁，哪有能力侍候你这样如狼似虎的家伙？性命要紧。宁可现时死了，也不能跟你凑合。你死了心吧。”钱太太嘻嘻的冷笑道：“你只为我成了贪淫无耻的妇人，才这样狠心。我也不能勉强，本来你的性命要紧么？完了，我别讨没趣。咱们散吧，不缠你了。”畏先长出气道：“阿弥陀佛。你肯饶我真是大恩大德，谢谢你，开门放我走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放你自然放你。可有一样，咱们夫妻一场。就这样散么？”畏先道：“不这样散，还搭棚唱戏大请客呀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咱们得留个临别纪念。”说着似乎和畏先拉扯起来。畏先却挣扎闪避着叫道：“不成。你真不要脸，滚开。”钱太太叫道：“你想走就得依我。要不然咱们还是没完。”二人纠扭支格，房内桌椅床榻都撞得乱响。祁玲和如眉在外面听着，全都莫名其妙。还以为钱太太必有神经病态的色情狂，否则世上哪有这种道理？祁玲向如眉努努嘴，便上前把窗纸湿破一个小孔，如眉也照样作了。两人同向房内偷看，只见钱太太已赤条条的变成一头白羊，正在按着畏先，撕脱他的衣服。二人瞥见这幕奇景，同时缩回身子，不敢再看。如眉附在祁玲耳上道：“咱们走吧。这是什么样儿？那烂污女人是发狂了。”祁玲道：“等等儿，看到底什么结果。说不定那女人倒许得了胜利，畏先也是没准主意的。”果然过了一会，房中声响渐寂。忽然畏先叫道：“呀，这是怎么……。”钱太太不作声。畏先又作纳闷声道：“这？你怎么变了？”钱太太格的笑道：“你小子蹲下去瞧瞧，就

知道我这些日出去作什么了。”畏先道：“你说是怎么回事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先看明白了再说。”畏先半晌无语，祁玲在外面闷得不了，又由窗孔向内看时，只见钱太太仰在床上，畏先却作胯下受辱的韩信，蹲在床下，只露出半个头儿。在那里似乎有所观察，正在这时，钱太太突然坐起，叫道：“你瞧明白了么？”畏先也立起身。祁玲见他露出不雅之状，吓得连忙闭眼。只见畏先咦咦的似诧异得说不出话来，接着又听钱太太道：“畏先，你今天应该知道我了。我以前作了许多坏事，太叫你寒心。可是这一场足对得住你。上次我说有病，你不肯信，我却自己知道。因为早先我在窑子里的时候，和嫁了你的时候，都不像这几月的奇怪。从被赵八勾上，我的身体就好似改了样儿，时刻离不得男人，常常像发狂一样的胡闹。有时也自己诧异，不知是得了什么病。这次受龙珍她们一劝，我已然醒悟，决意学好。可是我身体上的毛病，还是逼着常动邪心。我就偷着带了一百多块钱，跑到医院去，请医生察看。医生也不知用什么光线一照，他说是我被人害了。原来是被人用极短的碎头发，在和我睡觉时送到里面，以后就永远难过，直到全改了样儿。若不快治，恐怕连我的命都难保了。我听了就知道一定是那赵八的促狭，真害我不浅。这些许碎头发支使得我都不成人了。我又想咱们夫妇都到了这等年纪，以后也未必再生养，乐得斩草除根。就和医生商量，请他用手术割治，把我造成废人。医生不肯，我又把自己的心事说了，叫他知道我要用这个法子改邪归

正，又把带去的钱全给了他。才得他答应。一直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这才出来。现在你看明白了。我已变成不男不女的废人，就是和什么样的男人住在一处，也不会动心，更莫说作坏事。畏先你可能信我了么？”以下却听不见畏先说话。钱太太又道：“我这一次下狠心。只为你说我天生淫荡，万不会学好，所以连淫荡的根都去了。叫你瞧瞧我到底能好不能？现在真凭实据，你若还有犹疑，就可以领你去问医生。”畏先似乎沉吟着道：“这倒奇怪，你居然舍得……。我还疑惑你是又和人跑了呢。敢情干这个去了。果然这样，我倒佩服你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难道你还不信？”畏先道：“现在你实在变成废人了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岂止废人？现在我心里已完全想不到男女的事了。”畏先道：“好，你在哪一家医院治的？我去问问。若果然不错，我和你虽然再作不到夫妻，也要作一世的侣伴。并且恭敬你到老死为止，过去的事全算没有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好，你问去吧。我去的是一家东洋医院，医生名叫九野。”畏先忙穿着衣服道：“你等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开门走出。

祁玲如眉在窗外已听明白钱太太的话，又是诧异，又觉好笑。忽见畏先走出，闪避不迭。畏先看见她们，知道秘密已全被听去了。就赶过去笑道：“二位一直没走吧？你们听见世上少有的事了。”祁玲正色道：“我真佩服钱太太，她太勇于改过了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得去问问医生，才能作准。”祁玲道：“这夜里医生未必见得着，我劝你

不必去。钱太太没有什么可疑……”畏先摇头道：“问是一定要问，我怕再上她的当。”祁玲暗笑你方才实地察验过了，还能上当？但这话不能出口。忽如眉在旁附耳说道：“祁姐，式欧不是医生么？”祁玲知道如眉急于晓得这趣剧的内幕，所以想叫畏先请式欧代为考证。初觉这样办不大妥当，继而想到医生分内的事并无关系，便道：“钱先生，我就近给你介绍一位医生。淑敏的令兄式欧医道很高明，你去和他谈谈，一定能解了疑惑。”说着就将畏先拉入张宅，延入祁玲房中坐下。然后到前院请来式欧，给两个人介绍了。祁玲笑向式欧道：“这位钱先生，有件事向你请教，二位细谈吧。”说完便与如眉又一同走出，寻着龙珍，把这件奇怪事情说了。龙珍也觉惊异，却只莫名其妙。

三人又同到新房，钱太太欢然迎入，向她们道：“你们大约都知道我的事了。从上回我偷着一走，害你们受畏先许多埋怨，很对不起。今天才算表白我的心迹。在前些日不止畏先疑心我，便是你们二位也未必信得及。不过看在龙珍面上，不能不帮助我罢了。我虽然没有出息，可是在姐妹堆里，向来顾面子。因为你们替我出力，我就得叫你们放心到底。所以带些钱偷着出去，把我自己作成废人。现在我也不怕验看，只要你二位不嫌晦气，就瞧瞧我是不是真的。”说着先叫龙珍躲出房外，就招祁玲如眉近前，她脱了衣服，呈现秘密，请她们观察。又低声解释道：“我不怕你们笑话，以前实在太无耻了。只要看见个

男子就起坏心，倘若有男子来勾搭我，我简直没有拒绝的能力。从这次在医院出来，完全把心变了。回想当初的行为真和禽兽一样，说不出的羞愧。并且身体也变了，绝不愿和男子接近，有时竟忘了自己是女子。我想以后便是畏先仍像当初那样相待，我也只能作他的伴侣，不能作他的妻子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好奇的祁玲如眉，已把秘密观察清楚。原来她那足以引起生理变化的根苗，已经割得仅留痕迹。不待医生检验，就是平常人瞧着，也能知道她再没有生理上的要求了。这事虽是异想天开，而且近于猥亵。但是钱太太的坚毅觉悟，真也叫人佩服。祁玲忙替她穿上衣服道：“罢了，我的老姐姐。我真服了你。世上人谁能这样干脆？要都和你一样，戒赌的斩断了手，戒酒的塞住了口，就没有反覆的了。你这一着算争够了气。畏先若再有什么狡展，我这儿先不依他。”钱太太笑了笑，还没说话，畏先忽从外面走入，看看众人道：“你们全来听新闻的结果了？”祁玲道：“你问明白了么？”畏先道：“问明白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怎样问的？”畏先道：“我现在还顾什么？爽快的问罢咧。式欧还给我画了好些图样，仔细讲说。我说了实在情形，式欧又讲许多话。最后断定她再不需要男子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总可以信她改邪归正了吧。”畏先道：“自然。我想不到她会作出这一着，真是难得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信了我么？”畏先道：“我还有什么说的，前勾后抹，一概不提。旧事只当没有，咱们还是好夫妻。”

钱太太摇头笑道："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已经不是女人了。你虽然过了中年，总不算老，又没有后代。当初有个孩子，也被我折磨死了。以后你便是收留下我，也和鳏居一样。何况我又是绝不能生育，怎能害你绝后？所以我在医院里就打好主意……。"畏先愕然道："你有什么主意？我劝你不必多想，管什么后代不后代，咱们一对穷夫妇，但求平平安安，和和气气混口饱饭就足了。"钱太太道："不，你的心是好的，我明白，不过我不愿再作你的老婆了。你想当初我胡闹了好几年，不是害你，就是气你。如今回过头来，变成废人一个，还有脸儿在你家作太太么？我可不是要离开你。从此以后，咱们还是一同度日。我可以替你管家，照顾你的衣食，外面上还和当初一样，只是不算你的老婆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现在已变成不男不女的人。咱们当然断绝夫妻的那种关系，我乐得把妻的位子让出来，给你另娶一个。你不要推托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"畏先听了，笑向祁玲道："你听明白了么？世上哪有这条理。她明是我的妻，怎能……"钱太太不等他说完，又道："你还没听清楚。我是要和你先正式的离婚，给你另娶。我也不离开，仍旧跟着你。你把我当作老太太也好，姑太太也好，一直到当老妈子也好。"畏先道："我听清楚了。你说的全是梦话，办不到。趁早少出这没用的主意，老实过日子吧。"钱太太道："你别当取笑。我的主意定了，若不依我，我就当尼姑去。"如眉笑道："这倒不错，我们才从尼姑庵出来，你又要去了。"祁玲道：

“钱太太，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这也怪了。我在医院经过医生手术以后，心里好似整个变了，觉得自己再不配作人家的妻子。但是我和畏先那样关系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他，才想出这个法子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别胡思乱想。莫说畏先现在很受你的感动，定然不肯抛下你另娶。便是他肯了，世上男的不娶活人妻。女的更没人肯嫁活人夫呀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，先和畏先正式离婚。离了婚他就是独身人了，一定有人肯嫁。”畏先道：“你说的有理。自然和你离了婚，我可以另娶，也有人肯嫁。再说便是咱们不离婚，我要娶妾，也娶得来。只是我不愿离婚，也不愿娶妾，非跟你作夫妻不可。你别忘了我是穷人啊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穷也得养着我吧。以后就把供养我的费用，去供养新娶的太太。我可以自赚自吃。”畏先向众人道：“她是想左了。你们劝劝，叫她抛开这个念头。”龙珍暗想姐姐良心发现，才想出这种办法。虽然有些不近情理，却并非绝对办不得。只看畏先意思如何。祁玲如眉都主张委屈就全，不可另生枝节，就劝钱太太打消原意。钱太太表面并不坚持，只笑道：“这没有可争竞的，现在也难决定。不如叫畏先回公司去，仔细想一夜，明天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怎能撵他走呢？”畏先也道：“这里是咱们的家，我干什么回公司去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你要一定在家里睡，我就跟祁姐去借宿。从今以后，你若没有正式的太太，我决不同你住在一处。”畏先又劝了半晌。钱太太仍是抱定主意，不肯回头。

祁玲等也觉这事不大容易解决。本来钱太太已失去为人妻的资格，她劝畏先另娶不为无理。但若果然依她的主意，畏先和她离婚而仍同居，却不另娶别的女人填补妻的位置，这未免不大近乎人情。都想不出解决的方法，便不插言。只任他夫妇辩论。

畏先对钱太太的意思，认为完全笑谈，一定要求她同居。钱太太却说同居不成问题，必须他另娶妻子。最后钱太太见谈不出结果，便道："畏先，咱们明天再说，现在太晚了。你若在这里睡，我就到祁姐处借宿。"畏先无奈，道："那何必呢，我回公司好了。"钱太太道："那么你就走吧，医生叮嘱我每天要早睡呢。"畏先只得怏怏而去。这里祁玲在畏先走后，便向钱太太道："畏先倒是个有良心的。以前那样挺硬，到你说出实在情形，他居然受到感动，一死儿赖上你了。"钱太太道："就为他有良心，我才更不能作他的妻了。从此以后我只能像老姊那样照顾他，女仆那样伺候他吧。"祁玲道："你也不可想左了，世上没有这样作的。"钱太太微笑不语。如眉叫道："祁姐，咱们该回去。让钱太太早些安歇。要不就留珍妹在这里作伴。"钱太太道："我不要龙珍，只求祁姐住在这里，我还有件事商量。"祁玲本不愿和钱太太同榻，但禁不住她苦苦挽留，只可委屈住下。如眉和龙珍全回张宅去了。

钱太太和祁玲一同睡下，才吐露出自己心事。言说自己若再作畏先的妻，定要害他失去终身幸福。所以决计退

让，叫他另娶。至于后继的人选，已经想妥，便是龙珍。因为龙珍早先本可以与白萍结合，中间经过许多波折，白萍和芷华淑敏发生三角关系，龙珍已变成局外的人。如今芷华已走，白萍和淑敏的婚约已无形中定局，龙珍更自没有希望。孤身飘荡，不知向哪里归宿。论起龙珍为人，本是极好。只为被容貌带累了。恐怕世上男子，未必有一个能爱她。畏先却颇知龙珍的好处。自己所以在方才提起那样办法，就为着先叫畏先承认另娶，然后再替龙珍作媒。叫畏先权当自己死了，娶小姨为妻。这一来龙珍算有了归着，畏先能得到好太太，自己更可以安心同居，尽力帮他们持家。钱太太说出这个主意，请祁玲参加意见，代为定夺。祁玲想了想道："我明白你的心。你现在是一个特别样儿的人，不必再作人家的太太。便是再和畏先恢复原状，也不过枉担个虚名，倒害畏先失去幸福。因此要把虚名牺牲了，叫龙珍嫁给畏先，给她寻个着落，你照样随着畏先度日，并且和龙珍永不离开了。这办法乍听着未免可笑，细想却是有道理的。我倒很赞成。"钱太太欣喜道："你既赞成，我明天就向畏先说。"祁玲摇头道："你先问问龙珍吧，我看这事怕办不到。你以为龙珍肯随你拨弄么？我和她相处虽然不久，可是已瞧出龙珍的心很高，何况她又和白萍有过那样的关系，白萍是何等人，畏先又是何等人。你想能成功么？更莫说她也许念着白萍，任何人都不肯嫁呢。"钱太太道："你的话我不明白，难道龙珍还想着白萍么？"祁玲道："想不想我不敢说，不过叫她

嫁人是未必肯的，嫁畏先更是难事。莫说她看不上畏先的为人，便是畏先能叫她爱慕，她为你也不肯作这没理的事。世上哪有现放着姐姐在旁，妹妹居然嫁姐夫呢？”钱太太怔了怔道：“烦你明天跟龙珍说说我的意思。她若不肯，再作道理。”祁玲摇头道：“我可不能说。”钱太太道：“那么我自己说好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还是劝你仔细想想。也许这几句话倒把龙珍气坏了，闹出什么事来可就后悔不及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只和她说说，不愿意就算完。何致闹出什么事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只怕羞了她，她要躲开你啊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不致于吧？”

祁玲半晌不语，忽然叫道：“你若真有这样心，龙珍是不妥的。我看另外倒有一个人，可以给你帮忙。如眉倒是伶丁孤苦，并没一个亲人，倘或和她说明白了，或者她可以肯嫁畏先，和你们作伴。不过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，未必瞧得上畏先。而且又伤了五官，容貌太丑，畏先也未必愿意要她。”说着忽笑起来道：“畏先也是命中造定。咱们背地替他安排的，都是这样丑人。你主意归龙珍，是那样又黑又麻。我主意的如眉，掩上鼻子，倒是个俊人。露出鼻子，就要吓煞人了。”钱太太仔细想想，也拿不定准主意。祁玲却认定龙珍绝对不肯，劝钱太太不可莽撞。钱太太也怕羞了龙珍，或者惹她躲走他方，反为不美，便听了祁玲的话，转念到如眉身上，托祁玲明日得机会向如眉探探口气。祁玲道：“这真是难题，我以后看着办好了。你不要性急，早晚成与不成我要给你回复。不过

你和畏先，在这几天内怎样办法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当然不许畏先再近我身边。而且在三两日里我得正式跟他离婚。若不这样，人家怎会嫁他呀。”祁玲道：“畏先不赞成你的主意，将来也是麻烦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这一层你放心，日后我定能逼他应从。”祁玲又说了几句，困倦上来。二人便都睡了。

次日晨起，祁玲从钱太太处回到张宅自己房里，见龙珍如眉都已起床。想起夜来的话，她二人都曾经提出作畏先后补太太，不由望着她们一笑。如眉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笑这位钱太太，居然变了心眼儿。敢情她真是要给畏先另娶太太，夜里和我说了许多话，后悔过去的行此。她预备在一半天和畏先正式离婚，然后再替畏先张罗亲事。”龙珍道：“我姐姐真是奇怪。当初坏成那样，如今好起来又是这样，真叫人难管她的事。她便是觉悟前非，以后只要与畏先安心度日，也足可赎罪。何必弄这些新鲜花样？不是诚心捣乱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她的心倒是很好，而且咬定牙根，非要这样干不可。我看是没法劝了。不过她便是一切如意，和畏先真个离婚。又哪里去给畏先另寻新夫人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是啊！我姐姐还是和畏先似离不离，日后仍然同居。谁肯嫁畏先作这不干不净的太太？”如眉插口道：“你们不要胡乱议论，现在我倒很佩服这位钱太太，她真看得开，放得下。要不这样办，现时和畏先重成夫妇，日后也没有好结果。你想，畏先已算是正经作事的人。从此或者日渐发达，再过几年，稍为

有些成就。想起自己太太当日烂污，而今残废，未必能永远看重她。一有争执，畏先处处理长，钱太太可就苦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倒是赞成她的。不过她能办得到么？”如眉道：“这本没什么难处，只要和畏先离了婚以后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达到目的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以为她能给畏先另娶太太么？”如眉道：“怎么不能？世上离婚后再娶再嫁的多了。”祁玲道：“可是钱太太还要和畏先一同居住，这个奇怪的局面，很容易起人的猜疑。谁肯嫁与前妻夫未脱离的丈夫呢。”如眉道：“这样只可钱太太和畏先离婚以后，暂且分开。等畏先娶过新夫人，钱太太再用亲戚或是同族的名义，回来同居。”祁玲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是要畏先娶一个不相识的生人了。你不知道，钱太太还想给畏先娶一个熟人呢。”如眉道：“熟人是谁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只听她这么说，没问是谁。”龙珍道：“我姐姐哪有什么熟人。她只和野男子打交道，向来没有女朋友啊。”祁玲暗笑；也装着纳闷。当时并没多说，过了一会，祁玲因恐钱太太寂寞，便叫龙珍过去作伴。

到午饭后，淑敏从公司来，向祁玲说：“白萍因今天气候和暖，已经出房散步。他又发了高兴，想明天出门游散一下，所以来约祁玲，明日到公司一同陪白萍上公园走走，大家凑着热闹些。”祁玲听白萍已能出门，一面代淑敏欣喜，一面又想起件耽心的事来，便答应着明天准去。淑敏照样又匆匆收拾些衣服，带着走了。临行时又告诉祁玲说：白萍病好，用不着再长住看护。她预备在三五日

内便移回家中，托祁玲指挥仆妇把她的卧室收拾一下，并且另外替如眉龙珍整理出一间卧室。

祁玲等她走后，暗自踌躇，想到白萍病好，淑敏又回家来住。恐怕以后白萍要常到这里来，定要和龙珍相遇，岂不又将生出纠纷？虽然龙珍已自甘退让。但白萍因为良心上的关系，未必能毫无表示。只要他对龙珍有念旧之情，恐怕淑敏就不能安心。倘惹出互相避让的事来，又要颠倒翻覆，破坏成局。为今之计，自己既成全淑敏，就该成全到底。还是想个方法，把龙珍遣开，不叫她与白萍会面才好。但转想龙珍伶仃孤苦，无所依归。待把她遣发到哪里去？忽又忆起昨夜钱太太的言语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和如眉道："这些人关系，真是头绪太乱了。白萍和芷华淑敏龙珍，弄成四角恋爱，你是听我说过的。前些日芷华跟边仲膺走了，剩下淑敏和白萍到了一处，才打算可以安定，不料龙珍又意外的来了。因为白萍一直在病中，淑敏又一心看护他，所以还能暂时没事。如今白萍病好，定要常常到这里来访淑敏，很容易和龙珍撞上。那时可怎样解决呢？"如眉道："我记得龙珍说过，她已和白萍表示绝交，假说业已嫁人了。现在再见了面，不可以叫龙珍仍照那样说法么？"祁玲道："你不知道龙珍假托的男人，是女扮男装的式莲么？这绝对瞒不住，后患很大。我想还以不叫他们见面为是。"如眉道："那错非叫龙珍搬出去，不进张宅的门。"祁玲道："也无须这样。我告诉你吧，钱太太昨日和我说的本意，是要把龙珍嫁给畏先。我当时

很不赞成这办法，今天再细想她们的关系，又觉着龙珍应该嫁畏先了。因为倘若她变成畏先的太太，不就把白萍这面牵连解决了么？以后便是时常相见，也不会发生问题了。”如眉细想了想道：“这道儿倒是好得，但只怕龙珍未必肯点头。而且怎样对她提呢。”祁玲便在如眉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如眉仍然摇头，似乎还以为不妥。祁玲又唧喳半晌，才商量出眉目。如眉赞成了祁玲的意思，又随相视着发起笑来。过了一会，二人对她都不露声色，态度如常。龙珍却报说畏先来了，正在向她姐姐劝告。祁玲听了，便道：“我去看看，他们要捣乱到什么份儿。”说着便自出去，直奔新房。

畏先果然正在那里和钱太太辩论。祁玲坐在旁边，听着他们二人反来覆去所说的还都是昨天说过的话。畏先是抱本守拙的主意，只求重整旧日的小家庭，敷衍着生活。钱太太却咬定了非那样不可。看情形便是说上十年八年，也得不到结果。最后逼得畏先没法，喊起来道：“我也不知你犯的什么病？无故的出这个外国花样。你过去作的错事，既然悔悟，我都原谅了。你现在成了残废，我并不嫌恶。从此咱们老实着过下去，不就完了。你何必闹这些是非？说句不好听的话。你这一残废，才叫我更安心。要像从前那样，我还真害怕呢。再说你以为作了坏事，不配再作我的太太，那更没道理。咱们的结合，并不和平常一样，像人家白玉无瑕的闺女，嫁了丈夫，又去偷人，还可以说身体受了沾污。你不能这样比，因为初次嫁我，就是

妓女从良。那时你不特自认很配作我的妻子，并且像公主嫁凡人似的，很骄傲呢。现在你不过又相与了几个男人，论起数目，还不及当日在窑子接的客人百分之一，干么忽然上了脸儿？咱们夫妻不是马马虎虎凑上的？几次的离合悲欢，也都是马马虎虎。以后还是马虎着混去，比什么都强。若讲真理儿，你不配再作人的妻子，我又是什么好东西，配作人的丈夫么？”钱太太笑道：“随你怎样说，我只是那一条道儿走到天黑，万不更改。你若念着旧情，肯养活我呢，就赶快答应，另娶一个。我好放心同你们同居，后半世算有了着落。你若还恨着我，诚心撵我走呢，那就不必答应。自然我得另打主意，你便脱干净了。”畏先顿足道：“你真会挤罗我，凭我一个穷光蛋，只咱俩人生活就够挣扎的。还禁得再添一份罪孽？再说你太把我看高了，一个没出息的穷人，又是这样年纪，谁肯嫁我？你那胡思乱想，完全办不到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这一层是你不必忧虑，只要答应。我管保有人嫁你。”畏先骇然叫道：“呀！这样说你早有安排了，这更胡闹。你说是谁……谁也不行。”祁玲听到这里，便开口道：“钱太太，你痛快把昨夜想到的人，对畏先说了吧。”钱太太一怔道：“说……怎么……他还没答应。这就说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你说吧，说出来再仔细商量。畏先不愿意，我可以对他细讲。”

钱太太似乎不大明了祁玲的意思，但她既已揭破，也不能拦阻。待说出人来，又因昨夜谈到的是两个。不知她所指是谁？就沉吟着道：“我说谁……如眉么？”祁玲

道："不是。不是。是先提的那个。"钱太太愕然道："龙珍么？"说着见祁玲点头，就高声向畏先道："告诉你吧，不是外人，我妹妹龙珍嫁你。"畏先听着钱太太对祁玲的隐秘言语。如眉龙珍二个名字，触到耳中，已使他惊疑万状。及至钱太太正式提出龙珍，不由跳起来。搔着头叫道："什么？你说的……说的梦话呀。"祁玲道："一点也不是梦话。钱先生你坐下，钱太太要把龙珍嫁你，里面有许多道理，并不是胡乱安排。你沉住气，听我细说。"

畏先迷迷惘惘的坐下，望着钱太太，又直瞪着祁玲。那情形似在疑惑自己女人发狂胡说，还在意中。怎祁玲也跟着说起梦话来？祁玲知道他惊异，倒不慌不忙，慢慢地说道："钱先生，你别当钱太太随口乱说，她是有道理的。第一样她已不能作你妻子，所以替你另娶一位。这原由昨天说过，不必再讲。第二样她只有龙珍一个妹妹，如今还飘荡着没有着落，所以趁这机会给她寻一个安顿终身之处。第三钱太太要想和你永久同居，若是你娶了别人，她恐怕不能长久相安。这样一来，她不特可以如愿，并且姐妹也能长久相守。这是钱太太一片苦心，你不要辜负了她。"畏先摇头道："这万万不成。龙珍是我看着长起的，也像我的妹妹一样。并且我根本就不愿另娶。说句到头的话，便是她非要离婚。我一个人作光棍儿也情愿，反正不再娶了。"祁玲笑道："你是说什么也不肯了么？别这样决绝。我还有个要你娶龙珍的道理。白萍和龙珍的关

系，你自然知道。现在虽然已分离很久，可是两人还有很微妙的牵连。白萍和原来发妻芷华，再加淑敏小姐。三个人会闹起许多波折，结果白萍病倒，芷华远走高飞。如今好容易算是淑敏作了白萍的伴侣，看护好他的重病。这时他二人或者已暗地定了婚，也未可知。其实便是没定婚，这局面也算定了。白萍以后定要常到敏淑家来，龙珍又在张宅住着。倘然遇见，定是一场风波。不是淑敏退让，便是龙珍走开。白萍在病后如何再禁得打击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先叫龙珍成为有主的人，再见着面，便无妨碍。除了这个法儿，那只可先把龙珍打发走了。叫白萍遇不见她。可是龙珍一个孤身女子，谁忍心赶她出去呢？钱先生，你只要娶了龙珍，不单对她算作了好事，并且成全白萍淑敏。你何必固执呢？”畏先听了，蹙额摇头道：“这也是异想天开。何必非叫龙珍嫁我？你不会替她另介绍一位男人。”祁玲还未说话，忽然外面有人冷笑一声，很快地跑进来大声道：“好好，我赞成这主意，你别推辞了。”祁玲一看进来的人，正是龙珍。她那紫黑色的麻脸，已变成惨白。但是满面露出笑容。身体有些发颤，强自支持着手扶桌子，向众人连点头儿。祁玲闹了个大红脸，连钱太太也不免忸怩。畏先却正色不语，似在表示他无所愧怍。龙珍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说到我身上来了。这倒不错了。是为什么背着我呢？你们接着说呀！”

祁玲知道自己的话定已被她都听了去，只可搭讪着开口道：“珍妹，你都听见了。我们本不用瞒你，不过要商

量出眉目来，再征求你的同意。现在你既知道了，爽性当面说吧。你……。”龙珍接口道：“我愿意。我赞成。你只问姐夫……畏先。他一点头就算成功。”祁玲听她说这样痛快话，又看看她面上的神气，明知她是伤透心了。这话定与她本心相反。忙道：“珍妹你不要负气，我是一片好心。顾全……”玲祁说到这二字，想到自已本来偏心，只顾全淑敏一面，却把龙珍胡乱安排到畏先身上，真太对不住她。想着底下的话便说不出来。龙珍又笑道：“你这样办本是对的，一片苦心我很感激。白萍和淑敏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应该成全。我若不嫁人，就要搅乱他们。可是嫁人又没人可嫁。好容易有这机会，我怎不愿意呢？”祁玲听龙珍这种情愿口吻，直是出于负气。暗想她一定认为受了欺辱，所以进来说这违心的话。还不定安着什么心思？恐怕自己所顾虑的事，反而要生出来了，便叫道：“珍妹，我们不过偶然想起这办法。商量一下，还未必当真呢。你不要生气。”

龙珍和声说道：“祁姐你不要误会了。我为什么生气？你们商议的本是很好的办法。你想，在这时候，除了依你这条路，就得我走。我要走呢，一来没处可去。二来更叫大家不安。不走白萍淑敏那面，又要发生问题。现在姐姐既然不要姐夫，就把姐夫送给我岂不是正好？”说着格格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我这话说错了。你们又该疑惑我是负气，其实我敢赌誓是真心。”又向畏先道：“姐夫我现在还得叫你姐夫。……你总受过白萍的好处。遇见这个

机会，正可以报答他。白萍飘泊几年，如今才有了事业，有了爱人。正到了美满时候，倘若和我见着，一定给他很大的打击。白萍不是没良心的，他只要一周旋我，恐怕淑敏就要离开他。但是我已决不会再跟白萍恢复旧时关系，因为我自知貌丑心蠢，不配作他的伴侣。勉强作事，就要害他终身苦恼。那时来回推让，结果就不堪设想。便是我再躲开，白萍和淑敏中间也要发生裂痕，不特妨碍他们的爱情，连带也许毁了白萍的事业。姐夫你为白萍打算，也应该依祁姐的主意。我的这份儿脸子，自知万不受人喜爱，没有求你娶我的道理。可是你不要把娶我当作享权利，只当尽义务就好了。你为着白萍的幸福，就看开些吧。我却只求现在用畏先太太的名义，去和白萍见面，就会不惹起风波。以后呢，我也和姐姐一样作你名义上的太太。或者还能另寻个职业，自食其力，不完全带累你。不过藉此机会，我得个长远安身之处，和姐姐不再离开罢了。”祁玲听龙珍这些话，才知道她果然出于真心。而着重在藉此应付白萍，却不是钱太太要她嫁畏先本意。这时畏先开口道：“珍妹妹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只要藉着我的名义，断绝白萍对你的想头。不过你太错了。我从你小时就看着长起来，到如今还把你当小妹妹看待。说实在的，你不可这样自己暴弃。白萍和你曾有过爱情，你怎么不赶着嫁他？一生幸福，并非小事，不能随便让人。”

龙珍拦着他道：“姐夫，这离题太远了。你不必再说。我若是容貌生得好些，也许依你的话。”畏先又道：

“就是退步，你不愿和淑敏争白萍，也可以另寻一个可心的男子去嫁。何必……我也知道你方才愿意嫁我，那就和要出来修行一样。但是你怎么能这样毁自己呀？”龙珍笑道：“痛快说吧，我因为安了不嫁人的心，才嫁你呢。可是并不是像你说的出家修行。当初我也作过尼姑，那时把自己看得很高。如今却不是那样子。我明白人生在世，就是那么回事。马马虎虎就好。只要你肯娶，表面上把我作太太也成，实际上把我当太太也成，当小老婆也成，当丫头也成。总而言之，我把自己看得比屁还轻，随便怎样，只凭你和姐姐定夺。”畏先望着祁玲道：“祁玲，这可怎么好？我简直要发昏。方才龙珍说只要借着我的名义，断白萍的想头，这可以办的。如今她说出来这样话来……”龙珍道：“你就不必问祁姐了，我不过随口一说。”钱太太这时又道：“龙珍既然愿意，就算定了。我从现在便跟畏先散伙，成了大姨子。给妹妹张罗出嫁的事吧。”

畏先道：“你先别这样性急，我还有句话说。若论你那叫龙珍嫁我心思，我万不能依从。现在为着白萍的关系，龙珍借着我隐避一下，倒是可以，不过也只能暂时装做着瞒蔽白萍。等几时白萍和淑敏结了婚，我就立刻脱开这假丈夫的名义。龙珍还得另寻归宿。是这样我答应，若一定叫我真娶龙珍，我宁死也不作这没理的事。”钱太太望望祁玲，祁玲道：“就依畏先吧。且顾现在，以后再说。”龙珍笑道：“祁姐，你为淑敏太尽心了，淑敏真不白交你这朋友。”祁玲脸上一红。龙珍又向畏先道：“姐夫你何

必这样心眼，还说不相干的后话。我是绝不会带累你的。”说着又大声笑道：“妥了妥了。祁姐你赶快办吧，越早越好。白萍既已病好，说不定三两天就会来。我这将作新嫁娘的人，可不能跟着张罗，只听你们的信儿了。”说完便走了出去。这房中祁玲却面面相视的怔了半晌。钱太太道：“他愿意了，咱们就着手办吧。”畏先道：“我瞧这事要出麻烦。你别当龙珍愿意，她从小儿也没用正眼看过我。便是世上男子都死光了，也嫁不到我这儿来。更没说我是她姐夫，中间还有姐姐。只怕她是这样说，心中另作别的想头。或者真会跑了也未可定。”祁玲摇头叹气道：“她不会跑的，我很明白。这回事她是对我负气，我也是太偏心眼儿，只想成全淑敏，就昧着良心把龙珍胡乱安排。因为既舍不得逼她走，又没法立刻寻一个男子给她撮合。恰好钱太太又说过要她嫁畏先的话，所以我才想将计就计，和你们商量，不料被她听见，反倒闹成这个情形。我寻思起来，真觉不够味儿。本来龙珍和白萍有过爱情，他们的事应该自己解决。我这局外人多管闲事，已然不该，何况还偏向一边呢？可是龙珍自然要伤心，觉着连旁观的人都认定她不配和淑敏争了。一样儿的人为什么就该硬派她退让呢？她一伤心当然负气，绝不会走，反要真嫁畏先咧。”

畏先道：“你现在可有挽救的法子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挽救是不易了。现在便是能使淑敏退让，白萍翻回头来娶她，龙珍反要真个跑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不管她那些。咱就

来个大颟顸。先收拾房屋，把她接过来和畏先同住。”畏先叫道：“那可不成。”祁玲也道：“钱太太你先别说这话。我看最好叫畏先发请帖，正式和龙珍结婚。先有了夫妻名义，然后龙珍搬过来和姐姐同住。畏先也把这里当作家庭，用心照管。至于以后怎样，就看龙珍的意思了。”畏先这时反明白祁玲的心全在淑敏。料到若依了她，自己便算受了利用，龙珍更是被牺牲了。想要拒绝，事情又已到了这个分际，不好反口。只可沉吟不语。钱太太却不甚理会祁玲的私心。只要达到自己的希望，便竭力帮助祁玲，怂恿畏先，畏先只得含糊应允，心里却是老不乐。祁玲从钱太太处出来，自觉暗中给淑敏消辑了一桩隐患，驱除了一个情敌，颇为得意。但想到龙珍的可怜，甘受拨弄和姐姐同事一夫，还不如孤栖一世。自己这件事作得未免残忍了些，又觉惘然若失。回到房中，见龙珍神色非常，正和如眉说闲话儿。祁玲也不再提起。

到晚间，景韩在公司派人送了张字柬来，约祁玲到玉华台吃饭。祁玲到时便自去了。她和景韩的恋爱本已近到成熟的火候，不过两人都自觉年长，不愿惹人注意。所以表面上足迹很疏，暗地却已约定作永久伴侣了。但还守着秘密，只等景韩对白萍的帮助告一段落，就要把公司的职务脱卸。然后公开地结合起来，夫妻协力的去经营商业。这时在玉华台见面以后，亲亲蜜蜜的同吃晚饭，谈说那百说不厌的将来美梦。祁玲将畏先夫妇的事，和自己对龙珍的安排，一一告诉景韩。景韩本来是白萍的近友，又素见

淑敏品貌出众，自然很希望他俩成功。所以听了祁玲的办法，深为赞成。祁玲却要求他保守秘密，不可叫白萍淑敏知道此事。景韩唯唯答应。饭后二人又去看了电影。散场后景韩送祁玲到张宅门外，方自回去。

祁玲叫开了门，回到自己房中。见如眉独自对灯默坐，祁玲脱了外衣。如眉笑道："你今天在外面玩够了，这时候你才回来。"祁玲道："我是被朋友强拉着看电影，时候并不晚啊！龙珍呢，睡觉了么？"如眉道："我不知道。你走后她也出去了。"祁玲愕然道："还没回来么？"如眉道："自然没有。"祁玲道："她临走没说什么？"如眉道："我没瞧见她出去，就在你走后她也不见了。我到上房我们的卧室去寻，也没她的影儿，才知道定是出去了。"祁玲怔了怔，顿足道："糟了。莫非我把事情料错，到底逼她走了。"如眉道："你大惊小怪，是为什么？"祁玲忙将方才在新房那边和畏先夫妇商量，被龙珍闯进去所起的一幕交涉，都详细说了。道："我本来怕她走，才出了这主意。满打算这样一办，她虽负气，也要嫁畏先的……那么龙珍今儿没和你说什么话么？"如眉道："她始终很自如，看不出心里有事，对我更没谈起一句。"祁玲道："这倒奇怪。我还料着她不会走，只是现在上哪儿去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"如眉道："也许她心中烦闷，在家里呆不住，到外面听戏去了。"祁玲沉吟道："但愿她是听戏去。可是听戏也该邀你一同去呀？"如眉摇头道："不不。我们俩虽然形影不离，只是上热闹场去，

永远不同道走。因为我们的面貌都够好看，单人儿还好，若配上对儿，就要招笑儿了。现在还不到十二点，你且不必着急，稍迟她就许回来。”祁玲还不放心，又去搜查龙珍所睡的床。见衣服零物一概不缺，方才稍为安定。就和如眉说着闲话等待。如眉听祁玲述说龙珍白天的情形，忽叹气道：“龙珍也太可怜，只为脸子生得不如人，竟处处不如人了。她时时刻刻自觉不配白萍，以前让了芷华，还有可说，芷华是白萍正式太太啊！如今再让淑敏，就叫人可怜了，凡事该论先来后到，她和白萍的关系在先，淑敏认识白萍才几天呢？我敢说龙珍若能生一个好脸子，她定然不这样气馁。而且像咱们旁观的人，也是只看外面，瞧着淑敏白萍一对漂亮人儿，就觉是老天爷配好的，拆散了有罪，非得成全不可。再一看龙珍的麻丑样儿，就觉她应该嫁个西山挖煤的。若硬配上白萍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”祁玲听如眉的话，知道她为龙珍不平。便道：“我的意思，并不因为丑俊的问题，只看白萍好容易病好，淑敏和他也才成了情爱的局面，不致再变化了。他俩谁也禁不住受刺激，只可委曲成全。成局不可破啊！”如眉笑道：“你趁早别说这个。人家芷华和白萍是结发夫妻，怎么你把那成局也破了呢？”祁玲立起又道：“咱们别说闲话，现在都十二点半了，龙珍怎么还不来呢？”说着就作出张皇的样儿。如眉知道他是被自己问短了，才语遁词支的分开。但对于龙珍的踪迹，也觉担心。便道：“龙珍向来晚间很少出去，更没说到这时不回来。别是真走了吧？”祁玲这

时也失了把握。暗想自己本料定她不会走的，看这样儿，许真个不辞而别。这固然于淑敏有益，但是龙珍孤苦零丁，身无长物，果然因此而流离在外，自己良心上怎下得去啊？想着不由懊悔非常。怔了半晌，忽然想起龙珍出门时，或者先到她姐姐那去过，自己何不过去问问？倘若龙珍真走，想必跟她姐姐露出点儿意思来，快去打听一下。就悄悄的出房，开后门直奔钱太太的新房而去。如眉见祁玲默然出去，还以为她心中不安，躲到别的房里去，并没着意。

祁玲走到钱太太住的院门外，就举手叩门。就听里面钱太太的声音喊谁，祁玲应了一声。钱太太腾腾的跑出来，开了门叫道："祁姐啊，我正要请你去，你倒先来了。快里面坐。"祁玲进了院门，见房中灯火甚明，就问道："你还没睡？请我作什么？"钱太太关上门。向里走着，道："请你自然有要紧的事。你快进房里去。"祁玲心中纳着闷儿，走到室内看时，立刻大吃一惊。只看房中比往日多添了两盏煤油灯，两支红烛，照耀得喜气融融。龙珍正在床上，已脱却寻常穿的黑衣，换上一件似红不红似紫不紫的旗袍。畏先居然也穿上长袍马褂儿，正坐在桌前写字。看见祁玲忽红了脸，似乎十分忸怩。龙珍却笑着叫了声，"祁姐，您才来？"

祁玲想不到龙珍竟在这里，心方一松。但看这眼前的奇怪情形，又大惑不解起来。再瞧床上竟铺了一块红布，门上也换了红布门帘。忍不住问道："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
弄成满堂红啊？”钱太太笑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，怎倒问我？今儿就是畏先和龙珍的好日子呀！”祁玲大惊道：“怎……怎……这样快？今天就……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们今天是旧式结婚。先拜天地，成了夫妻，以后随便哪一天再照新式请客。现在婚书都写了，只等你来作个证婚人，就拜天地了。”祁玲暗说怎这样快法，畏先怎也同意了，龙珍居然也老老实实作起新娘子来？可真是怪事！欲待询问，又想到这本是自己所希望的，管他那些。只要龙珍变成钱太太，淑敏和林白萍爱情就更稳当。自己只糊涂着帮他们拜了天地，等生米作成熟饭，再问这饭怎样熟的不迟。这时先问，反恐怕问出枝节来，反倒误事。

这时畏先已写完了，抬头望着祁玲，颇有无可奈何之意。祁玲走过去看时，只见桌上放着两张从市上买来的现成婚书，已填好了畏先龙珍两新夫妇的名字，介绍和证书两项下都写着祁玲二字。暗想婚书也写好了，这可真是因陋就简，急就成章。钱太太过来道：“现在你们都在婚书上留个记号吧”。畏先一声不哼，从衣袋中拿出图章，一一的盖上。龙珍道：“我又没有图章，怎么办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你印个手摸就成。”于是龙珍过来将手染黑，印在上面。祁玲见轮到自己了，就道：“我得回去拿那银行取款的图章来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不必。你也按摸好了。”祁玲眼望着那婚书，心想这不是龙珍畏先的婚书，直是淑敏和白萍的保险证。自己应该赶快叫这东西发生效力。便不犹疑，也仿照龙珍的办法，按上两个指摸。一面想一面笑

道："这样按手摸，倒像在公堂上记口供似的，我犯了什么罪了？"话未说完，只听龙珍一笑，祁玲随着心里一跳，自想今天作的事情，偏一面，向一面，毁坏一人，保护一人。而且这事做得本无道理，自已可不是犯了罪么？祁玲这时不敢回头去看龙珍，勉强拭净手指，就朝着龙珍叫道："到了时候，该办了吗？"钱太太应声道："好好。祁姐你帮我来叫他们行礼吧。"祁玲道："怎么行礼？我一点也不懂。"钱太太道："这拜天地得依老法儿叫他们站好了，朝上磕三个头，再对磕三个头。"说着把桌子移正，腊台摆好，在地下铺了一幅棉被，才自行扶着畏先，叫祁玲扶了龙珍，立在桌前被上，钱太太居然还喃喃的念着白头到老荣华富贵双生贵子，七乱八糟的一大套，念完了就推他们跪下。龙珍和畏先竟也听受摆弄，规规矩矩叩了三个头。钱太太又喊了声号令，她们便对叩了三个头才站起来。祁玲瞧着好似儿戏一样，不由要笑，龙珍一拉畏先道："咱们还得谢谢祁姐。"祁玲听了，暗笑她们要给自己叩头，吓得朝外就跑。到了门口，回头见她们正在鞠躬，才走回看道："我可不敢当。"龙珍老着脸道："都是您成全，还不该谢吗。"钱太太道："你们都完了，还有我呢，龙珍你叫她见见我这姐姐呀。"

龙珍向畏先道："从此我姐姐也是你姐姐了。"畏先便也鞠躬。却始终口不发语，面无笑容，好像个木偶似的，只听龙珍姐妹拨弄。这时婚礼已然告成。祁玲还向他们贺喜。

龙珍笑着坐到床上道：“都完了。祁姐你瞧，爽利不爽利？”祁玲道：“我还真想不到这样快法，你们怎不早告诉我一声？我也可以想法给你们热闹热闹呢！”龙珍道：“要热闹往后日子多了。今天不过行个旧礼儿，确定我是嫁畏先了，以后随时都可以重行表面的仪式，你送礼也很来得及呢！”祁玲道：“你们何必多此一举。急速筹备婚礼多么好呢。”龙珍笑道：“我们本没问题，早些晚些全成。只为怕旁人不放心，才赶着今夜办了，省得人家耽心我变卦。”祁玲听了明白她这话是针对着自己，只可装作不介意，含糊下去。但心里仍在疑惑。钱太太本来要把龙珍嫁给畏先，龙珍愿意提早，她自然赞成。龙珍所以如此，大半由于对自己负气，无可猜疑。只是畏先何以这样服贴呢？祁玲纳着闷儿。忽又想起一事，问龙珍道：“你的东西要送过来么？”龙珍道：“送过来也好。”祁玲便向外走着道：“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就送来。”龙珍道：“祁姐多受累。你叫个老妈子送来好了。”

祁玲应着走出，回到张宅进了上房中，见如眉正在床上和衣而卧。祁玲叫道：“你起来，帮我收拾龙珍的东西。”如眉问道：“龙珍在哪里？你见着她了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岂止见着。还看了许多新鲜事呢。”就把龙珍和畏先已很简单的行过婚礼的情形说了。如眉起初不信，继而听祁玲说得十分真切．才知果有其事，不由啧啧道怪起来。祁玲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可怪，龙珍既已愿意嫁给畏先．迟早都要有这一举。不过今天太出人意外罢了。”如眉道：

“我却觉得可怪，因为我根本不信龙珍肯嫁畏先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不信没用。她眼睁地就嫁了么？婚书也写了，天地也拜了。一会儿我这红娘，把衾枕儿也送去了。今夜就是洞房花烛，明天龙珍便是钱太太了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”如眉愕然道：“她们今夜就入洞房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可不是。”如眉道：“他住着里外间的房子，还有个原来的钱太太，怎么睡法？”祁玲道：“我想钱太太一定在外间睡，畏先龙珍在里间成亲。”如眉道：“我想不能。便是龙珍真肯嫁畏先，也未必这样草草一来。据我一看，畏先还得回公司去，否则便是龙珍姐妹在一房，畏先在一房。反正她们不会成亲的。”祁玲想了想道：“我送东西去，顺便问一问好么？”如眉道：“这怎么好问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要不咱们作一回贼，偷着听听。看到底是什么情形。”如眉道：“人家临睡必要把街门关上，咱们怎能偷听？”祁玲道：“我有法。他们等我送东西去，还开着门呢。少时我去，你也跟着进他们的院子，藏在北面两间没人住的空房里。我坐一会就出来，他们一定跟着把街门关上。你不是正被关在里面么？我回来迟一会再去，你悄悄开门放我进院，这样咱两人就都可随意出入了。”如眉笑道：“你倒像个作惯了贼的，这法儿虽然不错，但到明天他们见大门开着，岂不疑心？”祁玲道：“明天咱们就承认作贼，也不过一笑罢了。”如眉道：“那么你就快去吧。我实在疑惑不定，恨不得早看个明白。”祁玲便把龙珍的东西都收拾到一处，好在非常轻简。只卷了个大包裹，提在手中，和如眉悄悄的出张宅后

门，到了钱太太的新房。果然街门开着，两人蹑足走入。

祁玲看如眉已掩入房中，才放重脚步，进到房内，见畏先穿了马褂，正在外间房里来回踱着。龙珍已接上来叫道："祁姐怎劳你亲自送来？真不敢当。谢谢你。"祁玲把包裹递过去，搭讪着说了几句，便又告辞而去。龙珍送出来把门关了。

祁玲暗笑着回到张宅，吸了吸烟，饮了杯茶，耗过半点钟，才又重回返去。到那里一推街门，竟是虚掩着，知道是如眉已先给除去门闩。便推开轻轻挨身进去，又重复掩好，也溜进那空房里。只听黑影中如眉低声道："祁姐，你来了。"祁玲凑到她身边道："你听见什么了么？"如眉道："我还没去听呢。他们房里灯还亮着，也没人出来。"祁玲拉着如眉，轻轻向外走着，到了正房窗前。只听里面毫无声息。恰好窗纸有个破孔，祁玲向里一望，见龙珍倒在床上。因为背着脸儿，瞧不出是否睡着，但衣服仍像方才一样整齐。钱太太却依墙默然不动，房中空气，沉寂已极。只是不见畏先，料必在外间呢。便又走过几步，想看畏先是何情形。但是外边黑暗暗的并无灯火，只得仍向里间注目。过了好一会，祁玲站得腿都酸了，尤其是屏息甚久，心里憋闷难过。龙珍仍是那样躺着，钱太太也除了咳嗽吐痰，别无动作。祁玲实有些不耐烦，就一拉如眉的衣袖，想暂回空房去，活动活动体肢，舒服的喘几口气，然后再来。如眉似乎与她颇有同感，就悄不声的随着扭身回来。却不料祁玲脚下踏着一块好像破铁似的东

西，呛的一响，房内钱太太闻声叫道："这是什么响……？"畏先也在外间叫道："关上大门了么？这是……。"祁玲如眉吓得心中乱跳，只向空房奔去。忽听龙珍高声道："没有什么。这一定是猫，今儿白天我还见一个野猫在院里跑呢。"起先畏先喊叫着，似要出来察看，龙珍这一句话竟把他拦住，立时房中又寂静下去。祁玲如眉方得安心，进了空房。两人对喘了几下，如眉道："你摸摸，我胸口还跳呢。这一下闹了我满身冷汗。"祁玲道："怕什么？只是被他们看见，就告诉是听新房来了。"如眉道："我也明白看见只是一笑，不过当时不自觉的吃惊，这就叫贼人胆虚。"祁玲道："还算不错，把咱们当了猫。要不然畏先出来，咱们便算白来一趟。你瞧他们是怎么回事。钱太太和龙珍在里间，也不睡觉。畏先一个人在外间也不知道作什么？"如眉道："大概要中了我的预料。畏先和龙珍绝不会入洞房的。"祁玲笑道："也许他们等好时辰呢。现在不必争辩，反正他们有个睡觉。咱们等着看吧。"说着又过了半晌，才又同出空房再去窥探，见里间竟没人影儿，龙珍姐妹想都在外间。祁玲暗诧外间并没点灯。他三人何故在黑暗中坐着呢？这时耳中唧唧哝哝，似闻私语。却因声太低了，还不能断定果是他们说话，或是别的杂声。

正在这时就见龙珍走入，口内衔着纸烟，到床上去铺被褥。同时外间灯也点上，见畏先将两条木板横架在椅上，也放了被褥。祁玲如眉知道这已到了安寝时候，可以看出

作何睡法来了。接着见外间把活榻架好，又熄了灯。龙珍在里间也铺好了床，就坐下吸着烟，似有所思。接着又听外间钱太太声音道："你还不去。"随着就见钱太太把畏先推进。祁玲一见便知自己得了胜利，暗把如眉拉了一下。接着又见畏先忸怩着坐在床头，龙珍却倚着桌子低首含羞。钱太太向床上看了一看，便笑道："天不早了。别坐着了，睡吧。"说着，将身向下一退，顺手拉着里间的房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龙珍忽的将煤油灯吹灭，眼前立刻黑暗。耳中便听砰的一声，知是钱太太出去将房门倒带上了。祁玲心中大为安定，又把如眉的手捏了一下，意思是问她这时你该信了吧？龙珍畏先已共室同床，实际发生夫妇关系。你亲眼瞧着，还有什么可说？

如眉此际却像吃了苍蝇似的，心中直欲作呕。她平日与龙珍交谊甚深，很敬重龙珍的清高洒脱，不作儿女态度。想不到她今日居然敢当着姐姐的面儿和姐夫入了洞房。这种龌龊行为，瞧着叫人难过。暗想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龙珍今日的情形，才明白她以前的孤高恬淡，全是假装。她自知貌丑，无人见爱，乐得充一充好人。如今可遇到接近男子的机会，她就急不可待的现出原形。什么都顾不得，更不管这男子是谁，是否可以嫁得？竟胡乱的凑合了。固然这件事原因复杂，并且受人逼迫，并非她自己主动。但是也该缓缓进行，怎能白天提议，晚间便入洞房？还在姐姐眼下，占据了姐夫。简直太不顾廉耻了！如眉想着，非常气忿，不愿再留，便转身要向外走，祁玲拉

住不放，如眉怕被房内听见声音，不敢和她挣扎，只可陪着再听下去。以后房内便有声响，似是脱衣之声。过去又沉寂半晌，才起了唧唧喁喁的低语声。因为声音太低，不特听不出说什么，而且连男女都分不出来。只像苍蝇飞时的微响一样，时起时止。至于祁玲心中料为必有的其他声音，却绝无所闻。二人站得时间过久，腿都酸了。如眉支持不住，决意要走。祁玲只得随着出了院子，走出胡同。

祁玲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如眉却不作声。祁玲笑着道："这件事可真爽快，马马虎虎，就成了功。我只笑畏先还穿上件马褂，龙珍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件紫旗袍，还像那么回事似的。"如眉道："你别笑了。我瞧着倒怪惨的。"祁玲道："喜事怎会惨呢？"如眉道："这个局面，还不惨么？"祁玲笑声骤止，低声道："你是说今天的局面，被我逼出来的么？"如眉道："方才我还有这种意思，现在却不然了。你叫龙珍嫁畏先，是逼她承受钱夫人的名儿，并没逼她当天入洞房呀？所以我认为她心里从早就……咳不说了吧。"祁玲听出如眉的意思，不觉也生了疑惑。想到龙珍这样急于成亲，已出了和自己负气的范围，莫非她真个需要男子太甚，竟藉题如甚所愿么？

这时不单如眉将龙珍看成低鄙无耻，便是造成这事局的祁玲，也因龙珍成亲太快，几乎确认龙珍是个没品格的女子。并是十分欲心甚炽，只为貌陋不能引诱男子，才勉强抑制，深藏不露，今日突然得了接近男子的机会，她恐怕好事多磨，稍纵即逝。就不顾廉耻的来个捷手先得，把

畏先捉到手里。二人说着回到室中。如眉很后悔去看了这一幕丑剧，因为她同龙珍相随甚久，情如姊妹。如今龙珍作出了这种没道理的事，居然被她亲眼瞧见，心中自觉非常难过。祁玲也明白这幕丑剧，虽然不全是自己的拨弄。但若非自己首先提议，龙珍便真是无耻的人，也不致立时和畏先同床共枕，作出这叫人作呕的事，想着良心微觉惭愧，就默然不言。如眉也不说话，夜已深了。二人才各自就寝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祁玲起床，已近正午。梳洗之后，本想到钱太太处，去看是什么情形，联带给龙珍贺喜，但又勾起昨夜的思想，便暂且下去。先唤起如眉一同吃饭。饭后过了一会，就坐车出门到公司去，赴淑敏之约。一进公司的门，便遇见畏先和另一个同事，匆匆正向外走。祁玲唤道："你出门么？"畏先看见祁玲，竟笑答道："祁姐你看林先生来么？他今天更好，早晨居然上外面遛了弯儿。这时正在里面呢。我出去办点儿事，回头再见。"说完便走了出去。祁玲以为畏先瞧见自己，必要自己忸怩。不料他竟而谈笑自若，心中颇为诧异。当时便进了内院，直入白萍房中。白萍正和淑敏对坐下棋。淑敏起立迎着道："祁姐，我们正等你呢。"祁玲眼望淑敏，心想我已经替你解决了一件大事，你知道么？几乎要对她说将出来。但联想此际不能发表，便自咽住。转向白萍问候了几句，坐下饮了杯茶。淑敏道："趁着时候尚早，咱们快出去。太阳一落，白萍便得回来。说着替白萍戴上帽子，三人出了公司。步

到左近一家车行，雇了一辆车，直奔公园。本想进门先绕圈儿，但是白萍病后脚软，走到来今雨轩的前面，便自乏了。只可在茶座中占了一张桌子，饮茶休息。祁玲瞧白萍病容渐复，淑敏却似比先前略瘦了些。但二人在阳光下都是喜气洋洋，十分高兴。心中知道他俩定已心心相印。或者在最近便是吉期。比翼双飞，已不在远时。瞧着淑敏得意情形，因而想到自己功劳浩大。他俩到了这紧要时候，倘若龙珍突然出现，变化一生，好事便将消灭。那时淑敏岂懊恢而死？幸而自己预先把龙珍安排停妥，淑敏可安稳和白萍得其所哉了。回思芷华也是被自己劝诱和仲膺同去。淑敏的情敌，竟由我一人扫尽。她该怎样谢我呢？

三人谈笑许久，白萍歇得够了，仍要散步。淑敏挽着他的臂儿，徐徐前行，祁玲随在后面。走出不远，便到了假山之侧。依淑敏只要在平地上走，白萍却想爬上假山去登高一望，以豁心胸。淑敏便和祁玲夹持着白萍，慢慢走上假山。到了山顶凉亭，白萍又已喘了。就坐在栏杆上休息。淑敏也坐在他身旁。只祁玲立着，纵目向四下流览。瞭望着远处栉比的房舍和近处的绿树清溪，耳中听着白萍和淑敏的喁喁情话，心中不禁怅然有感。以为若约了景韩同来，自己也可以和他俩一样快乐。无奈自己年岁较大，觉得若情爱的事在人前显露，似乎不好意思。人到中年，竟连勇气都失。只是由他这少年人得意了。想着忽见假山下一曲清流之旁，有个女子正坐长椅上，低着头儿，手里拿着个纸本，像在那里作书。祁玲只看个侧面，暗想

这女子独自一人，在那僻野地方作什么？莫非是女学生来念功课，或者写情书，便注目瞧着。

那女子手中拿着铅笔，按在纸本上，却不移动。须臾忽抬起头来，似乎仰天发叹。这一下祁玲竟看见他的面目了，原来竟是龙珍。祁玲诧异她昨夜才和畏先洞房花烛，今天正该坐在家中装新娘子。怎独自一个，凄凄凉凉的跑到这里来？想着就忘了有白萍在旁，失声叫道："唉。这是……"白萍淑敏听祁玲作声，都立起凑到她身旁询问。祁玲瞧瞧白萍，立刻更吃一惊，后悔自己不该大惊小怪。这时龙珍近在咫尺，倘被白萍看见，恐怕立时便有风波。自己为淑敏一切图谋，全要前功尽弃。祁玲当时发出急智，为拘束白萍的眼光，不使向下面看，就装出痛苦的样儿，手抚胸口微呻道："这是老病根儿犯了。哎哟好疼。"淑敏忙扶住她道："姐姐怎么了……。"祁玲道："不要紧，我胸口一阵发疼。"淑敏扶她坐下，不住用手抚摩，频问所苦。祁玲心想这里不可再留，就又颦蹙着道："淑敏你扶我下去，这里风大……。"淑敏便和白萍挟扶她缓缓下了假山。祁玲心想要离开这公园，便越发装作支持不住。白萍以为她痛苦难当，倒主张要到茶座里坐下休息一会，喝些热水，或者好些。淑敏也同意于白萍的主张，竟将祁玲扶入较近的茶座。祁玲反对，只要回家。淑敏道："你先喝一口热茶，歇一歇。我叫白萍打电话再叫辆汽车来。那时扶你出了园门，上车就到家了。"祁玲听她说得有理，只得答应。白萍向茶役要了一壶红茶，叫

淑敏伺候祁玲，他便出去打电话。祁玲等了约有半点多钟，还不见白萍回来。正在焦急，这时淑敏一心关切着祁玲面向里坐着，祁玲脸儿都是向外，对着行人来往的道儿。她心里盼着白萍快回，又想着龙珍此际可还在那里枯坐。眼儿便左右转望，忽见从假山那一边走过一个女子，竟是龙珍。好像要出园回去。祁玲大惊知道她出园必要从茶座旁边经过，倘若看见自己，必要过来，那便有和白萍撞见的危险。想着忙又装作着叫道："哎哟，疼死了。淑敏你快给我把胸口揉下。"淑敏连忙立起弯着腰儿，替她抚摩。祁玲又俯首至臆，全身都被淑敏遮住。连淑敏也背着脸儿，不会被龙珍看见，因之也看不见龙珍了。

迟了约一分钟，祁玲偷着探头儿向外望，只见龙珍已走过去，趋向出园的路。祁玲猛又生了惊恐，想龙珍从这里走到园外，还有很远的道儿。白萍出去唤车，已去了老久。回来若和龙珍相遇，也是一样危险。不由长呻了一声，向淑敏道："我好些了。你坐下歇着。白萍怎还不来呢？"淑敏道："也许左近寻不着汽车行，打电话到远处去唤，他在园门外等着车来呢。"祁玲暗想倘然如此，那可更是糟糕。白萍守在园口，绝没看不见龙珍之理。今天的事，恐怕大糟特糟了。正在这时，忽听淑敏叫道："白萍来了。"祁玲见白萍是从园门那一面跑来。心里算着时候，此际龙珍还未出园门，白萍便已回来，两人一定是遇到一处了。就直望着他，偷查面上的喜怒，不料白萍竟和平日一样，毫无可疑之色。跑到近前，向祁玲道："怎么

样？好些么？”祁玲只点点头儿。白萍道：“我出去在左近一两家汽车行，都没有车。半天才在东城寻着一辆，我在外面等了半点钟才到。如今该走了，我还驾着你。”祁玲看着白萍，暗想方才龙珍明明从这道儿出去，怎白萍竟未遇上？倒是怪事。便立起身来道：“我现在好得多，自己能走。不必扶了。”说着三个人便缓缓出园，坐上汽车。淑敏告诉了自己家中住址，汽车走了几分钟便到。祁玲道：“你们送我回家就成。我的病也犯过去了，你们不用照应，赶快回公司吧。”淑敏笑道：“谁回公司？今天我要家住的。并且邀白萍来玩一会呢。”祁玲便不拦阻。

三人下车，步入宅门，仍进了后院淑敏房中。淑敏忙叫女仆把式欧式莲叫来。祁玲道：“你叫老妈伺候茶水吧，我去前院唤他俩来。”白萍道：“祁姐，你不要动。你身上有病呢。”祁玲道：“我的毛病来时，吓人一跳。可是一会儿就好。这真是古怪病儿。”说着出房到了前院儿。寻着式欧式莲，传达了淑敏意思，又叮嘱在白萍面前，不要对白萍谈起龙珍的事。式莲问“龙珍现在何处？”祁玲把昨夜的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龙珍现在已变成钱太太，虽然和白萍见面也没关系。不过我想白萍和淑敏正在吃紧时候，最好不要发表这支节的事。过一过再告诉他不迟。”式欧式莲答应，便同去见白萍了。祁玲又到自己房中，唤如眉，也把这话叮嘱了一遍，二人才同至淑敏房中。淑敏提议今日大家热闹一下，给白萍起病，并且叫他

娱乐一天。当时便派人到饭庄唤了一桌酒席。淑敏兄弟作主人，祁玲式莲如眉陪着，六人饮酒为欢。席间白萍向祁玲道："前些日我在病中，恍惚听说畏先和他的太太又团圆了。就住在这里左近，又听淑敏说畏先公司薪水不敷家用，叫我把他升一步。现在钱太太住在哪儿？"祁玲忙道："钱太太前些日还在左近居住，从上星期就移走了。我还忘了她现在的住址，大约明天一问畏先便可晓得。"白萍也没再问。当下大家欢笑饮啖，正到半酣。忽见一个女仆走入，到祁玲背后低语道："那位龙珍小姐回来了，还跟着一位男人。她在院里听见屋里热闹，问我都有谁在这里？我告诉了。那龙珍小姐就带着那男子跑进您的卧房，也不是干什么。"

祁玲听着龙珍这时来到，不禁大惊，连忙离席而起，想要出去看看。不料还未举步，已听外面脚步声音走入，龙珍和畏先赫然出现在门口。席中的白萍正与式欧相对说话，并未看见。只如眉和祁玲一样失惊。式莲因有祁玲先告诉的话，也觉一怔。只淑敏看见，立起来招呼，白萍听得声音，抬头看时。忽见龙珍和畏先并肩而立，对着众人微笑。不由把旧事都涌上来。一直到她面前，痴立半晌，才低声叫道："龙珍，你呀！你这是……我已经知道你了。上次在旅店你说嫁人，嫁的就是这位女扮男装的式莲小姐。你骗我的意思，我也明白。不过你的好心也白用了。从那次别后，你落在什么地方？怎不叫我知道一点信儿呢？"说着就要拉龙珍的手。龙珍正色道："林先生，

你不要这样。我现在是有夫之妇，你没有随便对我说话的道理。不错，当初我曾骗你一次，那是有原故的。现在的情形可完全变了。我来到北京已有不少日子，听说你在病中，大概什么事也不知道。并且我对人竭力隐瞒和你是朋友，所以也未必有人把我的事告诉你。今天我听见你在这里，才赶来见个面儿，并且对大家诉说我现时的事。”说着又叫道：“张小姐，张先生，余小姐，柳姐，祁姐，还有林先生，你们都是我直接或者间接的朋友，我也不管有谁关心，就在这里报告一下。”说着向畏先一指道：“我在昨天已经跟钱畏先结婚了。这事众位听着想必都很惊异，因为畏先原是我的姐夫，我姐姐才是他的太太。他怎能跟我结婚？不过这内中有一层原因，因为我姐姐差不多是个有神经病的人，又作过许多对不住畏先的事，如今忽然悔悟。她就自动和畏先离婚，解除畏先的痛苦。又恐怕畏先没有内助，才央求我替代她的位置，弥补缺憾。我不能违背姐姐的意思，只可和畏先结婚，昨天已经实行。本打算在这几天举行一次仪式，只为我们的朋友既然不多，畏先负债很重，不敢铺张，所以趁此机会对众位宣布一下。想不到意外的遇见林白萍先生也在这里。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，最关心我的前途。今见我得了归宿，想必也很欣喜的。”龙珍说完，白萍迷迷茫茫，如入梦中，只望着她发怔。对于这万想不到而又毫无理性的事，真觉来得突兀异常。脑筋被扰得昏昏乱乱，没法判断这事的虚实真假，更想不出龙珍意思的所在。

龙珍又拉着畏先的手儿道："我们冒昧的前来打搅，只为把这件事宣布出来，叫关心的朋友知道。现在说完，我们也可以走了。"淑敏此际虽觉龙珍来得颇为蹊跷，但因处在主人地位，不能不打招呼，就挽留到："珍……钱太太别走。我们还没给你道喜，趁着这里有酒有菜，来坐下喝三杯。不成敬意，改日再正式奉贺。来，钱太太钱先生快入座。"淑敏说的本是寻常的应酬话，龙珍却听着十分刺耳。第一钱太太三字招呼，好似确定了自己是钱太太，她到可以妥稳作林太太了。便推辞道："这时不敢打搅。我们家中还有事，改日再见。"说完就携着畏先转身走出。房中的人都在目瞪口呆，并没一人追着挽留。正在这时，还是式欧发言道："咱们快吃吧，菜要凉了。"白萍才默然返座，半晌才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龙珍会嫁了畏先？"祁玲忙接道："这件事我深知道。这还没向你们谈起。"说着就把钱太太怎样淫邪，随人私逃，受了颠连痛苦，以后被龙珍弄回来，她忽然悔悟。自觉不足作畏先的妻，就强迫着龙珍替代她的位置，替她补过。龙珍允许，已于昨夜成礼。并且把自己和如眉偷听窗根，看见龙珍和畏先同入洞房的话都说了。白萍哦道："龙珍这人真是不可测度……"只说了这一句，底下还有很多的话，都咽住了。

淑敏道："我对于龙珍，本存着一番意思。因为你在这里遇到芷华，吐了血回公司去，芷华跟去看护，不想她又随着边仲膺走了。你的病正在危急期间，我不能辞看护的

责任。就在这个当儿，龙珍和如眉姐来了，我因为听你说过和龙珍的关系，很想叫她和你见个面儿。但是恐怕你在病中受不住刺激，只可等你病好后再说。便是今天，我还没预备叫你见她。打算再过三五天，你完全复原以后，你见她的一天，或者也就是我卸去看护责任的时候。谁想她居然在昨日竟嫁了畏先？畏先已有太太，怎又重婚小姨？这里面未免可疑。我只怕她这又是当初假嫁式莲的故智。不过那时她是藉口成全芷华，这次莫非因为我么？”祁玲听淑敏很爽直的把自己的心事揭破了，不由一惊，忙道：“不是的。龙珍住在这里，跟我很相投。偶然也谈到白萍的事，她说白萍当日和她相识的时候，并没提先已有妻。及至她到了白萍家里，忽然发现了芷华。她很伤心，所以出来以后，在旅舍遇见白萍。就随便指着男装的式莲作丈夫，表示和白萍永久断绝。从那时她已根本把白萍忘记这了。这次嫁畏先，实在为着她姐姐，我还是个证人。亲眼看见她姐姐和她商量，费了许多唇舌，她才答应。”

淑敏听着微微摇头道：“你说龙珍完全为她姐姐，我总疑惑她这事作得太没道理，必是另有意思。明天儿若有机会，我想同她谈谈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管人家有意思没意思，有道理没道理。反正事实上她已嫁了畏先，如眉姐和我亲眼看见他们入洞房。还有什么可疑？世上姐妹俩嫁一个丈夫的多咧。”淑敏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我听白萍说龙珍是很明理的人，她怎肯夺她姐姐的丈夫？并且这是件难为情的事，她怎也不嫌害羞呢？”正说着忽又有女仆

走入，向祁玲道：“那位龙珍小姐在您房里候着，请您去说句话。”祁玲暗想龙珍这样行事，未免太不漂亮。你既来宣布了婚事，就该急速离开这里，怎还赖着不动？又请我出去说话，莫非是故意叫白萍和淑敏知道你没走，另外存着别的希望么？便立起想赶快出去，把她打发走了。但这时淑敏也已听见仆妇的话，向祁玲道：“我可以去见见她么？”祁玲摆手道：“不必，我自已去好了。”说着便走出到了自己的卧室。只见龙珍一人坐在床上，畏先已不见了。龙珍含笑立起，叫了声祁姐，两人握着手一同坐下。

祁玲搭讪道：“方才留你在那屋喝几杯，你干么客气？”龙珍笑道：“祁姐别提这话吧。我若真不客气，只怕倒害你心里不安。我要跟你说几句正经话。现在你希望我作的事，我都作完了，提早我嫁了畏先。还怕你不放心，昨天夜里故意开着门，放你和如眉进去听窗根儿，证明了我与畏先实在发生夫妻关系，这还不算。今天在公园，我瞧见你和白萍淑敏在假山上，你也瞧见我，就急忙拉着他们走开。以后我出去，在茶座儿那边，你故意叫淑敏背着身儿，遮住你的脸，不和我打招呼，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思。只可也装作没瞧见你，直走出去。还没到园门，就见白萍从外面进来。心里好笑，自想倘若叫住了白萍，他一定拉我回到茶坐去谈。你看见不要吓个倒仰么？但是我绝不愿那样作，很快的避在树后。白萍好似有什么要紧事，匆匆走过。我才出来，雇洋车回家。半路上瞧见你们三个坐汽车向南来，揣摩着必是到张宅来吃晚饭，我便回

去带畏先一同上这里。对白萍淑敏宣布我们的婚事，如今我总算把你所担心的事，都消灭了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把我自己收拾完毕，所以来向你回覆一下。”

祁玲听着她的话句句有刺，忙道：“珍妹，你怎说这样话？好像什么事都是为我作的。”龙珍道：“我也不过顺口一说，其实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罢了。我从此以后，要另换一种生活，努力作畏先的贤妻，并且叫我那可怜的姐姐快乐。至于本身的名誉幸福廉耻，我全不管了。”

祁玲听着，觉得既不能慰藉，又不能劝勉，只可默然不语。龙珍又道：“我从此再不会和白萍见面，并且对你们也不想来往。今天以后，希望你只当没了我这个人，永不必寻我。不过这里还有一封信，是我写给白萍的，求你转交。”说着就取出一封已经封固的信来，交给祁玲。祁玲立刻吃了一惊，感觉这是个难题。料着龙珍给白萍的信，便不说出此事的原委，也定是哀怨的词儿。白萍看了，定受感动，自己怎能作这寄书使者，以破坏自己的计划。但若拒绝她，既无可托，更怕她另托别人，或是从邮政寄去。当时祁玲为难之下，竟不知如何答复是好。龙珍看着她的神情，笑道：“我很明白你的难处。现在你还许恨我无耻，以为我既嫁了畏先，又与白萍通信。难道还有什么割舍不下？或者安着反覆的心么？这自然难怪你疑惑。恐怕这封信到了白萍眼里，影响他对淑敏的爱情。我实告诉你吧，白萍和我有一时的爱好，并且他很重看我。

我如今为着淑敏的关系，嫁了畏先。在白萍心中，自然要留个很坏的影子。我现在不能对他辩白，可是也不能叫他永远留着坏印象。因为我生来孤苦，在世界上只有白萍一个人知己。他若把我当作无耻的人，我至死也不能瞑目。所以写了这封信，托你转交，叫他知道我的心迹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我并不是立时叫你转交，也不定期限。只把信存在你手里，请你斟酌办理，无论迟到什么时候都可。比如说在最近白萍和淑敏结了婚，你当然不能发表这封信。再如白萍和淑敏决裂，而另爱上别的女子，这封信也足以妨碍别人的爱情，还是不能露出来。总而言之，除非等白萍又有爱人的时候，或再等这封信不妨碍他人的时候，才可拿过给白萍看。这样你总可以客应了吧。”祁玲才明白龙珍是出于痴情，忙道：“这更难了。倘然白萍娶了淑敏，两人白头到老，我还发表这封信不呢？”龙珍道：“倘然淑敏死在白萍以先，你当然可以很从容的发表这封信。倘然白萍死在淑敏以先，你也要趁着他未死以前，把这信叫他看了。你总得答应我，这信无论迟早，定能叫白萍见着。”祁玲道：“就照方才的情形说，倘然我倒死在白萍淑敏以前，又该如何？”龙珍道：“果然这样，就算该着我不被白萍原谅，不能怨你失信。”祁玲想了想，才接过信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了。不过这信存在我手里，迟三十年二十年也说不定。只要我遇不到意外的灾祸，总要设法叫白萍见着。”龙珍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我知道你是忠心于朋友的，只看你替淑敏那样尽力，料想绝不会

对我失信。可是你还得允许不私看这信，必须保存着给白萍亲手开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致那样没品行。现在我已经很觉对你不住，这件小事若再负了你的委托，还成什么人呢？”当下祁玲立誓绝不私拆她的信，龙珍才微笑着对她握手道谢，又道：“耽误了这些工夫，大概你的饭也没吃好。我走了，咱们改日见吧。”说完转身便走出门。

祁玲知道留她也没的可说，只可任其自去，但是心中惘惘不已。觉得龙珍认定自己是毁坏她以成淑敏全，把怨羞都归到自己身上。怔了半晌，才把那封信藏入箱中，夹在一件大衣的袋里，重复将箱锁好，便仍到淑敏房中。见大家都快吃完，祁玲入座，草草吃了些汤泡饭。淑敏却没问她，龙珍何事相唤。饭后大家散座闲谈。祁玲本听淑敏说预备在饭后作一个狂欢的游戏，但这时众人都提不起兴致，淑敏也不发言，想是已作罢了。白萍又坐了一会，就告辞回了公司。式欧等也都散去。

剩下淑敏和祁玲如眉三人，祁玲才问道：“怎么方才席上都象不高兴似的？我被龙珍唤出去以后，你们又谈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龙珍这一来，白萍自然难免感触，我也不能提头儿高兴了。你出去以后，我就对白萍说龙珍嫁畏先这件事，可疑的地方很多。白萍就要求我万万别再提起龙珍的事，于是我们都不谈了。可是龙珍叫你出去，说些什么呢？”祁玲一想，龙珍的话绝对不能告诉淑敏，便扯谎道：“她只说这次嫁畏先，在她心里自觉是很正当的行

为，不过朋友们未必能体谅她。她为免讨别人厌恶，所以决定从此不再见人。今天算是和我们末次见面，托我转达你一声，谢谢在你家打扰的情分。”淑敏道：“还有别的话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再有便是她对我说的心思话儿。她说为她姐姐的原故，决心爱畏先到底。”淑敏听了不语。过了一会，便各自安寝。如眉移到祁玲房中作伴，淑敏仍在她自己卧室。

到次日淑敏照旧上公司去看白萍。白萍态度如常，好似忘了昨夜的事。谈起公司事务，因自己一病而全都停顿。虽然东家富厚，赔垫得起。但自己接手已半年有余，还未制出一部片子，未免太不像话。惟有立时恢复工作，尽一月内把红杏出墙的片子完全拍成。卖出几付考贝，得到资金，以便周转，省得每月叫东家坐耗开支。淑敏因白萍身体尚弱，不当过劳，叫他再休养十天半月。白萍却执定病痊体健。若再坐误时日，徒耗资本，实觉良心惭愧。淑敏仍自反对。最后提出一个办法，就是限定白萍再休养两星期。在这两星期中公司所受的损失，由淑敏完全担负。白萍虽感她的情意，一面却笑她异想天开，认为这是笑话，不是办法。就坚决召集公司重要人员，商议着手工作。幸而关于布景等事的筹备，还须要经过五六日，才轮到白萍亲身工作，淑敏稍为放心，便劝白萍在这五六天内，完全休养，离开公司，度几日野外生活。白萍自想，本来一切都已停妥，只为害病才突然停顿了。现在自己本没什么事做，与其空等着，实不如出去散散心，养得精神饱满，于

工作更能有益。至于公司中琐细的事，景韩足可代劳，便答应了淑敏。一面托景韩代理事务，一面和淑敏商议到哪里去。淑敏却拉白萍回到家里，与祁玲一同定夺，因为她离不开祁玲，无论到哪里都要一同去的。

祁玲听淑敏将要出门，真想不随她去。自己反可以趁着她不在家，去和景韩作几日缠绵。但苦于无辞可托，又怕淑敏看出她的私心，只得答应，就商议到哪里去。淑敏关怀白萍身体，仍主张去度野外生活。祁玲却以为在这冬天，不是野居的时候。若是期限稍长，还可上南方旅行一趟。如今只五六日的工夫，怎能远行？就近在北平一带，也不比热天好玩。而且叫白萍初痊的身体，受冷服劳，也非办法。不如上天津一走，尚能舒适。淑敏想了想，觉得她的道理很是，便依从这个主张。白萍却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只听淑敏命令，当时决定次日早车赴天津。白萍便告辞归去。

祁玲本已预备随他们去了，但夜间独自沉思，想到白萍淑敏两人，已然到了这种程度，就像两块铁板在一个熔锅里，行将熔化为一。应该趁这时候，叫他们自行成就。自己若还插在中间，多少有些阻碍。再说少年男女一同旅行，最是制造婚姻的机会。若只他俩相伴，说不定就在这几天完成了终身大事。若是自己随着，淑敏无形中就与白萍疏远。岂非太不知趣么？想着便自睡了。

次日清晨，到时候并不起床，又睡了回翻身觉儿。淑敏来呼唤她，祁玲假装乍醒，坐起又倒下，呻吟着说头晕

得难过。淑敏以为她真病了，忙问所苦，又闹着请大夫。祁玲怕她因自己而取销行期，只得说这不是病，以前常常犯的，无须吃药，将养一天就好。须臾白萍也来了，祁玲叫淑敏与白萍先去，自己明天后赶，淑敏不肯。祁玲道："你们要因为我耽误了出门，我也养不安静，倒许急出真病来。你们快走吧。"淑敏倒底拗她不过，只得先和白萍商妥到天津住国民饭店，告诉祁玲明天到津上哪里去找，两人才先走了。

祁玲等她们走后，便起床梳洗。午饭后自己到了公司，直入景韩房中。景韩一见祁玲，惊喜交加地道："你不是随他们上天津了么？"祁玲道："谁告诉你的？"景韩道："昨天我就听说白萍和淑敏上天津，要带你一同去。我心里真不痛快，他们要玩就自己去罢了，干什么非得把我的人也带着呢？"祁玲笑道："呸！没羞。谁是你的人？我这回把他们骗了，装病没去。"景韩笑道："你是为留下伴我么？"祁玲道："不。我是为叫他俩在这趟里发生出些关系来。"景韩道："你可真坏透了，这不是诚心制造罪恶么？"祁玲道："怎能说是罪恶？这是制造好事。"景韩道："好事和罪恶也差不多啊？但不知我们的罪恶得几时制造？"祁玲红了脸儿，打了景韩一下，道："说正经的，你知道钱畏先新近来了回停妻再娶，把原来的太太放在旁边，却和小姨结合了么？"景韩道："我不知道。只是这两天看畏先精神大变，好似有什么大心事似的。可一点看不出欢喜的样子。这是什么原故？"祁玲就

把龙珍的根里原由和畏先家庭以及白萍淑敏的关系都说了。景韩道："这宗七乱八糟的事，连我听着都觉头疼。不过你在中间也未免过于好事。只为淑敏一个，伤许多人，落许多怨，又何必呢？"祁玲道："钱畏先在公司里么？我想问问龙珍到底是什么情形。"景韩道："你也太好为别人忙了。放着咱们自己的事不谈，管这闲事。"祁玲道："我要全始全终，好人坏人都得作到底。非得看淑敏正式和白萍结婚，才算卸了责任。"景韩道："你可真是好事。"祁玲笑道："你糊涂。我这样也是为着咱们啊。你想咱俩的婚事，既不能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办，而且我和淑敏这样深交，又是她的老姐，在情理上应该把她的事料理妥贴，再顾自己，才能名正言顺。要不然多么没意思？"景韩道："你这话我不大懂。"祁玲道："你不懂就闷着吧，反正我的主意是对的。"

正在说着，忽听窗外畏先大声说话，像在那里吩咐工匠。祁玲便走出去，叫住畏先道："钱先生，我跟你说句话。"畏先看了看她道："到我办公室去好么？"祁玲点头，就进了畏先的房中。落坐以后，祁玲笑道："我还没正式给您道喜呢。"畏先皱着眉头，作欢声道："我这些日简直成了随人拨弄的傀儡了。你要道喜，还不如道烦恼吧？"祁玲道："你正在新婚大喜，怎么倒烦恼呢？"畏先道："你何必明知故问。我的事你全知道啊！"祁玲道："我只知道表面。至于龙珍对你是什么情形，家庭中又是什么景况？我是一点不清楚。"畏先摇摇头，苦着脸道："我真是

前世造了孽。你看看我的家里原来的太太是那样的一位，现在又换了这样一位。我并不厌恶龙珍，不过叫她作我的妹妹，却是可爱的。若是作我的太太，那就真有些承受不了。偏偏你们硬把她推给我。龙珍跟我又十分亲密，好像她这些年的孤寂，要在我身上捞本儿似的。常常拉着我一同出门，携手挽臂的在街上闲溜。我真受不了路上人讥笑的眼光。她姐姐更会凑热闹，这两天把房间收拾成新房似的，在里面放着龙珍那样一位丑小姐。我这样一位老古董，瞧着真自己肉麻。而且每到晚间，她姐姐也不是从哪儿学来的贫嘴，总要替铺好被褥，然后唱一套连生贵子的喜歌儿，还有好些鸳鸯对对，蝴蝶双双，风流才子，美貌佳人的玩艺，我听着连隔夜饭都要呕出来。真觉不如死了，听和尚念倒头经舒服呢，就央求她免了这个仪注吧，她还是非唱不可。我实在怕了，一半天还得搬回公司来住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别口是心非。我很知道你爱龙珍。”畏先摇头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，她若是我的妹妹，我定然爱她。如今作了我的太太，就只剩下怕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怕么？你们头一天入洞房的时候，我已经偷着瞧见了。”畏先道：“头一夜……。打头里告诉你吧。在最初你们劝我娶龙珍的时候，我不是很反对么？不想那天午后，龙珍忽然把我叫到旁边，当面说她已经决心嫁我。倘若我不娶她，她就不活了。我被她缠得糊涂，才一点头。她姐姐好像预先和她约会好了似的立刻就叫我写婚书，预备当夜结婚。以后你去作了证人，把我整个的送进迷魂阵里。到你走

后，过了不大的工夫。龙珍和她姐姐咬耳朵说了几句，就关了外间的灯。只她姐姐进里间收拾床褥，随后把我和龙珍推进去，她在外间带上了门。龙珍也把里间的灯吹灭。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倒下睡了。现在才知道那时你在窗外偷看，想必是她俩故意那样做作叫你看的。不过我和龙珍既然成了夫妇，早晚要一房睡的，又何必弄这个玄虚呢？”祁玲沉思着道：“你说她故意做作。这个连我也不明白。她……和你……？”说到这儿，底下的话似乎不好出口，虚嗽了一声才道：“难道那一夜她和你没成……没发生夫妇的……？”畏先这时对祁玲的意思业已了然，不等她再说下去，就答道：“岂止那一夜？就是直到如今这几天里，也并没……。”祁玲愕然道：“真的么？”畏先道：“这是可以赌誓的。我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，倒是很好。”祁玲暗想畏先的话定然非虚。龙珍那样容貌，绝不会勾起畏先的欲念。至于龙珍的嫁畏先，几乎完全出于负气，毫无爱情可言。她更不会向畏先作什么吴女之态。由此看来，那一夜新房情景，定是龙珍故意布置出来，叫我知道她和畏先确已成为夫妇。不过她为何这样作呢？莫非另外还存着别的心么？想着便又问龙珍在家中的情形，畏先道：“她白天倒很像个主妇，一切操作都井井有条。对我的饮食起居，特别注意。待她姐姐也十分亲热。并且有了闲工夫，就拉着我出门，作出摩登派小两口儿的样子。只到了夜间，一关上房门，她就蒙头大睡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这话不对。方才你说她还缠得你承受不住，又

说她多年来的孤寂都要向你身上补偿，这时怎又说得这样冷淡呢？”畏先道：“我方才说的话，是指着除去夜里以外的时候，除去卧室以外的地方。而且越在外人面前，她对我亲密得越是肉麻。大凡世上的夫妇，都是人前假装疏远，私室才相恩爱。我们恰是相反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是希望她在卧室里待你和在人前一样亲热，就满意了吧？”畏先摇头道：“不，我只希望她在人前待我和在卧室一样冷淡，就念佛了。你是没看见，昨天晚上她跟我看戏去，当着众人，竟把橘子剥成一片片的，亲手送到我咀里。”祁玲笑道：“那你是多大的福分。记得淑敏给我讲过一段什么词儿，有一句纤手擘新橙，这剥橘子不是一样么？”畏先裂嘴苦笑道：“我是多大的罪过啊。以前还不懂肉麻两个字是什么滋味，昨天可尝着了。当那许多人看着我们的时候，我简直要寻地缝儿钻进去。”说着立起向祁玲作揖道：“谢谢你这媒人功德无量。”祁玲直有些哭笑不得，搭讪着道：“你的事由儿也太多。龙珍只是丑些，又何致叫你这样难堪？当初白萍和龙珍要好的时候，听说两人也常一同出去。白萍比你年轻得多，漂亮得多，相形之下，更叫人刺眼了，那时白萍怎也坦然不以为意呢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可比不了白萍，人家有学问有涵养。我却是鼠肚鸡肠。”正说着，忽听外面有人喊道：“畏先畏先。”祁玲立起从玻窗向外看，只见龙珍正立在院中，便向畏先笑道：“你的太太寻你来了。真是恩爱夫妻，一会儿都离不开。”畏先愁眉苦脸的道：“真要命。她干什么来？”

祁玲忙向外推开房门，叫道："钱太太，进来坐。钱先生在这里。"

龙珍看见祁玲，似乎一怔，随即含笑走进房中道："祁姐也来了。"祁玲道："淑敏和白萍上了天津，我一人闷得没法，到公司来走走。正遇见钱先生，说闲话儿呢。"龙珍道："我也是在家闷得慌，出来买些东西。顺便到这里等畏先一同回去。"祁玲又敷衍了几句，见畏先已低头整理账簿，便道："景韩还等着我呢，咱们回头再见。"说完便走出去。又到了景韩房中，自然把从畏先口里听得的言语，都告诉了景韩。景韩也觉龙珍的行为奇怪，却猜不出是什么道理。

说了一会，祁玲要约景韩一同出门游散。景韩因素性不喜欢听戏看电影一类的娱乐，在这冷天既不能上公园，更不愿到街上散步。并且他和祁玲都是有节制的，向来未曾上旅馆开房间谈心。所以觉得与其到外面众目之下，去受拘束，还不如两个人躲在房里，可随便谈笑，随便偎倚，便拦住祁玲不放。祁玲也深知他的心意，就在暖日晴窗之下，沏了一壶香茗，相对清谈起来。但是二人的爱情已到了成熟的火候，怎能长久矜持？于是渐渐变清谈为情话，相对也改成相偎，娓匕也改成喁喁。景韩所住的里外间房子，原本外间敞着门，里间钩着帘的。但过了一会，外间的门竟掩上了，里间的帘也垂下了，便是纸窗上的破孔，也都用书遮上。这情景固然形迹可疑。一对孤男寡女，藏在房中，又遮掩得如此严密。倘有人看见，谁能不想

入非非。其实倒没有什么，因为二人始终说着话呢。不过祁玲换了位置，坐在景韩怀中。至于怎样坐法，外人未曾看见，怎能乱说？只是祁玲虽不断说话，可惜声音太低，在远处听着，几乎变成呻吟了。这样密谈了约有两点多钟。因为景韩把公司事务已在上午理完，而且公司同人也因听说不日恢复工作，都趁这时候出去办理私事或者游玩。所以一直没人来寻景韩，容他安静的消受这甜蜜时光。冬书本来很短。到夕照西沉，天将入暮，哪知竟来了不速的客朝景韩房间直向闯入。拉开外间的门，便向里走。景韩在里面听见，忙问道："谁呀？"进来的人应道："我是畏先。"说着就要掀里间的帘子。景韩急叫道："等等，别进来。"外面的畏先倒站住了，停足不进。须臾景韩走出，神情窘得不堪，向畏先搭讪道："原来是你啊！我当是别人呢。既是你进来又怕什么？来来，里面坐。"畏先走进里间，见祁玲正坐在景韩榻上，脸色红白不定，头发也有些蓬松，身上旗袍底襟最下的一个钮子，虽已扣上，但靠腰际的两钮，仍在开着。而且前襟的中部，有许多横的折绉。好像这旗袍曾提起在腰际护着，经过很大的工夫，才压成这样儿。祁玲见畏先对自己注视，更觉不好意思。想要说两句掩盖的话，又怕越描越黑。但是若发僵，不开口，岂不更像默认有了私弊？正在为难，畏先那里早已了然，便装作毫无觉察的样子，坦然笑道："祁姐，我还当你走了呢。"祁玲才道："我正跟景韩闲聊天儿呢。你的太太走了么？"畏先道："也是刚

走。”说着坐在椅上，忽又看祁玲唇上的胭脂都已褪尽。景韩的颊边，却隐隐沾了红痕。不由暗笑，他二人缠绵这大半天，旁的不说，大约只接吻是有千百次了。又想着祁玲方才的娇羞情怯，直比少女还觉动人。她虽已徐娘年纪，容貌却足当一个美字。一颇一笑，更是别有风韵。景韩真艳福不浅。回想自己两位有名无实的太太，那丑鬼的模样，不由灰心短气起来。这时房中已渐渐变黑，景韩要开电灯。祁玲怕灯亮了自己脸上身边的破绽，更要被畏先看得清楚，便示意不叫他开灯。畏先却搭讪着说起闲话。景韩看他匆促进来的情形，还以为有什么要事商量，不料他进门反倒不说一句正经。便疑惑他看见祁玲和自己躲在房中，故意前来捣乱，心中老大不悦。祁玲也有同样心思，觉得畏先这样行为，颇为侮辱自己，就不高兴酬答。竟把畏先木在那里。

确实二人都错怪了畏先，他本是有事来的，不过见祁玲仍在房中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反至看出两人都神情冷淡，才悟到自己讨了人家的厌。想要辞出，更恐这样匆匆来去，惹他们加倍不快。只可迳直向景韩道：“我有点事来求你帮忙，这事实不是我愿意，实在没有法子。”说着又吞吞吐吐的望着景韩，半晌没说出话，忽又转脸向祁玲道：“龙珍因为在家里闲着无聊，想在咱们公司寻些事做，非要我办到不可。”祁玲听了一惊，暗想龙珍本说嫁畏先以后要安居家庭，永与白萍避面，怎又想到公司作事？难道她又变了主意么？接着畏先又道：“我劝她不必

来，她只是不肯。我又说现在白萍出门，公司没人主事。只可等他回来再说。龙珍说只要到公司来有件事作，可以消遣时光，她既不在乎名义，也不在乎薪水。叫我先来求景韩设法给个位置。她要在晚上我回家时听信儿。你看她不是异想天开么？我被她缠得没法，只得……”祁玲正在思索龙珍是什么意思，景韩已笑道："我明白这是你新的太太和你爱情深厚，不愿有一刻分离，所以才想出这同出同归，成天厮守的法子。我认为是一件好事，应该成全的。那么明天就叫她来，在总务股帮你办事吧。我可以替白萍答应。至于薪水可要等白萍回来再定。”祁玲听景韩自然允许，想拦已来不及。畏先却皱眉道："请你别叫她跟我同房办事。”景韩道："为什么？你是避嫌疑么？”畏先摇头道："不，不。我是不愿意……。这原因祁姐知道的。”景韩笑道："夫妻同房办事，还有什么不愿？你不必装假，我就这样定规了。”畏先苦着脸儿向祁玲道："我这才叫真正的无可奈何，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这还得谢谢景韩。”说完便慢慢走出去。景韩大笑道："你见害神经病的么？畏先就是。他又替太太谋事，又好些不愿意。这是什样原故？”祁玲道："我方才不是告诉你了，畏先对于龙珍，实在是大勉强。而且又受不了龙珍的那种肉麻劲儿。他每天陪龙珍去玩，已经头疼了。如今再让他们同来同去，寸步不离，不是……。”景韩笑道："我就因为方才听了你的话，才和畏先开这玩笑。算罚他惊动咱们的罪。”祁玲道："你只顾和他玩笑，可忘了白萍那一

面。龙珍当初和白萍也有过密切关系的。如今用她来作事，定要常和白萍见面，恐怕有很多不便。”景韩道：“这样我倒莽撞了。好在龙珍已是钱太太，又在艮先身旁作事，也没什么？”祁玲也没再向下说，但心中只觉龙珍到公司来，是十分可怕的事。至于如何可怕，却想不出所以然来。这时景韩才开了电灯，窗外已完全黑了。祁玲便要回家。

景韩对她向来都很洒脱，不似小儿女那样缠绵依恋。但今日有了进一步的灵肉结合，竟而舍不得她走，苦苦留住。说着话儿，动手动脚起来。祁玲发恼道：“你还闹呢。方才叫艮先吓得我心跳口喘的，差点儿没窘死。你趁早躲开，要不我又走了。”景韩想了想道：“那么咱们就出去吃晚饭，好不好？”祁玲答应了。二人便出了公司，直奔一家饭馆。用罢晚餐，祁玲又要回去。景韩还不放她走，定要再寻个地方谈谈。祁玲问他上哪里去？景韩道：“你不必问，随我走吧。”祁玲跟着他在街上步行。走到一家旅馆门前，景韩低语道：“咱们进去寻一个朋友坐坐。”祁玲才料到景韩有此一举。

她虽然很能克制自己，但是中年妇人，对于性欲，任凭如何淡薄，终经不住挑逗的。祁玲本已久旷，平日因善自排遣，还不觉有什么需要。今日在景韩房中，突然谈出了毛病，已把多年的情思都翻腾起来。无端叫艮先搅得半途而废，她便感到被身体变化压迫得难过，急欲回去安静地睡一觉儿。但是景韩挽留不放，吃饭时又喝了几杯酒，

更惹得心里热辣辣的不能自持。偏在这时候，景韩将她领到旅馆。祁玲虽明知他不是寻朋友，也不说破，竟点点头儿随他上了楼。景韩向茶房要上等房间，开门进去。祁玲仍不开口，也不看他，只默坐在椅上。等茶房送进茶来，又行出去。景韩关好了门，脱了外衣，笑道："你干么发怔？躺下歇歇吧。"祁玲道："我坐着好。你的朋友呢？"景韩道："我的朋友就是你。"祁玲道："我……你把我领到这个地方来作什么？"景韩走过抱住她道："你还问我？这里可不怕谁来搅了。咱们安安静静的住一夜吧。"祁玲道："那可不成。我跑到旅馆来住夜，成了什么人了？快放我走。"景韩知道她是故意做作，拥抱着只管缠磨。祁玲也觉情不自禁，又因自己若在外面住夜，定惹张家人疑惑，最晚也得十二点前后回去。时光宝贵，不可虚度，便也半推半就的，装作娇怯无力，不大的功夫，就被景韩抱到床上去了。以下的事，不必细表。到二人从帐中出来，已是十二点多钟。一个体倦神疲，一个粉褪发松。祁玲立到装台镜前，从手皮包中拿出化装物品，徐徐收拾头面。却望着镜中自己的影儿，只抿嘴作得意的微笑。她不特得到满足，并且感到将来的幸福了。景韩望着她理妆，忽然想起她向来出门，皮夹里不带化装用具。因为肌肤细白，天然清洁，用不着常常修饰。今天竟破天荒带了这些梳镜粉膏之类，居然备而有用了。怎这样巧呢？又一转想才明白她今日来访自己以前，便已有心。虽然未必要作主动，但已预备不拒绝我的要求了。景韩想着正在销魂，祁

玲已收拾完了，便要回家。景韩又拉住温存一会，才付帐同出旅馆。祁玲自己坐车回去。

景韩返了公司，到寝室坐下，忽见畏先又过来了。景韩纳闷他这时还在公司作什么？畏先已嗫嚅着说道："景韩先生，我等半天了。"景韩方要问等我作什么，畏先已低声道："贱内因为您给她事作，她感激极了，正等着谢您呢。"景韩暗想何必定要今晚来谢，难道不能等到明天么？但这时畏先已向外招手，就见龙珍已走进来。景韩还是初次看到龙珍，不禁吓了一跳。觉得这女子真够丑了。谁想到她能和白萍那样漂亮的少年会有过关系呢？这时龙珍已向景韩鞠了一躬道："多谢先生帮忙。"景韩自然客气了几句，又让坐谈了一会。龙珍忽然笑道："我有一件事求先生，我因为急于作事，想明天到公司便有正式的职分。您现在可以先分派么？"景韩因为已经答应了，不便反悔，便道："请钱太太到钱先生房里，作收发员吧。"龙珍道："谢谢您。不过我希望作些比较劳苦的事，可以锻炼能力。并且我还有件不合理的请求，就是希望离开畏先，独立作事。倘若在畏先手下，也恐怕同事背地里说闲话。"景韩想了想，觉得她的道理也对，便道："若是钱太太想独立作事，我们公司有几个女演员，另住在后面宿舍，那宿舍还缺个女管理员。钱太太不嫌麻烦，就请担任这职务吧。"龙珍听着面有喜色道："这职务正合我的兴趣，那么作管理员应该到公司来住吧。"景韩知道她和畏先燕尔新婚，恐怕叫她到公司来住，过于不合人情，便

道："也不一定。要不在这儿住，早晨来晚上走也可以的。"龙珍道："不，我很愿意住到公司。管理宿舍若不整天工作，还有什么效力？"畏先听了这话也觉深出意外，暗想她方才并没提起这层，怎现在突然对景韩说出这种话呢？景韩也惊诧她在蜜月中居然和丈夫分居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但照规矩女管理员是应该住在公司的，也不能反驳，只可说道："这本是可以随便。请您二位商量。在这里住不住都行。"龙珍道："明天我就带行李来。实行作事好了。"景韩只得点头应允。畏先始终并未插言。须臾龙珍辞出，畏先便跟着走了。景韩仔细一想，才诧异龙珍竭力要求移来，其中必有原因。或者她厌恶畏先，不能在家中同住，所以藉此避开。不过当初又何必嫁他呢？又想到白天自己允龙珍到公司作事，祁玲已认为不妥。现在又允她到公司来住，恐怕祁玲更要反对。这只怪自己面皮太薄，对女人的要求，无法拒绝。好在是派她作女宿舍的事，和前面的人交涉很少，更不会常和白萍见面。还未必有什么意外事发生。想着也没甚深思，便丢开这事不理。

到了次日。龙珍午前便来，带着随身箱饰。景韩便领她到女宿舍里，指定了住室，又给女演员们介绍了。龙珍就兢兢业业的作起事来，半天工夫，居然把女宿舍整理得大改旧观。景韩倒颇为佩服龙珍作事的精神能力。以为既有这许多长处，足可把面貌的丑陋抵销。畏先得这样内助，倒是福分。等白萍回来，总可以给她定几十元薪金，夫妇互助的生活下，很容易造成安乐家庭呢。这一日祁玲

没有到公司来，还不知这个消息。

又过一日，祁玲在家中接到淑敏寄来一封短信，报告和白萍正在天津住着，每日度着游戏生活。除了听大戏看电影上舞场吃馆子逛马路以外，简直再没有好玩的事，觉得很少意趣。又责问祁玲为什么失信不去？等她回来，定要严厉对待等语。祁玲暗笑，你俩这几日直是预支蜜月的享受，还不知怎样陶醉在情海里呢？这都是我失信造出的功德啊！想着便要把他俩的消息通知景韩，于是午后又奔了公司。见着景韩，将淑敏来信给他看了，二人说笑了一会。景韩才提起龙珍的事，祁玲大愕道："你怎这样胡乱安排？叫龙珍进来作事，已然欠妥。为何又许她住到这里？景韩道："因为她说的话很有理由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她进来任职这两天，有很好的工作。和女演员也全融洽。我想她或者是真立志作事，未必有什么可愿忌的。你所怕的只是那些事，并不成问题。因为她已是钱太太，白萍也就快是淑敏的丈夫了。"祁玲道："我还疑惑，她便真要作事，可寻的职业也多了。何必单向这公司里挤？来给白萍手下作事呢？"景韩道："提起这个，我还想起一件事，昨天夜里十二点多钟，我忽然精神兴奋，知道短时间里未必便能入睡，想要把一张演员表要新更订一下。因为演员表的草底儿在白萍房子里，就带了他房门的钥匙，过去把门开了。在写字桌的抽屉里，寻着那草底儿。联带又看见一张新置道具的价目清单。便坐在椅上，核算出总数。一共耽搁没十分钟工夫，就走出来。想要把门重行锁上，哪

知原插在锁孔上的钥匙，竟不见了。我以为掉在地下，忙开了院里电灯，仔细寻觅，却是踪影不见。我又怕自己记错，或者随手带进房去。随又进到里面寻觅，每个地方都翻到了，仍然没有，急得我别提。因为白萍房中有很多重要东西，钥匙万丢不得。只可坐定，仔细回想，开门时的情形。又记得确把钥匙放在锁孔中，而且那钥匙是门上所用，形体很大，约有三四寸长。又是铜质，便落到地下，也听得见响声。丢在什么地方，也很容易寻着。怎会这样不翼而飞、毫无踪影？因此我才想到或是我进房中的时候，有人从门外经过，顺手从锁孔上将钥匙取去。本要唤起全公司人询问。又想平常人谁也不会无故的把钥匙偷去。若真有人偷了，那必是早已处心积虑，将有所图。好容易今日得手，怎能一询问便退还出来？于是我决意不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先悄悄的在这几道院里巡查一遍，见前后院的人已都睡了，及至走到东跨院的女宿舍，看见只龙珍的房里还亮着灯。我想要进前从窗孔看她睡了没睡，哪知才进去几步，就见房里把灯灭了。我只可退回。又巡查了半天，也没一点迹兆。直到今天早晨，还在白萍房里寻觅一回，仍然没有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”祁玲听了，也觉惊异道：“我听说公司款项，向来都存银行。只会计那里有些零星小款。白萍的住房更不会有钱。再说白萍本身又没有金银财宝，便是有着你所谓的要件，也不过一些纸头，何能引人生心？若没人生心偷盗，就不致先偷钥匙。据我想，你或者记错了，把钥匙随手丢在那里。过后想不

起来，才闹这玄虚。”景韩道：“我已经仔细追想，敢说绝对没有记错。那钥匙十有八九是被人偷去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既然说得这样确实，那么只可研究谁有偷的嫌疑。你以为龙珍嫌疑很大，是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我也不敢说一定。不过她来了两天，就出这个事。而且她和白萍以前又有过关系……。”祁玲道：“可是她偷这钥匙作什么呢？”景韩道：“倘真是她偷了，自然有她的用处。”祁玲道：“不过这样偷法也太笨了。你发现丢了钥匙，自然要特别注意访查。她若去用钥匙开白萍的门，岂不是自投罗网。何况这洋式的锁，没有钥匙根本就没法再锁。势必把旧锁门作废，另换新的，才能锁上。那时她偷去的钥匙更没用了。我且问你，昨夜从发现这事，白萍的房门一直开着么？”景韩道：“因为没法锁，我就在那房睡着看守，到早晨我才出来。这白天里耳目众多，谁也不敢偷着进去。今夜我还得住在那里。等明天换了新锁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着呀。这是很容易料到的。失去钥匙以后，就得有人看守。等没人守时，又换了新锁。旧钥匙永远是废物。我不信有人偷。必是你粗心，没有仔细寻觅。而且两只大近视眼，就是东西明摆在面前，还许瞧不见呢。走，走，我跟你寻寻去，省得这样失惊道怪的，自己吓唬自己。”说着就拉景韩走出，到了白萍住房门外。

景韩先把虚掩的门推开，“你瞧，这门是向里推的。昨夜我开了门，就推开一道缝儿进去。出来时把门拉上，扯摸钥匙，就没有了。”祁玲先把门内外的地面细看了一

遍，又进房去把里外间各处都翻了，仍是毫无发现。才走出来，立在院中发怔。景韩道："你现在可信了。我费了好几点钟工夫。没一处不看到……。"祁玲忽然心血来潮，抬头问道："在你没开这门以前，钥匙放在哪里？"景韩道："从白萍临走那天，把钥匙交给我。我就随手放在身上西装裤后面口袋里。两天工夫，我虽然觉得一坐下就格得不舒服，可是一直没换地方。直到昨夜开门，才取出来。"祁玲道："我记得你向来喜欢把钥匙等小物件，塞在裤袋里。你再想想，别是开门以后，不自觉的把钥匙又从锁孔拔出，放回原处了吧。这是习惯的动作，或者你没注意，试摸摸裤袋看。"景韩道："不用摸，我昨天已经摸过了。"祁玲道："你再寻一下，这是没准儿的事。也许裤袋破了，把东西溜在裤腿的夹层里去。"说着又指指景韩的裤子道："这也不费事，一伸手就成。"景韩笑道："我昨夜穿的不是身上这件。这件是今早新换的。"祁玲道："那么昨夜穿的那件呢？"景韩回身举手一指道："那不是。昨夜我在白萍房里合衣睡了一觉。把裤子都弄得褶绉了。所以今天脱下放在院里晒着，等烫一烫再穿。"祁玲看见墙角扯着一根铁绳，裤子晒在上面。便走过去，伸手向右边裤袋中一掏，忽然啊的叫了一声。再缩出手来，景韩竟瞧见她手上拿着一件黄色物件。忙赶过去一看，不禁大为吃惊，原来竟是那把遗失的钥匙。

祁玲本来也没想到钥匙仍在裤袋。不过为恐景韩性情疏忽，未能仔细搜寻，所以把他寻过的地方，自己再细寻

一遍。但也没存着老大希望。只于闲着没事，藉此解闷而已。因为那钥匙根本不是重要物品，丢了也不成什么问题。如今想不到随手在裤袋中掏出来，倒惊得发了怔，向景韩道："我说你粗心，你还不承认。方才牙清口白的咬定说寻过了。这又是什么？"景韩直着眼儿道："这可是闹鬼儿，我敢说不但在这袋里摸过两遍，早晨脱下时，还抖了一回。你想这钥匙有三寸长，裤袋也不过四寸见方。我这一只大手伸进去，会触不着么？再说我也不致这样糊涂啊。"祁玲笑道："不论你怎样说，东西现在这里，一定是你疏忽了。"景韩纳闷万分，至竟寻不出是什么道理，惟有怀疑自己的记忆力而已。二人便到白萍门外，先把门锁上，然后回到自己房中。

祁玲仍奚落景韩的脑力不济，弄成庸人自扰。若不是我来了，你还不知糊涂到什么时候。景韩因证据现在，无法分辨。但回想分明记得裤袋空无所有，好在祁玲昨夜未来，否则自己真要疑惑她偷去藏起，故意在这时拿出来寻自己开心的。祁玲笑了一会，才抛开这件事不提。景韩因与她已经发生关系，这时候不能再相敬如宾。少不得还是要重温昨梦。祁玲故意呕他，装作不高兴的样子。一面推却，一面责备，其实他仍想出去上旅馆作安静的幽会。但景韩是乍得甜头，兴不能遏，便自苦苦央求，并且把希望减低，只要求最低限度的享受。祁玲禁不住她的缠磨，又鉴于前日畏先撞见时的窘况，只可想了个特别办法。立在窗前，由窗帘缝隙望着外面，叫景韩在后面任所欲为。这

样便可以两全其美，既然不使景韩失望，而且能瞧着外面。见有人来，便可急速收敛。在祁玲虽然太觉劳苦，但以为这是极短的局面，顷刻即了。哪知景韩闹的是外交手段，起初只作小的要求，使对方认为可以敷衍。及至叫他得手，便又得寸进尺起来。祁玲正在一半婉央，一半发恨的，叫他维持信义。景韩仍自一意孤行，不肯善罢。正在这时，祁玲忽见院中由大门那边走入一个女子，却是龙珍。祁玲忙低语道："快躲开！有人来了。"景韩不信这样恰巧，以为祁玲骗他，便仍赖着不肯离开。祁玲急得没法，外面的龙珍走得很快，已然走近窗前。祁玲因一则料她未必进来；便是进来，也要先叫一声，不致像畏先那样乱闯。二则窗帘很为严密，从外面万看不见窗内，就忍耐着不再作声，静待龙珍过去。不料走到院的中心，竟把脚步放慢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似乎瞧着院内无人，就移步走到墙角，向那搭在绳上的西服裤看了一看。那神情还要举手去摸，但又稍一犹疑，便转身匆匆走入内院。祁玲看着大疑，暗想方才自己从那西服裤袋里寻出钥匙，把景韩诧异得什么似的，好像从那裤上变出戏法。但这事也只有我二人知道，龙珍怎也对那裤子注意呢？想着觉得这事颇有疑质，大可研究，便挣扎着推开景韩道："我瞧见新奇的事了，你老实着坐下，听我告诉你。"景韩尚未尽兴，仍自不依不饶。祁玲低语道："你真是我的魔难星。我算怕你这缠法儿。现在让我一步，少时咱们上外面住半夜去，还不成么？"景韩得了希望，方才退却了，道："你可不

要用缓军计骗我。”祁玲笑道：“呸。我骗过你几回？你这么大人，别只想这没出息的事，说正经的。我方才从窗帘缝看见龙珍由外面回来。”景韩道：“想是她回家去了。这算什么新奇？”祁玲道：“你听着啊，她走进来，并不直入后院，倒踱向对面的墙角。望着你那件裤子，站了一回。好像举手要摸，可是没有摸，就自走了。”景韩道：“真的么？你别是看错了吧。她看我的裤子作什么？”祁玲笑道：“也许她爱上你了，害着片面的相思，所以来一个睹物思人。”景韩哇了一声，装作要呕的样儿道："你别骂我吧。我可没有白萍畏先那样的审美眼光。”祁玲道：“说她爱你，倒是谣言。不过我想着你丢钥匙的事，恐怕和她有关呢。”景韩一怔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祁玲道：“你自己先想想。”景韩沉思半晌，忽地跃然而起道：“我明白了。昨夜我丢钥匙的时候，瞧见只龙珍房中没有息灯，已然有些可疑。今天她又来看我这件发现钥匙的裤子，这里面更大有问题了。本来我记得清清白白，那裤袋已搜过几遍，确确没有东西。方才你忽然从里面摸出钥匙来，我因为证据现在，没去跟你抬杠，其实心里真不服气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何致这样头脑昏乱？这眼前身边的事物，都记不清楚？”祁玲道：“那么你有什么想头呢？”景韩道：“我也不敢确定，因为这里面可疑的地方很多。咱们假设道钥匙是龙珍偷去，她是安着什么心思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这问题我可以猜测一下。或者龙珍和白萍相好的时候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如关于爱情上的字据、定约的

纪念品等类，落在白萍手里。她现在已嫁了畏先，所以想把那种东西收回，就设法先偷了钥匙，然后再觅机会进去窃取。这个猜测，不是和她住到公司里来的用意，很相符合么？”景韩道：“这个我不敢信。白萍是诚笃的人，倘若他手中有龙珍的东西，定会自动的退还，绝不致作无理强占的事，再说龙珍也该知道白萍的为人。便有东西在他手里，直接讨还，多么爽利。何必担作贼的恶名呢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也只说假设，并不是断定如此。龙珍若不想进白萍房内，何必偷这钥匙？我们既然疑是她偷去，就姑且当作白萍房里有她希望得到的东西。”景韩道：“这样说，我也来个猜测。必是我昨夜在白萍房中的时候，龙珍就在外面偷着把钥匙取去。以后看我查得很急，知道有钥匙在手里，也不能偷进白萍的房门，反得收藏赃物，担着嫌疑。所以想把钥匙送还。今天早晨她见我的裤子晒在院里，趁人不见，将钥匙放在裤袋中，就出门去了。及至方才回来，看见裤子仍在原处，心想摸摸钥匙是否被我发现。但又怕落到人眼里，露出痕迹，便走开了。这就是你看见的情景。现在钥匙既已回来，龙珍定不敢再存偷进白萍房间的想头。她又是个女人，且关着畏先面子，我也不深究了。”祁玲沉吟不语，半晌才道：“不对，这事并没有完。我看龙珍不定安着什么心。你以为这钥匙既然送回，便算没有后患了么？”景韩道：“自然是的。我以后要紧锁白萍的房间，并且把钥匙藏得稳妥。还怕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说你傻可真不伶俐！这钥匙就算她夜里十二点

偷去，早晨八点送回，那么在她手里已有很长的工夫。她不会照样做一柄么？”景韩道：“她又不是铁匠，怎会做这东西？”祁玲道：“她不会拿出去叫铁匠做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方才你看见她进门，在咱们发现这钥匙的时候，她还在外面呢，足见没把这东西带出去。”祁玲道：“好糊涂，她不会把这钥匙的式样用纸描下来，交给铁匠去做么？”景韩恍然道：“可是！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她用这些心机是为什么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还是那句话。咱们胡乱猜度，不能作准。还怕冤枉了人家，不如实地考察一下再说。”景韩道：“怎样考察呢？”祁玲就用白纸铺在几上，向景韩要过钥匙，放在纸上，用铅笔仔细描出样儿。又把底面圆孔醮墨印在纸上，孔内的深浅也注明了，就叫景韩拿着一同出门，往左近的街上走去。

见有铜铁器铺子，便进去询问。说方才有位女太太，拿着纸画的样儿，来配钥匙。因为那样儿画得不甚合式，才另画一个，烦我送来。不过忘记铺子的名儿，只记得在这一溜儿，所以我进来问问。是这里不是？这一套谎话，倒编得很圆。无奈连走两条街，进了四五家铺子，都回说没有人来配钥匙。祁玲犹疑了一下道：“她不能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总该就在这城南一带。咱们且到打磨厂，那些汪麻子王麻子的铺面看看。若再没有，也就罢了。”穿过前外大街，到打磨厂，问到第二家刀剪铺。那铺中人竟回答早晨果有位女太太来。祁玲把那套文说了一遍，铺中人便拿出一张纸给她。祁玲见纸上所画，果是那柄钥匙的样儿，但

比自自所画的还加精细。便向景韩以目示意，笑道：“她也太小心眼儿了。这样画的多么合式，不是白罚咱们跑一趟么？”便向铺中人道：“还照这原样儿做吧，无须改了。”又问几时做好，铺中人答说本约定明日下午来取。祁玲道了骚扰，便和景韩走出。

祁玲道：“龙珍这次大约安心不善。白萍正在出门，你负着代理责任，可得留神。”景韩道：“现在既然查出这条线索，可以料知龙珍要偷入白萍房中无疑。至于她要进去作什么？还不可知。不过这钥匙得明天做好，最早也得明夜动手。从明天起我夜夜埋伏在院里，见她开门进去时，捉住了一问，便明白了。”祁玲也觉得今日无须防备，便与景韩同赴旅馆。俾书作夜，尽了半日欢娱。

直到晚饭以后，方才起作归计。祁玲恐怕景韩一人照顾不来，便要在次日仍到公司去帮助。景韩道：“你去了也没用。因为白天她不会动手，夜晚你又不能住在公司。”祁玲道：“怎么不能？只要你给我寻一间房子住。”景韩道：“几个大办公室，晚上便由负责人上锁。其余小房间都有人住着。空间的只有白萍那两间。当然不能住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我就在你房里作夜不成么？”景韩道：“那可不便，倘被公司人瞧见你在我房里过夜，恐怕起哄呢。”说着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我看最好你托个词儿，向女宿舍住几天，最好和龙珍同一个房间，叫她不能动手。过两日白萍回来，我的责任就卸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不好。龙珍是你引进来的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也不能卸责。除非在白萍未

归以先，你捉住她的把柄，才算是漂亮办法。依我说你还是要我帮助吧。咱们两人可以作伴儿，省得你独自守夜的寂寞。再说我夜间十点钟以后再去，早晨六点以前就走，也未必被人看见。便是看见了，咱们问心无愧，也不怕什么。”景韩笑道：“咱们还问心无愧哪？”祁玲道：“为办正经事，自然问心无愧。”景韩道：“好。那么明天你就去。”两人商妥便出离旅馆，各自回去。

景韩归至公司，办了几件杂事，便自就寝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景韩便坐在房中向窗外看着，见龙珍午前出去一次，隔两三小时方回。午后日暮时，她又和一个女演员匆匆出门。只过了一刻钟，那女演员便提了一包食物回来，显见是买东西去了。再迟一会，龙珍也跟着回来，手上却空无所携。景韩揣摩她必是中途把那女演员支开，独自去取了那定制的钥匙，大约今夜便要动手了。及至晚上十点钟后，祁玲悄然而来，到了景韩房里。景韩见她穿着皮大衣，便问“这时何致如此其冷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因为要在院里坐一夜，才把过冬的衣服都穿了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何必在院里呢？”祁玲道：“在这房里看不清外面，只可藏在院中墙角。她几时来了，都逃不出咱们的眼。”景韩只得依她。也穿上很厚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捻灭电灯，和祁玲走出，倒带上房门，才在白萍房间对面的墙角站着。

那时前后院中，都已入睡。公司的规矩，本定十点熄灯，天上又正阴晦。黑黑暗暗，静静悄悄。二人专心一志的等候。每闻有一些声音，便以为龙珍来了。但直过了许

多时候，还不见她的踪影。二人站得腿都酸了，景韩渐觉不能忍耐。还是祁玲在左近寻得一方木板，放在地下，拉景韩一同坐在上面，低声道："你别着急啊。咱们只因一心等着龙珍，越等越不来，自然不耐烦儿。最好把她丢开，只当咱们在这儿约会，谈谈心思话儿吧。"

景韩就和她喁喁地说起来，一面又偎倚着互相温存。这法果然是好，不特忘了寂寞，并且觉得这露天地中，好像锦帐温帏，别有一种风味，再不嫌长夜漫漫。二人说着，竟已东方渐明。二人立起身来，筋骨酸麻，才觉得这一夜的光阴，真是冤哉枉也。又见天色已明，龙珍不会再来。祁玲便趁畏先不起，先自出门回家。景韩也自去睡觉。到了晚上，祁玲再到公司，又和景韩在原处看守了一夜，仍是毫无消息。

二人非常纳闷，不知龙珍费了许多心机，何以不来动手？景韩便疑是被龙珍看破形迹，不欲过来。祁玲却又生了他想，以为龙珍制造钥匙，或者并不为偷什么，而只是想在白萍回来，在夜里开门进去，和他有所交涉。二人猜测许久，仍是不敢确断。祁玲只得约定夜中再见，便自回家。睡到午后，方才起床。忽然听上房里笑语喧哗，像是淑敏的声音。忙叫进女仆询问，原来白萍和淑敏在午后便已回来。这时正和式欧式莲等在上房吃过饭闲谈呢。

祁玲听了，急忙梳洗一下，穿好衣服，便奔了上房。进门便见大家正谈得热闹。淑敏瞧见祁玲，忙走过来拉住她不依，定要罚他请客。祁玲笑道："我这次失信，是没

有罪的。应受赏，不能受罚。”淑敏道：“放屁！非罚你不可。我们在旅馆多赁下一个房间等你，时时盼望，你偏不去。”祁玲道：“这可真对不住，叫你们多赁一个房间。”说着附在淑敏耳上，笑道：“妹妹，你这话说漏了。你们用不着替我多赁一间哪。”淑敏还不明白，道：“怎么不用？”祁玲笑道：“你糊涂了，你和白萍若同住一间，就算多替我赁了一间。你若自己住一间，就用不着再替我赁，因为我去了就和你住一间啊。错非你们一共赁三间，才算给我预备的呢。”淑敏红了脸，还嘴便道：“可不是赁三间。”祁玲笑道：“这样说，我倒错猜了，咱们心里分吧。”说着又端详着淑敏道：“妹妹，你的脸儿瘦了，眼圈也发青，反正你自己知道。趁早说实话，要不然我可同着大家跟你玩笑。”淑敏低声道：“姐姐，千万别闹。你叫我说什么呢？”祁玲拉她到屋隅沙发上，坐下道：“你和白萍定婚了么？”淑敏点头。祁玲道：“你们到了天津，一定在旅馆开了两个房间。可是有一间始终空着，对不对？”淑敏红着脸，把头儿伏在祁玲胸前道：“姐姐，你别问了。谢谢你，成不成。”祁玲知道她默认了，也不再追询，一笑而罢。但心中诧异，淑敏和白萍既已定情，应该精神美快，面目丰腴，却怎的她倒面色不甚好看？目眶深陷了呢？莫非初尝滋味，欢娱过度么？但是白萍大病初愈，未必敢过于狂荡。淑敏也是明白人，更不会叫爱人过劳精神。而且倘如自己所疑，应该白萍面色难看。如今白萍颜色反较前数日为好，怎淑敏反憔悴了呢？想着

便问淑敏“可有什么不舒服？”淑敏回答“没有，只时时心内发跳。不知何故？”祁玲也没甚介意。又问她和白萍回来，可曾到过公司？淑敏回答下车就一直到家中休息，并没到公司。祁玲道：“妹妹，你随我来，有件事告诉你。淑敏便随她到了祁玲卧房。祁玲才一五一十的把龙珍进了公司，以后种种经过，都说出来。淑敏听了不语。祁玲道：“这件事只怨景韩莽撞，不该许她。不过畏先也受了龙珍怂恿，竭力向景韩央说。景韩没法不答应。我也因为龙珍既已嫁了畏先，便在公司作事也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并没十分拦阻。哪知龙珍进了公司，竟弄出这鬼祟的事来。她偷去那钥匙，造了个假的。我以为是要偷进白萍的房，去取东西，所以和景韩看守了两夜。不料她竟没有动作。我又疑惑她是在白萍回来后，再偷进他的房去有什么话说。可是也不大对，因为白萍在公司时候，房门不会加锁，她随时可以进去，又何须钥匙呢？这件事我是莫名其妙，所以通知你一下，要特别留神。淑敏想了想道：“我也知道。龙珍和白萍当日有过短时间的关系。不过我并没和她竞争的心。她嫁钱畏先，虽不知实际是什么情形。但是既已嫁了，又何必再对白萍弄这些玄虚？还有一样，我一向虽和白萍很为要好，却没提过婚姻问题。直到前几天，她和畏先在白萍面前正式发表了业已结婚的经过，我才和白萍到天津去玩，允许了他的求婚。这总很对得住她了。她若再安着什么坏心，那就岂有此理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想起个解决的办法了。叫白萍先别到公司去。我先去通知景韩，

把龙珍辞退，岂不免去多少后患？”淑敏道：“不好。那样无故辞退，道理上说不下去。而且景韩从中为难，面上也不好看。不如我去……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去作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去到公司，住在白萍房里。看她有什么举动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去了，龙珍绝不肯露头儿，那有什么用呢？”淑敏怔了一下，拍手道：“有了。我少时和白萍到公司去转一转，叫龙珍知道白萍已归，然后再出来，回到这里。晚饭后就叫白萍睡在我房里。我穿上白萍的衣服，再去公司，在他房里睡。龙珍必认为白萍睡在房中，偷着进去，那时我抓住他，就可以问出是什么用意。”祁玲点头道：“这主意很好。不过你把细情告诉白萍不呢？”淑敏道：“现在且不告诉。只强迫他服从我们的命令，等考查明白，再和他说。”祁玲道：“也好。不过少时到公司去，我得跟着，好向景韩说一声，叫他在夜里给你方便。”淑敏点头，便和祁玲回到上房。

迟一会就拉白萍回公司去。在经理室坐了坐，景韩过来相见。祁玲叫他到旁边，说了许多话。淑敏便叫白萍写一张公示，令全体职员振发精神，预备工作。白萍虽曾对淑敏说过要这样做，但以为不必着急，等明日再办不迟。淑敏定逼着他写，白萍只得写了，悬挂出去。这样呆了有十多分钟，淑敏又拉白萍走，和祁玲逛了回东安市场。就在场中的餐馆用了晚饭，才坐车回到家里。淑敏又向白萍交涉，叫她睡在自己房里。白萍初听尚觉诧异，不知她是什么意思？便问道：“你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另有个地方

去。”白萍道：“这又何必？我回公司吧。”淑敏道：“这是我的命令，不许违背。你记住了，从现在起，无论我有什么命令，你都得依着办，不许问原故。”白萍无奈，只得点头。

淑敏先把他安置睡下，然后悄悄将他的小行李箱打开，取出一套西装，到祁玲房中换了，下面仍穿自己的平底皮鞋。祁玲又告诉她道：“我已经对景韩说了，他一定能照应你。”淑敏对镜照了照，见自己一改男装，居然是个美男子。而且身材后影，也与白萍宛似。若在黑暗中，便与龙珍走个对面，也不致被她看破。当时又和祁玲说了两句，方要起身向外走，忽又迟迟不行，重复坐到椅上。祁玲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你还延迟怎的？”淑敏道：“我也不知为什么？只觉心里发跳，好像眼前要发生什么事似的。可是仔细一想，又没有可怕。不过心里只是不愿意动。”祁玲道：“也许是你这几天太劳苦了，身体不爽，连带着心里也不舒适。要么就不必到公司去了，还是我去通知景韩，叫他代为留神。你且在家中歇着吧。”淑敏听着只疑是祁玲故意讥讽她，不特所谓劳苦两字，听着刺耳，而且叫她在家呆着，也疑是暗示陪伴白萍。淑敏觉得脸上挂不住，便立起道：“我在家里呆着干什么？说去必去。”说完走出去。回到上房中，拿了白萍的帽子，匆匆向外走。祁玲因见淑敏面色不佳，精神恍惚，颇不放心，在院中拦着她道：“淑妹，这是白萍房门的钥匙，白天景韩交给我，我还忘了给你呢。你拿着，到公司就一直开门奔白

萍房里去。不过我还想跟着你。”淑敏道：“不用。你去算什么？叫人看见，还当是白萍跟你有不道德行为呢。”祁玲道：“放屁，胡说。我是要跟去保护你，并不要随你同住一房。我自到景韩房中躲着，还不成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有什么可保护，难道还怕龙珍打我一顿？用不着你，免劳驾吧。”祁玲道：“好。我不管你。我自己去寻景韩成不成？”淑敏笑道：“哦。你是想景韩了，要借这题目去和他凑合，那我怎能拦你？走，一同走好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这老脸厚皮，不怕奚落，随你说什么都好。”说着便回室取了件外衣披上，才和淑敏一同出门。

雇着街车，到了公司，叩门进去。淑敏道：“咱们各办各事。你一直上景韩房里，我却要装作白萍，一直进他房去。”祁玲点头，便自入景韩房中。景韩正在闲坐看书，一见祁玲，愕然道：“你不说不来么，怎又来了？淑敏呢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们一同进门，她到白萍房里去了。我因有些不放心，所以跟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你来了很好，我正寂寞着呢。”说着又低语道：“这几日咱们天天亲热，今天一到晚上，我就浑身不得劲儿”。祁玲道：“呸！不要脸的！你敢再说。”景韩笑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过你对淑敏有什么不放心？我已经派了两个心腹仆人，在白萍住室旁边的小房内伺候着。其实这也是多虑，无论龙珍未必前来。便是来了，也不致和淑敏反脸。便反脸了，最多伴两句嘴，也不致打起来。”祁玲道：“本来是啊。只是我总有些嘀咕，也不知什么原故？方才淑敏还奚落我，说是藉题目寻

你来呢。”景韩笑了笑道：“反正你已经来了，活该我今夜不受凄凉。”祁玲道：“放屁！打了半世光棍儿，又在乎今天一夜了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可看过西厢记，乍孤眠三字的滋味，可不好受呀！”祁玲道：“你别妄想，打算我还在这里呆一夜呢。迟一会我就走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好意思的么？咱们且坐下谈谈。”祁玲道：“主意倒是很好。不过只怕龙珍还像前两夜一样。徒劳无功。若是龙珍不露头儿，却是很好。但盼这两天没事，过些日你可借题把龙珍辞退，就一天云雾散了。现在淑敏自己在那房里，你该给送过茶水食物去。”景韩便取自己所存的点心，和一壶热茶，拿着要出去。祁玲道：“你这个壶不成。淑敏有择席的毛病，又加是为等待龙珍而来，她就许一夜睡不着。你还是用暖瓶送热水去好。”景韩道：“我的暖瓶前天摔破了。还没有得买，怎么办呢？”祁玲道：“白萍房不是有个大暖瓶？”景韩道：“我还忘了，”说着就要喊人去取。祁玲道：“你自己辛苦一趟吧。不要叫别人看见她。”景韩应道：“是是。”就自到白萍房里，见里面只开一盏小灯。淑敏身着男装，帽子也未脱，就倒在床上，面向里看书。景韩知道她这姿式只是为引诱龙珍前来，便笑叫道：“白萍兄，还没睡么？”淑敏回头见是景韩，就笑了一笑。景韩自向小几去取暖瓶，淑敏道：“你作什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我用一用。”说完就拿暖瓶走去，向厨房中注满热水，才连点心又送进去。淑敏才知他是为自己预备的，连忙称谢。景韩说了声不客气，便走出

来。

回到自己房中，见祁玲倒在床上，香躯斜侧，两眼合着，似已熟睡。景韩笑道："咦。好快，你就睡了。别装着玩儿，赶快起来。"祁玲只是不应。景韩心中一转，便不再叫她。只自搬了张软椅，放在床前坐了。和祁玲相对着，拿起一本书，装作瞧着。但眼光只是注在祁玲脸上，心想我也不叫你。看你能忍到几时？过了一会，忽见祁玲面上微有笑容。知道她有些忍不住了，立时便要一笑而起，便道："怎么样？是装着不是？这就笑了。"不料话才说完，祁玲不但没有动作，面上笑容反而敛了。景韩暗想这倒不错，你既能忍着，我就照样坐着，看咱们谁耗得过谁。便只望着她，饱餐秀色，不再作声。哪知祁玲起初本想和景韩作耍，以后因景韩并未作意调逗，大有袖手旁观之意，而且又说破他要笑。她不肯使这场小游戏失利，竟把心一沉，不理眼前的景韩，心中另去思索别事。须臾便觉脑中发昏，心内渐定，又加情郎在旁看守着，更感到舒适意味，不知不觉，倒真睡着。景韩渐渐看出她真个香梦沉酣，以为她倦乏过度，不忍唤醒。再说此际还不过十二点多钟，她醒来或者要走。不如任她睡上两三点钟，醒来业已夜静更深，自然得天明再走，那样自己便可又享受半夜温柔了。想着便仍低首看书，过了一会，独坐无聊。又出房巡视一过，见淑敏房中尚有灯光，但已经锁上了门。再溜到女宿舍龙珍住室窗外，由帘缝向里一望，龙珍正歪在长椅子上。眼望房顶，口中微讴，看那情形似乎快乐得

很。床上的衾褥也已铺好，好像即将入寝。一些不见可疑之处。景韩暗想今天淑敏九成又是白等一夜了。龙珍如此闲适，毫无所为。我们这几人岂不成了庸人自扰么？便又慢慢溜回自己房中。祁玲还正睡得香，景韩便预备一壶热茶，想要唤醒她清谈消夜。想着低头瞧看祁玲，觉得她的风韵比少女还加妩媚。虽然年岁大了一些，却有一种少女所无的仪态。古语说徐娘风味胜雏年，真是不错。看着渐觉情不自禁，就弯下腰儿去吻她的粉颊。祁玲颊上肌肉动了几动，又哼了一声，似要醒来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外面有人惨叫一声，景韩惊得一抖。但因正在神智迷离，并没听清声音发于何处。祁玲也惊醒了，睁眼见景韩正在身旁，便把他的脖子抱住，道："我作梦么？好似有人在我耳边喊叫。"景韩道："我也听见有人叫来。还像个女子的声音。"祁玲翻身坐起道："真的么？要这样，声音就在近处。莫非龙珍已寻了淑敏去，两人闹起来了？"景韩道："未必。我只听见一声，以后就没了声息。要闹起来，应该接着吵嚷啊。"祁玲道："你不要大意。咱们还是出去看看。"

景韩便拿了手电筒，和她一同出去。到白萍房子窗外看时，见里面已灭了灯。祁玲隔窗叫了声淑妹，里面静悄悄的不见答应。景韩又叫了一声，祁玲道："你别叫了，她本有择席毛病。若闹醒了，便不易再睡。咱们先看看房门关着没有。说着又走到房门边，推了推竟关得严紧，并且从里面下锁了。"景韩道："这样声音定不在这房

里。也许我耳音不准，听错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还不放心。咱们爽性再到龙珍那里看看。”景韩便和她进了后院女宿舍，见龙珍房内也是黑暗无灯。在窗外听了听，照样静悄悄地。祁玲低声道：“这时有什么法子看见屋里呢？”景韩去推房门，也自关着。走回来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看她的房里？”祁玲道：“我这是异想天开。因为龙珍手里有钥匙，她就许偷进白萍房里，在里面锁上门。再和淑敏……。”景韩道：“你是胡想。她若进到那边房中，淑敏岂有不说话的道理。错非她进去就把淑敏治死。试想能有这事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也知道绝不会的。不过这时若能看清龙珍仍在她自己房中睡觉，我更放心了。可惜里面没灯，窗户又有帘子挡着。”景韩道：“你要试验龙珍在不在，那很容易。你退后些，我用个投石问路之计。”说着拉祁玲退到院门口，从地下摸了一块砖头，向龙珍窗间掷去，正落在木窗沿上，“砰噔”一声，立刻听龙珍的声音，似由梦中惊醒，迷糊着喊道：“谁呀……什么……这是……。”祁玲忙拉着景韩，蹑着足尖，向外快跑。一面跑，一面笑，却又强忍着不敢出声，直跑回景韩房中。祁玲才倒在床上，连喘带笑好半晌。景韩道：“你这才叫庸人自扰。人家本来在屋里睡着，偏给吵醒了。其实何必费这个事。早叫醒淑敏问问，不就完了。你舍不得，却忍心去吓龙珍。真是亲者厚，厚者偏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不用排揎我，我走，”说着一看桌上的钟，叫道：“哟，快三点了。怎睡了这大工夫？你也不叫我。”景韩道：“我看你

困得怪可怜，怎舍得叫你？何况我还贪看美人春睡图呢。”祁玲道：“呸！你快去喊辆车子，送我回家。”景韩道：“车夫都回府安歇了，我没地方喊去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这是诚心不叫我走，我偏要走。用两只脚也走回去。”景韩道：“你走啊。”祁玲也不拿手皮包，也不披外衣，就向外走。景韩猛然抱住她，向床上一丢，随即砰然关了房门，随着电灯也熄灭了。在两人的喁喁细语低低喘笑的声中，就轻轻度过了这旖旎的秋夜。

待到天色微明，祁玲在床上听钟鸣六点，忙推开倦睡的景韩，坐起来道：“都六点了，我得快走。迟一会人都起来，就不好出去了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忙什么？公司这群懒人，在有工作时候，还得九十点才起。何况现在闲居无事？你就再睡两点钟，包你出去遇不着人。”祁玲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听你的话。你知道一个女人，大清晨起头蓬发乱的，从男子房里出来，被人瞧见要说什么？我还是保重为是。”景韩道：“咱们是未婚夫妇，又怕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未婚夫妇，落个先奸后娶，才更是一个话柄。再说还有淑敏，她睡过时候，被人瞧见也不大好。我去唤醒她，一同回家。”景韩道：“你这时去叫她，不是明告诉你住在我房里，一夜没走。难道不怕她笑？”祁玲道：“没关系，她和白萍在天津已然发生关系，都向我实报了。我们作为互相抵销，谁也别笑话谁。”说着便着衣下床，对镜整了整容。然后披上外衣，向景韩道：“你先醒一会儿，等我和淑敏走了，再去关上街门。”景韩招她近

前，又接了一吻，笑道："今天夜里可来？"祁玲道："呸！你别才吃完早餐，便想晚饭。我今儿可得安静睡上一夜，养养精神。这两天被你缠得天昏地暗，又加连日熬夜，脸上都变成青面虎了。"景韩还要软语相约，祁玲打了他一下，便翩然走出。

出了里间，还未到堂屋门口，忽听院外有很轻俏的步履声。祁玲作贼胆虚，忙止步由窗缝向外看。只见龙珍正从后院出来，手里提着个小箱，正向外走。祁玲暗诧这样清早，她出去作什么？未免可疑。想要唤住她问，只苦于自己正在见不得人的时候。心中略一迟疑，龙珍已走出去，隐隐听得街门开启之声。祁玲忙又翻身进了里面，向景韩报告了龙珍出去的情形。又道："你赶出去问问她，干什么这样早便出去？"景韩这时正在回味方才经过的情趣，脑中尚被情欲充满，便笑道："问人家作什么？我猜她定也和咱们一样，夜冷衾寒，寂寞得受不住，所以趁清晨回家，寻畏先去了。你不必管这闲事，和我坐一会儿。"祁玲呸了一声，重走出去。这时院中清寂无人。祁玲悄悄溜到白萍房门之外，推了推门还在锁着。她过去轻敲窗棂，低叫淑敏。哪知叫了半天，不见答应。祁玲暗自着急，无奈又不敢高声。只可稍用力敲着，里面还自不应。祁玲暗想淑敏素来睡觉很轻，闻声即醒。今天为何如此沉酣？又敲唤了约一刻钟，仍无功效。祁玲实在没法，便去唤来景韩。景韩帮着唤了两声，听里面毫无反响，也诧异起来。便有音无字的高叫几声，又用力撞得窗户乱响，房

中还不见答应。祁玲失色道：“怎么了？淑敏可不是这样死睡的人。像你这叫法，便是卖气力的粗汉，也该惊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快看看。”说着将一只脚蹬在窗沿上道：“你揪我一下。”景韩道：“我上去吧。”随说就攀着窗棂，上了窗台。这房屋本是旧式，窗房下都是玻璃。里面有窗帘挡着，上截却只糊一层纸。景韩上去，将纸撕破一孔，用目向里一张，忽的哎呀一声，竟从上面掉将下来，跌在地上。

祁玲忙过来扶着他，也不顾问他跌着没有，只问道：“里面怎样？淑敏怎样了？”景韩跌得腰腿奇疼，强忍着说道：“我也没瞧清楚，淑敏没在床上，在地下横躺着，脸上黑忽忽不知是什么。”祁玲大惊道：“她在地下？怎么在地下？”景韩道：“我哪里知道？她的头正倒在窗底下黑暗的地方，又瞧不真。”祁玲听了，匆忙就奔房门，却忘了锁着，撞得门忽咙一声，叫道：“景韩，快想法进去，这门锁着呢。”景韩爬起奔过来道：“这没别的法子，我去寻重东西撞开。”祁玲拉住道：“不好，别把公司人都闹起来，还是轻悄些。从窗户进去。”景韩便又跑到窗前。这窗子下半截棂柱甚稀，只嵌着三块大玻璃。景韩躲着里边淑敏卧处，敲碎了一块玻璃，就探进头去。向里一看，又通身抖战着叫道：“呀！可坏了。她脸上是血，人也像是……完了。”祁玲惊骇欲绝。叫道：“是怎样？你快进去看看。”景韩忙将全身爬上窗沿，钻进了那大窗孔，直跌到房里。

祁玲忙由窗孔向里看，见淑敏果然直挺挺躺在床下，下半截脸和衣服前襟，都染了黑紫色的血，心知凶多吉少，吓得将要晕倒。但仍强支着叫道："景韩，你快看她。是得了什么病？快快。"景韩进窗时，是先跌到一张小几上，将小几带倒，才滚到地下。几上许多东西都滚在他身边，他挣了半天，才得立起。到淑敏身旁蹲下，看着只叫哎呀。随又用手将她的四肢和胸部，都摸了一遍，忽而跳起顿足道："她通身都冷了，也挺了，胸口一点热气没有。脸上的血早凝住了。大概死了很大工夫。"说着两腿直弹琵琶。想要走到窗口，已苦寸步难移。

祁玲在外面没听他说完，便跌了个倒仰，挣扎着再立起来，向里面道："真的？她死了！不能吧？你快出来，请个医生看看。"说着见景韩不动，又连声相催。景韩好容易奔到窗口，探出头儿，又叫苦道："我身上哆嗦得没一点力气，钻不出去。"祁玲张皇着道："你快开房门出来，别耽误了。"景韩才缩进身，奔到外间，见钥匙不在锁孔里，再翻身进来，向床上枕边寻得钥匙，才开了房门走出。向祁玲道："她是怎么死的？这真可疑。方才龙珍出去……可是房门并未开……。"祁玲道："你先别研究这个，你敢决定她真死了么？"景韩道："口鼻出血，都已凝了。身上又冷又挺，还不是死？不信你看看去。"祁玲道："我不敢看。可不信她死。她怎么能死？你快去请大夫来。"景韩道："请谁？我向来没害过病，不认识一个大夫。"祁玲用手抚着脑门儿，苦思半晌，才忽然叫

道："请式欧去，他是医生。又是淑敏的哥哥。你快跑一趟，见着式欧，不要说得太凶。只拉他快来。我现在浑身软瘫，一步也动不了。你快去。"景韩闻言，忙从院中取过一辆夫役用的自行车，推着就向外跑。祁玲见她走了，自己独立院中，六神无主，好似痴了一样。方才经他二人那样喊叫，和砸碎玻璃，许多声音，竟没惊醒一个人。这时天已全亮，东方的阳光，已在屋脊映着微光。祁玲暗想着淑敏的样儿，恐怕实在已经死了，但是她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便死了呢？看她口鼻出血，好像中毒。可是谁毒她的？难道是自杀么？她一个阔家小姐，一切不受痛苦。而且最近才和白萍订婚，前途正自无量，怎会有厌世的心呢？想着忽然忆起夜中自己小睡之际，曾被一声喊叫惊醒。景韩也同时听见，也曾出来查看。淑敏房中无有声息，还当是别处的声音。现在想起来，大约淑敏在那时已然绝气。那一声喊叫，正是她肝肠崩裂痛苦至极的最后一声惨叫。倘然式欧来时，断定她是中毒，我也不承认是自杀，必是被害。害她的人，除了龙珍再无别个？所以龙珍便趁清早逃了，显见是贼人胆虚。等景韩回来，定叫他再去报告巡警，到畏先家把龙珍抓住。又想到自己和淑敏的交情，经年相处，就如姐妹。这样长久寄居在她家中，真可说相待如一日。而且知心解意处，更叫人不胜感激。倘然她真个死了，自己可怎么忍受这凄凉呢？祁玲悲不自胜。不由心中急燥，等不及式欧前来，便要进去实地查看。但走到房门，又觉房里阴气森森，害怕起来，自恨

道："我又不是小孩子。跟她像亲姐妹似的，怎么还怕？"就长起胆子，走进去。

进到里间，见淑敏横陈在地。面上血凝，身躯直挺。不必近前只瞧着那阴惨之气，便可知道没有希望。祁玲在方才胆怯，这时近在眼前，便忘了惧怕。直扑过去，跪在她身旁。也不愿忌讳，将头额去挨淑敏的额，感到冰冷。又摸摸周身，挺得像直棍儿，才断定果然死了。一声没哭出来，便闭过气去。失了知觉，仰身而倒。过了不知多大工夫，方自悠悠醒转。睁眼见自己坐在地下，景韩在后相扶。连声呼唤。祁玲喘了一下，回头看看，向景韩哭道："淑敏死了……她真死了。"景韩见她醒了，心才稍定。努努嘴儿道："你瞧。那不是式欧先生来了。"祁玲再转回头，才见式欧正跪在淑敏面前，一面诊查，一面哭泣。忙叫道："式欧，怎样？"式欧用手捶头道："早没救了。这是中了烈性的毒，死去足有四点钟。"说着大哭道："妹妹，你死得真惨。可怜……"祁玲忙爬起道："你且忍着点儿，这不是哭的事。我想她一定被人害了。咱们赶快研究凶手，趁众人尚不知觉。还容易办。若闹成打草惊蛇，反而坏了。"

式欧听了，忙忍住哭道："祁姐，淑敏向来没受过刺激，万不会自杀。我敢决定这是被害。不过妹妹的年岁大了，有她自己的自由，我这作哥哥的，不便参预，所以对她的事很多不知道。你和她最亲近，定然很明白她的最近状况。若对这件惨事有什么觉查，请快告诉我。"祁玲

道："我真后悔，昨天不该叫她到公司来。若睡在家里，哪有这事啊。"说着就把白萍龙珍淑敏的三角关系，以及龙珍和柳如眉投到淑敏处，尚互不相知。龙珍为白萍居然嫁了她的姐夫钱畏先，随又夤缘到公司作事。白萍和淑敏到天津旅行之后，景韩发现白萍房间的钥匙遗失，后又寻着。因而生了疑问，到外面访查。发现龙珍仿制钥匙，以为她要进白萍房中偷窃。自己和景韩防了几日，徒劳无功。淑敏回来，问知此事。就把白萍留在家里，自来冒充白萍睡了一夜，想不到竟中毒而死！又提到夜间曾听见一声惨叫的情形，都仔细说了。

式欧思索着道："祁姐这样说，是疑惑龙珍害了妹妹。不过龙珍现在哪里？"祁玲道："在清早没发现淑敏死了以前，她就出门走了。"式欧点点头道："这样说，八成是她。只要证据确实，不怕她跑到天边。只凭她那特别的丑样，就容易防拿。现在我先看淑敏怎样中毒？她既没自杀的理由，绝不会自带毒品进来。而且看她的样儿，一定是把毒物吃下去。昨夜景韩先生和祁姐都在这里，可曾知道淑敏吃过什么东西？"景韩道："她来时已很晚了，只我给送进一盘饼干和蛋糕。不知吃了没有？"说着向床头长几上一望道："点心还摆在那里，她并没吃啊！"式欧看几上果然有一盘点心，摆得整整齐齐，不像动用过的样子。随又看见那点心旁边，放着个暖瓶，和一个茶杯。杯中仍有冷水存留。式欧拿过水杯一看，叫道："这水怎么是混的？"说着又举向窗前光亮处，观察半晌，再用唇

呷了一下道："毒就在水里。你们看这杯边干燥处，隐隐的有了结晶。并且这味儿是很甜，但是尝后又觉很苦。这水一定是由暖瓶里倒出来。毒就放在暖瓶里。"景韩道："不能，暖瓶的水是我亲手灌的，给她送到房里，怎会有毒？"式欧不语，就另寻了个极大的碗，放在桌上。然后将暖瓶摇荡半晌，才把里面的水倒入大碗内。祁玲在旁，看见碗内的水色颇为混浊。不禁愕然道："奇怪，这水怎一点不清。昨夜分明是景韩到厨房新灌的，"又问道："昨夜你取水的时候，曾刷过这暖瓶没有？"景韩道："我因为暖瓶盖得严紧，原来又没存剩水，以为很干净，无须刷洗，就马虎着灌水进去了。"祁玲道："这么说，莫非暖瓶多日不用，里面有了尘土？"式欧摇头道："这混浊绝不是泥土，我看多半是白糖。"说时无意中向地下一看，见书架脚旁还有一个较小的暖瓶，便低头拿起道："这房里怎有两个？"景韩道："这个是白萍旧时用的。因为白萍病的时候，淑敏前来看护，嫌这个太小，另就买了一个。把这个丢起来不用。前两天我还想拿去使呢。"式欧听着想了想，忽地把小暖瓶摇了两下，只听里面微有沙沙之声，便拔开塞子，反转来将瓶口向案上着力一顿，只见从里面倒出一些白色粉末。他用手拨着观察许久，一拍案角道："全明白了，这是质料极纯毒性最大的海龙因，和质地极细的西洋砂糖。下毒的人心思很巧，她知道暖瓶是常用的，所以放在里面。又恐怕淑敏因味道太苦，所以加上白糖，蒙混人的味觉。又因为房中放着两个暖瓶，不

知道哪个是常用的，所以都放入了。一定是这样。”景韩听着，急得自打嘴巴道：“我真该死！昨夜用暖瓶灌水的时候，怎不看看。这简直是我害了她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且不必埋怨自己。谁能料得到有这意外的事出来。若说害她，简直更是我。昨夜她来公司，我一个人知道。我怎就不拦阻？再说到了这里，我又叫景韩给她送点心和水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叫她饥渴一夜。”武欧滴泪道：“到这时都别说了，你二位不是神仙，怎能未到先知？也是妹妹命该如此。只有一样事不明白，咱们假定下毒的是龙珍。可是淑敏昨天才回来，事前又没泄露过到公司过夜的话，龙珍怎会预先知道？而且什么时候进来下的毒呢？”

祁玲听着道：“我敢保淑敏到公司来以前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的行动。龙珍万不会晓得……”说着忽跳脚儿叫道：“呦。对了对了。我才明白，淑敏死的冤枉。下毒本不为害她，她却赶来作替死鬼了。”景韩恍然大悟道：“我也明白了。龙珍前些日的鬼祟作为，就为是偷进白萍房中，来下毒药。大概她早已安就害白萍的心了。可是她何致下这狠手呢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且不必研究这个。我又不明白，自从咱们发现龙珍假造钥匙以后，天天夜里都在防守。她什么时候能进来？”景韩道：“啊。咱们一直经心，除了那一夜没……”祁玲听着，便知他说的是住旅馆的一夜。怕露出秘密来不好意思，忙接道：“就是头一夜，咱们在铜器铺访知龙珍所定造的钥匙，须次日才能制得。认为她当夜绝不能有动作，就没防备。这也不成问

题，她没钥匙当然不能进来。到她有了钥匙，咱们又没一夜不防了。难道她白天能……”景韩道：“你也别研究这个了，现在既然发现淑敏确是被害，龙珍又最有嫌疑。应该怎样办法，赶快定夺。我看第一要报官捉拿龙珍，别叫她跑了。”式欧道：“报官反得耽误时候，祁姐你随我先到龙珍家去一趟，捉住她再一同归官。”祁玲点头道：“我随你去。不过淑敏的尸身，就放在这里么？”式欧道：“这尸身不能移动的，因为捉着龙珍，一定要打官司。便是捉不着，也得请官府防拿她。现在为了报仇，顾不得暴露淑敏尸身了。”祁玲心知报官之后，大家都脱不了麻烦。但事已至此，无法避免，便道：“那么咱就快去吧。”式欧便托景韩看守尸身，不要放人进来，不要移动房中物件。就同祁玲出了公司，顾着洋车，直奔畏先家而去。

到了地方，祁玲下车叩门。半晌才听畏先太太在里面问“谁？”祁玲道：“姓祁，寻你有点事儿。快开门。”里面已听出祁玲口音，便开了门。祁玲见畏先太太衣衫不整，像是方才睡醒的样子，忙问道：“龙珍在家么？”畏先太太道：“没有。她两三天没回家了。”祁玲装作笑道：“不能，她明明告诉我说是回家，怎会没有？一定跟我玩笑，故意藏起来。我得进去搜搜。”说着就向里走。畏先太太道：“她真不在家。你这大清早寻她干什么？”祁玲顺口道：“她昨天跟我和这位张先生约定，今日起早儿去西山游玩。说好她在家里等着，我们都来了。她躲着

可不成。”说着进到房中，四处一看，果然没龙珍的踪迹。连床下门后都搜了，仍是没有。再出房把对面的空屋也仔细查看一遍，祁玲暗想这定是龙珍畏罪潜逃了。她作了那样大祸，当然不敢回家，要捉她恐怕费事。但又想起畏先何以不见？便问畏先太太。畏先太太道：“他也两日不在家了。不是在公司睡么？你怎不知道？”祁玲一想，畏先原久在公司寄宿，自这次立了家庭，才回来住了几日。现在或又回公司上宿，也未可知。不过自己没注意他的行止罢了。这时在此处耽误无益，便辞了畏先太太，和式欧出门，走着说道：“这样看龙珍是跑了。我们只可先办淑敏的善后。”

式欧道：“我们第一要报官，她是被害身死，隐瞒要犯法的。再说我们还希望官府捉拿凶手。”祁玲道：“这是自然。不过白萍现在还睡在你家，应该先告诉他不呢？”式欧道：“当然告诉。”祁玲叹道：“这要叫他伤心死了。无奈也没法瞒他。咱们先到你家吧。”式欧应着，转个湾儿，便到张宅门首，叩门进去。祁玲道：“你不要惊动式莲。若被她知道，定要跟去看，就得随着打麻烦。”式欧道：“你告诉白萍，他定要哭号，还不被式莲她们听见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不在这里说，你见着他也别动声色。等到公司再细讲不迟。”当时二人进了内院，到淑敏房中。见白萍在床上睡意正酣，祁玲不禁涌下痛泪，忙先拭净了，才推醒了他。白萍朦胧开眼，一见祁玲翻身坐起。祁玲道：“你快起来。公司里有事等着你去。”白萍怔怔

地问道："什么事？"祁玲道："你去了自会明白，现在不告诉你。"白萍原只和衣而卧，起身下床。穿上外衣道："淑敏呢？"祁玲听他问出这两字，就好似心中刺了两刀，强忍着说道："在公司等你呢。"白萍便向外走着，祁玲式欧随后。

三人出了大门，白萍回头道："祁姐你告诉我是……。"说着见祁玲低头至臆，泪湿胸前，大惊道："祁姐为什么哭？"祁玲见他突然回头，掩饰泪痕已来不及，又知道这已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济事，便直说道："你别问了，到公司就知道。"白萍惊愕之下，又见式欧面容惨厉，以手抚目，更惊道："莫非她……出了什么……。"祁玲见路旁有洋车，就叫过来，不容白萍说话，便推他上车。随后祁玲和式欧也坐上去，飞奔到公司。下车进门，听里面仍是静悄悄的，知道尚未被众人发觉，再看看手表，还只八点多钟。祁玲便拉住白萍说道："我告诉你吧。淑敏死了。"白萍惊极欲倒，空张口说不出话。祁玲拉住他道："人死不可复生，你也不必悲痛。进去看看，快想法替他报仇要紧。"说着就扶他进到院中，见白萍住室已开了门。景韩正在院中踱着。祁玲也不愿说话，和白萍推门走入。

白萍一见淑敏尸身，立刻伏身抱住，痛哭起来。式欧等本已忍悲许久，这时也随着放声大恸。这一举哀，立时把全公司人俱皆惊醒，全跑来瞧看。祁玲忙先劝住式欧道："你快去到本区报告一下，就领区里人来验看。"式

欧闻言，便跑出去。这里祁玲又劝住白萍，对他述说淑敏身死的经过。公司中人在旁听着，全都嗟叹不已。这时畏先出现了，听得龙珍是淑敏的嫌疑犯，吓得战栗失措。景韩问他住在何处，畏先道：“我就在公司里住，三、四天没回家，不见龙珍也有两天了。谁想到她会作出这等事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和她怎会两天不见面？”畏先道：“我不便到女宿舍去。她又不上我的房里来。怎会遇得着？”说着式欧已然回来，身后随着一位署员，二位巡长，四个警士。进门先问明和死者本案有关系的人，全令站在一边看住，把没关系的人赶出房外。但是这时无论是谁，也不能出大门，因为门外已另有警士守着，不准出入。然后由两个警士验了淑敏尸身，才由署员挨个儿讯闻。式欧祁玲白萍景韩都把实在情形说完，署员听得龙珍是嫌疑凶手，因为畏先是龙珍丈夫，就唤过问了半晌。并且记明龙珍年纪相貌，随也把畏先看守起来。署员因为案情复杂，所有关系人一个不放。留两个警士在公司看守。随即带一干人回转本区。再经过正式讯问手续，然后备了公文，转送警察厅。

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的北京，便有报馆访员到了公司采访。从公司人口里探得半确不实的案情，在当天晚报上便登出来。有些手眼灵通的记者，设法看到区里的供词，组织成详细记载，次日报上才算宣布了真相。局外人看报揣测，虽然都认为龙珍嫌疑最大。但淑敏中毒的暖瓶，是景韩亲手送去，并且祁玲一直伴守未离，这两人也似大有嫌

疑。不特外闻如此议论，便是警察厅司法课内的首次审讯，也颇在他二人身上着眼。幸而祁玲毫不掩饰她和景韩的秘密关系，直诉出彻首彻尾的实在情形，并且把白萍的多角恋爱，都说出来。问官因几人口供相符，哭主的式欧又竭力替祁玲等开脱，认定淑敏是龙珍所害。厅里才下令缉拿龙珍。一面开释了式欧，令其候传，并领尸掩埋，一面把祁玲白萍景韩畏先四人转法院拘押起来，这情形似乎告一段落。但他四人却无辜陷于累线，必待拿到龙珍，方能发落了。

这时淑敏被害的消息，已由各地报纸转载而传遍全国。因为淑敏虽然是尚没有作品发表的电影演员，但以前曾不断有照片在报纸上刊登，题为红杏出墙新片的女主角。虽然片子永未出世，但以淑敏的绮年玉貌，已令社会上人很多注意。死后又一转登她的照片，见着的人都因爱怜她的容貌，深加悼惜，就更传说起来。

再说法院方面，为待缉拿龙珍，和侦查研究案情，就把案中人又看管数日。只式欧一人在外，虽然竭力托人保释他们，无奈尚未得批准。就在这几日的沉滞期间，外间的宣传大盛，批评也多。不特把嫌疑多加在祁玲、景韩身上，并且许多人怀疑到白萍。认为这案子十分隐秘，虽然祁玲景韩咬定毒品是龙珍所下，但总是一面之词。在龙珍到案以前，不能确定。实际毒物藏在白萍房内，或者便是他的预谋，也未可知。再说白萍的多角恋爱，也被社会上攻击甚厉。

现在且不提外面的事。只说龙珍。她在淑敏去世的早晨，由公司悄悄走了出去。并没回家，就一直奔了车站，赶最早一班火车，奔到天津。在东站下车，走过万国桥，在法租界一家小旅馆住下。她虽然在白萍房内下了毒药，但还不知发生什么情形，就注意北京的报纸。次日午后，便买到一份北京小报，把淑敏被害的事记载得十分清楚，并且指出杀人犯便是她。龙珍看了悲悼欲死，原来龙珍下这毒手，动机全起于祁玲身上。因为她自与白萍分离，自知不配作白萍的配偶。虽然心里还有此惓恋难忘，但能强制着不作妄想。已拚着甘守寂寞，不与人争。任白萍与芷华复合也好，与淑敏结婚也好。若任其自然，本可相安无事。只怨祁玲过于关心淑敏，只怕龙珍对白萍死灰复燃，竟使出种种手段，用不合理的办法，怂恿龙珍嫁畏先，替淑敏扫除后患。其中许多过于操切的行为，都使龙珍十分难堪。龙珍久已不忿，自想我和白萍也曾有一度关系，并且曾经订婚。若论起道理和法律，应该作白萍正妻，绝无疑义。以从对于芷华的逊让，完全出于自动。若较真儿，芷华是被出的弃妇，也没法和我争位的。如今芷华去了，淑敏和白萍要好，我也并未嫉妒，倒愿她俩恋爱成功。只是祁玲在中间左遮右拦，竭力毁坏堵塞自己和白萍中间的道路，竟然异想天开的逼我下嫁畏先。并且言语中常常露出白萍是淑敏禁脔，绝不许他人染指。自己本来是让了的，但经祁玲这一拨弄，反而有些不能甘心了。龙珍气恼之下，便觉妒恨之心，不能自遏。于是想出个狠毒主意，要

害死白萍，落个大家一样粉碎虚空。她这念头，绝不是由于嫉妒淑敏，而实为报复祁玲。以为这样便可使祁玲一切苦心努力，完全作废。自己便偿了命，也算出一口恶气。她怀着满腔怨毒，等待时机。趁白萍和淑敏出门，便磨着畏先，转求景韩，在公司里得了位置。移居进去，夜里去偷了白萍门上的钥匙，画了两张图样，然后将钥匙仍还到在院中晒着的景韩裤袋内。她就出门到街上铜铺仿造钥匙，却怕万一造不合适，便把两张图样，分交两家铜铺制造。一家应许当日便成，一家却许在次日。祁玲和景韩出去查访，只访着次日造成的一家。他二人以为龙珍当晚不会动作，才放心大胆地去住旅馆。其实龙珍当日便取得定制的钥匙，带在身上。又向街上的洋车夫询问，何处有卖海龙因的店铺。当地毒品盛行，售毒者到处都有。恰巧龙珍所问的车夫，那时也是毒界一分子。把龙珍当作同道，又贪图几文犒赏，就把她拉到东城一家韩人开的白面铺。龙珍买了十多块钱的海龙因，另外赏了车夫一元。她在回途上，想到海龙因味苦，容易使人觉察，便又购了些细白砂糖。另外又买了只极小的手电筒，才回了公司。不动声色，等到晚上，她屡次向前院窥探。发现景韩未曾回来，暗喜天赐其便。论起女子的嫉妒和负气，真是极玄妙的事。任是如何懦弱的女人，遇到这两种关头，就能立时变成悍厉。由嫉妒可以把极爱变成极恨，由负气可以杀人或者自杀。龙珍对白萍本来极爱，但因为由对祁玲的负气，引出对淑敏的嫉妒。于是大变初心，动用阴谋把白萍置之

死地。虽然明知白萍无辜，这一举过于残忍。但她自受祁玲刺激，心头便如中了厉气，不惜倒行逆施了。当时她候到深夜，听前后院中人们都入睡乡，便用钥匙开了白萍的房门，偷偷进去。用电筒微光照着，寻着三个盛饮料的器具，一个茶壶两个暖瓶。那茶中尚有残茶，暖瓶中也各存余沥。她把茶壶洗净，暖瓶倒干。她所最注意的是茶壶。知道白萍很喜饮茶，回来便要用的。先替他洗净，以后用的时节，仆人见里面洁净，便不会再洗了。收拾了以后，才取海龙因和白糖，用一成毒药五成白糖的分量搀和好了，将少半倒入茶壶的嘴儿内，因为这样外观不见痕迹，到斟茶的时候，水从壶嘴流入碗里，便可将毒药带出。否则也可被壶中热水融化了。至于那两个暖瓶，因为口儿很小。又原来堵塞着，既不容易看到底面，用的时候也不用刷洗。便把剩下的毒品，分纳入两瓶之中，又轻轻摇了几摇，借里面的潮湿，把药末粘住。她预料白萍回来，用这暖瓶注水之先，必将瓶子翻转向下。看还有旧水没有。及至发现是干燥的，自然径行注水进去，万不会露出破绽。龙珍心细手快，须臾便全行弄妥。然后将壶瓶全安放原处，回到自己房中安歇。次日她出门之时，顺手将钥匙丢入街旁地沟之内，以灭形迹。从此之后她便成了没事人儿。出来进去，神色自若，绝不向白萍住室挨近一步，瞧望一眼。只等着白萍回来收功。

可怜祁玲景韩两人，只为多贪一夜欢娱，竟给龙珍造了机会。次日再起始防备，已然把祸事关在房内了。及至

白萍回来，白萍先到公司走了一转，龙珍已然知晓。幸而白萍匆匆又回到淑敏家，未曾动用这茶壶暖瓶。但是龙珍知道白萍总要回公司来住，无论如何，是逃不过今夜的了。她想起白萍昔日恩情，也觉不忍。几次要设法挽回这悲惨的局面，但转念到淑敏日后的得意，祁玲目前的偏袒，便又咬紧牙关，决意听其自然。她便想早些躲开，免得惨剧发现，遭受嫌疑。及至到了夜间，她又偷出前院窥探，见白萍房中灯火光亮，知道他已回来，便也回房安寝。但是一夜中展转反侧，又加深夜被景韩惊了一下。她心想白萍这时或已死了，莫非冤魂前来索命，就吓了一身冷汗，颤栗不已。好容易熬到天色将明，她简直觉心慌意乱，不能自持。自思白萍在房，没有不饮水的道理。饮水就必死无疑。等早晨被人发现，一定惊动官府，要把全公司人审问一遍。自己虽作得手段妙，在表面上没有破绽。但苦于心内惊慌，不能自持。倘或在被讯问的时候，镇定不住自己的心，必要露出可疑的形色，那就糟了。于是嘀咕了半晌，越想越怕，不敢再呆下去。就把随身衣物，裹了个小包，带着悄悄溜出。满打算没人看见，却不料祁玲藏在景韩房里，瞧着正看。

她出了公司，本想回家。继而想到回家和在公司是一样的危险，才改计要先住到旅馆。听听风声如何，再作道理。但是一样潜逃，与其仍在北平，还不如上天津去，较为稳妥。她到天津住了旅馆以后，每日注意北平的报纸。才知道那夜白萍并未在公司居住，反倒害了淑敏，不禁大

失所望。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变态。本来白萍是她的旧情人，而淑敏仅于是朋友，而且有夺婿之恨。如今听她死了，本该顺意。但龙珍不知怎的，反倒懊悔起来。自觉淑敏之和白萍交好，原是出于自然。并非故意夺自己所爱。自己来本并不恨她，只为祁玲过于偏袒，才使自己负气出此一举。而实际的目的，还是要祁玲失败。如今意外的害死淑敏。自己对她并无仇恨，而且有东道之谊。弄到这样结果，良心上怎下得去？接着又瞧看报载，官府已指明自己是重要嫌疑犯。又把白萍景韩祁玲畏先都押入狱中。知道这一举竟连累了许多人，不胜后悔。

又过了一日，北平报纸有位记者，作了篇狱中访问记，把白萍的自述，全刊布出来。上面的言词很长，白萍居然赤裸裸地，把以前种种经过都宣布了。除了最初只说和发妻因为意见不合离异，暗地保护了芷华的名誉。以后怎样遇见龙珍，怎样结实淑敏，直到现在的种种，都直说了。并且说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话，深恨自己被命运播弄。他对于一切人都没有怨恨，只感惭愧。所以很愿意法院叫他替代龙珍的罪，判个死刑，也很甘心。因为他现在受的刺激太重。淑敏死后，更觉没有生趣。将来便是嫌疑解释，宣告无罪，也非自杀不可。这世界上已没有可留恋的了。龙珍看了，更自难过。后悔自己的事作得太卤莽了。只为一时愤恨，下了毒手。哪知结果如此悲惨？如今淑敏死了，白萍要相从地下。这不啻在我良心上深刺一下。因为人家两个表示生死不渝，精神仍是胜利。我的毒计倒使

他们表现了真情，倘若那日真把白萍毒死，淑敏也许会跟了他去，那对我更是大打击了。龙珍从此精神昏乱，成天睡在床上发痴。夜间一闭眼，便见淑敏立在面前，却仍是满面的笑容。龙珍一夜数惊，患起了失眠症。

又过了一日，报上登出北平官府已然正式开具自己年貌，通令缉拿。龙珍大惊之下，感到自己处境危险。因为自己的相貌，最易辨认。而且北平天津相距咫尺，消息灵通，一定有人注意这事。自己便不被官人所得，也容易被不相干的人发现。看来这地方不能住了，只可远走高飞。到他乡去避祸图生。当下检点行囊，还有二百余元。因为她从生心害白萍之时，便从她姐姐手里讨出一半积蓄，带在身边，预备逃避之用。此际恰能用着，又思索逃到哪里去好？自然南方较有出路。却恐言语不通，诸事扞格。她脑中知道关外沈阳很是繁华，心想到那里总可以寻个职业谋生。至不济投个人家作老妈子，也可维持一时。就决意奔关外去。

先打听了开车钟点，当日的早车已开，只夜间十一点还有一趟。龙珍不敢耽搁，早走早得安心。便在白天算清店账，出了旅馆。在外面闲走，挨到黄昏。寻个馆子吃过饭，又到市场里遛了两点钟。天到十点半，她奔到车站。再一打听，真想不到火车恰于昨日改了钟点。东行的晚车，已在十点开了。龙珍很为恼悔，只可出了车站另寻一家旅馆住下。挨过一夜，次晨她七点多便起，出旅馆到车站等车。不想去得又晚了，最早的一班东行车，在七点已

开。只得等九点的一班。她便买了张三等票，立在月台上等候。因为她没有经验，想不到车站上是官人侦察的要地，所以没有惊恐，很坦然的又溜上天桥闲踱。待到八点四十分，从北平来的东行车，还没影儿。但由关外开来的西行车，却将打点进站。龙珍询问路警，才知西行车得开到总站，和由北平来的车错车，东行车才能开过来，还得等二十分钟，龙珍只得耐心等着。须臾东边来的车已蜿蜒近站，停在第三月台。许多旅客潮水般拥上天桥，龙珍身倚桥栏。向他们闲望着，不大工夫旅客行将过尽。

忽见稀疏的人队中，有个长身玉立的少妇，身穿着件很朴素灰色呢子大衣，手提皮包，正低头弯腰的向桥上走。到桥上平坦处，猛一直腰，扬起脸儿。龙珍无意中看到她的面目，不由失声叫道："咦……。"这一字才叫出口，立刻悟到自已处在现在的境地，不应当被她看见，便想转身回避。不料那少妇闻声瞥见龙珍，也呀的叫出来，赶过她面前。龙珍知道躲不开，只得再转回脸儿，却心跳得说不出话来。半晌才颤声道："芷华姐，你。……你这从哪儿来。"芷华看着龙珍叹道："一言难尽。你在这里干什里？"龙珍张口结舌地道："我没事……。"芷华道："那么你随我走，咱们上旅馆谈谈。"龙珍因车票已买，急于脱祸，怎肯随她去，忙拿出车票道："我是到车站送人，票子已替买了。还等那朋友来，现在不能陪你。你下车住在哪儿？少时我找你去。"芷华望着她把眼珠转了转，笑道："妹妹你不必骗我。你绝不是送人，简直送

你自己。”龙珍还强辩实是送人，并且赌咒发誓地说少时定去访她。芷华道：“你若真是送人，我可以在这里等着你。好在东行车十分钟便到，你送完了朋友，咱们再一同走。”龙珍知道芷华不肯放开自己。只得说道：“姐姐你真……咱们走吧。我也不送人了。”

芷华见她服从，便不再说话，挽着她的臂儿，一同走下天桥，出到站外。龙珍道：“咱们上哪里去呢？”芷华道：“你同我走吧。”说着就喊来一部野鸡汽车，坐了上去，吩咐开到明星饭店。车中两人都默默无言。到了地方下车，付了车资，便进饭店开了个房间。芷华照例把手续办了，等茶房出去，便闭上房门，向龙珍道：“妹妹咱们经年不见，想不到你竟会变成这样老练，作出惊人的事来。”龙珍如闻晴天霹雳，愕然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说我作了什么？”芷华冷笑道：“你还反问我么？这件事恐怕通国皆知了。难道我还没有点儿耳风？”说着就从行箧里取出一卷报纸，递给龙珍。龙珍接过一看，只见都是沈阳的报纸。上面把北平报上所登淑敏被害的种种消息，都转载过去，一段不剩。连白萍狱中对记者的自述，都首尾完全。看着不由万分惊恐，强定住心问道：“姐姐，给我这个看是什么意思？”芷华道：“我现在还没决定有什么意思。因为我在……现在把我的事先告诉你吧。你既曾住在淑敏家里，总该知道我的事。我本来已经到公司去看护白萍的病了。但是那位祁玲女士，对我说了许多道理，劝我离开白萍，随仲膺走。她的话都不足打动我的心，只有一

句，说白萍和淑敏已然到了热恋的程度。我便想自己是失了贞操的妇人，不该和人家纯洁的少女争爱。而且白萍事业正在发展，也应该有个淑敏那样的贤妻作内助。于是我就甘心退让，随仲膺走了。我又因为仲膺年来受我的影响，把有用之身将要变成颓废，所以鼓励他作一番事业。仲膺应许我的请求，想起他有位旧同学在沈阳作督署的军医处长，就带我投奔了去。到沈阳居然很劳那旧同学关照，在军医界得了个很好的位置，安心伴着他直到现在。前天看报，见淑敏被害死了。已然吃惊，接着又见报纸上几日连续登载，才晓得是你办的事。而且是你要害白萍，误杀淑敏。我真作梦想不到你会作出这样事来。又寻思不出是什么原因，又急又闷。直到前天，我瞧白萍的自述。知道他的性命是极危险，久困狱中，已足致命。何况出了狱他还许自杀。我感觉自己也是局中人，对这件事应该有所补救，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恰巧前天仲膺要用一件应用东西，我想起天津宅里有，便藉词回关里来。好在仲膺每日工作极忙，平常就不大看报。我在这几日又把报纸隐藏着，不叫他看见。所以他对北平发生的事，毫无所知。还只当我是特为替他取东西来呢。我所以在天津下车，就为把那件东西先给他寄去。然后奔北平探望白萍，并且想个善后的法子。现在我的事说完了。你可以把你的近况告诉我了。”

龙珍道：“姐姐你既然看见报纸，想必把我的近况知道得很清楚。不过报上所登只是我的行为，却不能表出我

的苦衷。姐姐，你该明白，咱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。你呢，前事不提。只说最近，本已和白萍团聚了，却为祁玲几句话，又害你们生生离散。我呢，当初和白萍也有过一度关系，但是以后我自知不配作他的伴侣，久已甘心退让。哪知这次到了淑敏家里，淑敏倒是很好的人，并没有丝毫令人难堪之处。只有祁玲在中间竭力作弄，她好似把白萍当作淑敏的禁脔，代为防卫得十分严秘。这还不算，她还怕我万一对淑敏有碍，居然异想天开的，用尽千方百计逼我嫁给我的姐夫。外面是继承我姐姐的位置，但是我姐姐仍然存在。实际是姐妹同事一个丈夫，这简直把我挖苦透了。我当时气得几乎发昏。及至明白了祁玲的意思，便横了心肠，要和她争斗。就先允许嫁给畏先，随后才决计走那两败俱伤的道儿。拚着害死白萍，我再一死相从地下。叫淑敏落空，还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只想要祁玲将来明白我的铤而走险，完全出于她的逼迫。淑敏的终身痛苦，也完全是她的赐与。直到死也要受良心责备。”芷华听到这里，便插口道：“你只为和祁玲负气，就要谋害白萍，这也未免太过了吧。”龙珍道：“是啊！我自己也明白这事作得太残忍，太无情，太不像人类。可是当时在气头儿上，简直没法抑制。可是我事先也曾和命运赌博了一下。在我和畏先结婚的第三日，白萍在淑敏家吃饭，我和畏先闯进去，对白萍报告了我嫁畏先的事实。这样本已近于玩笑。倘然祁玲看出可疑，就应该防备我了。然而她正在志得意满，以为我这一举更足使淑敏地位稳固，并没介意。

我当夜又将祁玲请出，给她一封信。假说不能忘情白萍，这次嫁畏先是别有难言之隐。求祁玲保存着我这封信。等到淑敏死后，或是白萍将死之时，再行发表。祁玲接过那信，允许照我的话办。其实我信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信封上虽是写着要白萍亲展，但信内却是直接写给祁玲。说明我负气的原因，和预备害白萍的计划。这就是对天卜卦，倘然祁玲不守信用，偷着开封看，我的阴谋就算一败涂地。倘或她守信用不看，那就算白萍命该如此。但是祁玲在这件事上，倒对得起我。只看我投入公司作事，她并没阻拦，就知道她没偷瞧信里的内容。及至我把一切手续都弄好了，她也毫无知觉。不过这里有两件阴错阳差的事情。一件是我原意要害白萍，却想不到害了淑敏。第二件我下毒原注重茶壶，不料倒是暖瓶收了功。而且看报上的记载，好像他们还不曾知道茶壶中也有毒物，倘有人用那壶喝水，可就糟了。现在我的情形都已说完。姐姐方才在车站那样严厉的拦阻我，又把我带到这里来盘问，定有你的意思。是想把我怎样呢？”芷华道：“现在我是局外人，莫说你害死了淑敏，便是杀了白萍，我也没有处治你的理由。”龙珍道：“是啊，姐姐本来和我处在同病相怜的境地……。”芷华接口道：“话不是这样说，你莫当我赞成你的行为。妹妹，论起你的心，可真太狠了。白萍虽然因为种种岔头，没有和你同居长久。但是自始至终，他却很少对不起你的地方。你又何认为和他人负气的原故，毁害他的生命？倘真把他害死，你便是得以安然无事，良

心上能自安么？如今阴错阳差，算是淑敏替白萍死了。然而淑敏并不是你的情敌，因为她并没从你手里把白萍夺过。倒是她先和白萍有了相当友谊，你才投到她家里去的。淑敏的为人，我很知道，待朋友极热肠。你竟忍心把个忠厚的东道主人害死了。”

龙珍听着愧恨非常，半晌才道：“这事我也知道作得太狠了。但是姐姐你是没瞧见祁玲拨弄我的情形，多么可恨。”芷华道：“那你就该直接对付祁玲啊。”龙珍强辩道：“我想淑敏或者与祁玲同谋，叫祁玲出面拨弄我。”芷华道：“这你可是昧心的话。淑敏那人和我是一样性情，宁可牺牲自己幸福，也不会用阴谋争夺爱人。妹妹，这件事据我的揣测，大约你口里虽说不爱白萍，但心中总不能忘情于他。又加祁玲作事过于操切，叫你受的刺激太深，所以作出这倒行逆施的事来。再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，你总以为别的女子像貌美丽，很容易得到爱情和幸福，你却只有白萍这一条希望，眼见他被淑敏得去，在自己绝望中，不觉竟生出毁害他人的念头。这是心理上的变态。我很能原谅你，但在法律上就难说了。”龙珍被她这几句话刺入心坎，不由呜呜地哭起来。芷华又道：“你想想吧，这件事办得多么拖泥带水。淑敏是枉死了，白萍景韩祁玲畏先都禁在狱里，嫌疑很难洗刷。这到什么日子是个了结？”龙珍怔了半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方才在车站，实在要趁车东去，到关外躲避。若不遇见你，我现在已走出百十里路了。当初我本因为绝望，才作出此事，已

把死生付诸度外。但到作出来之后，我又胆怯了，才起意逃跑。如今听了姐姐的话，我又觉悟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。活到多久，也要在痛苦中挣扎，再莫想得到人生乐趣。还不如及早自首，替淑敏抵命。既安了自己的良心，也免得多少人受累。”芷华听了，暗惬心意。她原想劝导龙珍令其自首，好救出白萍，徐图善后，便道：“妹妹，你真要这样作么？”龙珍道：“回头咱们吃过午饭，就趁午后四点的火车回北京去。姐姐你在后面跟着，看我进了公安局再走。

芷华听她说出这话，便不再向下逼追，只淡淡地道：“这件事本不是我该参预的。但只有一句话，是行吾心之所安。你以为该作的便作，不该作的便不必作。我何必跟你上北京，瞧着进公安局呢？”龙珍点头不语。芷华痴思半晌，才道：“妹妹，在这儿等我，我出去一趟，取东西给仲膺寄去，省得他等得着急。今明日咱们再上北平。”龙珍应着。芷华立起穿了衣服，本想要叮嘱她不要自己偷走，但话到口边，便又咽住，转身出去。

龙珍这时倒拚出去了。想到活着也没生趣，还不如自首抵命。了此残局。当下心里倒安静了。芷华走后便倒在床上歇息，过一会竟自睡着。午后四点，芷华才回来。手里带回个纸包儿，放在桌上。脱了外衣。回头见龙珍在床上酣睡，不由望着她暗自叹息。便按铃唤茶房泡茶，又买了筒纸烟，便坐在沙发上吸烟饮水，悄然静思。暗想龙珍也真可怜，生了一付丑貌，又自小便在不良环境中度日。

不想遇见白萍，只几日的相处，竟变成个通达明理的人，但是一面也造成冤孽。如今事势已经变幻，她受尽颠连磨折，结果逼成奇祸。推原溯委，也着实不能怪她。无奈到了这般境地，白萍等困在狱中，若非由她作解铃人，怎能了结？想着忽然脑中一动，影影绰绰的忆起一事，好似自己在公司中看护白萍的时候，白萍对自己说过，曾在北平旅店遇见龙珍。龙珍假说她业已嫁人，又说她曾见自己凄恋白萍的情形，所以白萍感动。即日回津去看自己，结果虽因遇见仲膺，突生波折。但是龙珍对自己的心，总算仁至义尽。看那时候，龙珍一点争夺嫉妒的意思也没有。现在却因何把人变了，作出这凶事呢？大约祁玲给她的刺激太深的话，是不错的。只是她当日对我既有那样好心，如今她作了祸事，本想潜逃。自己却拦住叫她投入死路，这未免太负心了。再说这种孽事，完全是自己造因。当日若非自己意志不坚，弄成三角恋爱的局面，白萍何致离家？又何致遇见龙珍、遇见淑敏，落出这般惨恶结果？事到如今，自己既算与仲膺同组家庭，却又不能忘情于白萍的患难，千里迢迢地前来。现在算是事情恰巧，遇见龙珍，把她留住，有了救白萍的把握。但是白萍出狱以后，一定心碎神伤，未必不自投绝路。那时若不管他，就是救他等于枉费。若是救他，除了我还能给以精神安慰，挽救他的残生。但是我已经正式作了边仲膺夫人，难道还能寡廉鲜耻的再反覆一次么？”想着发怔许久，又望着龙珍半天。立起来回踱着，忽然切齿道：“我自己造的罪孽，还是自己

承受了吧。以后无论怎样办法，我的良心也不易安了。不如趁这个好机会寻归宿吧。”说着又连连点头，说了好几次就是这个主意。当时就唤茶房去买浆糊和包皮纸，将那带来的纸包封裹严紧，才叫醒龙珍。

龙珍下床道：“姐姐回来了，怎这么晚？”芷华道：“别提了。我取了这件东西，本待立时寄到沈阳，哪知到了邮局，竟说不能寄了。交涉半天，还是不成。仲膺那边要得又紧，真是叫人着急。我在这里还有许多事要办，哪能回去。”龙珍看了看桌上的包裹道：“这包裹也许太重了。”芷华含糊应道：“是的，这可把我急煞了。说句实话，我千里迢迢，只为来见白萍一面，还要给他善后。绝不能匆匆东返。这临时又没人可托……”龙珍接口道：“可惜在这时候，我急于回北平自首投案。否则倒可以替你送一趟。”芷华想了想道：“妹妹，我有个无理的请求和你商量，因为我太急于见白萍，真不愿回去，而且回去了便没有理由再出来。只可求你替我走一趟，到沈阳把这东西交给仲膺。好在来往只须三四天。我先到北平把情形告诉白萍，叫他安心等候。妹妹你肯替我辛苦一回么？”龙珍道：“我去一趟倒没什么，不过要害白萍他们多受苦几日。再说还怕姐姐不放心。”芷华道：“这你倒是多想。我为什么不放心？你要走在我方出门时早就走了，何况你便是一去不来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龙珍一笑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就请你写封信。我带着去。”芷华道：“信倒不必写。因为我没有不回去的理由。最好你到沈阳，见

了仲膺就说咱们在天津相遇，恰值你要到沈阳，所以托你把东西带去。他若问别的，你就全推不知道。”说着把仲膺的详细住址告诉了。龙珍道：“那么我今天晚车便走，还可以用这一次买的车票，早去早回。”芷华道：“这样更好。”又谈了一会，吃过晚饭，龙珍便自己上车站去了。

芷华在她走后，自己凝思了半晌，便从行箱内取出信封信纸，写了两封快信。一封是给仲膺，一封叫仲膺转交龙珍。写完以后，瞧了一会。到夜间四点，便起身唤茶房算清账目，托付代为寄信，离旅馆奔车站，坐五点开的慢车。这列车没有头二等，芷华只可坐在三等里，和许多穷人乡农挤在一处。车遇站即停，快车两点多钟的行程，她倒走了个加倍。直到十点以后，方才到了北平。芷华下车出站，便雇洋车直奔法院。到了法院门前，下了车对车夫道：“我也不给你车钱了。这小皮箱里有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全送给你吧。因为我来打人命官司，带着也没用。”车夫听了倒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太太，这个我可不敢要。您要没有零钱，就不用给了。”芷华想了想，这箱中有些衣服，也许进去有用，便给了车夫一块钱，仍带着小箱走入法院。向守门的法警问道：“借问先生，我是来自首的。不知道应该见院长还是见谁？劳驾您给说一声。”那法警听了一惊，用诧异的眼去望她道：“自首………你自首什么案子。”芷华道：“就是电影公司张淑敏被害一案，我是真正凶手。”那法警大惊，忙喊头儿，立刻从里面走出几个法警，围住芷华，拥她进了传达室。

一个头目问明她的姓名，又问自首的原因，作案的经过。芷华道："我不能对你们说。只可请你们赶快报告院长。我见了正式问案的，才有口供。"法警们原来只怕她有神经病，前来无理作闹。所以要先行盘问一下，再去禀报。如今见她不肯说话，而且神智清明。不像有病模样，头目便进去回禀。院长闻听也大为惊异，因为白萍原来口供，曾说过业已离异的发妻名叫芷华。知道她是案中关系的人物，当时便叫临时开庭，由院长和办理此案的推事一同讯问。

芷华到了庭上，先被问了姓名年岁籍贯。然后又问何事自首。芷华侃侃地道："张淑敏是我杀的。我害了她以后，本想躲藏起来。但因良心很为痛苦，所以前来自首。可是我只希望给张淑敏抵命，并不希望由自首减罪。"堂上问道："据案中一般人口供，都没有提到张淑敏死的以前，有你到公司去过。你怎样会杀她？"芷华道："我从头上说吧，最初我原是林白萍的发妻，以后因为意志不坚，另外有了情人，白萍才把我遗弃了。我跟情夫也没落到好结果，以后就独自来到北平。正值白萍经营电影，和张淑敏踪迹很密。张淑敏原是我的同学，她和白萍相识，最初还是由我介绍。我因为自己落入悲惨境地，看他们要恋爱成功，心中十分不忿。屡次设法破坏，都白费了心计。最后赶上白萍害病，我假托探望，去到公司看护了几日。因为白萍病得昏沉，对我离间的言语，也不能听受。但更看见淑敏对他的亲爱情形，叫我加倍嫉妒。不知怎

的，竟生了两败俱伤的心。在前一个多星期，我听见说白萍和淑敏到天津旅行去了。我才在一天早晨。带了海龙因毒品，掩入公司。公司门上本是随人出入，我又因早有图谋，配制了白萍住房的钥匙，所以很容易的进到他房中，下了毒品，又偷偷跑出去。不过我的原意，是想杀害白萍，叫淑敏和我一样落空。万想不到淑敏会替代了他。”堂上听了问道：“你的话很有疑问。公司人很多，怎么林白萍等的供词都没有提到你去过？”芷华道：“堂上不信，可以再提出他们问问。在一月以前，白萍害病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曾在公司住过几天？在那时我已把办法都想妥了。第二次去下毒，踪迹十分秘密，堂上请想，若被人看见，当时不早已破露了么？淑敏还不致于死呢。”堂上又问芷华道：“你既自认下毒害人，海龙因毒物是在哪里买的？”芷华原听龙珍说过，便照样说道：“我有一天晚间，是在一条胡同，看见个洋车夫蹲着抽海龙因，就雇他的车，打听这种东西哪里有得卖。洋车夫就拉着我走了老远，到一处不认识的地方，向一个高丽人买得。十元一包。”堂上又问她“能不能指出地名卖主，或者寻得那引路的车夫？”芷华回说“地名根本说不上，卖主只知是高丽人，黑暗中也没看清面目。至于那洋车夫，偶然相逢，不知姓名，更是无处寻找。”堂上又问道：“你说那日配制白萍住室房间的钥匙，是在哪一家铺子配制的？”芷华一想，觉得这一节可不能按龙珍的话说了，因为铜铁铺是有数儿的。自已若实指出龙珍配制钥匙那一家，法院一定要传那

铺子的人前来对质。倘或认出不是自己，岂不是一条破绽？想着便道："我不是在铺子配的，当看护白萍的病时，曾偷把他房门的钥匙描下图样，以后才叫过街上的小炉匠照样子作了一个。"堂上最初已觉芷华的自首可疑，这时听她把几件有实证的事，都说成无可查考，更觉必有隐情，就又反覆推问。芷华道："堂上不必问了。人谁不贪生怕死？我若非感觉鬼病缠身，精神痛苦，也万不肯看轻性命，前来投案。堂上若认为尚有可疑，我还可以提出个证据。自从淑敏死后，报纸上把案情载得非常详细。可是只说两个暖瓶里都有毒药，并没提到另一件东西。我下毒的时候，最注意的白萍房里那个端柄的磁茶壶。曾把多量的毒物灌到那壶嘴里，不知是检查时没发现，还是报纸上漏载了？倘然还没发现，请堂上派人取那壶来一看，就可以证明我的话不假了。"堂上听了芷华言语，俱都一怔。当时又问了几句，便命将芷华收押。随即派人到公司勘验。

果然在茶壶中发现了海龙因。又察问看守人，证实从发生命案以后，出事房间一直封闭，并没一人进去。这茶壶中毒物，定是早已藏下。法院得了这个报告，便在次日提讯白萍祁玲景韩等人。他们不知芷华已来自首，听堂上问到芷华是否到公司去过？便从实回答："芷华曾在一月前看护过白萍的病。"堂上又问当时芷华的来踪去迹，白萍只得把情形直说道："芷华是我的发妻，也是淑敏的同学。在二年前我和芷华反目离异，芷华由天津到北平，就

住到淑敏家里。以后不知为什么又走了。及至去年我到北平来作电影事业，淑敏去作演员，才和我认识，渐渐交了朋友。前月有一日，我到淑敏家去，忽然遇见芷华，大受感触。当时吐血病倒，淑敏将我送回公司调养，芷华就跟去看护。过了两日，她又不知为什么竟自不辞而别。”堂上又问“昔日因何夫妇离异？”白萍道：“因为感情不洽，性情不投，并没别的原因。”堂上道：“听说芷华曾有外遇，被你休弃。可是真的？”白萍仍自不认。但堂上察言观色，业已明瞭，便叫将白萍押下去。再问祁玲景韩，他俩的供词也和白萍大同小异。因为祁玲不敢把从中拨弄的话实说，所以无意中和白萍的供词吻合了。堂上才向祁玲道：“据你的话，芷华二年前已与白萍离异，到前月在淑敏家相遇，白萍因受刺激，突然生病，芷华曾随去公司看护。在那时候，白萍和淑敏的交情，已到了什么程度？你既然常同淑敏厮守，旁观自然清楚。”祁玲道：“在那时候，白萍和淑敏虽未定婚，爱情却已很浓厚了。”堂上又道：“淑敏对待白萍，是否有过于亲密的情形，叫芷华难堪么？”祁玲道：“这万……没有的。因为芷华第一次看见白萍淑敏在一处，白萍使立时吐血昏倒了。”堂上道：“这样一说，淑敏既与白萍非常相爱，怎在他病后并不随去看护，反而托给已经离异的芷华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这是淑敏一片好心。她起初并不认识白萍，因为芷华从出嫁直到离异，未曾把白萍给淑敏见过面。到白萍在北平作电影，又改了个名字，所以淑敏绝不知道他是白萍，更不

知道是芷华的丈夫。直至芷华和白萍在淑敏家相会，白萍病倒之后，淑敏才明白了他俩的关系，就想设法叫他们破镜重圆。但是芷华当时还不肯和白萍接近。先是淑敏拉她一同把白萍送到公司，然后淑敏假装跌伤，才强使芷华看护白萍。原为着叫他们恢复旧时关系。不料芷华看护两夜，竟自悄悄走了。所以以后淑敏又担起看护的责任，直到白萍病好。”堂上听了点头道："这就有些形迹可寻了。芷华若是仍对白萍念着旧情，怎能在他病重时不告而别？这里面大可研究。你们都认为龙珍嫌疑重大，本院正在缉拿未得。现在却有芷华前来投案，承认毒物是她所下，淑敏是她所杀。”

祁玲听了不由失声叫道："呀！是么？这可奇怪。芷华早已走了，怎能下毒害人？”堂上道："据芷华说，她在白萍上天津的时候，曾偷去公司，进白萍住室，下了毒药。你们常在公司的人，可曾看见她么？”祁玲道："我并没看她到过公司。”堂上又问景韩，景韩道："在白萍上天津的六七天内，我只有一夜住在外面，其余日子全在公司，绝没见过芷华的影儿。”堂上道："据你们以前所供。都说龙珍嫌疑最大。但是龙珍的下毒，也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不过因为她恰在淑敏死后失踪，嫌疑就特别加重了。但淑敏死的以前，你们也并没人瞧见她进白萍房里去啊。”祁玲道："我们虽然没有亲见龙珍进白萍房去，但那一日发现房门钥匙失而复得，就猜想到有人偷去仿造。所以出去到各家铜铺去询问，果然访着一家，承认有女子

去订制钥匙。我们细问那女子的容貌，正是龙珍，因此才用心防备的。这些话前日已供过了。”堂上点了点头，也没再向下问。只叫祁玲说出那铜铺的名字，便叫将众人还押，随即退庭。

就在这一日间，芷华自首的消息，已传遍了。又忙煞各报馆访事人等，到法院多方刺探，只得着大概情形，就在报纸上有枝添叶的登载起来。式欧式莲在家，正办理淑敏丧事。因未经法院传讯，也是从报纸上得知芷华自首，承认毒杀淑敏的消息，大为惊愕。二人猜测多时，也想不出芷华是何原故自首。当下式欧回思当日情形，决定芷华绝没有暗害淑敏的原由和可能。式莲也说看报上所载，芷华供认曾在茶壶和暖瓶内下毒，经法院察验属实。这好像是案情中的新发现，因为以前并没人知道茶壶中也有毒物。所以报纸上的论调，除了对龙珍失踪，因为尚有些须疑问以外，简直真当芷华是凶犯了。但是他们也不想想，芷华的性情是多么柔婉，怎能作出这种事来？式欧道：“报纸上不过就事论事，他们并不认识芷华，如何知道她的为人好坏？据我推想，龙珍是凶手绝无可疑。芷华这次自首，定然有什么特别原因。”式莲道：“莫非她知道这案子不利于白萍，所以甘心牺牲自己，来救他吧。”式欧道：“但是她又怎能说出茶壶内也有毒药呢？”式莲道：“这里面的内幕太复杂，真不容易猜想。不过我敢决定芷华万不会作这种事。固然实际是淑敏死了，但无论凶手是谁，原意总是要害白萍。芷华在起初和仲膺发生关系，白萍并

没妨碍她的自由。以后又屡次退让，芷华对白萍只有惭愧，哪有怨恨。若说为嫉妒淑敏,那就更不对了。用我的心来忖度芷华，白萍淑敏的结合，在她是一种安慰。倘若说她有所感慨，倒许难免。嫉妒已然不会有的，何况下毒手呢？”式欧道：“你的议论我完全同意。不过咱们无论怎样寻思，也难明真相。依我说，不如到法院女监里去探视一下，和芷华见着面以后，或者可以问出些眉目来。倘或她真是甘心牺牲自己，以救白萍。咱们就劝她不要代人受过，枉把自己冤死，更使淑敏地下不平。还是从实说明，叫法院严缉正凶。”式莲听了大为赞成。看钟正在上午十点，恰是时候。二人就起身出门，坐车直奔法院暂押监。

他们曾到过女监探视过祁玲，所以是轻车熟路。当时到了地方，居然无巧不巧，还正赶上例许探视的日期。便依照手续，请求探视芷华。狱中执事居然毫无阻难，传将进去。式欧等在外面耐心等候，以为少时便可和芷华见面。哪知过了须臾，那执事人出来，言说芷华拒绝探问，并且声明本地并无亲友。以后无论何人探视，她宁死也不出见。式欧式莲相顾愕然，想不出芷华何以如此。当时只可向那执事恳商，求他再进去向芷华仔细报告姓名，务求相见。那执事受央不过，又进内一趟。少时出来，回言芷华说与你二位素不相识，切实拒绝。式欧和式莲怔了半晌，只得颓然而返。

回到家中，相对错愕。忽然外面有法警送来传票，式

欧接过一看。原是法院明日正式开庭，审理此案，便打发法警走了。

到了次日，式欧按时候到了法院，式莲也随去旁听。原审推事升庭，先讯问式欧道："你妹妹淑敏被害，据案中一切关系人，都供说龙珍嫌疑最大。但是现在来了白萍最初的发妻芷华，到本院自首。承认她是害淑敏的凶手。并且说出茶壶也有毒药，经本院调查属实。不过她对毒药和假造房门钥匙的来源，说得很是含糊，这一点是可疑的。据芷华说，她昔年曾与淑敏同学，并且在你家中住过一个时期。你对她想必很为熟识，可以把芷华为人和一切情形细说一下。"式欧道："据我所知道的，芷华是极温柔有情的女子。至于她的过去情形，我可以把所知的报告堂上。当初她和淑敏同学时候，我并未见过面。直到前年，她忽然独自到我家来。过了不多日，就病倒了。从她病中的呓语，才知道她在嫁了白萍以后，又交了个姓边的情人。至于这情人是怎样交结的，却不得而知。不过据我们的猜想，里面定有很大的周折和不得已的原故。因为芷华的性情举止，绝没有邪僻浪漫的习气。"说到这里，推事发话道："你不要议论，只说事实好了。"式欧连称是是，又接着道："那时白萍正在铁路作事，常往北京。有一次回到天津，在家中发现芷华和情人的秘密。原来那姓边的也是白萍的好友。于是白萍伤心之下，很客气的将妻子和家庭都让给那姓边的，自己离家远走。芷华受丈夫的感动，由觉悟而惭愧，立刻与那姓边的决断，跑出来寻觅白

萍。及至到了北京，才知道白萍已向铁路辞职，不知去向。芷华悲苦万状，才投到我家和淑敏同住。有一天她和我兄妹到公园去玩，恰遇白萍与龙珍也在那里。因为那时白萍投钱畏先家作书记，龙珍是畏先小姨，所以交了朋友，时常一同出门，想不到那日在公园竟相遇见。芷华只看见白萍的后影儿，因他身旁有女子，就受了重大刺激，立时晕倒。我兄妹救醒她，连忙回家。她又吐血不止，病中呓语才把秘密全吐出来。我兄妹因为她是心病，还替她登报寻觅白萍，但是也没有结果。她直由春末病到秋深才好，就告辞去了。我和她同处许多日子。瞧她思慕丈夫，自怨自悔的情形，实在受极大感动。所以虽明知她有过错误行为，心里也照样敬重她。”推事听了道：“原来当初他夫妇这样离开的。芷华既有奸夫，这谋杀的事就有可能了。”式欧听了心中一惊，暗想自己所以实说旧事，只是因见报上登着芷华曾招供结交过情夫，方与白萍分手，自己才诉说实情，反证她虽有情夫，却非荡妇。不想堂上反从这一点着眼，认为她结过情夫，是谋害白萍的根据。这岂不是自己害了她么？忙道：“芷华早已和那姓边的断绝了。她绝不会作出这样的事。”推事道：“你可是一直和芷华没离开么？”式欧道：“从她由我家走了以后，我经年没见她。只去年在天津见过一次，那时她正在一个人家作家庭教员，并没和那姓边的在一起。”推事道：“她和那姓边的本是非法结合，形踪自然秘密。你是外人，如何知道内幕？”式欧道：“芷华便是与那姓边的暗地结合，白

萍也并没有妨碍她的行动。她有什么理由害白萍呢？”推事道：“白萍并没和芷华正式离婚，芷华终不能正式嫁那边某人。再说白萍随时可以行使夫权，反对她的非法行为。她为防备后患，竟行这斩草除根之计，也在意中。”

式欧听推事言中极与芷华不利，心中直自焦怒，欲待再替她分辩，推事已不叫他说话，却审问传来铜铁铺掌柜。先记了姓名一切，然后问那掌柜，在某月某日，是否有女子去定制钥匙。这掌柜供道：“不错。那天有个女子去定钥匙，带着张图样，要当天作好。我们因为赶不出来，就应许她隔日再取。她先付下钱走了。到午后又有一男一女，去打听早晨有人定制钥匙没有？我们告诉了。那一男一女要那原交的图样看了看，也没说什么走了。我们当夜把钥匙作好。到次日并不见那原定的女子去取。直到现在，还没见影儿。”说着就取出一柄钥匙，一张图样，交到堂上。推事仔细看了，又问那掌柜道：“起初定钥匙的女子，是什么模样？”掌柜回答记不清了。推事令他具了结回去听传。

又令提出白萍，把芷华投案一切情形，先告诉了他。然后问道：“芷华供认因嫉妒谋杀你，误害淑敏。并且她自承曾与人通奸，才和你作非正式的离异。你最初却说与发妻情性不投，所以离异，大约你是顾颜面，不愿宣扬家庭的旧丑。但是现在经本席调查各方情形，又审问案内关系人，认为芷华是有谋害你的可能的。案情如此重大，你要放明白了，从实诉说，不得再那样隐瞒。芷华在和姓边

的通奸的时候，是否有不利于你的图谋和行为？你的离开家庭，是否因为避祸？”白萍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芷华和姓边的有关系，原是实情。我因为姓边的是第一个良友，芷华又是爱妻，两人作出这对不住我的事，十分伤心。又没有反目争斗的道理，就正式将家庭一切和芷华都请姓边的代为永久照料。我支身离家，预备作个天涯海角的人。但是芷华在我走后，便立行悔悟，和那姓边的断绝，单身奔出来寻我。并且懊恨生病，几乎丧命。所以现在她投案自首是什么道理？以及她是不是真有害我的行为？我全不敢断定。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芷华，是宁可自杀，不会杀人的。”推事道：“你也这样说法，真是信任太深了。一个女人只要能与人通奸，就什么都会作出来。你即离开她为日已久，又怎知她不仍然和那边某同居？再说你又未曾和她正式离婚，兼又送给她家产，她知道这是靠不住的，哪时你一反悔，他们就有危险，因而生出歹心，也是有的。”白萍道：“我和芷华虽然业经分手，和边某虽然立在情敌地位，但是敢说相知甚深。芷华准知道我不会反悔，便连那姓边的也不曾顾忌我。因为在我们中间，虽然会发生过不幸的事，但是大家只有让没有争。”推事听了道：“你这是什么心理？妻子被朋友得去，还维持着好感情。你若不是神经错乱了，便是另有用心。固然你是有智识的人，未必像下级社会的穷人，为了生活，肯将妻子和别人公有。可是世上的男子，若没有特别原故，谁能像这样客气呢？”白萍听了，不由脸上涨红，暗想自己的高超思想，竟被这

见识低下的推事误解，他竟用穷人为经济问题，分组妻子的眼光来观察这事，以下更不易说通了。想着尚未发话，推事又问道："你在脱离家庭以后，怎能确知芷华和那姓边的未在一处？"白萍道："我在离家几个月后，曾在天津遇见姓边的一回，他那时很有落魄情形，并且像害了神经病。他若仍和芷华同居，绝不会这样。"推事道："你只看了他的外貌，就敢断定么？"白萍欲待把二次和仲膺遇逢情形实说出来，以证明他和芷华确已分离，但又想到那种行为，更不是寻常人所能体会，只怕推事再想左了，加倍于芷华不利，便道："我只看姓边的外貌，就敢确定。因为芷华是不许他的丈夫和情人不快乐，不漂亮的。"推事笑道："你的头脑真是特别。大约芷华私结情夫，也是为着你的快乐吧。"说完便令他站在一旁，白萍和式欧默然相望，都满心含着悲痛，知道这案子的焦点是要到芷华头上了。

推事又叫带祁玲景韩上来，问他二人道："方才已经把铜铺主人传来。据他说曾有个女子去定制钥匙，但是到如今未取走。这就是所交的图样和钥匙。"说着就从案上拿取给他俩看了一看，祁玲景韩相顾发怔，都暗想龙珍怎定制钥匙，却不去取呢？推事又道："据铜铺人说，因为购客每日甚多，又加隔了许多日子，已经忘记那定制女子的模样。所以没提出芷华叫他辨认。你们确实记得问过铜铺的人，他们曾说出是龙珍去的么？"祁玲道："我们去铜铺探问，只提出龙珍的年貌，问可有这样的女子来定东

西？铜铺就把这图样拿出来。我们一看正是白萍门上的钥样，也没向下细问。”推事道：“这就有疑问了。你们并没从铜铺问出定制的确是何人？只因脑中原有疑惑，所以就认定是她。”祁玲方要再行开口，推事又问景韩道：“你说在白萍旅行的期间，曾有一夜没住在公司。那是什么日子？”景韩细想了想，才回答“是上月二十六日。”推事点头，也叫他俩站在一旁，随又令提芷华。

此言一出，白萍式欧等心中都是一跳。少时见芷华低着头儿，被法警押入。她一进门便瞧见白萍，忽地面色惨淡，秋波中莹莹欲泪。脚下停了一停，便又变作漠然的样儿，再不瞧看他们，直走到公案以前。推事又照例问了几句姓名里居的话，才正式问道：“你最初交结的情人姓边的，现在哪里？”芷华怔怔了道：“他早把我抛了，我前日早就供过。若不是被姓边的抛弃，还不致嫉妒白萍淑敏的好事，起意杀人呢。”推事又问道：“你前来自首，承认谋害白萍，误杀淑敏。现在全案关系人都在这里，你可以把造意杀人的原因，和下手的情形，再诉说一遍。”芷华便面着堂上把第一次所供，再覆述一过。因为她的记忆力甚好，所以说得前后一样，并无参差。推事又道：“据你所供，完全由于嫉妒，才起意害人。但是嫉妒多是起于爱情。在那时候，你还有爱白萍的心么？”芷华道：“我的嫉妒，并不起于爱情，只有愤恨。因为白萍明知那姓边的不是正经人，故意把我赠送给他。这一来是污蔑我的人格，二来是想叫我日后受姓边的害，好给他解恨，而且表

面上还落得大仁大义。及至以后实在不出他的所料，我被那姓边的抛弃了，落魄到了北平。他正得意非常的要与淑敏结婚，我怎么不气？当时他遇见我，带着鄙薄的样儿，我恨极了，就在淑敏家中，当着众人的面儿，把他痛骂一顿。他连羞带恼，方才病了。”推事道：“你既然对他感情如此之坏，怎还肯看护他的病呢？”芷华怔了一怔，才道：“这也是由于嫉妒。我虽然恨白萍，但还想设法和他恢复旧有关系，以使淑敏失败。哪知我到公司看护他的时候，他在昏沉中只叫着淑敏的名字，并且不断的骂我。我才明白他和淑敏爱情太深，我的希望万难达到。就决意害死他了。”推事道：“你这话是真么？方才据张式欧供说，你在白萍离家以后，曾经各处寻他，并且因为思想他过深，在淑敏家害过多日的病。又说你在白萍走后，立时和那姓边的断绝，并不是受他抛弃。”芷华摇头道：“张式欧怎会知道我的详情。我固然曾在淑敏家病过多日。不过那时我已被那姓边的抛弃了，无处可归，到北平来寻白萍，未曾寻着，只可投到淑敏家暂住。有一日到公园遇见白萍，和一个女人同坐。我向白萍招呼，他不理我，反倒骂了很难听的话，我当着许多人面前，羞愧难当，就昏倒在地。等淑敏把我救回家去，跟着害了重病。从那时我已积下对白萍的深恨了。”推事道：“张式欧还保证你不会害人。他是被害人的胞兄，自然不会袒护仇人。你这里面可有什么隐情。”芷华听着，转脸瞧瞧式欧，眼光露着感激之意，忽又变成冷笑，向堂上道：“我倒没什么隐情，张

式欧对我可有隐情。死者是他胞妹，他倒袒护仇人。这道理除我自己，恐怕还没人想得到。当日我病在淑敏家里，原想长久住下去的。只为张式欧不安好心，时常对我调戏。我十分讨厌他，才不辞而别了。现在他不顾杀妹的冤仇，倒竭力给我遮掩，一定别有用心。大约以为把我开脱了，我便可以念着救命之恩，以身相报。其实他错想了，我若没必死的心，还不来自首。即使把我开脱，我也不感激他。这不是妄想么？”推事听了，暗想这案情如此循环纠结，真是复杂。不由皱着眉头，望望旁立的式欧。

哪知式欧此际虽听出芷华言语支离，态度变异，料到她必有特别原因。但听到她说自己曾对她调戏，虽然明白这未必是她由衷之言，却不由想起自己追求她的旧事。那暗月昏灯，榻前求爱的情景，恍又重现目前。立觉面上一红，心中一跳，态度非常窘涩起来。那推事瞧见他的样儿，竟以为他果是居心不良，被芷华直言揭破，故而如此惭愧。随又问芷华道：“你到公司去向白萍房里下毒，是什么日子？可记得么？”芷华道：“不记得了。”推事道：“这不过十多天里的事，你脑中总该有些影子，怎能不记得？仔细想想。”芷华暗自寻思，自己曾听龙珍告诉她下毒的日子，是在星期六夜里。因为她预料星期六晚上，景韩或者要出去，所以预备在那天下手。哪知到了星期六，景韩不但早早出门，而且经夜未归，她才很从容的办妥了。如今堂上诘问日期，自己哪能说出正确月日？只可供星期六了。想着便道：“我实在记不得日子。不过还

记得那日是个星期六。我掩进公司下毒的时候，已然天明许久，那已算是星期日的早晨了。”祁玲和景韩听了俱是一怔，心想芷华所说，竟自完全不错。自己到旅馆开房间的日子，恰是星期六晚上。星期日中午才回公司。自始至终，就只有十多点钟未在公司看守。难道恰在那时候出事？听芷华这样说法，莫非真是她下的毒么？我们以前疑惑龙珍，而龙珍除却在淑敏死后偷走外，并没寻出别的破绽。如今芷华竟把日期都说得真切！凶手到底是谁？真叫人迷离倘恍，无法断定。不表那时祁玲景韩也犹豫起来。

那推事听了芷华所供，就令法警取来个月份牌，向前翻了翻。才证实景韩所说离开公司的日期，恰是星期六星期日之间。不由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日期你既然记得，那么买毒品和配钥匙的地方，一定也能想得出来。你再用用脑筋。”芷华道：“这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想了。因为买毒品是洋车夫黑夜里领我去的，配钥匙又是串街的小铜匠，我根本不知他们在哪里，怎能想呢？”推事又道：“那姓边的现在哪里？你可知道？”芷华道：“他在一年前早就失踪了。”推事又道：“你在那姓边的抛弃以后，可曾另外又交过情人。”芷华道：“堂上问我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若还有情人，现在怎能把性命看轻，前来自首？”推事听了，怔了一怔。他原来疑惑芷华因与白萍并未正式断绝，虑有后患，才起意谋杀的理想，已被芷华一语推翻。因为芷华若因此意谋杀白萍，即便作出比误杀淑敏更为重大的事，她也不会自首。岂有为情人能作出这样

事的，反而舍得牺牲生命抛下情人呢？

推事想了想，又问道："你对于谋害的事，算是完全承认了。再问你一句，你在公司下毒以后，直到自首那天以前，中间曾在什么地方居住？"芷华道："我在天津北平两处跑着，并没准地方安身。"推事道："你是住旅馆，还是住朋友家呢？"芷华道："这一节堂上更不必问了。我也知道把所住的地方说出来，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罪刑我已一人承当了，何必又给旁人添麻烦。堂上无论怎样询问，我也不能说出来。"推事没法再问，看时间业已不早，方要吩咐将众人还押退庭。这时白萍忽然走上一步，向上面鞠躬道："请问堂上，我可以和芷华说几句话么？"推事因为想从他们的言语间深研案情，便允许道："你倘要说关于本案的话，自然可以说的。若是没要紧的闲话，就可以不必。"白萍又鞠躬道："在这时候，当然不能叙闲话的。"说完便转脸向芷华道："芷华妹，你和我虽然在近年经过很多风波，但是咱们精神上的交谊，仍然不断。我的知道你，比知道我自己还加深切，你万不会谋害人。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。而且方才你对堂上供述的话，虽然不明真相的人，听着也很在情理，但是我这局中的人，可知道你有很多地方故意说谎，要把自己的罪证实。我固然猜不出你为什么这样？却敢断定你是为别人才牺牲自己的。至于为谁？我也不敢说。可是便为我也说不定。芷华妹，我劝你不要如此执迷，趁早说出实话，好叫官府另缉正凶，给淑敏报仇。你又何苦作这傻事？担这

恶名呢？”芷华听着先是咬牙低头，沉默无声。及至白萍说完，她并不作答，倒向推事道：“我的罪是否真实，自有法律判断。况且该供的话已供完了，现在何必再多费无益的口舌，请堂上快叫我还押吧！我不愿和他说话。”推事道：“法庭上原是可以对质的。这案子虽然情形特别，你和他不能成为对立的原被两告，但对于案情分辨一下，也是该的。”芷华一听推事的意思是要她回答白萍，不由怔了一下，忽然面上现出笑容，向白萍道：“林先生，到这时候，还假仁假义，装给谁看？有得现在这样慈悲，当日你别把我送给姓边的坏人好不好？你既趁着我一时的失足，用借刀杀人的妙计，害了我的终身，现在再说多少好话，难道我还感激你么？”白萍道：“芷华你太固执了。怎还说这种违心话。边仲膺是多好的人，怎能说坏？只为你的念旧太深，悔过太甚，所以在我走后，竟跟他决断了。否则你和他真同居下去，他爱你比我深，性情又比我厚。你怎能……”芷华不等他说完，已冷笑道：“你这才是违心的话呢。”说着又向堂上和旁听席一溜秋波，道：“世上竟有男子这样赞美他妻子的奸夫，请问是人情么？”这时旁听席上的人哄然一笑。白萍不由红了脸，顿足道：“我明白，你这是安了必死之心了。”芷华又高声道：“我很懂得，你是因为这案子发生以后，外面社会上都攻击你爱情太滥，心意不坚，才惹出这祸事。你恐怕日后不好作人，所以在堂上弄这做作。好叫别人知道你是多情多义，借以恢复名誉。其实你想错了。这样不见得有用啊！”

说着喘了喘，又继续道："你不要再说没用的话，夸赞妻子的情夫，已够不近人情了。我有谋害你的实迹，你还替我辩护，难道因为你一句话，旁人都认我未曾谋杀。堂上也判我没罪么？你也明知这个道理，才乐得送给我这空人情，叫旁观的留些好印像。其实你是多此一举了。姓林的，你别猫哭老鼠，装假慈悲，反正我既自首，案子也快结了。你预备着出去，再寻个爱人享乐去吧。"

白萍听着更明白，她死志万分坚决，所以竭力侮骂自己，叫堂上看出她的狡毒，证实她的罪状。虽然被她骂得面上万分难堪。但心中却是凄惶非常。也想不出一条挽回的方法，急得又顿足道："芷华，你太岂有此理了。无论你怎说，我总是知道你的。"芷华高声笑道："你知道我什么？"白萍道："我知道你绝没有杀人的事。这回自首，一定另有原故。"芷华呸了声道："少说吧，现在你又知道我了。想当初咱们结婚以后，你也常说知道我专心爱你。但是以后我又结识了边仲膺。你在没发现以前，能知道么？能想得到么？"白萍听她这样驳诘，本来自己当初没发现她和仲膺的秘事以前，绝不知道也想不到她会有那样行为。由此说来，自己当日在同居时，尚不能预知她的偷人。何况如今离别已久，又怎能确定她不会杀人呢？想着只有张口结舌，无语回答。

芷华又笑道："得了，林先生。你是根本不了解我的。现在我杀人偿命，算得着最后的归宿。再不受命运拨弄了，也算逃出了你所定报我的计划以外。你无论如何是

没有罪的。并且关于我的事实，传播出去，人们都可以知道你的前妻并非无故受你抛弃，而是我的自取。你那坏名誉也可以洗刷下去，再不致受人讥笑。依旧能在社会上作事，毫无阻碍。又何必还装这假惺惺呢？”白萍这时对她又是怜惜，又是气恼，又是伤感。满心是话，却一句说不出来。芷华又道：“我很抱憾，下毒错把淑敏害死。倘若能杀了你，我自然也要随着自杀，大家死个干净。既莫留你在世上享乐，也别剩我在世上受罪。冤销恨解，一了百了，多痛快呢。可恨天不随人愿，错害了淑敏，叫我也将性命补报了她。林先生，这世界上尽你一个人乐了。我现在已没有恨你的心。莫说你还这样昧着良心替我开脱，便是你以淑敏未婚夫的资格，对我怎样攻击，我也不会把你拉扯到里面的。”芷华说到这里，推事已令停止这不能成为辩论的论辩。吩咐退庭，改期再讯。芷华白萍祁玲一干人俱都分别还押。式欧也和式莲出了法院。

二人在未来法院之先，原预料在过堂后便可明白真相，却不料结果更糊涂了。式欧因芷华当庭揭破他昔日痴心追求的隐私，虽然他明白芷华是故意污蔑，但对她追求过，总是真的。而且同着式莲的面儿，更觉惭愧。式莲在路上不住咨嗟叹息着，向式欧道：“我和芷华有师生之谊，姐妹之爱。相处几月，真比骨肉还亲。但是今天的芷华，好像不是当日的芷华了。神情态度，完全改变。哪还有一些当初的柔婉和蔼？而且她所说的话，也很离奇。对白萍是那样狡展，对你又那样诬蔑，居然不顾廉耻。但是

原因只在你们不信他害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式欧怔了半晌道：“我想芷华许是害了神经病，要不然何致如此？你看她的言语动作，还有当初丝毫样儿么？”式莲道：“方才在堂上，她说你曾追求过她。只几句就封住你的口，你为什么不分辨呢？”式欧悄然道：“我不能瞒你，当初她住在我家的时候，我的确曾向她求过爱的，但是她当时就拒绝了。我因为感觉以后相见两下难堪，才离家到天津去。及至在天津和她重遇，又蒙她救我出难。我就只剩下感激敬慕，再没一毫私念了。”式莲道：“这是我意料中的事。像芷华那样貌美性柔的女子，哪个男人见了她能不生爱情？你的话我也很信。现在你的心里，只有我一个，再没有余地容别人了。不过你方才在堂上的态度，实在不大好。只那样忸怩着闭口无言，叫推事真信了芷华的话，把你替她辩护的言语，都当作别有用意，岂不完全失效了？”式欧道：“芷华今天也真奇怪。她那样强辞夺理的，竟把白萍和我的许多的话全驳倒了。看推事的情形，似乎很信她是凶手。”式莲道：“堂上的口头分辨，还不关重要。最厉害的是真凭实据。白萍房里的暖瓶里毒物，局中人全都知道。至于那茶壶中也有毒物，何以没人晓得。而经芷华说出之后，方才发现。在推事心里，一定认为这是最大的线索。而且在淑敏被害以后，大家全决定凶手下毒目的是在白萍，淑敏是枉死的。如今芷华所供，又恰恰合于这种拟料。所以莫怪推事疑她确是凶手，恐怕社会上也是一样看法。便在我们推断，也真没法反证她不是凶手。试想

她若未曾偷进公司，怎能知道茶壶中有毒药，这还是开脱的说法。再深一层，那茶壶中的毒药，既未曾被淑敏饮用，也未被旁人发现，那就只有下毒的人能知道了。人家不疑她还疑谁呢？再说芷华还有个最吃亏的地方，便是她当日另有情人。咱们若是局外人，知道她在和白萍同居时，另外还有个边仲膺，也未必不把她当作淫妇。这二字印入人的脑里，便要连带想到杀子报的王徐氏，大劈棺的田氏，以为逢淫必狠，什么事都作得出的了。”式欧道："这样说，芷华可不太危险了？”式莲道："在咱们看是危险。在她自己，或者正愿意危险。不见她正在费尽心机，费尽唇舌，坚决地求死么？”式欧叹道："倘然她要是凶手，就算和我有杀妹的仇怨，我也没法救她。但是倘如里面别有隐情，咱们看着她冤枉抵罪，良心上可真下不去。别忘了咱们都受过她的好处，姻缘也是由她成全的啊。”式莲道："据我看，这救她的一线希望，也是案中的唯一疑点，就是龙珍的失踪。我们虽然不能断定真相如何，龙珍是否有关？但总应该竭力寻觅她。只要把她寻着，也许对这案情能有极大的帮助。倘能查明龙珍失踪是另有原因，对淑敏的被害毫无关系，那也就可以证明芷华害人是实。我们为淑敏的原故，也只有听法律的裁判。不必为她着急了。”式欧听了，也深以她的意思为然。

当时到了家中，便设法探访龙珍的踪迹。到次日再看报纸，上面把昨日法庭审讯经过，记载得一字不遗。论调上几乎一致把芷华当作害淑敏的凶手，却承认她似乎带些

神经病。至于对白萍却一致讥讽，说他替杀人有据的芷华辩护，和当日把爱妻奉赠情敌，是一样不近人情的事。凡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因而窥知他定然别有用心。何况他和芷华恩义早绝，淑敏是他的未婚妻。芷华害了淑敏，便是他的仇人。怎能毫无心肝，袒护杀妻之仇呢？式欧看了，便知芷华已经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。虽然舆论不能影响法律，但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法庭上的意见，未必不和大众相同，于是心中更觉代为危急。再过一日，白萍祁玲景韩畏先，都已得法院允许，觅妥实铺保释放出来。式欧更明白不好，料着法院必已认定芷华是正凶，才把无干的人释放。而且也必把龙珍的失踪看作无甚关系，否则必不能连畏先一同释放。这种道理，虽然尚未定案，已可看得出来了。

白萍祁玲等从法院出来，回公司看了看，便跑到张宅，和式欧见面。众人相对叹息，一面悲悼淑敏，一面惋惜芷华。祁玲这时被良心驱使，再忍不住，就把当日自己怎样为爱护淑敏，要成就她和白萍的婚姻，所以先设法把看护白萍的芷华诱惑出来，使她与仲膺一同远去。继而又用尽心计，叫龙珍和畏先成为夫妇。满打算替淑敏扫除一切障碍，便可以实现美满姻缘，不想结果竟发生这样惨剧，反送了淑敏的命。自己实觉亏心。那日在法庭本想把这些事都说出来，但因我不信芷华是杀人的人，推事又注意她和边仲膺的事，倘若我说出近两月以前芷华尚与边仲膺在一处，恐怕对她更不好了。白萍叹道：“过去的事，我都不敢想了。现在谁都没罪，便是杀人的也没罪。罪全

在我一人身上。我真像外面所责骂的，爱情太滥了。虽然我和龙珍相交，是在与芷华决绝以后。爱淑敏也在听龙珍假说业已嫁人之后，并没同时爱过两个人，也没对一人负心。可是我在受芷华的刺激以后，便该按原来主张，永世作孤独的人，再不与女子接近。又何致有这些纠纷。就近处说，我若不与淑敏相爱，她哪里会被害呢？如今我是觉悟了，芷华绝不是凶手。龙珍也不能一定说是。即使确实是那一个人，我对她也不发生愤恨，因为我承认淑敏是自己杀的。倘若芷华真个抵罪，我也承认是我害的。我只有一死才对得住人，对得住自己。”众人听白萍言语惨厉，而且见他神智失常，连忙竭力劝慰。

式莲道：“林先生你错了。自杀又对得住谁？难道你一死就心安了么？”祁玲也道：“林先生，你不要向短处想，式莲的话一点不错。即使一切祸事全起于你身上，你也该设法弄个水落石出，才算对得住死的活的。”式莲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我想关系还在龙珍，咱们应该寻觅着她，才能明白。”祁玲道：“不错，我仍是疑心她。第一次我和景韩到铜器铺打听的时候，铺中人虽然没说出订制钥匙的人的相貌，但经我把龙珍的面容服色一说，铺子的人立刻就将那钥匙的图样拿出来。可见是龙珍去定制的无疑。但是这个铺子的人到了法庭，又说完全不记得去定制的女子是什么样儿，而且连制成的钥匙也并未取去，真是可疑。再说在淑敏死的早晨，我亲眼看见龙珍提着小包走出去的。若说没有她的关系，为什么从那日就失踪不见了

呢？现在最好设法寻着她，才可以判断真相。不过她连一点儿形迹也没有。北京地方又这样大，已经没法去寻。何况她又未必在本地呢！”式莲道：“官面上已经下令捉她。她若躲的不密，恐怕早已被拿着了。所以我们寻她必得另想个方法。”

大家正然说着，忽听院中有人喊道：“有谁在家里？”接着又喊式莲。大家都听着声音耳熟，方觉一怔。式莲已纵步飞跑出去，才到了院中，已大叫道：“龙珍姐回来了。”众人闻言一哄而出。式莲已指着二门旁道：“龙珍姐。还有……。”众人向前一看，果然是龙珍，仍穿了原身衣服，站在那里。身后却站着边仲膺。内中除了白萍看见他们，反倒怔在那里，其余都走将过去。式欧叫道：“钱太太请屋里坐。”龙珍摇头苦笑道：“不必。张先生你要知道我是杀你妹妹的仇人。”祁玲道：“有什么话，也上屋里说去，怎能在院里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无须乎。我现在才从关外来，本打算立刻到警察厅或者法院去，但因为不知道芷华投案的真相，所以先来问一声。你们只告诉我一句就够。报上所载的都是真么？”祁玲拉住她手道：“咱们还是上屋里细谈。走吧走吧。”说着就连龙珍带边仲膺全拥到房内，白萍才在后面随进去。

祁玲自知这时惟有自己是最适宜询问的人，便让龙珍坐下道：“妹妹，你先沉住气。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情由。我真不信你会作出那种事。”龙珍一笑说道：“祁姐你别昧着心说话吧。论理我应该到法庭上去说。不过现在因为

有要紧的话，对白萍商议。只可在这里先讲一下。”说着高声道：“祁姐，你是罪魁恶首。什么事都由你身上而起。在芷华看护白萍的当儿，你若不用手段把她勾引得又和仲膺走去，白萍早已和芷华重圆了。在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若不弄手段勉强我嫁给畏先，我又何致负气谋害白萍以致误杀淑敏？我也并不怨你。实在你爱淑敏太深了，结果反送了她的性命。不过这一节你可以放心。我绝不会在法庭上说出，使你受到牵连。”说到这里才对众人把在公司下毒的经过，怎样买海龙因，怎样偷取白萍门上钥匙，画了图样，又送回去。怎样去到两家铜铺去制钥匙，只取回一柄。又怎样在某天某日趁景韩外出，终夜未归，进白萍房里下了毒药。一一说完。喘喘又道：“我害人的经过，都说明了。以下该说芷华的事。”说着喘了喘。式莲忙递过一杯茶，龙珍饮完又道：“我在那夜下了毒。过了四五天，白萍才从天津回来，我以为可以收功了。但是心里十分忐忑，所以次日早晨就悄悄溜走。没敢回家，直奔了天津。住在旅馆看报，知道错害了淑敏，并且知道法院把我当了嫌疑犯，下令缉拿。我就又害了怕，住了几日。想要远处逃避，又怕到南方言语不通。只可向关外去。因为误了火车钟点，耽搁在车站上。恰遇见芷华从关外来，在东站下车。原来她随仲膺到沈阳，已寻得了职业，得了安居。只为看见报上淑敏被害白萍入狱的事，所以急忙赶来，却是背着仲膺。当时她遇见我，就强迫着同到旅馆。问明我谋害的事，就用许多言语劝我投案自首，

免累无辜。我一时良心发现，已然答应了她。她不知为什么又改了主意，假说她从沈阳家里出来，是代仲膺来取一件要紧东西，现在既急于到北京安慰白萍。又不肯误仲膺的事，还骗我说邮局不能代寄，必须有人送去。于是就求我先替她走一趟，然后回来投案。我当时只觉情不可却，竟没想到她的话不合情理。便带了她托送的物件，坐火车奔了沈阳。寻着边仲膺住址，见面一问。哪知边仲膺那里已闹得天翻地覆。原来芷华走时，竟是不告而别。所谓取东西的话，竟是假的。当时仲膺见了我，问知情由，大为惊异。又打开那带去的东西一看，里面竟没有什么，只几层白纸包裹她和仲膺结婚的戒指。还有几件仲膺买给她的饰物等等。仲膺大为疑虑，连我也莫名其妙，但是有些明白她是表示和仲膺恩义已断。仲膺焦急万分，正要陪我一同回天津来寻芷华，不料在这时候，芷华的那封快信到了。一封给我的，只草草几句。说她并不想叫我投案，所以借题遣我到沈阳去避祸。至于拯救白萍等人的事，她已另有方法，不必挂念。又说关于我到沈阳以后，她已托仲膺代为设法，定能代谋一个职业，不愁流落。至于写给仲膺的信，却是非常沉痛。说她自己当年造了恶因，遗害到许多人身上。当时还自糊涂，左支右绌的想要挽救。哪知结果越来越坏，如今可觉悟了，知道罪孽深重。连自己尚不能安静，何能再顾别人。故而决意另寻归宿，再不混迹人间。劝仲膺努力前途，再不要思念她。以下又说托仲膺照顾我的话。仲膺当时几乎发狂。又知道芷华既有决心，

便是到天津寻觅，也难见着。便和我商量，我也不明白芷华的用意，只把芷华要拯救白萍的话说了。仲膺以为倘然芷华将要复归白萍，他便没有追寻的必要。而且较为安心。但只怕芷华实行信上所说的话，万一弄成厌世行为。我便安慰他说，看芷华的神情，或者不致那样。便是真有此意，也要在白萍的讼事结果以后。好在白萍的官事，报上天天有得登载，不如暂且听听消息，再定办法。仲膺只可听我的话，静待消息。就请我在他宅内住着。不料过了两日，报纸上发现了芷华自首的记载。我才明白她是另有存心，在天津先问明了我下毒害人的情形。然后遣开了我，竟自去投案。想把一切罪状都担当起来，把白萍等遭累的人都开脱出去。我当时良心十分难过，急忙把一切细情连我害人的事，都对仲膺说了。仲膺的惊异自不待言。他就问我该怎样办法？我因为不忍叫芷华替我担这恶名，受这种罪，就决意回北京来法院投首。仲膺对我的意见当然赞同。于是我预备次日早晨便趁车回来。但是到了半夜，仲膺又派仆妇把我从卧房请出去。他要求我延缓一两日，便可一路同行到北京来。我起初疑心他是怕我半路潜逃，故而随行监视。又以为他是记挂芷华故而亲身前来拯救。哪知这两种猜想都不对。仲膺却是另有意思，至于他是什么意思，等他自己说吧。我在沈阳又等了两天，仲膺才把本身的职务辞去，脱开身一同起程。一点钟以前，才下火车。为要先打听细情，所以到了这里。想不到大家都在，有话更可就现在说了。我个人并没什么可谈。平常既

没有好行为，末了还作出这样狠毒的事。好在不久就有法律把我的身体和罪恶一齐消灭。料想大家没人能原谅我，我也不希望有人原谅。”说着又向白萍道：“我的话都说完了。还有几句和你交代。芷华是最好的人，也是最爱你的人。前事不提，只说最近两次，她在公司看护你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人告诉她说，你和淑敏已到不能分离的地步。她一面不愿阻碍你们的新欢，一面又惭愧自己不配和淑敏那样纯洁处女争爱，所以悄然离开了你。至于她和仲膺这一次的结合，也完全是祁玲女士所播弄的，这情理你总能悟会。第二次芷华和仲膺到了关外，已然寻到很好的生活。但是她看到淑敏身死的消息。竟立时奔到北平。本来为恐怕你真像报上所登的话，弄到厌世自杀，故而急来图个挽救之策。及至遇见了我，她才知道不得真凶，你便不易出狱。又不忍叫我去抵罪，所以绕弯儿把我支到远处，她自己便去冒充凶犯。先把你们都救出来，却把对你的善后责任，推在我身上。方才我没有细说。她给我的信上，还有极重要的几句。叫我在淑敏命案完结以后，赶紧回北平来。设法瞒却前事，和白萍复合，安慰他的余年。林先生，你想芷华这番居心，不是太损己利人了么？我敢说她几年来，没有一刻忘记你。这次投案，表面为我。我今天便去法院，过三两天芷华定可以出狱，那时你该怎样？要预先有个定夺。一误再误，你都已经有十误百误，以后可不要再误下去。向来妨碍你们爱情的，共有三人。现在淑敏死了，我也快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余的只有边先生。”说

着向仲膺道："这时你该开口了。"

仲膺从进门后，便倚墙呆着，似醉如痴地听龙珍讲话。这时被龙珍一唤，突然如梦被觉，奔到白萍面前，哭叫道："白萍哥，我今儿掬着羞脸儿向你告罪，你要听我这最末的一句话。我可知道自己的罪了，芷华自始就是受我的诱惑，我只利用她性柔心善这一点，叫她知道我没有她不能生活，就受了我这要赖手段的挟制。但是她本心实在只爱你一个。你要信我，并且原谅她。彼此你们夫妇复合。减一减我的罪吧！"

白萍听着瞪目如痴，正在不知所答。祁玲已叫道："林先生，龙珍和边先生说的都是正路，你应该这么办。要不然我的罪更大了。还有前日芷华在法庭上的情形，越是对你泼辣，越是给你开脱。这种深情，你不能辜负。等芷华出来，你赶快接她同居。便是死去的淑敏，也定然赞成。"

白萍这时才说出话来道："仲膺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始终没有芥蒂。你这样一说，倒像我对你们还有怨恨似的。其实咱们的交谊，始终未失。在旁人看或者又以为不近人情，可是你总能明白我的心。至于一切罪孽，完全是我一人造的，与你无干。"仲膺道："事情到了现在，不必谈这个了。白萍哥，你只答应我的请求吧。"白萍摇头道："这是不可能的。芷华已经同你结婚了。"仲膺道："芷华同我结婚，完全受我的诱惑挟制，不能算数。你常说一切事要受心的支配。以前你误会芷华的心向着我，所以弃

她而去。如今芷华的种种行为，都证明她是恋着你。只看现在，她为什么不同我在关外过安乐生活，反倒上北京牺牲性命，而且不顾我将来如何，只把你的善后托给龙珍，她的心迹还不够明白？难道你还忍心鄙薄她曾经失节，不肯重收覆水么？”

白萍道："你无论怎样说，反正我明白你是离开芷华不能生活的。何况我已经有过两次牺牲的表示。当然要维持信用，牺牲到底。你不要多说，等芷华出来，你仍接她回关外同居去吧。”仲膺大哭道："你莫提旧事。以前我太卑鄙无耻了。如今才大澈大悟，宁死也不能再与芷华见面。我已经害她了，现在若不是怕给你们留不好的印象，在知道芷华投案消息时，我便可以……”说着把底下的话咽下去，又悲声叫道："白萍，你若再这样说，便是认为我永远要阻碍你们的爱情，那我就只可随着淑敏龙珍一道躲开了。”

这时房中众人，也全受了仲膺的感动，同声劝白萍依从他的请求。白萍沉吟半晌才道："我并不是固执，更不是对芷华怨恨。这一次她的行为，我感激她到十万分了。只是我不愿再拆散仲膺和她的已成姻缘。而且我现在已是没希望的人，为芷华打算，还是归仲膺的好。”说到这里，见仲膺又要开口，忙道："你不必再说了。现在无须决定，看芷华的意思好了。倘然她需要我，我一定不拒绝就是。”仲膺道："白萍，你可要一言为定，不能反悔。”白萍点点头。

龙珍哈哈大笑道："这是我良心上最快乐的一件事。就是法院判我死罪，临刑时想起芷华已然跟你重圆，也要带笑断气的。"说着又回顾祁玲道："女子没有不嫉妒的。我自觉妒心比任何人都厉害。不过我貌丑心拙，每逢妒心发生，就被自惭形秽四个字压制下去。但到被激得不能遏止时，就能作出世上最嫉妒的女子都作不出的事。你瞧我能下毒药害白萍，就知道了。可是我对于芷华，却始终没发生过些须嫉妒的意思，总以为白萍应该是她的，并且只有她配作白萍的妻。这也不知何故？大约是芷华能叫我心服。现在总算我用悲惨的结局，成就了芷华白萍的重圆。无论旁人怎样骂我，我却觉着良心上有了一点安慰。"说着向式欧道："你也不必恨我，我也不必分辩。反正淑敏的仇已经报了，我眼看就是她一条路上的人。"

式欧切齿道："你不要同我说话。我的恨你直到死也不会消灭。我更不能原谅你的误杀！什么样的魔鬼附了你的体，居然谋害白萍？你以为真把白萍害死，便与淑敏无关么？你太狠毒了！我只有这一个妹妹，若不是你已经决心自首，我现在亲手杀死你，方才解恨。你万万不要理我，我从方才已忍不住了。"式莲忙把式欧拉到身后，劝他不要愤怒。龙珍笑道："张先生，你恨我是应该的。我不再说了。只是在这儿住的还有我的姐妹柳如眉。你们请她出来，我要跟她谈几句。"式莲道："柳如眉在前几天就走了。"龙珍道："什么时候走的？"式莲道："就在淑敏死的第二天。式欧从法院回家，言说你是杀淑敏的

人。柳如眉听见了，就不辞而别。”龙珍道：“她走了，也罢。要不然，我要把身上这点钱打发她走。现在没什么可说了。畏先同我本是挂名夫妻，我姐姐更是糊涂人。我也不必跟她们见面。趁早到法院去办我的正事吧。”说完向众人一一点头，便翻身出外。众人也没话对她说。只可瞧着她出去。

正在这时，边仲膺突然握握白萍的手，便如飞向外跑出。白萍一惊叫道：“仲膺你不能走，我还有事。”仲膺好似没有听见，一溜烟影儿不见。白萍叹道：“仲膺这一走可要远了，恐怕今世再难得见。”祁玲道：“你还叫什么？他走得越快越远才好呢。”白萍长叹无语。式欧忽跳起道：“我还忘了，别上龙珍的当。她万一半途逃跑，不上法院去，淑敏的仇不落空了。我得赶着监视她去。”白萍道：“无须乎，她不会逃的。”式欧不应，匆匆跑出大门。雇洋车飞奔向法院路上追去。走了半天，还未见着龙珍的影儿。心中怙惙她定是躲了，不由又急又悔。但希望还未尽绝，就催促车夫快赶。到了法院左近街上，猛瞧见龙珍在前面也坐着洋车,向法院走呢。

式欧方才放心，正要叫车夫稍停，远观动静。不料龙珍一回头，正瞧见式欧，立刻叫车停住，走将下来，含笑向式欧招手。式欧只得也下车走过去。龙珍低声笑道：“我早知道先生要跟着的。你若不来，倒出我意外了。我等你还有事奉托。白萍这人性情很怪，现在虽然一切障碍全已消除，他很容易和芷华重归于好。只是两人各抱惭

愧，互有隔膜，恐怕心理上一生变化，立刻又要起些波折。我一进法院的门，便再不能知道外面的事。只望你和式莲祁玲费些心力，调和她俩恢复原状。还有近日白萍要有人监视，他受的刺激太重了。芷华在狱里毫无危险。只怕判决无罪，出离法庭以后，要发生什么意外，你们务必留心，要全始全终的维持到底。”式欧唯唯应着。龙珍说完，点头一声再见，便昂然向法院走去。式欧遥遥随着，见龙珍对法院门警说了数语，立时便有五七个警吏出来，将她拥簇着进去。式欧看得明白，才回家去。向众人报告，大家只有静候法院传讯。

式欧不忘龙珍嘱咐，强把白萍留在家中居住。白萍因住在他家，更要伤心，坚辞不肯。式欧却联合祁玲式莲，三人把他软禁起来。白天祁玲式莲轮流陪他闲话，夜里式欧和他同住一室。次日景韩因公司又已停顿，无事可为，便也前来给白萍作伴。公司的东家，闻听白萍出狱，也来慰问。见白萍神志衰颓，精神恍惚，又加女主角已死，知道这电影公司已不易发展，就和白萍商议停业。白萍也明白自己生气全失，万难振作，只得向东家致了极深的歉意。好在东家财力富厚，原先出资作这营业，本为游戏，损失些钱，并不在乎，反安慰白萍不要介意。白萍便把清理的责任交给景韩，和东家旧派的会计办理。因为向来公司中财政都归会计经理。那会计对公司一切都极明白。这本是白萍从起初取信于东家的办法，不想到这结束时，竟大收效果。什么事都由会计和东家直接交代，无须白萍自

当繁剧。但这也要感谢东家的忠厚，使白萍免去许多麻烦。

暂且不提公司方面的事。且说龙珍投到法院以后，第一次经过如何审讯，外间不得知道。到了第三日，才又接到法院传票，传式欧白萍等一干案中关系人，下星期一前去听讯。这次大家都知道案子眼看水落石出，所以十分安心。只白萍仍是踧踖不宁，精神上似乎更加痛苦。到了星期一，白萍等同到法院。推事升庭时，先提出龙珍审问。龙珍把一切详情都说了，但避过被祁玲刺激的事。只说嫉妒白萍和淑敏定婚，故而谋杀白萍，以苦淑敏，结果弄得阴错阳差。对芷华也讳过仲膺一节，只说自己下毒以后，畏罪逃到天津。遇见芷华，自己因为她是白萍的前妻，必也喜欢听到情敌淑敏的死亡，于是把自己所作的事，原原本本都告诉她。芷华好似很为快心，劝自己远远躲避，自己就远走关外。以后看报，见芷华投案自认凶手，我良心上万分不安，踌躇了好几天，才决意回到北京投案。推事听了道："你来投案，是出于良心驱使，不忍叫无辜的人代受罪名。这原是很好的，不过你所说下毒的日子和情形，都和芷华的相同，若没有特别证据，很叫人难以断定。"龙珍道："芷华是从我口里听去，自然说得一样。"推事道："反过来想你也可以从报上看得芷华的供词，和她说一样的话啊！"龙珍道："我这是甘心抵罪而来。若不是情真事确，难道无故的把性命作儿戏来和人争死么？"推事道："不能这样说，要知道来求死的还有一个呢。这

案中凶手若果是你，你应该再提出一点有力证据。”龙珍沉吟道：“第一买海龙因的地方，我是黑夜随车夫去的，业已不能记忆。第二定制那钥匙的铺子也不成。……”忽叫道：“有了。我知道芷华绝没到公司下毒。她便在以前住过几天，也未必能记忆那下毒的暖瓶茶壶是什么样子，和里面所下的分量。请堂上多多寻些式样差不多的茶壶暖瓶，和那二件下过毒的放在一起，叫我和芷华指认，谁能全认对了，便是真正凶手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我定制钥匙的地方。第一家我没有取去，景韩和祁玲已曾查访过了。但是那家的主人，不能记忆定钥匙人的面貌，没法证明。不过我在另一家定制的，却取了去。虽然那钥匙也已经丢了，我还能说出那家铜器铺的名儿。记得那掌柜是个麻子，堂上可以派人到杨梅竹斜街一间门面的小铜铺，把那麻子掌柜传来，问他在某月某日，有个女子拿着图样去定钥匙。早晨定下，晚晌去取，多给加倍价钱的，是什么样儿？我想那掌柜一定记得我，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掌柜的小儿子，向我叫麻姑儿，那掌柜的把儿子打哭了，我还给了几个铜子哄他呢。倘然那掌柜一时记忆不出，还可以把我和芷华立在一处，叫他辨认那日去取钥匙的是谁。只要他能想起一点影儿，就不难水落石出了。”推事沉吟半晌，才向法警低语，吩咐几句，法警自出去了。

这时才叫提芷华上堂。芷华到了庭上，一见龙珍，立刻颜色大变。知道自己的图谋，行将一败涂地。暗暗抱怨

龙珍，不该辜负自己的心，竟来自投罗网。推事向芷华道："你来投案，供认淑敏是你所害。现在这龙珍和你一样举动，承认同一的案子。据她说杀淑敏的事，与你毫无关系。只因她对你诉说了作案经过，你就背着她前来投案。这事可是真么？"芷华道："请堂上不要信她，龙珍是有神精病。平日跟我感情很好，我下毒的事，曾经告诉过她。现在定然是她不忍我受罪，所以前来舍身救我。她和白萍淑敏，都没有关系，不比白萍是我的旧夫，淑敏是我的情敌。她怎无故害人呢？"龙珍接口道："姐姐不必再说假话，一切事情我都对堂上说了。咱们也不必分争。我且问你，你说到公司下毒的日子，恰是景韩出门的一天，原本很对，可惜是从我口里听去的。不过你去的时候，是几点钟？进门时看门的人问你什么话没有？并且看门的人是什么样儿？"芷华道："我去的时候，是早晨六点半钟。公司大门开着，并没看见看门的人。"龙珍笑道："你倒很会说话。还有白萍房中是什么样儿？下毒以前，那茶壶暖瓶都放在什么地方？下毒以后，你又给放在哪里？"芷华这时真有些不知所答。只得含糊说道："茶壶在桌上。"龙珍道："自然在桌上，谁也不会放在床上。暖瓶呢？"芷华道："在屋隅茶几上。"龙珍道："两个都在茶几上么？"芷华无语点头。龙珍又道："下毒以后，你又放在哪里？"芷华道："都放在原处。"龙珍向景韩祁玲道："这位置大约和你们所见的不一样吧？"又向芷华道："你可记得当时怎样把海龙因放下去，原来

暖瓶里有水没有？”芷华道：“我哪有那样细心？只拔开塞儿，匆匆把白面儿倒下去就完了。”龙珍道：“你没留心，我却留心了。两个暖瓶里原有的水都倒出去，控净了，才把药倒进去，还摇了半晌，叫那细末都黏在里面壁上。不信现在打碎了那暖瓶看，准和我的话一样。”说着法警进来向推事禀告一声。推事高声道：“不必再多说。现在用实物证明一下。你二人既都承认亲手下毒，必然能认识那茶壶暖瓶。你们俩先试着认一认看。”说着便有法警抬进一个大木箱，放在地下，从里面取出许多壶瓶。式样各有不同，约有二十多件，随便摆在地面上。推事道：“你们二人谁先辨认？”龙珍道：“请芷华先认好了。”说着就转向外立着。芷华望着地下的瓶壶，心中茫然无主。迟疑半晌才道：“我是匆匆的下了毒药，哪有工夫细看家俱是什么样儿？现在实没法辨认。”推事道：“那么你是不能认了？”芷华点头无语。推事又向龙珍道：“她说不能认出。你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我在下毒时候，摩挲半天，自然能够认得。说完就走过去，将手一伸，拿起个茶壶道：“这把壶里我下药最多，都藏在壶嘴儿里。”随说将壶放在一旁。又寻出两个暖瓶道：“这两瓶中的一个，已经装水毒死淑敏了，另一个定然有药沾在里面周遭。若有人不信可以打破了看。”说罢将两瓶和茶壶放在一处。然后退回几步，立在原处。法警立时把她寻出的瓶壶放在推事面前。推事吩咐将芷华龙珍带回原押。宣告辩论终结，七日后宣判。便自退庭。

式欧白萍等仍同行归家。大家都明白这案子行将水落石出。芷华定可无罪出狱。式欧便暗地和祁玲商议白萍芷华的善后事宜。式莲也参加代为设计。经过几日，计划已妥，只待实行。到了七日后，众人重赴法院。推事正式判决。龙珍阴谋杀人，虽然原意不在淑敏，但是立意谋杀白萍，也照样能使故杀罪成立。应按刑法某条，处以无期徒刑。芷华的行为，近乎玩法，姑念本人曾受刺激，似有神经病。从宽处徒刑两月。缓刑三年。余人俱各无罪。式欧听刑以后，忙替取了妥实铺保，将芷华接出来。芷华好似发痴一样，由式莲扶出法院，垂头一语不发，上了预备好的汽车。式欧式莲左右夹持，频频慰藉。芷华在半路如梦初醒的道："你们带我上哪儿去？"式欧道："请您先到我家休息。"芷华道："你家里有谁住着？"式欧道："只我两个，并没别人。"芷华道："请你叫我下车走吧，我不愿上你家去。"式莲道："您不上我们家，现时有哪里可去？况且我也不能放你走。"芷华道："暂时到你家去也行。可是我万万不能见人。"式莲道："那是自然。我明白你近日精神太困顿了，到家就收拾净室，请你休息。怎能叫别人搅扰呢？"芷华默然半晌，又道："最要紧的，你们不要叫白萍见我的面。"式莲道："是是。现在我只求你静养。等精神恢复以后，你想见谁和不愿见谁，就随你的便。如今万不会任人来打搅你的。"芷华方才无语。坐车回到式欧家中。式莲便将她扶入自己寝室，先伺候着沐浴更衣，又吃了些饭，就整理枕衾，叫她安

睡。此际式欧早去陪着白萍了。祁玲景韩都另在一室，静听消息。

白萍在法院听判以后，便被祁玲景韩挟归。所以他虽知道芷华等于无罪，却不晓得下落如何。及至式欧回来，白萍隐忍半晌，才问道："式莲呢？"式欧道："她和我一同回来，到自己房里歇着去了。"白萍抱着头道："我看见龙珍在庭上，听到判决无期徒刑，神情竟很得意。这女子虽然凶狠，可是意志坚决。倘然当初不遇见我，她何致落这悲惨结果？咳！淑敏是死了，龙珍也等于离开这世界。剩下我一个负罪的人，活着又有什么意味？你何必还上紧的监守保护我呢？"

式欧漫应道："可不是，我瞧也是那样。反正龙珍自作自受，到了今日，她倒可以心安理得。你就不必再这样胡思乱想了。"白萍道："我还不大懂得法律。像芷华判了徒刑，又是缓刑三年，现在能出狱不能？"式欧道："谁知道么？我们听完宣判，经过原保的手续，就各自回家了。谁也没注意芷华怎样。"白萍听了扶头不语。过了一会，忽的站起说道："老弟，你今天可以放我出去一趟。我敢立誓，决没有意外的行为，少时便可以回来。"式欧摇头道："我万不能放你出去。你的精神还未恢复，老实在家里静养吧，有事也要等些日再说。"白萍搓着手道："我知道你是好意。可是你也不能太限制我的自由。实告诉你，现在若不放我出去，我不定要急出什么病来。"式欧道："你几天来都很安静，怎么忽然这样急躁？倘真有

要紧事，可以交给我替你去办。”白萍搔着头发，焦急万状的道：“你何必这样逼我？我可要忍受不住了。”式欧道：“你这是神经昏乱。所以性情不定，我是医生有管束病人的权利。不许你出门，你就应该服从。”白萍微怒道：“我没病。”式欧道：“我却知道你病已很深。”白萍道：“就是我病得快死，也并没请你这医生疗治。你不能管束我。”式欧见白萍将要动怒，忙改容笑道：“我本不能管你，不过用朋友情谊劝你，总可以的。你今天很劳乏，不能再受辛苦。趁早安心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我陪你去办。”白萍想了半晌道：“你不肯放松我，也是没法。那么现在求你陪我出去一趟，成不成？”式欧道：“上哪里去？”白萍道：“法院。”式欧道：“哦，是了。你是要打听芷华的情形，那又何必亲身前去？打个电话问问就明白了。”白萍道：“打电话去问谁呢？再说法院里人也未必肯告诉吧？”式欧道：“有个法警杨治，给我送过几次传票，很为相熟。我还常送些丰富的车资，现在打电话去问他就成。”说着就拨了电话号码，请那杨治说话。须臾对方有了回声。式欧道：“你是杨治么？我是张式欧。这些日多蒙你关照，感激极了。改日有工夫到舍下吃顿便饭。现在有位朋友打听你件事，请他直接说吧。”说着就将耳机递给白萍。白萍接过问道：“杨先生，请问你，毒杀案判二月徒刑的芷华，现在怎样了？”只听对方答道：“已然保释出去，不在法院了。”白萍道：“谁保的？”对方道：“我还知不清楚。”白萍又道：“她到哪里去

了？”对方道：“不晓得。”白萍嗒然若丧，放下耳机，向式欧道：“她离开法院了，但不知是谁保释出去的。请你代为打听一下。”式欧心里暗笑，面上故作庄容道：“芷华在北京有熟人么？”白萍道：“没有。”式欧道：“她既没有熟人，你又未曾保她，那么请你想想，现在还有谁在北京？还有谁有保释的义务和权利？”白萍愕然一惊，旋又恍然大悟道：“莫非是边仲膺？”式欧道：“我想，虽不中不远矣。”白萍颓然倒在榻上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倒是极好。”式欧拿过被子，替他盖上道：“既然极好，你还不该睡一会儿么？”白萍闭目不语。式欧带上门悄然出去，暗想这几句话足可以叫白萍安卧一日，便走到祁玲房中。见式莲也在那里，问芷华如何？式莲答说已经安睡。

式欧向祁玲道："现在百事俱了，只差最末的一点。你和景韩可以先到西山去，定妥房子住下，我们明日就到。可是你们要布置妥贴，万勿露出破绽。否则这出戏唱不好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自然会办，你放心吧。不过明天路上也该留神，不要互相撞见。”式欧又取出一张名片道：“这片子是孟氏别墅的主人孟佩忱给我的，你带了去，给那别墅的看守人一看，就可以随便进去居住。其余的事，都按咱们昨天商议的办去好了。”祁玲接了名片，便和景韩走了。式莲仍去陪伴芷华，式欧也去看守白萍。

白萍直卧睡了一天，晚晌才起。式欧陪他吃着饭，白萍又要求式欧许他出去。式欧道：“现在你没有什么可挂

念的，正好安心静养。我敢说除了我家以外，再不易寻着适宜居住的地方。”白萍道：“我并非只想换地方住，实在感觉这京津两地，伤心的痕迹太多，不愿再留。想要费几天工夫，把公司正式结束一下，向东家作个总交代，就自己高飞远走。寻清静区处去度残生。”式欧道：“这个我也不能拦你，本来你已禁不住受刺激。应该换换环境，改改生活。不过现在你体气太弱，不能做事，也禁不住旅行的劳苦。可是成天闷在房里，也不像话。依我说，你不如就近换换空气。等身体好些，再实行你的计划。”白萍道：“就近上哪里？天津么？那可恨的地方，我再也不去了。这次若不为上天津去玩，淑敏何致于死？”式欧道：“天津如何能够养病？我劝你上西山，并且我也要去。有位朋友孟佩忱的别墅，可以借住，一切都很方便。咱们去住十天，回来就各办各事，我也不管你了。”白萍想了想，便欣然答应。他的意思最注重十天后脱开式欧监视，可以自适所适。至于别事，根本不在考虑之中。式欧见他允诺，就约定明晨启行。先行预备好应携物件，方才就寝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式欧绝早唤起白萍，一同收拾完毕。坐汽车直奔西山。到了孟氏别墅，从前门进去，见里面地方阔大，花木幽深。中间有一道小河，是由外面引来，曲曲折折的经过墅中，河上还架了一拱虹桥。其余树石台榭，也都位置宛转深邃，美不胜收。墅内的住房，却分两处。一座较大的楼，建在西北角。楼顶挺出于苍翠的杨柳丛

中。一座小楼在东南面，临水而筑，通体全白，影儿映入河心，好象白塔一样。看守人已得了先来的祁玲的嘱咐，领式欧等过了小桥，直到小楼之下。白萍仰望楼头横额，题着夕阳红半四字，不禁大为佩服。因为这四字本来很是平常，以前用作楼名极多，只因为这座楼都是白色，所以显得夕阳红半分外有意趣。便问道："这主人是作什么的？看园中情形，就知道这人不俗气。"式欧道："孟佩忱是位少爷。他父亲作过知府，很有名的。"说着看守人开了楼门，二人进去，见里面陈设井井。到了楼上，四面开窗。窗外都被碧树包围，光线虽足，但绿阴阴的稍为幽暗。房中家俱也全是竹椅藤榻之类，洁无纤尘。白萍开了一面窗户，不想窗外柳树柔枝，竟随着探了进来，倒吓了一跳。当时看守人将他们的行李送入，展在榻上。

式欧向看守人道："我已经同你们主人说好了，要在这里住十天半月，只好劳动你代为备办火食茶水。听说你是有家眷在这里的，大约不致十分麻烦。"说着就拿出一叠钞票道："你拿去随便办理，几时用完了再向我要。"白萍看式欧给的钱很多，约近百元，暗想两人十天伙食，又何致用这些？式欧未免太大方了。看守人接钱出去，送进茶水。迟了须臾，又送上早饭。四样菜儿很是丰盛。白萍暗诧这饭做得也太快。怎才给了钱就有饭吃呢？式欧见他疑惑，忙解释道："这一定是看守人自己的饭，先送来给我们吃。"白萍也未入心。及至把饭吃完，看守人来收家俱，式欧便和他说闲话，问主人可常到此来住？"看守

人回答："主人今年还没有来过。只是数日前有主人的亲眷王小姐，带着小婢前来，住在大楼中。据说主人或者要来静养几日，所以这几日很忙，正扫除大楼那边的房屋呢。"式欧道："我只当园中没有别人。原来大楼里还住着女眷，以后出入倒要检点了。"看守人道："没关系。大楼那边另外有门通着外面，出入不会遇见，他们女人胆小，这边草高树密，太清冷了，一向都不敢过来。"看守人说罢出去。式欧也陪着白萍到山中游散，直跑了半天。到夕照西斜，方才回来。进门便用晚饭。饭后各据一榻，一面闲谈，一面看带来的书，很早的睡了。次日仍是如此。清净中度着时光。

到第三日午后，看守人忽然送进一封信来，交给式欧。式欧拆看以后，忙向白萍道："这信是式莲来的，说家中发生了一点小事，得我回去亲手办理，现在只好赶着去一趟。若能搭着适合时候的汽车，今天或者能当日回来。如其不能，明天一早也要到的。对不起，你自己寂寞一半天吧。"白萍虽不愿他走，但也无法挽留，便道："你有事请便吧。只希望早来，我一个人太冷清。"式欧点头笑道："那是自然。不过我若今天不回，你最好到山上跑跑，叫身体劳乏，回来吃过饭就睡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惹出花妖木怪来寻你，弄成像聊斋里所说的，某生者读书山寺，忽涉遐思，夜半有美女入户相就……那可就麻烦了。"白萍笑道："果然如此，倒也不错。不过你念聊斋只念了一半，最末后的结尾，还有患瘵而卒一句呢。我只盼这

句话实现。”式欧又笑说几句，便自走了。

白萍独居无聊，又不愿出去，闷得睡了回午觉。醒后见满屋金光闪烁照眼，原来是西沉的夕阳，穿过柳树枝叶，将光线筛入房中。白萍闭了闭眼，才下床趿着鞋，拿了两本书，到了楼下，将一把藤子睡椅，拉到楼外临水之处，高卧看书。这时树上蝉噪，草内虫鸣。鼻中闻着水气土香，和草木发出的清味。又加阵阵凉风，从水面吹过，真觉胸怀俱爽。心中自念，人生苦味，业已尝尽。以后只有两途可走，一是重入社会，做个冷酷无情的人，专心尽力地做一番事业。一是避开人境，逃入山林，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就现在的情景看来，明白入世就有人事缠扰。若没摆脱能力，仍要作茧自缚。又哪如独善其身，萧然世外呢？倘然这别墅是我的产业，我就立志老死于此，永不出门了。白萍方在沉思，看守人送了饭来。白萍就令他掇张小几，放在面前，草草吃过。看守人收拾饭具，又送进一壶茶。

这时夕阳已将沉落，白萍望着眼前水滨生的芦草，高可隐人。却从那芦草尖端上，望见对面大楼的红色尖顶，被几株大叶杨树衬映着，颜色分明可爱。从大树的缝隙中，隐约可见一两面楼窗。那窗子是开着的，里面白衣飘拂，似乎有人在临窗外望。白萍猛想起前天看守人的话，暗想主人的亲戚女眷，携着一个小婢，住在园中。居然能忍受这寂静的环境，真也算胸襟不俗了。都市的女子，那一个不征逐繁华，怎肯这样淡泊自甘呢？就以我这样饱经忧患的男

子而论，住在此中，本是最适合的境遇。但今天式欧走了，乍失伴侣，便有些清寂难堪，女子恐怕更不行了。但是那女眷还有个小婢作伴，也许能朝夕谈心，毫无所苦。接着又想起环境随心境变化，自己一人在此不胜冷寂。倘然在当初芷华未离之时，或是淑敏未死之日，能两人同栖在这里，恐怕就变成洞天福地了。白萍正在思想着，远近树上的鸣蝉噪晚，初听聒耳，久听就觉若有节奏，像火车轮声似的，有了催眠的力量，白萍不自觉的竟然睡着。醒时张目，突见奇景。当头一弯凉月，挂在柳梢，好似入了另一个世界。白萍瞢瞢腾腾，自疑还在梦中。这时面前有个虾蟆，由岸草中跳入水内，噗咚一响，才把白萍神智唤醒，想起自己现在何处。低头看树影满身，好像一个个的银点儿，随风闪动。坐起摸摸茶壶，已然冰冷。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很长，料想不能再睡了。便饮了口凉茶，立起疏散一会，仍坐到那里看月。过了一会儿，自觉清寂无聊，重复立起，踱到小桥之上。立了片刻，见桥那边儿不远露着凉亭的尖，想过去看看。便过桥去穿花拂柳，向小亭而行。将走近了，忽见眼前横着一道密行的小洋松，顶端剪得甚齐，约有四尺多高，好似隔了一道短垣，无隙可入。白萍只得沿着这道松垣向北走，这时已能瞧见那座大楼的全部轮廓了。白萍猛想起这楼中住着女眷，不好走近，欲待退回。又转想此际楼中人定早睡了，自己又不向距楼太近的地方去，料无妨碍，便向前走。到了松垣尽处，转将过去，仍靠着松垣的里面走。快到那凉亭近前，眼前又是一

排龙爪槐树，浓阴相接，好像一柄柄张开的伞，成行排列。白萍从树隙中挨身而过，立觉目中豁然开朗。原来这边另是一种景况，那座大楼周围，竟是城市中的式样。旁边是一方平坦之地，收拾成小花园，许多花畦，种着各式各样的花儿。那凉亭却和大楼一南一北，遥遥相对。白萍从凉亭边树中钻出来，先看见大楼的巍然巨影，其次瞧见被月色铺满的花畦，心中一半惊诧。这园中构造曲折，自己本不要近走大楼，但竟被曲折的树排，引到这别一洞天中来了。一半羡慕园主的匠心不凡，当日必然大费经营。这些思想在白萍脑中，不过几秒钟的颤动。他由树中挨身出来，只一扬头的当儿，猛听背后有人声嗷的叫起来，忽然惊极而号。

白萍也吓了一跳，急忙回头看时，只见凉亭的栏杆上，坐着一个穿灰色素衣的女子。长发披肩，却用手掩着脸儿。白萍才明白自己出现得太突兀了，这女子定是那看守人所说的主人戚眷，在此望月独坐，见我从树中钻出，怎会不大惊欲死？于是万分后悔，不该过来乱闯，便向前走了几步，鞠躬说道："女士不要怕，我也是来借住的客人，就住在那边小楼上，无意中走了过来。想不到叫女士受惊，真是该死。请您不要怕，多原谅。"那女子原本坐在矮栏上，月光照着全身。白萍看得很清楚。她听着白萍说话，缓缓立起，但是手儿还没离开脸儿。月光也被凉亭的茅檐遮住，只瞧到她颈际以下，脸儿隐到阴影中了。及至白萍把话说完，满以为定能止住她的惊恐。不料那女子听

完白萍的话，才把掩脸儿的手离开，忽又咦的一叫，手儿重掩到面上，身体摇动了几下，扑地又坐到栏上。但是身体重心已失，竟向后倒去，跌入凉亭中，脚儿还翘在栏上。

白萍也大惊起来，心想自己虽然使她受惊，但已用言语安慰了。怎她一看自己，倒更惊得跌倒？难道我今天面上有了什么怪状？或者真是花妖木怪附了体么？这时也顾不得仔细思索，就跳进栏内，蹲身将那女子扶起，坐在地上。那女子的手仍掩着脸儿，但身体却颤抖得十分利害。白萍忙和声道："女士，我已经对您说明白了，您为什么还害怕。请您细看看，我实在是个人。若知道女士在这里，万不敢深夜过来。"那女子只不作声，半晌才用极细的声音说道："你请走吧！"白萍听着这声音甚是耳熟，也没甚介意，就道："我吓着了女士，怎能自去？我送你上楼去吧。"那女子摇了摇头，又低下去。她似乎要挥手叫白萍走，又不肯把手离开脸儿，便只见臂肘摇动，低声道："请，请。"白萍以为她讨厌自己，就不敢再坚持送她回楼，只可缓缓立起道："既然女士叫我走，我只可从命。一切请您多原谅。"说着就跨出栏外，由原来的树隙中钻出去。心中暗自纳闷，这女子好生奇怪，竟被自己吓成那样？而且紧紧掩着脸儿，不敢相看。自己说了许多抱歉的话，她并不答言，却只管挥之使去，未免太奇怪了。莫非有神经病吧？白萍心内寻思，脚下便停住了，立在树下正然怔着，忽听隔树那女子嘤然一呻，哀叫道："白萍，白萍，你真走了。走了也好。我本怕见你啊！天呀！我为什

么在这里遇见他……”白萍听得清清楚楚，大吃一惊。立刻悟到是芷华的声音。只觉精神震动欲狂，猛一回身，仍由树隙钻回凉亭之侧，向里一看，那女子仍坐在原处，却高张两手，向空就抱。借着月光反映，瞧出果是芷华。白萍叫了一声，直向前奔，却忘了前有栏杆，把脚绊住，立时全身倾侧，向前倒去。正跌到芷华身边，也顾不得疼痛，更不暇起立，伏在地上就叫道："芷华！你呀，我可又遇见你了。你方才怎不叫我看见你的……。”芷华这时张目如痴，但是手儿却不自主的抚到白萍头上，微喘着道："你……你怎又……回来……跌着了么？”白萍已挣扎着坐起道："不不不要紧。你怎也在这里？”芷华满面泪痕，低声道："我是式连带来住的。”

白萍大悟道："我也是式欧陪伴来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这是弄的圈套，故意叫我们遇见。”说着仰首吁气道："我该谢谢他们。”芷华却低语道："我可怨恨他们。”白萍一怔道："你难道不愿意见我么？”芷华摇头一叹，也没答言，就自立起，由栏杆的缺口走出亭外，白萍怔了一下，也立起随在她身后，低声道："你为什么不愿见我？”芷华向前慢慢踱着，悄然答道："相见只有难堪，岂不是多此一见？实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三五日里就永远离开这里了。又何必在这时多一次无谓的见面。”白萍这时脑筋略觉麻木，冲口说道："你是要回沈阳去么？”芷华忽纵声笑道："或者如此，你问的很好。”白萍猛然醒悟，知道芷华再不会与仲膺结合，而且仲膺业已远走高飞，

不知所往了。便痴痴地在她身后跟着，却半晌无语。芷华忽缓缓立住回身说道：“你还是请走吧，我若是可以跟你见面，方才又何必那样遮掩。与其相对着大家难堪，不如快些离开。”白萍突然握住她的手道：“我不能走，并且更不能离开。”芷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白萍道：“因为我是你的丈夫。”芷华道：“怎你现在还说这话？我已经不是你的妻了。”白萍也反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芷华道：“因为我作了许许多多对不住你的事，并且曾跟边仲膺结了婚。”白萍摇首道：“我不承认你已和仲膺结婚，是出于你的本意。并且我也未曾和你离婚。”

芷华一怔道：“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翻老账，举发我重婚的罪？”白萍道：“不不。我只要主张我应得的权力。”芷华大愕，半晌说不出话。白萍悲声道：“芷华,一切我全明白了。最初只由于我所见太偏,才弄出这许多波折。倘然第一次我能原谅你，你定能立时悔过，仍作我的贤妻。然而我总疑惑你偏爱仲膺,屡次不由衷的推让，以致害你颠沛流离，受尽精神痛苦。如今经过这次变故，我完全觉悟。知道你对我的爱情始终不改，并且仲膺也已远行不归。咱们的旧事就叫他永远过去。你应该恕过我以前的错处，重度咱们的新生活吧。”

芷华听了，泪珠莹莹地道：“你能这样原谅我，我是感激极了。无奈我的身体灵魂，完全污损，绝不配再作你的伴侣。白萍你听明白，我可不是不爱你，更不是惦着别人，只为我绝没脸儿跟你复合了。而且你是个男子，也不

能这样不顾名誉的重收覆水。便是勉强重合，我这羞耻惭愧的心，一世也无法忘却。你越是待我好，我越是难过，这是为我打算。至于为你打算，收了我这不贞洁的妻子，以后怎能抬头见人？所以我劝你收起这个念头，再不要理会我吧。"白萍叹息道："你不能这样说。我只为当初执着偏见，抛弃了你。离家出门，遇了很多意外的事。第一得到龙珍，第二遇到淑敏，种种行为，简直倒行逆施。所以落到这不幸的结果，把我的心已然灰到万分，再没有丝毫生趣。你若不能允许我，我真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。还是方才的话，以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你我全有不是，谁也不要记忆了。至于外人议论，根本无须理会。何况一班朋友，以前尚能对你原谅，对你同情，经过这次讼事以后，大家更敬佩了。只看这回咱们遇见，你是式莲陪来，我是式欧陪来。分明是他们预定的计划，叫咱们在这冷静地方见面。式欧是淑敏的哥哥，他妹妹由我而死，他居然能这样好事，可见他是十二分敬服。至于式莲祁玲等人，就更不必提了。再说我经过一番风波，业已灰心上进，只求精神上有所安慰。咱们大可以换个地方居住，谋个足以养身的职业。去度劫后的生活，享受老年伴侣的快乐，岂不很好？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？"

芷华听了，沉思半晌道："我作了不好的事，放荡够了。因为仲膺已去，无所倚赖，又回到你身边，这真是无耻妇人的行为。"白萍瞪目望着她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难

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心。”芷华苦笑道：“我不这样说，旁人也这样说啊。”白萍道：“旁人知道你的，绝不会这样说，你要知道这是咱们两人的事，何必管旁人？”芷华道：“就为咱俩着想，我也是不再跟你的好。何必把这不贞洁的身体再作你的累赘呢？”白萍听她言语中已不甚坚持，就道：“你自己的意思不能作准，我和你并没离婚。丈夫有向妻子要求同居的权力。现在我十分需要你，你得允许我。”芷华道：“可是我已经又和仲膺结过婚了。”白萍道：“那个我不知道真假。便是真的，在法律上也不能生效。”芷华道：“再说我也没脸再跟你……。”白萍道：“那是你自己疑心。作妻的回到丈夫怀里，什么叫没脸儿？我要强制你同居了。”芷华道：“你何苦这样逼我？固然你用正道来责备，我没法违抗。比如你立刻要我同居，我也只有服从。因为咱们法律上的关系并没断绝。你又不承认我和仲膺的婚姻，我若执定说曾嫁仲膺，此身已玷，那就不啻自己检举所犯的重婚罪。所以现在你是主动，我是被动。一切不能自主，不过你要明白，我已然是失贞的妇人了。比方你有件衣服，曾经落到粪坑里，沾满污秽，你重又拾起，把表面刷洗一回，仍旧不嫌弃的穿到身上，这时你对那污秽衣服的恩惠，可算到了一万分。但是你自己时时想起这衣服是曾经污秽的，能不心里作呕吗？倘然这衣服再穿到十年八年，恐怕你要害神经病吧？”

白萍摇头道：“你这比喻说得完全不恰当，我也作一个比喻。有一对燕子，同住一巢，十分相爱。但是公燕子

长日出去打食，不能常常在巢，因而使母燕受到寂寞的痛苦。于是母燕偶然受了别的燕子引诱，发动海阔天空的性儿，出去高翔了些时。如今回到旧巢，听着公燕哀鸣，难道还不投到他的怀抱么？”芷华听着涔然下泪，忽把袖子掩了脸儿。又听白萍说道：“你应该想我们当初结婚后爱情的浓厚，家庭的快乐，和以后老年伴侣的趣味。”芷华挽着白萍的手臂，二人循着树排向大楼那边走，转瞬间没入大楼阴影之中。

红杏出墙记（上、下）
刘云若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　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0 3/4 插页4 字数804000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5500

ISBN-7-5306-0008-7/I·8
上下两册　定价：7.25元

封面设计：陈　新

责任编辑：申文钟



ISBN7-5306-0008-7/I·8

定　价：7.25　元